

叢書集成續編

二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二〇冊目錄

總類



### 考 據

操菽齋遺書四卷	清	管禮耕著	南菁書院	一
心巢文錄二卷	清	成蓉鏡著	南菁書院	八七
漢石經考異補正二卷	清	瞿中溶撰	適園	一一七
得樹樓雜鈔十五卷	清	查慎行纂	適園	一四五
郡縣分韻考十卷	清	黃本驥編	三長物齋	二六七
癡學八卷	清	黃本驥著	三長物齋	三五九
坦庵枕函待問編五卷	清	徐石麒著	傳硯齋	四四一
客齋餘話四卷	清	徐石麒著	傳硯齋	四六九
禮耕堂叢說一卷	清	施國祁撰	湖州	四八九
質疑刪存三卷	清	張宗泰撰	聚學軒	五一一
經史質疑錄一卷	清	張聰咸撰	聚學軒	五五七
松崖筆記三卷	清	惠棟撰	聚學軒	五七九
九曜齋筆記三卷	清	惠棟撰	聚學軒	六一三
丙辰劄記一卷	清	章學誠撰	聚學軒	六七三
交翠軒筆記四卷	清	沈濤纂	聚學軒	七一五

操教齋遺書



元和管禮耕申季著

磐桓說

易屯初九磐桓釋文磐本亦作盤又作槃馬融曰槃桓旋也荀爽曰盤桓者動而退也案漸六二鴻漸于磐馬注云山中石磐紆故稱磐再賈因桓是來鄭注云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磐桓二字均有回旋之義因製為聯縣疊韻字以象難進之貌王輔嗣曰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字又作般桓廣雅釋訓般桓不進也漢巴郡太守張納與般桓弗就是也說文有般無磐是古祇作般桓矣磐桓之轉為徘徊又轉為傍徨變之則為便旋廣雅釋訓徘徊便旋也薛綜

操技齋遺書一

注西京賦云盤桓便旋也漢書高后紀注云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並字異而義同易爻如夫之次且姤之蹢躅困之蹢躅皆用雙聲疊韻字而磐桓即其例也

師貞丈人吉解

易師貞丈人吉王注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也為師之正丈人乃吉也詳王氏允釋丈人後釋貞字之意知王以貞丈人為句故陸氏釋文用王本出貞丈人三字注云絕句李氏集解又引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近惠氏周易述張氏易虞義並從王讀而惠作丈人張作大人按象傳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則象傳明以師貞為句履虎尾否之匪人之類皆是王讀未可從也蓋能以眾正者正即征也孟子所謂征之為言正也大禹

之祖征有苗文王之得專征伐皆能以眾正而可以為王者故繼之曰可以王矣夫曰可以王明乎其非王也故不稱大人而稱丈人師以九二為主易取變易往往隨義定名如履之九二曰幽人否之六二曰小人此丈人亦謂九二也二與五相應故有可以王之象而非即五也二言王三錫命五言長子帥師王謂五長子謂二正明其互相應謂二受五三錫之命以帥師如再及文王之事也諸家多以王為指二言大謬全易之例凡稱大人皆指五位無屬二爻者若改丈人為大人轉乖易例恐其有乖故不得不以貞字屬下讀謂二當升五得正為大人而不知又顯背於象傳也子夏傳本非出於卜氏劉向七略云苑英

華載唐司馬貞議引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是子夏乃韓嬰之字故漢書藝文志但有韓易而無卜子夏易且其作大人或崔氏偶見為本若是則本未必盡同不然陸在李氏之前其作音義博徵異文凡采子夏傳不少何獨不及是語耶李氏采之而復引老子談中四大王居其一之言以證成之轉斥王注為不師古慎矣夫王注所解縱未諦當而其作丈人則要不誤惠氏云丈者長也大戴禮本命篇語二體震為長子象之丈人即爻之長子此說最允惟讀法仍狂於王氏為小疵耳

操技齋遺書一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解

易小畜卦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六五爻辭亦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諸家之說不一大都隨文立訓按之象傳及兩卦同辭之故類皆左支右絀惟虞仲翔最為通達

小畜曰密小也兌為密需坎升天為雲墜地稱雨上變為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上往也豫坤為自我兌為西乾為郊雨生於西故自我西郊九二未變故施未行矣其注小過曰密小也晉坎在天為雲墜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為密坤為自我兌為西五動乾為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蓋小畜為需上變為巽小過為晉上來之三需與晉為旁通卦故一畜一過取之小畜二至四互體兌兌居八卦之末故為小為密需外卦坎為雲亦為雨屯言雷雨之動滿盈又言雲雷屯是雲雨皆謂坎也需上變為陽而坎體失其半成有雲無雨之象故彖傳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尚與上通謂需上變故不雨也小畜與豫旁通故云豫坤為自我坤為萬物之本故亦為我所謂萬物皆備

操我齋遺書一

三

於我也兌在西故為西乾位西北之郊故為郊二變應互互體成坎則雨生西郊今九二未變五不得應故彖傳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五陽為施不得應則不行也小過三至五亦互體兌晉三至五亦互體坎晉上來之三成小過而互體坎者為互體兌所謂折坎入兌也坎體既折故密雲不雨象傳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謂三坎水已之上六也觀小過之已上益知小畜之尚往虞氏讀尚為上為確不可易矣晉內卦為坤故為自我小過六五互體兌故為西五變與二相應互體成乾故為郊四又來之初上坎下離成既濟而雲行雨施矣今六五未變不與二應則自我西郊亦施未行之象也故象傳不復釋繫辭曰易之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

要惟變所適故虞氏說易專主爻變雖間有穿鑿傳會其精當處要不可及也

易書帝乙考

周易泰六五歸妹六五並言帝乙歸妹周書酒誥多士並言自成湯至于帝乙兩爻皆周公作兩書亦周公作是易之帝乙即書之帝乙本無可疑考左傳哀九年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則易之帝乙為微子之父微子為紂庶兄故虞翻注易曰帝乙紂父惟帝乙為紂父故酒誥多士兩書下文並言在今後嗣王嗣王即紂也是易之帝乙即書之帝乙益無可疑也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為成湯謂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康成遂引以

操我齋遺書一

五

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篇亦同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鄭國公主銘帝唐降女天乙歸妹以上並於是執緯以亂經者咸斥虞注為非紀問語不知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經傳同辭蓋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湯之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耶至以書之帝乙為六世王尤乖經旨考殷本紀湯子太丁太丁子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弟子小甲小甲弟子仲丁仲丁弟子帝祖乙不數兄弟沃丁是祖乙為湯六世孫也若謂書之帝乙即祖乙之

4

後如盤庚武丁皆實聖之君豈容不數而遽以祖乙為斷耶且  
既書辭語意是總括有殷一代之君惟除紂為亡國之主不數  
耳酒誥自成湯下多一咸字咸者皆也渾括之意尤為顯白安  
得以帝乙為祖乙哉要之緯候之書好為奇異故舍明有帝乙  
之名而一謂天乙一謂祖乙後儒據以釋經而異說自此興矣  
樽酒簋用缶納約自屬解

坎六四樽酒簋用缶納約自屬鄭以樽酒簋句貳用缶句納  
約自屬句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  
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虞以樽酒句簋句  
言本王氏引之易述聞謂鄭下二句與鄭同云震主祭器故有  
虞皆以樽酒為句未得樽簋坎為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為簋坎

保我爾爾書一

五

為木震為足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剛也坤為缶禮有副尊故  
貳用缶耳坎為內四陰小故約艮為屬坤為戶艮小光昭戶屬  
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屬王以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納約自  
屬句云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  
屬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李氏集解引崔憬云於重險  
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絮誠進其忠  
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樽酒簋貳用缶內約文王於  
紂時行此道從美里內約卒免於難故曰自屬終无咎也是崔  
又以內約絕句自屬屬下讀與諸家不同陸氏釋文絕句從王  
云舊讀樽酒簋為句貳用缶一句又出自屬二字云陸作誘近  
顧氏炎武武氏億皆從舊讀毛氏奇齡歸氏循王氏引之皆從

王讀惠氏棟周易述用虞義而所著易經古義從正讀兩歧不  
可從易爻辭皆韻古古文作應机應机皆從九得聲故古音簋

同九詩權輿二章簋與飽韻伐木二章簋與舅咎韻是也鄭以  
樽酒簋絕句與下缶屬韻較王以簋貳為句與上下不協韻者  
自為長惟簋非盛酒之器不得云算於簋且尊酒於簋禮无其  
文則鄭讀尚不如虞以樽酒為句簋為句而與上下仍協韻之  
為得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虞以有孚窒為句惕為句中吉為句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虞以來之坎坎為句險為句且枕為句  
皆單字成句與上下協韻之例合象曰樽酒簋剛柔際也今本  
有貳字蓋後人據王讀妄增陸德明所見本不誤乃王氏引之  
易述問從王較虞謂虞以樽酒與簋並列而貳用缶則但承樽

保我爾爾書一

六

言之而不及簋若然則經當云樽酒貳用缶文義乃通何為隔  
以簋字使上下不相屬乎不知禮有養有食有燕此文三句實  
兼三事虞意本不以貳用缶為但承樽言之也張氏惠言易禮  
云樽酒者養用酒也簋者食用黍稷也貳用缶者燕禮公尊瓦  
大兩也內約謂四自約以交五也凡養食之禮賓席在屬間  
禮賓注周禮曰筵屬於屬至燕則為荷敬席於阼階之西北  
前鄉飲酒注賓席屬前南面  
而燕禮是為內約自屬其申虞義最得若陸績本屬作誘蓋假  
借字詩野有死麕傳誘道也板傳屬道也大雅  
古文字美書中美里字闕有作屬里者遂以此經屬字作美里  
解而又不敢直指屬為美之借字但云文王從美里內約卒免  
於難故曰自屬終无咎也屬美並用含糊互說無論以納約絕

句既為失韻即以自屬屬示讀尤為不辭況書傳中言美里多矣有單稱一屬字者乎且屬既作美里解則上三句必如其祭祀省薄之說而後可欲如其祭祀省薄之說則必如王氏一樽二盤之說而後可若從鄭虞讀則均無省薄之義其如經韻何其如象傳何支離曲折無一可通雖傳會於四多懼之義終難掩其說之曲也何如虞之不煩改字而理明詞達一氣貫注耶解經者毋惑於新說可矣

旅九四得其資斧巽上九喪其資斧解

易旅九四得其資斧巽上九喪其資斧兩資字宋以後始作資財解與斧為二物宋以前無是也蓋經文資字本作齊釋文曰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

漢鼓齋遺書

七

也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漢書王莽傳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亡其黃鉞尋士房揚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今案尋士引經不過取喪斧之義非必謂易之齊斧是黃鉞也張軌虞喜皆泥莽傳而失之應劭訓齊為利最為直捷故師古獨取之爾雅廣雅釋詁並云齊疾也疾卽利也公劉之遷幽也載其干戈戚揚矣商人之適鄭也斬之蓬蒿藜藿矣是利斧固旅人所需也今旅九四陽居陰位不得其所故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旅人而失其所雖得利斧將何所用之乎故心未快也且利斧可用以斷物則有斷制之義今巽上九亦陽居陰位處巽之極故象曰巽在牀下正窮也巽順之極而失其

正欲其有斷制也難矣故有喪其利斧之象而凶也齊斧之作資斧猶齊衰之或作資衰耳後人因旅六二有懷其資之語遂并此資字而牽合之故釋文於懷其資之下出或作懷其資斧之別本而直斷其非也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革初九鞅用黃牛之革解易言黃牛之革者二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革初九鞅用黃牛之革八卦正位震在初離在二又初二三為離位四五上為坎位是遯之六二體離也革初九居離初離卦曰畜牝牛吉又曰黃離元吉故離有黃牛之象旅上離下艮而上九曰喪牛於易睽上離下兌二至四又互體離而六三曰其牛掣既濟上坎下離二至五亦互體離而九五曰東鄰殺牛是牛多

漢鼓齋遺書

八

取象於離而後人必執坤為牛之說以轉展牽合之不可通矣遯六二與九五為正應雖當遯時義不可去其志之固如執係之以牛革而莫之能脫故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箕子所謂我不顧行遯是也侯氏果解此爻曰六二離爻離為黃牛體艮履正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則股之父師當此爻矣革初九處下位而無應雖當革時未可以動其守之固亦如鞅以牛革故象曰鞅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文王之三分有二而服事殷是也于氏寶解此爻曰鞅固也離為黃牛在革之初而無應未可以動故曰鞅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二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蓋遯二有天地將否之象革初為乾道方革之辰箕子



女王其地其時實足象之必用黃牛者黃取乎中牛取乎順一  
聖所為皆得至中至順之道者也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  
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信矣哉信矣哉

中孚豚魚吉解

易中孚豚魚吉象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虞注讀豚為通以  
為通魚李鼎祚謂失化邦之指王注曰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  
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與中信之德敦著則雖微隱之物  
信皆及之後儒又疑物之微者甚多何獨取豚魚為象且豚魚  
無知不可以化邦之信及之於是有以豚魚為江豚魚謂江豚  
知風物之有信者人之信能及之則吉也有以豚魚為士庶人  
貢祭所用言苟有中信之德則雖豚魚之薦亦吉也異說紛紜

探我齋遺書一

九

莫所折衷案虞以豚魚為通魚不特失化邦之意且於信及二  
字亦不可通其說固非若江豚之說則南方水族文王繫易未  
必嘗見且其知風特氣化使然人何取乎及之而亦無以及也  
賓祭之說理亦可通第二蓋用享西鄰禴祭經皆著有明文此  
經並無賓祭之語何得遽為強定則二說皆非也王注雖是常  
解要不可易蓋中孚豚魚吉五字當以中孚豚魚四字作句吉  
字又為句謂中誠孚於豚魚則吉莫大焉如履虎尾其背同  
人干野皆連卦名為句易固有此例也象傳分釋之者一則中  
孚卦名不容不釋一則古人文簡既以信及豚魚釋豚魚吉則  
四字連讀之意自在不必更舉卦名也後人不詳象意一如尋  
常卦名讀法遂不得其解矣獨言豚魚者中孚以三四爻為主

鄭康成曰三辰在亥亥為豕亥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  
辰在丑丑為龍龍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豚魚以喻小  
民也其實豚魚不必為喻精誠所至雖木石之頑猶可感格況  
於有血氣者乎瓠巴鼓瑟而鱖魚出聽伯牙鼓琴而騶馬仰秣  
一藝之精感通若是誰謂化邦之信不可及於豚魚哉

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解

隨與蠱為旁通卦一自否來一自泰來故隨之象曰剛來而下  
柔蠱之象曰剛上而柔下虞翻注隨象曰否乾上來之坤初故  
剛來而下柔注蠱象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其  
說是也凡卦有三陰三陽者即具乾坤之體其卦皆自泰否來  
雜卦傳曰乾剛坤柔隨為否之乾上與坤初對易故曰剛來而  
下柔不言柔上者言剛來下柔則柔上可知且有蠱及咸恆諸  
卦可互明也蠱為泰之乾初與坤上對易故曰剛上而柔下咸  
之柔上而剛下恆之剛上而柔下皆此例也王注孔疏剛柔皆  
指內外卦言謂隨則震剛處兌柔之下故剛來而下柔蠱則艮  
剛居巽柔之上故剛上而柔下推之咸之內艮外兌云柔上剛  
下恆之內巽外震云剛上柔下說似可通惟賁之內離外艮亦  
剛上柔下而云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則不可通矣故孔疏於此  
亦不得不自變其說而謂賁本泰卦也且尋象傳之例凡言剛  
柔非卦有乾坤即謂爻之陰陽無指震巽等六卦言者則兼全  
象例尤不合也

探我齋遺書一

十

賁卦曰卦得中而應乎剛解

易睽鼎二卦象傳皆云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注雖說亦以二卦皆陰居五位陽居二位五與二上下相應人所道曉無煩釋也乃虞翻注睽象云柔謂五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注鼎象亦云柔謂五應乾五剛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舍二卦明有之二剛而取乾五之伏陽與象傳言剛之例不合舍二卦二五之明應而取本爻之伏應與象傳言應之例亦不合何言之小畜大過困井兌節中孚諸卦二五皆陽故象皆曰剛中而應且象傳之例凡言柔得中者卦必有離同人上乾下離象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上離下乾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此二卦皆有離而二五皆相應者

柔得中而應

也若旅上離下艮柔雖得中而無應故象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不言應也噬嗑上離下震柔之上行得中與睽鼎同惟下亦無應故象曰柔得中而上行不言應也睽鼎二卦一則上離下兌一則上離下巽柔既上行得中而又有二剛之應故象皆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若如虞說則六十四卦莫不伏乾元之氣何以晉之上離下坤象但曰柔進而上行不言其應乎剛乎非明明以坤體二爻之非應乎近惠氏周易述用虞義謂必知應乾五伏陽者卦之二五皆失位例變之正若五柔應二剛非法也不知恆上震下巽象曰剛柔皆應未濟上離下坎象曰剛柔應也誰謂五柔不可應二剛耶至二卦象辭既同而睽曰小事吉鼎曰元亨者則以火澤相制與火木相生之異耳

經論或作經論解

易屯象傳君子以經論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引姚信云綸謂綱也又引劉表鄭元以綸為淪字陸氏釋文出經論云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鄭荀劉黃所據經文並作經論正義淪為淪字之譌姚信訓綸為綱是姚本與王弼同作經綸案禮記中庸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鄭注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即易注論撰禮樂之事也釋文出能經論云本又作綸是鄭本經文亦作經論矣蓋君子當屯難之時惟有制作禮樂以垂訓萬世文王濟易仲尼訂六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荀氏

經論或作經論

訓經論為常理黃氏訓經論為匡濟字雖作論皆未得經論正解故陸德明但云鄭如字也近惠氏棟作周易述以君子為文王即引中庸經論大經為釋又作易大義實中庸注也以大經為六經亦引屯象傳君子以經論為釋最得鄭氏家法乃江氏藩所刊易大義正文及注並作經綸失其師旨矣未濟九二王注經綸屯寤釋文綸本又作論亦足備論綸易淪之證天與水違行解易訟象傳曰天與水違行王輔嗣無說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近惠氏士奇易說曰水流涇火就燥乾為燥坤為溼故水與地為比天與火為同與此皆順從也天水違行則不順從故訟鳴冠子曰地溼而火

生焉天燥而水生焉傷於燥則地不生火傷於溼則天不生水  
京房曰天下見水陰陽相背物何由生謂傷於溼則天不生水  
萬物无由生此天水違行之義也荀爽謂天西轉水東流失之  
矣按惠說非也繫辭傳曰象也者像也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  
象傳言行者屢矣乾之象曰天行健小畜曰風行天上觀曰風  
行地上渙曰風行水上皆明指行動之象訟之違行自當一例  
故荀說確不可易使如惠說則第為燥溼之性相違而行字不  
幾無著乎水與地為比天與火為同亦擇其偶合者言之耳若  
水與天而為相須之需火與地而為順進之晉則又何說京房  
易傳曰天與水違曰訟陸績注曰天道西行水東流其路背也  
與荀說相同彼傳所云天下見水陰陽相背二氣不交物何由

棟菽齋遺書一

七

生是別一說非解違行之義解違行之義古注可考者惟荀陸  
二家而說無不合亦可見其義之正而的矣不然荀注水流溼  
火就燥云陽動之坤而為坎坤成陰故曰溼陰動之乾而成離  
乾純陽故曰燥是惠所說義荀氏非不知之而不用以解訟象  
者非義各有所當哉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解

易漸象傳君子以居賢德善俗陸氏釋文曰王肅本作善風俗  
足利本從之說者遂謂王輔嗣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  
止巽乃善是輔嗣本亦有風字不知非也使輔嗣本有風字則  
陸即據其本以作釋文當云王肅本同矣且孔冲遠作正義亦  
用輔嗣本其言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者求賢德使居位化風

俗使清善上舉經文下釋注義明輔嗣本無風字也注言風俗  
者增字屬對注家自有此例王子雍之易如文言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即論語兩稱賢哉回  
也之例王本上聖人作愚人屬上知得不知喪句意味索然屯  
六三即鹿无虞王本鹿作麓取與虞字相應而象傳從禽之訓  
遂無著凡若此類皆止求明順不問古義其所謂本實無所本  
猶是孔子家語之故智焉爾故朱子本義但言或善下有脫字  
不取其本為證以其不足據也否則朱子豈不讀釋文者第朱  
子疑賢字為衍亦無所本况居德則忌夫象傳誠之此處不當  
復為美談蓋解此傳者多以居賢德為一事善俗為一事故不  
刪賢字不增風字隨文立訓如王注孔疏程傳等上三下二總

棟菽齋遺書一

七

嫌不倫且象傳實無此例若刪之增之又未免自我作古然則  
究當何解曰還求諸象傳之例彼欲刪且增者亦第求合傳例  
耳苟知象傳本有是例無待增刪自當相說以解未濟象傳曰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與居方為二事而慎字統之此傳實  
與同例賢德與善俗為二事而居字統之象為山上有木  
夫木在山上得其地而日進无疆者也君子居賢德之林善俗  
之邦其德之漸進亦若此孔子謂智者擇里處仁荀子謂君子  
居必擇鄉皆觀象有得之言也故六爻皆言鴻漸亦即黃鳥邱  
隅之意以見人不可不如鳥也若虞仲翔謂漸自否來否說為  
賢德坤為俗乾四之坤為良為居陽善陰也其說雖支離破碎  
然云坤為俗乾四之坤為良為居正可援以證居字亦統善俗

之義

乾上九文言貴而无位需上六象辭雖不當位解

乾上九文言貴而无位虞翻曰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荀

爽曰在上故貴失正故无位需上六象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虞無說荀曰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承陽有實故无大失王弼易

略例曰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類象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

位亦不及初上惟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

位若以上為陰位耶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為陽

位耶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則初

上无陰陽定位也近顧氏曰知錄曰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

貴賤者存乎位五為君位二三四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

課教齋遺書一

註

而初上為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為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

皆不為臣也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曰不當位若以一

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

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王弼略例必強彼合此而謂

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今案乾上九之无位虞荀以陽

居陰位失正解之明白易曉所難解者需上六之不當位耳然

易傳言雖不當位者屢矣噬嗑象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未濟

象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困九四象曰雖不當位有與也皆

謂爻之失正失有以不當位為不為臣者則主說固屬游移願

說與易傳通例亦未合也蓋易傳言爻位不當就本爻言者固

多亦有就所應之爻言者如困上六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虞

居三以陰居陽故不當位荀說洵為古義不可易也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解

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鄭注曰草木皆老猶以澤氣

說成之虞注曰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兌為雨澤故說萬物

孔疏曰兌是象澤之卦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位是西方之卦

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案虞注坎正

北方之卦亦云坎二失位不正故曰正北方之卦虞氏好言卦

變故其說云然經義未必果爾也而萬物之所說則諸解無異

近虞氏庸拜經日記引杭人丁希曾說曰說當者服秋金行義

斷主殺萬物所愁苦安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實服

課教齋遺書一

註

落故曰萬物之所說服說同兌聲古脫字多作說即易曉上

九後說之亦可見其說似與秋字義應而不可從上文云兌以

說之下文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皆不能音脫則此處不當獨

異且以四德言之春元夏享秋利冬貞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

若秋時草木黃落常人以私意測之若肅殺而愁苦而不知其

為義之至和也天下有義之至和而不說者耶兌之象曰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即此意也故惟言萬物說成方盡得秋字正義

若改讀音脫不特與上下文不協即義亦淺而支矣

三索解

易說卦傳言乾父坤母而生震巽等六子有一索再索三索之

稱韓康伯於索字無解田義則主肅殺索求也以乾坤為父母

而求其子也自來解者多用其說釋文引馬注云索數也近惠氏周易述取之謂三索皆自下而上是訓易逆數之義也按逆數謂易之知來與此無涉王訓索為求與下得字相應自較訓數為長但此言乾交乎坤坤交乎乾而得震巽等六卦故交則泰不交則否禮云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又云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皆此義也索字本有虛實二義廣雅釋器曰絢繩索也此實義也又釋詁曰紉紉索也此虛義也孟子引詩晝兩于茅有兩索絢超歧注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絢是用虛義也蓋索之虛義有相交之意淮南子主術訓索鐵欵金高誘注曰索絞也絞之為言交也禮記雜記正義云兩股相交則謂之絞故三索之索正可與索絢之索同解取兩儀相交之義以規古人用

虞氏書

七

字之精若訓為求轉覺紆回不切合矣吳草廬曰一索謂交初再索謂交中三索謂交上語極明即乃其解索字仍狃於舊說訓求而取之非所謂習焉而不察者耶

為荏葦解

易說卦傳震為荏葦鄭注曰荏葦竹類孔疏用之鄭意第謂荏葦之類近於竹震為蒼筤竹故亦為荏葦其所以取象之由固未及也九家易曰荏葦兼葭也根莖叢生蔓衍相連有似雷行也夫謂叢生蔓衍有似雷行已屬傳會况蔓衍之物盛於荏葦者多矣何獨取於荏葦乎張氏惠言易虞義云震巽皆東方巽陽在上下有伏震故中實而為木震陽在下中有伏巽故中空而為竹為荏葦兼葦為一物詩幽風八月荏葦傳云葭為荏

葭為葦爾雅釋草葭蘆郭注云葦也葭蘆郭注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烏藍則荏葦二物一中實一中空矣張氏之說亦未盡然毛氏奇齡仲氏易云荏葦亦竹類皆本末孤生無附極者震之怒生類似之此說近是李氏瑛周易傳注亦用其說蓋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其應之最顯最捷者惟竹與荏葦竹之苗名筍荏葦之苗亦名筍竹筍聞雷則芽出於土所謂凍雷驚筍欲抽芽也荏葦之苗當亦如是特以在水人不見耳二物應雷而動得生氣最先震為雷為勇為長子為決躁故其類取之毛氏本末孤生之說猶為旁義荏葦字據說文從艸荏聲字當作荏唐石經作荏者從隸變也

虞氏書

六

易說卦傳離為蟹有通別一釋通釋者蟹與鼈龜蚌龜皆外剛內柔之物故取諸離鄭康成曰皆骨在外虞翻曰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也但通釋其大義注家體例宜然別釋者離之為蟹與蟹之象離其相合之義較鼈龜等尤為顯切何言之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地鉅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荀子勸學篇語大暑相同惟云六跪二螯則文有誤耳蟹之用心也躁故其性亦燥釋名釋言語曰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故陸佃埤雅曰易曰離為蟹言離卦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為蟹也下引荀子作用心燥也則義益顯矣匪直此也埤雅又曰蟹之二螯蓋其兵也所以自衛是蟹與鼈龜等雖同為甲族而既環甲冑又執戈兵者乃蟹所獨也

孔穎達正義曰離為甲冑取其剛在外也為戈兵取其以剛自  
捍也蟹之象不有合於此耶合通用二釋而離之為蟹無遺義  
矣易林无妄之歸妹其辭曰捕魚遇蟹利得無幾蓋以无妄二  
至五內外互體成巽虞氏逸象巽為魚今變之歸妹則二至四內外互  
體成離故有捕魚遇蟹之象易卦象有蟹而爻不一及他書之  
可證卦義者惟焦氏此二語最為近古矣

虞氏易義兌為羔解

易說卦傳兌為妾為羊釋文羊虞作羔李氏集解引虞注云羔  
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舊讀以羔為羊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  
子意也案虞解為妾云三少女位賤故此云皆取位賤然羔為  
小羊與女使義懸絕鄭康成本作為陽注云此陽為養無家女

漢教齋遺書一

九

行貨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呂氏古易音訓引因知虞本作養羔字

誤奪其半耳廣雅釋詁養使也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廝養何

休注云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廝炊烹者

曰養國策韓策云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皆此

經養字之證也鄭云無家女行貨炊爨虞云女使皆取位賤義

正相合自舊讀以養為羊遂誤為羔不知虞以震之為龍艮之

為狗兌之為羊皆為再出非孔子意故以為駝易為龍駝訓查

色與下元黃義類以為狗易為狗拘訓指屈信制物與上為指

義類以為養易為羊養訓女使與上為妾義類見解義例極為

精確若作羔則與羊何別且何以訓為女使而與以駝易龍以

拘易狗之例全不符矣此可決其斷斷不然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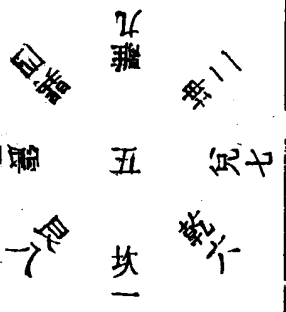
太乙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解

易緯乾鑿度曰陽以七陰以八為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  
之為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故太乙取其數  
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注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  
也四正四維八卦神所居太乙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  
央故謂九宮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  
自此從坤從震從巽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從乾  
從兌從艮從離行則周矣上息於天一太乙之宮而反於紫宮  
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為名耳數皆合十五  
言有法也案以此太乙下行先後次第之數自一二三以至九  
列為九宮正即後世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

漢教齋遺書一

字

為足五居中央者蓋十五之數起於七八九六七八九六起於  
八卦有八卦之位而後有太乙之九宮由太乙下行之先後而  
後有九宮之數康成所謂數自太乙行之坎為名耳則四正四  
維數皆合於十五者亦謂太乙所行之數與卦義無涉試以圖  
明之



自坎縱至離爲一五九自震橫至兌爲三五七所謂四正皆合於十五也自坤斜至艮爲二五八自巽斜至乾爲四五六所謂四維皆合於十五也此分正與維而數之也卽合正與維而數之坎乾艮爲一六八亦十五也震巽爲三八四亦十五也離巽坤爲九四二亦十五也兌坤乾爲七二六亦十五也故曰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也緯文明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是十五之數太乙取其合於八卦之七八九六非八卦之數出於太乙所行也後儒乃謂伏羲則此而畫卦則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兌七艮八離九於易何所施乎其與卦義無涉明矣

撰我齋遺書一

三

行開一辰貞寅辰午申戌六陽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開一辰貞己卯丑亥酉六陰時而一歲成乃次及於屯蒙二卦卦氣屯在十二月蒙在正月故屯貞於丑左行貞卯己未酉亥蒙貞於寅右行貞子戌申午辰而一歲成又次及於需訟每二卦主一歲凡三十二歲而周六十四卦然其法有不可通者必變其例以通之如卦氣師比皆四月宜同貞於巳則左右錯行同貞己未酉亥丑卯而午辰寅子戌申空而無貞非法也故後卦必退一辰以避之如師貞於巳則比貞於午所謂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也其變例一也泰爲正月寅否爲七月申左右錯行同貞寅辰午申戌子而丑亥酉未己卯空而無貞準退一辰之例則泰貞寅否宜貞酉乃不用退辰而用隨行不用開

辰而用連行於是泰貞寅卯辰巳午未否貞申酉戌亥子丑所謂泰否獨各貞其辰比辰左行相隨也其變例二也中孚爲十一月子小過爲正月寅左右錯行亦同貞六時而六時無貞宜用退法乃中孚貞子而小過則不退於卯而貞於未謂以中孚法乾以小過法坤其變例三也其謂陽卦陰卦漢上易以乾震坎艮所生爲陽坤巽離兌所生爲陰推之亦不盡合如屯爲坎二世卦蒙爲離四世卦合矣而需爲坤之歸魂訟爲離之歸魂則又不合也胡氏煦謂陰陽之分以前後爲目說蓋得之康成注泰否之各貞其辰謂卦次泰當貞戌否當貞亥戌乾體所在亥又坤消息之月故避之而各貞其辰鄭所謂卦次者以乾貞子屯蒙貞丑寅需訟貞卯辰師比貞巳午坤貞未小畜履貞申

撰我齋遺書一

三

西故泰否當貞戌亥不知貞辰自用卦氣不用卦次泰否所以異於諸卦者特以不用退辰而比辰隨行耳與卦次無涉也而焦氏循乃直駁之謂不用卦氣非乾鑿度本意不知鄭注下文明言泰貞正月否貞七月未嘗不用卦氣也是焦氏知鄭注卦次之非而駁之未當也若鄭注乾鑿度並無乾左行始子終戌坤右行始未終巳之說蓋自子左行則終戌自未右行則終酉人人知之無煩解也至其注易爻辰之法則以自子至戌配乾之六爻自未至巳配坤之六爻並無左右錯行之說且屯蒙以下爻之用九用六者皆準於乾坤二卦非若貞歲之卦之各異其辰蓋爻辰爲鄭氏創例並非本之乾鑿度而後人必牽合之遂致惠氏棟爻辰圖強右行爲左行錢氏塘爻辰論強分月律

與合聲之異支離傳會終不可通則焦氏循張氏惠言已辨之詳矣

易爻辭年月日通例解

易三百八十四爻言年者五其例皆體坤虞氏逸象坤為年也言月者三其例皆體坎說卦傳坎為月也言日者八其例皆體離說卦傳離為日也屯六二曰十年乃字二體互坤故言年復上六曰至於十年不克征上體坤故言年頤六三曰十年勿用三體互坤故言年既濟九三曰三年克之既濟自泰來泰至既濟則反否三體否坤故言年未濟九四曰三年有賞於大國四失位之正體互坤故言年此五者皆爻辭體坤言年之通例也小畜上九月幾望上失位之正體坎故言月歸妹六五日月幾望五體互坎故言月中孚六四日月幾望中孚三上失正當易位四體坎故言月此三者皆爻辭體坎言月之通例也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乾二失位與五敵應當之正三體離故言日豫六二曰不終日貞吉二應小畜五伏陽變體離故言日明夷九三曰三日不食三體離故言日革六二曰已日乃革之二體離故言日震六二曰七日得震三失位當之正二體離故言日巽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五體互離故言日既濟六二曰七日得二體離故言日六四曰終日戒四體互離故亦言日此八者皆爻辭體離言日之通例也乃或宗白虎通據日為歲據月為年之說以為例則凡爻之體坎者言月亦可言年爻之體離者言日亦可言歲豈通例哉

坎離為嫡男女解

說卦傳言乾坤生六子坎離為中男中女而長男長女屬諸震巽似震巽為乾坤之嫡男女矣而不知非也嫡以正不以長震巽雖長而非正坎離後生而實正也何言之有四證焉一曰觀於五行天一生木地二生火而為水者坎為火者離不問震巽有水火之象也二曰觀於四時陽常居大夏陰常居大冬而離實為夏至坎實為冬至不問以震巽配冬夏也三曰觀於卦位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後天八卦離南坎北則坎離實襲乾坤之位而震巽不得與也四曰觀於卦體乾坤二卦反覆視之乾自為乾坤自為坤體不變也而受此不變之遺體者惟坎離二卦若震則反而成艮巽則反而成兌矣有此四證乾坤之嫡男女坎離不為而誰為哉易首乾坤而上經則終以坎離之正下經則終以坎離之交意有在矣說卦不曰次男次女而曰中男中女蓋易道尚中中即正也唐釋一行六卦議引施警易說云坎嫡男離嫡女中也此之謂也

无妄遯上之初益否上之初解

之卦之說本於彖傳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皆其例也或二卦彼此互易或一卦上下相易其所易之爻要必陰陽交變故有大小剛柔之別此之卦之正例也而其變例亦有但易其位不變其爻者則惟於无妄大畜損益四卦見之无妄為遯上之初大畜為大壯初之上損為泰初之上益為否上之初若以正例求之則遯上之初當為革大壯初之上當為



鼎泰初之上當爲蠱否上之初當爲隨而爲无妄爲大畜爲損  
爲益者非變例而何惠氏謂與後世卦變之例不同是也顧其  
例祗可施諸上初二爻蓋上之初則以原卦之初爲二五爲上  
一爻降而五爻遞升也初之上則以原卦之二爲初上爲五一  
爻升而五爻遞降也繫辭傳曰周流六虛上下无常此之謂也  
其所以必爲此變例者四陽二陰之卦惟大過中孚爲乾坤坎  
離反復不衰其餘都自大壯遯來三陽三陰之卦都自泰否來  
无妄大畜既不得援大過中孚之例故知其爲遞上之初大壯  
初之上也損不云泰三之上而云泰初之上益不云否四之初  
而云否上之初者不用變例則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  
之象不能深切著明也此虞義之最精者也

採菽齋遺書一

三

易簡變易三音辨

周易正義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謂易也變易也  
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不煩不擾澹泊  
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康成依此義  
作易贊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緯  
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  
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代之名不易者常體之名變  
易者相變改之名不願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  
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  
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質也案鄭注乾鑿度云倭  
易者寂然無爲之謂也倭易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其

注大壯六五喪羊于易云謂倭易也陸氏釋文於大壯喪羊于  
易云鄭音亦於繫辭乾以易知云鄭荀董並音亦則鄭氏並無  
難易之音孔氏謂所用同康成不亦誣哉蓋易簡之易漢儒多  
讀如字至韓康伯始讀以豉反按之下文易則易知句自當讀  
如字爲長且變易不易皆讀如字不應易簡獨異其音也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解

堯典仲春寅賓出日仲秋寅餞納日孔傳云寅敬賓導餞送也  
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馬注云賓從也餞滅也滅猶沒  
也鄭注云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案爾雅釋詁寅敬也寅蓋賓  
之借字說文寅辰名寅敬惕也集韻引書李善注文選引爾雅  
皆作寅可證寅蓋賓之借字說文賓所敬也慎導也或從手作

採菽齋遺書一

三

擴釋文謂徐仙民音殯正用擴音馬訓賓爲從從亦導也訓餞  
爲滅者蓋尙書古本作賓淺納日孔讀淺爲餞故訓送馬讀淺  
爲踐故訓滅集韻二十八獐踐在演切同音之文十三末列淺  
字云滅也書賓淺納日馬融讀書序遂踐奄馬鄭皆訓滅是踐  
有滅義以音通之因日之將滅而爲餞送之事一就日言一就  
事言其義一也且日出而迎日入而送皆有慎導之義故史記  
五帝本紀作敬道日出敬道日入道導古今字也此皆但就字  
義釋之康成實之以事謂即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禮國語周  
語於是乎有朝日夕月韋注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又  
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注亦同其實朝日夕月亦不  
定在春分秋分尙書大傳齊帝玉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

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大戴禮保傳篇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又公冠篇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管子輕重已篇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祭日犧牲以魚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天子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祭月犧牲以彘是皆謂朝日在春初也鄭言春分秋分者取與書仲春仲秋合耳夕月而可言饑日者陰統於陽也猶左傳謂凡天災非日月之眚不鼓而春秋但書日食不書月食亦以陽統陰也

宵中星虛說

堯典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

探微齋遺書一

卷七

舍人曰宵陽無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仲秋日在角亢而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己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鄭注曰夜中者曰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案春秋二分晝夜漏刻適均於春言日於秋言宵固其宜也虛爲元武中宿鄭與傳疏亦同惟鄭意爲專舉正中之星不爲七宿盡見則當以鄭說爲是如傳疏之說則秋分昏見尙有在申未之尾箕何舍而不舉而僅舉偏東之七宿乎且堯時秋分日在房故初昏虛中於南方

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堯時至秦二千一百餘年以列宿歲差之法約之適東移一次故相差一月此顯證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說文解字辰下曰辰房星天時也夏距堯時百有餘年所差不過一二度故八月房星隨日入地伏而不見又一證也孔疏不知歲差之法據周末星象以釋堯典宜不能得其說矣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解

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鄭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王肅曰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案二說

探微齋遺書一

卷七

當以鄭爲正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以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是以前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皆謂舜改堯正也鄭知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晉以十一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當即本此蓋三正迭用由來尙矣甘誓曰有扈氏怠棄三正可證也如夏以前皆建寅則夫子告顏淵不當但取部舞而曰行夏之時矣正月猶是堯之正月月正乃爲改月之正史氏異文固有在也鄭於上日元日無注或已佚焉

以禮記考之鄭意殆未然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土齒鄭無  
注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謂以上辛郊祭  
天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  
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故盧植蔡邕皆訓元爲善夫月  
令曰擇元日又曰擇元辰玩一擇字元之不作始義解可知日  
以善爲上故元日亦曰上日御覽時序部引尚書大傳曰正月  
上日受終于文祖傳曰上日元日是也王氏經義述聞亦以元  
日爲善日且歷引古彝器文證古人格廟多有在望後者不必  
定在朔日是矣而於上日仍據葉氏曾氏說謂上旬吉日不知  
作上旬吉日解則上字之意於上旬重於吉日輕大傳何得云  
上日元日乎且所引古彝器文多云既望既生霸正皆非上旬

操發書

三九

也蓋正月與月正不必改字則異其文以見義上日與元日本  
爲同義則異其字以示別載筆者固具有精意也

文祖藝祖解

虞夏書述舜攝禪時事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曰十有一  
月朔巡守歸格于藝祖又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一篇中前  
後兩言文祖中間特變文曰藝祖是文祖與藝祖不當合一明  
甚史記五帝本紀曰文祖者堯太祖也而格于藝祖作至于祖  
廟廟司馬遷治今文尚書者也又嘗從孔安國問故亦時用古  
文說故今古文兼通折中至當最爲有據蓋受終卽位皆非  
常之事故必告於太祖若歲時巡守則不過常典告於祖廟足  
已尚書大傳及公羊隱八年傳何注引尚書皆作歸假于祖祖

操發書

辛

禮記王制講巡守之禮亦云歸假于祖廟曰虎通巡守歸假于  
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  
廟此雖皆今文尚書說而古文作藝亦可從而得其義巡守歸  
而告廟所以盡孝子反而之忱豈有格於祖而不及廟者乎故  
馬融王肅之解藝祖皆曰藝祖也聲近義通今古文雖異而義  
實同也若文祖之爲堯太祖則黃帝也馬融以文祖爲天此泥  
於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之語不知天太祖云者謂以太祖配  
天耳雖堯之太祖黃帝未嘗不以配天然不如史公之說之確  
實至鄭康成則徃於讜緯之言因尚書帝命駿有赤曰文祖語  
遂以文祖爲五府之大名且謂藝祖卽文祖猶周之明堂僞孔  
傳襲其說亦訓藝爲文說者且援舜格于文祖下有詢于四岳

華蟲解

關四門句謂四門卽明堂四門以證鄭注之確不知四門卽上  
文之賓于四門豈謂明堂哉卽謂明堂而上之四岳下之四目  
四聰又將何指也況以先世之稱爲廟堂之號尤振古所無其  
說斷不可從迨春秋以後沉於唐宋文祖藝祖又爲上祖之通  
稱而罕知其初之確乎有別矣

書泉陶諷言服章有華蟲傳云華象草華蟲雉也疏引屬氏說  
云華取文章雅取耿介左昭二十五年傳杜注九文云謂山龍  
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疏去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  
蟲則華蟲各爲一也隋書卷十一禮儀志梁天監七年詔曰古  
矣日月星辰以三辰爲三物也山龍華蟲以三山爲三物也

大板木以... 是為九章諸說皆以華蟲為二案華

既為草華藻又為水草服章何獨多取於草乎且蟲類甚多但  
舉一字混言將何所指乎其說謬不可從考諸兩漢今古文家  
並無此義伏生今文家也其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  
繪宗彝藻火山龍華蟲黃也鄭康成古文家也其注書曰周有  
鸞鷟鸞是華蟲也注周禮司服曰華蟲五色之鸞鷟畫以雉謂  
華蟲也兩家說五章十二章雖異而以華蟲為雉則同何以明  
之爾雅釋鳥鸞雉郭注背毛黃禽經采黃曰鸞雉蓋華蟲五色  
咸備而黃色最多伏舉其多言之鄭舉其全言之也華字實包  
兩義爾雅釋言華皇也釋鳥皇黃鳥皇黃聲近義通禮記玉藻  
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詩葛覃疏云華黃也此華之專訓為黃

操我齋遺書一

卷

者也書顧命鄭注華玉五色玉也楚辭雲中君王注華采五色  
采也此華之五色兼訓者也鄭注大傳必以華蟲為五色之蟲  
疑伏之但言黃為非末是五色以黃為貴亦以黃為中五音宮  
行土居中故伏以華蟲居五章之首淮南子本經訓言鍾期鄭  
是其意也故伏以華蟲居五章之首刻錄亦先華蟲後龍虎鄭  
以華蟲居六章之中金氏求古錄冕服考云衣六章日月星在  
龍在華蟲之下六章其實皆一物也偽孔傳出於東晉其華象草  
章以華蟲為中也左傳正義云或  
華之說竊諸杜蟲雉之說竊諸鄭不今不古似一似二義云或  
以為孔并華蟲為一其言華象草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本義  
蟲故為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為雉乎未知孔意然否本  
足辨乃梁時裝有圓花王僧崇請改去帝曰孔安國云華者花  
也與今本則為花非疑服色為一朝之大典而僅據偽書一言  
定之其流禍豈淺鮮哉

稊米解

尙書粉米某氏傳曰粉若粟冰若聚米孔疏引鄭注曰粉米  
白米也陸氏釋文曰粉米說文作粉糝徐本作糝音米王氏困  
學紀聞曰古文尙書及說文粉糝字皆從糝今按說文糝部粉  
下曰袁衣山龍華蟲粉糝粉也衛宏說糸部糝下曰糝文如聚  
糝米也並無糝字近儒盧召弓段茂堂輩並云釋文糝字蓋米  
之誤其讀當云說文作粉為句米徐本作糝為句王伯厚所據  
本已誤其說似是然說文既有糝無糝陸氏何以不云米說文  
作糝而轉引徐本耶且汗簡糝部古文四聲韻上聲皆有糝字  
云見尙書而皆無糝字豈亦但據釋文而不檢許書耶竊謂糝  
敵字古作父市又作斧帚而許收糝敵楚楚見詩而許收糝敵

操我齋遺書一

卷

萃聚見易而許收糝云會五采糝也則米部有粉米糸部有粉  
絲而糝部更收粉糝正與糝敵同例蓋糝部居七篇之終糝字  
又居糝部之終糝素或易磨脫觀粉字說解山龍華蟲句之不  
可通知此處實有奪誤疑今本說文脫糝篆亦未可知也鄭以  
粉米為糝米於糝是以粉米為一事許以粉為糝粉絲為糝文  
如聚米是以粉米為二事許時鄭說未出古義相傳如此某氏  
傳雖非果出安國而往往竊取古義為之如此傳粉若粟冰之  
訓古粟與粟每通用如禮記聘義緝密以粟山海經西山經注  
引禮記曰瑱密似粟粟或作粟是也粟之言裂也詩東山丞在  
栗薪鄭箋曰栗析也古者聲粟裂同也攷工記弓人舊粟不迤  
鄭注粟積為裂糝之裂然則粉若粟冰者謂分間布白粉之文

若裂冰也即衛宏畫粉之說也孔疏以粉之在粟其狀如冰釋  
之不得其解矣若傳謂米若聚米則與說文繡文若聚米尤顯  
然吻合可知康成以前多以粉米爲一章故孔疏申傳義曰士  
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  
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

辛壬癸甲年月考

書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鄭康成曰登用之  
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史記夏本紀禹曰予辛壬  
娶塗山癸甲生啟集解引孔安國曰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  
往治水楚辭天問云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王逸注云  
禹娶塗山之女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以辛酉日娶甲子日

保敘齋遺書

經

去而有啟也吳越春秋云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  
行十月女嬌生子啟啟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啼泣呂氏春秋云  
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  
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說文衞下云民以辛壬癸甲  
之日嫁娶以上諸說大致相同而細考之互有詳略自辛至甲  
渾言之爲四日如吳越春秋呂氏春秋及孔許說是也辛日娶  
甲日去實止三宿故鄭云三宿也塗山道遠辛日往娶壬日始  
歸而甲日即行是禹在家實止二宿也故史遷以辛壬屬娶塗  
山癸甲屬生啟互文見義較鄭尤詳也廣雅釋詁云腹生也言  
二日而娠啟索隱不達腹生之義謂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  
子讓史文爲不經誤矣諸家但言日干而王注楚辭云辛酉日

保敘齋遺書

經

娶甲子日去是並詳曰艾也若列女傳母儀篇云塗山氏女禹  
娶爲妻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禹去而治水是以辛壬  
癸甲爲生啟後四日當別一說近齊氏召南又謂史記辛壬娶  
塗山癸甲生啟是以歲計非以日計亦不可通蓋禹娶塗山之  
年不在辛壬又可考而知也吳越春秋云禹年三十未娶行塗  
山恐時暮失嗣曰吾之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  
禹於是娶塗山女是娶塗山時禹年三十也史記夏本紀云禹  
立十年而崩集解引皇甫謐曰禹年百歲通鑑前編禹十年爲  
癸未追而上之當生於堯六十一載甲辰下逮九十載癸酉禹  
年正三十是娶塗山之年爲癸酉非辛與壬也嗟乎夏禮無徵  
春秋已然居今日而上溯古初獨台桑合昏猶可考其某年某  
日非以神禹之功烈閱千百世而常新哉

合止祝啟解

尙書益稷合止祝啟某氏傳曰堂上下合止樂各有祝啟正義  
曰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啟也詩孔疏周禮賈疏  
並引書鄭注曰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笛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  
其中而撞之啟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擦之所以止樂是傳與  
鄭同義而鄭加詳按祝之言俶俶始也啟之言禦禦止也白虎  
通云祝啟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祝始也啟終也釋名云  
祝以作樂啟以止樂皆足發明傳及鄭注之意爾雅釋樂云所  
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啟謂之箴郭注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啟

如儀虎背同有故也鉅鍾刻以木長尺撈之類者其名書止  
義云擊祝之椎名為止憂故之木名為鐘則爾雅之止與益穆  
之止字同而義不相涉說文云祝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為節段  
氏玉裁注曰此六字大誤祝以始樂非以止音也當作以止作  
音為祝風俗通云祝漆補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  
祝止音為節說似與許同而上用祝三字不可解疑亦當有服  
誤金氏鶴求古錄禮說據之見澆書齋刻以攻書傳鄭注白虎  
通釋名諸說謂祝故皆所以節止樂書言合止祝故謂合其句  
而止之合有和義止有節義合止皆兼祝故非祝合而致止也  
陳氏與詩毛傳疏又據玉篇手部揆擊祝故所以止樂也謂書  
云合止祝故合樂也合樂則祝故以止之其說實皆本於方

操教遺書一

卷

氏通雅江氏羣經補義篤信誤本說文章合尚書爾雅以疑古  
注不知祝始致終之義後漢章帝時會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  
白虎殿卽有是說許氏說文始作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已在其  
後應氏風俗通顧氏玉篇更無論矣蓋班鄭皆大儒斷非鄉壁  
虛造者祝以作樂於始故以止樂於終其制至唐猶存唐六典  
云舉麾鼓祝而後樂作偃麾戛故而後樂止古制相沿有自來  
矣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解  
禹貢兗州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自來解者謂有兩讀史記  
夏本紀集解引鄭注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  
厥賦兗州同音功難也其賦中叔古周本如此震澤在本作  
中下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

二十

江氏羣經補義注中下為下字是但據注本  
未檢毛本近俞氏羣經平議亦仍孫氏之誤則以厥賦絕句貞  
字連下讀此一讀也某氏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則以貞字絕句作十有三載  
乃同為句又一讀也近俞氏羣經平議據王刻集解引鄭注作  
中下而釋之曰鄭訓貞為正者為正當也廣韻曰正正當也他  
州無田賦同等者獨兗則然如曰厥田惟中下厥賦中下則於  
詞果矣故變文曰厥賦貞也傳正與相當之說正竊鄭義鄭注  
正作之正蓋涉上文貞正也而誤當云工作不休故繼之曰言  
功難也自工作誤為正作而鄭義晦矣今按如俞說則鄭亦以  
貞字絕句無所謂兩讀矣然究有未安請詳言之洪範曰貞曰  
悔鄭注亦曰貞正也他若周禮太祝禮記文王世子緇衣鄭注

操教遺書一

卷

皆訓貞為正並不作正當解不應此注獨異是未安一也洛誥  
我二人其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鄭受馬學豈不知此訓果  
以厥賦貞為與田之等相當則直云貞當也可矣何必訓貞為  
正而故作此紆折乎是未安二也且鄭訓貞為正果有相當之  
義則其賦中下四字當卽則貞正也之下意方明顯乃置諸注  
末而故令相當之義晦而難尋乎是未安三也江氏尚書集注  
引鄭注作其賦下下實據毛本俞氏乃嘗其妄改而不思正作  
之改工作果有何據乎是未安四也嘗卽鄭注細玩之而知毛  
本實勝王本鄭云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  
凡勤於正業皆為正作况耕作乎兗州水害最深耕作之事未  
易猝成必遲至十三年乃始有賦與他州同則十三年以前兗

2 B

之不同於他州之有賦可知矣必十三年以後乃得同於他州  
之有賦故曰乃同夫十三年而始有賦其賦爲下下又可知矣  
故鄭以其賦下下四字廁於與八州同之後明經雖但云同於  
他州而其賦之下下自可知也若爲中下則等已第六十三年  
以前豈不可使出第七第八第九等稍輕之賦而必待十三年  
以後出中下之賦乃爲有賦耶此必不可通者也況九州之賦  
自有九等充非下下則闕一等矣此又可以理斷者也某氏傳  
雖亦訓貞爲正亦謂賦第九等而於貞字絕句謂州第九賦正  
與九相當則下下之義已在貞字內下文又云乃有賦法與他  
州同不已贅乎故不如鄭讀之長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解

操數稽遺書

卷七

禹貢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  
出第六案田之九等鄭康成以高卑言王子雍以肥瘠言當從  
鄭說後世漕粟仰給東南其地不瘠字內咸知而土塗泥則田  
最卑又顯然相因也九等之賦言錯者四州揚州而外冀州云  
上上錯謂上上爲正賦而問雜以上中也豫州云錯上中謂上  
中爲正賦而問雜以上上也則以豫例揚似可云錯下上而云  
下上上錯者九等之分分於三品上上中同在上品故可舉  
一以相形下上中下則爲異品故必變文言上錯若梁州云下  
中三錯則同在下品故舉其中而上下下可互相形也至九  
等所賦之數諸家皆未明言鄭獨有說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  
夫九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

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

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或疑夏時未有井田不知禹自

言濬汭滄距川明汭滄縱而川橫賈公彥周禮疏繪一成之圖

謂汭縱遂橫溝縱滄橫滄縱川橫則周制實本夏制周有井田

夏豈無井田哉鄭注匠人言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者特謂貢

法田皆授之於民別無公田耳非謂夏無井田也江氏聲尚書疏引匠人注

而云鄭君亦謂貢疏引匠人注蓋冀州爲帝都之地土廣人稠田無荒廢大

率一井可出九夫之稅間有八夫者揚州地雖遠闕而水土初

平田未盡墾大率一井可出三夫之稅間有四夫者統九州計

之有九夫稅有一夫稅合之共十夫均分之則各五夫其他八

夫通二夫七夫通三夫六夫通四夫均之則皆然故云通率九

州一井稅五夫也鄭注可云精稿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

禹貢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鄭本沿作松云松當爲沿沿順

水行也馬本作均云均平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均某

氏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疏云左傳

沿漢折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

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案沿有二義一爲順流而下一爲循行

水涯此經單言沿當主循行之義不然豫之浮于洛達于河雍

之浮于積石至于龍門皆是順流而下何以言浮不言沿乎傳

蓋因達于淮泗是逆流而上故迎合經意釋沿爲順流不知經

言達不言沂經意明非順逆對文孔疏添入沂字以申傳意更

非段氏尙書撰異二禮記祭義終始相巡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二年間反巡過其故鄉孫卿禮論篇巡作鉛楊倞注鉛與沿同循也均之與沿猶巡之與鉛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云一切經音義三引三倉云循古文作均蓋均字謂循于江海也則今文尙書作均與古文作沿正同義馬注釋均爲平未安又案禹貢九州之末各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鄭氏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肅謂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乘涉之水名近世王氏尙書後案江氏尙書集注音疏皆宗鄭說胡氏禹貢雖指則謂請說皆不可通且云如鄭說則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後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

探教齋遺書一

堯

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下言達帝都之道皆以河爲主蓋達河則達帝都故也此經蒙徐之文曰達於淮泗則由河入濟可知矣胡說是也先儒不言貢道者皆以王畿不制貢冀州之末何以言夾右碣石入于河不知碣石與島夷連文此卽島夷入貢之道易氏曰禹時邦溝未開揚之貢在北者可運達淮泗在南者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或謂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則禹時江淮相通之證孫氏分淮注江論本此意遂謂沿江入海貢道紆回本不足信水經注淮水與泚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

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出同之說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荷澤荷澤台涉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卽至帝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而其作尙書今古文注疏則云由江岸海濱入淮達泗時尙未溝通江淮也其說前後兩歧已無足據且夏時貢道既由巢湖入淮則沿于江海句將何指乎其今古文注疏謂論語浴乎沂唐人讀爲沿蓋言傍水陸行不謂順流而下故經文變言沿不言浮則貢物既陸運入淮何不近行內地而必遠傍江海乎朱子謂孟子此文但取字數以足對偶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是也或又謂荆可陸行論洛梁可陸行逾河則揚亦可浮于江而遵陸以逾于淮不知貢物煩重必水道不通不得已而出於逾若未嘗無可運之水則陸路雖近不如舟行稍遠且此經上言島夷卉服則知沿于江海包島夷而言謂或先沿江後言海或但沿海不沿江要皆達于淮泗也自來解者祇謂禹時江淮未通揚之南境必沿江入海以達淮泗於經義亦尙未全陳大猷曰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此說渾舉獨得經旨

探教齋遺書一

早

木曰曲直解

書洪範木曰曲直某氏傳曰木可揉使曲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木可以揉令曲直言其可爲



人用之意也按水之潤下火之炎上皆其自然之性非矯揉造作而然既曰探使曲直已非木之性矣注疏所言似非的義白虎通五行篇云木者少陽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亦以可曲可直爲木之性不知著一可字已涉作爲便不可謂性木曰曲直者蓋言植物之性不外二端曰曲曰直莊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此木之直者也劉向說苑曰樹曲木者惡得直影劉歆遂初賦曰曲木惡直纒兮此木之曲者也是木之性不外曲與直也木之性有曲有直而治木者可探直者而使曲探曲者而使直此乃引申之義非第一義解洪範者自當用第一義方與性字義合蔡氏集傳曰曲直者曲而又直也意亦謂有曲有直而語殊費解

操技齋遺書一

聖

巫咸說

書序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君爽巫咸又王家馬季長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曰巫咸巫官此舊說也至僞孔傳乃云巫氏也孔疏申之云案君爽咸于賢父子並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不知巫官在周以前並非細職蓋卽是重黎之流故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則巫之爲官明甚呂氏春秋勿躬覽云巫咸作筮亦可爲巫官之證他若南華逸篇云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郭樸巫咸山賦序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二巫咸雖非卽書之巫咸而巫醫事相類近亦可知巫之爲官而非氏也顛頊遏絕苗民首命重黎絕地天

通唐堯協和萬邦首命羲和欽若昊天何獨於巫咸疑其非大巨而謂不可與治王家哉惟巫官通天神之事故桑穀共生於朝而伊陟贊告之也舊說洵不可易矣

往伐歸獸解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職其政事作武成僞孔傳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案此非西京舊義也蔡氏集傳曰歸獸歸放馬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用傳說而疑其義之難安洵爲有見惟蔡氏不信書序以爲非孔子所作故遂不考其舊訓耳今案史記周本紀曰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而下文隔二百數十言又曰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以史公

操技齋遺書一

聖

之說合諸書序則往伐者罷兵也歸獸者西歸而行狩非卽縱馬放牛如僞傳所云也左思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叩之事作三都賦在晉初時僞傳猶未出其魏都賦卽載爲之注賦云喪亂既弭而能寘武人歸獸而去戰載注卽引書序語夫往猶去也論語鄭注廣雅釋詁並云往去也往伐卽去伐亦卽去戰皆罷兵之謂也賦意謂喪亂旣平武士皆歸田獵而罷兵也如歸獸謂歸馬放牛則與武人字血脈不貫矣故左賦之說卽史公之說而皆本於書序此真西京舊義近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注用史遷說而疏引詩車攻後漢書安帝紀及張遷碑以證狩與獸古字通用固確不可易乃復引樂記馬散諸華山之陽數語及呂氏春秋乃獲馬於華山數語謂卽此序所云歸獸未免金

鐵同鑄矣

旅葵說

旅葵之葵馬融作豪云酋豪也鄭康成云葵讀曰豪西戎無名  
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來獻見於周馬鄭皆博通  
鉅儒犬高四尺之葵豈不知之而漫然讀作豪也蓋必當時師  
承傳習據篇中文義定之有不得讀以本字者漢書趙充國傳  
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早开豪名靡當兒又  
有大豪中豪下豪之別是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作偽古文者  
見書序有旅葵字又見逸周書王會解四夷有獻犬者且越裳  
獻雉大宛貢馬之事習於見聞遂以左傳公嘯夫葵爾雅狗四  
尺為葵當之不知其辨漏顯然也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

漢書遺書一

學

字以名者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以名者  
如甘誓牧誓之類皆先成篇而後有篇名今乃云太保乃作旅  
葵用訓于王分明將依傍篇名作書之意無心漏出所謂誠之  
不可掩也若曰惟克商以下至用訓于王皆史臣之詞則召誥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何不見有召誥字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何不云作呂  
刑以誥四方耶且孟子云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矣何反有取於  
一葵武成言歸馬華山矣何又以畜馬為戒耶王會解四夷獻  
犬者有三渠夏以歐犬而非葵也句戎以狡犬狡犬巨身四尺  
則葵類矣而句戎乃北戎非西旅也正南六蠻獻短狗則又非  
西旅與葵也張揖廣雅釋犬屬曰殷虞晉葵張華博物志曰同

穆王有犬名耗晉靈公有犬名葵使武之旅葵明見於書二子

何為舍經而取傳舍周而數晉耶蓋魏晉間古文未顯而馬鄭  
之說猶通行也或曰公羊宜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則葵  
固屬之周矣曰非也周乃害之譌爾雅郭注引此傳作害狗可  
證也且何休注云周狗可以比周之狗雖望文立訓亦不以周  
為國名也或又曰爾雅狗四尺為葵郭注云尚書孔氏傳曰犬  
高四尺曰葵即此義是晉儒亦以書之葵為即爾雅之葵矣曰  
又非也尚書以下十五字本非郭注乃後人所益宋單疏本無  
之可證也偽古文在宋時已有疑之者至

國朝閻惠諸儒出而爬羅剔抉盡發其覆遂昭然若白黑之可  
分矣

漢書遺書一

學

酒誥召誥脫簡考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  
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  
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王應麟因學紀聞云法言謂酒誥之篇  
俄空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楊子未之見與藝文志云酒誥  
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  
脫簡與近王氏尚書後案云應麟此說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  
簡即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圭璧之句想是伏生於他處別得  
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  
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今酒誥甚完善何也朱子語  
類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為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況酒

語古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尤大誤反覆考之雜非說  
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楊  
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今考後案之說非也古文今文字  
體迥別豈容漫爲補入惟因未便遽補故謹記其所脫簡數及  
每簡字數此古人之慎也大傳所引圭璧一條雖未可定爲所  
脫之簡然正可據爲今本酒誥召誥並有脫簡及劉氏當日慎  
不率補之證不然一簡猶必補入則二十九篇之外古文尙多  
十六篇其尤當補入明矣何闕而不傳也至俄空之說楊子明  
謂篇而非簡因學紀聞說固未是若後案以朱子謂子雲不見  
孔壁古文爲大誤而自謂楊雄偶據酒誥混入康誥之別本遂  
以爲俄空則直以子雲爲無目者矣其誤不更大乎法言原文  
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蓋謂書序有百而  
酒誥則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其實無序者不獨酒誥子雲  
舉一以例其餘耳後人見其語與脫簡之辭相類遂合爲一談  
誤矣

象坡齋遺書

聖

公侯干城解

詩免旨公侯干城毛傳云干扞也鄭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且免之賢者有武力可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按干盾字說文作戰經典借作干爾雅釋言云干扞也郭注云相扞衛毛用爾雅為訓謂干之義取乎扞衛也不釋城字者城之衛民人所共知且成十二年左傳云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訓干以扞義本爾雅其實本左傳是毛意未嘗不以干為干盾字也故箋申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又云扞城其民以合乎

操我齋遺書二

左傳鄭可謂善申毛旨矣正義不察乃云鄭惟干城為異於是後之泥讀正義者遂謂毛以干為扞之假字鄭以干為戰之假字如毛意則公侯干城者言公侯可用以扞衛其城也如鄭意則公侯干城者言公侯可用以為干用以為城也箋中扞字必是干字之誤鄭不依毛讀為扞也噫何其說之固哉將謂訓干以扞而干即非干盾乎則釋言之干果何物也將謂訓干城為扞城而即為扞衛其城乎則左傳之扞城其民又何解也蓋干可以扞衛一人城可以扞衛眾人干之扞衛也小城之扞衛也大而總不出乎扞衛之義此經干城字正取其扞衛之義故古人必通干以扞以見實字虛用之意觀左傳既云扞城其民又云公侯能為民干城其指瞭然今謂箋以干為干盾字不當復

用扞字則左傳能為民干城非以干為干盾字乎何以又云扞城其民也自來解此經者以左傳為最古左氏云扞城其民毛傳云干扞也鄭箋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重規疊矩較若畫一乃必強生分別而說究難通豈非泥讀正義之誤歟

勿翦勿拜解

詩甘棠勿翦勿拜毛無傳王謙唐語林引施士丐說云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據施說疑毛傳本有拜猶伐也四字今本奪耳首章傳伐訓擊施蓋誤以為斬伐故謂毛為非朱子集傳謂勿敗則非特勿伐勿拜則非特勿敗意即本施說廣韻十六怪扒拔也引詩勿翦勿扒鄭箋亦云拜之言拔也蓋三家義

操我齋遺書二

也近陳氏稽古編謂首章之伐毛訓擊說文訓亦同次章之敗毛無傳而說文訓毀未章之拜本作扒拔也夫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章文義殆由輕而重集傳正與相反恐毛意未必如此

毳衣毳冕辨

詩大車毳衣如茨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決訟箋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裝繡皆有五色焉按經言毳衣而傳箋以毳冕釋之者冕謂冠冕謂衣周禮司服鄭司農注云毳衣也說文縞西胡縞布也縞有衣獸細毛也獸細毛謂之縞以縞為布謂之縞縞古縞字也必有冠故冕服每並稱如袞冕驚冕袞與驚皆謂衣也毛鄭知

經雖但言毳衣而冕實統於其中故即以毳冕釋之而衣與冕  
要自有辨司服云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又云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周制子男五命冕服五章一曰宗彝二曰藻三曰粉米  
此三章續於衣四曰黼五曰黻此二章鄭注司服云毳畫虎雖謂宗彝  
也特舉毳者以宗彝為章首故也天子大夫四命而服毳冕者  
與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正謂王朝大  
夫出封為子男乃得服毳冕也大夫出封始得服毳冕則此大  
夫而言毳冕其為子男入為大夫可知故箋申傳義云是子男  
入為大夫者也第大夫出封所服毳冕與子男之制悉同而子  
男之服雖云自毳冕而下其毳衣五章與天子同而冕則有異  
五采纁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前後皆七旒共玉百六十有

操技齋遺書一

三

八此天子之毳冕也三采纁五就三采玉五前後皆五旒共玉  
五十此子男之毳冕也故曰衣與冕自有辨也若賈公彥周禮  
內司服疏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毳冕孔沖遠  
王制疏亦云然不知三公八命本服鷩冕加一命且服衮冕王制  
三公一命卷卷所以不執圭而執璧者圭是封國之瑞必成國  
與衮古字通也而後執圭子男五命猶未成國太宗伯五命賜則鄰故止執璧  
三公雖尊而在王朝為臣未嘗賜國故亦不得執圭安得以其  
執璧而遂疑三公亦服毳冕哉故辨毳衣毳冕而并及之  
胡取禾三百億兮解  
魏風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  
萬曰億此特古今異數耳韋嗣注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今

以萬萬為億惟上章言三百廬傳云一夫之居曰廬下章言三  
百困傳云國者為困廬與困皆非數名此獨言數未免不倫且  
是詩刺無功而受祿三百夫之田其數亦多而不合案廣雅釋  
詁稱總纒並訓束稱謂三百廬者三百纒也三百億者三百總  
也三百困者三百稱也其實皆三百束也不稼不穡胡來三百  
束之禾猶不狩不獵庭胡來縣狙縣特也情事正相類鄭箋又  
云三百億禾秉之數秉即束也說文云秉禾束也是也鄭不知  
三百即禾秉之數而以三百億為禾秉之數即以十萬曰億計  
之數亦太多况萬萬曰億耶古注固不容輕駁第於理難通亦  
未便苟同耳

七月流火解

操技齋遺書一

四

詩豳風七月流火傳曰大火也流下也箋曰火星中而寒暑  
退故將言寒先言火所在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  
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火心也季冬且中大寒退季夏昏中大  
暑退月令季夏昏火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且而中也下復引  
鄭志釋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火為大火之次非心星以強  
合於月令此由不知歲差之法固無足辨近戴氏震詩補傳曰  
星隨天左旋至正南為最高故未中以前漸升而上既中以後  
漸流而下周時季夏昏火中故孟秋之月初昏已過中但見其  
西流耳若堯典之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之五月初昏大  
火中則流火自六月矣此虞夏至周歲差不同也然七月一詩  
陳公劉居幽行后稷之化公劉在夏時故篇中月數皆用夏正

其明證也若依戴說則據周時之星象以爲夏時之幽風恐未  
然矣陳先生詩傳疏曰大火在唐虞夏以五月昏中六月西流  
周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詩雖作於周初然公劉在夏末或已  
七月西流也又曰春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蚤左傳火伏而後  
蠶者畢今火猶西流可歷過也杜注云火伏在今十月猶西流  
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夫火伏本在九月春秋之季  
伏在十月九月猶西流其候又差矣此卽歲差之法也以上並陳氏說  
案陳說亦非也恒星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有夏一代凡四百四  
十年所差止六度有奇斷無夏初火猶六月西流夏末已七月  
西流之理且夏時五月昏火中故至八月而火伏夏小正言八  
月辰則伏是也周時六月昏火中故至九月而火伏周禮可據

漢書禮書二

五

季秋內火是也杜注言火伏在今十月玩一今字明據當時目  
驗爲說非春秋之季火伏在十月也火伏在十月則火中當在  
七月觀昭三年張趯所云知其時火猶六月昏中下至哀十二  
年不過五十餘年所差未及一度豈有伏在十月之理故正義  
引釋例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十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  
周案云再失則爲周之十月無疑不知何時十誤爲九  
杜氏不察遂駁之云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周之  
十月爲夏之八月尙未及季秋內火之時故火猶西流而蚤不  
爲災也諸儒之說實出杜上陳氏欲據杜以明歲差未免千慮  
之一失蓋欲解此經當先辨流字毛傳訓流爲下精當不磨如  
近來諸家之說則星在午位爲中星在未位卽爲流不知已午  
未二位同在南方不可爲下必至申位乃可爲下春秋哀十二

年十二月實夏之八月其時火在申位九月火在酉故傳曰火  
位卽伏矣猶西流此流字之的證公劉在夏時五月火在午位六月火在  
未位七月火在申位八月而火伏幽風與小正原若合符節毛  
公於小雅六月徂暑傳云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在周言周  
則然於此傳但云大火也絕不牽引彼說精思卓識勝鄭箋  
遠矣

一之日二之日解

幽風七月一之日發二之日栗烈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一  
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又下傳云三之日夏正月也  
四之日周四月也正義曰此篇設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  
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

漢書禮書二

六

數配月而稱之蓋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四章箋云物  
成自秀萋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  
物生也王介甫詩說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四月正陽秀  
萋言月何也言陰氣之先至也按篇中或言天文或言人事或  
言鳥獸或言草木未嘗專以物之生成紀候安得有物生稱日  
物成稱月之義是孔說失之穿鑿也四月爲陰氣先至則十月  
當爲陽氣先至十月隕種何以不稱日而稱月乎且蠶月條桑  
三月事也不可謂陰氣之先至矣又何以稱月乎是王說失之  
矛盾也嘗反復求之而歎古人立言之善也蓋七月周詩也當  
用周正而篇中所陳實爲后稷公劉之業后稷爲唐諸侯公劉  
爲夏諸侯唐虞夏皆建寅則后稷公劉皆奉唐虞夏之正朔而

建寅今追述其舊俗又當用夏正兩義不容偏廢故篇名七月以夏正為主而於周正建子之月則別其文曰一之日然第於子月稱一之日恐周正之義猶未顯也故於丑寅卯之月並用周正數之曰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紀數則終於四以夏正紀數則始於四上不悖先世之舊俗下不違本朝之正朔而令讀者顯然別白其立言不亦善乎觀其於二之日稱卒歲矣又於十月稱改歲夏正周正錯綜互見皆此意也

羣維魚矣解

詩無羊牧人乃夢羣維魚矣旒維旗矣箋云牧人夢見人羣相與捕魚又夢見旒與旗大人占之羣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濼濼傳云陰陽和則魚羣多矣濼濼也旒旗所以聚

操技齋遺書一

七

羣也陳氏稽古編王氏經義述聞胡氏後箋陳氏傳疏皆主傳說上維字或訓或訓乃或訓有或訓其而下維字則皆訓與案此經羣維魚旒維旗為對文下句既並舉二物上句不宜單舉一物且以魚羣為豐年之兆亦未確切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況潦歲魚亦甚多安知其不為水災乎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云羣乃蠛字之省此說確不可易但假借非省耳文選吳都賦郊獲羣注羣一作深羣與深相假猶羣與蠛相假也說文蠛蝗也或作蠛春秋益公羊皆作蠛則蠛即蝗也而丁云魚子為風日所燥即變為蝗蟲以害苗今蠛不為蝗而為魚故以為豐年之徵以蠛為魚子王氏經義述聞駁其誤是也而王氏又謂經言維魚不言為魚本無變化之義不知

維與惟通巨諺正俗云古文尚書惟字今文尚書為維同音通用厥義無別舉陶謨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傳曰萬國眾賢共

為帝臣酒誥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傳曰亦無非以酒為行亦無不以酒為罪玉篇云惟為也則維亦有為義羣維魚言蠛為魚也蝗化為魚非豐年之兆而何東觀漢記馬稜為廣陵太守郡界嘗有蝗蠹食穀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蝗蠹入江海化為魚蠛此蝗化為魚之明證胡氏後箋據陳氏稽古編謂依此解蠛變為魚則下句必當云旒變為旗而旒統人少旗統人多之說實由張橫渠不考周禮而集傳誤因之王氏述問略同不思諸家解羣為魚之羣多兩維字可上下異訓此解羣為蠛之假借兩維字獨不可

操技齋遺書二

八

上下異訓乎且即云旒變為旗與理亦無礙周禮司常之建旒建旗司馬之載旒載旗孰統人少孰統人多經注並無明文陳胡王亦祇就鄭注意揣之而已然司常注明云州里縣鄙郊遂之官互約言之疏謂鄉之下州黨族建旒比閭建旗遂之下則縣鄙鄉轉建旒里鄉轉建旗此互約之義詩千旒疏略同是不可據以定統人多少至司常注既言郊遂之官大司馬注亦以郊野為州長縣正以下及公邑大夫以百官為卿大夫皆以官言不以地言今乃以地之大小駁之朱子固誤陳王胡亦未必密合也今以旒旗之本義言之說文旒下云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从兆聲旗下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旗旗眾也从於與聲一則絕不言眾眾之用一則一再言眾眾之

意孰多孰少不言而喻故知施之不必變為旗而此經之假眾為蠟無疑知施之不妨變為旗而此經之假眾為蠟愈無疑若箋說既迂不可通而正義乃強傳以合之其失又不待辨矣

正大夫三事大夫辨

詩雨無正正大夫離居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毛傳無說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於挺而皆散處又云三公隨王而行不肯晨夜省王也王肅亦以三事為三公而以大夫謂其屬孔疏駁之云上文正大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近陳氏詩傳疏亦引王說而駁之云三事大夫即上文之正大夫也案孔是而陳則非也孔云正大夫為一人者謂正字即屬大夫言非謂三事大夫與正大夫為一人也若加陳說經文毋乃衍

操技齋遺書二

九

復乎既言三事復言大夫猶下文既言邦君復言諸侯故孔疏謂其文對邦君諸侯也第鄭雖不言正大夫即三事大夫而訓正為長謂長官之大夫其與三事大夫是一是二殊未分明孔疏釋之云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語意尤覺模稜竊謂正者常也論衡命義篇云正者稟五常之性也故正典即常典正道即常道正法即常法蓋大夫之名上通公卿曰正曰三事所以別之也幽王時序云刺幽王也鄭以周宗既滅句為厲王流彘之證不知周宗既滅猶言赫赫宗周覆滅之也鄭桓公為王室懿親官居司徒尚寄琴號鄭為遠害之計況疏而在下者乎詩意謂尋常之大夫固見幾而作蕩析離居矣即三公位居大夫之極者亦莫肯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也故下章即警之云凡百君子各敬爾

身胡不相畏不異於天朱子集傳以三事為三公以大夫為六卿及中下大夫而以正大夫為上大夫然則上大夫何以獨華其離居而中下大夫偏與三公同責也其說亦泥而難安矣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解

信南山詩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毛傳無說鄭箋曰冬有積雪春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正義曰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眾穀也案說文水部漫澤多也引詩既優既渥則優為漫之假借字堯廟碑嘉澍優沾亦假優為漫說文渥霑也霑雨霏也則優渥霑三字皆指兩言不應足字獨為豐足說文泥濡也疑足亦泥之假字既言漫渥復言霑泥不嫌復疊者所謂長言之以足其意也或謂澍亦假字本作沾漫渥沾泥四字皆水旁其說非也說文沾水出壺關東入淇一曰沾益也沾為添之本字曹憲廣雅音曰沾他兼反世人水傍著忝失之又以此沾字為霑亦失之也霑字宜然堯廟碑作沾者假沾為霑也雨之優渥霑足若此果何為哉亦曰生我百穀云爾我之者私之也雲漢之詩曰如恢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喻言之而苦旱之象如繪矣此詩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正言之而喜雨之情如見矣故曰詩可以興

操技齋遺書二

十

棘輪有爽解

詩瞻彼洛矣棘輪有爽毛傳云棘輪者茅蒐染草也一入曰棘輪所以代鞞也鄭箋云棘輪者茅蒐染也茅蒐棘輪聲也棘輪



祭服之鞮合韋爲之案此傳及箋字有譌行王氏經義述聞據國語晉語韋注左氏成十六年傳賈注考正之謂傳當作鞮染韋也一入曰鞮鞮所以代鞮也箋當作鞮者茅蒐染也茅蒐鞮聲也鞮祭服之鞮合韋爲之其說良是蓋毛以鞮爲染韋之色鄭申之又以鞮爲茅蒐合聲也然以鞮爲茅蒐合聲則鞮第爲染草其色之深淺不可知矣是傳義較箋實長鄭注玉藻云緇赤黃之閒色所謂鞮也說文鞮帛赤黃色又云鞮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鞮從韋末聲爾雅釋器一染謂之鞮古音原聲末聲相爲平入說文元下云從一兀聲原之與末猶元之與兀也一入曰鞮卽一染謂之鞮也士無鞮有鞮故云鞮所以代鞮說文鞮作市鞮作鞮云士無市有鞮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鞮蓋

操技齋遺書二

士

析言之則士之鞮稱鞮鞮言之則士之鞮亦稱鞮玉藻士緇鞮而幽衡鄭注士冠禮鞮鞮祖鞮也是也夷赤貌已見采芻傳故此從略白虎通義爵篇引詩作鞮鞮有鞮與夷字異而義同  
倪天之妹解  
詩大明倪天之妹傳倪啓也釋文倪韓詩作啓啓也孔疏如今俗語譬喻物云啓作然也爾雅釋言問倪也孫刻宋本說文倪譬諭也一曰問見說者遂謂說文前訓用毛韓說後訓用爾雅說其實毛韓但言啓不言譬釋文啓譬之說陸氏因說文傳會之他經傳從無此訓孔疏證以俗語其不經可知案倪從人從見會意包形聲字自當以開見爲本義開見言不常見猶謂見若神人也而譬諭之意卽含其中蓋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

見故云罕譬而論說文說字義自宜兩意並存毛韓舍易曉之譬而取難解之啓其不以啓卽爲譬可知左傳室如懸磬本又作磬古磬與磬同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磬於前鬼神無形者不暮於前是磬有見義天之妹豈常見者而今見之所謂開見也毛傳爾雅義正相足西漢去戰國未遠磬有見義人所共曉且倪磬雙聲故卽以磬訓倪豈若唐人以後世方言似是者奉合古義哉

來朝走馬解

詩大雅絲古公亶父來朝走馬毛傳無說鄭箋云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案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亦云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五篇走部趙下引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操技齋遺書二

士

夫早且疾之訓顧氏卽用鄭箋而所據詩作趣馬以說文趣疾也證之疑古本實作趣馬故趙鄭皆訓爲疾以早釋來朝以疾釋趣字也陸氏詩釋文出來朝二字音直遙反是讀如朝廷之朝非也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鄭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釋文出曰朝音直遙反又出猶朝也音張遙反則來朝之朝亦當爲張遙反蓋釋文於張遙反之朝類不作音如詩朝隲于西崇朝其雨之類皆無音釋所有朝字多直遙反故後人傳寫於來朝下亦論爲直遙耳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劉炫云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不知此經古公在商時已單騎矣  
皋門應門解

舉門王宮外門諸侯曰庫門應門主宮中門諸侯曰雉門其內  
門皆曰路門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舉應其數同其名  
異其制亦異所以別尊卑也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  
以例舉門也不舉舉門例明堂位庫門天子舉門雉門天子應  
應門者應門與路門連也  
門謂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得如舉應之制然制雖同舉應而名  
仍為庫雉實足為天子無庫雉諸侯無舉應之證若如先鄭說  
在舉門內應門外則魯既以庫詩縣適立舉門舉門有仇適立  
門擬舉門雉門何以即擬應門  
應門應門將將太王於殿為侯國不曰庫雉而曰舉應者後人  
以天子之制道美之故傳云王之郭門曰舉門王之正門曰應  
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舉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毛亦以為舉  
應惟天子有也鄭箋謂諸侯門曰舉應路天子加以庫雉注明

操我齋遺書一

卷

堂位又云天子五門舉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  
二說互異諸疏又據謀本左傳證諸侯有舉門其說皆不足據  
蓋漢唐以前諸儒多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至宋劉原父始有  
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戴氏震本之博考詳辨謂考諸經傳不  
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舉應足正諸謬爾雅正門謂之應門亦  
氏疏正猶中也言應門居內外之中也若如五門之說應門何  
由中乎或謂舉雉庫應路或謂舉庫雉應路或謂庫  
雉舉應路或謂舉應庫雉路應門皆不在中周禮天官  
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即指應門言鄭以雉門當之殊非毛以  
正門為應門即本爾雅以郭門為舉門他書未見竊謂郭與正  
對舉正非指地言則郭亦必不作城郭解蓋郭即廓也大也皇  
矣增其式廓傳廓大也陸德明本作郭意林水經注引風俗通

郭大也廓門猶大門也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大不言大而  
郭取舉與郭聲轉也猶不言中而言正取正與應聲近也是毛  
意亦隱謂王宮三門也孔疏云郭內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  
不言官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解傳義猶得乃近長洲陳氏詩  
傳疏專宗傳說其解郭字竟作城郭解謂天子五門郭門為舉  
門城門為雉門庫門為宮之外門應門為宮之中門路門為宮  
之內門又據公羊注天子環城諸侯軒城環城軒城謂城上有  
說文亭部諸侯南面無城以宮垣為城牆即以宮之外門為  
城南門又謂天子有郭門諸侯亦有郭門春秋新作南門為魯  
郭南門也案如疏說則諸侯較天子特少一城門是天子五門  
諸侯四門矣且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天子城四旁

操我齋遺書二

疏

共十二門太平寰宇記言古魯城凡有七門將皆謂之雉門庫  
門乎周有城門曰闔門魯有城門曰閤門之類並城門且無庫  
見左氏傳是城門自各有名不得名庫雉也  
雉之名郭門可名舉門耶唐書禮樂志云門有舉庫豈得施諸  
郊野謂宜近在宮中其確證也故禮書駁毛禮書云王宮五門  
也毛以為實不大乘毛意陳氏宗毛而轉大失毛旨其他若郊  
郭門非也郭門非也實不大乘毛意陳氏宗毛而轉大失毛旨其他若郊  
特牲之獻命庫門逸周書之應門庫臺或引為天子有庫門之  
證則戴氏金氏早辨其非詳戴氏毛鄭詩考正不足據以相難  
矣  
鉤援臨衝辨  
詩皇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傳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  
臨車也衝衝車也如傳說則鉤援為一物臨衝為二物近儒謂

此經二句對偶成文鈎援臨衝非三物必四物總不當為三物其持二物之說者謂釋文臨韓詩作陸隆衝言陷陣之車陸然高大也毛以臨衝為二非其持四物之說者謂考工記廬人句兵欲無彈鄭注句兵戈戟屬直者謂之援冶氏援四之鄭司農注援直刃也晏子春秋曲刃鈎之直兵推之呂氏春秋直兵造胸句兵下頸鈎句古字通鈎援蓋皆兵器也毛訓鈎為鈎梯以鈎援為一物非數千百年紛如聚訟鈎梯之說是則臨車衝車之說非臨車衝車之說是則鈎梯之說非幾疑毛公必居一於此矣而不知其皆是也何以辨之管子兵法篇凌山阮不待鈎梯韓子外儲說左上篇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鈎梯是毛以鈎梯訓鈎義正同正義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

操我齋遺書二

荏

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此疏申傳以臨衝為二證據甚明成十六年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為櫓宣十五年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後漢光武紀衝棚撞城李注云衝衝車也棚樓車也前書敘傳衝棚開闕卽以棚當詩之臨衝為衝車棚為樓車臨樓櫓一聲通轉是毛以臨衝為二車義不可易曰若然則經文可任其參差不對乎曰非也古人作書原非若今之駢體往往有句法對偶而句義參差者詩中如蕭蕭馬鳴悠悠旌旌大侯既抗弓矢斯張之類皆上言一物而下言二物亦將疑其不對乎且卽以對偶言之此經上下四兩字句法一例上文仇方與兄弟對文亦仇方義側兄弟義平此經鈎援與臨衝對文亦鈎援義側臨衝義

平則謂四句作對偶亦無不可毛於上章萬邦之方云方則故於仇方之方不再傳於上章無然畔援云援取故於鈎援之援不再傳傳例精嚴如此鈎援臨衝之為三物了無疑義矣墨子備城門篇載攻守之具十二有臨鈎衝而無援實足為此傳之的證

下武維周解

詩大雅下武維周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案此解似迂而實最古最確何以明之爾雅作自元公與詩為表裏武繼一訓列於釋詁其證一也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韋注下後也史記李斯傳後宮充下陳索隱下陳猶後列也下訓為後亦屬達詁其證二也三百篇例詩為某

操我齋遺書二

荏

王作者篇中必稱某王或單稱王無單稱某者上篇靈臺為文王作篇中稱王在靈囿王在靈沼下篇文王有聲為武王作篇中稱考卜維王又稱武王成之武王烝哉卽其例也則武字必不作武王解可知其證三也傳箋釋下武為後繼卽本序繼文之意文謂文德非文王也序例某王無單稱某者鄭箋釋為文王偶不察耳此序繼文也與下篇繼伐也一例先世既有文德後人又克繼之所謂世有哲王王配于京者其維我周乎故曰下武維周也其證四也下文祖武生民帝武周頌嗣武傳皆訓武為述而此獨訓繼者蓋繼文繼伐武王之事莫大乎繼禮記中庸篇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鄭注纘繼也孔子稱武王達孝在善繼善述皆此意也故爾雅載其訓小序闡其義傳與

箋也守而勿失承學者乃有橫生疑竇乎其證五也立此五證而或以下武爲文武或以下武爲繼武功或以下武爲不尙武或以以下武爲武王在下紛紛異說可不闢而廓如矣

終三十里解

周頌噫嘻發而私終三十里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正義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偏此申毛而實掩毛義蓋此傳望字不作眺望解呂覽下賈篇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無望無界畔也是望有界畔之意毛以極解經終字以望解經三十里言各極三十里之界畔也傳與箋實相爲表裏箋云竟三十里者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操數齋遺書一

七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孔疏云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案周禮遂人鄭注亦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賈疏云萬夫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也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澮一澮百夫十澮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孔言百夫賈言千夫而皆爲三十三里餘百步者蓋萬夫之田每方百夫沿邊十方其千夫而十方之中每方沿邊各十夫賈據沿邊十方

言之故曰千夫孔據每方沿邊十夫言之故曰百夫而廣長要皆三十三里餘百步故賈言千夫萬步孔言夫有百步百夫亦爲萬步自南至北自東至西界畔各三十三里餘百步而極所謂各極其望也三百步爲一里百步尙不及半里故鄭言少半里但命分之法自古有之鄭不言三分里之一而言少半里於法未免稍混終三十里言萬夫之田之廣長也十千維耦言萬夫之田之實積也近陳氏詩疏解傳望字爲期望謂此詩言藉田據周語號文公述藉田之制云庶人終于千畝韋注終蓋耕之也謂終三十里卽終于千畝傳云大發私田各極其望實依周語庶人盡耕爲說不知千畝僅十夫之地三夫一里十夫不過三里餘百步何得云三十里乎況下文十千維耦明明爲萬夫之田鄭說洵不可易矣毛公於終三十里有傳於十千維耦無傳亦以十千卽三十里之實積耳孔疏謂鄭首尾如一以易傳亦未解傳意稽古編不知傳箋實相表裏反欲崇傳以黜鄭乃黜之無可黜不得已而黜其拘拘以夫田之數相配所謂欲加諸罪何患無辭也今試繪圖以明鄭說之確并賈孔二疏異說同意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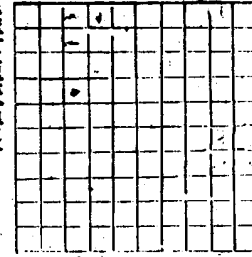
操數齋遺書二

八

34

萬夫之田圃

每方百六十四畝各區步長每方百六十四畝  
星步即每方百六十四畝之地方三十三畝半也



萬三十三畝半之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每方百六十四畝

探我齋遺書二

莊

其鑄斯趙解

詩其其鑄斯趙毛傳趙刺也箋云以田器刺地不釋鑄字者  
詳臣工傳也彼傳云鑄鑄也鑄即耨之或字通作耨說文耨蘇  
器也呂覽詳其制曰六尺之耨所以成畝也耨柄尺此其度也  
謂耨柄之尺寸以耨六尺為度也釋文引字話云柄長一尺又誤會呂語詳段氏說文注  
曰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謂耨頭之金廣六寸也然則鑄之為  
器柄長六尺首廣六寸今農家所用攬版實其遺制荀子賦篇  
箴頭銛達而尾趙繚者耶楊倞注云趙讀為掉掉繚長貌言箴  
尾掉而繚也趙繚之趙與此經趙字正同言鑄之柄趙繚而長  
也楊氏讀趙為掉以疊韻字通之義尤顯豁考工記注集韻引  
作其鑄斯凋凋與掉音義並同益見楊讀之精蓋斯趙二字

狀其鑄之體下文以薄葉蓼方言鑄之用也正義乃謂趙是用  
鑄之事不過就傳箋刺地之語附會成文豈真經旨哉故趙刺  
之義雖古而按諸經文不無廢義不若趙繚之義尤古而按諸  
經義驗諸物情無不確合也陳氏詩傳疏既云荀子趙字與此  
繚趙字同矣而仍用傳義此由墨守家法雖有精確不磨之妙  
諦不能為之引申也

周頌清廟昊天時邁諸詩全篇無韻說

朱子曰周頌多不協韻疑自有和聲相協清廟之瑟朱弦而疏  
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顧亭林曰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  
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  
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

探我齋遺書二

辛

乃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  
篇是矣說者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  
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錢曉徵曰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  
韻也古音久而失傳耳今案三說皆有可議朱子謂有和聲相  
協則清廟一什如維清烈文天作執競等篇又皆有韻何以不  
用和聲相協乎顧氏謂竟不用韻則詩以入樂非他書比餘事  
歌詩猶必協律況清廟之音乎倘謂以素為貴如太羹不和之  
例故不用韻則同在一什中何以有用有不用乎且頌體固皆  
有韻也錢氏謂古音失傳則清廟諸詩句末之字並非皆他詩  
所無者何以他詩可協而此數篇獨不可協乎故曰皆有可議  
也竊謂六經惟易未經秦火餘皆撥拾於灰燼之餘者而三百

篇中其顛倒錯亂周頌爲尤甚如左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絕不相合其錯亂可知矣篇章次第尙違舛若是况韻之或有或無何足怪哉

絲衣詩序祭靈星說

絲衣詩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惟此一句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

操技齋遺書二

注

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今案古者祭必有尸夫人知之何待引高子之言爲證蓋高子自以所賓之尸爲靈星之尸也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高誘注引詩曰公尸燕飲在宗載考所引蓋鳧鷖之詩而有誤鳧鷖爲繹祭之詩而高誘以公尸爲靈星之尸猶絲衣爲繹祭之詩而高子以賓尸爲靈星之尸也靈星爲周家舊祠漢高帝立之以復周制史記封禪書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

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張晏之說即本漢舊儀惟天田在角亢間而農祥則爲房星相距二十餘度不當混而一之蔡邕獨斷以靈星爲房星逸周書作雒解云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孔晁注先王爲后稷玉海引周書日月星辰四字作農星二字蓋古本也農星卽農祥房星也說文辰下曰辰房星天時也農下曰房星爲民田時者尋下曰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爲辰田候也韋昭注周語曰農祥房星也房星主農時故曰農祥亦曰農星祭農星以后稷配卽祭靈星之說也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又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周之興得農祥之助而又爲后

操技齋遺書二

注

稷之所經緯故特祀之以后稷配是靈星爲房星無疑以天田當之非其倫矣且詳漢舊儀之意既云天田爲稷又云辰之神爲靈星辰卽房星也蓋東方蒼龍七宿房主農時而天田亦在其間故類言之非專以靈星爲天田也李氏毛詩細義謂天田卽農祥固沿張晏之誤陳氏詩毛傳疏別天田農祥爲二而以靈星爲農祥爲誤亦非也

行葦爲公劉詩考

行葦八章序但云周家忠厚不著何王鄭箋以前六章爲先王後二章爲成王毛傳雖不言先王而於曾孫維主云曾孫成王也則與箋意當無殊五章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六章敦弓既何傳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公劉爲夏諸侯不當用天子

之制是毛不以為公劉詩也箋雖渾言先王而於洗爵奠粢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正義曰知用殷爵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辟剛禮運曰醜學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之物為尊也夫以先代之物為尊則必在周有天下之後是鄭亦不以為公劉詩也其以為公劉詩者蓋三家舊說劉向列女傳云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趙長君吳越春秋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後漢書寇榮傳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潛夫論邊讓篇云公劉仁德廣彼行葦德化篇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劉向世傳魯詩是魯詩說以為公劉詩也

操技齋遺書二

三

趙長君從杜撫受韓詩則韓詩說亦同魯韓既同齊當不異故曰三家舊說也康成雖曾習韓詩其作詩箋專申毛義以難三家陸德明經典序錄言之具詳陳氏毛詩稽古編李氏毛詩細義皆謂鄭箋渾言先王公劉或在其中非鄭意也

莫不震疊解  
詩時邁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韓詩作振疊韓詩訓應見後漢書李固傳注毛公本爾雅釋詁訓震為動訓疊為懼箋云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今案時邁為武王巡守告祭柴望之詩三家以為成王巡守之詩茲不必辯總之此詩所言為天下既平天子巡守之事並非用武何為而莫不震懼哉傳箋以疊為懼恐非詩人本意宜從韓詩訓應為得後漢書李固傳云周

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以動內釋薄言震之句以應外釋莫不震疊句是亦從韓詩訓疊為應也又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亦謂其動內應外也惟其感動於內所以莫不響應於外與下文懷柔百神之義不相背而相成矣

東雷東榮解

周時天子諸侯屋用殿制四阿四注卿大夫士屋用夏制前後二注儀禮惟燕禮設洗篚於阼階東南當東雷為諸侯之禮其餘皆大夫士禮但言東榮說文曰雷屋水流也又曰屋栢兩頭起者為榮又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栢然則諸侯之屋四注故四

操技齋遺書二

三

面有雷東雷者東面屋水流下之處也大夫士之屋二注惟南北有雷鄉飲酒禮磬階閉縮雷謂南雷也而東西無雷其南北之檐如鳥之張翼兩頭高起當其起處謂之榮又謂之翼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鄭注榮屋翼也卿射禮特性饋食禮記鄉飲酒禮禮記喪大記注並同是也蓋洗篚設於中庭在阼階東南其北尚有樂懸鄉射禮云縣於洗東北是也惟但言阼階東南以何為準故諸侯則言當東雷大夫士無東雷則言當東榮當之云者南北相當非上下相當也近金氏鸚求古錄禮說若誤為上下相當者謂阼階東南何以當東方之檐雷且謂東方檐雷甚長以何者為所當之節因是以為雷即榮之別名以成其天子諸侯屋非四注之說陸誤矣焦氏循羣經宮室圖謂自天子至於士屋皆四雷則又

班固所謂推士禮而致於天子者也二者皆輕於違鄭不可從也

賓為苟敬說

儀禮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有香不嘖肺不啐酒其介為賓鄭注曰苟且也假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注曰苟敬者小敬也按鄭注三禮千古無匹誠未可輕議而此以苟敬為苟且之敬則實有未安夫苟且與敬義正相反既苟且矣又何敬乎即謂燕禮崇恩殺敬故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以賓主恭敬必辭為賓而乃可以序歡心也若燕禮之賓為苟敬則在揖讓而升之後其介為賓之前猶未辭為賓也而可即殺其敬乎可即殺其敬則何必辭為賓也若聘禮之賓為苟敬在上介為賓之下賓即指上介言本為賓者既辭賓位而殺其敬矣則代居賓位者不容殺其敬可知否則又何必辭而不居乎故苟敬之苟必不可作苟且解說文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凡苟之屬皆從苟己力切與苟且字不同敬肅也從支苟則苟敬二字同義相受故南齊書張敬兒本名苟兒乃史謂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則亦誤認為苟且之苟也詩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箋亦誤為苟且之苟顧亭林詩本音謂首二句無韻江晉三詩經韻讀謂三句起韻皆承康成之誤而不知當為急救之苟與逝原協韻也大學苟日新亦當為急救之苟方有自警之意今亦誤為苟且字凌氏廷堪

儀禮燕禮遺書二

垂

禮經釋例引戴氏慶請苟敬之苟當從說文苟自急救之苟而未申其說段氏玉裁王氏引之皆承戴氏學者而皆背其師說則但謂燕禮當崇恩殺敬而未即賓為苟敬之文以詳審之也蓋揖讓初升猶是正賓故必自急救以致其敬上介為賓儀若正賓亦必自急救以致其敬特著賓為苟敬之文正以見賓位不得稍弛其敬而先王之行燕禮所以有解賓序歡之法以盡敬而崇恩也記文之意精矣

詩懷之解

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尸服主人主人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鄭注云詩有承也謂奉納之懷中也又少牢饋食禮云尸服主人主人坐奠爵與再拜稽首與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鄭注云詩猶承也賈疏於詩懷之並無說按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鄭注云詩之言承也詩字與此同義詩譜序正義引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又云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蓋詩之本義為志說文云詩志也是也志者心之所持故引伸之為持專心持之即奉承之義故引伸之又為承尸般主人主人受餼敬而承之所以有詩懷之之禮也

儀禮燕禮遺書二

美

日入三商為昏解  
儀禮士昏禮鄭目錄云娶妻之禮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



五刻今云三商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今按三光靈曜惠氏九經古義云當作考靈曜是也詩齊風東方未明孔疏云尙書緯謂刻爲商則日入三商爲昏鄭蓋用書緯語漢三神鑑銘亦本書緯隋書天文志云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滅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且漏刻至漢哀帝時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廢廢光武之初亦以百刻魏晉宋齊以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尙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六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是考靈曜之法梁武帝曾用之以日入三刻爲昏與舊法二刻半乃昏者自是不同馬鄭所言各據一法賈疏乃云三商據整數而言其實止二刻半未得其審而強爲之說非鄭意也

陳旻齋書

卷

正月正歲解  
周雖改時改月而夏正兼存故有正月有正歲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正歲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周禮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扶日而斂之鄭注正月周之正月又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鄭注正歲謂

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是鄭注固甚明而人竊有疑焉者謂小宰所觀之灋卽太宰所縣之灋太宰但云正月之吉不言正歲則正歲與正月其同爲建子之月乎而不知非也凌人職又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爲周正建子則十二月卽今之十月冰猶未堅安得斬之故知正歲斷非卽正月然則太宰小宰何以兩歧曰此互文見義正古書精簡不可及處而後人或疑象魏之灋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正歲又縣之者江氏周禮疑義舉要說或疑小宰率屬所觀在己斂之後者易已斂其誤皆不善讀經注者也鄭注太宰云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使萬民觀焉蓋夏以寅爲人正故與民讀灋宜用是月而邦國都鄙遠或數千里近或數百里非朝夕可以徧至故先於建子之月布之約兩月之久治灋可徧於天下夫然後至正歲與萬邦之民共讀之詳審經文條理秩然正月之吉至邦國都鄙是爲一節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與下乃施典于邦國乃施則于都鄙乃施灋于官府並爲四節皆用乃字發端豈皆正月之吉之事哉天下之治灋統於太宰布之故於太宰言正月之吉國中治象之灋太宰第縣之斂之而已而率屬以觀振鐸以徇皆小宰之事故於小宰言正歲互文見義各有所主簡之至精之至矣

陳旻齋書

卷

公甸用三日解  
周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甸用三日焉鄭注曰公事也甸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甸者賈疏曰云甸均也

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近王氏經義述聞曰旬當如字讀請年豐則於一旬中用三日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較之左傳莊二十九年宣十一年定元年所言土功事爲期皆匝一月者尙少二十一日不得謂之過多無煩改旬爲均以強合於王制也今按此經與王制實相表裏王制卽多股政然股距周初時事不甚遠殊且治城郭宮室道渠股雖尙質豈必三日所能成事是王制歲不過三日說者多未得其解其何以解周官竊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凡力役之事往往番休遞上此民之力已役三日當更用彼民每歲雖有兼旬累月之功而用各民之力要不得過三日非謂每歲止有三日用

櫟菽齋遺書二

卷

民力也卽此義以證諸周官益信鄭注讀旬爲均之精而確矣旬均同部古多通用公旬用三日者民非一人事非一日豐年則以三日之法均之斯用民力多而功易成中年則均之以二日無年則均之以一日事遞減用力亦遞少而每歲之民之各用其力則無不均焉故其事屬諸均人而與王制實相表裏也蓋土功無小大自興作至告成貴無曠日此古今通理故先王定爲易力通作之法庶其役均而其事速若依王說每旬中用三日是匝月之功須歷三月有餘旋作旋輟一暴十寒揆諸事理與政體兩非所宜也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解

周禮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旒與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旗州里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互異鄭康成謂之說曰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旒旛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近江氏永又申之曰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於二經不同之故似了無贖義矣然有可疑者三司馬言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而禮備其鼓鐸號名猶是辨於春夏者也不應獨於旗物空辟實其可疑一也司常於縣鄙建旒下又有道車載旒旂車載旒二

櫟菽齋遺書二

卷

句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者不應頒於大閱時其可疑二也周官之例凡言贊某職治某事其事多先見於所贊之職如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卽大宰之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也宰夫云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卽小宰之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也則此云贊司頒旗物其卽司馬所辨之旗物明矣不應彼此互異其可疑者三也金氏榜曰司常職所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以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固卽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爲緣起而與上贊司馬頒其物文不相屬此說最精確蓋王建大常以下九句與上文九旗名數次第一一相合若司馬所載之七旗不特建法不同而次第亦異三經自鑿柄不相入

且司常職下文明云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所謂  
各建其旗者正指王建大常以下云云也是司常所言為實祭  
建旗之法若大園所建自有司馬辨之司常祇贊之頌而已曰  
辨曰頌字義可玩使如鄭說則實祭建旗之法與大閱同矣於  
二經之本不相合者強為訓停其誤小因其說而實祭之禮與  
大閱相混其誤大甚矣讀經之難也

以欄為灰解

考工記旒氏凍帛以欄為灰鄭注曰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  
陸氏釋文云欄音練李又來踐反或音蘭按蘭音非也來踐一  
反正即練字之音蓋欄與棟為古今字今本說文木部有棟無  
欄而樂下云木似欄知今本棟篆許實作欄後人以今字改古

操技齋遺書一

屋

字耳玉篇棟木名乎可以浣衣郭注山海經棟木名子如指頭  
白而黏可以浣衣也則欄木實有去垢之功故旒氏凍帛用以  
為灰欄字之即棟欄音之如練瞭然無疑自棟行欄廢後世遂  
以欄為闌檻之俗字廣韻類篇等書欄下雖云木名亦不能知  
其即棟字矣若太平御覽引說文云樂木也似木蘭此欄之一  
字誤分為二而又加艸耳桂氏說文義證不加審察據之以廣  
徵木蘭故實未免詞費段注說文於樂木似欄下云欄者今之  
棟字又正今本棟篆為欄使說文與考工表裏如一洵足為沒  
長功臣不然樂下云木似欄何以本書無欄篆說文之疑固不  
可解而考工欄字何以舊讀如練與棟同音且棟之可以浣衣  
至今疑猶皆知而欄之可以凍帛何以曠古無徵也此種種不

可通者也

重屋說

考工記殷人重屋鄭注云重屋複竿也賈疏謂即明堂位之重  
檐案說文竿迫也在瓦之下竿上琴復屋棟也是重屋者複屋  
也別設棟以列椽其棟謂之琴西京賦所謂增桴重琴鐃鐃列  
列是也班固西都賦云列琴椽以布翼椽即椽也字亦作椽漢  
書張敞傳得之殿屋重幰中蘇林云幰椽也是也椽棟既重則  
軒版垂椽莫不皆重軒版即屋竿在瓦之下椽之上或以竹或  
以木竹謂之竿木謂之椽廣雅釋宮格謂之竿是也亦謂之格  
逸周書曰重亢重郎常累復格孔晁注云重亢累棟也重郎累  
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栢也惠氏周禮說謂格即竿王氏廣

操技齋遺書一

屋

雅疏證謂逸周書格字譌作格要之皆一物耳重亢重郎常累  
復格皆重屋之制重亢即重琴重郎即重椽復格即復竿也蓋  
重屋是總名餘有多名各舉其一為言爾若說文又云樓重屋  
也此重屋字偶與古同非即複屋也故段氏注云考工記之重  
屋謂複屋也複屋不可居後人泥說文樓字之訓謂殷之重屋  
即樓不知重屋之樓始於漢古所謂樓皆指門臺城臺之屋言  
爾雅所謂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也金氏求古錄禮說  
辨之詳矣不然重屋之樓世所通曉鄭豈不知而必以複竿釋  
考工哉

車人徹廣六尺匠人注徹廣八尺辨

考工記車人云徹廣六尺鄭注無釋而於匠人注云乘車六尺

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為徹廣買公彥車人疏云徹廣六尺者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徹據買說是牛車與四馬車其徹不同矣竊謂不然匠人云塗度以軌說文軌車徹也使徹無定制則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匠人何所據以為度乎且造車者亦安可出門合徹乎而禮記中庸又何以言今天下車同軌也故知車徹之廣自有定制無論大車小車駕牛駕馬其崇卑雖不同而其兩輪相距之徹則同廣八尺或疑大車輪崇九尺其徹安得限以八尺乎不知大車為平地載任之車取其能容不取其安適故拍車廣六尺其較長一柯大車廣九尺其較長半柯較短則輪亦短是大車之輪實蓋輪之崇以六尺六寸為常度輪人所謂六尺有六寸之輪也車身之廣視乎輪崇則車身亦以六尺六寸為常度也兩輪必稍遠於車身則旋轉無礙且其空處可以設局建兵故車身兩旁距輪各寬七寸合之共八尺也車人云徹廣六尺者六字因下高長六尺而誤以記文之例言之使六字果不誤則下句當云以其徹之廣為高長不當直云高長六尺與記文之例不合也鄭於此句無解正以其為定制且已見於匠人之注故不須釋耳如鄭所見已作六尺則顯與定制不合安可無說哉是六字之誤井可知其在漢以後矣

探我齋遺書二

卷

浮思或作果思說  
攷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鄭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釋文浮思本或作果思同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屏謂之樹今梓思也是浮思亦作梓思廣雅釋宮

學思謂之屏是果思又作學思釋名釋宮室果思在門外果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書王莽傳亦云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果思曰毋使民復思也故水經穀水篇注引廣雅其字直作復思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推覆思則其字又作覆思總之皆聲近通轉字雖屢變物則一也竊嘗求其通轉之說則浮與梓並以字得聲從水從木各隨文便思之加附為思猶復之加西為覆而浮之通果實先通於學浮與學亦並以字得聲也學果古又通用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學亦果字據記月令疏果與學一也浮既通學因亦通於果也浮果之或作復覆雖由聲轉亦取義便耳至於其物之或謂是屏或謂小樓或謂覆雀網今以復思之義求之則當以屏之說為正宮隅城隅亦均有屏蔽之意不必如賈疏之說解為小樓也若覆雀網則不過因果思二字從網遂傳會之以成其說耳並非古義不足據也

探我齋遺書二

語

夏小正五月乃瓜與幽風七月食瓜不合說  
小正幽風所言物候同少異多異者大率相差二月或謂建寅建子之不同非也幽風凡言某月皆屬夏正凡言某之日皆屬周正詩人屬詞固自有條不紊惟一物之始終其為時長短不齊短者不過一月則言之易同如小正五月唐螭鳴傳云唐螭者匿也又云匿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云不知其生之時故曰翕望也者月之望也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則隱之始興以至於伏首尾不過半月故幽風言鳴螭與小

編次齊遺書二

五

正同月長者或三月則言之互異如小正五月鵲則鳴幽風則言七月鳴鵲是也瓜之始可食以至於極盛首尾不啻三四月小正五月乃瓜一本作乃衣瓜傳云乃者急辭也蓋小正所載皆天子之制天子嘗新必早於民間衣瓜云者即曲禮所謂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薦也幽風言七月食瓜則在極盛之時所謂庶人獻之者其莊八年左傳瓜時而往日及瓜而代服注云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是瓜之盛時在七月也故小正又言八月剝瓜傳云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蓋言其終也幽風言八月其穫又言十月穫稻一言其始一言其終正即此例讀者不察輒用晚寒之說以為調停不知幽在雍州地居西北較之夏都冀州氣候當不甚懸殊况二之曰鑿冰冲冲周之二

月為夏之十二月與月令所謂季冬之月冰方盛者正同寒何嘗晚也哉

八十九十日蓋解  
曲禮八十九十日蓋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蓋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錢竹汀經史問答則以有曰蓋二字者為古本王伯升經義述聞則從釋文而刻五證以明錢說之非二說相衡錢說短矣然以公羊疏細審之則徐彥所見本實有曰蓋二字故錢氏古本之說雖未確而謂徐所見本即釋文所稱別本其說良是宣十二年公羊傳何注曰六十稱蓋七十稱老徐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錢氏謂轉寫誤八為七是也十曰蓋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蓋字誤耳徐疏玩其文

編次齊遺書二

五

義何注並不引曲禮徐疏以曲禮合之故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此相合者也而六十稱蓋則今本曲禮云八十曰蓋實與此異故云何氏所見與鄭不同或者此蓋字誤也是徐疏案今曲禮以下為釋六十稱蓋句明白無疑先釋七十稱老者以曲禮宜然王氏則謂徐所見本作七十曰蓋與今本作七十曰老者不同故云與此異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果如王說則徐所見本既作七十曰蓋何注又並不引曲禮徐氏何得直斷之曰七十稱老曲禮文乎既云七十稱老曲禮文矣而復引今本異文以故歧其說又何謂乎且六十稱蓋句不應置而不解苟應解者義其闕畧已解者支離復衍徐疏何至若是之陋乎由是而言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禮記曰七十曰蓋七亦當為八字之誤不然徐李皆唐人其所見曲禮皆作七十曰蓋陸德明在唐初豈反不見何於七十曰老句末言有別本作曰蓋哉蓋唐以前曲禮實有七本並行不悖故毛公於秦風車鄰傳云八十曰蓋於大雅板蕩又云八十曰耄王肅於易離九三注云八十曰蓋於家語觀鄉射篇注又云八十九十日耄皆二本並用初無軒輊尊為古本斥為妄加均非持平之論也

奉席如橋衡解  
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擇掉衡上低昂孔疏奉席如橋衡者所奉席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

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公食禮云莞席尋卷至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接長言之為律律合言之為橋其制用二木一直一橫直者為橋直橫者為橋衡橋不能正平故率席似之莊子天地篇擊木為機後重前輕擊木若抽數若沃湯其名為律律當作橋釋文律本又作橋是也又天運篇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說苑反質篇衡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非終日一區郵折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概非百區不倦此並言橋衡也淮南主術訓篇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此言橋直也高誘注以橋為桔槔上衡非是蓋桔槔與橋皆其總名以所利在衡故言橋者輒言衡耳鄭注以桔槔訓橋以上低昂訓衡最為簡確

操技齋遺書一

卷

若宋人謂如橋之高如衡之平無論橋與衡並舉未免不倫且古之言橋如山行乘橋並加於橋或為權或為度筭之物無作橋梁解者安得援以釋古經哉

舞斯愠解

禮記檀弓舞斯愠鄭注愠猶怒也釋文出愠斯戚云此喜愠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並注皆衍文孔疏謂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而其作正義仍用今本曰舞斯愠者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近臧氏經義雜記謂節斯斯之謂禮注云舞踊皆有節乃成禮可知人喜至舞愠至踊顯然二事中無連綴之義惠氏九經古義謂喜則

陶以下敘樂之節愠斯戚以下敘哀之節皆反覆明辨此經注之當為衍文固已豁然確矣惟臧氏謂正義引何氏云樂終則愠起則亦本無舞斯愠也惠氏但據釋文不及正義所引鄭諸本均未免稍疏今案哀樂相生或容有第施諸此經則不合何也上文云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云云若舞而至愠是正直情徑行戎狄之道矣何得云禮道耶且舞而至愠是一大轉關句法不宜與上下一例即謂古人文簡不妨有此則鄭注此經必當發明哀樂相生之義何亦僅以愠猶怒也四字了之耶蓋經文排比處每易譌衍如曲禮牛曰一元大武以下排比三十一句內衍覆曰明柔句是也而排比中轉聯而下者尤易譌衍如論語可與其學章韓李筆

操技齋遺書一

辰

解曰正文當云可與其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說苑三國志注詩正義所引可證是也此經衍文正亦此例若正義云盧禮本亦有舞斯愠一句則臧氏所謂以鄭本所有妄增耳他如正義引又一本為舞斯蹈蹈斯愠凡十句及宋劉氏七經小傳增人悲則斯愠五字紛紛臆說益無足辨矣

神農將持功解

月令季夏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鄭康成注上文神農之事以神農為土神故此注云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正義曰神農猶土神也土地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為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將持功也案呂氏春秋夏季紀作命神農將巡功高誘注云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

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以神農為官名與鄭不同據呂覽有命字則高說為長孟夏紀命大封賞傑備遂賢良舉長大今本呂覽依月令及淮南時則訓改封為尉朱子儀禮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則呂本作封也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大封而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進賢與功皆司馬之職大封為司馬後世因名司馬為大封猶神農治稼穡後世因名稼穡之官為神農也蔡邕章句以神農為炎帝湖其始耳其實月令炎帝自稱炎帝不稱神農所云其帝炎帝是也持猶扶也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持扶同意文選東京賦西朝顛覆而莫持薛注持扶也呂覽巡功主課農言此云持功主勸農言其義一也

禮記集傳卷二

卷

其祀門解

禮記月令其祀門鄭注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孔疏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案孔知門為廟門者以上文春祀戶鄭注凡祭五祀於廟知之也然鄭注周禮宮正又言祭七祀於宮中故孔疏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以彌縫其失而不知非也馬氏文獻通考曰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以上馬氏語今以經傳考之馬氏之說良是周禮司門掌授管鑰以啟閉國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豈人凡祭祀祭門用瓢齋鄭注門國門也左氏

春秋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杜注門國門也則月令之秋祀門與邕人之樂門春秋之用牲于門皆司門所謂歲時之門也以經證經門為國門無疑且月令之九門磔攘門閭毋閉呂覽仲夏紀門閭無閉高誘注門城門皆指國門言與此經門字尤一例也若儀禮聘禮使者出釋幣于行歸釋幣于門鄭注門大門也蓋大夫之家止有三祀即馬氏所云當在其家之門首者月令為天子之制自是不同賈孔狃於鄭注隨文立說不為匡正遂使月令之祀門進不能取證於周官春秋退又不得下同於聘禮左支右紕即祭法之七祀五祀亦幾以禮判殷周不容強合則孰若馬說之融治經旨哉

禮記集傳卷二

卷

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鄭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釋文陔又作戚音同周禮作戚戚陔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牲出入並取戚義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鄭彼注云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賈疏曰禮器大饗賓出奏肆夏鄭破肆夏為陔夏者彼注大饗為禘祭先王祭末燕而飲酒有賓醉之法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為陔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戶出入同也以上皆賈疏語較禮器正義為明晰今按禮器此節言大饗事與大司樂之大饗實為一事何以明之上文郊血大饗腥鄭注云大

饗祭先王也郊特牲亦云郊血大饗腥而申之云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是祫祭之大饗不重味而此節則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明乎其非祫祭矣其證一也一金也而內之則曰示和次之則曰見情明乎諸侯來朝天子與之修好而饗之以示同德同心其利斷金之義若施諸祫祭則不類矣其證二也惟此大饗為饗諸侯故其出也肆夏而送之不必明指出者為誰若為祫祭則祭必有尸尸出入亦得奏肆夏安見其為諸侯之賓者其證三也匪直此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下言升歌放幣龜為前列以鍾次之東甬加璧鄭自旅幣以下別為一節使其文上下無所屬非是與此節文大同小異彼言入奏肆夏此言出奏肆夏正與大司樂大饗賓出入奏肆夏吻合郊特性

操敘禮遺書二

聖

之肆夏不得破肆為該禮器之肆夏何必破肆為該乎九夏之次肆夏居二該夏居八故肆夏惟天子與諸侯用之大夫以下不得用所謂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明乎其為重禮也觀叔孫穆子謂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使臣弗敢與聞其禮之重可知若該夏則大夫以下皆得用之烏所云重禮者鄭於重禮無解孔疏以為使不失禮夫禮豈有當輕失者如此解重禮不已贅乎惠氏禮說阮氏學經室集皆謂鄭破肆為該非是而語焉不詳今故為之暢其說云

先畜司畜辨

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畜而祭司畜也鄭注先畜若神農司畜后稷也案先畜謂始種五穀與農事是為田祖司畜謂守其法

以教民稼穡者是為田正詩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云田祖先畜也周禮籥章祈年于田祖鄭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甫田正義云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畜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是也以神農先為稼穡故為之主而后稷能守其法故從祭焉祭法烈山氏之子曰農能植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是就田而言謂之田正就畜而言謂之司畜就稷而言謂之稷亦名殊而實同也乃或以大司徒注又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謂鄭以田祖為社稷之神遂教先畜與司畜無別不知鄭注周禮明云田祖謂神農安得又以為社稷之神蓋詩人謂之田

陳茂齋遺書二

聖

敬事祖禘解

禮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祖禘鄭注云父黨無容孔疏無語近毛氏奇齡經問云樂記曰周旋禘禘禮之文也



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褻衣曰裘之褻也見美也君在則褻盡飾也此所謂褻謂褻衣褻裘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褻褻然不同故曰褻裘不入公門是袒褻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兩相發明蓋袒褻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褻者事父母之情也案毛說甚辯然其曲有二經典袒褻二字連言者如鄭詩袒褻褻虎孟子袒褻裸程爾雅袒褻肉袒皆謂脫衣見體不宜此處獨謂褻衣褻裘其曲一也且此經上文云寒不敢褻誠如毛說則當無事之時既不

禮記疏證卷二

禮

敢襲又不敢褻將若之何其曲二也竊謂此經袒褻自當與鄭詩孟子同訓惟自來解者不知於敬字求解故於袒褻二字每不可通史記五帝紀正義曰敬猶恭勤也周禮小宰注曰敬不解於位也不解即勤勞也故論語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禮記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以勞代敬以祿代食可為敬與勞相通之明證敬事猶言勤勞之事如大舜完廩浚井石建親浣廁膺之類有非袒褻不可者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褻也不言勤勞而言敬者祭義所謂思慈愛忘勞也蓋自父母言之則見為勞自子婦言之則祇為敬如下文云子婦有勤勞之事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皆指為父母者言若於子婦言勞則論語所云有事弟子服其勞曾是以為孝乎正謂其不能忘勞勉强從事故不足為孝也明乎敬有勤勞之義可刪俗解之支離明乎言敬不言勞之義可見古書之精嚴

大夫七十而有閣說

禮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鄭注云有燕膳也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上文大夫無秩膳注云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案王制云九十日有秩注云秩常也有常膳波統大夫士言之故曰九十此專指大夫言故曰七十大夫至七十始有常膳故得有閣以度食物廣雅釋室閣廚也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注云閣度藏食物皆謂此也其設閣之制下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姑一注云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正義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

禮記疏證卷二

禮

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姑度食也考天子諸侯大夫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齋及疾乃居正寢玉藻云諸侯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下即云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每日常食在燕寢也常食在燕寢故有閣以度食燕寢之制自諸侯以下皆無夾室何得大夫反同於天子經云大夫於閣三士於姑一注云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謂大夫以上與天子同度食於閣對士別為姑以度食不得用閣言之非謂亦於夾室也然則大夫七十而有閣未七十者與士同用姑可知崔氏所舉宮室之制既不合且謂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又誤釋注意矣或曰大夫燕寢無夾室而

左傳暨牛真饋於个而退杜注謂个東西箱何也曰彼是疾病  
處正寢故有箱此內則所陳是每日燕食之制在燕寢故也  
車在馬前說

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鄭注云言仍見則實即事易也  
孔疏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  
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  
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  
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  
也釋文云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是陸孔本皆作始駕者無  
馬字此言小駒始駕車之法故云始駕者非言人駕馬也一本  
有馬字者非是今注疏本誤從之周禮夏官庾人掌教駢之政

操技齋遺書二

聖

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鄭康成云教駢始乘習之也始乘即始  
駕習之即車在馬前之事也蓋古者揚鸞和鈴馬行皆有節度  
即驅騁田獵王良猶必範我馳驅推之臨陳交鋒慶鄭亦云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則車在馬前豈第欲其不驚而已哉且使  
馬不驚古人自有散馬耳之法亦掌於庾人鄭注云以竹括押  
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是也車在馬前正以  
習其步趨之節故鄭云即事易也如孔所云不驚而已有何易  
乎謂習步趨之節始與教駢義合亦始與上兩喻合斯君子祭  
之可以有志於學經典史冊所載先王之道猶之車也君子學  
之多識前言往行猶之車在馬前也鄭注下文云仍讀先王之  
道則爲來事不惑正喻劃然一綫孔疏言之雖詳未能確明鄭

義矣

倨中矩中鉤解

樂記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彙木倨中矩中鉤  
樂業乎端如貫珠鄭注云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  
孔疏云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矩也句  
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也案  
倨者由屈而伸之名句者由伸而屈之名蓋物之本直者無待  
於倨亦何有於句惟折直物爲不直之物於是乎有倨句之名  
試以平圓言之割而爲二祇一直綫耳無倨句也又交午割之  
爲四成四矩矩各有一直綫一橫綫兩綫相交處成折角而倨  
句之名立矣所謂句出於矩也所謂倨句中矩也從而放之斂

操技齋遺書二

聖

之無定數亦無定形莫不謂之倨句考工記屨言倨句之法皆  
是物也顧於物言倨句其縱橫斜直一望而知故倨句可連言  
若夫歌聲則無形可見當其伸時不見有屈當其屈時不見有  
伸惟一伸一屈有類乎倨句故以倨句況之而倨句必分言倨  
中倨者言歌之正而伸也如倨之中乎矩句中鉤者言歌之屈  
而曲也如句之中乎鉤上下文皆言如此二句獨言中者倨句  
已爲況辭既言倨句則宜言中矩中鉤也倨矩句鉤皆疊韻也  
鄭君注書體例惟貴簡要故但言大意孔疏言之似矣而不詳  
明竊爲闕發之如此

輝甲吏解

禮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鄭注云輝周禮作輝謂輝皮革

之官也孔疏云周禮考工記鞀人為皋陶鄭云皋陶鼓木也言鞀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鞀之以為鼓是鞀磔皮革之官說者遂謂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鞀鞀函人為甲居首鮑鞀屬之故為甲吏之賤然鮑人柔革或可謂供函人之用鞀人則明明為鼓與甲無涉謂為函人之屬終覺牽強蓋鞀鞀皆非正字說文從革作鞀云攻皮治鼓工也治鼓之工而云甲吏者甲即革也古書兵甲多作兵革國策秦策兵革大強高注革猶甲也後漢書西羌傳注亦云革甲也引伸之凡物之皮皆可稱甲草木之孚甲也龜龍之鱗甲也皆皮屬也文選蜀都賦百果甲宅注引周易鄭注云皮曰甲根曰宅是也同一治革之吏而鞀人為鼓較諸函鮑非革吏之賤者乎鄭注以皮革釋甲字以官

操我齋遺書二

聖

釋吏字精當不磨孔疏不能與為發明而後之讀鄭注者輒不得其解矣

目巧之室解

禮記仲尼燕居目巧之室則有與阼鄭注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正義曰但用目準視巧思存意雖不由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陳澧集說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用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與阼之處今按史記龜策列傳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裴駟集解釋目巧字即用記文及注龜策傳又云桀為瓦室紂為象郎象郎自是華侈不易成之室將至於天者極言其高而左彊不由法度善意作之所以為目巧

也蓋尋常宮室十十具有制度考工記所謂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是也今日目巧之室則不循舊制任意作之然度几度筵之制雖未必盡合而堂室要不能不分堂室分而與阼具矣室中以與為尊者居之堂上以阼為主主人位焉鄭注以與阼為賓主之處非也阼固是主位與在室賓無涉是目巧第謂不由法度非必苟簡為之也如以目巧為苟簡則衛公子荆之苟合苟完苟美聖人方謂其善居室紂之象耶何獨見罪於後世哉

民有孫心解

禮記緇衣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注孫順也孔氏無疏惠氏九經古義云宋監本三字今闕此據孫志祖讀書勝錄引禮記孫心作孫一字誤為二字也猶祭義見開當為觀史記刺齒當為醫孟子正心當為

操我齋遺書二

聖

忘引說文懸順也書云五品不孫為證段氏尚書撰異五品不遜下云緇衣則民有孫心毛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作孫一字者案此經上文則民親之則民不信皆四字為句則此句不宜獨多一字惠氏一誤為二之說確不可易經史中就惠說之外如論語之五十當為卒左傳之繫馬當為醫書盤庚之心腹今文作憂史功臣表之甘泉漢表作景趙世家之觸龍言戰國策作觸讐皆其例也乃孫氏讀書勝錄駁惠說云此民有孫心與上文民有格心民有遜心句法一例若刪去心字而但云則民有遜心六句兩排為一例下隔故君民者四字一轉又子以愛之至則民有慈六句三排為一例經例明白易曉如孫說

則反錯難難明矣且改慈爲孫心正由淺人不識古字誤援上文格心逐心之例以離而二之孫氏卽以致誤之由攻惠之正誤說難辨而理可安乎若謂但云則民有慈有字無著則又不然無論古經不得以今文語氣例之且凡從心之字皆卽包心字之意如有德有恥有慎有恪古人多用爲句絕亦將謂其有字無善乎總之世之疑惠說者皆以六經無慈字卽如學記孫其業也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皆用借字此經何以忽用本字不知六經中僅一見之字如易之繻書之養之類不可枚舉慈字獨不可僅一見乎況說文載眞古文尙書亦有慈字也至一經中忽用借字忽用本字自有此例如易泰象傳借財爲裁而繫辭化而裁之用本字詩采菽借葵爲揆而定之方中揆之以日

操技齋遺書二

兒

用本字是也且如禹貢之璣組借璣爲暨而上文璣珠暨魚下文朔南暨皆用本字則一篇中猶借字本字並用况禮記一書出數人手於六經中爲最雜其或用借字或用本字又何可疑管子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卽此經意所本一言順一言慈正無用更贅心字蓋尙書有古字衛包改之而說文存之縉衣有古字毛居正改之而惠氏存之惠氏正相合惠氏之學實事求是其云宋監本作慈必確有所據而阮氏元作校勘記羅列各本之異同其於惠說尤十採八九而此條獨闕如不及益歎古字之易溷矣

苟有衣必見其敝解

禮記緇衣苟有衣必見其敝鄭注曰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

不見王氏經義述聞曰此言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喻則爲不倫且鄭說甚迂敝謂衣袂也廣雅袖袂也古無袖字借敝爲之有車則必見其軾有衣則必見其袂有言則必聞其聲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或曰敝古通作蔽字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鞮亦作鞮鄭注玉藻云鞮之言蔽也白虎通鞮鞮者蔽也然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鞮之言蔽也鞮者蔽也皆釋其命名之義非謂鞮一名蔽也今按王之駁鄭固是但鞮字經與罕見借敝爲鞮於古無徵其所引或說卽洪氏讀書叢錄洪但通敝爲蔽而解爲蔽膝故不免王氏之駁詰不知敝之本義原爲蔽膝無待通之蔽也說文敝下云敝也一曰敗衣則敗衣爲第二義而敝爲第一義也桂氏說文義證曰敝當爲鞮鞮

操技齋遺書二

幸

所以蔽前蓋帔卽鞮也穆天子傳帔帶注帔鞮也天子赤帔鞮乃鞮之誤字說文市鞮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篆作鞮是上古無衣之世猶有市以蔽前豈後世衣製日新而鞮轉不見乎鞮爲車前橫木敝爲衣前蔽膝皆舉其易見者言之也

見於母母拜之說

禮記冠義見於母母拜之鄭注無說孔疏云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果如孔說則母之拜子因其從廟中來非成人而與爲禮矣戴記不且妄言乎魯也儀禮士冠禮云冠者取

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又云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是冠義之文明據士冠禮為說鄭注士冠禮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賈疏云婦人於丈夫皆俠拜故舉子以見義也士冠禮又云入見姑姊如見母注姑與姊亦俠也又士婚禮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又士昏記注必先俠拜者丈夫拜一次婦人則拜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兩次也已冠即為丈夫故見於母而母與為俠拜之禮所謂成人而與為禮也豈拜其從廟中來哉蓋古婦人以肅拜為正見昏禮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注但俯下手今時掩是也肅拜不肅膝故婦人之拜必與而後拜士昏禮婦見姑奠筭於席姑坐舉以與拜授人又贊醴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與拜皆肅拜也則唐禮母見子起立正古婦人與而後拜之遺意孔疏反

操我齋遺書二

至

據以證古之不拜誤矣

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解

禮記鄉飲酒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鄭注云祖猶法也海水之委也孔疏云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案前經云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事實也又云賓主象天地也又云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周制天子諸侯屋用殿制四阿四注卿大夫士屋用夏制前後二注四注則有東霤燕禮設洗當東霤是也二注則為東榮說文屋栒兩頭起者為榮蓋二注則東西無霤其檐但如鳥之張翼兩頭高起故亦名屋翼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鄭注榮屋翼也是也鄉飲酒亦卿大夫士之禮設洗於庭在阼階下當東

屋翼而水又在其東則以南北之徑準之水直在堂之東壁之東矣凡堂上賓主之位皆在其西西為右東為左賓主既象天地是水也不象天地之左海乎故此經天地字暗蒙上賓主象天地之義而來不然古人豈不知地體渾圓地圖之義周禮四方莫不有海乎即云九州之左瀛海環之可為地之左海若天則何所不包海安得在天之左耶讀古人書者不尋其脈絡而膠柱鼓瑟似古人之所見轉不如今人之廣大其誣古不亦甚哉

樂奏騶虞狸首解

操我齋遺書二

至

凡樂歌在堂上奏在堂下堂上所歌皆風雅頌之詩以琴瑟應之書所謂搏拊琴瑟以詠也堂下所奏者九夏以鐘鼓應之周官鐘師所掌是也儀禮禮記左傳諸書多奏與歌並言皆歌為詩而奏為夏乃儀禮鄉射言奏騶虞大射言奏狸首騶虞狸首皆詩也周官樂師射人禮記射義並云王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其實亦不盡拘如大夫士鄉射得用騶虞右射騶虞是天子騶虞采蘋采芣皆詩則狸首亦為詩可知特亦可射狸首也騶虞采蘋采芣皆詩則狸首亦為詩可知特今逸耳先儒或以曾孫侯氏及鵲巢當之皆非詩何以言奏近金氏求古錄禮說據鄉射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無升階之文大射奏狸首亦然謂騶虞狸首皆奏於堂下又據鄉射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周官太師云大射帥誓而歌射節及鄉射大射不鼓不釋鄭注謂奏騶虞狸首蓋歌奏並用以琴瑟及鐘而專用鼓且云止用鼓亦得言奏

者鄉射云賓興樂正命奏陔鄭注云陔陔夏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蓋大夫士無金奏故奏陔止以鼓其奏騶虞亦止用鼓可知大射為諸侯之禮得用金奏而奏狸首亦止用鼓其義與金奏異也金說可謂精矣而鼓以節歌之法金氏猶未之及稱謂鼓所以節樂鼓亦所以先樂奏夏先擊鐘餘樂皆先擊鼓登歌下管皆先擊小鼓次擊大鼓見周官太師注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也鄭注文則奏騶虞狸首亦必先擊鼓可知先擊鼓得云奏者周禮大司樂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說登歌亦先擊鼓不言奏者堂上堂下之別也乃毛氏大可答李恕谷書謂奏騶虞不歌而但騶虞虞之詩以主鼓節不知周官太師明云歌射節鄉射記及大戴禮投壺篇並有歌騶虞云云是騶虞狸首皆必歌之矣其歌而不用琴瑟者射非燕飲之時也凡燕飲歌詩必比於琴瑟故投壺亦奏狸首而特著命弦者曰四字以別之投壺為燕飲之禮也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其專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其專用鼓不用鐘者恐鐘音之大亂鼓音也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聲者鼓節也賈孔三禮疏並云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拾發也唐開元禮云帝射於射宮協律郎舉麾奏騶虞五節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侍射者進升射席協律郎舉麾奏狸首三節然後發矢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惟專用鼓故言聲鄭氏所謂單出曰聲也則此禮唐時猶存

操技者遺書二

壺

三禮圖於投壺一卷備載樂器獨不及鼓其射侯兩卷於鼓獨詳可以知其意矣

狸首之詩考

狸首之詩鄭康成考之最詳其注儀禮大射六稱有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其注禮記射義云狸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作詩譜云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偕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今考史記封禪書襄宏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引徐廣曰狸一名不來漢書郊祀志作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故鄭云狸之言不來也鄭知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者大戴禮投壺篇云嗟爾不齊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考工記祭侯之辭與此略同蓋侯者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祭侯祭侯先爲諸侯者曾孫後世爲諸侯者也此即狸首之首章也天子大射歌之以祭侯曾孫其次章諸侯以爲射節禮獸侯皆畫獸首狸一名不來章首戒諸侯之不來朝者故以狸首名篇三百篇中如酌賚般等詩皆但取詩意不取詩中字以名篇亦此例也後人泥於章首必有狸首二字遂欲以原壤歌狸首之班然兩句當之近江氏永羣經補義亦取其說謂女手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蓋久役於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故云狸首者樂會時也不思射義下文文明云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而可解爲室家會遇乎又有云狸首即

操技者遺書二

書

詳可以知其意矣

鵲巢者謂篆文狸似鵲首似巢不知大戴禮投竄篇明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狸首與鵲巢並列安得混而一之乎此皆臆說不足據也享禮有四食禮有二考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正義引皇氏云享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享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享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其食米鄭云享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

據教齋遺書二

禮

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體薦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殺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脩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享士會而用折俎證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享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享賓衛及耆老孤子則以辭爲度故酒正云凡饗上庶子享耆老

孤子皆其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辭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散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鄭注曲禮酒漿處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所謂享禮有四食禮有二者可考如此經典享饗二字通用不別段氏王裁謂據說文饗爲正字享爲假借字其說是也禮饗最重食次之燕又次之饗食於廟燕於寢饗食有幣燕無幣其等差也萬氏斯大謂食禮視燕饗爲輕誤矣

據教齋遺書二

元和管糧耕申季管

伯使宛來歸訪說

春秋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自來說之者有兩義一謂是年歸訪與桓元年之假許田實一事之始終此從左氏為說也一謂是年經又警庚寅我入訪是訪已歸我矣何待桓元年乃卒易訪田乎可知歸訪與假許田自是二事此不從左氏為說也竊謂左氏親見國史其言必非無據山祭事理蓋是時魯宋方睦鄭仇宋而欲結魯故前年來渝平今復以訪昭之其謂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者假為此言俾魯有可受之名也雖曰易許田之志實不在得許田而欲魯備宋也故經但書歸訪

操殺齋遺書三

十一

不言易許田魯未嘗以許田與鄭也魯初猶以宋之好不可失故渝平兩年而不報至此受鄭之訪乃不得不從鄭之欲為鄭出師以伐宋矣杜元凱以入訪為魯未肯受而有之非也若謂宛來歸訪鄭之志即在易許田則魯鄭各有其利魯何德於鄭而攜宋以親鄭哉其後魯桓竊國初立未定乃申前言加壁請許則又挾不得不從之勢以要魯矣傳曰復請曰卒易明前之歸訪第為請易之虛言後之壁假乃成請易之實事也傳義何嘗與經相刺謬哉

城小穀考

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為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齊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又云公

二十

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公羊穀梁皆無傳范甯注穀梁

曰小穀魯邑案左氏此傳有可疑者三昭十二年傳楚申無宇

曰齊桓城穀而實管仲止稱穀不稱小穀其可疑一齊地之穀

經傳凡九見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二十三年公及齊

侯遇于穀倍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

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

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哀二十七年傳齊師違穀七里皆止稱穀

不稱小穀其可疑二小穀果為齊邑既非大都以名通者書法

當異其文而繫諸齊其可疑三於是高氏閱趙氏鵬飛李氏廉

孫氏復顧氏炎武顧氏棟高江氏永皆謂當從范注作魯邑而

操殺齋遺書三

十二

以左氏為說夫三傳左氏最先不應謬誤若此管讀公羊疏云

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乃知左氏經本作城穀與申無字所言

正合穀地屢見經傳所謂大都以名通者故不繫國若作小穀

則止此經一見杜氏何得謂大都以名通者乎是杜所據本尚

作城穀無疑自後人據二傳之文以改左氏而傳注幾不可通

不有疏語其疑何由釋哉高顧諸儒非不見公羊疏者而莫解

厥疑可見讀書真一字不可忽矣

釋號郭

春秋僖二年左傳虞虢字公羊傳作虞郭釋文郭音號昭元年

會於號公羊作郭穀梁作郭郭即郭之假字號與郭古本相通

也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為天子茶幣焉注郭叔號叔文王



戰國策秦策一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號也秦中郎集郭有道神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建國命氏或謂之郭蓋號郭一豈相轉春秋地名左氏與公穀異文而聲轉相通者如僖元年之假作櫻文十二年之康作圈昭四年之厲他若時來之為郁黎也曲池之為殿蛇也落姑之為路姑也垂隴之為垂斂也辜社之為蒲社也皆號郭之例也又若隱二年裂繻之作履繻宣八年羸氏之作熊氏襄三十年倭夫之作年夫昭二十四年郁釐之作鬱釐此皆人名之不同亦可為號郭之旁證至若莊二十四年之郭公左氏無傳公穀以赤歸於曹郭公連文為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於曹公羊釋文郭音號是時號尚無恙當別為一國非虞號之號也

探微齋遺書三

主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解

春秋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傳各殊其說左氏以夫人為莊公之嫡哀姜公羊以為僖公之妾齊賸穀梁以為莊公之妾成風公羊之說絕無所據固不足辨自來說春秋者或主左氏或主穀梁互相駁詰莫可折衷今以全經之例考之自當以左說為長春秋凡書夫人必稱某氏其不稱某氏者二惟此經及莊元年書夫人孫于齊而已皆所以絕之之辭也蓋哀姜與弒閔公與文姜與弒桓公罪實相同故僖元年哀姜之喪至自齊已但書夫人氏不稱姜以絕之明其喪之不當歸矣今於其致主於廟并不稱氏以絕之明乎致廟之更不合於禮也若成風為僖公生母則母以子貴自可稱為夫人如文四年書夫

人風氏薨是也何待以子冊母創前古未有之禮乎況魯尊妾母為夫人成風以後猶有敬嬴定姒苟先有禘而致廟之禮後君必因而舉行之春秋不當削而不書也故夫人之為哀姜明白無疑凡致疑於左氏者不過謂哀姜於僖元年為齊所殺何遲至八年始致主於廟不知哀姜醜聲昭著其不當致廟僖公豈不慮及故遲之又久至此而外則因齊桓霸業之盛內則為推崇生母之地於是因禘而致之此亦情事之可原者也有何疑哉

公羊傳隱公元年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也此外可引證者若干條

探微齋遺書三

四

即不如齊人語也蓋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甯為豈不甯不康為豈不康壽典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論語患得之集解患不能得之楚俗語皆語急反言之證如即不如猶敢即不敢儀禮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鄭注敢言不敢左傳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誘昭二年敢辱大館杜注敢不敢也如即不如正同此例不必齊人語也左傳僖二十二年宋子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孔氏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猶敢即不敢也他若成二年衛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昭十三年蔡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二十一年宋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定五年楚

子西曰不能如解八年衛玉孫賈曰然則如叛之諸如字皆宜  
作不如解漢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耶師古  
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猶不如本不收治亦以如為不如此數條  
並可為公羊此注之證

以人為苗解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以人為苗何注云苗周埶垣也所以分別  
內外衛威儀命太學辟雍作側字徐疏云周埶垣者言周匝為  
埶牆太學辟雍作側者漢時太學辟雍所讀作以人為側陸氏  
釋文云苗側其反又側吏反案側其一反與側實為雙聲側吏  
一反與廁又為疊韻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苗讀如雞廁之  
廡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苗是苗本有廁音也史記張耳列傳

操致齋遺書三

五

索隱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  
為言亦音側是廁又有側音也三字音既相通故義亦通以人  
之樹立如牆壁言則曰以人為苗以人之隱蔽如牆壁言則曰  
以人為側故何注以周垣釋之然更有說焉苗即古栽字見於  
經傳者不一而足說文栽築牆長版也栽與栽同音王氏廣雅  
疏證云苗或作栽論衡初稟篇云草木出土為栽葉東京賦曰  
奪不起於葉栽廣雅釋草云苗葉也苗即苗之省文苗之為栽  
猶苗之為栽也則讀苗如栽與何注周垣之訓尤合此何所以  
不取太學本之作備歟而陸氏釋之似又可補側才切一音矣

大夫嬰弓說

羊定四年傳挾弓而去楚何休注云禮天子雖弓諸侯彤弓

操致齋遺書三

六

大夫嬰弓士盧弓徵諸經傳雖弓謂畫弓彤弓謂朱弓盧弓謂  
黑弓並有其說惟嬰弓獨無以文義例之則嬰亦當指飾色言  
竊謂嬰之言驚也雜記中路嬰兒失其母焉鄭注云嬰猶驚彌  
也是也嬰驚一聲之轉故嬰兒亦曰嬰媿周禮巾車王后安車  
雕面駑總鄭司農注云駑讀為鳧駑之駑驚總者青黑色以繪  
為之賈公彥疏云駑讀為鳧駑之駑者取鳧駑之色青黑為義  
周禮故書駑或作繫說文繫赤黑色繪段玉裁注云亦當依玉  
篇作青則嬰弓者青黑色弓也對土而言嬰為青黑盧為純黑  
固不相同略士而言則青黑亦可單稱黑荀子大略篇所謂大  
夫黑弓是也何注公羊時存逸禮最足寶貴此注陸氏釋文謂  
見司馬法是確有所本矣徐疏乃僅以古禮無文解之未免疏

何輕視古人哉

左氏傳以恆星不見為夜明說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傳曰夜明也杜注曰  
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  
不以昏沒正義曰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此經下言夜中則此  
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時耳非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  
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按昔之言夕  
也周禮昔人注云昔之言夕也詩樂酒今夕本或作今昔說文  
夕莫也從月半見即穀梁所謂日入至於星出也曰星出曰月  
半見其為夜可知故古書夜與夕都渾言不別此經夜字自當

從穀梁作昔為夏正義既謂初昏之時復強改彼傳為星出以前名之曰昔以駁之非也蓋夕時日光已沒月之五日月光尙微恆星可以見而不見故以為異而記之公羊傳曰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星反云者謂向不見而今復見也穀梁傳曰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是二傳特不著不見之故未嘗以為隕而不見也乃秦氏惠田五禮通考梁氏履繩左通補釋並謂恆星不見之說當以左氏為長而斥公穀為誕妄未免考之未審左氏夜明之說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臧氏琳經義雜記深取之而駁杜注為非不知劉主占驗杜主解經意本不相謀也且既非星隕又無雲蔽雲蔽不見

操發齋遺書三

七

不可為異故而恆星不見其為日光不沒可以理推第日光不知無雲蔽沒何以知為夜又知為夜中杜預范甯所謂以水漏知之也周之四月為夏之二月適當春分晝夜各五十刻尤易識別也後世釋氏傳會其說謂是夜即西土佛生日斯真誕妄不足辨矣左氏傳魯莊公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解左傳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於夏書曰皋陶邁種德下注云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於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下注云言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姑且也孔穎達疏云杜以德乃降為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

乃降之降當作降服解不作降下解蓋作降服解方與經傳邾降事相應也左氏引書多有從末一字申解之者如宣十二年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矣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威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且不獨左氏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作偽古文者不察以莊公釋書之語并竄入大禹謨中偽孔傳遂釋降為降下之降其乖戾處破綻顯然孔疏反謂杜不見古文故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慎矣或疑德乃降既非書語則他書言修德者不少何獨取此夏書一語不知古人引書不過斷章取義莊公固無必當引此語之理然亦無必不當引此語之理也而何疑哉

操發齋遺書三

九

萬舞習戎備說左傳莊二十八年楚公子元振萬文夫人間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夫曰習戎備似萬為武舞非文舞矣故周易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鄭注曰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箏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箏鄭注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箏箏舞象文也然考左傳隱五年將萬而公問羽數於眾仲是萬舞有羽也詩喻兮方將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箏右手秉翟翟即羽也是萬舞有羽箏也春秋宣八年萬人去箏即萬之有箏者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千舞也箏者何箏舞也其言萬人去箏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傳

蓋謂萬有千戚羽箭用箭以舞恐其有聲故去之但用無聲之干舞而言千實以該羽異義公羊說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顏安樂兩家舊說以萬爲羽與公羊傳以萬爲千互相包舉故詩毛傳逸周書孔晁注並云以千羽爲萬舞千爲武舞羽爲文舞萬兼有之故爲大舞初學記引韓詩曰萬大舞也管頌萬舞洋洋商頌萬舞有奕洋洋也奕也皆大義也傳但言習戎備者蓋以子元不尋仇讎故專就武舞言之非謂遂無文舞也不然萬而專爲千舞則正公羊傳所謂無聲者矣文夫人何得聞之自何邵公注公羊言萬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不從嚴顏舊說後儒更以習戎備之義傳成之遂以萬舞爲千舞之專稱而不爲羽舞之兼號揆諸

操數齋遺書三

古說多所未通矣

五侯九伯解

左傳四年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此一說也抑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注與服同此又一說也三說之中鄭爲最精按下文女實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服杜以

九伯爲九州之長王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然則方伯惟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觀下文云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考其所至之域實爲中分天下之半杜注謂皆齊境非也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舊說云穆陵在會稽又云今淮南有故穆陵明是楚之境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無棣在遼西孤竹縣是東南北三面皆至極邊而西則以河爲界非中分天下之半乎太公爲東方大伯此正其所至之域若以九伯爲九州之伯則四方無不可至何西獨限以河乎王氏經義述聞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其不可通亦同故知鄭說之精也正義曲護杜注斥鄭爲枚數煩碎非復人情豈其然哉

操數齋遺書三

廿

左傳日南至月令日短至解

古無冬至之名或言日南至或言日短至皆卽今所謂冬至也蓋至之爲言極也日行有南北冬至而南行極矣日暑有長短冬至而暑短極矣名義攸異其實一也左傳僖五年昭二十年並云日南至杜注云冬至之日日南極孔疏云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注疏無釋孔疏於仲夏之月日長至云長至者日長之至極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反是而觀則冬至晝漏三十五刻夜漏六十五刻是日短至也夫黃道斜絡

赤道春秋二分日亦黃赤之交春分而後日行赤道以北之黃道至夏至而北極秋分而後日行赤道以南之黃道至冬至而南極此日南至之所由名也九州居赤道以北自春分至秋分日在赤道北故晝長而夜短而夏至之晝長極自秋分至春分日在赤道南故晝短而夜長而冬至之晝短極此日短至之所由名也且日之行天自率其常南北長短任人推測以黃赤言之則夏日北至冬日南至以星陸言之則又夏南而冬北矣後漢書律歷志謂日行北陸謂之冬南陸謂之夏是也以漏刻言之則夏日長至冬日短至以表景言之則又夏短而冬長矣易通卦驗謂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景丈三尺是也名隨義定言非一端亦在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而已

輟談齋遺書三

七

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第四子封於邢考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杜注但言蔣在弋陽期思縣正義曰邢國在隱五年解詁而二國始封之君為周公某子名某注疏皆不詳考漢書古今人表中中蔣侯周公子邢侯周公子列伯禽凡伯之次則蔣侯為周公第三子邢侯為第四子可知而二侯之名仍未詳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蔣氏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其地光州仙居縣是也又云邢氏出自姬姓周公第四子封於邢後為衛所滅則蔣侯之名可考矣史記成王封公子靖淵為邢侯則邢侯之名亦可考矣禮記鄭注君陳周公子伯禽弟也孔疏引鄭氏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王氏困學紀聞謂凡蔣邢茅

胙祭君陳其一人歟以王氏之說合之詩譜君陳當為凡伯廣韻十六怪祭又姓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統而計之周公之子七八來序可考者五名字可考者四

左氏傳文元年閏三月解

左傳文元年是閏三月非禮也杜注曰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二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議孔疏曰此年不合置閏而置閏則不是歸餘於終故為非禮也杜注歸餘於終曰日月行有遲速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孔疏亦曰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於終詳注疏義則歸餘於終謂歸每月所餘之日於終非謂置閏必於歲終也乃顧氏杜解補正曰古時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又引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注為證今案史記漢書於秦時及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師古曰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則置閏歲末自是秦人傳合歸餘於終之文非古法也故師古特著之為秦之歷法續漢志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是也春秋經傳書閏者九除襄九年閏月依杜注當作門五日及此傳閏三月其餘七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

輟談齋遺書三

七

置閏必於歲終也乃顧氏杜解補正曰古時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又引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注為證今案史記漢書於秦時及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師古曰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則置閏歲末自是秦人傳合歸餘於終之文非古法也故師古特著之為秦之歷法續漢志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是也春秋經傳書閏者九除襄九年閏月依杜注當作門五日及此傳閏三月其餘七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

月其在歲終無疑若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譚夏夫與太子入經傳上皆有冬字則未知其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俱未可定為歲終也至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上有八月下有十月孔穎達以為閏在八月後而傳並無譏語亦不言閏某月則謂閏不在歲終故為非禮非也謂言閏即知歲終故不言其月亦非也然則傳何以譏閏主月曰漢志云文公元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預據長歷言之則謂失之後劉歆據三統歷言之則謂失之前二說雖不合要非以其不在歲終而譏之則同顧說未可從矣

操數齊遺書三

註

陸渾之戎解

春秋宣三年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昭十七年書晉荀吳滅陸渾之戎按此即瓜州允姓之戎也又稱陰戎又稱九州戎或謂即姜戎小戎者非也左僖二十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昭九年傳晉梁丙張趨率陰戎伐顛王使管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檣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僞我諸姬入我郊甸杜注陰戎陸渾之戎允姓陰戎之祖瓜州今敦煌昭二十二年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納王前城人敗陸渾於社杜注九州戎陸渾戎滅屬晉州屬也五州為鄰合三傳及注觀之知允姓之

戎居於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在今甘肅安西州境故稱陸渾之戎自秦晉遷之伊川仍從戎號至漢遂置陸渾縣其後生聚蕃衍或居晉陰地則又稱陰戎至荀吳滅之為晉鄉屬則又稱九州之戎傳復云敗陸渾者從其舊稱且明九州之戎即陸渾之餘也其顛末名異曲折可考而襄十四年傳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杜注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似姜戎即陸渾別部不知晉惠公時晉猶未放南陽其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在周畿內故管桓伯有入我郊甸之語與姜戎之賜以南鄙之田者其地絕殊其事亦異不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也又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小戎允姓之戎似陸渾之戎又即小戎不知小戎者大戎之別非瓜州允姓之戎瓜州為敦煌地距晉絕遠獻公必不踰越荒微而與為婚也則小戎非陸渾之戎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即陰戎陰戎即九州之戎而非陸渾之戎今請為易其辭曰以左傳諦考之陸渾之戎即陰戎陰戎即九州之戎而非姜戎與小戎無鳩有豸辨左傳宣十七年范武子曰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杜注豸解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以止亂正義曰豸解也方言文襄十六年范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正義曰釋詁云鳩聚也聚亦集之義陸氏音義於宣十七年出鳩乎二字注云徐音豸直是反解也木又作豸注同或音居牛反非

操數齊遺書三

註

也又出鳩解二字注云音蟹此訓見方言於襄十六年出無鳩

二字注云居牛反集也是陸所見二傳及注並作鳩不作豕段

氏玉裁曰宜十七年音義正文必非鳩字當作鳩形誤為鳩也

今本方言無鳩解也之文有愆解也之文愆亦鳩之譌今按果

如段說則陸氏何以有或音居牛反之語居牛一反明是鳩音

况唐石經初刻見阮氏校勘記引賈昌朝羣經音辨皆作庶有鳩乎集

韻四紙鳩文爾切解也春秋傳庶有鳩乎徐邈讀通作豕是丁

度等所據釋文亦作鳩也鳩從九得聲而讀入紙韻猶軌允並

從九得聲而讀入旨韻古音通轉本無疑義今本方言卷十二

十三解也之訓有四而無鳩豕字蓋譌奪耳若愆字則郭棧明

音胡計切段氏謂為後人妄增亦未免武斷古時字少一字每

兼數義義并有絕相反者如廣為棄也而亦訓置租為往也而

亦訓存推之亂之為治苦之為快例皆類是然則鳩訓為解有

解散義亦訓為集有集聚義何得疑其義之相反哉

防門廣里解

左襄十八年傳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注平陰城南有坊坊有

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水經濟水篇注引京相璠曰平陰

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

侯塹防門即此也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齊

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二說異義異讀近全氏祖望從杜說廣

氏棟錢氏大昕馬氏宗璉沈氏欽韓皆從京說按京說是也司

馬彪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齊光里齊侯城山

有長城與京說合景茲即此傳之京茲也劉昭補注於防門下

引左傳於光里下無注未免為杜說所惑然其引左傳以塹防

門為句注長城謂巨防即防門亦不盡從杜注國策燕策史記

蘇秦列傳並云齊有長城鉅防集解引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

門是防門即鉅防無疑廣與光本同音通用如光被之或作廣

被流澤廣之或作流澤尤是其例廣里為齊里名猶鄭有南里

見宣三年梁有新里見僖十八年齊有魚里見襄二十八年宋

有南里新里見昭二十一年皆是也然難者曰國策史記謂長

城鉅防足以為塞左思賦云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

夫莫向如防門即鉅防則齊人塹之已守其險矣何夙沙衛猶

謂不能戰莫如守險耶不知衛所謂險正即指防門言蓋古作

塹拒守皆即守其所塹之地昭十七年傳云使隨人與後至者

守之環而塹之及泉漢書高帝紀云深塹而守是也今齊侯設

塹於防門而守反在防門以北之廣里是不能戰而徒失險衛

所以不能已於言與杜氏誤以守之為句絕遂不知而字是轉

語故注莫如守險句不得不謂防門不足為險矣難者又曰防

門即鉅防固矣如廣里即光里則守之之字當作諸字解以上

文禦諸平陰例之二句中不宜異字不知兩句中諸之互文經

傳自有此例禮記少儀僕者負良綬申之面拖諸備孟子滕文

公篇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諸

之同義其確證也杜惟不明此例故不得不以守之為句絕以

守之為句絕不得不以廣里為廣一里以廣里為廣一里遂不

操我齋遺書三

五

操我齋遺書三

七

得不將防門二字分釋以為下文不足為險地矣致疑之由曲  
折可者孔氏正義不能引京說以規杜失反曲為之解曰平陰  
城南有防者地形猶在杜觀其跡而知之也蓋文生義附會顯  
然解經固當如是耶

降婁中而巳解

左襄三十年傳於子蟻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龍晨會事焉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杜注曰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  
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  
今知非者以二月諸星復位合昏降婁在戌以衝反之平且在  
辰又三月日體在胃平且之時奎婁在胃昴之前亦當在辰既  
三月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令且危中者據夜有長短

據漢齊遺書三

其

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夫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以月  
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今按孔氏此疏曲護杜失誤舛殊甚夫  
既云二月奎婁平且在辰則三月應在巳乃云三月亦當在辰  
此何說也周之七月且危中尚在姬晉之初與降婁實差一坎  
即非細計亦不至若是之甚況同此二月何得云夜有長短同  
此一宿何得云度有廣狹考襄十九年傳四月丁未鄭公孫處  
卒杜氏拘於大夫三月而葬之文故以子蟻之葬為周之七月  
其實大夫三月是言常例葬期有緩有急傳中固有明文以釋  
竈之言驗之子蟻之葬實在周之八月月令是月且奎中與降  
婁中而且之言正合劉說是也

身象為周禮說

左昭二年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杜注孔疏以易象為文王之書故曰周禮夫謂  
文王之書但釋周字未釋禮字近惠氏左傳補注謂觀書於太  
史氏上自易象下至魯春秋中舉周禮而周禮一書於宣子口  
中敘出此左氏行史之妙也周禮為周公致治之書觀周禮故  
知周公之德易為聖人贊化育之書故觀易象而知周之所以  
王謂文王也讀書不考周禮一語遂謂易象交辭乃周公所作  
以實周公之德一語失之遠矣惠以易象周禮為二書於下文  
麻絲固屬可通於本文語氣終覺未安蓋盡在者總括之辭明  
指易象春秋皆在其內皆為周禮如周禮別為一書則何必言  
盡在乎記有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

據漢齊遺書三

其

而為四時太一即太極也易自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禮自太  
一為天地陰陽四時同與異與故知易者禮象也觀晉升明夷  
三卦而識周家之受命觀臨卦辭言八月而識周家之改正禮  
莫大於祀與戎而假廟享帝建國行師易屢言之他若喪禮取  
諸大過昏禮載諸歸妹言田獵者六卦言賓王者一交禮之大  
端易無不備焉此易象之所以為周禮也且天下事就其象之  
變易言則莫非易也就其理之不易言則莫非禮也故推而言  
之周易為周禮連山歸藏為夏殷禮極諸伏羲神農之易為伏  
羲神農之禮莫非易也即莫非禮也周禮云乎哉

大城陳蔡不羹解

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卒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于乘諸侯



其畏我乎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以為有東西二不羹  
 故言四國劉炫規過謂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作三故誤為四  
 錢曉徵駁之曰子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我欲  
 大城陳蔡葉不羹賦車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無宇言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又云為楚國大患者必此  
 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  
 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十三年傳稱  
 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  
 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  
 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為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  
 改四為三亦非其實校錢說非也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

操鼓齋遺書三

九

僕父子哲問於范無宇曰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對  
 曰國為大城未有利者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  
 焉子哲復命王曰是言誕也臣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弒  
 靈王國語此章與賈子語相同即賈子所本而三國三城兩見  
 陳蔡不羹字亦兩見皆無葉字本傳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  
 亦無葉字今獨賈書有葉字者正因十三年傳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句而增入耳不當據漢人書以改內外傳依劉氏規過作  
 三國為是其所所以誤作四國者蓋因上文四國皆有分今周與  
 四國二語相涉而誤耳劉氏以為因古四字積畫為三而誤是  
 未必然若以古字為三則當誤四為三不應誤三為四也若大  
 城二字不過大與土功之謂城玉林經義雜記乃謂水經汝水

注云醴水又屈而東南流淫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  
 於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西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  
 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楚世  
 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春秋屈完對  
 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  
 是據此可知賈氏以陳蔡葉不羹為四城之確正以葉與陳蔡  
 為葉連合故謂多築列城於北以逼華夏號此城為萬城又云  
 宏境萬里號曰萬城與內傳大城之說合若特葉安得云萬  
 城安得云萬里蓋萬城本合四國言之後號葉為萬城則相沿  
 乎昔日之總名也今校錢說亦誤水經注號此城為萬城此城  
 二字即指上列城言非指葉首故引唐勒宏境萬里號曰萬城

操鼓齋遺書三

字

之語以為證城以此城為指葉言遂有沿昔日總名之曲解其  
 實考諸各籍葉並無萬城之名也此皆因曲附賈書而失之  
 聘季毛叔聘考  
 春秋定四年左傳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  
 聘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杜注曰五叔管叔鮮蔡叔度  
 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聘也孔疏曰史記云聘季載杜云毛叔聘  
 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  
 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是孔疏之意謂毛叔聘即聘季載然  
 傳文明言聘季為司空在五叔之外杜不應失檢若此考逸周  
 書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云毛叔名鄭無云名聘者且富辰言魯  
 衛毛聘文之昭也毛即毛叔聘即聘季文昭十六聘季最少是

明季爲毛叔之弟豈有取兄名爲封國之號則杜注明字當爲鄭之誤無疑孔疏不察漫以明季合之遂使注意移戾不可通矣管蔡世家云周公旦承成王命封康叔爲衛君封季於冉冉叔康叔皆有駟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杜注曹文之昭也云文王子與周公異母與史記所據不同故注五叔不數曹叔而數毛叔豈謂毛叔卽明季哉近朱氏彬經傳考證論五叔無官主索隱說而斥杜注亦謂毛叔卽明季載噫一字之誤遺謬千載一若古人作注絕不顧傳文者其厚有知當亦詫其弗思之甚矣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考

操數齋遺書三

三

春秋哀二年左傳晉趙鞅與鄭戰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注引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正義曰周書作雒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百縣則縣方百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與作雒之言合上大夫受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采邑考說文邑部郡下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各本無受縣下大夫五字段氏據水經注補正至秦初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呂氏春秋季夏紀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高誘注曰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

操數齋遺書三

三

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應劭風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宋呂東萊曰春秋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誓眾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屬於郡秦紀惠文十年魏綱上郡十五縣是也皆謂周時縣大郡小也近姚氏鼐乃謂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而晉秦楚乃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其始尚無郡名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因

周樂有七音說

周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主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

七律章昭注云周有七音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服虔注與章昭同正義曰周樂有七音者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淮南子詮言訓注古琴五弦至周有七律增爲七弦也杜佑通典云般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音惟七音之意周語謂取諸七列七同而杜預注左傳謂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孔疏據泰誓武成等書證成之然既取國語之文而又別創七日之說宜乎劉氏之規其過矣若書大傳云

操技齋遺書三

鍾

聖王巡十有二州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皆其素鄭注云七始黃鍾大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是鄭以虞之七始卽周之七音矣近毛氏奇齡經問云不曉五聲之何以有二變妄謂文王加一變武王加一變諄誕之極又云唐虞三代祇用五聲闕二變不用夫曰闕而不用則唐虞亦有二變矣江氏藩樂縣考云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自古皆然但古人置而不用至周始兼用之是皆謂七音不始於周者也國語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解周語武王伐殷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章昭注於上宮下宮第以在上

在下釋之不言其所以然近毛氏奇齡經問云所言上下者以夷則至黃鍾五律上下其宮而顛倒推之如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鍾五律則以宮在下而從上順推謂之上宮黃鍾應鍾無射南呂夷則五律則以宮在上而從下逆推謂之下宮遂以伶州鳩爲不知旋宮之法而妄對說究難安錢氏塘述古錄云周以八十四聲爲日律夷則者庚申也爲宮中呂其羽庚申二月朔癸亥之日布陳羽日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甲子昧爽也中呂爲羽則黃鍾爲角角爲木周德也月律中呂爲巳日律何以爲亥月衝也夫夷則之上宮既爲中呂之癸亥何以黃鍾之下宮仍爲黃鍾之甲子其說亦未安按周禮大司樂圖邱之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方邱之樂圖

操技齋遺書三

鍾

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惠氏士奇說云黃鍾爲角者夷則之上宮聲清爲上以清角爲宮故曰上宮周語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羽生角故推本其所生而名之羽者雨也易林曰羽動角甘雨續草木茂年歲豐蓋取諸此太簇爲徵者林鍾之下宮聲濁爲下以下徵爲宮故曰下宮周語所謂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者也函鍾其聲函胡濁而下周語所謂黃鍾之下宮也其說是也史記律書云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音尚宮蓋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爲五音相生之數今以夷則爲宮則生夾鍾之徵無射之商中呂之羽黃鍾之角太師執律聽聲至

黃鍾之角而陳始畢不言黃鍾之角而言夷則之上宮者所謂軍聲尚宮也以黃鍾爲宮則生林鍾之徵以下徵爲宮故曰黃鍾之下宮卽周禮之函鍾爲宮也以太簇爲宮則生南呂之徵以下徵爲宮故曰太簇之下宮惠云太簇爲徵者林鍾之下宮特引周語以證下宮之義非以太簇之下宮釋太簇爲徵也以無射爲宮則生中呂之徵黃鍾之商林鍾之羽太簇之角以上角爲宮故曰無射之上宮卽周禮之太簇爲角也韋注夜陳未畢而雨云天地神人協同之應也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故園邱方邱之樂用其聲歟

吳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考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

操我齋遺書三

重

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韋注闕穿也商宋也沂水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濟宋水黃池地名按黃池在今封邱縣西南濟水亦在縣南蓋吳既溝通江淮遂率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達于封邱之濟杜注黃池云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是也以今輿地考之由河南歸德府考城歷杞縣蘭陽而至開封府之封邱約四百里此事在魯哀公十三年與九年之城邦溝通江淮截然二役乃蘇子瞻林少穎輩並謂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誤合二事爲一才人失檢亦所不免統前後二役觀之起維揚訖封邱千有餘里今日運河約略得其故迹必連屬江淮沂濟者卽後世治運借力於清黃汶沂諸水

之法也

霧謂之柳解

爾雅釋樂羽謂之柳郭注云其義未詳按說文羽鳥長毛也象形霧水音也水音云者漢書律歷志云五聲羽爲水月令孟冬之月其音羽鄭注云羽屬水者以爲最清是許意五聲之羽其本字當作霧也集韻九虞羽下云說文鳥長毛也一說北方之音霧下云說文水音也通作羽已不能辨其孰爲本字孰爲借字矣近段氏說文注於水音之霧則謂此當爲流水之音耳於鳥長毛之羽則謂引伸爲五音之羽夫古字之僅存於今者力爲表章人猶怪而不信段乃故爲輕蔑是誠何心哉霧謂之柳者後儒多以柳有聚義解之謂羽音在冬冬時百物聚藏故霧

操我齋遺書三

美

謂之柳而不知非也此經上文四句皆就宮商角徵之音釋之宮謂之重者宮之音最重厚所謂如牛鳴窳中也商謂之敏者商之音最敏疾所謂如離羣羊也角謂之經者角之音最經貫所謂如雉登木以鳴也徵謂之迭者徵之音最突迭所謂如負豬豕覺而駭也霧謂之柳自當一例若訓柳爲聚謂冬時百物聚藏是言其義非釋其音矣與上文之例不協故知非也然則柳字果何解曰柳者抑之譌文也古柳與抑輒相混以其形之近也左氏春秋定公八年陳侯柳卒陸氏釋文云柳本或作抑卽其證蓋霧於五聲最有頓抑故抑與噫通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云抑之言噫是也所謂聽霧之音如鳴馬在野也斯乃與上四句對若畫一而霧抑噫三字皆爲雙聲其通轉尤屬

石情矣

十一月為辜解

爾雅釋天十一月為辜郭注其義未詳邢疏但云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亦不詳辜字之義月令仲冬之月命之曰暢月鄭注暢猶充也孔疏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近邵氏爾雅正義郝氏爾雅義疏於辜字皆無說今按周禮掌麥鄭注云辜之言枯也荀子正論篇楊注云辜即枯也說文田部云暢不生也暢即暢之隸變是枯與不生長實相近又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漢書陳咸傳注云辜惟專固也是固與充實義亦相類蓋字義有相反而相生者如廢之為置祖之為存亂之為治去之為藏辜訓枯而反生堅固之義暢訓

操數齋遺書三

卷

不生而反生長之義皆即其例易卦十一月為復陽微陰壯自其外而觀之萬物皆枯落而不生自其內而察之生意實充然而堅固故名之為辜命之曰暢皆取相反相生之義以明剝極而復之象古人用字亦精矣哉郭不詳辜義固疏鄭訓暢為充義亦未全

論語拜下解

論語子罕篇拜下禮也集解引王注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朱子集注本之今按此謂本國之臣與其君所行之禮也蓋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禮如儀禮觀外臣見他國之君如儀禮公食大夫莫不皆然而此經下文云雖違眾吾從下則孔子既不得為諸侯而出聘又非常事故知專謂本國之臣

與其君所行之禮也是禮也儀禮燕禮詳之亦略同燕禮君使宰夫為主人以行獻酢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

公也自酢也皆云於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為主人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下大夫賸爵之禮同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罪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醉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賸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賸爵於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堂下堂上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王朱二注即指此禮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凡儀禮言升成拜者俱兩番拜也如公卒觴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

操數齋遺書三

卷

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不因稍殺而遂可不下堂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燕禮將終行無算爵時耳蓋禮之最簡略者孔子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而當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泰孰甚焉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昨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此雖諸侯見天子之禮與論語之拜下攸異而以桓公之強重以天子之寵命猶不敢隕越於下以貽羞則當日臣與君所行之禮可知故嘗以史闕文章及顏回好學二章求此章今字之例而謂拜下之禮其亡於春秋之中晚歟

紺緞紅紫解

論語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一入曰緞飾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緞者三年練以緞飾衣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按論語孔注不同書傳之偽託爾雅一染謂之緞檀弓練衣黃裏緞緣合之孔注知孔所見古論語實作紺緞何氏論語序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古論孤行不敵魯論之盛後人往往據魯改古遂并孔注改之邢昺作疏不得其說乃有一入曰緞未知出何書之語矣竊謂古論作緞實勝於魯論作緞考工記鍾氏五入爲緞鄭注緞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士冠禮爵弁鄭注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

操數齋遺書三

堯

則緞可用以爲弁獨不可用以爲飾乎周禮中車雀飾鄭注雀亦多黑少之色雀與爵同是車以緞爲飾也服又何獨不然故知作緞爲長第孔以齊服練服釋之義猶未允古齊時服元冠元端見周禮司服說文紺帛深青揚赤色紺不可謂之元江氏鄭意圖考謂孔氏誤以紺爲元即此而云孔說文又云紫帛青又誤以緞爲線則不察孔所見本實作線耳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是紺即紫也既夕禮明衣裳緞練楊鄭注一染謂之緞今紅也爾雅釋器是緞即紅也飾不專指領袖緣言左昭元年傳子皙盛飾入子南戎服入盛飾卽盛服服以飾身故謂服爲飾論語言君子多矣無直稱孔子爲君子者子路曰君子亦有窮乎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注家雖謂指孔子然詳其語氣亦祇泛論君子以比孔子非直

稱孔子爲君子也况鄉黨首云孔子於鄉黨又云子退朝皆明

白言之此節特言君子亦當爲泛論以起例蓋春秋服色大都不正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衰十七年左傳衛輝良夫紫衣狐裘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故孔子有惡紫奪朱之語吾黨習聞之而不忍斥言故先泛論之曰君子不以紺緞飾猶言君子不以紅紫飾身耳下乃別之曰紅紫不以爲褻服又曰緞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皆所謂不以紺緞飾也始則變紅紫言紺緞變服言飾繼乃明言紅紫而但言不爲褻服後又不言紅紫而正言緞衣素衣黃衣錯綜互見意具言外古人屬詞婉而多諷精妙若此後漢古論已微故康成亦用魯論而紺緞木染紅紫草染之說終覺難通陳氏左海經辨云鄭意以染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

操數齋遺書三

堯

棟不用草木不知鍾氏染羽以朱湛丹或據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謂紺緞非纁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此周氏四經辨從之不知孰深衣之文則纁青素之外色之不用者甚多何獨言紺緞其說亦寬而寡要也然則練衣與明衣裳用緞何也死喪之服本不與常服同例也許叔重治古文家言其所作說文有緞無緞可謂鑿別獨精矣

鴻雁麋鹿解

孟子梁惠王篇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趙注但云顧視禽獸之眾多按說文鴻鴻鵠也雁鳥也詩鴻雁傳大曰鴻小曰雁蓋鴻爲鴻鵠本字雁之大者亦名鴻其假借也關風鴻飛遵渚傳

曰鴻不宜循渚鴻飛遵陸傳曰陸非鴻所宜止此正用鴻鵠木  
 字謂一舉千里之大鳥不當循洲渚平陸若雁之大者則遵渚  
 遵陸其常耳鳥有不宜哉易云鴻漸于磐鴻漸于陸王注鴻水  
 鳥也則用假借字謂雁之大者也眾經音義引聲類云鴻或鴻  
 字近段氏玉裁以說文訓鳥肥大之鴻為鴻雁本字其說良是  
 說文又云麋鹿屬鹿獸也爾雅言麋之種有麋麋麋狄而非鹿  
 鹿之種有麋麋麋麋而非麋則麋與鹿形似而種別山海經郭  
 注謂麋似鹿而大是也惟孟子此文並非徵禽獸種類不過略  
 舉四者以形容梁王苑中禽獸之多焦氏循正義曰言雁又言  
 鴻言鹿又言麋以見禽獸眾多餘可例也其發明趙注最確嘗  
 本此意推之如下文靈臺之詩曰鹿鹿曰魚躍而孟子則謂樂

樂伎齋遺書三

三

其有麋鹿魚鼈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  
 犀十有二熊羆羆麋等若干而孟子則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或有或無參差不合而正不必求其合者皆此例也朱子集注  
 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意亦猶毛傳郭注耳好學如朱子豈  
 不知麋與鹿形似而種別第狃於句法不免稍有語病毛氏奇  
 論遂橫肆詆諆隘哉

孟子折枝解

孟子為長者折枝自漢以來解者不一說以折枝為按摩折手  
 節解罷枝此趙岐注也劉熙注孟子用之以折枝為折草樹枝  
 此陸善經說也朱子集注用之以折枝為磨折腰肢謂猶今拜  
 揖此陸筠翼孟音解說也元人四書辨疑用之以折枝為扶杖

之譌謂篆文折枝與扶杖適相類此四書質疑說也今按謂長  
 者遣其子弟折草樹枝其說不倫固不可不辨而知其非以折枝  
 與扶杖字形相近而譌其說亦屬臆斷後漢書張皓王龔傳注  
 引孟子此經字句與今本大殊而折枝亦不作扶杖若以折枝  
 為磨折腰肢謂猶今拜揖以枝為肢之假借義本趙注但以他  
 書言折枝者證之其說未盡善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匍匐逶迤  
 折枝砥痔釋名匍伏也伏地行也上既言伏地行下又言磨折  
 腰肢未免贅疣則劉意本以上句指已言下句指人言亦以折  
 枝為按摩也其他若盧思道北齊興亡論韓高之徒折枝砥痔  
 朝野僉載薛稷等砥痔折枝雖朋作媠語之具非為長者然皆  
 折枝砥痔並言使第謂磨折腰肢則行禮之常何至與砥痔並

樂伎齋遺書三

三

言乎若謂折草樹枝謂扶杖之譌其說猶可通乎是前人皆以  
 折枝為按摩之明證四書辨疑又謂按摩手節事迂僻不可取  
 此說尤非為長者按摩最為常事故劉熙注云若今之按摩極  
 言其尋常也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問疾痛苛癢而抑搔之鄭  
 注抑搔按摩也趙說誠不可易矣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解

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考禹貢導水篇漢至大別人  
 江河淮則會泗沂入海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謂至新蔡  
 入淮則淮與汝泗並不入江入江者惟漢耳孟子此言何謂也  
 後人不得其解或以為誤或以為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  
 知禹貢揚州又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若如偽孔沿江入海自

海入淮泗之說則貢道迂回且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蓋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潁沙澗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注以壅解排是也謂於泗口以東築隄壅之使淮得挾泗入海不致南漲於江若汝潁諸流之入於淮者則不可壅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是時漢水入江在安豐之間爲今霍邱地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是注江者汝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不然淮之入海萬古

續校齋遺書三

畫

不易孟子豈不知之而乃云注之江耶惟此一淮水其專流入海人人所知而排之入海之功實在決之注江之後故作此互筆耳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可見漢之近淮故淮水之決出者得與之合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界此古說也自後世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觀孟子此文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益知杜預鄭道元疑大別不在安豐之非矣

亳葛爲鄰考

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往爲之耕則其地甚近可知而後人多不得其說者則以亳有三而誤以湯都之西亳爲始居之亳耳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葛

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康成注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引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戶鄉殷湯所都皇甫謐帝王世紀辨之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甯陵之葛鄉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三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也立政三亳阪尹是也考南亳北亳皆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孟康曰古葛伯國今葛鄉是漢之甯陵卽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甯陵在商邱西六十里固甚近也太平寰宇記云亳城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

續校齋遺書三

畫

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去湯居亳與葛伯爲鄰今甯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然則謂湯始居亳在偃師者誤也蓋湯未滅桀之先始居南亳滅桀之後乃遷居西亳居南亳時尙爲諸侯其國非帝王之都及卽天子位而居西亳始得稱都故班固地理志不以湯都注於穀熟而特注於偃師也康成據之以解帝告序之湯始居亳誤矣皇甫謐辨之極是第謂南亳卽湯都西亳爲盤庚所徙則與殷本紀地理志顯然不合爲考之未審耳王氏鳴盛尙書後校專主鄭注力辨謚說之非而終無解於孟子所云遂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其說淺陋不足辨是眞所謂甯道孔孟誤毋言服鄭非者矣

孟子萬章篇校人說



孟子萬章篇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趙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夫周禮夏官有校人掌馬政鄭注謂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疏謂校讀如效馬效羊取效見之義與畜魚之校人本無涉而鄭賈詮校字亦未確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校獵顏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為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設為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為闌也師古此說最允廣雅釋木云校榦柴也榦為養禽獸之區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郊榦是也郊榦與官沼對文謂郊外之榦官中之沼也焦氏孟子正義謂郊榦即校榦非是列柴木為榦以養禽獸謂之校猶列柴木為閑以養馬亦謂之校也則積柴木為榦以養魚獨不可謂之校乎爾雅釋器云榦謂之落毛詩正義引孫炎注云積柴養魚曰落說文木部云榦以柴木雖也郭景純注賦云榦殿為落是落即榦榦即榦榦即校也然則畜魚之校人與掌馬之校人官不同而其取名之義實相類矣夫宰夫掌治朝之法隸於天官而晉之脯熊膳者亦曰宰夫封人掌設社稷之墼隸於地官而衛之官下邑者亦曰封人鄭之校人即其例也彼或故違趙注而謂子產所使實即養馬之校人或曲泥趙注而謂校即鮫之異文校人猶言舟鮫者皆依違遷就不明此例者也

據校齋遺書三

謹

王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解

孟子王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順經意則明是陳人言司城則當為宋官故舊儒多難定其說不知無不可定也春秋之世列

國官名互相襲楚有芊尹陳亦有芊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袁七年曹公孫強為司城則曹亦有司城安知陳官不可名司城耶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為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於定十年奔陳即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兗世宋官為其族氏者乎若果司城貞子本為陳官則孟子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阮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雝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諡然後歸於為陳之臣乎正以本為宋臣故蒙上宋字而但書司城貞子今為陳臣故下即別白之曰為陳侯周臣書法之嚴重委折如此乃或謂臣是孔子為之孔子去魯後他

據校齋遺書三

美

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乎且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實司城貞子也惟官非陳官故明以臣為陳臣但云陳侯周者禮所謂諸侯失地名之義也史記陳世家懷公之子越是為潛公索隱曰左傳潛公名周則陳侯周有諡矣趙氏謂其無諡非也近儒以史記陳侯名越不名周解周為忠謂司城因原亡而殉為陳之忠臣則未敢信也

南菁書院叢書

問尚書九族今古文異同

自來九族之說有二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皆同姓即本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者馬融鄭康成也此古文尚書說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異姓有服者夏侯歐陽也此今文尚書說也班固治今文故白虎通言九族從異姓之說孔安國治古文其書傳或云偽託而要為古文家說他若許叔重古文家也而異義言九族謂不得但施於同姓楊子雲今文家也而太元言九屬謂元孫至高祖父則兩家亦互有出入也厥後杜元凱孔穎達蔡仲默諸儒或從異姓或從同姓於是駁同

操菽齋遺書四

十一

姓者謂高祖元孫理難相及斥異姓者謂舉疏遺親顛倒太甚紛紜詰難無所折衷今案九族實數漢以前無明文毛公在六國時其傳詩也祇於常棣云九族會曰和而已若葛藟序下所云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語乃箋而非傳近世王鳴盛孫星衍輩皆據為傳說者誤也惟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而三章皆言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及母與昆自是同姓語氣又常棣序云燕兄弟也詩中曰饋爾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云飫私也九族會曰和古者燕私之禮同姓在焉異姓則否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而毛公特著九族一語則毛亦以九族為同姓也三百篇言燕私者祇常棣湛露楚茨三詩類序亦云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未章并及甥舅文

王世子所謂公若與族燕則異姓為賓特非燕私之禮耳不可

為九族有異姓之證也漢書高帝紀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九族統於宗正其為同姓無疑凡此皆在今古文兩家未立以前而可考見九族之當為同姓者也若高祖元孫雖難相及而高祖之昆弟與元孫之昆弟固可相及則顧氏日知錄已詳辨之不足以相難矣至族與氏與姓固各有別虞姚夏姒商子周姬皆姓也百世不變者也展臧之以字韓魏之以邑司馬司城之以官叔孫季孫之以伯仲皆氏也數傳而別者也族與氏特別合之異耳杜氏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試觀於宋華元華喜並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而左傳稱之曰華戴族也六官桓族也則華向魚鱗蕩其氏也戴桓其

操菽齋遺書四

十一

族也而其姓則皆子也此族與氏與姓之別之大概也由斯言之姓可以統數族族不可以賅一姓經典九族若如今文家異姓有服之說則當言九姓而不可言九族矣何也言族恐有同姓也同姓者百世昏姻不通者也男女有別然後萬物安古人立言豈應若是之苟哉

問書序五子須于洛汭或以五子為五觀觀地即洛汭是否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國語楚語士壘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二書本風馬牛不相及也韋昭注國語乃牽合之曰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此無論五人須于洛汭稱五觀不詞已甚且觀即漢東郡畔觀縣隋曰觀

城今屬山東曹州府與洛汭渺不相涉而後人隨其牽合混而不察於是執楚語以疑書序者欲合五人為一執書序以疑楚語者欲分五觀為五支離轉圜迄不可通竊嘗攷諸古書為之定其說曰書序五子自是昆弟五人楚語五觀實為夏啟季子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夏本紀曰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書序五子之說也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沈約注云武觀即五觀也古五武音此楚語五觀之說也水經巨洋水篇注云國語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疑衍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鄆解

陳我齋遺書四

三

楚語實勝韋注蓋書序明言昆弟五人斷不能合之為一楚語與丹朱商均並列皆一地一名亦豈容分之為五若逸周書管麥解云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作亂凶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其事即竹書所記而武觀作五子殆亦假五為武且云殷之五子此句本有譌訛當以竹書為正他如潛夫論云兄弟五人皆有昏德占今人表下中等云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路史云后啟五庶俱封於觀是為五觀古未有五人合封一國者且既皆昏德據國以叛又奚須於洛汭之柄柄乎其說誠不足據而言兄弟五人則與書序同近段氏玉菴尚書撰異乃云五子必非五人吾不知其於昆弟五人句作何解也凡此皆欲合書序於楚語之過也

問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論者咸謂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境西周韓封不及燕何以有此

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毛鄭不言其地王符潛夫論周宣王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虛詞懸揣猶未實指其處王肅始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酈道元水經注據之於聖水東逕方城故城又東南逕韓城東下即引詩語相證於是說詩者遞相祖述而韓城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境遂為定詁韓城既在固安則韓國不得在關中於是創為周有二韓之說一為姬姓在同州一為武穆在冀北國既移矣而奕奕之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不可移也於是於固安相近擇一山之同名不見經傳者當之鑿空牽合不顧經義名為解經經

陳我齋遺書四

四

豈受此誣哉今按古韓在同州於傳影彰可考萬無舍此而別據一恍惚不足憑之韓惟韓在同州而役二千里外之燕師為之築城自是可疑不知古燕有南北二國非同二韓之出於虛擬春秋時二國並存故於南則但稱燕於北則別稱北燕考諸左傳條例甚嚴如隱五年之燕師莊二十年之燕仲父宣三年之燕姑杜注皆云南燕若襄二十九年之高止出奔北燕昭三年之北燕伯款出奔齊經文皆明著北字以為識別戰國時南燕已滅而北燕遂但稱燕春秋時猶不容混也則宣王時更可知矣但云燕師當為南燕無疑且杜注宣三年燕姑云姑南燕姓漢書地理志東郡燕縣下云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此詩上云韓姑傳曰姑蹶父姓也則蹶父其南燕之君乎南燕在今河

南徭嶺山西澤州二府界去韓境止數百里燕韓二國既篤昏姻相距不遠用師築城自是當時情事矣

問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祖詩卷耳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祖爾雅多草木帖無草木帖詩魏風毛傳山無草木曰帖有草木曰吧何以互異

爾雅一書為詩而作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皆舉全句釋之可知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即取義於爾雅故傳義多用雅訓爾雅毛傳本無不合有不合者今本傳寫各有誤

馮也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祖卷耳傳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祖二說正相反此今本爾雅傳寫有誤也說文嵬高不平也嵬石戴土也又云元高而上平也既石

操技齋遺書四

五

山戴土也是高而上平者為石山戴土則知高而不平者為土山戴石釋名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石戴土曰嵬嵬然也許劉所見爾雅與毛同楚辭觀浮石兮崔嵬王注崔嵬山形也蓋崔嵬形容山石高而不平之貌其為土戴石無疑崔嵬既定祖可知矣故曰今本爾雅傳寫有誤也釋山又云多草木帖無草木帖陟帖傳云山無草木曰帖山有草木曰吧二說亦相反此今本毛傳傳寫有誤也說文帖山有草木也詩曰陟彼帖兮吧山無草木也詩曰陟彼吧矣許自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是許所見毛傳與爾雅同也釋名山有草木曰帖帖也人所帖取以為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吧吧吧也無所出生也若玉篇廣韻釋帖吧字皆同爾雅文選吳都賦岡帖童李注

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帖岡山脊也童無草木也眾說僉同毛公不應獨異故詩正義以傳為傳寫誤是也近段氏說文注云釋山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釋山謂用土戴於石上毛謂石而戴之以土二文互異而義則一為雅傳作調人雖屬強詞義猶無礙至云帖之言孤落也帖之言萎滋也望文生訓欲據今本毛傳以改說文則無取矣

律呂上生下周禮大師鄭注禮記月令正義左傳昭二十年正義自蕤賓已下與漢書律歷志皆不合當何所從周禮大師鄭注言律呂上生下自蕤賓已上與漢書律歷志同自蕤賓已下與志不合鄭注云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操技齋遺書四

六

閩監毛阮本上下字皆互誤阮氏校助記曰余本岳本嘉靖本下生皆作上生上生皆作下生當據以訂正盧文弨曰禮記月令正義春秋昭二十年禮記月令正義左傳昭二十年正義說正義引此注皆不誤並同律歷志云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不特上生下生與鄭注相反而損一益一亦相反也鄭注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故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六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為三分蕤賓益一非損一也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為三分大呂損一非益一也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為三分夷則益一非損一也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為三分夾鍾損一非益一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為三分無射益一非損一也說者  
 謂蕤賓已下上生下鄭注木呂氏春秋淮南子班志本史記  
 律書夫謂鄭本呂氏淮南固是謂班本史記則非律書列律呂  
 生數雖陽律在上陰呂在下而其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  
 法損一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益一也觀其言蕤賓長五  
 寸六分三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其數適四其實三其  
 法所得則史遷之意亦三分蕤賓益一上生大呂也與鄭數雖  
 異而義實同豈班所云哉晉灼漢書注引蔡邕律歷記曰凡陽  
 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竊謂班實用此義而又以下生者三分  
 損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強合之遂致蕤賓已下下生者止得半

操菴齋遺書四

七

數必倍之而後全上生者皆為倍數必半之而後合故  
 御製律呂正義云蕤賓下生則三分損一僅得大呂之半必倍  
 之始得其全上生則二分益一適得大呂之全與其下生而得  
 其半孰若即用上生之直截簡當耶

聖訓煌煌考古者可以識所從矣  
 問漢書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薪處侯嘉下注涿長沙定王子  
 茶陵侯祈下注桂陽之類考地理志封邑咸在本國不知注字  
 之義何指

漢書王子侯表班氏於武帝以後始著屬郡蓋據所封時郡縣  
 書之開有不書者或疑而闕或轉寫脫去也地理志所載侯國  
 以成帝元延末為斷故哀平間侯國志皆不書其郡國之名則

以平帝元始二年戶口為斷京兆尹下云元始二年戶若干口  
 若干是也以表合志其同異出入往往疑不能明實無不可明  
 也中山王勝傳云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封  
 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則表於薪處侯下注涿  
 茶陵侯下注桂陽所謂別屬漢郡也既別屬漢郡何以志於中  
 山長沙二國下仍有薪處茶陵二邑蓋表據武帝時志據成帝  
 時中間宣元之世其國絕而復封封時其所裂出之國已除故  
 以舊封益之而薪處茶陵下不復云侯國也曰是固可通矣若  
 廣平信都二國所屬曲梁陽臺樂鄉平隄西梁昌成東昌諸邑  
 志皆明云侯國則又何說曰廣平國戶若干口若干信都國戶  
 若干口若干者元始時事也曲梁侯國陽臺侯國樂鄉侯國平

操菴齋遺書四

八

隄侯國西梁侯國昌成侯國東昌侯國者元延時事也元延時  
 廣平信都固郡也非國也國已除為郡則從前之改屬他郡者  
 復返其舊迨哀帝建平中復置此二國則侯國宜仍改屬他郡  
 特史家未及一一分出之耳非必諸國皆為二國所領也不然  
 廣平縣十六戶止二萬七千有奇信都縣十七戶止六萬五千  
 有奇以他郡國準之二國何縣多而戶少若此哉至表中所書  
 封邑及所注屬郡稽諸地志或表在此郡而志在彼郡或表有  
 而志無或表郡而志縣蓋郡縣有時分合并省而表與志書法  
 又異其不合固無足疑矣

春秋二百四十年歲星兩次超辰考  
 說文曰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此言

其大較耳其實歲星每歲歷一次有奇故劉歆三統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即超辰之法也漢志及左傳正義載之甚詳今據其法推春秋二百四十年當得兩次超辰以內外傳證之確有可考漢志武王伐紂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四百六十八歲歲星當超三辰越鶉尾壽星而在大火故國語董因謂晉重耳曰君之行也歲在大火蓋是歲重耳奔翟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百四十五歲計超一辰尚餘一年當越析木而在星紀故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杜預謂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鄭康成亦謂此年歲星在牽牛爾雅星紀斗牽牛是也匪直此也自僖公五年至襄公二十八年積百一十歲不及超一辰以十二分之餘二是年歲星當

操技齋遺書四

九

在星紀乃傳云歲在星紀而滿於元枵此即超辰之漸也蓋古者歲星所在可背不可向左氏淮南太元皆言之故馮相保章列於春官歲星所次推測綦詳後世疇人子弟競趨便易但以干支紀歲不講衝克背向之法故自東漢以後而超辰之法遂失其傳

國語漢書律歷志皆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詩正義以爲辛未之歲考

國語周語伶州鳩言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漢書律歷志亦云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

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詩大雅文王正義云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一言歲星一言太歲考之適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而復始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太初元年歲在星紀班固引漢志曰歲名困敦是也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錢氏大昕謂三統術上元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之年當直辛未故知孔疏所言與國語漢志正相合也然則他書皆以武王伐殷爲己卯歲相差八年何也蓋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

操技齋遺書四

十

而超一辰則太歲亦超一辰積年愈久則超年亦漸多此法廢於東漢惟班孟堅鄭康成諸儒知之當時臺官已鮮知者故虞恭宗詵等議以爲太初元年歲在丁丑而孟堅獨據西京舊志以爲在丙子也康成注周禮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猶是太歲鄭何以云今異於古亦以當時不用超辰之法耳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涪灘高注云始皇八年也而史記六國表始皇元年徐廣曰乙卯則八年當爲壬戌相差二年亦不知有超辰之法也東漢距西漢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距秦始皇則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周初已闕于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伐殷固宜在己卯而古法必爲辛

未不為已卯者以與歲星有相應不相應之別也若竹書辛卯皇甫謚乙酉之說則尤誕而不足信矣

北辰考

北辰見於經傳者三論語譬如北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公羊昭十七年傳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由三者互考之而北辰之確解可得矣自來釋論語爾雅者都以北辰為赤道正北適中無星處即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其實非也論語因為政以德其理難言故設譬以明取其象之顯而易見若指赤極無星之處則非細測不知豈設譬之方哉況曰居其所則必有星以居之可知矣爾雅此語列於星名在柳鶉火也之下何鼓謂之牽牛之上其必有星

據菽齋遺書四

七

又可知若公羊傳以北辰與心伐並舉其為有星更顯然矣然則北辰果何星也曰由三者而證諸他書其為北斗無疑董子春秋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太辰北斗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六星其說與公羊相表裏是公羊以北辰為大辰即董子以北斗為太辰也左氏桓二年傳三辰旂旗漢律歷志以三辰為日月北斗則北斗自可稱辰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大傳璇璣謂之北極是爾雅以北辰為北極即史公以北斗為璇璣大傳以璇璣為北極也論語之取象平北斗者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則斗之為用大矣哉人君體天出治其象正取諸此蓋為政以德並非一

所為亦如斗之居中建極運行有常而七星高則終歲常見豈若赤極無星之處必待測算而始知哉他若馬季長以北辰為太極鄭康成以北辰為天皇大帝耀魄寶司馬貞以北辰為中宮大帝此皆識緯之說莫知其所指存而不論可爾

臯陶伯益果否父子考

臯陶為父伯益為子見曹大家列女傳注高誘呂氏春秋注陸德明書音義孔穎達書疏張守節秦本紀正義邢昺論語疏具班班可考自水經注有益字蹟故帝高陽第二子之說而臯陶不得為益之父自史記索隱有伯翳即伯益之論而臯陶幾為益之子新辭異說輻輳紛紜以致宋氏四書集注蔡氏尚書集傳無所折衷反從益闕稱謂益既帝高陽第二子則帝嚳之弟

據菽齋遺書四

五

也皇甫謚曰帝嚳生三十五年立立七十年嚳死而摯代之又九年禪堯堯立亦七十年合舜攝為九十八年舜立三十九年禪禹禹距啟又十七年啟之立益無恙也則益之歲二百三十餘也況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則世數益不可問矣而曰帝高陽子者非也秦本紀云大業生大費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是秦之祖伯翳非伯益也伯翳為大業子使翳即伯益則臯陶名庭堅又名大業矣列子曰夷堅聞而誌之服虔注夷堅即庭堅則又名夷堅矣一人四名古有之乎其不可一也且翳即伯益則臯陶有後於秦矣何臧文仲聞六與蓼滅而曰臯陶庭堅不祀耶其不可二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大費生臯陶臯陶生伯益大費者伯翳也使翳

卽伯益則將爲臯陶之父耶抑爲臯陶之子耶其不可三也陳杞世家云栢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後不知所封劉秀上山海經表云益與栢翳主驅禽獸翳益並舉明爲二人無疑帝王世紀云臯陶沒禹封其次子仲甄於蓼以奉先祀蓋長卽伯益次仲甄也伯不封而仲封者明伯時佐禹不外封也使伯非益則禹越次而立仲舛矣惟益之後旣不知所封而六蓼又滅故臧文仲歎其不祀也總之以益爲臯陶子則條理不紊以益爲高陽子則打格難通分翳益爲二人則並行不悖合翳益爲一人則彼此有妨經史具在參稽而互證之其曲直自見若羅氏路史旣辨伯翳非伯益而以伯益爲高陽子以伯翳爲臯陶子顛倒錯亂觸手荆棘是所謂欲治絲而棼之也考古者無惑於

操技齋遺書四

七

折說可矣

郭攷

郭字不見於經說文亦無呂氏春秋慎大篇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郭如夏高誘注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又慎勢篇湯其無郭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詳呂覽文義蓋郭卽殷也攷殷字從身身讀如衣中庸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郭氏此注與高注相合故說者有謂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壹戎殷者是殷聲本如衣中庸之作衣猶呂覽之作郭也其地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何以知之尙書盤庚遷於殷有惟涉河以民遷語史記殷本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

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鄭康成尙書注亦謂盤庚徙居湯舊都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偃師實在今河南以馬班之說證諸經注若合符節故知盤庚所遷之殷卽湯所都之郭而其地在今河南偃師縣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於盤庚遷于殷下曰呂氏春秋殷作郭夫呂書並無盤庚遷郭之文而段爲此言者亦謂慎大慎勢兩篇郭字其地卽盤庚所遷之殷也然則以中庸之衣定郭之音以盤庚之殷定郭之地而郭之卽殷瞭然無疑義矣

洛西之地考

史記殷本紀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張守節正義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鄜延丹坊等州

操技齋遺書四

七

也考唐鄜州今仍舊名延州今延安府治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治坊州今鄜州中部縣治鄜坊二州實在洛西延丹二州則在洛東方輿紀要延安府安塞縣下云在府西北四十里又云洛水在縣西七十里是縣在府西水復在縣西延州之在洛東可知宜川縣下云在府東南二百八十里是丹州更在延州東可知雖洛水舊入渭今入河下流不無遷徙而上游則故道也張氏之說殊未足據竊以今地實之鄜州及中部宜君二縣同州府之白水蒲城西安府之耀州同官富平三原涇陽等縣在涇以東洛以西者皆當爲西伯所獻之地或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當時紂都朝歌伊洛以西皆屬於周此洛是豫州川非雍州川蓋謂舉所有地還諸紂也不知史記下文云紂乃賜弓矢斧



鉞使得征伐爲西伯是獻地時猶未爲西伯也云西伯者從後追書之耳下又云西伯歸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往歸西伯滋大則三分有二上距獻地時尙遠安得以洛西爲伊洛之西哉此警說不足辨也

周舟舟通假考

說文周密也舟船也舟舟偏也此三字本義也左傳晏子曰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以周與疏反對用周之本義也段氏玉裁曰周自其中之密言之舟自其外之極復言之凡圍周方周周而復始其字當作舟謂其極而復也凡圍冪方冪冪積謂之周謂其至密無疏罅也有舟而不密者有密而不舟者故其字宜辨然周密與舟義實

操技齋遺書四

五

相因音又相同故經典舟字多假周爲之無作舟者說文舟下云舟偏也市下云周也則許氏本書已舟周不別矣漢孟郁修堯廟碑委曲舟市則舟字亦省作舟故周與舟又相通詩大東舟人之子鄭箋云舟當作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鄭注云故書舟作周左傳楚申舟呂覽作申周齊華周說苑作華舟皆周舟通假之證蓋舟市字一假爲周一省作舟而本字遂廢而不行經典周字本義少而假義多不有說文幾疑市爲周之本義密爲周之旁義而漢碑舟市字亦將謂假舟爲周矣洪氏适釋堯廟碑云此碑假舟爲周是習見周之假義而忘舟之本字者也

滋滋音義釋

滋滋三字形近易誤而音義迥別滋從茲其音如懸其義爲黑滋從茲其音如攷其義爲益說文元部茲黑也從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艸部茲艸木多益從艸絲省聲案今本左氏哀八年傳作水滋滋乃滋之誤宋本釋文出水茲云音元本亦作滋子絲反濁也字林云黑也滋亦滋之誤茲從二元音元自是古音大徐子之切本不足據惟本亦作茲亦當仍胡涓切乃云子絲反則陸氏已滋滋不別矣何怪傳寫說文者於水部之滋訓益而以茲爲聲者亦誤作滋也段氏玉裁曰廣韻七之作滋一先作茲音義各不同爲是也其實廣韻七之子之切內有滋而一先胡涓切內有茲無滋其注曰說文曰黑也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本亦音滋本經只作滋則廣韻一先之茲即據

操技齋遺書四

六

釋文收入其云本亦音滋亦沿釋文之誤而滋滋仍不別也書既傳寫而多誤字又形近而易淆所賴說文茲下云從二元茲下云絲省聲而又得釋文音元之證可以曲折互求而得之耳楚辭江離釋  
離騷扈江離與辟芷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興祖補注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糝以靡蕪乃二物也本草靡蕪一名江離江離非靡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樸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亦葉未知就是今無識之者吳仁傑離騷草木疏云說文江離靡蕪也郭樸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靡蕪也三者異名而同實洪氏以相如賦疑之則淮南子云

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木蛇牀之與藤蕪亦以芎藭與藤蕪並稱相如賦又云芎藭菖蒲江離藤蕪泥此則芎藭藤蕪亦不得為一物矣按吳說是也詞賦家用典本屬不拘如相如賦又云其卑溼則生藏蕪藜藿東薺離胡蓮藕菰蘆史記索隱引郭樸云菰蔣也蘆葦也則菰即離胡蘆即藜藿非一物而複舉乎又如離騷云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注芙蓉蓮花也則芙蓉即荷也亦一物而複舉也自不若說文本草專釋一物之為可據爾雅釋草蕪藤蕪說文艸部離下云楚謂之離晉謂之離齊謂之莖下即次以離篆云江離藤蕪又次以菰篆云藤也又次以藜篆云藤蕪也本草芎藭條云一名胡芎其葉名藤蕪藤蕪條云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博物志云芎藭苗曰江

藥錄遺書四

七

離根曰芎藭蓋一物三名而有根苗葉之別猶一荷而根莖華葉等別有十名也對文雖別散文仍通本草藤蕪條唐本注云此有二種一種似芹葉一種似蛇牀又藁木條圖經云香似芎藭但芎藭似水芹而大藁木葉細耳則似芹葉一種即淮南所云芎藭之與藁木似蛇牀一種即淮南所云蛇牀之與藤蕪通言之皆即江離也若顏注所引郭樸云江離似水薺則山海經郭注明云芎藭一名江離史記索隱亦引郭樸云芎藭今應陽呼為江離矣若張勃所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則吳都賦云草則江離之屬海苔之類劉淵林注謂江離香草也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是張所說為海苔而非江離矣若郭義恭所云江離赤葉則吳普本草注謂芎藭葉赤矣洪氏舍本

草說文明白有據之文不信而反信此浮游無根之說不亦儻乎或因說文云楚謂之離晉謂之離齊謂之莖而本草白芷條別錄云一名白菝一名藟一名莞一名苻離欲合江離苻離為一物誤矣

釋勤

勤以董為聲以力為意用力則勞故勤以勞為第一義說文勤勞也是也勤訓勞故訓勞之字即可用以釋勤說文勤勞也羣經音辨勤勤也是也勤與勞既同義故勤與勞可合訓論語四體不勤皇疏勤勤勞也是也勤勞則心有所注故勤有望義詩江有汜序勤而無怨疏勤者心企望之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是也勤既心力並用故勤亦作

藥錄遺書四

六

勸漢書司馬遷傳意氣勤勤懇懇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勸勸是也心力並用則所造者遠故勤有兼人之義廣雅釋詁勤仿也說文作切訓材十人也是也有兼人之材則能助人故勤有助義晉語秦人勤我矣注勤助我也也是也助人則必勸人故勤有勉義康誥曰周公成勤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是也人已求其兼盡而憂生焉故勤有憂義呂覽古樂篇勤勞天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並云勤憂也是也憂則苦故勤有苦義法言先知篇或問民所勤注勤苦也是也知已勤之苦因而知人勤之苦故慰人之勤亦曰勤詩采芣序杖杜以勤歸也箋云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杖杜以休息之是也慰之必惜之故勤有情義詩鳩恩斯勤斯疏引王肅云勤惜也是也惜人之勤而仍

不敢自惜其勤故勤又有不惜之義左僖二十八年傳令尹其  
不勤民注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是也無所愛惜則凡事之  
鉅細皆必躬親其役故勤兼勞辱二義檀弓上服勤至死注勤  
勞辱之事也玉藻勤者有事則收之注勤執勞辱之事也是也  
勞辱交迫則易瘁故勤有憔悴之義後漢書應劭傳注勤謂憊  
悴國事是也憔悴則易老故勤有老義羣經音辨勤耄稱也禮  
射義旄期稱道不亂注或為旄勤是也勤至老則力反弱故古  
或假廛為勤漢書文帝紀楊雄傳敘傳注並云廛古勤字說文  
廛部云廛少劣之居力部云劣弱也是也勤之義以勞始以廛  
終物極思返也

釋飾

探我齋遺書四

疋

飾以飢為聲以巾為意今本說文巾部作从巾从人食聲此二  
徐不知古音而妄改也與虫部饑力部飢皆改為食聲同食部飢糧也从人食  
唐韵疾吏切嚴鐵橋聲類苗仙麓聲訂皆謂當云食亦聲飾飢  
飢三字從之此說最是飢本食聲而讀疾吏切志職同部也猶  
飢從飢聲在職韵而亦讀若試入志韵韓非子外儲說飾與伺  
韵是也本願氏唐韵正若飾飢皆食聲則飾之從人尚可附會飢之  
從人已屬勉强強飾之從人不幾贅疣乎段懋堂不知是正遂欲  
刪食部之飢一切經音義集韵類篇韵會並引說文有飢為  
巨謬飾從中中所以叙物若以叙為第一義如說文飾叙也論  
語之脩飾周禮之飾牛牲皆是叙其塵垢即增其光采釋名飾  
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故

引伸之義凡踵事增華皆謂之飾如易之致飾詩之豹飾禮之  
文飾國語之采飾史記之粉飾刻飾兩漢之潤飾觀飾皆是有  
所加即有所掩故又引伸之凡掩覆蓋藏亦謂之飾如禮之飾  
羔雁韓非之飾姦史記之飾非皆是若飾飢字形相似古書中  
多有互譌者段氏說文注辨之最詳而集韵類篇徑合為一字  
抑亦誤矣

釋旂

旂有二義一為旗屬桓五年左傳旂動而鼓杜注旂旂也馬融  
廣成頌旂旂參其如林旂與旂伍則以旂為旗屬也一為軍中  
發石之具左傳正義引賈逵以旂為發石一曰飛石許慎從逵  
受古學故其為說文解字云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

探我齋遺書四

疋

敵也從从會聲春秋傳曰旂動而鼓詩曰其旂如林大小徐本  
同則許不僅以左傳之旂為發石即詩之旂亦不與馬說同也  
近段氏說文注欲合二義兼通之謂今本非許書之舊依韵會  
所據小徐本改云旂旂旗也從从會聲詩曰其旂如林春秋傳  
曰旂動而鼓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古唐類  
範御覽載魏武帝令引說文云旂發石車也則漢末舊本建大  
木上尚有四字左傳釋文云檜說文作旂今本檜旂互易此依  
鈔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槌敵左傳正義云說文載之於部  
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陸孔在唐初所見說文並無旂旗之  
說黃公紹在元初豈有所據轉得舊本之理故謂段氏所改於  
義為備則可謂段氏所改誠許書真面目則未敢信也

說文尸部屋居也壘古文屋手部握搯持也壘古文握段氏說  
文注於古文屋下云此字蓋即手部古文握字淺人補入此耳  
案許書重出字大徐皆注明此獨不注且二體亦微別不可遽  
謂其重出也惟古文握見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注引淮南  
子曰壘無所鑿謂之狂生高誘曰壘持也所鑿者非元德故為  
狂生壘古握字也今淮南詮言訓作持無所鑿高注亦誤脫不  
可讀而古文屋則絕無所見故段氏疑為一字竊謂屋握古本  
通用詩權輿夏屋渠渠箋云屋具也正義曰釋言文今本爾雅  
作握具也易萃初六一握為笑鄭注握當讀為夫仁為屋之屋  
古時字少容屋握同字亦未可知莊子庚桑楚萬惡不可內於

操數齋遺書四

五

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淮南倣真訓  
臺簡以游太清高注臺猶持也諸臺字說者謂皆古文握之誤  
體恐未必然釋名釋宮室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則臺  
自有持義不必改為壘也且內於靈臺辭義亦不順說文臺下  
云从至與室屋同意室下云室屋皆从至所止也是从至之字  
皆有安止勝持之義此古文所以屋握不別與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說

逸周書周月篇云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今考月令仲冬之  
月日在斗昏東壁中孔疏引律歷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  
度故云日在斗也是日在斗者據月初言冬至為是月中氣周  
篇云冬三月中氣日當自斗而至牛故疏又引三統術云大雪  
小雪冬至大寒

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奎  
在午位則角在子位史記天官書云斗杓攜龍角用昏建者杓  
集解引孟康曰龍角東方宿也蓋斗杓恆指角也故知周時冬  
至始昏斗柄適建子中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云云亦沿周時舊說以是遞推凡  
月有中氣斗必於其月指一辰之中左氏文元年傳所謂舉正  
於中也而置閏之法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  
故閏無中氣而但有節氣既無中氣則斗必於其月指兩辰之  
間是即周書之說也然古人不言歲差第據當時日驗故此法  
在周言周則合而要非通法何以言之歲差之法約七十餘年  
而差一度周時冬至斗建子中使上之千餘年而冬至始昏斗  
即建丑之初矣又下之千餘年而冬至始昏斗即建亥之末矣

操數齋遺書四

五

冬至昏建卯辰之初或一辰之末則凡有中氣之月斗必  
於其月指兩辰之間而無中氣之閏月斗轉指一辰中矣與周  
書之說不適相反乎故曰非通法也自漢以來言斗建者不過  
以十二月配十二辰而閏無中氣之說又亘古不變遂若周時  
用建之法至今猶存是未即斗指兩辰之間一語細考之也

地圓說

地圓之說由來古矣前人特未明言之故近世但知天圓而地  
方謂地圓之說為西人獨得之奇不知其實本於中法也考周  
髡算經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  
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冬至夏至  
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

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陽所終冬至所極皆若一也案周髀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周髀言春分至秋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至春分極下常無日光蓋惟地體渾圓故自春分至秋分日行赤道以北則北極之下常有日光自秋分至春分日行赤道以南則北極之下常無日光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周髀又言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蓋惟地體渾圓日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

操菽齋遺書四

卷

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卽爲夜半子時矣若地爲平面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爲夜半者乎是則地圓之義周髀言之已悉而自漢以後罕有暢其旨者今西人侈爲獨得痛詆前說幾數萬言惜乎無以裨益之術告之者

主臣說

史記陳平世家文帝問平決獄錢穀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此主字從上文數主字承接而下故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蓋漢之丞相猶唐虞之百揆百揆主揆度百職所謂主羣臣也下文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焉卽主臣之說也此初義也丞相所主者羣臣引伸之主臣卽爲丞相之臣道故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此中義也敬主臣道不敢欺又引伸之爲恐懼屈服之義故文穎曰主臣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引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此終義也顏師古漢書注曰文晉一說是也方以智通雅曰主臣發語敬謝之辭猶主在上臣在下自然敬恐也皆主末一義爲說司馬貞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末了故並存兩解則小司馬似重孟說特未卽諸家之義觀其會通耳

概澆辨

操菽齋遺書四

卷

說文手部概澆也詩曰概之釜鬻水部澆水出東海桑瀆覆甌山東北入海一曰灌注也二字絕然有別概澆字當作概澆字當作澆而經典二字輒相混如許所見詩作概之釜鬻今本作澆釋文云本又作概他若周禮儀禮概字今本多作澆釋文多作概惟周禮世婦帥女官而濯概儀禮少年饋食禮雍人概鼎七俎廩人概甌廩七與敦諸概字今本仍作概蓋澆器用手亦用水概澆互用義固可通如厭浥之亦作厭挹濡染之亦作濡染皆手旁水旁通用之證乃經典不惟概澆相通并從木之概說文訓枕斗斛者亦與概澆通假如周禮大宗伯注澆濯澆祭器釋文概本或作概文選長笛賦澆盥汗澆注澆本或爲槩七發於是澡槩胸中注槩與澆同左氏定四年傳吳夫槩史記

項羽本紀正義作夫概廣韻作既又作概是也蓋論音同通借原無鴻溝之限而論制字本原自古區域之分執本義而疑借義固爲泥古執借義而忘本義亦爲蔑古玉篇廣韻皆概既並列集韻亦概概並列而於概下注云通作概今韻沿之遂有概無概則未免執借義而忘本義矣

仞或曰七尺或曰八尺辨

自來言仞者說各不同鄭元包咸高誘李謐司馬彪陸德明諸人並云七尺許慎趙岐王肅王逸曹操李峯顏師古房元齡鮑彪諸人並云八尺主七尺之說者謂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云度深曰仞尋仞皆伸兩手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廣深用之其勢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

操技齋遺書四

圭

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成弧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也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苟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乎主八尺之說者謂仞從人刃聲人身長八尺仞之所從得義也伸兩臂爲尋亦八尺舉兩足爲步亦八尺度縱以仞度橫以尋度地以步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廣深同度而尋仞異文者所謂度廣曰尋度深曰仞也不然畎遂溝洫皆廣深相等豈澮獨有異哉今案言八尺者仞之度即取人之全身度一仞之物固爲巧便數仞以上不拙且窮乎且兩說並取考工記爲證說皆有理固未能爲七尺八尺之定證若儀禮鄉射記

云杠長二仞以鴻臚韜上二尋杠卽旗之竿並無廣深異度使尋仞同爲八尺何不云韜上二仞或云韜其二乎則仞之爲七尺可以定矣他若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應劭注漢書云五尺六寸曰仞紛紜繆戾不足辨也

弟子門人異同辨

弟子門人本無分別論語參乎章子出門人問曰邢疏以門人爲曾子之弟子於顏淵死章亦以門人爲顏子之弟子近世朱竹垞因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不知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聞夫子

操技齋遺書四

圭

言而不敬子路也若是子路之門人安得同在夫子之門且弟子亦何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其弟子而斥其師乎此門人皆爲孔子弟子明甚子疾病章子路使門人爲臣子路年長故稱使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是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此朋友之常情不必爲顏子門人也末云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爲夫此蓋夫子在家自言非正對二三子言安得泥此一字遂以爲顏子之門人乎此門人亦皆當爲孔子弟子也其非孔子之弟子則必各係其師之字以別之如子夏之門人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皆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若謂親受業者必稱弟子惟轉相傳授者乃稱門人則孟子言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檀弓言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先反

門人後又云孔子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駢此皆孔子弟子何以亦稱門人乎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不知門生之稱始於漢古未之有也且漢之門生則與弟子異漢之門人仍與弟子同也前漢云做傳做師事同縣吳章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做時為大司徒掾自幼吳章弟子顏師古注云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此漢時亦以門人為即弟子之證乃欲強執漢之門生以解論語之門人可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即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朱子註論語於訓詁

操校齋遺書四

宅

名物多採注疏而於門人獨不採邢說卓哉見矣  
借根方四元代數三術異同辨

天元何仿乎少廣之借一算也四元何仿乎方程之二色以上也自元李仁卿有測圓海鏡朱松庭有四元玉鑑而其學遂顯泰西之借根方即李氏之天元一借根方者言假借根數方數以求所求之數也四元有正負而借根方則有多少相等之號如上為多號一為少號二為相等號代數皆本之而仍名多少為正負變少號之一為丁其他若諸自乘方之指數開諸方之根數則又代數所獨而四元及借根方所未有者也三術皆假虛數以求實數四元之立天元一為某即借根方之借一根為某亦即代數之命某為天明顧公善溪謂細考測圓海鏡如求

城徑即以二百四十為天元半徑即以一百二十為天元夫既知其數何用算為顧氏殆未知假虛求實之意乎又四元有相乘相消借根方有各加各減而代數亦有并之消之之事故借根方原名東來法代數原名補足相消皆不忘所自也惟是論其理則三術同出一源而論其法則三術遞為精進四元列位皆用本數而又有別分易位之變故求數多愈則演布愈繁故三四位以上之算皆窮若代數則無論未知數與已知數悉以字代所執愈簡而所馭愈繁西人謂自以對數代真數而省算十倍以代數代數學而省算百倍亦自詡其代數之精絕也然則辨三術之異同者謂三術各異焉可論其法也謂三術本同焉亦可論其理也

操校齋遺書四

宅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書後

顧氏日知錄云大厯中張參作五經文字開成中唐元度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間有殘闕近代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不知此書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余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於是孔氏繼涵作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疑取石刻及馬氏所刊宋搨本與補闕互校逐一盡發其覆然今取石刻觀之其所注見某書及見某書注者亦頗有遺舛如儀禮士喪禮士虞禮皆言蚤揃而手部揃下云見周禮注士虞禮明齊澣酒禮記內則糝澣之以為醕而水部澣下云見禮記注周禮邊人糝餈粉糝而食部糝下云見禮記注爾雅釋詁擊擊也釋言袍糝

也筋附也堪焜也備稔也而手部擎下云見禮記注衣部襦下  
云見禮經注水部附火部焜食部餽下並云見詩注凡此皆遺  
經而舉注也他若手部撻下云見春秋傳蓋據左成十六年傳  
三肅使者注肅手至地若今之撻也而傳下奪注字人部俾下  
云見周禮記蓋據周禮天官太宰事典以任百官注事稍傳也  
而注誤爲記遂致義不可通九經字撻火部燻下云見周書今  
書經注並無其字說文燻下引逸周書曰味辛而不燻今逸周  
書亦無其語段玉裁卽據字撻刪去逸字謂周書蓋七十一篇  
之周書在段氏以元度所見說文本無逸字固無不可惟元度  
當時七十一篇之周書亦已久亡其半且並不列於九經乃徒  
襲叔重之語而又不標明所本豈信以傳信之道哉

案按齊遺書四

表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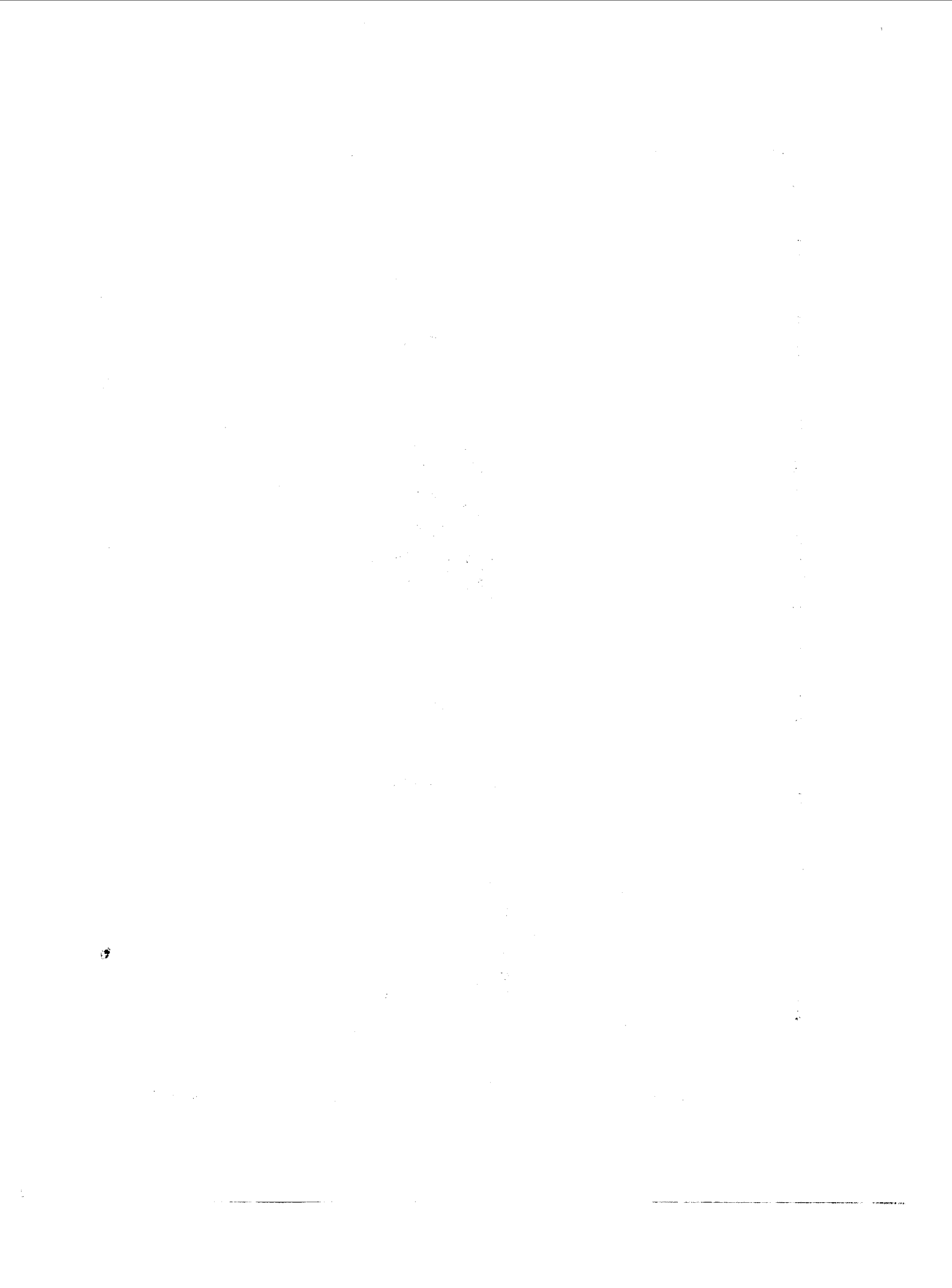
南菁書院叢書

二十

86



心巢文錄



釋字

字言于大也于通語也尚書大傳名曰朱案于蓋夸之省借字

說文大部夸奢也從大亏聲奢張也從大者聲詩韓奕孔傳地

故廣雅釋詁云夸大也凡從于聲之字皆夸之聲同假借爾雅

釋詁許字大也廣雅許易豫吁豫王肅注吁大也詩斯干君子

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本作吁鄭箋芋當作樵于聲無聲音亦相近

爾雅樵大也周官膳人凡田獸之脯腊膳胖之事鄭注膳與大

一也膳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尚書洪範庶草蕃廡某氏傳廡豐

也易序卦傳說文林部引作庶艸無詩巧言亂如此樵毛傳

樵大也說文訓夸為奢夸奢竝從大而亏聲者聲音義竝近故

心一

廣雅云猶都大也夷亦從大故詩豐年亦有高廡噫嘻亦服爾

耕箋註云亦大也文王不顯亦世後漢書袁術傳注魏書禮志

作不顯奕世說文介籀文部齊大也夸奢夷從大齊從籀文大

故皆有大義然亦有不從大而聲義與夸奢近者說文言部補

大也讀若通水部溥大也詩韓奕溥彼韓城潛夫論志氏姓作

普彼韓城禮記祭義溥之而橫乎四海定本溥作傳釋文溥本

作敷因而凡父聲字皆得訓大爾雅甫大也詩車攻東有甫草

文選東都賦引韓詩作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

也說文古部假大遠也爾雅假大也左昭二十年傳引詩假假

無言今毛詩作假假無言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假於主人鄭注

古文假為格凡各聲字亦有大義爾雅路大也舍八本作輅云

車之大也淮南子池論訓總其略行高注略大也說文頁部碩

頭大也省作石亦訓大漢書律厯志石者大也故文選為曹公

作書與孫權注云碩與石古字通亦通作碩廣雅石大也王氏

疏證云莊子田子方篇揮斥八極漢書揚雄傳拓迹開給拓斥

竝與拓通魯頌閟宮篇松栢有鬪毛傳鬪大貌義亦與拓同說

文水部湖大陂也湖從胡聲胡亦訓大逸周書諡法解胡大也

胡古聲祐亦古聲也賈子容經篇祐大福也亦通作壺方言壺

大而蜜者燕趙之間謂之壺籛匪直此也且有不訓大而聲義

與夸奢近者說文草部蓆廣多也爾雅蓆大也廣多亦大義也

通作蓆漢書賈誼傳非有仄室之執以豫蓆之也集注引應劭

曰蓆大也是例之巨渠同為巨聲而皆訓大方言巨大也周

心一

官鐘師肆夏注呂叔玉云渠大也廓郭棹同為廓聲而皆訓大

爾雅廓大也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為言廓也大也禮記檀弓

上般人棺棹郭注棹大也由是更推而廣之粗籛膚疏夏同在

古魚虞模部而皆訓大廣雅粗籛大也詩六月以奏膚公傳膚

大大元元首都序三位疎成范望集解疎大也詩權輿於我平

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竝與夸奢聲近義同

釋眾

客有以說文眾字兩說見詢者余應之曰後說眾从隸省亦聲

襄从眾以疊均為聲靈筮則以雙聲為聲當以此為確論余正

釋言逮逌也郭注今荆楚人皆云逌音沓釋文逌孫郭徒沓反

與上同亦徒沓反故大徐之音說文亦云徒沓反而段大令

因之注曰八部不知眾音古音皆與速相近說文云眾讀若前  
與眾同眾及也速唐逮及也从彳眾聲眾速音誼並同速以  
眾得聲而石經公羊傳祖之所速聞洪适隸釋云版本作速中  
前所以速賤也釋文速本又作速同漢劉寬碑未速誅討陳球  
後碑速完徂齊誼皆作速州輔碑速事和熹后孝安帝速事猶  
速事也然則速速音誼亦同明矣釋言速速蓋以聲為訓耳  
以速得聲一切經音義十五引埤蒼云獸也獸人殺聲或禮作  
吠以犬得聲並與速同部嗥獸亦以聲為訓也眾速查廣韻並  
在二十七合攷合韻字古音多與速近答詩雨無正聽言則答  
以均退遂瘁諄諄字而新序雜事漢書賈山傳作聽言則對知  
答古有對音納周官鍾師納夏故書納作內書咎繇書僞孔本  
作益履

心一

三

以出納五言漢書律麻志作出內兩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銓三百里納結地理志作內總內銓內夏荀子臣道時關內之  
楊倞注內與納同說文納从糸內聲據此知納古音如內蓋說  
文从艸盜聲孟子蓋亦反其本矣下云則盜反其本矣誼同史  
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慎諸竝以蓋為盜知盜  
古與蓋同則盜盜等字从盜得聲者亦皆讀蓋可知速眾查古  
音與速近即此例孟子泄泄猶查查也此亦音訓相兼猶犀者  
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之例非泮林案此說足補亦其証矣  
而陸元朗乃音徒答反毋乃昧於古本音乎

釋鍼箴

說文金篇鍼所目縫也段注云箴以竹為之僅可聯綴衣以金

為之乃可縫衣又竹篇箴綴衣箴也段云綴衣聯綴衣也謂  
之使不散若用以縫則从金之鍼也竊疑此說殊未然說文  
合箴也廣雅釋詁縫合也然則綴衣即縫衣矣箴鍼二字異體  
而音同誼近分繫兩部許書本有此例如吧謀分隸口言忼既  
分隸心習之類皆是內則衣裳綻裂綴綴請補綴說文所備綴  
衣者即此補綴之謂安有所謂箴之使不散者乎廣雅釋詁一  
鍼刺也釋詁二箴插也而說文手篇云插刺肉段本作內云刺  
內者刺入也當  
也則箴鍼誼同可知春秋成公二年左傳孟孫請往賂之以  
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列子湯問篇芒鍼為鈎作鍼而內則右  
佩箴管線續及緹箴管子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鍼復作  
箴又廣雅釋箴為刺而經典中引伸為凡刺之誼者如師箴箴

心一

四

做之屬字竝作箴亦其證矣砭鍼本段縫衣之字為之素問自  
制鍼石大小以下竝作鍼後漢書文苑傳鍼石運乎手爪亦作  
鍼而山海經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漢書藝文志箴石湯火所  
施禮文王世子注箴藥所勝又作箴益知箴與鍼同矣說文鍼  
所目縫也縫目鍼袂衣也而箴下則又云箴縷所袂衣也許君  
固明以鍼箴為一字矣聲類一切經音義鍼今作針文選景福  
殿賦李注箴古針字二說皆是字詁義十八引鍼又針箴二形  
今作鍼說尚可通至一切經音義十七云古文箴針二形今作  
鍼同謂針亦古文則繆之甚者矣玉篇箴刺也或作鍼以鍼為  
箴之或體於箴字之義雖未盡當然合二字為一則得之廣韻  
出針字云針線出鍼字云上同而於箴下則但云箴規也斯則

昧於古誼耳然則箴既非以竹爲之何以从竹曰箴裏也箴蔽不見也無竹誼而皆从竹何獨疑於箴字乎徧攷古籍無以竹爲箴者必如段氏云箴以金箴以竹毋乃近於鑿空與

釋飯糗

逸周書黃帝始蒸穀爲飯說文飯食也从食反聲段注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伸之所食爲飯案此注似是

而實非也許君以食釋飯食即部首之食食篆下云一米也段本然則許君正讀食爲食居人之左之食其釋飯爲食

亦正讀飯爲亞飯三飯四飯之飯可知饜篆云滫飯也饜篆云飯氣蒸也饜篆云裸飯也饜篆云曰羹澆飯也皆顯證矣

心一

五

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鄭君注食飯也與說文爲互訓而于曲禮食居人之左則注云食飯屬也孔疏申其義曰左傳粢食不鑿論語一簞食玉藻子卯稷食皆飯也言屬者諸飯悉然故云屬斯得之矣

餐飯謂之饌饌熟爲饌

倉頡篇云餐饌也附雅釋文引饌說文作滫云饌滫飯也从食萃聲或从黃作饌或从弄作饌又云饌飯氣蒸也蒸詩正義詩

大雅河酌可以饌饌毛傳饌饌也爾雅釋言饌饌稌也郭注今呼餐飯爲饌饌熟爲饌廣雅釋器饌謂之饌一切經音義引作饌

饌饌也案此蓋謂蒸飯也孫炎爾雅注蒸之曰饌均之曰饌

詩正義引郭注亦云飯均熟爲饌詩釋文引字書曰饌一蒸

米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引字書云饌蒸米蓋挽一字玉篇云米蒸飯字書玉篇義互

相藉以米言之屬已蒸矣特尙未均而饌耳以飯言之則尙未全熟故僅云米蒸而爾雅釋文及廣韻乃云一蒸飯失其

義矣蒸飯不相藉者與煮飯異故釋名釋飯食云饌分也單粒各自分也考劉義慶世說新語稱炊忘著算飯落釜中太

邱問炊何不饌飯落釜中則傷熱溼故太邱疑其未均耳

麥飯謂之粳

說文陳楚之間相謁食麥飯曰糗急就章餅餅麥飯甘豆羹顏師古注麥飯磨麥合皮而炊之荀子富國篇夏日則與之瓜楚楊倞注楚煮麥飯也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倉頡云楚煮麥也釋名煮麥曰楚楚亦鬪也煮熟則鬪壞也

心一

六

稊飯謂之粳

說文米部稊稊飯也段注食部曰饌裸飯也廣韻曰饌亦作稊然則饌稊一字今之稊稊字也案段說是也玉篇食部饌雜飯也米部稊雜飯也稊同本說文集韻饌雜飯也或從采作稊保亦稊之別體五音篇海又作饌云女救切音稊雜飯也蓋卽饌之壞字

乾飯謂之糗

說文糗乾飯也釋名乾飯飯而暴乾之也今本作干飯單校據太平御覽作乾玉篇糗乾飯漢書李廣傳大將軍使長史持糗遺廣李廣利傳及載糗給貳師匈奴傳又轉邊穀米糗王莽傳太官齋糗乾肉後漢書孝明帝紀杆水脯糗而已和熹鄧皇后紀

儲時米精薪炭隗精傳出城餐糗精張禹傳注引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糗皆是

精謂之糗糗謂之麩糗亦謂之糗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敢致糗于從者何休注糗精也

黃雅釋器同而杜預注哀十一年左傳云糗乾飯也趙岐注

孟子云糗飯乾飯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服虔云糗乾

食也乾食即乾飯說文米部云糗熬米麥也熬米麥者糗米

麥高部云糗熬也火部云熬乾煎也王氏懷祖廣雅疏證云

糗之言炒舊俗精之言備也方言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關

西隴翼以往謂之饑秦晉之間或謂熬煎與炒同鄭注籩人

云飽者於糗室中糗乾之糗與饑同案王說是也蓋熬之曰

心一 七

糗所熬亦曰糗備之曰糗所備亦曰糗矣糗謂乾飯之整者

亦兼屑者言之周官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羞後鄭云糗者

搗粉熬大豆為餌羞之黏著以粉之耳禮內則糗餌粉醅書

費誓時乃糗糧鄭君注並云糗搗熬穀也儀禮燕禮注糗餌

粉羞釋文糗乾食屑也釋名糗餽也飯而磨散之使齏碎也

齊民要術有作糗米糗搗法取糗米沃灑作飯暴令燥搗細

磨粗作兩種折集韻別作糗云乾飯屑也據此諸說則糗之

為屑蓋既取之而復搗之耳廣雅釋器麩麥謂之麩又釋言

糗麩食也玉篇麩煨也麩同蘇恭唐本草注麩蒸米麥熬過

磨作之陳藏器本草河東人以麥為之北人以粟為之東人

以種米為之炒乾飯磨成也粗者為乾糗糧急就篇顏師古

注今通以熬米麥謂之麩齊民要術有作奈麩法有作林倉  
麩法是麩亦兼屑者言之糗玉篇云碎米也廣韻云米麥破  
也集韻云春餘也或作麥作麩玉篇麩麥屑也麩同

拆謂之糗亦謂之糗亦謂之糗亦謂之麩

說文糗麩也玉篇糗麩也或作麩廣雅釋器糗謂之麩廣韻

集韻作柯云糗柯也案麩字從麥末得義故說文麥部云麩

麥也御覽八百五十三引倉頡解詁云麩細麩也說文麩小

麥皮屑也劉氏楚楨釋穀云細麩之麩亦當作麩末也其實

凡末皆得稱麩玉篇麩麥麩蜀以枕榔木屑為麩麩同又云

麩麩也今呼米屑為麩是其證凡從蔑之字皆有末義故廣

雅釋詁云糗末也顧命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子於

心一 九

蔑小子離騷精瓊靡以為根王逸注靡屑也爾說文作糗云

糗碎也碎糗也轉注廣雅糜糗也糜糗糜並同玉篇糗屑米

集韻糗米屑也廣雅麩糗也疏證麩之言涿涿也糗麩麩麩

柯糗糜糜糗麩聲之轉

亦謂之果

說文果春糗也從米日玉篇果春糗米廣韻果糗米篇海果

乾飯屑義並同集韻誤以果為糗之或體

亦謂之麩

說文麩小麥屑之麩也廣雅麩糗也玉篇糗糜麥屑齊民要

術引四民月令云夏至後羅麩麩廣雅疏證云麩之言瑣瑣

也

亦謂之糲

廣雅糲糲也

亦謂之糲

說文糲麥覆屑也十斤為三斗廣雅糲糲也玉篇糲麥屑也

廣韻糲也也糲糲也九章算術粟米章云小糲之率十三米

大糲之率五十四麥八斗六升七分升之三得小糲二斗五

升一十四分升之十三麥一斗得大糲一斗二升李籍音義

細曰小糲粗曰大糲段氏說文注云九章之小糲許所謂麵

也大糲許所謂甚及糲也

亦謂之粉

周官籩人糲餌粉養司農注粉豆屑也粉從米則米屑亦稱

心一

九

粉說文粉傅面者也小徐曰古傅面亦用米粉故齊民要術

有傅面英粉段氏難之曰傅人面者胡粉也案釋名云粉分

也研米使分散也而繫之釋首飾篇則小徐是也急就章芬

薰脂粉膏澤師古注粉謂鉛粉及米粉皆以傅面取光澤

也玉篇粉在糧紐二文之間而亦云可飾面韻會亦謂古傅

面亦用米粉並與釋名合

粉謂之糲

說文糲粉也從米卷聲小徐本以糲為粉或字非玉篇云糲同集韻作糲

云粉也

糲謂之餽餽謂之糲

說文餽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時乃餽糧乾食即乾飯故

字林云餽乾飯也一切經音義七引徐鉉繫傳云今人謂餽乾為餽

是也今本尚書費誓作糲糧義同廣雅釋器餽作糲云糲也

詩伐木乾餽以愆無羊或負其餽公劉迺裹餽糧白帖十四引作糲糧

左氏宣十一年傳具餽糧襄九年傳盛餽糧皆是釋名云餽

餽也侯人飢者以食之也糲亦兼屑者言之文選思元賦屑

糲藥以為糲是也爾雅釋言糲食也郭注方言云陳楚之

間相呼食為糲案說文糲餽也從食非聲陳楚之間相謂

而食麥飯曰糲爾雅所釋即說文前一義其云陳楚之間相謂

而食麥飯曰糲乃別一義即方言所云糲食也陳楚之間

相謂而食麥餽謂之糲楚曰餅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謂

而糲或曰餅或曰餅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餽體者也郭氏

援以注雅潤而一之疏矣

水澆飯謂之糲亦謂之餽亦謂之餽

列子說符而下壺餐以餽之張湛注餐水澆飯也說文餐重

文作飡云餐或從水是許氏亦有水澆飯之義詩伐檀正義

引說文云飡水澆飯也從夕食今本作釋文引字林亦云飡

水澆飯也玉篇飡水和飯也釋名飡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

太平御覽引云投飯于水中各散也齊民要術作粟飡法投

飡時先調澆令甜醇適口下熱飯於中尖出便止宜少時

住勿使搗攪待其自解散然後擗盛飡便滑美說文饋以糲

澆飯也餐飡饋音近義同今江淮間曰水糲飯亦曰湯去聲飯

糲也

心一

十

逸周書黃帝始烹穀為粥說文鬻健也從粥米鬻聲也從鬻

侃聲飾或從食衍聲軒或從食干聲健或從食建聲鬻健轉

注健集韻亦作糲古籍多作軒飾如莊子讓王回有郭外之

田五十畝足以給軒粥荀子禮論酒醴節鬻是也

亦謂之鬻

說文鬻陳雷謂健為鬻陳或從食東聲易鼎覆公餗釋文引

馬云健也字林省作鬻漢書敘傳音義引

亦謂之鬻

說文鬻鬻也從鬻毓聲鬻或省從米隸釋王純確鬻鬻作廉

集韻或作粥鬻段氏云鬻切余六鬻切之六本分別不同後

人以鬻之切為鬻之切而混誤日甚

鬻謂之鬻

說文鬻健也爾雅釋言餽餽也餽者鬻之借餽者健之借也

孟子軒粥之食檀弓作餽粥之食釋文體本作餽而趙注孟

子即釋餽為糜粥也餽健皆鬻之或體鬻亦作粘廣雅粘餽

也亦作梓類篇煮米及麪為粥焦氏里堂孟子正義曰今俗

或作糊篇海糊煮米及麪為粥焦氏里堂孟子正義曰今俗

以整米煮為粥粉米煮為糊古之餽即今之粥古之粥則今

之餽是其義矣

麥甘粥謂之麩

急就章甘麩殊美奏諸君顏注甘麩者煮麥為甘粥也麩之

言稱也謂糊也一日麩者稷也麩稷聲相近實一物也甘麩

者以蜜和稷故其味甘也案顏前說是也說文麩麥甘當也

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書云麥甘粥也方言陳楚之間相謂

而食麥餽謂之黃麥餽即麥粥矣廣韻麩麥粥汁集韻麩

麥當為黃魯直釋急就亦云麩麥粥汁皆無以麩為稷者

寒粥謂之稷

釋名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周官漿人六飲注涼

若今寒粥若稷飯雜水也國語楚語稷一匡穆天子傳稷非

韋昭郭璞並以爲寒粥

薄粥謂之醑

說文醑賈侍中說醑爲鬻清周官酒正四曰醑鄭注醑今之

粥內則有黍醑醑飲粥稀者之清也禮內則醑醑黍醑注並

云醑粥也字亦作醑穆天子傳脯棗醑郭注醑粥清也

厚粥謂之餼亦謂之糜

廣雅釋器粥糜餼也考說文餼糜也僖公二十八年左傳甯

子職納橐餼焉杜注餼糜也禮內則餼醑釋文餼厚粥也

弓醑粥之食正義曰厚曰餼希曰粥廣雅粥糜並釋為餼亦

通言之耳說文黃帝初教作糜爾雅釋言鬻糜也儀禮既夕

歡粥鄭注粥糜也其實鬻糜小異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

云說文云糜爛也此當云粥濁于糜粥粥然也濁者淖之借

糜糜也煮米使糜爛也

字字林橋甚曰淖一切經音義十二引爾雅釋文引作淖橋甚也糜者粥之稠故爾

雅釋文云粥之稠者曰糜昭公七年左傳正義亦云稠者曰

糜鬻者糜之淖故字林云粥淖糜也禮檀弓爾雅釋文引孫炎爾雅注同左



正義亦云淖者曰粥漢書文帝紀當受醫者顏注亦本字林釋言及既夕注亦通言之耳

亦謂之餽

廣雅玉篇竝云餽餽也

亦謂之糲亦謂之敷

廣雅糲餽也玉篇作糲云粥秣也廣雅敷餽也菲氏霽水廣雅疏證遺字拾云敷與糲通詩周南王室如燬韓作糲是其

證亦謂之糲

亦謂之糲

說文糲涼州謂糲為糲從糲糲聲糲或省從末段注糲錯本作糜為長案段說是也廣韻糲糜也是其證糲之為糲猶糲

心

之為糲矣廣雅糲餽也亦作糲集韻韻會竝云糲音茂糲也

亦謂之糲

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子時則訓作糲糲天文訓亦云行糲

糲廣雅糲餽也篇海糲一曰糲也

亦謂之糲

玉 廣韻集韻竝云糲餽也廣雅作糲云餽也

糜上汁謂之敷

字林敷糜上汁集韻引

餽粥多潘者謂之溲

說文溲多汁也廣雅釋言溲溲淖也淮南子原道訓甚淖而

溲高誘注溲亦溲也餽粥多潘者謂之溲說文溲溲泥也亦

謂泥之多汁者

煮米多水謂之糲

通俗文煮米為糲太平御覽八廣韻糲煮米多水食經作糲

法取蒸米一升置沸湯勿令過熱出善新羅內

屑米為飲謂之糲

集韻糲糲屑米為飲齊民要術糲法云食次日宿客足作

糲糲糲米一斗以沸湯一升沃之不用膩器斷箕漉出滓以

糲帚舂取勃勃別出一器中折米白糲取汁為白飲以飲二

升投糲汁中

以米和糲謂之糲

說文糲以米和糲也糲通作糲禮記和糲不蓼墨子孔子窮

心

陳蔡之間藜蒸不糲

久甘謂之糲

說文糲久甘也

釋餅餌

近世餅餌不分竊謂溲米屑蒸之曰餅溲麥屑蒸之曰餅說文

糲粉餅也从糲耳聲餌或从食耳餅麩糲也从食并聲粉餅謂

米粉餅麩謂麥麩謂麥方言餅謂之餅或謂之糲或謂之餅或

謂之餅或謂之餅皆謂米粉所為又云餅謂之餅或謂之餅餽

皆謂麥麩所為釋名亦云餅而也相黏而也究豫曰溲溲就形

名之也溲溲當餅并也溲麥麩使合并也餅為溲麥麩則餅為

溲米粉可知廣雅餅餽餽餅也餽餅餅也亦分為二故小

顏注急就章餅餌云澆米而蒸之則為餌餌之言而也相黏而  
也澆麪而蒸熟之則為餅餅之言并也相合并也自賈思勰著  
齊民要術米粉麥麪皆入之餅法而後世言食經者鮮知其分  
矣

釋祭名

祭天地於南北郊謂之郊祈穀於上帝謂之郊祖配天謂之郊  
書召語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案漢書郊祀志右將軍  
王商博士師丹議郅程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于  
太壇祭天也瘞瘞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  
于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  
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雅故蔡傳云

心一

壹

郊祭天地也禮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  
故謂之郊是祭天地於南北郊謂之郊也禮記月令孟春之  
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上帝即天也春秋桓公五年  
左傳凡祀啟蟄而郊又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啖氏助云天子以冬  
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葉氏夢得  
云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魯郊殆周祈  
穀之郊而已故左傳謂啟蟄而郊李氏廉云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特以孟春祈穀為郊今案春秋僖三十一年宣三年成  
七年十年十七年襄七年十一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書郊凡  
九皆祈穀郊也是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也禮記祭法有虞

氏郊嘗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國語魯語展禽曰

有虞氏郊雋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周人郊稷虞郊嘗堯

不同者韋氏昭云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

是也韋又云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是祖配天始於夏故

易豫象傳云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爾先

王不偁先帝矣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定三

年公羊傳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大戴禮朝事

篇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是祖配

天亦謂之郊也杜氏俗通典方丘廟制配以后稷命洪釋

禮記地之神周禮無文鄭元以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則

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無據秦氏蕙田五禮

通考云王者父天母地中庸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雖以德

首四三才之道也如配祭則周當以稷而後世配天之祖

亦當以配地此禮之以義起者也今案孝經明云郊祀后稷

以配天不云以配地集禮禮緯書無據其說良是至秦氏

援中庸配地配天為證義各有當不必強以合之天陽也地

陰也後世如漢以呂太后後魏以神元實后北齊以武德皇

后配地固屬不經然使用以后稷亦於

義類為乖經傳無文當從蓋闕之例

祭上帝謂之享祭五帝謂之享祭社稷謂之享祭山川謂之享祭

先王謂之享

恭

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是祭社稷亦謂之享也易隨上六王用亨於西山亨享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是祭山亦謂之享也詩小雅天保吉鏞為籥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是祭先王亦謂之享也

祭上帝於明堂以父配之謂之大享祭先王謂之大享

禮記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月令季秋大饗帝注言大饗者偏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案鄭以大饗為祭五帝應氏備楊氏復已正之矣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大饗之禮詩周頌我將序曰祀文王於明

心一 七

堂也其詩云我將我享即曲禮月令之大饗也故程子朱子呂氏祖謙胡氏寅王氏炎楊氏復何氏楷諸說並同是祭上帝於明堂以父配之謂之大享也書盤庚上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注大享謂烝嘗也某氏傳同考之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是盤庚之大享專斥蒸祭言鄭兼言嘗然則禴祠亦得稱大享矣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樂記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大戴禮禮三本荀子禮論史記禮書大饗尚元尊俎生魚先大羹鄭氏裴氏馴楊氏倅竝以為禴祭先王禮器不足樂記之大饗王肅注家語謂禴祭天地不可從是祭先王亦謂之大享也

祭上帝謂之旅祭山川謂之旅

周官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龜案設皇邸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司尊彝大喪存奠奠大旅亦如之其謂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大祭祀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既瞭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厥其樂器大旅則陳之秋官職金旅於上帝則供其金版禮記禮器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其矣不足以饗帝後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注司奠奠云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尊彝陳之不即徹注典瑞云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既瞭云旅非常祭注笙師云陳于饌處而已故鄭氏鐸陳氏祥道從之剛中云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

心一 八

而合祭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用之說略同並申後鄭義但鄭於大宗伯典瑞注皆以上帝為五帝祭器注亦以祭五帝釋大旅先儒已正其失而掌次注復云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夫禮器之饗帝即典瑞之祀天所謂圓丘之祭是已其曰大旅曰旅上帝自是有故而祭與圓丘正祭固無涉也是祭上帝謂之旅也書禹貢蔡蒙旅平荆岐既旅九山刊旅某氏傳云祭山曰旅王氏樵云旅者功成祭告周官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考工記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後鄭云四望五岳四鎮四瀆是也司農謂為日月星海書

者蓋非論語季氏旅於東山馬融注旅祭名也是祭山川謂之旅也

祭上帝謂之類祭日月星辰謂之類祭社稷謂之類祭宗廟謂之類

類本作禱說文禱曰事類祭天神从元類聲書禮典肆類於上帝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案古今文竝謂以事類祭故說文亦云禱曰事類祭天神但所云以事類祭者當以周官鄭注爲確小宗伯注類者依其正禮而

心十

七

爲之肆師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故蔡氏沈書集傳本此以釋經如今尚書說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夫祭天如圜丘祈穀大雩明堂之屬皆在南郊何類祭之獨取義於此也許君從古尚書非常祭之說鄭君無駁蓋依許義但非常之祭見於經傳者有三一攝位之類即書肆類於上帝是也一巡狩之類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是也一行師之類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周官大祝大師類上帝則前祝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枝本尚書泰誓類於上帝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禱爾雅釋天是禱是禱師祭也是也是祭上帝謂之類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是祭日月星辰亦謂之類也小宗

伯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是祭社稷宗廟亦謂之類也上帝日月星辰皆天神社稷地元宗廟人鬼也故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一曰類

巡狩祭社謂之宜會同祭社謂之宜出征祭社謂之宜

王制天子將出宜乎社疏此論天子巡狩之禮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是巡狩祭社謂之宜也周官大祝大會同宜于社是會同祭社謂之宜也周官大祝大師宜于社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爾雅釋天講武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汪氏克寬經傳補逸云宜出兵祭社之名社所以神地道主陰陰主殺故誓社而田因田而習軍旅出征祭之稱

心一

辛

其義也是出征祭社謂之宜也

巡狩祭廟謂之造會同祭廟謂之造出征祭廟謂之造

造說文作禱云告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造乎禰疏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孔叢子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于祖禰白虎通義王者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故王制曰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案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陳賈子問稱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然則諸侯述職與天子巡狩同是巡狩祭廟謂之造也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疏王與諸侯會同亦告廟而行曲禮云出必告反必而據生

時人子出入之法是會同祭廟謂之造也周官大祝大師造于祖則前祝王制天子將出征造平禱司馬法興甲兵以討不義乃造于先王是出征祭廟謂之造也

祭上帝謂之有事祭社謂之有事祭山川謂之有事亦謂之將事亦謂之有事祭類宮謂之有事祭宗廟謂之有事亦謂之大事

禮記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雜記可以有事於上帝是祭上帝謂之有事也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祭社謂之有事也周官大祝國將有事於四望則前祝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春秋僖公十九年左傳秋

心一

三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昭公十六年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村有事於桑山十七年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是祭山川亦謂之有事也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夏官校人凡將事於四海水川則飾黃駒是祭山川亦謂之將事也春官大祝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注用事亦用祭事是祭山川亦謂之用事也禮器必先有事於類宮鄭注告后稷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為郊宮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類宮本郊宮類是祭類宮亦謂之有事也禮記雜記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祭統是故有事於大廟春秋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是祭宗廟亦謂之有事也春秋文公二年八

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禴也何伏法以言大與有事異是祭宗廟亦謂之大事也

祭風曰磔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蕪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

見爾雅釋天祭名案埤雅二十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本釋名無釋文邢疏引李巡爾雅注祭星者以祭布露也故曰布公羊疏十二引孫炎爾雅音注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也郭璞爾雅注云布散祭於地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封禪書有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索隱引爾雅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是祭星曰布也公羊疏十二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蹄及皮而破之以祭故曰磔公羊疏十二一切經

心一

三

音義九韻會十一陌引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散風也公羊疏一切經音義作以風散之也茲從韻會郭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李孫但云磔牲郭注專言磔狗案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與景純合爾雅義疏云封禪書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索隱引風俗通云殺犬磔磔也案淮南萬畢術云黑犬皮毛燒灰揚之止天風然則磔狗祭風蓋古遺法秦人磔狗禦蠱當亦祭風之意是祭風曰磔也燔柴瘞蕪瘞縣浮沈並詳祭儀  
祭日謂之朝夕祭月謂之夕  
禮例朝朝君曰朝夕朝君曰夕祭日月用其名大戴禮保傅篇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國語

周語古者先王既有天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漢書賈誼傳三代之禮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是朝祭日謂之朝夕祭月謂  
之夕也案周官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禮記玉藻天子元  
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春秋莊公十八年穀梁傳王者朝日  
又云故天子朝日經傳皆第言朝日不言夕月然攻周官大  
宗伯以實柴祀日月典瑞圭璧以祀日月考工記玉人圭璧  
五寸以祀日月儀禮觀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  
門外禮記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義祭日於壇祭  
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竝以祭日祭月對舉知經傳有  
夕月之事矣

心一

禮

祈雨謂之雩 應風雨雪霜水旱癘疫謂之禱  
雩有常雩有旱雩春秋桓公五年左傳龍見而雩禮記月令  
大雩帝川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  
穀實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聲雩雩或  
从羽雩舞羽也此常雩也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  
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春秋書大雩凡二十有一穀梁傳雩得  
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爾雅釋訓舞雩也注雩之祭舞者吁  
嗟而雨女巫疏引鄭蒼臨頌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祭吁  
嗟之歎此旱雩也是祈雨謂之雩也春秋昭公元年左傳子  
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  
鬼神示四曰禁注禁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  
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說文禁設縣繩為營巨禳風雨雪  
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从營省聲是禳風雨  
雪霜水旱癘疫謂之禁也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當  
為禁蓋雩祭早祭祭水祭旱可併祭祭水不可併雩或謂宗  
當如字恐非說文禳禳禳祀除厲殃也古者燧人祭子所造  
此禳祭義同之證

祭地謂之社 祭山川謂之望

心一

禮

仁鬼神也疏郊社所以祭天地社與郊相對成文是祭地謂  
之社也書堯典望于山川望秩于山川某氏傳九州名山大  
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周官牧人望祀各以其方  
之色牲毛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兆  
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  
事於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司服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大祝門  
將有事於四望則前祝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考  
工記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後鄭注牧人大宗伯小宗伯  
大司樂竝云五嶽四瀆四瀆小宗伯大司樂作四實通段字禮記王制柴而  
望祀山川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宣公三年春

王正月猶三望成公七年春王正月猶三望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是祭山川謂之望也但所云望者謂遠而望祭之若祭於其地則第曰祀山川祭山川不得云望故小宗伯兆四望于四郊兆山川各因其方典瑞兩圭有邱旅四望璋邸射祀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祭山川皆分別言之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之禘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廟謂之禘

爾雅釋天禘大祭也說文禘諦祭也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儀禮喪服傳天子及其祖之所出禮

心一

五

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陸氏苞春秋集傳纂例述趙匡之言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朱子語錄曰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禘之理最深長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德之極至安能與于此馬氏端臨文獻通考曰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故商周禘帝嚳是

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之禘也說文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禘祭於祖為無主耳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范甯穀梁傳集解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是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祖謂之禘也

禘謂之肆獻裸禘謂之饋食禘謂之追享禘謂之朝享

心一

三

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案後鄭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禘殆非也趙氏匡采云肆獻裸饋食在時享之上禘以肆獻裸為主猶生之有饗禘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也章氏如愚云大宗伯肆獻裸是禘祭也饋食是禘祭也秦氏慈田云注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禘趙氏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禘夫肆陳注也獻獻酒禮也裸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饋食薦黍稷也禘取追遠之義祭始祖所自出以饋食為重禘謂之肆獻裸禘謂之饋食也周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黃氏云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禘羣

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章氏如愚云禘者謂其祖之所自出故司尊彝又謂之追享祫者合也所以合聚羣祀而食之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以其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爲始故司尊彝謂之朝享案氏云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秦氏蕙田云追享卽禘祭心出此朝之義章氏義尙未確

取追遠之義故名追享朝享卽祫祭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有朝之義故名朝享是禘謂之追享祫謂之朝享也春祭先王曰祠夏祭先王曰礿秋祭先王曰嘗冬祭先王曰蒸詳祭時

心一

考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正義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是設薦饌酌奠于先聖先師謂之釋奠也周官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禮記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大胥注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月令注祭菜禮先師菜謂片藻之屬學記之祭菜卽大胥文王世子月令之釋菜是祭菜于先聖先師謂之釋菜也文王

世亦正義凡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大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罌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一此罌器用幣是也案經言用幣不言釋幣釋幣之名釋例未敢遽增謹附其說於此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之蜡以田獵所得禽祭先祖五祀謂之臘

心一

美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嘏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橫渠張子云八者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嘏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據經立義故陳氏群道陳氏澠邱氏澠竝從之周官籥章國祭蜡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索萬物而祭羅氏蜡則作羅耜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雜記子貢觀於蜡注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蔡邕獨斷上蜡之言索也祭日索此入神而祭之也蜡字林作禘月令廣雅釋天禘索也據王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謂之蜡也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



注廟以田獵所得禽祭也羅氏澆路史云蜡與臘異臘也  
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史記秦  
本紀表駟集解云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是以田獵所得  
禽祭先祖五祀謂之臘也春秋僖公五年左傳虞不臘矣正  
義曰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  
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  
報百神同日異祭也見路史陳氏祥道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  
廟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是也先儒謂皮弁素  
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黃氏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  
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楊氏復云周時  
蜡祭八神臘祭先祖五祀各爲一祭至秦漢間歲終祭眾神

心一

荒

俱名臘故說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秦氏蕙田云蜡之  
祭廣故順成之方乃行之臘之祭專雖年不順成不能廢先  
祖五祀之禮此蜡與臘所以不同而舉蜡者仍復舉臘也諸  
儒于蜡臘分別甚明自秦漢間舉臘而廢蜡鄭氏注月令遂  
誤以祈年大割臘皆爲蜡祭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張揖廣  
雅竝云周曰大蜡漢曰臘則又誤合蜡臘爲一而五帝臘祖  
之邪說興矣

師祭謂之禱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禱于所征之地注禱師祭也爲師禱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禱傳于朝曰類于野曰禱類也禱也  
師祭也爾雅釋天祭名是禱是禱師祭也注出征伐禱于所

征之地說文禱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禱从示  
馬聲周禮禱於所征之地禱亦通作貉周官肆師祭表貉則  
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  
造軍禮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也或曰黃帝明季氏本  
云黃帝聖人蚩尤敢與拒戰逆臣也何得與於祭據此當以或說爲是  
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禱貉兵祭也是師  
祭謂之禱也

馬祭謂之伯禽祭謂之禱

詩小雅吉日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  
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爾雅釋天既伯既禱馬祭也注伯  
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郝義疏云禱說文作禱甸

心一

辛

祝云禱牲禱馬杜子春云禱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  
禽牲引詩及爾雅爲釋然則詩之既伯是爲馬祭即甸祝禱  
馬是也詩之既禱乃爲獲禽即甸祝禱牲是也爾雅主爲釋  
詩當云伯馬祭也禱禽祭也今壹不言直云馬祭也者以馬  
爲重故特釋之不言禱禽略可知也此與釋訓徒御不驚輦  
者也文義正同彼以輦者釋徒不釋御亦略之是馬祭謂之  
伯禽祭謂之禱也

道祭謂之輒亦謂之祖

詩大雅生民取軼以輒毛傳輒道祭也正義道祭謂祭道神  
之祭儀禮聘禮記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注詩  
傳曰軼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跋涉山川然則軼

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  
使者為轅景酒脯所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  
側禮畢乘車轆之而遂行古文轅作祓周官大馭掌馭王路  
以祀及犯轅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轅犯轅遂驅之法行山  
曰轅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善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  
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故書轅作芻杜  
子春云芻當為轅謂祖道轆轅犬也詩曰取羝以軼詩家  
說曰將出祖道犯轅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軼飲酒於其側禮  
家說亦謂道祭禮記月令冬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  
軼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蔡邕獨說文軼出將有事於道  
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苴依神為軼既祭軼轆於牲而

心一

三

行爲範軼詩曰取羝目軼範軼也讀與犯同說文之範軼  
卽周官之犯軼也字林軼出必告道神爲壇而祭爲軼詩釋文引  
是道祭謂之軼也詩大雅烝民仲山甫出祖箋祖者將行犯  
軼之祭也韓奕韓侯出祖箋祖將去而犯軼也春秋昭公七  
年左傳慶襄公祖注祖祭道神正義曰詩云韓侯出祖仲山  
甫出祖是出行必爲祖也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  
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爲一知祖是祭道神也是道祭亦  
謂之祖也

喪祭曰奠朔望祭曰殷奠

釋名喪祭曰奠奠亭也言亭久也亦言樸奠合體用之也案  
喪祭有始死奠土喪禮奠脯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記

卽牀而奠禮弓始死之奠其餘開也與是也有小斂奠士  
禮乃奠奠于尸東奠者由重南東檀弓小斂之奠子游曰於  
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  
失也是也有大斂奠士喪禮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  
設于奧東面祝反降升自阼階奠由楹內人于室醴酒北面  
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大夫踊是也有朝夕奠士喪禮乃奠  
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檀弓朝奠日  
出夕奠迷日是也有設祖奠士喪禮乃祖布席乃奠如初記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是也有大遣奠士喪禮記乃奠豆南  
上精透羸醢南北上精是也是喪祭曰奠也釋名朔望曰殷  
奠所用殷眾也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月半不

心一

三

殷奠注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初盛奠下尊者疏下尊者以  
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也是朔望祭曰殷奠也

既葬還祭于殯宮曰虞

釋名既葬還祭于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儀禮士  
虞禮第十四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  
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疏此經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又  
記云陳牲于廟門外皆云廟目錄云祭之殯宮者廟則殯宮  
也記虞日中而行事檀弓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  
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虞而立尸有  
几筵是既葬還祭于殯宮曰虞也

虞俊之祭曰卒哭卒哭曰成事

釋名又祭曰卒哭卒止也止孝子無時之哭朝夕而已也儀禮士虞禮記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日哀薦成事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降附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注卒辭卒哭之祝辭檀弓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卒哭吉祭是虞後之祭曰卒哭卒哭曰成事也

卒哭之明日以其班附於祖廟因以祭之曰附

釋名又祭曰附祭于祖廟以後死孫附于祖也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附注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附必以其昭穆又曰亡則中一以上而附呂氏大臨云禮之附祭各以昭穆之班附于祖廟即而祭之檀弓卒哭曰成事是

心一 禮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附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於附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周卒哭而附王氏證云明日卒哭之次日也比至于附必於是日也接即所謂明日附于祖父也若相隔一日而始附祭則卒哭後附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故附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而不間也亦通作付周官大祝付練祥注付當為附祭于先王以附後死者是卒哭之明日以其班附于祖廟因以祭之曰附也

期之祭曰小祥亦謂之練

儀禮士虞禮記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注小祥祭名祥吉也疏自附以後至十三月小祥故云期而小祥故氏繼公云三

年之喪至期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祥再期而祭祝辭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小言之禮記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問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釋名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是期之祭曰小祥也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正義練小祥祭也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正義練謂小祥也周官大祝付練祥疏謂十三月小祥練祭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作主壞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檀弓般練而祥皆謂練祭喪大記

心一 禮

既練居室室練而食菜果即問傳之期而小祥居室室期而小祥食菜果也案檀弓練練衣黃裏練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蓋練本小祥變除之服服練衣以祭因名其祭曰練是小祥亦謂之練也

又期之祭曰大祥亦謂之祥

儀禮士虞禮記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疏謂二十五月大祥祭禮記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問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又期而大祥有醴醬又期而大祥居復寢釋名又期而大祥亦祭也孝子除練服服朝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是又期之祭曰大祥也士虞禮記于小祥曰薦此常事于大祥曰薦此祥事故經傳凡卑稱祥者皆斥大祥之祭周官大祝

什練祥禮記檀弓祥而緇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顏淵之喪饋祥肉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三年之喪祥而從政喪大記祥而食肉既祥黜聖祥而外無哭者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竝指大祥言之是大祥亦謂之祥也

與大祥間一月而祭曰禫

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禮記問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中月而禫禫而牀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釋名間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

心一

謹

思益衰也釋名之間月卽士虞記問傳之中月也故戴德喪服變除云禮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禫見檀弓白虎通正義云二十五日而大祥二十七日而禫公羊傳何休注云士虞記日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日也竝與鄭合自王肅定爲二十五日魏晉以來咸用其說至宋始依王淮之奏改從鄭義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二十七月不見於經賴有雜記之文可證其言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斯卽間月而禫之證也又何疑于戴氏鄭氏之說哉

釋又祭也則曰釋商曰彤夏曰復昨

爾雅釋天文詩正義十九之一引李巡注云明日復祭曰又

祭尙書正義十春秋左傳正義三十二公孫疏十五引孫炎注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釋復祭春秋經曰壬午猶釋案郭所引春秋經蓋宣公八年文公羊傳釋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釋祭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左傳杜預集解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義竝與爾雅合毛詩周頌序絲衣釋賓尸也鄭箋釋又祭也正本雅訓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發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注祭之明日謂釋日也是釋爲又祭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絲衣言釋列於周頌春秋書釋猶秉周禮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孔子曰失之矣蓋亦

心一

謹

宗彤日絲衣箋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釋俱訓長是融釋義同詩正義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故左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公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是商曰彤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賈公彥云復昨者復昨日之昨祭穀梁楊疏亦云謂之復昨者復前日之禮也案夏曰復昨他經無所攷見以爾雅釋天祭名所列故釋之

釋亦謂之祓案語佚

除惡祭謂之祓  
說文祓除惡祭也以下佚  
先子初爲祭禮釋例凡十篇祭名一祭時二祭地三祭人

四祭服五祭器六祭品七祭儀八正祭因祭告祭九分祭  
合祭配祀從祀十南北轉徙稟本強半散佚僅存祭名一  
則而又闕其末紙篇中所述祠祔嘗蒸謂詳祭時燔柴庶  
蕪廢縣浮沈謂詳祭儀今皆不可復見矣男肇慶謹識

南菁書院叢書

卷

心

寶應成蔡鏡美卿著

祭四方無后土說

禮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鄭注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正義曰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按據左傳黎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則此義非是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今按易說卦傳震東巽東南離南乾西北坎北

艮東北兌正秋西則坤西南可知月令春祀句芒東方夏祝融南秋蓐收西冬元冥北以易例證之坤為土主西南則中央土當祀后土西南方漢書郊祀志分羣神以類相從中央帝黃靈靈句芒時於東郊后土時於長安城之未墜北東方帝太昊青帝少皞白靈蓐收時於西郊北東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於北

心二

郊北亦其證注謂后土在南非也記文明言四方不云五方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蔡墨說社稷五祀之義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周弃亦為稷后土為社其與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分祀於四時及中央土則曰后土其對稷為文則曰社故云社稷五祀也而詩謂以社以方漢方社不莫皆明分社方為二然則祭四方惟句芒祝融蓐收元冥而無后土信矣注疏並謂有后土者非也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祭四方即曲禮之祭四方注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非明云四坎壇不云五坎壇也詩甫用毛傳方迎四方神於郊也亦不云五方也注謂祭五方之神

誤矣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下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鄭君彼注亦祇云禮東方以立春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顓頊元冥食焉注又云蒼精赤精而不及后土也大宗伯以編辜祭四方注謂磔禱及蠲祭非望人掌其秬鬯而飾之凡四方用蜃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注謂四望非皆與此曲禮之祭四方同又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此則因田獵祭四方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訪注訪當為方此則因治兵祭四方詩大田來方禋祀此又因祈報祭四方占夢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此又因贈夢祭四方郊特牲八蜡以記同祀四方此又因蜡祭四方雖因事而祭各有不同然其為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四方之神而不及后土則無異云月令曰躔議

心二

漢人演撰不知日躔有歲差故三統合於春秋四分合於月令一行日度議云魯僖公五年周麻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今依其術推之開元十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距僖五年一千三百七十八歲盈差率得一得一十六度奇僖五冬至日正在牽牛初與三統麻合故漢書律麻志述劉歆之言曰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也開元甲子距劉歆作三統麻時約七百餘年當差八度奇冬至日在斗十八度開元甲子距後漢元和二

年作四分麻時六百三十九年當差七度奇冬至日在斗十七度開元甲子距呂不韋成十二紀時約九百七十八年當差十一度奇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余據今實測咸豐元年辛亥歲前冬至日在箕初上距魯僖五年二千五百五歲冬至日在牽牛初差三十七度約六十七年差一度魯僖五年距劉歆作三統麻時約六百六十歲如六十七而一得九度奇亦得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僖五距元和二年七百三十九歲如六十七而一得十一度亦得冬至日在斗十七度與大衍合蔡伯喈月令章句本四分爲訓劉昭續志注備錄其文今以三統術校之魯僖五年下距呂不韋成十二紀時約四百歲差六度三統術誤管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水章句從三統則月

心二

三

令立春日當在危十度驚蟄當在營室八度正與章句所云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合四分麻立十度二十一分進二雨水日三統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三統雨水四分驚則月令雨水當在壁八度春分當在至十四度正與章句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合四分麻驚蟄日在壁八度三分三統大梁初胃七度穀雨進一春分日在至十四度十分三統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昂八度清明三統清明四分穀雨則月令穀雨當在胃一度清明當在昴二度正與章句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合四分麻清明日在胃一度十七分三統寶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則月令立夏當在畢六度小滿當在參四度正與章句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

寶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合四分麻立夏日在畢六度三十一三統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則月令芒種當在井十度夏至當在井二十五度正與章句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合四分麻芒種日在井至日在井二十五三統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則度二十分退三三統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則月令小暑當在柳三度大暑當在七星四度正與章句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合四分麻小暑星四度二分進二三統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則月令立秋當在張十二度處暑當在翼九度正與章句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合四分秋日在張十二度九分進一處三統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

心二

四

角十度秋分則月令白露當在軫六度秋分當在角四度正與章句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合四分麻白露日在軫六度二十三分三統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進一秋分日在角四度三十分三統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則月令寒露當在亢八度霜降當在氏十四度正與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合四分麻寒露日在亢八度五分退三霜三統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降日在氏十四度十二分退二三統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其七度小雪則月令立冬當在尾四度小雪當在箕一度正與章句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合四分麻立冬日在尾四度十九分退三三統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小雪日在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三統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則月令大雪當在斗六度冬至當在斗二十一度正與章句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

居之合四分曆大雪日在斗六度一分退二三統元枵初癸女

入度小寒中危初大寒則月令小寒當在癸女二度大寒當在

虛五度正與章句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

大寒居之合四分曆小寒日在女二度七分進章句又自發其

凡日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然則孟春日在營室斥驚

蟄仲春日在奎斥春分季春日在胃斥穀雨孟夏日在畢斥立

夏仲夏日在東井斥夏至季夏日在柳斥小暑孟秋日在翼斥

處暑仲秋日在角斥秋分季秋日在房斥霜降後孟冬日在尾

斥立冬仲冬日在斗斥冬至季冬日在癸女斥小寒與梅氏文

鼎曆學疑問補云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

首議者以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

心二

五

仍為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

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攷也攷孔子去堯時已及

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

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豈待今日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

夏之時蓋以孟春為歲首于時為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

月也又案斗杓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為天頂而

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

杓與辰極蓋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位原難清楚故古

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堯典祇舉中星而月令兼言

日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而

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語言斗杓指寅為孟春又攷史記

律書以斗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二十八

舍以為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略言之其言曰杓擲龍

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

是則衡亦可言建魁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

亦有建而非止初昏其言甚圓以是而知正月之為寅二月之

為卯皆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直之即謂建固非以初昏斗柄

所指而命之為何月也鄭云斗建蓋沿舊說之誤

跋春秋繁露

宋嘉定三年四明樓攻媿據潘景憲本校此書前後增多凡四

十二篇而仍闕其三即今本所闕闕文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

十四者是也程泰之書後陳伯玉書錄解題黃東發日鈔並稱

心二

六

通典太平御覽寰宇記所引繁露為今書所無疑即此三篇之

佚文與鄭君注禮引此書者三事一周官太祝注云董仲舒救

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卑侵尊明光陽為頤疑

陰侵陽六一大司樂注云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樂一禮記注

字誤例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均據賈疏稱春秋繁露云成均

五帝學則唐本較潘本尚為完備而救日食祝與止雨求雨二

祝絕似其為繁露佚文無疑以求雨止雨例之篇目當即為救

日食云

跋唐月令

高郵茆君魯山以所輯唐月令注見示蓉鏡案此書經注非一

時所成新唐書麻志開元九年詔僧一行作新麻推太行數立



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資治通鑑唐元宗紀開元十六年八月乙巳特進張說進上元大衍麻行之據其術推之立秋日距中星百一十三度十九分是時昏尾中曉婁中大衍黃道宿度裏十二太胃十四太昂十一畢十六少觜觶一參九少東井三十與鬼二太柳十四少七星六太婁星加午東距百十三度十九分是為七星一度奇而唐月令則云七月之節日在張攷麟德術黃道南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分半七度葵女十一度虛十度危十六度營室十八度東壁十度奎十七度婁十三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觶二度參九度東井三十度與鬼四度柳十四度七星七度張十七度冬至日躔南斗十二度每加十五度二百九十二分小分五依法去二百一十八度三百六十七分小分五得立秋日躔黃道張六度三十九分小分五然則唐月令所據者乃麟德麻用是知明皇刑定經文在開元十六年八月以前也匪直此也初學記署光祿大夫行右新舊唐書並作左資治通鑑作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敕撰其卷第三春夏秋冬皆冠以禮記月令列諸尚書夏小正之前此書之例唐世御製咸置列朝之上所引月令既同此例其為明皇所刊定無疑而其所稱日躔中星復與唐月令無異據此則初學記之成後於唐月令可知舊唐書徐堅列傳傳堅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元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累封東海郡公特加光祿大夫資治通鑑綴堅副知院事於十三年四

心二

七

月內辰然則明皇刑定月令成於開元十三年四月以前可知矣進注表署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等注解攷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元年八月壬辰吏部尚書兼右相李林甫加尚書左僕射以是知注之成在天寶元年八月以後也本紀又云天寶五載正月乙亥敕大小縣令並准畿官吏三選聽集禮記月令改為時令蓋斯時月令注既成故頒行於縣令然則李林甫等之注成於天寶五載以前又可知矣新唐書陳希烈本傳開元十九年遷門下侍郎天寶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注表第署門下侍郎陳希烈而不云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其證也抑更有進焉初學記成於唐月令之後所引月令其注語多用鄭元高誘說設是時李林甫等注已成斷無棄此不引而遠徵高鄭者以是益知經注之非一時所成矣

跋茆輯伏侯古今注

道光丁未高郵茆文雱水示所輯伏侯古今注明年秋札偁近檢通鑑目錄長麻得補遺數事建武九年正月乙卯太白犯婁南星永平十三年閏八月丁亥熒惑犯鬼原注長麻開七下多十二日八當為七字之十六年四癸未大白犯畢元和元年九乙未食承建五年夏熒惑守辰此五事原輯所闕又延光四年四甲辰大白入鬼下多六壬辰出大微九甲子入斗口十二字陽嘉四年四月乙卯熒惑大白入鬼原輯疑四年四月事備攷讀此得一左證本初元年二月丁丑月入南斗原輯據續志注作三月丁丑是歲三

心二

八

月無丁丑丁丑二月二十一日此尤足勘正誤本續志之失方  
事案補而還歸道山書此不勝悽然欲涕云

跋戴按水經注

戴氏據廣魏魏寧定水經爲魏人纂今攷此書之作其始始當  
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其成書不在黃初七年以後晉志建安十  
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宋書州郡志  
襄陽公相魏武帝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郡  
縣卽於此時改屬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猶俾南郡卽縣魏志  
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以益魏郡而蕩水篇猶俾河內蕩  
陰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置一縣領其民合  
以爲新興郡晉志序例俾魏武所省亦有上郡朔方五原雲中

心二

定襄漁陽等郡而河水篇猶俾雲中植陵定襄桐過五原西安  
陽朔方臨戎上郡高奴灤水篇猶俾漁陽雍奴沽水篇亦俾漁  
陽狐奴故曰初始在建安十三年以前也晉志魏文帝以漢中  
遺黎立魏興郡而河水篇有魏興安陽於漢屬漢中於魏屬魏  
興而河水篇俾魏興安陽兩漢皆俾左馮翊右扶風魏去左右  
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馮翊夏陽馮翊懷德扶風美陽扶風汧  
縣扶風武功漆水篇扶風杜陽竝無左右字知是書之成在入  
魏以後無疑矣然必謂魏初者曷故黃初七年改涿郡爲范陽  
而易水篇傳涿郡不俾范陽太和六年魏復改廣陽爲燕國而  
灤水篇傳廣陽不俾燕國景初二年省狐奴縣而沽水篇猶俾  
狐奴正始三年割河南郡縣白鞏關以東割建榮陽郡陽武密

縣與焉而陰溝水篇猶俾河南陽武潁水消水淇水三篇竝俾  
河南密縣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永安郡永安漢澤  
北州皮氏皆與焉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猶俾河東永安河東  
漢澤河東北屈河東皮氏故曰成書不在黃初七年以後也至  
躡道元之作注考江水注云晉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  
陵郡而沈約宋書州郡志郢州江夏郡沙陽縣云文帝元嘉十  
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宋元嘉十六年當後魏太  
武帝太延五年宋孝建元年當後魏文成帝興光元年然則是  
注之成在太延五年以後興光元年以前可知

汝水考

心二

禹貢不詳導汝水而獨見於孟子今之汝河有三一自魯山縣  
西東北流屈而東南至郟城縣南東入潁一自舞陽縣西南東  
北流屈而東南至新蔡入汝俗稱洪河亦曰汝河其源曰滾河  
一自泌陽縣東北東北流屈而東南至汝口入淮自有三汝之  
名而禹跡不可復識矣謹案魯山之汝自郟城以西皆禹時故  
道也舞陽之汝自西平以西古灋水也上蔡以東則潁水故瀆  
也泌陽之汝自汝陽以西古灋水也汝陽以東則皆禹時汝水  
故瀆也蓋嘗考之淮南子陰形訓汝出猛山高誘注猛山一名  
高陸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漢書地理  
志汝南郡定陵高陵山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  
千三百四十里說文水部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水  
經汝水篇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

東南過潁川郟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鄆縣北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又東南過平輿縣南又東南至原鹿縣南入于淮山海經海內東經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郭璞注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襄信縣入淮杜預春秋釋例汝水出南陽魯縣魯下脫陽字晉魯縣屬豫州魯郡即今曲阜縣治與此別大蓋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襄信縣入淮括地志汝水源自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酈道元水經注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大孟山又言出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竝異名也今汝水西出魯縣之大孟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汝水出魯山縣之天息山今按漢志高

小二

注之定陵在今舞陽縣西十五里說文之盧氏即今縣治水經山海經之梁山在今汝州西四十里郭注釋例酈注之魯陽括地志元和志之魯山竝今魯山縣治猛山還歸山伏牛山燕泉山皆一山之異名又稱蒙柏谷者長言之為蒙柏短言之即為猛也大孟大蓋竝大孟形近之譌孟猛音同大孟山即猛山矣今魯山縣西汝水所出之山是其地盧氏縣治在其西北故酈云西即盧氏界鄭樵通志略云許慎誤謂出盧氏非也汝水東北流至汝州西南天息山在焉自發源至此已百餘里其非出天息山可知水經山海經以為出天息山誤且天息山在梁縣不在魯山元和志以為出魯山之天息山亦失之焦氏循譏之是也又東南至舞陽縣北逕高陵山即漢志所稱定陵高陵山

心二

汝水所出是高注作高陸者形近之譌高鄆竝以為即猛山非也焦氏云班氏於魯陽序澧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澧澧亦汝也連澧水數之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郡按焦說是也酈注汝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又東屆堯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澧水一水東北出為汝水明是二水同源故班志統汝於澧耳澧水即今之沙河說文澧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水經澧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城南東入於汝酈云澧水於定陵城北東入汝酈縣在南不得過今沙河入汝在舞陽縣西北汝水又東南至舞陽東北東北別出為澧爾雅說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曰汝為澧郭注引詩曰遵彼汝澧酈云汝水又東南逕奇頌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澧水出焉世亦謂之大澧水澧者汝別也是或澧澧之聲相近矣澧水注亦云汝水於奇頌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大澧水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召陵故縣在今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其下流即澧水也酈云澧水上承汝水別流於奇頌城東南流為練溝逕召陵縣西南流注至上蔡西岡北為黃陵陵上蔡故縣在今縣東南六十里是矣奇頌城在今舞陽東北即故鄆城為澧水縣在今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是矣奇頌城在今舞陽東北即故鄆城西境故縣在今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故括地志云汝水至豫州鄆城縣名澧水澧亦併謂說文引爾雅曰汝為澧是也汝水又東至鄆城縣南澧水西來注之即酈注所稱汝水又東得澧水口者也汝水又東南逕

故鄆城西杜預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鄆城即鄆注所稱汝水  
又東南流逕故鄆城西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鄆  
也汝水又東南無水西來入之水經無水出無陰縣西北扶  
子山故縣在今泌陽縣西北六十里東過其縣南又東過西平縣北故縣在今西平縣東又東過鄆縣南故縣在今鄆城縣南又東過定潁縣北故縣在今西平縣東汝字之誤也汝水又東南逕上蔡故城西又東逕縣城城北  
云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  
屈西東轉又西有會汝形若垂瓠即其地矣考縣瓠城之名始  
於晉水經之成在漢末魏初故但云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  
而不云枝流別出鄆善長益據當時所見云爾耳秦淮海汝水

心二

三

漲溢說云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即鄆氏所謂形若垂瓠  
者也汝水又東南過平輿縣南鄆云至平輿故城南爲潁水而  
說文則云潁水出汝南上蔡黑岡澗入汝蓋許氏通黃陵陂蔡  
塘而告斥之爲潁耳汝水又東南流至汝陽縣北潁水西來入  
之水經云潁水出無陰縣東上界山東過吳房縣南故縣在今西平縣東又東過潁陽縣南故縣在今遂平縣西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白汝甯府治以西皆是汝水又東南至新蔡縣城東南潁水西  
北來入之又東南至汝口入淮自鄆城縣南之汝出醴水口而  
東入潁於是西平縣東之汝乃上承無水以爲源而潁流既斷  
潁水亦遂從無水別出由故道入汝一統志謂元末因汝水泛  
溢爲蔡害於舞陽塢斷近高郵茹君泮林獨據秦淮海語以正

之然則故道之改在熙寧元豐以前可知矣明嘉靖中西平汝  
水復斷無水徑由潁濱入汝而以潁水爲汝源故今俗亦稱爲  
汝河於是鄆城以南汝陽以北禹時故跡蕩然無復有序云  
西海辨

古籍所稱西海有五漢書王莽傳元始五年羌豪良願獻鮮水  
海允谷鹽池爲西海郡隋書煬帝紀大業五年置西海郡此皆  
以青海得名漢志謂之僊海趙充國傳謂之鮮水水經注謂之  
卑禾羌海青海之爲西海一也水經注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此  
即今昌寧湖鄆元以今昌寧湖爲休屠澤以今白海爲豬野故  
有東西之分昌寧湖之爲西海二也水經注敦薨之水自西海  
逕尉犁國敦薨之水今名開都河西海即古敦薨之渚一名敦

心三

四

薨之藪者也漢書西域傳焉耆近海水經注引後漢書西域傳  
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班超傳相腹公等懼誅已入海魏書員  
渠城南去海十里海即敦薨之渚今名博斯騰泊博斯騰泊之  
爲西海三也漢書西域傳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此即涼  
土異物志所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流入大海者是今名裏  
海水經注謂之雷翁海唐書西域傳細葉川長千里自此抵西  
海矣亦謂雷翁海雷翁海之爲西海四也漢書西域傳犁靬條  
支國臨西海後漢書西域傳論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通典大  
秦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晉書安息天鏡人與大秦國交  
市海中即此西海今地中海中海之爲西海五也若以東南  
北三海例之則五者皆非眞西海其眞西海乃從地中海西出

歐羅巴人命之曰大西洋此與俄羅斯北之北海南越南連西至五印度諸地南境之南海俄羅斯東藩第四部連南至黑龍江吉林朝鮮訖江浙東境之東海合為四大海而彼五者顧猶不在斯數也偶讀洪稗存編傍西海釋其中有未盡確者爰為之舉正如右

魚麻之轉必由歌部考

詩三百篇及羣經先秦諸子有韻之文皆古本音也明陳氏第分為六部 國朝顧氏炎武分十部江氏永分十三部孔氏廣森分十八部段氏玉裁分十七部王氏念孫分二十一部江氏有誥亦分二十一部而小有異同孺道光辛丑王寅開韻許氏說文解字刺取形聲一類表為字萃譜復據三百篇析為二十

心二

五

五部之一職二蕭三宵四侯五屋六魚七歌八支九錫十至十一脂十二未十三祭十四元十五諄十六眞十七耕十八陽十九東二十冬二十一蒸二十二侵二十三談二十四緝二十五此古音之大畧也至今音等韻反切之學則始於魏孫叔然炎然未有傳書後魏李登聲類史志始著錄齊周彥倫著四聲切韻而四聲之學興沈約繼之王斌張諒劉善經夏侯詠輩又繼之有四聲論四聲韻林四聲指歸四聲韻略行於世顧其書皆伏而不傳隋陸法言集舊與劉臻顏之推等所記定為切韻五卷即今所傳廣韻每同音首一字有切音者是也唐長孫誦言箋注鄭知元等遞有增加孫愔重刊定名曰唐韻宋景德中命陳彭年等勘正賜名曰廣韻以魚歌麻三部言之古無麻韻今麻韻字古半歸魚半歸歌韻之轉為麻世所習

也魚韻之轉為麻則必先由魚而歌然後由歌而麻故曰魚麻

之轉必由歌部蓋音有欲侈魚韻太歛麻韻太侈凡魚韻字皆

不能徑轉為麻必先由欲音而轉為半欲半侈之音然後乃能

轉而為侈音也唐虞三代古音隸魚部者近世諸儒言之詳矣

魚韻之轉為麻切韻唐韻廣韻及今世所行元韻亦皆家茲而

戶詞之矣獨今麻韻字之由魚而歌者陳氏第顧氏炎武雖曾

約畧及之然難於他說之中初學狎難總理今依其時代考之

報古音胡而楚辭九辯取韻加古音居淮南子說林訓瑕韻虧

古音柏魏程曉嘲熱客詩瑕韻呵陸機文賦瑕韻和此以瑕韻

加虧呵和則已轉入歌部讀如何矣家古音姑而雉朝飛採家

韻何東方朔誠子詩家韻蛇古音化揚雄逐貧賦家韻遐

古音胡加砂古音班彪北征賦家韻峨漢書敘傳家韻歌沓張衡

西京賦家韻過加程曉嘲熱客詩家韻過何陸機前緩聲歌家

韻歌波則已轉入歌部讀如戈矣遮古音諸而司馬相如上林

賦遮韻和波歌楊雄羽獵賦遮韻羅波則已轉入歌部讀如猪

歌切矣華古音呼而司馬相如上林賦華韻沙東方朔誠子詩

華韻和多班固答賓戲華韻波傅毅舞賦華韻波張衡西京賦

華韻家何鄭炎見志詩華韻沙蔡邕祖德頌華韻荷嵇康贈秀

才入年詩華韻歌陸機吳趨行潘岳河陽作華韻阿波則已轉

入歌部讀如阿矣瓜古音孤而道藏歌瓜韻波張衡南都賦瓜

韻荷則已轉入歌部讀如哥矣車古音居而蔡邕協和昏賦車

韻此華後漢書循吏傳注引東觀記車韻河程曉詩車韻過則

心二

六

已轉入歌部讀如居戈切矣邪古音徐而陳思王大魏篇邪韻  
歌潘岳河陽詩邪韻雜則已轉入歌部讀如徐何切矣綜而觀  
之魚部字之轉入歌部大約在周末兩漢魏晉之間而此後則  
又由漸而轉入麻部矣

詩聲類表

之一 从段

職二 段以此爲之之入今別爲一部

蕭三 从孔

宵四 从江

侯五 从段

屋六 段以此爲幽即之入孔王歛江並分入侯今別爲一

心二

部

屋 谷 木 角 族 獄 足 束 鹿 玉

矧 膏 肉 毒 畜 辱 祝 六 告 佰

囚 篤 與 肖 男 赤 蜀 象 藥 豕

畜 叢 卜 局 夙 參

魚七 从江

歌八 从顧

支九 从段 錫部別出

錫十 自段以後皆爲支之入今別爲一部

易 束 益 析 腓 鬲 具 晉 解 歎

至十一 从王

脂十二 从王 術部別出

未十三 段以此爲支之入戴分出以配眞諄臻文魂痕今自

爲一部

未 希 棄 无 胃 出 卒 朮 四 印

豕 季 惠 隶 木 位 率 出 遯 彗

尉 聿 弗 利 叟 對 气 勿 內 孛

祭十四 从王 葉部併入用揚君品槐說

元十五 从段

諄十六 从段

眞十七 从王

耕十八 从顧

陽十九 从顧

東二十 从孔

冬二十一 从孔

蒸二十二 从顧

侵二十三 从孔

談二十四 从孔

緝二十五 从王

心二

天

南菁書院叢書

灑

伎

正

后

異

二

經

餅

齊

[Faint, illegible text cove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page]



漢石經攷異補正序

漢石經之見於范史紀傳者有五經六經之不同而隋書經籍志又作七經又因范蔚宗於儒林傳中有為古文篆隸三體之語於是後代諸儒紛紛聚訟訖今尚多疑議予謂五經六經皆古人稱經之總名不可即拘為異同之說至隋志所云七經乃据所有之數言之其言七經猶云七種也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三字石經有尚書春秋既以一字石經列三字石經之前則一字為漢三字為魏唐代史家已有定論而計自周易至論語共為七種故隋志後序言漢刻七經也唐宋以來諸儒所見一字石經皆不出此七種之外可見隋志之言為可信鄭道元

漢石經攷異補正序

漢石經攷異補正序

水經注及晉書衛恆傳魏書江式傳皆言魏立三字石經足證一字石經之為漢無疑且隋志之目既列一字於三字之前後序又止言漢刻七經皆蔡邕書並不言三字則其下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安知一字非三字之譌而後人轉欲據此以為魏石經一字之證何味於三豕渡河邢子才誤書一適之恠邪崑山顧亭林先生首作石經攷乾隆中杭州杭堇浦太史又繼為石經攷異亭林乃近代古學宗師獨於漢石經為眾說所困不能取決而堇浦之書顧且反其實以為之說以致錯謬膠轉不可勝言且儒者志在明經抱殘守缺尤當以遺文佚字為貴而杭書乃於相傳之漢石經殘字及宋代諸家收弄之始末均略而不載並無一語及之似非

表彭道經津逮後進之道子留心此學有年向多論說今故放亭林氏之例補錄各經殘字以洪氏隸釋隸續為據兼采眾書互相證明輯為漢石經攷異補正二卷云

道光五年歲在丙戌秋七月木居士瞿中溶書於祁西之古泉山館

漢石經攷異補正序

漢石經攷異補正序

漢石經攷異補正卷一

嘉定羅中溶

隋書經籍志云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當是三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封氏闕見

案魏徵所收當是魏石經即汗簡敘引韋述西京記所云魏徵參詳之三字石經也

漢石經攷異補正

水經注云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鑲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今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名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後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洛陽記云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蔡邕名西征記朱引作戴延云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云明刻御

引並講十五枚朱引作板刻之朱引無表裏書春明刻御

經尚書二部明刻御太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

八明刻御覽朱引並脫枚存餘皆崩壞明刻御覽朱引並脫及

部本石朱引並脫覽朱引並脫字相此三字朱引多崩敗又連太學讚碑一所

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永建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連自又

此朱引無魏文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毀朱引作敗

洛陽伽藍記云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

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據西征記此尚書二部

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

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

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

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爲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

軍遷石經於鄴

北史儒林劉焯傳云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

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咸懷妒恨

又張景仁傳云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齊

中保

章綯到賓客嘉話錄云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

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往往有之李韓尚書

張舜民畫墁錄云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

書論語又無甚異惟求之歎抑與之歎

故實同

李韓尚書

故實同

李韓尚書

故實同

李韓尚書

故實同

董道廣川書跋云李原誤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得石經

故洛中人士遠今有之攷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

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

出也朱超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似原書闕依後漢書章懷注補碑高一

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當作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

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

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

行論語三碑下當脫存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

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楊街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原

謂復有四十八碑正與水經注合何得謂之誤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

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

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

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此亦為儒林傳所載石經今廢不存或

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並第十四篇為一

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

十篇為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

邵博聞見後錄云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

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

數語則曰凡章若干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此石刻在

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

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

楷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

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詔上臣

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

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

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彈臣趙臧議郎臣

劉弘即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未詳下谿上此下當缺

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

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

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

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

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天下碑錄云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據東觀餘論當作燾龍圖

家

姚寬西谿叢語云漢魏石經湮沒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

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

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禪等名號

者魏世用日禪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

知非邕所為也此說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

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常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

無異皆殘闕已甚方勺泊宅編同

方勺泊宅編引方甸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句讀斷

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趙明誠金石錄跋云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  
盡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祭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  
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  
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  
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  
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  
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  
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  
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  
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  
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  
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  
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  
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  
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  
之後盡緝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  
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雙機漢隸字源云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  
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尙書存一百三  
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  
一百四十三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吳萊存心堂遺集有詩序云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  
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紙蓋石文剝落者大半紙尾猶存蔡  
邕馬日磾字

楊慎丹鉛總錄云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漢熹平四年石經予兩見此本一於  
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尙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  
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  
之一而已

朱彝尊經義攷云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先後隋經籍志列一  
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  
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詞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誤三字爲一爾今  
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  
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

顧藹吉隸辨云拓本之存者僅有尙書論語百餘字藏北海  
孫氏余從而摹得之

翁方綱兩漢金石文字記云乾隆丁酉秋八月黃司馬易購  
得漢石經殘字尙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爲政篇八行堯曰篇  
四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案吾鄉孫退谷  
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  
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  
農家然即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

三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為後人摹本可知矣今黃司馬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尙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尙皆微露一二筆為政篇女字俱全而洪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摹黃氏藏本於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樵堂孝顯於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多出半行凶德綬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記朱竹垞二跋林佶一跋案徐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為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照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案洪氏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照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據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皋姜氏重摹退谷硯山齋本盤庚第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筭於是摹為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為方石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

隸釋石經尙書殘碑

命孔本身何及相關設孔作檢言白人維舊孔舊上有求殺孔求舊下有志女母翁佛成人母流孔作汝無下老各共兩事齊乃位度爾乃作口爾民之承保后骨高孔作鮮以不浮試以爾女作遷安定厥國那作今無女不其或迪孔作自怨孔作怒永延孔作勸憂今其有今罔浚女何爾先予卒爾于茲高后季乃知崇孔作降爾疾白爾能迪古我先后爾民女有近我則左乃心我先后綏爾與降平永於厥孔作降弗祥今子爾絕遠女比猶孔作分飲念以相從各禽孔作中下建乃家殷孔作盤既爾白女罔台民孔作無勸孔作建大命今我下爾子凶德綏孔作績下今爾惠孔作朕孔作祖孔作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乘孔作我子其勸孔作甫相爾念敬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民中絕命民有平若德不聽爾天既付孔作孚庶遺任王孔作父母不迪乃維四方爾不虧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善篇伊無鴻孔作水白孔作陳其又行帝爾白建用皇極次六白艾孔作用三德爾下憫下伯鹹炎上伯苦曲直化爾食二白偵三白祀回白司空爾極凡庶民無有淫罰人無有爾明人之有能有為使善其行而爾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爾為天下王三德孔作六上一白正直二爾家而無孔凶于而國人用爾頗辟孔作乃心謀及卿爾謀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朕不致有下開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孔無

多下茲維孔作予維四方孔作攸責亦維爾孔作有丰于茲維爾

小子乃興孔作從爾孔作遷王已上多士篇

高孔作之艱難乃勃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則悔

厥下中宗孔作嚴恭孔作罔畏天命自亮孔作以度治民孔作祖懼孔作或怨肆高

宗之饗國百丰孔作享國孔作五自時厥後孔作功田功敵孔作果懿共

懷保小人孔作惠于孔作幹孔作酒孔作母幼孔作于遊田維

共孔作于田孔作以萬民孔作惟正孔作之供孔作母兄孔作曰今日孔作下厥不聖

孔作人乃訓孔作變有之孔作乃亂正孔作荆孔作先王之孔作至于孔作則兄孔作曰

自敬孔作德厥孔作白朕之孔作而允孔作公曰於厥嗣王孔作臨于茲孔作有孔

已上無逸篇

卷一

九

道孔作終出干不詳於厥君孔作曰時我已上君夷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下孔作亂孔作無謀面用孔作于厥邑其在孔作下有會孔作

俊心以敬事孔作王維厥孔作有克孔作度宅孔作心乃孔作受茲孔作此孔作孔作

卒其孔作基孔作於厥孔作下且以孔作前孔作已受人之微孔作言孔作訓德孔作此孔作孔作

于孔作是罔顯孔作我孔作在孔作厥世孔作下王之鮮孔作先以揚武王已上立

政篇

凡乃孔作名大保孔作通孔作段就孔作大命在孔作下非幾茲即孔作

既孔作備衣已上願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

字攸普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

逸篇百三字君夷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

字願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

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

尚書漢人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

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

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幼猶之類

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

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

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

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碑等奏求正六

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敗蘭臺漆

卷一

十

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天學天下咸取則焉

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

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

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

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

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魏

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

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

鞠為鹿芻之鄉殘碑日益鮮矣子既集隸釋因以所有錢

之會稽蓬萊閣勅音橋勉也

東觀餘論盤庚上女毋翕成人今本作汝無侮老成人盤

庚中保后胥高今本作保后胥感女永勸憂今本作女誕  
 勸憂汝有近則在乃心今本作汝有戕則在乃心女比猶  
 念以相從今本作汝分猷念以相從各翁中今本作各設  
 中盤庚下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本作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高宗彤日天既付命正厥德今本作付作孚洪  
 範曰陳其五行今本作汨陳其五行無逸嚴恭寅畏天命  
 自亮以民祗懼今本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  
 李本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今本作無皇曰則兄自敬  
 德今本兄作皇立政且以前人之微言今本作子且已受  
 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本哉作在以觀文王之鮮光  
 今本鮮作耿顧命用克通股就大命今本作用克達股集

大命

廣川書跋云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厥寡碑作惠于矜寡  
 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  
 十九年作百年  
 聞見錄云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  
 有九年為異甚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是福心是以為刺○葛屨下汾一曲言采其黃彼其  
 之子美下之誰知上有其一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  
 下父子父毛無一字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下已尚上作下棗  
 下我猶未母死○陟岵三章章六句○十下子毛作不稼不

高毛作胡取禾三百廛子不狩不下特子彼君子子不素食  
 兮○欲欲毛作伐輪子下毋食我黍三歲毛作女莫我育  
 顧逝將去女下宦女莫我育勞下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下句○山有蘆毛作  
 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酒食胡毛作平日鼓瑟且以喜樂  
 下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揚下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  
 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藎數字又有一段二十  
 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  
 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  
 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  
 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  
 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隸釋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卒爵坐奠爵拜執下人盥洗升騰觚于賓上  
 拜受爵于筵前下首公荅拜騰爵者立下騰爵者執俎待于  
 下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摩滅字  
 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  
 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  
 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雅隋志云後漢  
 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乃漢史陸記之疏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  
京無大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者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  
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  
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  
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賡  
舡賡爵云者賡蓋送也

隸釋石經公羊殘碑

聲者何公子聲關一何以不稱公關下相於是謂相白吾為關  
矣隱白關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關二之石踏板本立  
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關一之邑也昌為關下仲子板本  
相未君則昌為祭仲子關一為相立故關下諸侯四諸公者

善釋石經公羊殘碑

主

諸侯皆

何諸關一者何天子三公稱關下相處乎內始關一諸公放板本  
作於此乎前此矣前關下其成也白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  
成板本有吾關下後為年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關下弟母  
兄稱兄凡關五之大夫也此關下之邑也天子有關四諸侯皆  
稷泰山關下而葬不日卒赴而關下不告公昌為與微者關下大  
夫之未命者也○十年此公子聲也何關下外於外大惡書小  
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關下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兩  
試板本也試關下葬板本以爲字不繫關一臣子關二楚何以不地  
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關下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  
十有四年何以關一記異也何異關下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

以告者白有厲而關下手隱祖之所還板本聞關一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關下亦樂乎堯舜關二君子也制春秋之義已  
上哀公

有○傳相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關下何以書記災  
也○世丰顏氏言君出則已入關下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  
取邑之辭也○十關下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碑臣趙咸議郎  
臣關二臣劉弘郎中臣張戈臣蘇陵臣傅相維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  
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  
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攷釋蓋嚴顏異同  
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

善釋石經論語殘碑

十四

諸侯皆

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碑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  
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  
也

隸釋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止而好忙關下本本立關一道生孝關下白道千乘  
之國敬事關下使民以時○子白弟子關下而有信雖白未學吾  
父謂關下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關下與意板本予之與子板本  
貢白夫子關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關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關五禮節之亦不板本行關下焉可謂好學  
已矣板本作也已而無諂富而無驕關下告諸注而知來關下人  
之不關下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乎板本學世下孫問孝於我我  
對白毋違樊遲字何下白生下葬之以禮祭下以別○子  
夏問孝子白色難有下勞有下孝下度裁人焉度板本有  
子白温故而知下子下器子贛問下乎異端斯害也已○子  
白下子下白何為則民服孔子對白下之下子白書云孝于  
板本惟孝友于兄下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已上為政  
篇

白人而平仁如禮何人而平仁如樂何○林下與下與對  
白平能子白下五山平如林放下也射下白起子下者下有  
商也始可下子白下段禮吾下也知其說下三天下也其一  
字示諸斯乎下如神在下於二代郁都乎下太廟下子知禮

下禮下之下以柏周人以粟白使民下往下門國板本君為  
兩君之好有反下管氏下知禮下吾未嘗平得見也下者  
字下出白下無道也久下觀之下凡廿六章已上八俗篇  
人○子白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板本有○子白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下顛沛必於是○子下未見好仁板本有○惡平仁  
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過也各於其黨下斯知仁矣○子  
白朝聞道夕死可也下板本作矣下子懷荆小人懷惠○子白放  
於利而行多怨○子白能以禮下白唯子出門人問白何謂  
也○子白夫子之猶忠恕而已下白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  
方○子白三羊無改於父之下已上里仁篇

有三羊之慶於下父母板本有○子白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難矣哉下君子板本有惡乎子白有板本惡稱人之  
惡者下居下而訕上者下惡下之則不孫下遠之則怨○  
子白羊卅板本有見惡焉其終也已○凡廿六章已上陽貨  
篇

枉道而事人何下去父母之國板本景公詩孔子  
白若季氏下子白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德之衰也板本無  
注下可諫也板本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執車板本者為  
誰子板本子路曰為孔企白是魯孔企與白是板本有也  
知津矣下若遂避板本世之士我擾板本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  
有行下以告板本子下憮然白鳥獸不可與同下獸不分孰為  
夫子置板本其杖而耘板本子路拱而下止子路宿殺雞

下禮板本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  
之仕也下行其義下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  
矣下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少陽擊磬襄入于海○周公  
謂魯公白君子不施其親下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下白子夏下何對白子夏白可者下者  
距板本子夏白雖下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下其下事君  
子學下子夏白小人之過下白關子夏曰大德下出入可  
也○子游板本子游下君子之道焉可下有下有卒  
者其唯聖人下仕而下曾子白吾聞諸板本有下子人未有自  
致也者板本必也親喪乎下子白下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子贛白紂之下善下是其板本之贛白仲

而勿喜○子贛白紂之下善下是其板本之贛白仲

足為學子教白文武之道未墜板本於地作墜在人賢者志作志  
其下告子關一贖關一贖白辟請板本之宮板本賜之藩關三窺  
見室家之好夫關一尼不可毀關一二人之賢者關一企陵也關三踰  
也仲尼日月也關一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學也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下關已上子張篇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在開毋板本以萬方關一萬方有關一罪

字在朕躬下關歸心為所重民食喪關一寬則得眾教則有功

字則說下關不驕威而不猛子關一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字關一民之下關尊其瞻視關三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字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關一字

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式包周關四蓋肆乎其肆也關一周下關曰言

字關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下關詔書與博士

臣左立郎中臣孫表工陳與劉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

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

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

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

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

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

為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

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

諱也水經注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

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

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

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

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

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

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

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

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

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

兼備眾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

楊賜馬日碑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

後惟堂谿日碑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陝劉弼張文蘇陵

傳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

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

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

當能別之

廣川書跋云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

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

字二百七十又有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闕殘

餘得五之一其存者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

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

與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

與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

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器  
 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  
 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  
 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  
 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本多二字擾而不輟  
 作擾不輟夫子憮然作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  
 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  
 之內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  
 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眾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  
 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富邪  
 東觀餘論云論語意與之與今意孝于惟孝今于朝聞道  
 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  
 知津是魯孔丘與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擾而不輟子路行置其杖  
 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譬諸宮牆今諸買諸買之哉  
 今買作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廿篇萬五千  
 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同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盡  
 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孟氏毛氏書  
 聞見錄云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  
 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  
 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  
 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為異  
 隸續石經儀禮殘碑

上郊請反闕七十以君命聘于闕六十善乎授上介幣闕六  
 字賜使者幣使者闕六十上介至亦如之闕六十練冠以受  
 聘闕七十哭出祖闕七十食歸闕七十  
 上取闕七十嘗闕七十佐食闕四十于闕六十卒闕四相闕六  
 字取闕四坐闕三興闕二俎闕六十堂闕六十復位至婦闕足闕于闕  
 十五爵闕六儀闕  
 右石經儀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六字少  
 者二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三行乃  
 出聘遭喪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漫滅泰  
 甚僅有數字隱隱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知此碑  
 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獨此最為難辨聘禮曰使者歸  
 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檀禮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  
 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  
 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  
 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  
 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  
 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  
 之執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  
 首公荅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若有  
 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  
 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  
 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

之時朝覲廢而盟會講列國相聘結轍於道往反禮容軌  
曲備具靖康建炎聞胡馬南牧己酉年先公張檀請和抵  
雲中聽命於其酋粘罕繼徙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紹興  
之季狄人犯廣陵其明年壬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復  
入淮壩其明年乙酉子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  
燕射訖禮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內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  
坐飲茶而退既弛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步就使以所點  
一二物隨以獻得告三日泣職如初古禮病於太煩今日  
之儀無乃太簡乎

漢石經攷異補正卷二

嘉定壘中浴

九經古義云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秋下旬碑作般桓釋  
文云本亦作盤案古盤字皆作般尙書盤庚蔡邕石經作般  
屯與漸六二磐字皆當作般郊祀志云鴻漸于般孟康曰般  
水涯堆也 器非救舊以殺爲求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  
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  
求案救當作殺古文求說文引虞書云旁殺傷功蔡邕石經  
般庚云器非殺舊皆以殺爲求古救字作掾裘字作求 爾  
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曰今爾惠朕曷祇動萬民  
以遷棟案震與振同虞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又祇振每通  
用臯陶謨云日嚴祇敬六德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  
內則云祇見孺子鄭康成云祇敬也或作振 無逸書大傳  
作毋逸論衡同史記作無佚案漢石經逸字皆作佚漢書猶  
然王伯厚曰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棟案儀禮士昏禮云  
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毋與  
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作兄自作曰  
上文無皇曰同正義云王肅本皇作况 秦誓云我皇多有之  
公羊傳載云而况乎  
我多有之亦以王爲况禁豈 况滋益用敬德也兄本古况字  
王肅所載皆古文尙書也  
樊殺碑管子書皆以兄爲况 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  
况作兄况桑采詩曰倉兄填今召受  
云職兄斯引傳皆云兄况  
也釋文兄音况本亦作况 立政子且已受人之徽言禁豈  
石經曰且以受人之徽言論語撰攷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

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小顏曰精  
微要妙之言 以觀文王之耿光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  
聲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棟案蔡邕石經作鮮  
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杜伯山傳漆書  
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 君爽其終出於不祥蔡邕  
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後漢書劉愷傳引告爾祥刑亦作詳  
刑鄭康成周禮注云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鄭書注云  
詳審察之也則知古文本作詳詳與祥古今字易履上九曰  
視履考祥釋文云本亦作詳此經當依古文作詳訓爲祥下  
經監于茲祥刑同 顧命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達作通  
集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也詩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作就 見外  
詩三歲貫女石經魯詩貫作宦外傳國語云入宦於吳韋昭  
曰宦爲臣隸也貫當讀爲宦徐邈音官此宦字之誤傳云貫  
事也蓋本爾雅而與宦義亦通婁壽 乃機以爲宦即貫字恐  
未然也 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  
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  
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是顏氏  
春秋已見于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  
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僖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  
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  
蓋顏氏春秋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展之又引

桓十一年傳云遷鄭焉而鄭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為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廿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又以為十四日日食周王為天囚之類倍經違戾皆何邵公所不取 蔡邕公羊石經隱十年下云此公子輩也云云又哀十四年下云何以書記異也云云皆無經文案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皆無經文是也 隱二年傳始滅昉於此乎注云昉適也齊人語疏云胡母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之類棟案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

漢石經編卷二

三

曰選或曰及 論語毛詩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案意即噫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者意淮南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悲聲抑本與意通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為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毛注亦安从而是正邪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則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為絕句者但于誤為乎其來已久 求善賈而沽請蔡邕石經沽作賈唐石經及釋文仍作沽玉篇又引作及說文曰秦以市買多得為及 年四十而見惡焉蔡邕四十字作冊古鐘鼎文四十字皆从冊今石經猶然鄭注古文孝經云冊疆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 何德之哀唐石經云何德之哀也案蔡邕石經云鳳兮鳳兮何而德之哀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下二也字唐石經無莊子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 夫孰與者為誰蔡邕石經云孰與者為誰子路云云案車與古通用毛詩出車云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下章云出車彭彭史記引作出輿孟子曰士月輿梁成亦作車梁 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云置其杖而耘案商頌那詩置我執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勝云植壁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植从置 子游曰蔡邕石經游作旂說

漢石經編卷二

四

文云从旌旗之游讀若佩古人名从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从子聲游與旂通大宰九賈八曰旂賈注云旂讀如罔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旂為游 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識作志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元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廿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何晏晉人改志為識而古文遂不可攷後人因循莫能是正可慨也

漢石經集解卷二

五

君為硯谿先生周惕之孫半農學士士奇之子世以經義漢學名家而徵君之學為尤邃故其於石經諸文博攷精研多前人所未發惟其書於公羊攷中引尚書無逸漢石經作佚云云今攷無逸殘碑一云乃勃一云毋勃皆作勃竝不作佚惟論語夷逸之逸作佚字不見於說文而人从力俱从失得聲想必古有其字可同音通用者也其餘尚有未及者中洛攷相時儉民陸氏釋文有儉字音息廉反又云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又立政用儉人音同云本又作憊馬云儉利佞人也又同命爾無昵于儉人音亦同云利口也本亦作憊而攷說文儉儉誠也儉利於上佞人也憊疾利口也書曰相時憊民則叔重所据古文此字作憊馬融本作儉皆與漢石經作般不同

又汝無侮老成人唐石經老在侮上惟作侮不作翁與今本同而釋文無音釋知唐初本已然又洪範汨陳其五行唐石經及今本皆从日月之日而作汨之汨磨改作汨从子曰之曰攷說文从曰者訓治水从日者乃汨羅之汨而此文孔傳云汨亂也亂與治古文相似故後人亦轉相為訓耳且据大玄經元首云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正與漢石經同以曰為汨也又攷洪範之洪石經作鴻與尚書大傳同史記宋世家夏侯勝傳及漢書藝文志鴻範皆作鴻又史記漢書鴻水鴻業鴻大等俱以鴻為洪漢碑亦多作鴻又稼齋之艱難與詩不稼不齋之齋今本皆作穡攷漢陳球碑張壽碑並作稼齋史記殷本紀舍我齋事漢書成

漢石經集解卷二

六

帝紀服田力耜律歷志稼齋蕃息亦皆以齋為穡毛詩大雅好是稼穡箋云但好任用是居家之吝齋鄭即以齋為穡又陸德明釋文云穡本亦作齋陸又云稼鄭作家謂家居也穡王申毛謂收穡也之吝齋也尋鄭家齋二字本皆無禾者又攷左氏僖公廿一年傳務穡杜解穡為儉又昭公元年傳大國省穡而用之亦即以穡為齋而攷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齋于房注云變黍言齋因事託戒欲其重稼齋者農力之成功又少牢饋食禮宰夫以籩受齋黍注云收斂曰齋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又攷說文齋从来从尚來者回字而藏之故田夫謂之齋夫可證齋字本義與从禾收斂之穡無異故古書即以齋為穡又作洛

之洛攷詩清廟釋文雜云本亦作洛字从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旁佳魚豢典略之說略同故東漢碑刻洛皆作雒又攷洪氏於無逸篇君奭篇立政篇皆以於戲爲嗚呼皆未注而君奭篇以詳爲祥同又魯詩殘碑山有藎洪景伯云毛作樞攷釋文云樞本或作藎烏侯反莖也則藎樞二字古通用毛詩蓋亦有作藎者矣列女傳魯秋潔婦傳引惟是褊心維作惟正與石經魯詩合又公羊殘碑雖無經而昭隱公十年傳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哀公十四年傳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四字又未記顏氏異文有傳桓公二年及卅年字可知漢人傳與經雖各自爲書於每年傳上亦標其年數矣又論語殘碑

子贛洪氏云板本作貢攷釋文云貢本作贛許氏說文作贛从貝發省聲云賜也則子貢之字曰賜義當作贛此作贛乃又省去文也尙書禹貢釋文亦云字或作贛穀阮碑陰變作贛後人因又省作貢耳孝于惟孝子新得武功縣隋開皇時鞏賓墓志銘拓本亦以此四字爲句乎亦作于攷皇侃義疏本亦作于釋文亦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云虞山錢氏家藏澤熙九經本點斷句讀亦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宋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張齊賢撰弟子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太平御覽引論語與友于泉銘同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皆作孝乎惟孝

又與武陵王書云友于兄弟則知攷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又里仁三年無攷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陸氏釋文云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攷漢石經殘字尙存子曰三年無攷於父之九字則古本論語亦有此章今朱文公集注引胡氏云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之語蓋本陸氏釋文惜元朗當日未據漢石經審定之耳又置其杖而耘洪云板本作植作芸攷釋文植音值又市力反則陸所見本蓋亦有作置者又云芸音云多作耘字則陸所見本亦有作耘者或陸氏即據漢石經爲言也又堯曰寬則得眾敏則有功今本寬則得眾下有信則民任焉一句與

前陽貨子張問仁章同惟攷人字爲民字攷皇侃本亦無此句而唐石經及宋邢昺注疏本皆有之攷相仍至今多此一句此必後人据問仁章增入也惟洪景伯諸公皆未言此文與板本有異何邪又宮牆賜之牆蕭牆牆字並加廿作蕭與漢修華嶽碑文同蓋漢人假借通用或如蘊藉等字上加艸以致與蕭靡蕪冬之蕭無別耳又季氏不在頤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唐石經頤與上有於字釋文云或作不在於頤與据漢石經則下句蕭字上有於字又論語文與皇侃義疏本頗有異同者如學而可謂好學已矣今本已矣作也已皇侃本作也已矣微子何而德之衰也今本無而也二字皇侃本有也字無而字往者不可諫也來



者猶可追也今本無二也字皇侃本俱有與漢石經合執  
車者爲誰子今本車作與無子字皇侃本車亦作與誰下  
有乎字避世之士之避今本作辟皇侃本作避與漢石經  
合如之何其廢之也今本無也字皇侃本作如之何其可  
廢也子張其不可者距之今本距作拒皇侃本作距與漢  
石經合下同釋文亦作距云本今作拒辟諸宮禱今本諸  
作之皇侃本作諸與漢石經合萬方有下止闕一字今本  
有兩罪字皇侃本作萬方有罪在朕躬不重罪字與漢石  
經合又無信則民任焉句與漢石經合已詳前案經典文  
字流傳日久其中謬誤相承不少加以後代版刻翻雕豈  
矢長文展轉滋甚卽石刻蜀經尙有定貌英表之病何況

其他漢石經爲最古之本又出自蔡中郎等手寫借石刻  
久亡拓本今亦罕覩惟見諸宋人書中有尙書魯詩儀禮  
公羊論語殘字五種而已其殘字今惟洪氏隸釋隸續婁  
氏漢隸字原全錄之餘則黃長春董道邵博聞徵引其與  
今本不同之文而王伯厚困學紀聞亦載尙書無逸一條  
云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  
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開百詩云漢五行志劉向傳皆曰高宗百年  
又王楙野客叢書言避諱云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又  
云晉書鄧艾碑曰鄧又疑古人艾又字通用如石經又用  
三德爲艾用三德也又云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字而蔡  
邕石經作志是當讀識爲志也王氏此條乃指論語賢者

識其大者文言也其見於唐人所稱者則孔穎達尙書序  
云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  
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又虞書  
正義云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  
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  
也又堯典第一疏下古文尙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  
并石經直言堯典無古文尙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  
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  
傳爲今文故也此條爲宋人所未見據此數文則可定漢  
石經尙書爲伏生今文而非孔安國之古文矣然此唐人  
據以作正義者又是僞孔傳本故題曰古文尙書而孔仲  
達未之知也又周易一經宋時石刻盡亡已無有見之者  
惟陸氏釋文於繫詞聖人以此洗心之洗云京荀虞董張  
蜀才作先石經同則知漢石經洗心作先心攷漢書百官  
表太子先馬史記汲黯傳作洗馬先洗亦漢人通用字又  
陸氏釋文毛詩國風綠竹猗猗音義引韓詩作蔣音徒沃  
反云蔣蕭筑也石經同此條則今已無攷且石經用魯詩  
豈韓與魯同邪又詩鄭氏注下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  
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  
文證以隸釋所載公羊殘字無經文正合又隋志以春秋  
經公羊傳分爲二種以合七經之數亦與孔氏之言合而  
又有一條見公羊昭公廿五年傳文云旣哭以人爲苗何

休解詰云舊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徐彥疏云謂何氏所注者是舊字今漢時太學辟雍所讀者作側字云既哭以人為側中溶案漢時經生各有師承其所讀之書非一家言東京雖設太學為諸生誦習之所非如後代書籍易於購貯有可為太學諸生公誦者且當時並非一家之書何氏豈能懸舉此字為準蓋自建立石經而後太學始有刊定之本何氏方得引以為證因攷漢石經之立據後漢書靈帝紀及袁宏後漢紀皆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證以蔡邕傳儒林傳皆云熹平四年惟鄭氏水經注云光和六年刻石洪景伯以為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則計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有二十六年之久矣當時寫刻各經為工本鉅自必陸續告成立有先後而攷何邵公卒於光和五年僅先石經畢工之一年其時公羊碑想早已刻完所謂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者必即指太學新立之石經作側字而言也公羊有嚴顏二家東漢初雖竝立學官而在西京宣帝時止有嚴彭祖為博士一人其後顏氏亦未及置博士故漢石經後每舉顏氏異說蓋用嚴氏之本與何邵公不同故邵公本作舊太學石經作側耳徐氏不能細攷乃謂太學辟雍所讀者真肫說也然則何氏此文乃言漢石經之最先者矣惟此論前人無有發者後見王侍郎金石萃編亦引此條差喜予言不謬而萃編又引呂氏讀詩記載董

氏之說所引石經異文如江有汜作涯擊鼓其鏜作鑿靜女愛而不見作優丸蘭之支作枝青子矜作稔挑兮撻兮作艾葛屨摻摻女手作攢攢正月民之訛言作謔言或與唐石經不同而又證之說文引經多半吻合疑亦據東漢石刻而言中溶案呂氏引董氏即董道也而於漢石經魯詩殘子之言獨不載於廣川書跋何邪據讀詩加引尙有鷓鴣徹彼桑土云石經作桑杜王侍郎獨未列入攷陸元朗釋文以土作杜乃韓詩而郭璞方言注亦引作桑杜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顏師古曰大雅縣之詩曰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則可證杜土古字通用矣故尙書禹貢雲夢土作藝前人亦以土為杜又攷書錄解題別載董道廣川詩攷四十卷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王伯厚三家詩攷多引之今其書已佚則呂氏所引當皆在詩攷中又攷馬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錄尙書事後漢書本紀書其薨於興平二年據袁紹傳上書曹操言太傅日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又孔融傳言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不聽因欲逼為軍帥日磾淡自恨遂嘔血而死章懷注皆引獻帝春秋詳其事則日磾亦不得其死與蔡中郎略相似此皆才人之不遇於時者也章懷又於兩傳文下皆引三輔決錄注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而馬融傳則云族孫日磾獻帝時

位至太傅以族子為族孫不同而西漢休屠王太子馬日碑封稅侯既與之同姓名又皆字翁叔故為表而出之以廣異聞云

中溶又案漢石經拓本今不可得舊唐書經籍志言王世充得隋書八千餘卷浮河覆舟其書盡亡而諸石經所捐墨本亦蕩無復存則隋唐志所載七經蓋据舊籍言之未必唐時捐本尚全故唐書鍾傳言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千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曩黃小松司馬獲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於燕臺以其文摹入小蓬萊金石文字翻刻諸漢碑中以刻本見寄予始知之其原本則未之

卷之十一

主

見也其書子後攜至湘南閩中鄭松谷太守鵬程見而愛之索去故今子亦無此書矣惟張芑堂徵君亦嘗以小松本摹刻於其家之石鼓亭今此書尚存案頭時常展玩猶可得漢石經之遺蹟於仿佛間耳又聞金匱錢氏泳家有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孟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并洪氏隸釋所無其本亦不知所從來後翁閣學方綱合黃小松本摹刻於南昌學宮則予皆未之見也翁閣學跋張芑堂摹刻本又言有靖江王府重刻

本攷明靖江王府乃在廣西靖江府而攷漢石經行款据洪氏隸續言儀禮每行七十三字其碑石之數首見於唐章懷太子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洛陽記與洪氏隸釋跋尚書殘碑引陸機洛陽記文太略相同攷隋書經籍志有洛陽記四卷無撰人姓名又有洛陽記一卷陸機撰章懷所引即洪所引之陸氏書也而朱檢討彝尊經義攷引作楊龍驤洛陽記攷章懷注儒林傳引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許駢羅相接云云為蔡邕傳注所引洛陽記所無蓋別是一書也楊龍驤不知何人疑楊銜之或曾官龍驤將軍故有是稱然檢洛陽伽藍記中今又無此文而董道引太學在南明門

卷之十一

西

外云云即接於朱超石與兄書云駢羅相接文下以章懷蔡邕傳注洛陽記與儒林傳注楊龍驤洛陽記合而為一於是朱氏誤於蔡邕傳注洛陽記上加楊龍驤三字不知水經注所采洛陽記皆云陸機此與洪文惠所引略同且洪跋魯詩後書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又跋公羊後言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碑蔡邕名皆即章懷所引洛陽記之文其為陸書而非楊書無疑矣水經注云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又東逕園子太學石經北洛陽伽藍記云開陽門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而廣川書跋又誤為南明門漢魏二石經碑數伽藍記載之最詳又與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記一

條文頗相似攷隋志有戴延之西征記二卷又有戴祚西  
征記一卷而新唐書藝文志有戴祚西征記一卷與隋志  
合並無戴延之西征記而有戴延之洛陽記一卷爲隋志  
所無雖卷數不合其爲卽隋志之西征記顯然水經注及  
洛陽伽藍記每引戴延之西征記或當時西征記亦有稱  
洛陽記者故隋唐二志異名耳則洛陽伽藍記此文恐卽  
本之戴延之西征記也且據朱氏經義攷於魏石經引戴  
延之西征記文大略同此前人於漢魏二石經之一字三  
字聚訟紛紜惟趙德甫洪景伯二君定以一字爲漢三字  
爲魏然洪氏猶謂隋志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  
子攷隋志列一字石經於前三字石經於後其以一字爲

漢三字爲魏不言可知其後序亦但云後漢鐫刻七經著  
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既於漢石  
經並不言三字則魏之一字之一安知非三字傳寫刊刻  
之譌不得卽謂隋志之誤昔秀水朱氏已有此論矣酈道  
元水經注言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立於太  
學講堂前悉在東側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  
之於堂西合之隋志及晉書衛恆傳四體書勢序魏書江  
式傳又洪氏兩書與宋人各書所載其漢石經之爲一字  
魏石經之爲三字尙有何疑而後儒皆惑於後漢書儒林  
傳中之文至今尙有異論善乎洪景伯跋魏石經之言曰  
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誤

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攷正趙氏雖以  
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  
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  
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  
日碑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  
論中洛攷伽藍記云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  
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三種字漢石  
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蹟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  
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其  
言甚爲明晰以御覽所引西征記勘之文不甚異而無石  
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蹟也一句可知此句爲伽藍記所誤

增且伽藍記前云國子堂前與西征記同後云復有石碑  
四十八枚其復有石碑四字西征記作太學前石碑堂六  
字似漢魏二經本非列於一所又不僅如水經注之言堂  
東堂西也其云太學前石碑者蓋尙在太學之外別有堂  
列之則正與范史蔡邕傳及謝承書所謂碑立太學門外  
瓦屋覆之之語合蓋漢一字石經本別有堂屋貯之與魏  
三字石經後立於堂前無堂屋者不同又其四十八碑陸  
機洛陽記言周易尙書公羊禮記論語五經而前云石經  
四部者蓋以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而不數於內也而伽藍  
記卽因其四部之言并遺去論語蓋亦承西征記之誤也  
以較隋志一字石經雖脫魯詩及左氏經又儀禮作禮記

為不同而二十五碑之春秋尚書二部正與隋志言三字石經之二種合水經注於前漢碑五經在講堂東側下竝未言碑之數於後言魏三字石經樹於堂西下始云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攷隋志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於一字石經七種之下可知典論亦用隸書一字寫之與一字七經並列故後魏書崔光傳表有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之語則其所云四十八碑者實專指漢一字石經言之也水經注無魏石經碑數疑有脫文後人不察反謂此四十八碑乃魏石經不思隋志載三字石經止有春秋尚書二種與伽藍記合故其碑石少伽藍記謂三字石經止二十五碑一

漢書卷二

七

字石經有四十八碑與洛陽記所言漢石經亦合也洪氏引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雖較章懷注文句稍易其言四十六碑之數則同予以嘉靖南監本及毛氏汲古閣本後漢書注校所引論語三碑二碑毀之文皆同而檢家藏元板附三劉刊誤之本則此文但云論語二碑毀下有劉效曰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中溶案劉貢父所言者即元板之藍本乃論語下又多脫去三碑二字也若如貢父之言則少一碑而與四十六碑之總數又不合矣予謂以上文十六碑存十二碑毀文法推之則當云論語三碑存二碑與洛陽記上言周易尚

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之例同監本毛本論語三碑下必皆脫一存字且据畫墁錄言二段而廣川書跋則云二碑是宋時尚存二碑矣以此為說則又多二碑雖亦與此文四十六碑之數不合而與水經注及伽藍記四十八碑之數皆同可知漢石經實是四十八碑也今本後漢書章懷此注乃譌八為六又脫去一存字而元板則并脫去三碑存三字耳至洪氏所据洛陽記云論語三碑其二毀及云碑凡四十六亦同此誤也洪劉二君俱宋之博洽名儒尚為墜簡謫文所蔽無怪乎後儒讀書之難矣後漢書言漢石經或作六經或作五經前人多疑之其說不一惟南原顧氏請吉諫辨之言為近是其云靈帝紀儒林傳

漢書卷二

木

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禮記為一經春秋公羊為一經與周易尚書魯詩而為五經實則七經也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書儒學傳序止云文宗定五經鑿之石張參是正訛文三卷亦曰五經文字蓋禮兼三禮春秋兼三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為五經猶唐之九經為五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益以論語而為六也中溶攷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云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云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儒林傳贊則自後或稱五經或稱六經不過為稱經之總名耳豈可即拘以為異同之說案隋志言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碑其前列一字石經有周易尚書

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正合七經之數其云七經者猶言七種也又攷春秋昭二十六年傳孔氏義引傳咸爲七經詩藝文類聚初學記皆載其詩有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而脫去尚書其時以周官爲禮經左傳爲春秋經而孝經論語亦列在經之內可知後代稱經其名不一故隋志總公羊傳論語而云七經也且據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秦宓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又漢唐扶頌碑有咀嚙七經句則漢時已有七經之稱第不知卽隋志所云之七經否耳唐書藝文志所載今字石經雖卷數與隋志多不符又誤魯詩六卷爲毛詩三卷而七經之數與隋志無異可知隋唐所傳之漢石經皆止有此七種

藝文類聚卷二

九

矣子有說隋唐二志及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殘字但有儀禮而無禮記而洪所錄儀禮又止百餘字則洛陽記所謂禮記十五碑悉崩壞及伽藍記所言之禮記蓋皆誤以儀禮爲禮記也伽藍記又無魯詩及春秋經蓋又審之未細而誤遺者也其漢石經之流傳於宋世者書境錄言嘉祐中得論語石經二段於洛陽城而廣川書跋引李裨言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與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同又云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後又云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論語似尚書先出於唐時論語後出於北宋嘉祐中故董氏所記於論語外又有尚書東觀餘論又載尚書論語異文於論語

下接云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與董氏之言合又云今張翥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是黃伯思於尚書論語外又得公羊西谿叢語言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梓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是姚氏所記於尚書論語公羊外又得儀禮其所云營造司所棄梓石與隋志營造之司用爲柱礎之語合其云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似營造司所棄之中亦有論語并有儀禮矣而邵氏聞見錄乃云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

藝文類聚卷二

十

尚書禮記論語文已壞闕論語多可辨云云則無儀禮而有禮記恐禮記亦卽儀禮之謠泊宅編載方甸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其餘言與西谿叢語略同亦止有尚書儀禮論語公羊四種而皆不及詩惟金石錄云所藏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及詩儀禮則與洪氏隸釋所錄五種石經殘字正合而婁氏漢隸字源所載亦止有此五種也其記字數之多寡洪氏之外惟婁氏言之洪有尚書五百四十七字婁云一百三十九字洪有魯詩百七十三字婁云一百四十字洪有儀禮共一百一字婁云一百四十一字洪有公羊三百七十五字婁云一百四十二字洪有論語九百七十二字婁云一百四十三字內惟儀禮之字婁多

於洪恐其云一百四十一字實一百一字之謾也而董廣  
 川亦計尚書論語字數云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論語三百  
 五十七字皆不及洪氏所載之多矣惟据金石錄言論語  
 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碑等姓名而洪氏論語殘字後  
 並無堂谿典馬日碑又宋胡宗愈亦嘗重刻漢石經於錦  
 官西樓字文紹奕跋之云合諸家所藏得四千二百七十  
 字有奇鏡諸石今合洪氏五種殘字計之祇二千一百六  
 十八字是僅有胡氏之半耳惜胡氏所集所翻之本今皆  
 不傳於世攷黃董二書及邵氏聞見錄所記異文亦皆不  
 及洪氏之精詳今予此書全以洪氏為据而附錄別家之  
 說於後云昔亭林顧氏作金石文字記及石經攷於漢石  
 經詳引眾說不能定以一字為漢三字為魏近董浦杭  
 氏作石經攷異雖分門詳辨而惑於前人謬論及鄞縣萬  
 季野之說反以三字為漢石經四十八碑為魏石經其言  
 支離舛繆殊不足憑且於石經殘字與今本之異同獨不  
 置一詞洪氏所載遺文皆棄而弗錄予懼後之人讀其書  
 無所取裁徒滋橫議故亟為此編補而正之今所据洪氏  
 隸釋係印鈔元泰定時翻宋本尚有宋諱闕筆字宋人避  
 其國諱凡本字及同音之字皆闕筆或改用他字代之洪  
 氏之書如公羊傳文遇欽宗之名桓字皆闕末筆而於跋  
 中言桓公則改為威公此洪書本例也故仍其舊作威云  
 又攷後魏書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石經於鄴

漢石經攷異

序

卷一

又鄭道昭傳言高祖遷道昭為國子祭酒道昭表有云今  
 國子學堂房巖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止墟殘  
 毀又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文襄皇帝所建  
 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此即隋書  
 經籍志所云後魏末自洛遷鄴之事也据魏史道昭傳云  
 漢魏石經而齊紀但言蔡邕石經且云五十二枚温公通  
 鑑即據此數書之較伽藍記似多四碑此所多之四碑蓋  
 即魏文之典論也伽藍記言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  
 有四合之石經四十八碑正五十二碑蓋因典論用一字  
 書之故齊紀皆謂之蔡邕石經且疑魏史稱漢魏石經或  
 亦即指典論為魏耳攷太和十七年乃後魏高祖遷都洛  
 陽之年也後魏書高祖紀云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  
 學觀石經與伽藍記所謂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之說合  
 後自洛遷鄴至周大象元年又自鄴遷遷於洛至隋開皇  
 六年又自洛陽載入長安愚謂隋遷長安之時漢石經必  
 已多散亡于洛陽故宋時漢石經多出於洛陽又案西谿  
 叢語有云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時遷鄴世所傳一字  
 石經即晉隸書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  
 矣中洛攷後魏孝靜遷鄴之碑本紀明言漢魏而非晉魏  
 姚氏此以一字石經為晉隸書其謬與魏世用日碑等題  
 名之語同又案朱氏經義攷引張翰曰石經本末丞相洪  
 公論載於隸釋中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竊見於此唐章懷

漢石經攷異

序

卷一

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氏後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  
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二碑。歷魏晉宋  
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所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  
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  
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  
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治閩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  
語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中洛攷通鑑書五十二碑者  
乃據北齊書文宣紀也河南志言七十三碑者乃據伽藍  
記二十五碑之魏石經與漢石經四十八碑也張氏皆未  
細攷至漢魏石經伊係表裏書刻張謂六經文多必非四  
十六碑所能盡亦謬而董懷所引洛陽記已見魏碑尚書  
跋中亦非洪公所未及也至顧亭林石經考以晉書裴頠  
傳有轉國子祭酒奏於國學刻石寫經之語即列為晉石  
經愚謂裴頠之刻石寫經恐是因奏修國學并寫刻舊石  
經佚失者以補完之耳即使實有別刻之意。之謂  
未行故於晉史本紀及他人傳。及與後魏崔光傳  
言表奏次第補綴。豈可即據以為晉有石經之證  
子編此書既成後讀仁和禮教據漢四書攷異中論漢石  
經一條頗有與鄙見相同者今取附錄於後  
案一字石經者別乎三字言之也三字備古文篆隸三種  
一字惟隸而已世存一字遺文列有堂殿典馬日碑等姓  
名此論語又避漢高祖邦之諱其為漢刻無疑范史備林

漢石經攷異補正卷二

五

傳誤以三體書屬之熹平隋志言魏正始立石又誤三為  
一後之談石經者往往因承其謬洪适及趙明誠金石錄  
辨之審矣惟陽記云論語三碑二碑毀據此則彼時所存  
已惟一碑而宋時廢地所得乃有其二二碑所載前後僅  
止八篇餘十二篇度非一碑所能容惟陽記原云二。中  
作三碑二碑毀劉賈父謂若是則皆毀矣近董浦杭氏作諸  
史然疑乃參上文四十六枚總數定為三碑別攷楊銜之  
記又云四十八枚二碑二字既謫安知四十六之六字不  
亦傳寫謫邪今更實覈上當從楊氏為四十六字當云論  
語三碑存二碑毀蓋其初立五碑而時之所存者三至宋  
又失其一於理始為允協也董氏言前一碑可識者二百  
七十字洪氏載有四百六十後一碑可識者三百五十七  
字洪氏載有五百十一董氏所見或非其初拓者乎追冀  
機著漢隸字原則云存一百四十三字與顧氏見二本相  
類蓋又漸久而漸磨蝕矣

漢石經攷異補正卷二

語

漢石經攷異補正卷二



漢石經攷異補正二卷 瞿中溶木夫撰 木夫字萇生 江蘇嘉定人 庠生 例授湖南布政司理問 木夫爲竹汀宮詹之婿 閱通淹雅 金石之學尤深 按漢石經一字 魏石經三字 唐代史家已有定論 國朝經師更爲攷證 詳瑯殊無疑義 而顧亭林石經攷爲眾說所混 不能自決 杭大宗石經考異且反其實而爲之說 木夫因舉洪氏隸釋隸續兼宋眾書互相證明 爲後學讀經之一助 木夫有三禮石經辨正考 魏石經遺字舉正 蜀石經考異補正 今皆不傳 此本掇拾叢殘而首尾完具 喜爲刊行 略見木夫著述之一斑 云歲在闕逢 攝提格 烏程張鈞衡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十

健 6

目

五

鈔

壺

齋

一

樓



天地閒有六氣少陰君火之暄和不為病陽明燥金之清肅  
雖能為病而病亦微非如厥陰水之風太陽水之寒太陰土  
之溼少陽相火之暑中人傷人之甚也然寒暑溼之中傷也  
或專一氣或合他氣名證亦不繁雜故治寒治溼治暑者曰  
寒曰溼曰暑而已獨風之一病不止曰風而曰諸風蓋風善  
偏善散不一名不一證世之醫流大率治四氣中傷寒為先  
務風之多名多證不能一一偏治也於是風有專科有祕傳  
論者遂謂風疾與勞氣腫三疾同非專科祕傳不可也吾鄉  
雙林凌氏世傳神鍼治風疾尤驗余壬辰癸巳間客京師忽

得樹樓雜鈔

通園叢書

患左手麻木邀凌滄侯治之自肩臂至手背按穴道凡用七  
鍼應時立愈今五年矣遂不復發偶閱吳草廬贈所真觀道  
士鄧自然序稱其專科醫風能愈數十年不愈之證而不言  
其用鍼豈元時此術尚未傳耶吳草廬又云燥金生寒水寒  
水生風木風木生君火君火生溼土溼土生相火相火生燥  
金六十年循環並無間斷

唐時祀先聖配享止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  
上接孔氏於是始有四配然其言發於韓昌黎送王垣序中  
至宋儒特申言之耳

元吳草廬寶氏世譜序云燕山寶謙議一椿五桂今佩文韻  
府引入丹桂條下采自事文類聚按宋史寶儀傳儀漁陽人

父禹鈞周初戶部郎遷諫議大夫儀晉天福中進士弟儼侃  
傅信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  
丹桂五枝芳之句措紳多諷誦之時號寶氏五龍韻府已頹  
行不及改正矣大抵官書每多潦草如此類者不可勝舉也  
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所睹者言非月之體然也月  
之體如彈丸其週日也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  
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  
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  
以弦之月為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  
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月之月為全虧知在  
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此段

得樹樓雜鈔

通園叢書

見吳草廬集不知其出自何書

無欲故靜周子有主則虛程子二語可為楹帖

等韻之學本出於西域佛書中有一字而三合二合者今之  
反切法乃二合也按字文周之時有龜茲人至中土傳西域  
七音曰娑陀力曰雜識曰沙識曰沙侯加濫曰沙臘曰般臘  
曰俟利楚其別有七合於中國之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宮變  
徵之七調於字為喉牙舌齒唇半齒半唇之七音元時蒙古  
字乃沙門巴思八所造字僅千餘耳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  
必有其字合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  
一以聲為主以口授以耳聽其時郡縣立蒙古學校巴思八  
為帝師諸路皆為立寺其尊崇如此字體頗類梵書京師寺

觀石幢猶有存者

金剛經舊名稜一作楞 仰經按唐書西域傳云師子國居西南

海中有稜伽山多奇寶洛陽伽藍記云天竺沙門菩提流支

解佛義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吳

氏郡齋讀書記則云楞伽經四卷宋竺僧那跋陀羅譯楞伽

山名也佛為大慧演道此山元魏僧達磨以付慧可曰吾觀

國中所有經教惟楞伽可以印心蓋舊無金剛之名至黃梅

弘忍大師始易楞伽之名為金剛且教人恆誦此經六祖慧

能從此得法後來注解者數十百家皆以破相為宗斷疑為

用語句相襲卷帙滋多不思議解猶同說夢以余所見惟馬

蹟山湘兩禪師所寫金剛經順意就文作解差為得之疑在

京師曾為鏤板癸巳秋長假南歸則湘公已下世過揚州增

灣一拜影堂其徒請以板歸杭州瑪瑙寺後至西湖寓昭慶

寺遂付經房俾刷印流通焉初僧宗泐奉詔注釋非金剛經

也詳見後

查養晦○焦弱侯澹園集中有題查養晦真二絕句其一云

虛名世上一錢輕八極神遊見化城笠底數莖新白髮不隨

春草鬪輸贏其二云行蹤不與世相關散聖婆娑水石間忘

卻天瓢待霖雨一龕煙火梵王山錄存以備家乘采擇集

中又有祭查毅齋文毅齋先生諱鐸理學名儒吾宗涇縣派

黃梨洲先生載入明儒學案中養晦蓋其宗人也

先生二字今人尺牘用為通稱不獨施於同輩抑且加於後

生而當之者恬不知愧亦世道澆漓之一端也楊龜山與陳

聖中書云先生有齒德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肯徒

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繼此幸削去楊之齒長於陳

且不較當况稱齒乎王魯齋亦云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

人諛已先生之稱交口相悅不以為非於是先生二字輕於

一羽矣

或問三年之喪服止二十七月起於何時答曰子未學禮乎

儀禮中月而禫鄭氏注云中猶閒也禫祭名與大祥閒一月

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小戴記云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又

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蓋大祥之後加以禫服是為二

十七月朱文公家禮亦然大抵祖鄭氏之說宋時著在甲令

釋服從吉律有明文其所從來舊矣

王安石以三經新學惑亂一時崇寧中至追封舒王配享孔

子廟庭欽宗朝楊龜山為侍講始力闢經義請罷配享其時

雖國事倉卒未見允行然即此一事有功斯道不小不愧二

程門人矣朱子魏元履墓志亦稱其乾道中守太學錄釋奠

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請廢王安

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兩先生之言俱

未及行至理宗朝始削王爵斥從祀

四考五考○唐書選舉志定格三年一考中品以下四考皆

中中者進一階凡千牛備身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

白香山詩云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此其證也

佩文韻府誤以考為老附載五老條下當年在書局不知屬何人校勘余與綱庵皆不得辭其咎也

元制曾祖考三代以子孫貴贈官者兼賜諡如吳伯清集中元明善之父贈清河郡公諡孝靖忙兀伯都之曾祖贈翊戴功臣太尉諡武毅祖贈佐運功臣太尉諡忠定父贈贊運功臣諡武穆黃晉卿集中魏國公李文忠行狀曾祖贈諡康惠祖諡文靖父諡忠獻之類累朝所無也

楊龜山在宋不以詩名集中有詩四卷氣骨頗近少陵五言古如鄱陽湖觀打魚云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紛紛漁舟子疑若俛可拾橫湖沈密網脫漏百無十蟲蝦雜魴鯉駢首吐微溼小人利口腹刀机汚鱗鬣

得樓雜錄

五

通韻叢書

鯢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嘘吸胡寧飽羶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足恃感歎百憂集寄謝漆園生於計未為得七言古如岳陽書事云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峰遠煙沒重樓百尺壓高城畫棟沈沈倚天闕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澄澗無風新雨霽一日萬頃磨青銅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青浮空白注君山世傳湘君居此因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晦冥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瀨壑走魑魅淙滴百怪誰能測忽看舟子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安得晴雲萬里開依舊寒光浸虛碧如觀獵云貂裘白馬誰家子擁鞍弦弧囊勁矢牽

身欲與鳥爭飛觸處塵埃雲四起長繩驅逐狐兔驚鷹鷹擊臂流雙睛飛揚雲開電光閃旋轉草際無遺生鶯腸久厭鮮肥餌顧盼方能伺人意但矜鼎俎有餘甘饕餮誰憐珍生類安得淑氣回嚴秋頓教困拙同鳴鳩林閒百鳥恣字乳雖欲搏擊知無由其餘佳作尚多喜此三篇絕無道學語錄氣即專工詩者亦未必能過之

紫髓○沈約郊居賦陸卉則紫髓綠施天著山韭楊龜山感懷詩籬下蹲鴟餘晚實雲開紫髓奮新拳蹲鴟為芋人皆知之紫髓詩家罕有用者接爾雅蕨蕨注引舍人曰蕨一名蕨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蕨陸璣詩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又白香山詩紫蕨行看采李贊皇詩飯

得樓雜錄

六

通韻叢書

思餐紫蕨朱韋齋詩蕨拳嬰兒手楊誠齋詩絕愛杞萌如紫蕨方岳詩紫蕨成拳著兩肥王晦叔詩亦有紫髓有根妻子喜免填正壑棄閭里之句蓋蕨根可食今蕨粉是也合諸說觀之其為蕨菜無疑

元初用人不由科目至仁宗朝始舉行此典鄉試分蒙古色目漢人凡三等場中命題蒙古色目與漢人不同其會試又於漢人之中分湖廣江西江浙河南諸路為南人合蒙古色目而為四命題則同若中額三百人則每等取七十五人其閒復分派某省凡幾人與本朝會場新例略相似但彼為定額今則臨時奏請裁定耳  
太平樓○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

筆怪石真太平樓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元黃  
文獻公潛集有先居士樂府後記云舊傳太平樓秦檜所建  
按沂中罰金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泊檜  
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詠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滿庭芳所  
由作也此事咸澤臨安志不載

朱子集所載尺牘凡四十餘卷黃文獻公潛有跋晦庵先生  
與侍郎馬公十一帖乃澤熙十四年以後至紹熙初年事今  
攷十一帖全集別集續集皆不載按先生於澤熙九年由浙  
東常平使者改江東漕不赴乞祠而歸至十四年復起代馬  
公馬名失攷持江西憲節又未赴明年入對除兵部郎官文獻所  
云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實未嘗赴江西任也惜黃集亦僅

得樓雜錄

七

通開錄

存十一帖之名而無其辭欲采錄以補闕逸不可得矣

南宋士大夫往還尺牘紙尾必先署官階下乃署名余癸巳  
在京師及見陸放翁朱文公手書真蹟一冊皆然雖文涉太  
繁然一時風概猶可想見也

宋時選人七階迪功郎而上則改京官文林郎而上則改升  
朝官所謂轉官者與改官不同如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  
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  
也

黃文獻集中有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縣志已經采入但校  
對原文中間刪去八十餘字後來重修者似當補足

海鹽有馮氏義塾在治東十八里地名砂腰縣志沙腰村在

治西南十二里即宋時鹽場元天歷中初始豐徐一夔有文  
記其事始於花山馬氏有鈔本而不全不知此文曾采入  
否全篇載嘉興府志圖記第五卷中

元初縣學校皆廢惟四大書院存南則岳麓白鹿洞其後  
書院浸多以江浙行省所統吳越之地計之至八十有五所  
大抵非先賢之鄉邑即其仕國或好義之家勑以私淑其鄉  
人子弟者亦有之獨杭州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模尤  
盛舊所刻經史羣書有專官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  
庫具在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部使者徐文貞始崇飾禮殿而  
奉西湖上所祠三賢於殿西偏以其建置沿革達於中書界  
書院額立山長員異時書庫官所掌悉隸焉黃文獻為之記

得樓雜錄

八

通開錄

今杭州府學即宋太學故基高宗御書石經猶有存者戊寅  
三月曾同朱竹垞先生步入大成殿後摩挲壁間石刻合計  
八十七片竹垞有跋刻集中丁酉五月梅雨初霽窗隙偶閱  
黃文獻集與朱跋所記書院勑建歲月不同黃以為至元朱  
以為至正似宜據黃本改定時竹翁已下世而伊孫稼翁方  
游學京師俟其歸當以諭之

俗呼城門外壕之橋曰鈞橋向疑其不典按黃文獻婺州修  
城記云其南因大谿以為險北東西三面濠之跨以三鈞橋  
逼以三石壩云云則此名固有自來矣

魏鶴山尊信朱子之學獨於圖書之辨不無異論嘗云朱子  
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之說為據而邵子不過曰圓



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  
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圓十  
爲書耶朱子雖力攻劉長民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  
曰安知圖之不可爲書書之不可爲圖則朱子固有疑於此  
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爲圓十爲書朱氏以列  
子爲證張氏以邵子爲主常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  
一下行九宮法攷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相傳已久矣  
知非河圖也

漢書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傳  
三尺安在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  
紀皆從史記有劍字杜少陵詩亦然昔有笑唐人詩耳聞明

御機彙編

九

通圖叢書

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一聯爲歇後語但詩家用事與  
作文不同往往有明知之而故犯此病者正不必指摘也  
俗呼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爲泰山有丈人峰故有是  
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又謂張說因東  
封而其婿躡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其說尤鑿按漢書郊祀  
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  
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爲泰山  
耳黃文獻公雜辨

戴氏義塾在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地名白牛鎮居人陽谷  
處士戴某父子所册黃文獻有記而禾郡志失載記在第七  
卷中白牛鎮今無可攷

陶淵明詠貧士第七章云昔有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東澗  
注引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  
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而元人黃晉卿集中有雜辨十三則  
其一云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  
子廉乃守亮之字非名也今細攷范滂黃香黃瓊黃琬傳皆  
無守亮之名不知晉卿所引出何書錄存以俟再攷

六鯨○黃文獻集王止善墓誌朝廷遣使復立諸市舶司公  
從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  
中書報如公言凡爲船六鯨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按鯨字韻  
書不收止有鯨字一平聲入東韻一去聲入泰韻說文注卽  
屆字不知鯨字作何義出何書俟攷

御機彙編

通圖叢書

元吳福孫字子善戴帥初仇近仁胡汲仲咸加愛重趙文敏  
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眞  
罕有若君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兼工篆籀文敏極稱許之  
至順二年赴選至京師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  
字上進因召見嚶嚶之士方侍書於魁章閣前奏曰臣濫得  
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臣有所不及上命侍臣引金鍾酌酒  
以賜至元元年調常州儒學教授晚務恬退徜徉湖山聞其  
書家施於金石九宜奉幣求者無虛日所居曰清容軒自號  
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卒  
葬錢唐縣欽賢鄉西谿花鳴事詳黃文獻公所作墓志今人  
但知有趙文敏吳之楷書世不傳舉其姓名人亦罕知者以

其為吾郡人物特表出之

金華正學編○揚州趙鶴輯呂東萊祖謙諡成何北山基諡文定

王魯齋柏諡文憲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五先生集中所著有

關理學者名金華正學編五先生皆婺源也朱子與東萊同

時友善後於婺學有微辭然自北山以下相繼傳朱子之學

為考亭嫡派當時及門弟子或不及也魯齋上承呂何之緒下開金許之傳其功

魯經○宋理宗命升論語為經先是講官徐毅齋請錫名魯

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並時宰指為迂闊不行事見葉由

庚所撰王魯齋擴志魯齋嘗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

為之傳

得樓雜錄卷一

十一

通圖叢書

宋儒發明經義自周氏通書程氏易傳始至朱子益肆力於

聖賢經傳點詩書之小序復易春秋之元經著論語孟子大

學中庸章句於儀禮作經傳通解其後何北山王魯齋皆以

續考亭之傳為己任至著述之富未有如魯齋者見於葉由

庚所撰擴志文集七十五卷之外有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

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

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

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

卷困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

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攷一

卷地理攷二卷朱子指要十卷墨林類攷十六卷大爾雅五

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

錄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誌二卷周子二卷發遺三味三十

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

卷明萬歷中其裔孫三錫刻先生集稱先生當時著述八百

餘卷其目存而失傳者不在此數元儒金仁山受業於魯齋

者也後來金許配享孔子廟庭而魯齋獨不及何耶

皇極經世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

年此邵子經世之大數也蔡西山曰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

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

二十辰也又曰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日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王魯齋云元會運世

先天大運也歲月日辰後天小運也

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化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曰

十干日月所會之次舍曰辰周天凡十二辰即十干辰相摩

為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歷數之名號也

後世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值之甲子名之曰命又

有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

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七百

二十得命四萬三十二百又概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

百五十九萬二千夫以二十有二字之約參伍錯綜甲子日

得樓雜錄卷一

十二

通圖叢書

三周數之繁曠一至於此可謂神矣然以古今之達人林林乃俱圍於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惟康節之學行之爲最盛然元會運世不過又加一大年月日時也而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至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止耳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

王魯齋立命說

王魯齋大學沿革論云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孔穎達方以首章爲經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知其所自出

得樓雜點卷一

十三

適園叢書

至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伯子先取三綱於雜糅之中列於首三句之下叔子乃寘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洪澳一章二程皆於誠意傳後取而寘於殷之未喪師前朱子不從乃獨殿於至善傳之末其分一經傳十章惟致知格物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朱子乃追補之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咸淳己巳得黃巖玉峰車君書報予曰致知格物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二節合聽訟一章儼然爲致知一傳於是躍然爲之驚喜有是哉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於湊合孰若移此章爲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況有知字物字自然爲格致傳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止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先非致其知

乎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作知止一章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格致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贊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耶

○按蔡虛齋云據宋儒葉董兩氏謂格致傳文錯在聖經當提物有本末一條爲格物致知之功提知止有定一條爲物格知止之效刪去兩條在聖經則入目直接三綱中免間隔在傳則格致復見原本可免補傳云云其說正與王魯齋合但不知葉董二公與魯齋同時抑或有先後虛齋必見其書非無據而云然也

得樓雜點卷一

十四

適園叢書

橋踰淮而枳蒿處陸而艾兔絲不土而蔓映果無花而實艾近陽而性暖菱背日而性寒蓮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治心胡桃瓢縮則資其形以斂肺

春秋時盟會宴享之際往往賦詩推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信如左氏言則失之僭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縣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之僭天子也

王魯齋毛詩十辨其一幽風辨云昔人嘗考之於齊魯韓三

家俱無七月之篇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故無所  
攷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  
曰七月曰九月夏正也曰一之日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  
二正並舉何哉況公劉太王商之列國也豈有不受商之正  
朔而上稱夏正下創周正故知其必非周公之志也又引文  
中子及長樂劉氏之言一則謂豳本變風以周公能復升為  
正一則謂豳實雅也變而為風魯齋之意欲以豳風七詩類  
分入於變雅故為此辨愚又閱吳幼清集亦疑毛鄭周公居  
東所作之說其云七月乃夏時之詩豳風民俗所作後周公  
取其詩以教成王俾知先公風化之由周家王業之始而非  
周公追想當時民俗於千載之後而擬作也云云今觀詩中

得禮經卷一

十五

通國禮書

七月九月及他紀月多用夏正其為夏詩無疑吳說又出於  
魯齋之後似為得之

十五國風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魯  
秦魏唐陳鄘曹者此左氏傳季札聽周樂之序也在夫子未  
刪詩以前曰周召邶鄘衛齊魏唐秦陳曹邶王者此鄭  
康成詩譜之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邶  
者此今詩之序也程朱因之然未有以證其確然為孔子刪  
後之次序先後之閒因文作解誠有不必過為穿鑿者  
小戴禮於經解述孔子之言六藝並舉其實先王立教之初  
惟詩而已尚書舜命夔典樂教胥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  
禮詔太師教以六詩時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

得禮經卷一

十六

通國禮書

柱下儀禮未著周官未頒春秋之作尚在數百年之後故教  
惟詩為最先胡雲峰云詩學者君父師所以為教者歟但所  
謂詩者非今之三百五篇而所謂六詩者即賦比興風雅頌  
六義也使學者循是而歌之玩其辭意以轉移其氣質以涵  
泳其性情詩之為教如此迨孔子刪後而詩始尊為經履遺  
秦火劉歆云詩萌芽於文帝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  
或為頌相合而成者是已初分齊魯韓三家毛氏最後出三  
家廢而毛傳獨行自是以後為傳注訓詁之學漢唐諸儒合  
十二種凡九十餘家其後說詩者又不下數十百家大抵依  
傍毛鄭程子亦云小序當時國史所作惟朱子力闢之而自  
為詩傳元明以來頌於學官用其義以取士小序遂廢朱子  
答門人問風雅之別有云腔調不同有云詞氣不同不知所  
謂腔調者其古之唱歎乎抑今之按拍乎竊謂古樂云亡三  
百篇之聲調雖鹿鳴以下諸什腔律具於儀禮集傳又非後  
世樂工之所能識孰能審聲知音以轉移其氣質而涵泳其  
性情哉似不若存小序之舊使學者於風刺之下猶知有所  
勸戒其於先王詩教未必無小補也  
朱子於易本義既以河圖為作易之本今觀大全集答王伯  
禮尺牘云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太極豈  
河圖乎又感興詩云羲皇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  
人文已宣朗似謂河圖非畫卦之本者王魯齋謂此詩王辰  
癸巳間所作時朱子年踰四十矣不知注易在前抑在其後

何自相低悟若此

得樹樓雜鈔

七

得樹樓雜鈔

得樹樓雜鈔卷一

海寧查慎行悔餘纂

吾鄉呼佃客為種戶按黃文獻公嘉興吳府君碑捐種戶逋租三千餘石元時已有此語矣

世傳佛涅槃於二月十五日在世七十九歲黃文獻集蔣君墓碣載其四世歿之日皆二月十六日蔣諱明龍諸暨人五世祖翥為宋國子助教時有異僧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他日驗之壽略如瞿曇氏其歿則雙林唱滅後之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先既寤謂其子曰吾其逝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逝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

得樹樓雜鈔卷二

也故其銘辭云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不後不先文獻非妄語者事亦奇矣

定武蘭亭攷○禊序右軍神筆也七傳而歸僧智永承傳其徒辨才唐太宗取之上距永和癸丑二百六十餘年未幾殉葬昭陵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樵本惟歐陽率更為偏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輩歸流落於定武宋慶歷中碑出民間集古錄以為別本非也熙寧閒薛師正父子始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五字剽損一二筆為識行於世者往往而是南渡後摹刻幾千石訛以傳訛漸失其舊矣惟五字不損而書法猶存率更體者為真米南宮所得乃積河南臨本耳蓋定武真本宋時已不可多得矣

文母字子○古今字學之書不少惟許氏說文簡古詳備但坐六義未精而子母混雜漢儒不識古文猶能曰獨體為文

合體為字文固母也字則子也一字之中既合二體或三四體必有一體為母六義者惟象形指事當然為母蓋制字之義始於象形形不可盡象而後屬之字事不可盡指而後屬之意意不可盡會而後屬之聲曰意曰聲固非一體則不可得而母也明矣曰轉注曰假借倘有屬之母者然母有不生而子或生生不已者則謂之母又不可也所謂本同而未異源一而派分有能於每部之中字字訂核別為何義其俗書亂正者悉從而明辨之豈不為字學之大幸南宋時甘谷子倪孟德留意於此著六書本義至王會之推八卦為制字之

得樹樓雜鈔卷二

原因許叔重所立字母五百四十字分配六義參之以賈昌朝音辨鄭夾漈假借偏旁攷而以六書本義附焉書成名曰六義字原自為序惜今不傳朱子有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

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不理會卻費無限解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木豕○王雙谿炎遊杭州三茅觀七言絕句第一首云九陌紅塵飛不到疑從木豕入懸壺余采其詩入杭州備志木豕未詳所出須再攷  
蠟腳禪○王雙谿又有戲江子大七絕二句云暮年尙念蠟脚禪  
眉斧平日空談蠟脚禪三字亦不知出處  
楞梅○王雙谿自湖州罷官留越中有食楞梅詩云是處楊

家種求如此種難色深渾是紫味美更無酸磊磊堆盤潤津  
津繞齒寒品高何以辨但把一楞看楞梅之名他處未見當  
是楊梅中佳品也

東都紀年三十卷宋王炎著始建隆終靖康述九朝百六十  
八年行事大意以李燾長編熊克通略為太繁王偁東都事  
略為太簡故斟酌損益而成是書附以提要一曰注則有所  
辨一曰證則旁敘其事嘗自作序進呈御覽其書今不傳  
地理書傳於世者惟狐首經郭璞葬書尋龍七星歌差近古  
其次則入式歌八分歌銅函記金華經宗廟祕訣又其次則  
行程記龍子經今皆不傳習其術者有青囊飛星壺中放水  
之類皆改換名目其實不過變卦生絕五行盛衰而已 王炎

送曹成之序

得樓雜書二

王

適園叢書

四月為荒月○王雙谿上盧岳州書臨湘一邑市無千金之  
肆戶無百鍾之藏既無交易商旅不來阻以團山峇港二渡  
客旅出於管下者來自鳴欄西自道人磯取捷以行不入縣  
門所收稅錢每日不過數百入四月以後江水泛漲農桑之  
務民在田野縣市寂然謂之荒月

蘇州苗米南宋時視嘉湖為重王炎守湖州與宰執書云湖  
州雖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有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不  
及嘉興十分之一所謂苗米即今之漕糧也據此則蘇州一  
郡漕糧乃至二千萬餘石嘉興減半亦一千萬餘石三郡額  
徵不應懸絕如此當是合計一郡產米之數耳

查汝定○周海門三一窩冊序邵季躬查汝定蕭伯毅三人  
宛陵產也季躬汝定以布衣好道於塵勞毫無牽絆同事懷  
松上人稱弟子勇猛精進直求脫悟不懷世閒相而談實相  
有古龐蘊維摩之風伯毅登鄉舉世莫與為友獨於二子是  
親憐然世味之外其意可知矣既又思終老聚頭不可無所  
共作一區之宅於牛頭采石間以示終此生不相離其意密  
且篤如此所謂真朋友者非耶時余為南曹司封而諫議祝  
無功氏亦宦都下與三君往來最稱莫逆宅起問名於諫議  
命曰三一窩而申以說集中又有與查汝定書今不詳錄錄  
此以備宗譜稽攷

周禮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而不及士大夫蓋士大夫治未  
病不治已病也

得樓雜書二

四

適園叢書

二十四氣漢歷與後世不同按律歷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云  
今作雨水又律歷志穀雨注云今作清明胡雲峰二十四氣  
論曰自秋分水始涸立冬水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  
堅今日雨水者先是為露為霜雪皆是暑氣凝結以至於寒  
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為暑之始也況天一生水物之生  
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歷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  
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  
驚蟄今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歷  
獨指清明風為三月風風屬巽故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清  
明者萬物齊乎巽巽曰潔齊故謂巽風曰清明清明曰潔之

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蓋風土有不

同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

穀雨兩字當讀去聲芒種種字當讀上聲處暑處字當讀上聲胡雲峰云俗有相承訛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爲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爲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聲非矣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但穀麥言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冀今年之秋也

穀類垂金氣剛故麥類昂陰陽自然之理也

五

通圖叢書

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種於春得木氣成於秋金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種於秋得金氣成於夏火剋金也木氣柔故穀類垂金氣剛故麥類昂陰陽自然之理也

繳銘文還查丈書薦廬書教足見昆仲拳拳然有不忍死其親之心勉強遵依但其中用意處亦有不可不知者當略道之一則炳文於府尊既有雌甲之契於梅趣翁既稱之曰先生則於府尊只合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是也如此乃見親密之意一則意謂查氏自待制公以孝聞天下繼之以諱經者居喪之孝又繼之以梅趣翁之孝至府尊誠有繼志述事之孝所以未結之曰查氏孝善之澤未艾也至若銘文則首八字炳文自以爲能畫出叔晦真像第三句從叔晦字上

說第四句一齋字非止謂齋於財也坡仙自以爲生平受用此一字蓋齋言語齋服用齋精神其中自有粹然餘裕者存焉後四句謂其平生受用心箴放生也能葆此靈光死也猶如高秋月白乍看者以爲太過殊不知炳文之所見梅趣翁與叔晦父子相傳此心視世之曰胡仲虎真知我者价回亟此中覆殊媿草草○右見胡雲峰集胡發源人則查梅趣叔晦必與同邑○今按雲峰集中無查叔晦墓誌銘蓋全集二十卷世已不傳今所傳者特成化間刻本所謂窮搜博訪僅復其半者也予族分自發源采錄以備家乘

連下二條

六

通圖叢書

父庭竹生後子兩月子爲雌甲晉卿年未五十付家事其子觀書暇輒攜孫花底婆娑自得其心子深知之居有谿先世棚橋其上久而圯晉卿新之述先志也鄉人題曰孝善谿谿水字魚數百尾自題曰濠觀樂莊樂也蒔菊多異種題曰霜傑晚香自況也又有軒曰深淨古稱蓮與竹皆似君子竹比節蓮比德也環居皆山山最深處題曰內樂蓋自梅趣翁以來家世皆樂善不倦西銘曰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晉卿之孝之善不徒在橋而在乎心此圖能寫其居之景不能寫其心子故爲之序○右一篇亦見雲峰集題中晉卿上當有查字今刻本脫去攷前書及後詩可見所稱庭竹者不知卽前書中所云叔晦或其昆弟另是一人也



查氏山居五詠有孝乃有德多善必多祥水面看虹影俯仰

相與長古孝善橋魚不知子樂何必濠上觀子樂子自知月白秋

江寒右濠觀亭嚴霜不可欺淒風不能折隱逸傳中人往往皆豪

傑右霜傲所淨不汙泥染清無片塵侵外直丈夫節中虛君子心

淨軒我有安樂窩春風方寸地收拾早歸來此中有深味右

樂室右詩五首亦見雲峰集

胡仲虎五行六氣圖序曰易八重卦皆不言兩惟離火曰明

兩作先儒以為醫經君火相火合六脈必分君相火始見自

下生上五行之相生者與河圖合以左剋右五行之相剋者

與洛書合俗醫例以兩腎脈屬水則失所謂君火在上而無

為相火在下而用事與五行生剋體用矣人病標本於何察

神樹樓雜錄卷二

七

海國叢書

哉戴德夫作五運六氣圖六十年氣運瞭然在目司天司泉

休咎可運諸掌其術可謂神矣愚按宋潘子醇曰火有二體

妙體不用而襲明坤之所以稱黃中也變體致用而外照離

之所以為繼明也故六氣有君火相火焉君必當坤之正位

是為少陰無為而寄位於辰土氣所聚也君火不用而寓諸

庸相火致用而性有所麗故其卦稱離離者麗也雲峰之說

本此子醇名植浦城人所著有安正忘筌集上下二卷

許白雲詩有寧為四寸學坐想成玄空之句按荀子小人之

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

軀哉許詩用此

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疏云取其父子相承三世慎物調

齊也胡雲峰為歙人程與京作體仁堂記稱其醫既十七世

而又診之達劑之精病在人視之如在己可謂精於言醫者

矣

胡敬齋曰朱子謂易為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模寫天地閒

變化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則其陰陽奇耦之數河圖亦因卜

筮而出乎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參

驗得無不是這箇道理故畫出卦畫以示人既畫之後則陰

陽消長吉凶悔吝无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又曰

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

皆可六十四卦中象占无不備事理无不該既不可專拘於

事理亦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若專主木義

神樹樓雜錄卷二

八

海國叢書

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慎行外曾王父鍾文陸

公有讀易鈔每卦每爻先列程傳次引諸儒之說以證之亦

不專主本義意與餘干合其書萬歷中刊於中州公之子孫

罕有知之者余於慈仁市集購得之

何北山基黃勉齋高弟也與王會之柏皆金華人有文集三

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凡十八卷宋史列於儒林傳所著有大

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

揮凡六種金華正學編所載繫辭發揮北山自為序而刻之

者即大傳發揮也其意蓋以本義於繫傳太簡略故采諸說

以補之

漢書立儒林傳其後或曰儒林或曰文苑未嘗析為二也至

王侗東都事略始分儒學文苑爲二元修宋史則改儒學爲道學所謂文苑者則以儒林當之明修元史盡去道學儒林之名統之以儒學庶幾復班史之舊而許魯齋劉靜修吳幼清輩人自爲傳不列儒學中湛甘泉問疑續錄云道統二字自宋儒始夫道豈人所得私耶自有 學傳惡同喜異者遂互相標榜而道統之名立大道爲公以不如此

朱子詩有齋居感興五古二十章何北山爲之注解今見於金華正學編者止存人心妙不測靜觀靈臺妙朱光徧炎宇大易圖象隱四章而已其後胡雲峰采十家之注名曰感興詩通今不傳

傳禮錄卷二

九

適園叢書

宋浦城潘植字子醇所著名安正忘筌集上下二卷大抵本老莊之學以說易其解咸感曰一體也一在木下爲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无也一在木上爲末是分枝布葉而散爲萬也合而歸於无散而麗於有共此一耳深明乎一之體斯不貳而窮神知化矣真一妙用感而遂通千變萬化不可致詰所可知者類感則以類應是至理極於象類感應而已下經所以首成也此論諸儒所未發特采錄之

楊慈湖出象山之門持論過高未免近禪湛甘泉爲南京冢宰時有楊子折衷一書其自序云或曰象山禪也辭而擯之宜也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其流必至於禪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非隘不恭也率其清和而流焉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或曰慈湖高過於象山於是衆皆趨焉甘泉子

曰象山高矣然而未禪今日慈湖高過於象山是何言歟昔善谿顧子自江右寓新刻於南都甘泉子閱之曰信斯言也是累象山者也然而吾得其肯綮矣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以爲孔子之言也一編之宗旨不外是然非孔子之言也慎行按此段議論最爲允當外此爲朱陸異同之說者皆墮於一偏幾成執手詬訾矣豈學道人氣象哉又按心之精神謂聖語出孔叢子

傳禮錄卷二

十

適園叢書

正文莊大學衍義補時方盛行湛甘泉謂吾自少時不悅蓋西山非遺天下國家事而天下國家事寓於格致誠正修之中所以明一本之意最爲深切文莊乃欲補之是謂漆斷文琴規方竹杖也此段可爲忽視前輩率意著書之戒

許月卿字山屋南宋人受學於魏鶴山所著有先天集明正德中裔孫亮請湛甘泉序而刻之焦氏經籍攷葉氏葦竹堂書目皆不載

湛甘泉還樸約告鄉里諸賢請其還樸俗待客止三果兩菜三湯兩割殺止五品肉菜一品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子孫蛻螂轉丸丸中一點虛白乃是蛻螂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真壤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蛻螂化去所謂脫胎也此无中生有之機

甘泉集

或問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熟之而已矣瓜脫蒂蟬蛻殼豈容欲速氣一刻不至不能強化速化之言妄也觀物之變化必至其時言何容易

甘泉集

邵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湛甘泉云古冬至日在斗今冬至日在箕然則一陽之復亦在箕矣蓋日在箕而後一陽之復方應於子其於分至之中氣可攷也

湛甘泉生成化丙戌十月十三日巳時弘治王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嘉靖十九年庚子年七十五以南司馬致仕卒於嘉靖庚申四月廿二日戌時年九十五

甘泉詩云三皓同時及我門按黎養真名瑞鸞年八十二黃慎齋名民準年八十一吳藤川名純年八十甘泉弟子著錄者幾四千人三君子齒最長故有此句時先生年已九十矣

儒林盛事千古僅見華亭史稟本傳略而不載不知當局修明史者曾載入此段否

得得錄卷二

十一 適園叢書

十八灘之名見於紀載者不一湛甘泉改仕歸增城取道江西由吉安至贛州作十八款第一恐惶灘二標神灘三縣津灘四大料灘五小料灘六武索灘七曉灘八崑崙灘九梁灘十清洲灘十一銅盤灘十二洛瀨灘十三大壺灘十四狗脚灘十五小壺灘十六天柱灘十七橫弦灘十八鼈灘

楞伽經凡四譯今所傳四卷者乃劉宋時譯本其文頗奧澀難讀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佛法悉入其中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離迷悟兩途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

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論之入也析而言之法也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惟識諸識

惟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言識特詳謂意識滅則七識亦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

魔困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二程語錄

得得錄卷二

十二 適園叢書

翠竹黃花○南宋大慧禪師宗杲有語錄三十卷中一條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善贊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又舉大珠和尚曰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若見性人道是也得道不是也得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

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題不敢動着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謂舉翠竹黃花二語以爲與鳶飛魚躍之言極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矣羅整庵曰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卻便宜卻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 困知記

人之一身五行具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河圖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辭文清云人心中自有一河圖

辭文清云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代者又云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今朱子已升十哲之列辭言驗矣

馬融不當崇祀孔廟辭文清已言之至程篋墩始上疏得請并鄭康成而去之則過矣鄭氏箋注之功豈可沒哉朱子有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攷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此是至公之論

辭文清讀書錄續錄二集或采成語或出己見無非性命之學但太極西銘義疏太多未免重複又有取於陰符經參同契及老莊諸書豈謂與聖賢之旨有默契耶

胡仁仲宏號五峰康侯子也出楊龜山之門所著有知言集六卷呂伯恭謂知言勝正蒙張南軒乃五峰高弟奉其書爲

師傳朱子有知言疑義與南軒伯恭往復書凡數十條南軒從之往往有改定者有刪去者明弘治中刻於新安蓋非原本也

胡致堂崇正辨三卷取沙門仁贊所論述一一闢之凡二百九十九條致堂自爲序文獻通攷載之向來吾儒闢佛未有條分縷悉理直氣壯如此者宋史本傳所載止讀史管見論語詳說及斐然集而不及此書明弘治中鏤板於新安程篋墩序

史彌遠雖非賢相然其在位猶知立人才簿籍記賢者姓名此事見方虛谷集特有意矯韓侂胄與道學爲仇之弊而出於此耳非果有好賢之實心也

李見羅 材學陽明之學而別立修身知本爲宗旨亦從禪學打疊過來嘗與及門論佛乘云楞嚴者禪理之窟繭絲牛毛剖析至盡金剛維摩則是破相之宗理亦煞到圓覺經非西來本色蓋後之淹貫禪經語曉文字者擬而爲之者也惟法華一經最爲權實之大因緣起教似正而實奇化城實所語虛而理實諸凡鼓舞神通之用道誘變幻之方不可作實看然亦不可一切虛看全是一片大權智而本之慈悲以導人也所以一入其中四顧茫渾無處討出頭之路惟材不然初亦不免暫爲籠罩徐徐撥扁覺得光天化日照常自在縱橫變化總是一智之所轉移初無有實事也經世之學只一犯善權智起心動念已無了田地根本矣黎洲先生明儒學案

未曾抉出此條偶閱敦學集私識於此

文字在天地間如森羅萬象詩則是神氣風霆要之無非至教故此兩種文字在穹壤間古今不能廢一 敦學集

陳白沙受業於吳康齋生平出處略同然白沙出而受職乃告歸康齋因石亨之薦而出并辭論德之職蓋策亨之必敗也畢竟師高於弟一著

妬芽○黃伐檀集妬芽說客有語子人有以桃爲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易以杏春陽既作其枝葉與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於其本蓊然若與杏爭盛者主人命去之此妬芽也

明儒從祀孔廟者四人辭文清瑄在隆慶辛未胡文敬居仁在萬歷乙丑陳文恭獻章在萬歷乙酉王文成守仁亦在萬歷朝年分俟再攷

河東之學倡自薛文清敬軒先生瑄同時及門者閻御史子與禹錫張侍郎自在鼎段郡守容思堅張廣文默齋傑王文莊凝齋鴻儒周布衣小泉蕙辭郡丞思庵敬之李郡丞介庵錦呂文簡涇野柅呂司務魏軒潛張石谷節李正立挺郭郡守蒙泉郭楊孝廉天游應詔

三原之學倡自王端毅石渠先生恕同時及門者王康禧平川承裕馬光祿谿田理韓恭簡苑洛邦奇楊忠介斛山爵王徵君秦關之士

崇仁之學倡自吳聘君康齋與弼及門者胡文敬敬齋居仁婁教諭一齋諒謝西山復鄭孔明伉胡鳳儀九韶魏恭簡莊渠校余侍郎訥齋祐夏太僕東巖尙樸潘廣文玉齋潤

白沙之學倡自陳文恭獻章同時及門者李孝廉大厓承箕張通政東所誦賀諫議醫閻欽郝吏目立齋智陳御史時周茂烈林長史緝熙光陳秉常庸李布衣抱真孔修謝天錫祐何文學時振廷矩史運使惺堂桂芳姚江之學倡自王文成陽明先生守仁先後及門者浙中則徐耶中橫山愛蔡提學我齋宗充朱御史白浦節錢員外緒

山德洪王郎中龍谿畿季郡守彭山本黃宗伯久庵館董布衣蘿石濶子敷陸主事元靜澄顧司寇箬谿應祥黃侍郎致齋宗明張中丞浮峰元冲程侍郎松谿文德徐太常魯源用

檢萬鹿園表王侍郎敬所宗沐張侍讀陽和元忬胡教諭今山瀚江右則鄭文莊東廓守益歐陽文莊南野德壽貞襄雙江豹羅文恭念庵洪先劉處士兩峰文敏劉郡丞師泉邦采劉御史三吾陽劉縣令梅源曉劉員外晴川魁黃主事洛村弘剛何主事善山廷仁陳郎中明水九川魏太常水洲良弼

魏解元師伊良政魏處士葉湖良器王太常塘南時槐邵文深定宇以讚陳參政蒙山嘉謨劉徵君瀟瀟元卿萬學憲思默廷言胡臬長廬山直鄒忠介南泉元標羅給諫匡湖大紘

宋中丞望之儀望鄧徵君潛谷元錫章徵君本清漢馮僉憲慕岡應京江南則黃孝康五岳省曾周長史靜庵衝朱明經近齋得之周太常訥谿怡辭學憲方山應旂辭副使畏齋甲查副使毅齋鐸唐襄文荆川順之唐太常凝庵鶴徵徐文貞存齋階楊中丞幼殷豫孫楚中則蔣僉憲道林信冀孝廉閻齋

元亨北方則穆文簡玄庵孔暉張教諭弘山後覺孟尙寶我疆秋尤主事西川時熙孟文選雲浦化鯉楊侍郎晉庵東明南郡守瑞泉大吉粵閩則辭行人中離侃周縣令謙齋坦止修學案倡自李中丞見羅材及門之士約舉之有羅棟徐卽登李復陽曾鳳儀熊鍾文夏九鼎毛一瓚徐大神喻言興李雲鶴羅懋忠陸策徐邦直丁燁李大昭盧弘進李真等

泰州學案倡自王處士心齋良陽明門人及門者王東厓雙  
徐方伯波石樞王教諭一庵棟林文選東城春趙文肅大洲  
貞言羅參政近谿汝芳楊侍郎復所起元耿恭簡天臺定向  
耿楚侗定理焦文端澹園茲何郎中克齋祥潘尚寶雪松士  
藻方明經本庵學漸祝給事無功世祿周尚寶海門汝登陶  
文簡石簣望齡劉太學仲倩塙

甘泉學案倡自湛文簡先生若水及門者呂太僕巾石僕何  
侍郎吉陽選洪郡守覺山垣唐主政一庵樞蔡侍郎白石汝  
柑許侍郎敬庵孚遠馮恭定少墟從吾唐文選曙臺伯元楊  
端潔止齋時喬王文定順渠道

傳聞叢書

通圖叢書

東林學案倡自顧端文涇陽先生憲成高忠憲景逸先生攀  
龍先後及門者錢御史啟新一本孫文介淇澳慎行顧主事  
涇凡允成史太常玉池孟麟劉職方靜之丞澄群學正玄惠  
敷教葉侍郎圓適茂才許孝廉靜餘世卿耿庭懷橋劉光祿  
本孺元珍黃忠端白安尊素吳貢士觀華桂森吳宗伯霞舟  
鍾巒華文選鳳起允誠陳中書幾亭龍正

戴山之學倡自劉忠端念臺先生宗周惲仲昇黃梨洲兩先  
生乃高弟子也  
此外尚有前後無授受獨名一家者如瓊山趙汝古謙學政  
曹月川端僉憲黃南山潤玉文毅羅一峰倫文懿章楓山懋  
郎中莊定山景侍郎張東白元禎方伯陳克庵選布衣陳騰  
夫真晟方伯張古城吉方伯周翠渠瑛司成蔡虛齋清太常

潘南山府參政羅東川僑文莊羅整庵欽順文莊汪石潭俊  
文敏崔後渠鏡文定何柏齋塘肅敏王浚川廷相文裕黃泰  
泉佐文定張甬川邦奇襄惠張淨峰岳莊裕徐養齋問諸生  
李大經經綸中丞李平谷中文敏霍渭涯韜考功辭西原慈  
文節舒梓谿芬徵君來瞿塘知德副使顏冲字鯨盧冠巖二  
忠侍郎呂心吾坤忠節鹿乾岳善繼臺長曹真子于汴忠節  
呂環石維祺給事郝楚望敬諫議吳朗公執御忠烈黃石齋  
道周忠節金伯玉鉉徵君孫鍾元奇達不能枚舉今據明儒  
學案所有者記錄於此以備參攷

傳聞叢書

通圖叢書

三原王端毅公恕於經書傳注有所疑者以己意推之著石  
渠意見時先生年已八十四矣至八十六又為拾遺八十八  
又為補缺其老而好學如此其中一條謂孔子作春秋因左  
丘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不得與公毅並稱三傳又謂丘明  
生於孔子之前不應以生乎前者為傳以釋經愚按杜元凱  
春秋傳序分明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而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則無左丘明然杜說必有所本今乃直謂丘明生孔子之  
前似非確論

夏小正載在大戴禮夏時之月令也諸家注解多疏謬明正  
德中浚川王肅敏廷相有集解十二篇字斟句酌頗稱明析  
今刻入家藏集中第三十八卷視王伯厚本為更精  
衣瓜巾瓜○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乃衣瓜注家多不得其  
解愚按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緇為國君者華之巾

以給疏云削刊也則析也刊其皮而析為四又橫解之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亦橫斷之用纊葛巾覆也彼云中巾此云衣皆取覆瓜之義所以辟蠅嘍也

蟬與蝸異夏小正於五月先曰蟬鳴復曰唐蝸鳴其為二物無疑毛詩傳於七月小弁諸篇下直云蝸蟬也恐訛箋注家未有是正者存疑備攷

戰國策劉向所校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多闕曾子固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晁公武讀書志所載止有十篇餘逸歷代以其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凡二百四十五年所記皆諸國事載於史類公武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

得樓叢書卷三

九

通圖叢書

學縱橫者所著當附於縱橫家此言得之

王介甫字說凡二十卷盛行於時楊道道嘗問伊川荆公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伊川云荆公後來卻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元祐中言者指其糝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而蔡下之徒至謂介甫間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為此書與易相表裏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其書晁氏讀書志猶有之今不傳楊龜山集中有王氏字說辨一卷所載者空控伺同金銅童中忠洪鴻公松柏籠冬天兀儼牲戲置罷終聰思疎莖藉之懿徽除蟋蟀紅紫豐崇高等凡四十字除可類推也卯神○朱子宗室汝愚之父趙彥道慕偈父以肺疾終終身

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推類言之鼠為子神牛為丑神虎為寅神餘可倣此

元儒朱公遷字克升詩經疏義以朱子詩序辨說為主專宗集傳又因慶源輔氏之說而擴充之然謂朔日辛卯古本作朔月又陟岵注引爾雅山有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謂集注用毛傳者訛亦不盡遵朱注也

詩經本文有四字可分兩句讀者如采葛篇誰與獨處日月篇德音無良是也有七字可作一句者如人之為言胡得焉於我乎夏屋渠渠於嗟乎不承權輿子其懲而毖後患是也有八字可作一句者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君子實維秉心無競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十月蟋蟀入我

得樓叢書卷三

六

通圖叢書

牀下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之類是也有九字可作一句者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之類是也漢廣首章八句下六句多用思字叶韻第二句不可休息息字先儒有疑為思之訛者理或有之

小雅自六月至無羊凡十四篇小序皆以為宣王時詩朱文公闢之謂鴻雁以下時世多不可攷鄒陽朱克升作詩時世圖遂以六月至吉日四篇又益以黍苗一篇屬宣王世分鴻雁以下至無羊十篇屬厲王以後不思宣王乃厲王之子厲王以後非宣王而何何故強生分別今按集注鴻雁之詩謂宣王能安集之云云又朱子嘗云宣王始也任賢使能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閒用事



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云云然則朱子固以鴻雁祈父白駒等篇爲宣王時詩矣

幽風七月之詩以夏正爲斷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宋儒張氏曹氏王氏元儒吳氏之說皆同但八章中於四時獨缺三月學者以爲疑愚按孔穎達正義云此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惟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者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故日月並言據此分明以蠶月爲建辰之月又禮記歲既單矣世婦卒蠶注云歲單謂三月月

通圖禮書

七

通圖禮書

盡之後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此其確證後來朱公遷作幽風圖摘春日載陽及蠶月條桑二段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正得注疏之意但不敢遽以爲三月而云備見幽風春日之事愚請一言以斷之曰蠶月卽三月也

幽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仲春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乃二月事周禮則云凌人夏頒冰春秋傳昭四年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又云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服虔以西陸朝覲爲二月鄭康成謂是四月立夏之時彼此亦不同按正義云二月開冰君始用之至於四月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其釋始用畢賦之義甚明但左傳所云火出爲建辰

之月而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何以較遲一月按爾雅云西陸昴也蓋火星初出在昴至建巳火星漸高亦得稱火出者早則三月未晚則四月初相距不遠況三月中亦有交四月節氣時故據夏言之耳賈疏於周禮頒冰條下不甚明了當以此義補之

漢時酒名見於周禮鄭注者凡八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注云泛者成而滓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鄴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又辨三酒之物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注云事酒酌而有事者之酒今之醇酒也昔酒今之首久白酒所謂舊醖者清酒則今中山冬也釀接夏而成

通圖禮書

八

通圖禮書

常滿尊○周禮酒正注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疏云益之故常滿唐張謂詩眼前一尊又常滿正用此酒譜周穆王有杯名常滿何偃有常滿尊銘唐書李元素傳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暉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乃少損

井匱漏井○周禮宮人爲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注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匱謂匱蓄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井匱二者皆所以除不潔去穢惡之物如今陽溝是也

轅門二字出周禮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棧板再重設車宮  
轅門注云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  
車以其轅表門後世稱將幕為轅門殊失之僭

古制承塵以縹布為之出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布綬之事注  
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  
鄭司農云帟平帳也康成云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後  
世凡宮室中以木板為之仰而在上者通謂之承塵李義山  
詩賈傅承塵破廟風是也帟字音亦上從亦下從巾俗子不  
識字至有作帶字用者不知帶乃大帶之名與帟音義各別  
也

九

九

通園叢書

筒車○山家引水者植木為架剝木為筒或剖巨竹為之自  
水源起高下相承涓流不絕直灌田中不勞人力余所見廣  
西湖南一帶處處有之因思戴石屏詩有筒車自運山田水  
長日老農閒唱歌之句可補古人田家詩所未道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云也向慈恩寺裏  
遊不可如字讀也語出劉貢父詩話不知何據

六六魚○宋景文詩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蓋  
謂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然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箋  
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則宋語實出於段  
六六三十六特翻新示異耳

詩二十四名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  
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皆六義

之餘以余攷之殆不止二十四體如三婦則以豔名阿鵲昔  
昔則以豔名襄陽石城等則以樂名平城彭城則以悲名通  
國淮祥等則以風名龍躍聖世等則以雅名此外又有擬古  
古意回文連句口號離合建除大言細言雙聲五雜組九張  
機諸體要是古詩之流別也

後五代時諸侯跋扈枉法殺人主家得自殺其奴僕宋初禁  
臣下不得專殺然主家猶擅黥奴僕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  
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黥面蓋重於戕人肌膚也此段  
見燕翼詒謀錄第三卷中 本朝定例滿洲家逃奴黥面蓋  
用此法

十

十

通園叢書

宋制子之出繼者得封贈本生父母 燕翼詒謀錄  
韓文公幼撫於嫂嫂卒為服期歐陽文忠公少孤其叔教之  
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皆因情起義者也

宋高宗內禪後所居名德壽宮中有冷泉亭飛來峰乃傲  
隱為之者宮中分四地隨時遊覽東地分香遠 清深 竹  
臺梅坡三徑 菊美 清妍 醴清 新屏 芙蓉 岡南地分載忻 御宴  
處 忻忻 古柏 大 射廳 臨賦 山子 燦錦 橋 至樂 池 御宴  
子 清曠 犀 湖石 金魚 西則冷泉 梅 古 杏 館 靜樂 丹 浣谿 海菜  
北則絳華 羅木 早船 俯翠 亭 春桃 盤松 等名嘗自作盤松贊

又御製祭土地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某日太  
上皇帝遺具官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  
宮土地之神曰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

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天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閒適予情所鍾壅培封殖久或力窮鳥鳥外擾蟻蝨內攻神其勦絕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蹤常令勁質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蔥蔥牲牢旨酒嗣錄汝功尚饗

王堂雜記

錢文僖惟演金坡遺事云舊規學士六人遇聖節共率百二十縉寺中設齋今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開道場前一日赴宴云云 今上萬壽節先期各衙門分占寺觀禮懺祈祝翰林院自學士至庶常羣集公費送內閣共開道場余在朝十年每歲隨班赴會至癸巳三月為極盛乃 皇上六旬大慶

得樓雜卷三

十一

適園叢書

也此事古人已有行之者矣

五角六張王荆公詞曾用之馬永卿嬾真子謂五日遇角六日遇張凡事多不成未嘗載其出處偶閱開元傳信記內一條云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其自敘末二句云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四字出處在此得母以為不祥故欲令改去四字耶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謂之

言 邵子漁樵對問

人之生也謂其氣行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乎天精魄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陽行返於地則謂之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陰返則夜見而晝伏是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全上

嘗疑載芟良耜二章與小雅甫田大田諸什同不應獨入頌按蔡邕獨斷云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皆天子之禮樂其為頌固宜

得樓雜卷三

十二

適園叢書

出土牛李涪刊誤中一條云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蚤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年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蚤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大計在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采即以綵仗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世以入仕為通籍按馬縞中華古今注云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詩三百篇名其例不一有取章首二字者關雎葛覃之類是也有取章末二字者騶虞權輿是也有取通章之義合而成

文者召曼韓奕之類是也他若張丰板蕩則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首一句惟雅之雨無正頌之酌賁三篇於詩中無所取又有例同而名異者如縣縣瓜瓞與縣縣葛藟同一取縣縣之義一以葛藟為名縣縣黃鳥與交黃鳥同一取縣縣為名一取黃鳥為名想出編詩者之手非若後世作詩之題目也

唐人雁塔題名石刻僧道上庶前後非一不止新進士也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耳此段見南宋人戴埴雜記中後世專以屬新進士者未見石刻故也

十三樓○東坡南柯子詞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占揚州十三間樓在錢塘西湖北山詞乃在錢唐作舊注

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此段見西塘集耆舊續開第二卷潛說友咸淳志失載

己亥五月余七十生日容有書七律一章為壽者其詩云絲管喧喧擁畫船澄瀾上下照紅蓮一尊各盡十分酒四老共成三百年北闕音書休憶念西湖風物且留連杭民夾道焚香看白髮朱顏長壽仙後閱清獻集知為趙閱道詩也元豐初清獻守杭趙叔平少師自南都來訪留之過夏同遊湖上而作時少師年八十餘清獻年踰七十此外二人皆見本集一為吳天常一為吳評少卿故云四老此事不減睢陽洛社而杭人罕有知者田汝成西湖志亦不載

清江碧嶂集元清江人杜本伯原所撰花山馬氏有刻本止

二卷耳余按臨江志伯原所著尚有四經表義十原六書通編等書今不傳

未央宮漢瓦○戊寅夏客遊福州老友林同人出漢瓦一枚見示有篆書四字文曰長生未央曾以紙糊而藏之後閱王忠文禪集中一條漢瓦硯記云漢末宮諸毀瓦其身如半筒而覆檐際者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唐宋以來人得之即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洪武辛亥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云云與林氏所藏生與樂一字又不同乃知漢瓦固不止六等也

景泰十才子以詩名東南劉溥字原博長洲人湯胤征東甌

王曾孫蘇平字秉衡蘇正字秉貞平之弟皆海寧人皆以布衣終沈愚字通理崑山人王淮字和源慈谿人晏鐸字振之

富順人鄒亮字克明長洲人蔣主忠字存恕儀真人王貞慶字善甫定遠人駙馬都尉寧之子時稱金粟公子或云洞庭

徐震叔重○按秉衡所著名雪谿漁唱秉貞所著名雲壑集秉貞之弟名直字秉忠所著有蘭晚集兄弟三人皆負詩名

邑人但知前二人耳

劉龍洲名過字改之秦和人南宋時客遊江浙沒葬崑山有詩集十卷詩餘二卷雜文三卷邇年其裔孫刻板於廬陵第

三卷中有鹽官權學七律一首云人生百歲等歡悲已判行藏任所之筆研重尋驚夢覺課程聊復伴兒嬉荒原傍海多

閒趣閉戶觀書有倦時破帽塵埃人已矣不妨更借蹇驢騎  
又鹽官借沈氏屋一律云借宅西頭對短檠一燈相對紙窗  
橫煨爐火活蹲鴨熟沸鼎茶香蚯蚓鳴萬卷讀書空老大諸  
生蓋世盡功名依稀草木還鄉去更向夜深聞雨聲玩二詩  
似曾為吾邑教官故摘以備攷

今言館合翰林詹事兩春坊司經局皆館也非必謂史館也  
今言閣東閣也凡館之官晨必會於斯故亦曰閣非必謂內  
閣也羅圭祥館閣詩序

南園五先生明初孫贊字仲衍南海人有西庵集王佐字彥

舉南海人有聽雨瀛洲二集黃哲字庸之番禺人有雪蓬集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有易庵集趙介字伯貞番禺人有臨清

得樹樓雜鈔卷三  
十五  
通國叢書

集五人皆有詩名而仲衍為之唱結社南園開抗風軒以延  
嶺表名士竹垞老人尤歎賞仲衍摘其集唐數十聯刻於明  
詩綜余亦曾采入雜鈔第六卷中

閩中十才子林鴻字子羽福清人仕至禮部員外郎有膳部

集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有儲玉齋集高棟字彥恢仕籍名廷

禮長樂人永樂初翰林待詔有木天清氣嘯臺二集唐泰字

亨仲字孟揚閩縣人洪武庚午舉人永樂初官

武中國子助教有澹齋集王褒字中美閩縣人洪武癸酉舉

人有養靜集王偁字孟揚閩縣人洪武庚午舉人永樂初官

國史院檢討有虛舟集王恭字安中閩縣人永樂中授翰林

典籍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黃玄字玄之侯官人

官泉州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以文學徵為禮部郎中有  
宜秋集

武原雙丁兄麒弟麟嘉禾二王兄鏞弟鈞洪武中嘉興詩人  
口號按丁氏兄弟皆海鹽人麒字彥禎官至濟南知府麟字  
彥祥洪武乙丑進士官給事中改御史

罷從祀孔廟十三人明嘉靖朝程敏政上疏請罷戴聖劉向  
鄭眾賈逵何休馬融服虔鄭玄盧植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  
十三人之崇祀孔廡者時張孚敬當國遂允其請至今仍之  
禮官無有請復者似為缺典

得樹樓雜鈔卷三  
十六  
通國叢書

得樹樓雜鈔卷三

得樹樓雜鈔卷四

海寧查慎行悔餘集

鹽法八圖○明天順朝莆田彭韶字鳳儀以僉都御史巡視浙江鹽法憐亭戶之苦繪八圖上進各系以五古一首一鹽場二山場三草蕩四淋漓五煎鹽六徵鹽七放鹽八追賠詩載從吾滯集中

明初四家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比唐之王楊盧駱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枚終亦不相遠眉庵如盈川之令終青工之斃同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首領而非首工靜居投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噫亦異矣 張企鵠詩話

明洪治間長洲布衣趙同魯字與哲所著名仙華集中有平

賦詩一章專敘蘇州田賦之不均而歸功於巡撫都御史陳

某時王三原爲大司農與哲又三上書極言之三原賞其文欲薦於朝而不果愚按明初重賦不獨蘇州其禍端肇於買似道柄國時理宗景定四年三月買公田於浙西杭嘉湖蘇松常六郡共田三百五十餘萬頃所收者公租耳元下江南置江淮財賦都總督府又立江浙財賦府各領官田籍沒田皆不在州縣原額此外又有大臣賜田咸在平江等路於時官田已多後張士誠據吳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率負販小人無不志在營私一時買獻之田編於浙西嘉湖蘇松四府明初既入版圖按其租籍入官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以事被籍沒而浙西之官田益多矣計租多者每畝輸倉米一石五

斗少者七斗七升四合本依租以徵稅此租額而非糧額也相沿既久混租爲糧於是官田民田租則相遠官田多者不勝其苦稽諸實錄孝獻景三陵咸下減租之詔彼時尚分官民等則迨平賦之後民困非不小甦然民田之賦本輕而反增重後雖欲顧恩求減而官田之籍已去無從據依矣

屠墳秋鳥○嘉興屠康僖公墓在乍浦陳山山濱海樹木蒼鬱每東風起有鳥自海外來集於樹土人張羅持竿捕之者曰載毛鷹亦曰鷓鴣中者曰花雞小者曰鑽雞剖其腹有青椒其骨甚脆號爲秋鳥平湖沈懋嘉會真絕句云陳山西麓海東頭細網長竿帶綠鞵買得山禽如粉脆屠墳十里稻花秋蓋紀其實也

方于魯初名大激以字行改字建元欽布衣所製墨形模古

雅上自符璽下至雜佩著於圖譜者凡三百八十五式世但知其爲墨工有詩名佳日樓集汪伯玉會招之入豐干社古人製墨率用松煙漢取諸扶風晉取諸廬山唐則易州上黨自李超徙欽張谷徙黟皆世其業其後取仁遂高慶和蔡彥衡吳滋胡智率多欽人明則羅文龍小華邵克已格之程大約君房方大激于魯咸以製墨稱  
休寧吳去塵名拭人以墨工目之鮮有稱其詩者嘉興朱子容六丈嘗爲余誦其佳句乃客南都時題十寺廊壁之作七言如花雨已過寒食後風箏又傍社壇斜半偈歲深香積飯一番風暖木棉衣移家漸近寒山寺探篋惟餘秋水篇衣上

露涼飄相葉鬢邊霜重壓蘆花偶記憶及之錄存與知音者共賞

崇禎欽定魏黨逆案具疏者為首輔韓爌而分別六等定罪實出錢龍錫之手錢字稚文松江華亭人時初入閣思陵出黃羅囊示之曰忠賢一豎何能為皆外廷力為諂諛至此囊中草疏悉媚奄人實蹟也公既分別輕重又慮罪人狡辯因復於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緣由以服其心由是黨人銜怨入骨及大安口失事御史高捷劾錢與袁崇煥同謀繫獄論斬中允黃道周給事中劉斯棟先後為訟冤得免死戍定海衛

淳安商文毅公格年二十二以善經舉正統乙卯浙江鄉試

得榜後登第

三

第一明年丙辰赴會試名在乙榜時吉水周功敘學士分校禮闈深以失公為恨周所著名石谿集其送商貢士序云余得生文擬置諸甲榜已而殿焉拆榜見其為生也同事諸公相與太息故事乙榜俱授教職生自願未可淑人白所司學他日所就未可量云云後十年乙丑商會試殿試俱第一功敘在朝猶及見之

菱芡皆水物然菱寒而芡暖以菱花背日芡花向日也稻麥皆土物然稻滋而麥燥以稻生卑溼麥生高壤也

參芪世謂補物芩連世謂泄物而內熱者則芩連為補藤麻世謂泄物薑桂世謂補物而氣虛者則以薑桂為泄方回字虛谷婺源人宋末守嚴州元兵至以城降其大節本

無足取所輯瀛奎律髓一編內選朱陸鵝湖會講七律自附

於朱子鄉人痛詆金谿二陸今其書一刻於石門一刻於淮上世幾以方為道學一流人矣竊攷其生平學業率多偏執己見自以為是請以宋景濂集證之內一條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云是經乃晉宋人偽作至誠懇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類有泚矣又一條云蘭生澤中廣而長節花葉俱香而可充佩者也方回謂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之所謂蘭實古稱川續斷其說累數百言予亦未敢信也即此二條方之論著不見收於讀者可以類推矣

得榜後登第

四

人物胎生遲速○鼠胎一月貓胎二月犬胎三月兔胎四月猿胎五月麋鹿胎六月虎胎七月牛馬胎十二月象胎三十六月  
孔子誕日在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今之八月廿七也諱日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今之二月十八也廬陵張貞生有宣聖誕期碑文勒石於白鹿洞不知所據何書

三湖九津考○南昌府城中舊有三湖九津水脈與贛江相近而不入江卻蜿蜒從內水關折而南而西出四輔門歸蜺子湖趨楊家灘三湖者東湖西湖北湖今尚存九津者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會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

福極皆以洩城中之水取洪範九疇以命名津有沙水有匯  
明萬歷開范太守來會濬而復其故萬司馬恭有碑記詳載  
洞陽子集中今故道湮沒不可考矣

南昌府城外二水左右夾流章貢之水西合吉袁臨瑞之流  
大潯者為贛河一千里繞而左軍峰之水東合杉關建撫之  
流大潯者為撫河四百里繞而右繞而左者穿樵舍吳城入  
湖為西鄱湖繞而右者穿楊家灘趙家圩入湖為東鄱湖兩  
湖又北駛百里始混一於彭蠡

宋高宗時於潛令樓璠字壽玉作耕織圖凡耕之事二十有  
一織之事二十有四每事為之圖繫以古詩一章農夫織婦  
始終艱難之態具於此書明弋陽汪宗伯石潭先生俊有跋

得耕織圖卷四

五

得耕織圖卷四

吉水李宗伯醒齋家傳灌瓦研長一尺闊半之厚不及寸背  
作麻布紋中間一行上列錢文篆書建安十五年五字八  
分書一鹿蟠臥其下紋皆隱起正面開池受墨處形墮而窪  
長五寸許闊三寸許兩旁分刻銘詞八句右云惟天降靈錫  
我曹璧值時精明遇人而出左云惜彼陶甄乃古器質翰林  
是封以彰以述字體皆唐篆下記云予得於漳濱之深以三  
十九枚聚二字疑而加諸翰墨以為博雅好古之玩云洪武辛  
未重九雁仙識凡三十六字按明寧獻王權太祖第十七子  
以洪武二十四年封辛未乃其受封之年又二年就藩太寧  
靖難後移封南昌仍以寧為國號史稱其在仁宣之世構精  
廬鼓琴讀書日與文學士相往還託志神舉自號雁仙視其

舊物也宗伯母朱氏明宗室才女世稱遠山夫人此研從潘  
邱歸李氏有自來矣宗伯之冢孫暄康熙壬午孝廉子女夫  
也已亥秋子應白中丞聘來修通志畱南昌度歲庚子正月  
暄不幸蚤世家貧出舊藏古玩書畫賣給喪費此研畱子寓  
凡數日索價高求售不易仍什襲歸之

南宋進士及第後唱名罷俱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  
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又名狀元局官  
給錢物供張阜隸於此聚同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  
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狀元率榜下士詣闕門謝恩  
謂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狀元授承事郎僉書某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祕  
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見文信國集注

得耕織圖卷四

六

得耕織圖卷四

明朝親兄弟得諡者凡三家閩縣林文僖廷機林康懿廷楫  
靈寶許恭襄論許莊敏詒寧州周僖敏季麟周康惠季鳳  
浴佛日○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按杜氏  
注辛卯乃是月五日也佛家以四月八日浴佛謂瞿曇之生  
正當春秋恆星不見之夕特欲顯其降生之異而不自知其  
疏謬足以資明者之一笑羅整庵續案

豫章木名然非一木也豫今枕木章今樟木二木生至七年  
乃可分別此說出郭青螺別記第十卷中

六脈之候凡二十七種浮沈虛實緊緩遲數滑澁長短洪微  
細散芤伏動革弦弱牢滯二十四者一一相對此外則促結



代皆有止之脈疾而時止曰促徐而時止曰結雖有止非死脈也代真死脈矣故促結亦為對而代無對吳草廬診脈指要序

納甲納音。干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世傳始於大撓作甲子漢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入純卦之六爻謂

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為木巳午為火申酉為金亥子為水辰戌丑未為土而已後之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每行

周乎十二支干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己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

四土甲乙不為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子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吳草廬甲子釋義序

數學至康節而極觀物內篇六十二演數學者五十篇始於

一五乘而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年數也元會運世三十有四千三闔支一徑其員象天始於四三乘而一萬七千二十四

者物數也聲音六品十有六千四唱支四和其方法地康節之數此二例而已吳草廬贈胡一山序

西江傳衣詩派圖呂本中居仁所作以山谷為祖列二十五人為法嗣徐州陳無己黃岡潘大臨臨川謝無逸豫章徐俯

洪朋洪炎洪芻蘄春林敏修林敏功開封王直方江西饒節江陵高荷汪革李漳晁冲之黃岡潘大觀江端本李彭謝遵

楊符何覲韓子蒼德安夏均父僧祖可善權陳師道字無

臨字放老謝無逸名逸谿堂集五卷徐俯字師川上藍莊詩集洪朋字龜文清非集一卷洪炎字玉父西渡集一卷洪芻字駒父老圃集一卷饒節字德操後為僧名如壁荷松老人集立之歸叟集一卷饒節字德操後為僧名如壁荷松老人集

高荷字子勉還遠集二卷汪革字信民清裕詩集一卷李漳字希聲集一卷見冲之字叔用具其集楊符字信祖集一卷韓子蒼名駒陵陽集夏侃字均父遠游堂集二卷以上十七家集名見郭青螺詩話中餘莫考

石花按宋鄭剛中北山集云海濱石有根莖生而類於芝者俗呼為石花今日敷設花座嚴置淨室普奉十方用結山齋

淨緣為之偈曰幻化無窮天巧難覩諸香妙華種種呈露都隨春來亦隨春去縉粉顛倒與空同處此華希有周流四序

兩風霧煙盈虛朝莫以何因緣其體堅固無顏色染無開落故余戊戌春客廣州偶得一枚名之曰石芝正與此合

尚書所紀兼唐虞夏商周春秋專紀東周以後事詩則舉二經而並載之上溯玄鳥生民推本帝嚳下逮陳風合千五六百年開治亂興亡具在焉其與尚書互為詳略者則在二南

幽風大小二雅商周二頌其與春秋相為表裏者則在十三國風及魯頌分別考之約略可觀也如尚書載召誥洛誥二公經營洛邑皆成王時事也讀周南召南則知二公分陝始於封內矣武成稱周公居東而已讀鴟鴞諸篇而其事愈明

其風可徵金縢載周公居東而已讀鴟鴞諸篇而其事愈明二雅紀西周治亂之始終與尚書相發明者尤廣正小雅宴勞羣臣命將出師宛然立政周官氣象正大雅邇后稷始生

次及公劉遷邠太王遷岐文之作豐武之鎬京成之卷阿敘述周家世德多入話無逸所未悉者至於厲宣幽平之事見於尚書者尤少不有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何以見南征北伐

之威乎不有車攻吉日鴻雁庭燎何以見朝會田獵之典乎

不有節南山雨無正以下及民勞板蕩諸什西周喪亡之禍  
何自而推其本末乎卽周頌告成功於先王亦有與時事相  
參者如時邁及敷卽周官王乃時巡也振鷺有客卽微子庸  
建之命也閔子訪落四篇卽金縢大誥之意也若商書所載  
成湯太甲盤庚武丁事非不詳然有玄鳥長發二篇方知玄  
王相土所自來有殷武一篇方知高宗撻伐之武烈此詩與  
尚書互有詳略之大概也若夫春秋時列國之強弱不同矣  
然其風尚可采也春秋書衛州吁弒其君完觀柏舟以至懿  
風莊公能辭首惡之罪乎書宋陳蔡衛伐卽觀擊鼓其鐘朱  
陳能免黨惡之誅乎書衛侯朔出奔齊觀新臺二子乘舟非  
宣公不道以啓禍乎書狄入衛觀鵲艾倍老鶉奔非宣姜淫  
亂以召戎乎段不義而得取所以賦叔于田也鄭伯之克段  
有由矣鄭文公畏高克所以賦清人也鄭棄其師有由矣夫  
人姜氏之穢行不可掩矣有敝笱載驅以刺文姜卽有南山  
以譏其兄猗嗟以譏其子非春秋之微旨乎至於陳殺其大  
夫洩冶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春  
秋明以討賊與楚也乃株林特刺其君臣宣淫蓋謂禍亂之  
源不自楚人始爾其間又有春秋不書而詩特詳之者式微  
旄正黎侯失國而衛不恤也束薪蒲楚平王戍申而不撫其  
民也曲沃以支篡主天王不討而又寵秩之春秋削而不書  
獨見於揚水椒聊無衣諸詩所以傷周道之衰爾黃鳥鷺良  
以殉死渭陽納舅以亂晉春秋削之而詩存之明秦之爲狄

卷之九

九

道爾然魯僖作泮宮閔宮國人頌之何以不見於春秋乎蓋  
事合於禮以爲常事而不書爾願以二詩考之春秋書邶者  
九書禘者二志魯僖也觀龍旗承祀而信然矣書夫人風氏  
魏書王歸舍且贈書葬我小君成風書於太廟用致夫人  
譏妾母也觀令妻壽母而信然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卽齊  
桓召陵之師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卽鄭璧所假之許田  
也豈非國風魯頌與春秋相爲表裏者乎  
己亥秋江西白近薇中丞重修通志邀余來領書局移文十  
三郡訪求舊姓藏書率以兵火無存爲解南宋名家如晏元  
獻公殊胡忠簡公銓陳文正公康伯湯東澗公紀疏編斷簡  
所畱者人不過數十頁而已至周益公必大平園集則全未  
之見庚子八月從書鋪購得明初荅翁集中有胡舫翁雲  
序云周文忠集相傳寫本在臨川李氏胡忠簡全集子雖及  
見然亦無副本云云適老友湯碩人自南豐來因託渠代訪  
時志局且披余將束歸裝矣不知此二集者衰暮之年尚及  
一寓目否  
朱文公自警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澗初有情世  
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初不解所謂後閱郭青螺  
稼章詩話中一則云胡澹庵十年貶海外比歸飲於湘潭胡  
氏園有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澗之句謂侍伎梨  
倩也始知朱子詩借胡以自傲爾但乾道中澹庵曾以詩人  
論薦朱子似不應詆毀若此

卷之九

九

雙白石。郡陽姜夔字堯章自號白石道人蕭東夫以兄之子妻之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世但賞其詞之工不知其能詩也有白石道人集三卷為范石湖楊廷秀所稱詩云夜暗歸雲繞花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會與吳王埽落花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人號為雙白石云 豫章詩話

吉安一府明朝科名甲天下萬歷以前郡人有十閣老九尚書十狀元詩十閣老者楊士奇尹直蕭鎡解縉陳循陳文劉定之胡靖彭時彭華九尚書者周忱王直王傑蕭昶蕭頌劉廣衡劉宣劉孜蕭維禎今攷之以前則遺卻劉崧以後又有羅欽順歐陽德陳鳳梧王學夔王學益歐陽必進聶豹毛伯

徵事考

十一

通國

溫會同亭蕭大亨朱衡尹臺郭子章張鳴岡康新民李日宣本朝李振裕總二十七尚書十狀元者胡靖蕭時中曾榮陳循彭時劉儼羅倫彭教曾彥會鶴齡其後又有羅洪先劉同升總十二人其餘總憲侍郎榜眼探花卿會兩元不在此數可謂盛矣

揚州新城嘉靖中太守吳桂芳所築時有倭寇故也桂芳字子實江西新建人仕至工部尚書明史有傳海鹽海塘明成化中副使楊瑄所築計二千三百丈在任十餘年升按察使又濬杭州西湖置閘以利漕漑功未就卒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朝進士刑統律賦解。明史蕭岐傳岐字尚仁江西泰和人洪武中

以賢良徵後以訓導致仕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為之解合為一集謂天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

黃鶴注杜詩。黃希字夢得號師心撫州宜黃人宋乾道中進士官永新令嘗作春風堂於縣治楊誠齋為之配有補注杜詩搜剔隱微皆前人所未發子鶴續成之鶴字叔似所著有北窗寓言集西江人物志所載甚明世人但知黃鶴注杜不知其續成父書也特表出之

徵事考

三

通國

豫章之有書院始於南宋事詳宋史陸持之傳持之字伯微九淵子九淵授徒象山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敷釋之嘉定三年袁燮薦於朝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起持之為長所著有提綱諸經雜說今之為書院記者不知引此謂始於寧濂及嚴分宜致士論紛紛遂罷碑刻

蘆溝石橋明上饒人楊麒所督建者麒字仁甫正德中進士歷官工部尚書 饒州府志 楷模二字。元餘千人吳正道明六經嘗補許氏說文之未備者吳草廬問曰楷模二字假借乎正道曰取義也淮南子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冢其色正楷木生孔子冢其葉直澄大敬之著有六書原六書通正六書淵源圖草廬為之序本草品彙精要四十二卷明弘治十六年太醫院判劉文泰王榮高廷和等奉旨編輯首玉石次草木次人獸禽次蟲魚次果次米穀次菜每部悉遵神農本草分為三品列二

十四則一曰名二曰苗三曰地四曰時五曰收六曰用七日  
賀八曰色九曰味十曰性十一曰氣十二曰臭十三曰主十  
四曰行十五日助十六曰反十七曰製十八曰治十九曰合  
二十曰禁二十一曰代二十二曰忌二十三曰解二十四曰  
履每條大字朱書於上墨字小注於下宋附諸家以圖經為  
主餘如陶隱居日華子唐本蜀本陳藏器唐慎微等說擇其  
當者則錄之書成於弘治十八年三月寫本進呈繪圖皆極  
精妙內府所藏人關無第二本庚子春客南昌於吉水李氏  
藏書購得之凡三十六冊惜被水每頁有淹泡之痕泥金標  
首字樣率多剝落若得好手重加補綴可以傲傳是樓潛采  
堂所無矣後歸高公其俦未知能善藏否

武后改造十二字其可攷者天作而地作聖人作至聖作聖  
臣作思年作羣月作圓亦作④日作⑤星作⑥正作⑦授作  
楨初作璽惟版字無可考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此外又有一人大吉為  
爾即君字

泰古七字太玄經玄離曰運諸泰政玄視曰視疑之二泰方  
言曰吳有泰娥之臺王莽侯鉅銘重五十泰斤是也唐碑書  
七字亦有作漆者後人省筆作柒柒即漆之草書山海經云  
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渠柒谿皆作柒今作  
柒又柒之省  
古書一為弋二為式三為式蓋以弋為母而一二三隨數附  
合以成其字不知單書一畫為一等字起自何時程大昌演

繁露云今官府文書凡記數皆取同聲而點畫多者改用之  
以其不可改換為姦也顧炎武謂數目壹貳叁肆等字皆武  
后所改按韻會捌破聲劉歆遂初賦石捌破之崑崙玖則石  
之似玉者耳全無義理洪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惟  
一與壹二與貳三與叁其義皆同

唐人墓志有一人為序一人為銘者許公蘇瓌碑盧藏用序  
并八分書張說銘景雲元年十一月立今碑石尚在武功縣  
雲麾將軍碑有二皆李北海書一為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為  
李秀字玄秀碑在范陽詳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中  
姑姪叔姪○爾雅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姪乃對姑之稱攷  
之左傳皆然至於兄弟之子則猶子也古未有對伯叔稱姪

者惟史記武安侯傅田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晚起  
如子姪漢書子姪作子姓至疏廣傳則云與其兄子受父子  
並為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  
者欲陷父子晉書謝安傳安與兄子玄父子皆著大勳猶存  
古意自晉以降乃呼叔姪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土皆呼  
為姪此其證也朱子有云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自曾  
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下稱族子此說極當顧世  
無避之者

宦侍娶妻○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妻娶周舉傳  
言宦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娶女閉之至有白首  
投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其事

始於東漢至唐則宦官有權位者並得娶妻史之所載高方士娶呂玄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皆奉杖爲之李輔光夫人輔氏墓志載其有子四人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

鄭恆暨夫人崔氏墓志銘秦貫撰正書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此銘出魏縣土中顧氏金石文字記曰此世所傳崔鶯鶯者是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足辨會真記之誣

古茶字卽今茶字茶苦之茶與茶殊之茶無別皆讀曰徒未嘗分麻韻東漢以下乃音宅加反又音居何反然猶在歌戈韻中至梁以下始有今音又減去一畫爲茶字按爾雅云檟苦茶廣韻九麻中有茶字又有茶字注曰俗是也

周書蕭大圖傳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又云種

得樹樓雜鈔

十五

通圖

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辛文尹君二人不詳所出

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高誘注云九子不知出何書也

祁黃羊○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高誘注云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按後人俱用左傳不知奚之字也

鸞輅變輅○呂氏春秋孟春注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

得樹樓雜鈔卷四

禮記月令與呂氏春秋互異孟春倉龍作蒼龍路作略草木  
 萌作繁動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作措之參於保介之御  
 閒鳴雁來作候鴈北胎天作胎犬毋舜毋卯皆作無下同揜  
 駘埋皆作覆體稱兵必天殃必字下多有字不可從我始作  
 不可以從我始多以字草木蚤落作早槁國時有恐作國乃  
 有恐焱風作疾風總至作數至仲春倉庚作蒼庚萌芽作萌  
 牙命民社作命人社啟戶作開戶以令兆民作以令于兆民  
 多于字雷將發聲將字作且寢廟畢備畢字作必妨農之事  
 作以妨農功鮮羔作獻羔釋菜作舍茶仲丁作中丁季春天  
 子始乘舟始字上多焉字句者作生者發倉廩廩字作廩田  
 獵置罟羅網畢翳作田獵畢弋置罟羅網毋出九門九字作  
 國戴勝作戴任曲植蓬篚作挾曲蒙篚毋有敢惰作墮毋或  
 不良或字作青累牛作彙命國難作難以畢春氣下多行之  
 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孟夏癸女作癸中呂作仲其數七  
 下多其性禮其事視六字王瓜生瓜字作善注云善或瓜瓜也朱衣  
 作赤衣其器高以粗粗字作稠還反行賞反字作乃封諸侯  
 無請字慶賜遂行無遂行二字毋有壞墮作無有壞墮出行  
 田原下無為天子三字毋休于都休字作伏農乃登麥登字  
 作收靡草作糜蠶事畢事字下多既字用禮樂下多行之是  
 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蝗蟲為災作蟲蝗為敗仲夏賜始鳴

得樹樓雜鈔

七

通

作鷄養壯佼作狡筮簧作填篋百縣零祀縣字下多祭字農  
 乃登黍上無是月也三字天子乃以雛嘗黍無乃字毋燒灰  
 作無燒炭游牝別羣別字下多其字馮政作馬正日長至作  
 長日至處必掩身下多欲靜二字節者欲作退嗜欲可以升  
 山陵升字作登雹凍作雹霰季夏溫風始至作涼風蟋蟀居  
 壁壁字作字腐草為螢作腐草化為螢蜉蝣命澤人作乃命虞  
 人以為民祈福無以字毋敢詐偽作勿敢偽詐毋有斬伐作  
 無或以搖養氣作以搖蕩於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  
 也作無發令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神農將持功持字作巡可  
 以美土疆下多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十四字  
 穀實鮮落鮮字作解國多風欬作欬人民乃遷徙民字作人  
 風寒不時作寒氣其器圖以閤作圖以揜孟秋日在翼上多  
 長日至四旬六日七字昏建星中作昏斗中且畢中下有則  
 立秋三字還反反字作乃軍帥帥字作率順彼遠方順字作  
 巡必端平端字作正農乃登穀登字作升坏垣牆坏字作增  
 符猶培也無以割地作無割土地行大使出大幣作行重幣  
 出大使以下多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十字五穀無實無  
 字作不國多火災無國字仲秋菁鷓鴣字作鷓鴣風至作涼  
 風生文繡有恆恆字作常乃命有司無乃字循行犧牲循字  
 作巡天子乃難難作難下多禦佐疾三字穿實害害字作亦  
 其行失時有字作或雷始收聲雷字下多乃字蟄蟲培戶培  
 字作俯則同度量同字作一角斗雨作齊升雨注升雨皆量器也四

得樹樓雜鈔

七

通

方來集集字作難則財不匱財字下多物字慎因其類慎字  
 作乃以下多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九字國乃有恐有字下  
 多大字則其國乃旱無乃字季秋鴻雁作候雁鞠有黃華鞠  
 字作菊無不務內作務人乃命冢宰無乃字上下下無命集  
 正三字班馬政作獲馬二字旌旄作旆旄授車以級授字上  
 多與字北面誓之作北嚮以誓之天子乃厲飾飾字作服挾  
 矢作操矢以獵獵字作射在內作在穴收祿秩之不當下多  
 一者字國多勳噫噫字作室民氣解情情字作墮師與不居  
 作師旅必與孟冬左个作左箇還反反字作乃命太史作太  
 卜露龜筮作禱祀龜筮是察阿黨則罪作于是察阿上亂法  
 者則罪之閉塞而成冬無塞字坏城郭坏字作增修鍵閉鍵

字作權慎管簡管字作關固封疆疆字作墜注云印功有不  
 當功字作工大割下多往字臘先祖作饗禱祖勢農以休息  
 之農字下有夫字習射御習字作肄地氣上泄上字作發仲  
 冬昏東辟中辟字作壁鷗旦作鳴其器闕以弁下無飭死事  
 三字慎毋發蓋作無發蓋藏以下少無發室屋四字及起大  
 眾及字作無以固而閉下有發蓋藏起大眾六字地氣沮泄  
 沮字作且民必疾疫必字作多泄熾熾字作情毋有差貸貸  
 字作忒天子命有司命字上有乃字其有相侵奪者有字下  
 無相字處必掩身掩作弁則伐木取竹箭木字上有林字可  
 以罷官之無事下有者字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此字下有  
 所字氛霧作氣霧蝗蟲為災作蟲螟水泉咸竭減字作減民

多疥癘疥字作疾季冬雉雞乳作乳雉雞命有司大難難  
 字作難水澤腹堅腹字作復注云復冰以入以字作已命農  
 計耦耕事農字上有司字以其郊廟作以供腹廟歲且更始  
 且字作將專而農民而字作于其飭國典無其字而賦之儀  
 牲無之字名川之祀下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十  
 二字四鄙入保作四鄰

范蠡字少伯文種字禽見呂氏春秋注

楚莊王之臣孫叔敖而外有沈尹筮又有沈申巫吳闔廬之  
 臣伍員而外有文之儀夫差之臣太宰嚭而外有王孫雄呂氏春秋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變靖叔注云三人皆體道者呂氏春秋

昌黎詩中用心兵二字出呂氏春秋蕩兵篇察兵之微在心  
 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  
 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入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  
 角樹見呂氏春秋名類篇山雲草莽水雲角樹早雲煙火雨  
 雲水波無不皆類其生以示人樹字高誘無注不詳何音字  
 書亦不載

呂覽引莊子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與本  
 文不同注作投他書所未見

有莘氏呂覽作侏庖人呂覽作焯

朕○呂覽本味篇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  
 澹而不薄肥而不脹朕字亦字書所不載者

郡○廣韻收入微韻依字紐下但云殷國名而不詳所出按  
呂覽第三卷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  
不去疇商不變肆親如夏高誘注云郡讀如衣今兗州人  
謂殷氏皆曰衣言榮民親殷如夏氏也郡字出處在此  
蘇子瞻詩魯人不識東家工躡躡夫子無罪尤藉夫子者無  
罪語出莊子又呂覽樂成篇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驚誦之曰  
靡裘而韓投之無戾韓而蠶裘投之無郵高誘注云投棄也  
郵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尤也真無一字無來處  
京師宣武門人皆稱順城門崇文門人皆稱哈答門朱國禎  
湧幢小品云哈答順城乃元之舊名今皆稱舊不稱新蓋業  
在口角中不能易耳

得樓雜錄

五

通韻

樸○呂覽爲欲篇晨磨與務耕疾庸樸注云樸古耕字而廣  
韻不收

瑕璣○呂覽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璣字韻書  
不收

塵○呂氏春秋任地篇有年塵土無年塵土高誘注云祭土  
曰塵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讓其神也按塵字廣韻  
不載不知讀何音

鞠○呂氏春秋辨土篇凡耕之道必始于墟爲其寡澤而後  
枯必厚其鞠高誘無注不知何解字書不載廣韻載二十七  
合納字紐下注云履貌按履與嫩同

鎡○呂氏春秋辨土篇爲其唯厚而反鎡者莖之堅者耕之

澤其鞠而後之

莊○見上二字皆無法字書不載廣韻亦不收

稭○又番時篇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銜鉅穗而芳奪稭米  
而不香高誘無注字書韻書俱不載疑當作胎

李進字野翁號粹齋撫州崇仁人宋嘉祐四年進士仕至朝  
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入元隱居不仕所著詩名澗谷居媿  
棄虞伯生爲之序稱其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陳簡齋陸放  
翁楊誠齋之長州縣志皆逸其人余修江西新志於道園學  
古錄多所采取乃不爲李立傳今再閱伯生全集見此序書  
以志媿

得樓雜錄

六

通韻

請也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時爲禮部祠祭司郎中在曹司頗  
有聲正德中因張綵薦由山東臬司入爲祭酒請刻劉瑾所  
行新例又請瑾臨視國學瑾敗被言路所劾指爲五經掃地  
云

嘉靖七才子李攀龍于鱗王世貞元美謝榛茂秦梁有譽公  
實宗臣子相徐中行子與吳國倫明卿明詩綜所序如此而  
明史張佳胤傳則云世貞定嘉靖七子佳胤其一也按詩綜  
小序佳胤列在後五子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裳順甫  
欲汪道昆伯玉新蔡張九一助甫並稱此外又有廣五子則  
崑山俞允文仲蔚濬盧構次榘漢陽李先芳伯承孝豐吳維  
嶽峻伯南海歐大任楨伯也曰續五子則陽曲王道行明甫



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敬豫章朱多燿用晦常熟趙用賢汝師也曰末五子則用賢及京山李維楨木寧鄞屠隆緯真南樂魏允中懋權蘭谿胡應麟元瑞也其後又廣爲四十子以上皆出王元美品題初七子之結社也王李得名未盛稱詩選格多所定於謝于鱗贈詩云謝榛吾黨彥咄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其時子與公實子相元美撰五子詩咸首謝而次李既而茂秦以布衣高論漸不爲同社所喜于鱗至作絕交書斥謝云豈可使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迹其隙末之由乃明卿人社時茂秦喻以糞土故爾布惡於眾元美遂削謝名迄不得與於四十子之列所以四溟集中雜感詩有云奈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其情亦可憫

德機雜錄五

七

通國叢書

元耶律文正公楚材深於禪學湛然居士集十四卷詩中多作禪語其和連國華鬚字韻第一首云真理不空宜具眼太虛無面莫添鬚第三首云縱有征塵遮兩眼卻無慚色上三鬚添鬚三鬚皆不詳所出又西域戲作一聯云屈胸輕衫裁鴨綠葡萄酒泛鵝黃又乞扇詩屈胸圓裁白玉盤屈胸西域布名見翻譯緝木棉華心織成達磨所傳袈裟卽此布也武榜有狀元自明崇禎四年始時上銳意重武舉子連百斤大刀者止王來聘徐彥琦二人及會榜發彥琦不與選遂下考官及監試御史獄悉貶兵部屬官二十二人遣倪元璐等覆閱取百人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以前三十卷進呈欽定一甲三人以來聘居首卽授副總兵武進士有狀元自

德機雜錄五

八

通國叢書

此始來聘京師人及第之明年孔有德叛登州來聘從官軍攻之先登中傷死事載明史一百四十五卷姜名武傳中舉人檢選例起於明末祿豐人王錫衮崇禎十三年爲禮部侍郎上疏言舉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調選者宜定制數科不售卽令服官從之

外吏與卓異始宣德十年至都賜宴及襲衣遣還原任時松江知府趙豫寧國知府袁旭與馬豫在任十五年後去郡老稚攀轅畱一履以識遺愛世俗脫靴事本此  
會試分南北中卷自宣德丁未科始  
海昌流寓元末有貢玩齋師泰及謝原功肅縣志失載謝上虞人與會稽唐肅字處敬時稱二肅明史皆附見高啓傳後

按竹垞詩話貢禮部玩齋奉詔漕閩廣粟駐節杭州原功謁之於吳山仰高亭時貢將泛海語曰子能從吾游乎對曰丈夫觸蛟龍犯風濤如行衽席上爾遂同載至海昌屬海上多警因畱居州北執經問難既而貢沒於寓舍原功經紀其喪刊其遺集云云錢牧齋列朝小傳亦云師秦沒於海寧寓舍余嘗賞羅鄴牡丹一聯云買栽池館苦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後閱南宋汝陽周勳端平集中有牡丹七古一首宜用前人句作結語今錄於後○江南牡丹凡有幾德安打頭款爲二金陵舊物間有之池陽吳郡皆居次地近京畿種偏好鄂城栽接不草草春土篩泥繞畫關石磬方壇淨如掃當頭第一帶猩紅膩紫嬌黃別作叢盤盃擊出最迎日碧玉萬片藏

春風寶玉

九

春風寶玉絲絲帶鑲金錦斑酒暈閒攢心翻騰葩茜亂朱粉樣各數名分淺深低樹猶高五六尺花重剛枝反無力迥出層陰轉耐看始悟年深有真色晚添細雪來相簇露醒香魂冷方浴倚柱黃昏眼倍明頻覺夜闌須秉燭洛水芳林應更多不禁風雨洗銅駝酥煎送酒有人在草沒故園無奈何莫對餘春起歎嗟最難保守是繁華君看南渡百年內看到子孫能幾家

謝幼槃竹友集十卷詩凡七卷古詩學杜而力弱呂居仁謂其似謝宣城者非也律詩拘勁處不減浩翁七言較勝五言如招李成德云暮無多算媿三北詩要重窺論二南送珍上人云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招汪叔野云兩牛

鳴處地非遠萬竹陰中吾所廬贈通守陳虛中云人道森森有三窟公知民病極千瘡問呂居仁病云士窮不遇古如此天寶欲然人謂何開無逸兄下第云往聞淮北雪花大歸值江南梅雨昏寄劉世基云吾人身在開何開昨日書來喜欲狂寄李商老云耕道十年常九潦謀身一國自三公懷潘子真云大門曾是嚴鄭輩吾子卻居夷惠閒以釋氏語奇彥光云吾曹例作區中士此味全輸世人過金山下云絕頂迴分雙塔秀層樓危立一僧清大率有句而無篇求其通首相稱者寡矣

得權鑿鑿

九

宋仁宗皇祐中祖無擇自袁守入修起居注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爲文宣公無擇上言前代所封漢魏曰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藻聖北齊曰恭聖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封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事詳祖龍學集後來聖裔稱衍聖公實始於此特表出之

魏仲先草堂集同時辭田爲之序稱其敘事感發見景立言規方體圓動能破的古體少今體多宋天聖中刊本不可得余所得鈔本七卷首尾無缺世傳其上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等句以爲美談石門吳孟舉氏選入宋詩鈔者亦不盡所長今摘其五言佳句如郊天云安邊文教遠過海赦書遲秋日云晚吹清羣物秋光澹太虛上宋諫議云雨中詣縣足獄奏半年空

冬日書事云松色濃經雪谿聲澀帶冰題崇勝院河亭云數  
聲離岸艣幾點別州山送楊甫之蒲中云雲分五老頂河噴  
二如樓四十自詠云棋退難饒客琴生卻問兒送臧奎之亭  
州云時平防賊少山險下驢多塞色晴猶慘蕃言譯尚訛三  
門留題云龜壘當日窟雞犬此時村題楊氏書樓云蝸涎緣  
棟有鶴跡入泉無暮秋云壞檐巢燕少積雨病蟬多上知府  
李殿院云相親容似鶴不拜許如僧新井云及見贏餅者翻  
思抱甕人送蕭咨下第云清入黃河濁雲歸紫閣閑送蹇臧  
用云海獸形難識番僧語不通渭上秋夕云殘陽初過雨何  
樹不鳴蟬筆力思路真有唐人所未發者宜其以處士而名  
重當時集傳後世也

唐詩集卷

七

通鑑書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中融州刺史莫休符撰內有唐人遊覽  
詩數首全唐詩新刻本未及搜采者錄存於左○府東郭外  
高峰舊有亭臺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此從事盧  
順之贈固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  
低巖桂小茱萸房溼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  
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固和詩曰亂山青  
翠郡城東爽朗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  
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  
醉歡慚道是車公○東觀在郭東三里隔長河咸通中張叢  
遊東觀詩曰巖岫碧潺湲靈蹤若可攀樓臺煙靄外松竹翠  
微閉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越亭在府城北會昌初前使元晦建晦後自此府除浙東置  
題曰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翻馳鏡水頭陶令風光偏畏夜  
子牟衰鬢暗驚秋西鄰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遊莫遣  
豔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娥愁副車路單與元同年及弟和  
詩云謝安致理逾三載黃霸清聲徹九重猶輟佩環歸鳳闕  
且將仁政到稽峰林閒立馬羅干騎池上開筵醉一鍾共喜  
甘棠有新詠獨慚霜鬢又攀龍越亭初成元有六十韻長詩  
中云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北闕頒詔條東鄰證迷誤未  
聞述職效已見脫穎趣灑氣爽衣巾嵐颯輕杖履其餘不○  
巖光亭在北羅門外臺亭巖洞亞于越亭亦元常侍晦新置  
元有五十韻詩云石靜如開鏡山高若聳蓮筍竿抽玉管花

唐詩集卷

七

通鑑書

蔓綴金鈿餘不○昔家洲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元利  
中裴行立朔亭宇植花木柳宗元員外撰碑猶在前汴州楊  
尚書名失宴遊題詩云桂林雲物盡漫漫雨裏花開雨裏殘惟  
有今朝好風景櫻桃含笑柳眉攢前政從事陸弘休詩云新  
春蕊綻嘗家洲信是南方最勝遊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  
歲更堪愁鶯聲暗逐歌聲豔花態還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  
酌酌任他龜鶴與蜉蝣○碧濤亭大中初前章舍人權坳在  
子城東北隅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張鷟改為去思館章瓊廉  
察桂林纔半歲除賓客分司留詩於碧濤亭曰半年領郡固  
無勞一日為心素所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閭閻高  
理人雖切才常短薄宦多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干

江路任風濤○府北郭松徑盡處有安南都護普讚冢時有  
識地勢者言葬所有天子氣由是官掘斷至夜有陰兵填平  
如舊時有役者夜聞鬼兵相語云若以青布運土投江則我  
等無能爲也及明主吏聞之遂用青布運土果免陰兵填築  
今墳所掘處猶存有歐陽贖者絕句曰舊業分明桂水頭人  
開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李渤  
自考功郎出守桂林有歎鳥詩曰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復皆  
愁萬里程爾解分飛卻西去我方從此向南行又題隱山二  
首曰常歎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畱心處  
手種巖花次第開隨雲不厭蒼梧遠似雁逢春又北飛惟有  
隱山谿上月他時相望兩依依又泐爲太學博士時喜弟再  
至長歌曰前年別時秋九月白露爲霜金吹烈離鴻一別影  
初分淚袖雙揮心哽咽別來幾度得音書南岳知以下缺廬  
山峨峨倚天碧捧排空崖千萬尺社榜長題高士名食堂每  
記雲山跡我本開雲此山住偶爲名利相縈誤自負心機四  
十年差開社客山中篇憂時魂夢憶歸路覺來疑在林中眠  
昨日亭前烏鵲喜果得今朝爾來此吾吟行路五十篇盡說  
江南數千里自憐兄弟今五人其縈儒素家尚貧雖然粟氣  
各不一就中總免拘常倫長兄年少曾落拓拔劍沙場隨衛  
霍口裏雖談周孔文懷中不舍孫吳略次兄一生能苦節夏  
聚流螢冬映雪非論疾惡志如霜更覺臨則心似鐵第三之  
兄更奇異昂昂獨負青雲志下看金玉不如泥肯道王侯身

得羅縵集

非

通國集

可貴卻愁清逸不干時高蹤大器無人知倘逢感激許然諾  
必能萬古留清規念爾年來方二十夙宿孜孜能獨立卷中  
筆落星漢搖洞裏丹靈鬼神泣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學劍  
逢時康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閒談笑多相妨廣海青山殊未  
足逢著高樓還醉宿朝走安公櫪上駒暮偷陶令籬邊菊近  
來詩思殊無況苦被時流不相放雲騰浪走勢未衰鶴膝蜂  
腰豈能障送爾爲文殊不識貴從一一傳胸臆若到湖南見  
紫霄會須待我同攀陟

詩筆二字古人分用蓋以筆爲文也南史謝玄暉善爲詩任  
彥昇工於筆又云任筆沈詩劉孝緯稱其弟儀與咸云三筆  
六詩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至王介  
甫蘇子瞻乃兼用之王云閒中用意歸詩筆靜裏安身比秦  
山蘇云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眉愁碧翁詩話

嘉定人剖竹承臂便於寫字謂之臂閣按此製昉於南宋時  
謝幼槃竹友集中有筆几七古二首題云李成德作筆几得  
樣於邾子中家又有次韻邾子中所藏筆几詩中二句云小  
琴承臂筆縱橫章草眞行隨所欲筆几之名甚雅他日晤嘉  
定友人當以告之

西湖十景有麴院荷風田汝成志亦載之其地乃南宋時官  
酒麴坊在蘇隄第一橋之西周晉仙詩所云麴坊纔盡上湖  
船卽此也全篇采人上卷

金道隱先生文筆犀利議論英銳惜編行集中尺牘九卷率

得羅縵集

非

通國集

多寡緣託鉢之語惟上定南王一書乞葬壘張兩公事與文  
皆可傳今錄存之○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  
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道路之梗養痾招  
提飯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  
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人自恕也今且有  
不能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壘公總督學士張公  
皆山僧之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  
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卽山僧  
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  
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  
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瞻是也我明太祖之下  
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  
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  
文天祥伯顏恤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教共植彝倫者  
乎山僧聞嘗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同分砥柱乾  
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運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  
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哉王  
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  
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壘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嗣益  
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人之譽王且播於無  
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尸隨緣棄葬揆之情理亦未相  
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然必滅其家狼籍其肢體

得樹樓雜鈔卷五

五

而後快於心與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自以爲功也禮兩公  
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爲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間人不  
辭多日既爲生死交情不忍默默然於我佛冤親平等之心  
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網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  
敢遺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

得樹樓雜鈔卷五

六

得樹樓雜鈔卷五

海寧查慎行悔餘纂

余舊得古方鏡一枚四旁各四寸許背有飛魚二水銀裏血  
被數處如丹砂斑近闕元遺山集馬雲漢家方鏡背有飛魚  
形製正合其詩云劫火依然百鍊初護持原自有神魚影寒  
似覺雲屏透光落應分玉斗餘開明休嫌露圭角圓通寧復  
滯方隅衣冠正了渾閒在一片靈臺欲付渠云云自金至今  
又五百餘年矣究不知何代物也

向在京師有以宋王逢原十七史蒙求刻本見示者按蒙求  
之名不始於王唐安平人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  
李良薦於朝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弘益老成

續雜纂

七

通國

頗覺起予其後姑汾王添有次韻蒙求一書元胡炳文有純  
正蒙求文天祐為序交城吳庭秀亦有蒙求止於史書中取  
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元裕之為作序且言逢原既以十  
七史命篇而閒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史  
謂之史可乎今李瀚王涿胡炳文吳庭秀四家所撰世無能  
舉其名者而逢原書獨傳

梅聖俞送秀州海鹽知縣李寺丞詩吳帆千里去邑里富魚  
鹽霜鶴亭皋嘆風鳥海客占滄涼朝日近紫翠晚山尖若過  
陸機宅寒蕪應不嫌蓋華亭地屬秀州是時尚未分縣故詩  
中引用鶴唳及陸機宅事後人不可據為鹽邑典故也

虎工築城○明洪武中吳人王賓錄虎工詩集一卷中載邦

經詩云虎工山前新築城虎工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  
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失人行曾朴詩云閩閩冢上見新城  
無復遊人載酒行柳貫詩云半山背處作崇墉攷其歲在丁  
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為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  
役驅馳上虎工又云四疊新城繞澗隈劍池池上碧崖鬼其  
後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虎工築城世罕知者今山後故址  
尚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為界大抵鶴湖以南即城外地也

集亭

土官底簿二冊未詳撰人姓氏蠻有六種曰黎訖伶獠獠獠  
各有大姓為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立宜慰招討安撫長官  
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

續雜纂

七

通國

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司後以其半隸  
武選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  
天主教入中國始於明神宗朝按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天津  
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秀水朱  
文恪公國祚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  
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  
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圓既不經而行李  
中有神仙骨此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人宮禁者也乞  
速勒歸國勿使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眩惑愚民疏入  
不報

不報  
集亭

史家作列傳不加詳攷至有將二人姓名割裂者如唐書文苑傳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不知賀朝單名而齊融則姓萬有唐時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可考按碑文云祕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趙州刺史徐嶠之書後隳於寇太和七年明州刺史于季友觀舊文遺處士范的重書今此碑拓本現在竹垞曝書亭集碑文跋語辨之甚詳偶摘書以見金石文可證史傳之譌好古者洵當留意也

今上政事之暇勤於翰墨內外大小臣工家有御書大而扁額堂幅楹帖小而卷軸斗方冊頁以及紙扇懋勤殿經手人照頒賜年月日一一編號籍記乙酉八月在塞外直廬會見之時已不下三萬號矣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

御書彙考

三

偶閱宋太宗書庫碑拓本前載御製文集若干卷又云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云云似以之夸示當時者簇子二字未詳并書以俟考

京城西北去阜成門二十餘里有甕山山下數十步世傳爲耶律楚材墓帝京景物略翁家藏集野獲編云然而危太模說學齋彙中有漆水郡公諡忠嘉耶律公神道碑云奉定四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耶律公薨於私第七月丙午葬昌平縣玉泉之東甕山之陽公諱希亮字明甫考其世系乃文正王楚材之孫文忠王鑄之子則甕山之墓乃希亮非楚材也竹垞采入日下舊聞惜當時未據危集攷正也

御書彙考

四

查秦字○危太模雲林集中有贈查秦字之閩清主簿任五古一首全錄於左鶴日照白馬查公往南荒南荒二千里馬疲道路長官役相程期車載十日糧路經龍虎山且住深淨室諸公設高會四座排金觴繁絃開豪管侍女歌清揚問君行藏計陳義富且詳爲言十四五博學交老蒼少壯志浩蕩仗劍游四方不意晚得仕鬢髮飛秋霜教授古吉州講論明三綱讀律始親民竟遇炎海旁出爲縣主簿又恐案牘忙廩阜青遙遙彭蠡深泱泱豈無田園居亦可歸耕桑不敢慕高尚非圖承寵光恭惟古君子氣貌何嶄莊昔在習鑿齒今之漢仇香方富盛平世帝聖輔弼良四裔息征戰賦畝無旱蝗凡居郡邑職職戒垂承感上當宣德化下欲赤子康公行勿遲國鸞鳳終高翔山雲白浩浩海月秋茫茫寄書問骨肉毋使失相望鄙夫江海客年小血氣狂把酒執衣袂贈之紫游羅人生貴交龍自此毋相忘按詩中云云秦字當是南康府人錄備家乘一則

宋南渡初詩人推尤梁巖蕭千巖范石湖陸渭南四家楊誠齋詩云近代風流四詩將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其證也蕭集世不傳劉後村詩話及方虛谷瀛奎律髓中闕載一二首後人乃以誠齋易之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姓名世或有不識者矣猶唐初稱王楊盧駱而少陵詩云舉天悲富駱近代失王楊則以富嘉謨易盧照鄰一時才名可知富有集十卷今所傳者惟明冰篇七古一首耳作家傳不傳豈亦有數

存乎按蕭名海藻子東夫初與楊誠齋同官湘湖閉終於福  
建帥幕其詩有刻板在永州姜白石之婦翁也

妾曰側室未有稱少房者元黃潛為義門鄭氏撰青樓居士

鄭君墓銘云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偉字妙英皆前君卒同

葬縣東金村又宋謙所撰宣政院照磨鄭府君墓志云越四

年夫人吳氏卒越一十五日少房勞氏又卒附葬府君之穴

妻妾合葬事雖不古然出自義門或以妻無子而妾有子耶

本朝國語賽因二字譯云好按字文懋昭大金國志頌行皇

統新律條下有云稱賽眼者再又云賽眼好也音義相合

納鉢二字見遼史謂車駕所在也按金國志熙宗紀年皇統

三年論尚書省將偕契丹故事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刺

錄注云刺蘆達切刺鉢者契丹話所在之意刺與納音相近

其義同也

女真國絕小正朔所不及人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

幾度矣自興兵以後寢染華風君相生朝皆自擇佳辰熙宗

以七月七夕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他若

重五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大金國志

冰龜金國志熙宗皇統八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

下冰龜巨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金史五行志

亦同他史所未有也

窪勃辣駭此四字 本朝國語謂殺也金國志蒲路虎傳時

有酒過後封究王治渤海城敕令止飲未抵治所有一僧以

據於名瘦孟遮道而獻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戒

我勿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窪勃辣駭注駭殺也

揚州郭元釘于宮奉 旨編刻全金詩其搜茸頗費苦心

然尚有疏軼處如李彥實詩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

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劉昂贈張秦娥

絕句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

識倚鏡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

寒窗昨夜瀟瀟雨紅日花梢入夢無以上三首皆混入敘傳

中未經采出蓋汲汲成書意在進 呈不暇詳審耳

露索二字出金國志即今舉子入場時搜檢也耶律履傳云

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為恥遂不就舉云云

耶律契丹國姓遼金元三史中亦作移刺語音相近字雖不

同其實一也明焦弱侯經籍志載移刺楚材湛然集三十五

卷一以為金人又耶律楚材集十二卷則以為元人失於考

證其謬至此

四書之名起於朱子按朱子集中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云程

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

後及乎六經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

與曹元可尺牘亦云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四書

以先後其說

辟盤○朱文公承議耶羅博文行狀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

人示以辟盤公一無所顧獨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



其祖右文公歎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朱子全集

鵝湖之會朱陸所見一時雖有不合後卻漸漸消融今觀朱子集中與吳茂實書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若去其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合下有些禪底意思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至其祭子素文則直云自是以還志合道同參觀三處不但朱陸之交有始有卒道固未嘗不同也後來朱陸異同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入皆由及門弟子不揣本末強生分別殊失師承之意矣

得得羅卷六

七

通國

朱子嘗受學於劉聘士致中之門劉以女妻之後作聘士墓表不稱婿而稱門人前輩之重師弟淵源如此

宋時臣僚上奏疏劄子於本篇之外別有貼黃約舉其中切要之意另標數言使覽者易曉非若後世貼黃只就本文節縮行數不得變換字樣也不知此例起於何時遂相襲成風矣

陳同甫見地高超才氣豪邁真足目空一世觀其上孝宗書云今世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似為朱呂諸公而發故朱子與同甫書云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不敢進其逆耳之論云云則其推倒智勇之

概大略可見矣吁亦人傑也哉

迷子○王半山送人之官越幕詩洲花藏迷子谿壘擁若耶以迷子對若耶可謂工絕先生詩又有迷子山前漲一洲之句迷子山當在越中俟再攷

集王半山句水之江海星之斗與曾處在家庭嘗在邦中敬

五角六張舊讀王半山清平樂詞云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不解所謂偶賜馬禾卿嬾真子錄內一條云五角六張此古語也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二日作事多不成

得得羅卷六

八

通國

蕭臺與尤侯通韻始於三百篇不獨平聲上去二聲亦兩歷考古詩及唐宋諸名家銘詞無一不合者

先京兆公賜葬域在錢唐縣之范村俗訛范為范按王半山所作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名廣字彥博墓銘云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唐范村之穴今范村之名猶存陸墓無可考

自平望至吳江縣石隄五十里宋李餘慶通判秀州時所築見王半山朝奉郎李公墓志序中

王荆公集中墓志銘簡而有法於婦人別為二卷金太君徐氏墓志凡兩見前篇略而後篇詳銘詞則彼此不異當是一人而再出者刻集時不加細考剛前而存後可也

宋時取士兼詩賦故諸老無不能詩多者至數十卷少亦數卷陳同甫文章浩汗獨於吟詠非所長龍川集所載止廷對及第七律二首謫仙歌七古一首而已雖不甚入格而奇崛

之氣往往發露其和御賜詩結句云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  
儒臣鬢髮蒼平生屢更禍患僅以身免奏名時年已五十餘  
矣猶惓惓復仇之義南渡君臣何顏以對此公平

字有古人所習用而名家詩中偶然倒置者如少陵以新舊  
為舊新昌黎南山詩以鮫釘為釘鮫陸渾山火詩以尊卑為  
卑尊以填鹿為鹿填贈張籍詩以江湖為湖江杏花詩以紅  
白為白紅答張徹詩以玲瓏為瓏玲苦寒詩以鹽梅為梅鹽  
柳子厚以羔雁為雁羔王介甫以沈檀為檀沈以兼葭為葭  
兼蘇子瞻以青紫為紫青以姬孔為孔姬之類一時特借以  
叶韻後學不宜援為準也

雜錄

九

東坡前赤壁賦中云盈虛者如彼又云吾與子之所共適朱

子語類引之彼字作代字適字作樂字又作食字謂嘗見東  
坡手寫本後人未之知也

王荆公字說非盡出己手時有曲江譚某丹陽蔡某同事撰  
輯集中有詩題云成字說後與譚君蔡君同遊齊安詩云據  
梧枝策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云云今兩人之名無可考  
字說亦不傳世傳荆公以波字為水之皮東坡戲謂滑乃水  
之骨乎亦可資一噱也

易學變通宋道士雷○著載茶竹堂書目者鈔本計十四冊  
而不詳卷數茗中書估有以此書首冊來售者凡三卷前有  
茶竹堂藏書圖印文莊公手跋及書廚銘在焉書估以為足  
本不知尚缺十三冊也古書散佚如此真可歎

蘇叔黨斜川集五冊茶竹堂書目有之惜未見其書近日有  
以活板印行斜川集者東坡所和過子詩必有原唱而中無  
一存颺風賦載宋文鑑此亦不載入細考之乃是南宋人劉  
過集今去其姓名而偽充叔黨耳讀者不可不知

朱章齋集第一卷山光寺詩云惟應查公石俛仰閱古今按  
山光寺在揚州吾先世居海陵者宋時稱最盛詩所稱查公  
必海陵人存以備攷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其義出於列子仲尼篇務外游不如務  
內觀外游者取足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觀字從去聲後人  
作平聲蓋未詳出處耳

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力命篇

雜錄

十

伽陀祇夜半偈○僧家一偈四句謂之伽陀長篇六句而上  
謂之祇夜一聯謂之半偈

雷霆字古亦讀仄聲易鼓之以雷霆孔疏音庭又音定京  
云霆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也故詩疏天高而有雷霆音  
挺雲漢箋霆一音徒佞反陸放翁從戎南鄭五律中一聯云  
風煙迷棧閣雷霆起秋潭自注云去聲左思吳都賦鉤爪鉅  
牙自成鋒穎精居曜星聲若雷霆則叶上聲

紫濛○瀛奎律髓載鄭毅夫送程公闢七律一聯云雪急紫  
濛催玉勒日長青瑣聽薰絃注云公奉使歸紫濛虜中館名  
也末又評云紫濛二字甚新人所未知余按晉書載記慕容  
廋傳其先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鄭詩所用當

本此紫濛乃地名注以為館名者訛

宋初九僧詩自為一體歐陽公嘗稱之今集不傳世無能舉其名者方虛谷瀛奎律髓人各選五七言律數首曰希畫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九人中惠崇詩格稍

高兼工畫

陸放翁律詩工於用事屬對天然前人已豔稱之偶記其一聯云酒字廣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仇上句用杜世所共知對句用劉義語人未必盡知也又贈姚秀才劍絕句云一條古時水向我心中流臨行解贈君勿報細碎仇拈出以見古人屬對不苟處

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東坡有美堂暴雨詩中

得梅齋卷六

上

通國

警聯也偶閱唐人殷堯藩喜雨一律三四云山上亂雲隨手變浙東飛雨過江來蘇句正與暗合然東坡出句雄健乃勝殷

白盛出周禮掌蠶其白盛之蠶鄭注盛音成謂飾墉使白之蠶也今東萊用蛤謂之文灰何晏景福殿賦云墉垣礪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惟縹按即今石灰也

灑撲○詩伐木二章於粲灑掃箋云粲然已灑撲矣撲又作拆甫問切儀禮有司徹掃堂注汎掃曰灑席前曰拆梅聖俞食車螯詩云妻琴喜食之婢妾困掃拆乃用儀禮廣韻字收拆字不收撲字應補入

鄭風褰裳篇毛傳云狂童志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箋云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孔穎達則以忽為世子當立狂童謂突也至楊龜山則謂春秋書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與注疏乃相反

湯之盤銘注疏云沐浴之盤朱子因之吳草廬以為盥手之器湯又新字說引內則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及大戴禮武王諸銘于盤曰盥盤為證明盤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朱子襲孔疏之誤考之未詳而不及修改云云

按禮文子于父母五日請浴三日具沐而無日日沐浴之禮至於盥則每日晨興必盥且不特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則又不止五也其於日新之義似尤切當

通國

其

通國

二公分陝之說見於公羊傳朱子疑之又周公在外而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皆不可解陳少南復初為分岐東西之說殊無證據二南篇義當以程子之說為正按程子云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詩主之於召伯詩汝墳箋伐薪非婦人之事以言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疏云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為非其事也北山之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固謂賢者不當勞而勞箋疏之義蓋出此後人習用不察以勞為賢者分內事殊失經解

黃浩翁云男女墮地衣食各有分齊安能蹙眉終日為百草

憂春雨耶此特爲貧士說法耳世又有以多藏爲貽謀者直謂之撲滿可也

鋤勸二字世俗通用不知音同而義迥別鋤乃田器義取去穢助苗與鋤同左傳鋤而去之尚書大傳稷鋤已藏歲事欲畢是也勸乃里宰治處周禮地官里宰以時合耦於勸以治稼穡注云若今街彈之室以漢法況之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金石錄昆陽城中有漢街彈碑周名勸漢名街彈卽今申明亭是也勸字又有讀去聲者說文引孟子般人七十而助作勸周禮遂人以興勸利民注云柳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是也

齊魯事

燕

趙國

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毛公無傳鄭箋止云其伯偃侯之世子而已孔疏乃謂其伯死時釐與偃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以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至淇奧篇疏又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其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云云二說皆本於史記衛世家未可信也按子貢詩傳云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子夏序則云衛世子其伯蚤死皆不言自殺也偃侯在位四十二年其伯之死斷在偃侯生前時其姜年尚少故父母欲其改嫁耳如在偃侯沒後則武公卽位年且四十餘矣其伯爲其兄則又長矣安得云其妻蓋少猶可以嫁乎且武公衛之賢君也季札觀樂與康叔並稱國語謂武公年

九十五猶箴戒于國恭恪于朝作懿自傲其沒也謂之欲聖世豈有殺兄篡位之聖賢乎善乎索隱之言曰和殺其伯代立此說非也蓋太史公采雜說而爲此記耳孔疏義取博采援史證傳往往踳駁如此類者尚多舉一可以例其餘也東方未明刺无節也節者不先時不後時當其可之謂也易節卦九二不出門庭象曰失時極也乃无節之義昧于先後則出入不以時或失則夙或失則莫蘇子瞻有言節者事之會也天下事會之來得失在俄頃聞耳故君子審之齊風十一篇南山敝笱載驅犗嗟皆說魯事魯無風而著于齊以易卦準之惡其所歸妹也亂倫之義聖人爲宗國先君諱不忍言也

齊魯事

十

趙國

陳風疏三格有二說杜元凱謂周封夏殷二王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示敬而已是以三恪爲陳與杞宋按樂記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蒯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明陳與蒯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後矣墓門二章序云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疏云刺佗者欲其去惡傅而就良師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傅之辭而于取與之義尚未闢發愚謂首章有除惡之義次章有養姦之義斧以斲之此言斧之斷棘譽斧也有鴟萃止此言梅之容鴟咎梅也衛門可以樂飢孔疏樂作樂與療同說文療治也廣韻黃字

經下載之而字書不載

古者人臣去國有待放賜玦之文詩檜風羔裘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曲禮大夫士去國疏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按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又宣三年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于郊此待放于郊之事范寧穀梁傳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又引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此得玦乃去之證也君臣之閒進退以禮身雖去而義不忍絕故儀禮有為舊君服齊衰三月之文孟子注疏為舊

得詩經卷六

五

君反服條下少此段引據與詩禮疏參看其義始備

詩王風工中有麻彼留子嗟毛傳云留大夫氏子嗟字也東坡詩庶幾一見留子嗟蓋用此檜風葛楚箋其枝葉阿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東坡牽牛花詩走尋荆與榛有如宿昔約尋字義本此遊鳳翔南寺云野饋慚微薄出幽風七月疏盭野饋也遊寒谿西山云欲躡徑路開新蹊出詩行道兒矣疏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又與子由論書云我雖不讀書曉書莫如我出公羊傳蔡止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渴口阻風云扁舟繫桑木出易否卦九五注疏繫于苞桑者苞木也凡物繫于桑木則牢固也蓋此老用古如承蜩弄丸初不經意後人亦信口讀過豈

知其字字有來歷乎世或譏蘇氏兄弟淺於經學此論未公吾不慙也

小雲大雨○檜風候人箋膏蔚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匪風下泉陰盛陽衰之時于易為剝剝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蓋亂極則民心望治願得君子在位以拯之故一則願

周道而懷好音一則慨周京而思郭伯居變風之終而繼之

以幽其剝極而復之義乎

詩七月傳斯螽蟋蟀也莎雞羽成而振迅之箋云自七月在

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言此三物如此著將寒有漸

非卒來也傳箋所引悉本爾雅明是三種蟲名而未注乃云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不知何所據依將

爾雅箋注一概抹煞也

木瓜之篇小序云美齊桓公也朱子既闢其說而以爲淫奔

之詞至其辨李公常語又云詩錄木瓜卽春秋序續之意亦

以善衛人也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可法哉則仍用小序之

說與集注異不幾自相矛盾乎

采薇前三章箋分前輩中輩後輩謂遣兵之期分三番首章

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薇之作止

柔止剛止是其候也

魚獸○詩采薇魚服疏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

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韃步又海水潮及天將

兩其毛皆起按此鱗蟲而兼毛蟲之名以有毛故今人有用  
魚皮飾刀鞘者如蛇蚶而無毛乃鱉魚非魚獸也

得樹樓雜鈔卷六

主

通因事類

得樹樓雜鈔卷六

得樹樓雜鈔卷七

海寧查慎行悔餘纂

南宋人詩可補入西湖志杭郡志者共五十六家

汴都趙汝錕字明翁○過寶雲寺訪密師寺纔三二里曳杖且徐行晴塔松梢見風鐘嶺半鳴樵夫分道過僧子就房迎竹有千竿立塵無一點生○西湖訪梅久無梅信息訪問到湖濱耐盡一冬冷開殘千樹春臨流轉風韻與雪鬪精神疏影暗香後能吟有幾人右二首見野谷詩彙

新安朱松字喬年○西湖泛舟望湖樓下照衰顏羞見塵埃

兩鬢斑風艇縱看山轉側煙隄僅逐水回還喚人歸去城鐘急觸處相親嶺月彎不用新詩摹絕境定知長到夢魂間

律詩彙卷七

通園叢書

壺山許葉字忱父○晚泊臨平晚卸風帆泊市橋稅亭民屋

總蕭條秦封不到河邊柳送往迎來枉折腰○馬勝種花翁東勝白髮翁勤樸種花戶益賣有根花價重無人顧西勝年

少郎荒嬉度朝暮貧貧無根花價廉爭奪去年少傳語翁同業勿相妒賣假不賣真何獨是花樹右二首見梅屋詩彙

將樂楊時字龜山○望湖樓晚眺斜日侵簾上玉鈎檐花飛動錦文浮湖光寫出千峰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鵲翻風窺

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雷連更待東窗月注目晴空獨倚樓

陽穀周文璞字晉仙○下天竺靜看唐人刻相連坐石陰鳥

嘒兩客意果熟住山心野水流詩葉天香襲道林雲根有桂子應待月中尋○秋日孤山道院孤山有何好修竹隱樓居

人在秋雲裏香凝午醮餘芳林多落果靈沼少驚魚歸棹聞

歌詠猶如學步虛○孤山桃花二首天上仙人休擲火塵中

道士莫燒香可憐絳雪渾無賴一簇干枝對草堂莫逐蓬蒿

恨不遭夢魂會弔海山鼇當時不合輕仙事惆悵靈風滿碧

桃○贈孤山道士二首九霄象簡手中擎豈是閒人受列卿

洞裏石田春漠漠有田多與種黃精清秋古洞無後嘯自覺

尋行幽意微處士橋邊增悵望幾回沽酒對斜暉○鳳門泉

石根兩眼碧流泉乳竇潛通御井邊飄出宮花人不識又沿

衰草下山前○西湖卽事閑看浮鳩棲曲渚倦隨奔鹿上荒

陵松門雨過長廊靜一架藤花供病僧○九谿十八澗詩九

谿十八澗冷見帝青苔洗足僧書石臨流客放杯案頭松葉

得樹樓雜鈔卷二

通園叢書

響身畔野花開百六辭歌吹清遊始一回○弔辯才二首讀

了碑文讀祭詩冷看遺像立多時卽當嶺上生雲處山鳥山

花憶老師坡使參寥滴奠茶定將老淚溼煙霞誰知走入靈

山隊又與閒人說法華○西湖小隱先帝何會寵幸臣家園

籍沒幾經春一工賜與嬋娟魄教主西湖似洛神○麴坊麴

坊纜盡上湖船笑問雲山欠酒錢兩桁柳絲黃不斷不知身

在御園邊○壽星寺聞子規子規欲歸歸不得曉向錢王壽

星石月明血盡人不知只怪曉山深似碧○再遊九溪昔年

九谿十八澗今度見之逾清真靜依落落石路晚閒繞寂寂

山家春可憐潺湲似畱客更覺曲折能隨人得得杖藜來盡

日野棠山杏亦精神○偶題海氣江聲相與浮今時帝里舊

杭州西湖寺裏多金碧自厭穠華不肯遊○水仙廟鼓吹曲  
倚碧櫺欵銅鋪德星在南鳥尾浦兩峰隱天花深草敷錢唐  
十萬餘戶皆君使君歡娛雖涉流沙歷炎都入醫無閭不如  
東吳其龍飛天門雞鳴日觀湖州有鶴知夜半瑞冕結纓鋒  
車施轡瞻彼孤山男呼女怨欲裂冠毀車春榮秋枯無翁愁  
子其雲冥冥雷闕闕橫玉轉流珠乾靈龜入我夢謂君當旋  
既窮海壖之炎天當飲山中之流泉其右十九首見  
方泉先生集

妾源王炎字晦叔○慶元丁巳九日登寶叔塔湖邊老石立  
巨麓背負浮圖千尺高升高望遠天界闊海上江樹皆秋毫  
蓬萊藏室極清靜雖有暇日無遊遨不應令節亦虛度特爲  
黃菊觴新醪尊前一笑豈易得身涉百憂今二毛茲遊回首

新羅卷七

主

便陳迹事如逝水流滔滔明年九日定何許未用感慨增煩  
勞半生隨牒落州縣暮年結綬來神皋去留聚散偶然耳且  
復一杯持螯蟹○同李魯二郎中遊三茅觀二首羽衣邀我  
坐團蒲一穗香雲繞竹籬九陌紅塵飛不到疑從木豕入懸  
壺又地近觚稜雲氣開蕊珠宮殿壓青山雲根盡處天風急  
疑是人間有廣寒○四聖觀羽衣引我度松關借得湖山一  
眼看去棹來棹皆物役箇中惟有白鷗閒○南園花驄油碧  
隱輕雷消卻冰山不復來墳上未乾爲飯鬼園花雖好爲誰  
開○淨慈寺鼎新堂殿鬱嵯峨中有方袍千指多未審雪山  
黃面老樹邊一宿意如何右六首見  
雙谿集○九日陪楊秘監遊眞  
珠園云珍重蓬萊老攜壺領客來湖山羅畫綺風物獻詩材

素髮難重染黃花有再開莫憂身外事且覆掌中杯按此詩  
當在杭州○水樂洞路向峰腰轉泉從洞口來決決飛瀑布  
俟再攷  
伐石作崔嵬勝境難頻到幽懷只暫開登臨興未盡日昃故  
須回

臨江鄧林字性之○西湖高價租船作勝遊窮通那敢關風  
流西湖多少閒春水不洗中原二百州○和靖墓孤山擎出  
水中央畱下梅花代代香滿酌湖波遙一酌問咸平事已荒  
涼○九里松松是山靈一手栽堯天長就棟梁材龍髯怒起  
春風急似怪遊人喝道來右三首見  
皇華集

柯山毛珣字元白○浙江白鷗舊事隨波去太極陰陽自吞  
吐長虹夜貫黑頭船四紀沙迎相公路馬夷作劇真等閒五  
都有客雄其間上林三官浪憂喜千年海底生銅山右一首  
見吾竹

得羅卷七

附

四明陳允中字衡仲○登吳山登高一展眺宮闕鬱嵯峨樓  
閣春風滿東南王氣多青天行日月大地布山河柳色沙隄  
路時聞響玉珂○鄂王墓鄂王墓在棲霞嶺一片忠魂萬古  
存鏡裏赤心懸日月劍邊英氣塞乾坤蒼苔雨暗龍蛇壁老  
樹煙凝虎豹旂獨倚東風揮客淚不堪回首望中原○小酌  
湖樓風卷珠簾客佩清杜鵑曉老送春聲水浮亭館花開出  
船載笙歌柳外行千里夕陽歸夢遠六橋飛絮馬蹏輕闌干  
倚徧暮天闊煙樹一鉤新月生○題胡月山吟屋蘇公隄上  
路日日課新吟流水行花影斜陽臥柳陰斷橋春聽樂矮屋



夜鳴琴皎皎山門月如君一片心○吳山雪霽九天宮闕春  
風滿陸地樓臺夜月寒鐵笛一聲吹雁落片雲不到玉闌干  
○湖上流水斷橋邊笙歌擁畫船日酣花半醉春困柳三眠  
策杖登雲洞觀魚上玉泉鳳城歸去晚山鎖萬重煙○西湖  
暮春雲山疊疊樹重重浙水迢遙客夢中曉鳩數聲春去日  
落花滿地夜來風松關鶴立吟壇靜竹院僧眠丈室空明日  
馬蹏何處所夕陽芳草畫橋東○馬塍道上閑拖瘦竹杖獨  
步馬塍東鳥影青山外人煙碧樹中麥潮風化蝶櫻熟雨生  
蟲莫過谿頭去谿頭多落紅○雷峰少憩倚塔看明月寒光  
度玉繩曲隄藏小艇疏柳見孤燈水竹映苔石巖花綠湖藤  
香雲吹散後獲鶴伴高僧以上八首見西麓詩集

得梅齋集

五

清源胡仲參字希道○秋晚汎西湖載酒湖邊買小舟水光  
山色解人愁短籬寂寂菊花晚兩岸蕭蕭楊柳秋落日波閒  
收戲鼓疏鐘林外出歌樓倚欄長嘯西風裏驚起前汀雙宿  
鷗○雪晴汎湖雪後湖清淺令人心眼開林疏知寺近冰合  
礙舟回寒色欺吟鬢斜陽入酒杯山行已清絕况乃是尋梅  
○包山觀桃花因訪桃花到嶺根御林春色此平分千株未  
數栽唐觀一幅猶堪畫晉源仙在雲閒無處覓人行風外有  
香聞笙簫隱隱宮城隔立盡黃昏更斷魂右三首見竹莊小集  
三山陳鑿之原名璟字剛父○西湖晚望過雨長隄蔥翠溼  
小橋人靜支筇立一縷竿頭顫霜鰓風動青蒲見葦笠○晚  
涼湖邊散步暑氣湖山薄晚風巾袂涼蟬鳴須柳蔭鷺立領

荷香大舸鼓聲■小軒茶味長獨遊元自好細細蹋斜陽○  
同劉叔泰放步湖邊入靈芝寺坐依光良久叔泰誦坡仙好  
把西湖比西子之句因賦古風一首劉郎喚我出勝處意所  
便清寒桃柳風濃淡杉檜煙僧廬自生香步繞古佛前依光  
偶不扇坐數禽聯翩平林度清磬遙隄簇歸船湖山露真態  
鷗點溶溶天形容幾吟筆剛道妝抹妍莫作西子看正如姑  
射仙相知喜予值微笑生清漣○同潘孔時飲總宜園六橋  
新秋宜醉吟舉杯共聽巖鶴音危亭三面立老竹寶晉數帖  
清人心涼蟬不敢喧夕曛洞簫聲繞山腰雲搖搖歸艇水紋  
裂山紫天青河漢白想君獨立對空闊一鷺毛寒藕花月○  
包家山和潘孔時危閣納納萬里天此景不作西子妍荒蹊

得梅齋集七

六

斗折喬木杪小亭禁布層崖顛陽侯作意娛我醉湖頭百尺  
來尊前游蜂低回帶花露一鳥急去衝林煙年來祇可作橋  
隱四人聊學商山仙右六首見東齋小集  
浮玉施樞字知言○輪差祝聖所拈香二首瓣香來謁玉晨  
宮月在觚稜絳闕東轉向御街西畔過朝天萬騎正恩恩幾  
度來遊幾賦詩又因將命到靈芝三呼祝了君王壽偷眼湖  
光立片時○至日謁廟吳山見日初出曦龍浴海上扶桑雲  
表輝芒燭萬方史館續紛書瑞色禁城奕燁御名鎖祥光從知  
繡綾添紅影獨喜丹心向太陽節裏官閒無一事諦觀易道  
靜焚香○生朝報恩夜醮絳節翩跹七寶車謠歌飛上玉皇  
家鶴壇月冷天風靜開盡碧桃無限花○和菊潭玉泉韻不

是靈源透碧虛可容六六化龍魚講經人去前湖暝翻手爲

霖自有餘右四首見贈湖邊柳亂撒鵝黃拂曉晴天涯多少

故人情畫橋空逐輕陰轉半屬春風半屬鶯○玉泉水蹟無

增減從知地有靈羣魚潛異窟一芥納滄溟濟隱新畱詠超

師舊講經聖時調玉燭龍睡不須醒○霸國祠并序類說中有

及臨安縣土地始末者城狐社鼠妄自依憑及來錦谿因式

是祠薦之以詩餅筌驚晝睡此意有誰知蛙井成何事鴻圖

豈易窺一身雖戮辱萬姓免瘡痍茅土今何在惟存霸國祠

○通真觀袁都錄自號凝安御書扁其堂舊有桃源洞今蹤

蹟湮沒不可復攷不到凝安二十年丹青一幅尚依然青牛

已去仙蹤遠卻有山禽下玉田又桃源事已成荒幻那更形

容學避秦欲訪舊蹤無處覓滿山花落不知春○孤山孤山

不是遠只隔鳳城門爭賞詩家句誰招隱士魂秋風林下冢

寒月水邊村擬待梅花發長吟酌一尊○湧金門外柳絲舞

困起炊煙羅綺相催欲上船貴治亦知春有夜暖沙還讓白

鷗眠○再行湖上樓臺萬疊照斜暉紅褪園林綠漸肥好是

杏桃開過了春風吹到野薔薇○東天目不辭巖嶮訪龍潭

潭底無窮碧似藍亂石鳴灘谿渡九飛泉灑瀑豔分三雖然

道士能相引不比樵人得盡諳悵悵飛橋無路到乘風應許

御雲驂○西天目若水之源出此山地如邾魯始躋攀三池

浚澤高岡上一勺爲霖反掌開著脚不知蒼漠近無心直共

白雲閒何時結屋枕谿上滌盡塵根學大還○題東天目朝

陽洞一吸龍泉萬慮清更尋古洞入柴荆桃花落盡春無路

獨許騎鸞上玉京○題西天目至道宮雲巢軒碧霄路底作

生涯雲亦何曾定有家月印天池心自淨水鳴環佩出松花

○別天目東尖森洞穴西目浚淵庭三日能爲齋羣龍洵有

靈立依松作蓋坐倚石爲屏猶恨歸鞍急回頭望遠青○臨

安縣齋山花一株四月盛開無識之者效樂天招賢寺花體

以小瓊花賦之或謂婆羅花合是孤根在廣庭世閒那得此

雲英霓裳一曲天香散惆悵瑤階月自明○錢廟荒碑五丈

蘇生花飛鼠巢梁壁網蝸華胄遙遙天下滿不知誓券落誰

家○五到洞霄宮多謝名山不厭人五來此地著閒身泉聲

帶雨驅煩暑空翠繁嵐絕點塵金鼎火能知應候玉壺花自

占長春何時許證三生約乞借煙霞與卜鄰○夜泊黃灣移

近黃灣泊短篷野雲垂地一谿風渚香吹散荷花雨幾點流

螢出草叢右十六首見

建安徐集孫字義夫○智果寺觀東坡墨蹟參寥泉煮茗評

詩歲月深堂堂遺像篆煙沈數閱老屋關興廢一段清名無

古今碑斷亂雲封字脚并昏落葉覆泉心斜陽影裏夷猶處

仰止高風不敢吟○觀湖八月西風噓沈瀝長江協律肆澎

湃錢唐王氣天所鍾非爲子胥逞靈怪海門三山縹渺青雙

練夾岸奔雷響蛟龍龜鼉匿形影銀濤雪浪翻滄溟浪浪羣

兒慎行險出沒波心旗閃閃須臾激濤潮信平蕩漾漁舟千

萬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高點天低暮靄襲人衣游子興盡各言歸獨有騷翁看不足

吟到夜月揚清輝○江湖偉觀在壽星寺中昔日山中一小亭重

新輪奐轉崢嶸著身梯磴千層上到眼江湖兩派明鼎藥丹

成仙已去杯泉墨水猶清壽星炯炯無今古長照東南王

氣生○水樂洞路穿巖質折羊腸處處亭臺御墨香流水不

隨人事去尚餘絲竹舊宮商○玉清宮初陽臺守藥胎仙去

不來空留山頂煉丹臺明眸炯炯初陽在知隔人間幾劫灰

○下竺觀猿渴泉飲罷過別枝株守山林得便宜伸手攫拳

野僧果貴遊玩弄如兒嬉膏梁恣欲甚谿壑苞苴任把充囊

橐本然無物拋乞與縱有腥羶醫少藥勸汝儔侶只依僧殘

齋賸核亦潔澄切勿自照具人面便爾忘卻當初洞口呼不

響○玉泉看金魚石沼鑿瓊瑤金鱗數百條年深須變化泉

得樓臺卷

九

通園景書

潔自逍遙網罟難垂手公卿擬上腰龍宮依梵法翻水雨青

霄○六一泉惠勤已蛻老歐仙物逐人非井便乾不是坡翁

重到此此泉安得到今寒○金沙井修綆垂餅自汲深水澄

沙瑩幾星金分明不與貪泉比莫爲金沙起利心○拜和靖

先生墓秋聲爾許悲懷舊若爲思菊老泉堪薦山孤草易萎

高風留塑鶴殘雨暗荒碑依舊梅千樹無花香似詩○竹閣

昔日孤山像重移閣幾春騷名垂句法遺愛稔邦民雨剝一

碑古風搖萬竹新來遊興感慨誰繼若而人○岳鄂王墓古

木號風氣不平百年忠義日爭明墳前人馬空存石何似當

時聽用兵○杯泉一方石甃涸涸涸扁以杯稱萬古傳名利

醉人濃似酒誰甘澹泊酌清泉○此君軒此君瀟灑翠檀欒

軒扁佳名墨已乾欲識清風千古在試將石刻句吟看○西

湖納涼小艇撐過第一橋酌泉橋下擲詩瓢來遊道院分荷

供擬拉吟僧遣鶴招暮鷺直從漁笛起月華高過塔燈遙且

於靜處偷清福人海驚人湧似潮○春日訪四聖觀鄭涓濱

訪舊孤山去桃花觀裏春迎香開道室借酒酌吟人琴操音

還古蔬盤味卻真斜陽各分散一水隔紅塵○冷泉亭山遠

源深絕市聲許由因此隱方成一生獨喜枕流好萬事何如

酌水清野衲洗心滋味淡騷人照影利名輕輒紅塵裏渾如

醉誰識斯泉可濯纓○觀音泉巖石雷雲裏翠煙古松知歷

幾千年淨餅一滴楊枝水湧作巖前大士泉○北高峰閒處

春光澹逢僧共采蒿曲盤山磴險直上塔峰高風露侵衣冷

得樓臺卷

十

通園景書

江湖送眼豪近年無隱者空負數株桃○靈芝寺梵宇背湖

光朱橋度綠楊折藤維小艇拂石坐幽房齋板驚聞鷓首碑

臥夕陽都人喧鼓吹未識此徜徉右二十首見東齋小集

建安葉紹翁字嗣宗○登謝屐亭贈謝行之亭在天竺君家靈運

山有癖平生費卻幾輻屐從人喚渠作山賊內史風流定誰

識西窗小憩足力疲夢賦池塘春草詩只今屐朽詩不朽五

字句法何人追天台覽徧興未已天竺山前聽流水秦人稱

帝魯連恥寧向蒼苔畱屐齒乙庵行之自號是渠幾世孫登山認

得屐齒痕摩挲苔石坐良久便欲老此巖之根吾儂勸渠且

歸去請君更學遙遙祖乙庵未省卻問儂莫是當年折屐翁

○西湖秋晚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

秋事晚又同鷗鷺過殘年○題郭王墓萬古知心只老天英  
雄堪恨復堪憐如君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  
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  
釣船○秋日遊龍井引道煩雙鶴攜壺倩一童竹光杯影裏  
人語水聲中不雨雲長溼無霜葉已紅我來何所事端為聽  
松風○出北關脫衣命僕洗塵埃籬落人家未見梅出得城  
門能幾步船頭便有白鷗來○西谿一條橫木過前谿村女  
齊登采葉梯獨立衡門春雨細白雞飛上樹梢呢○發長安  
堰夏老蟲聲切晨興草氣香買瓜依綠樹出水得青秧船聚  
知村近午閒覺晝長雙覺蓮葉蕩蕩無雨故生涼右七首見  
靖遠小集  
四明高似孫字續古○聚景園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

續古

七

通韻

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四聖觀水明  
一色抱神州兩壓輕塵不敢浮山北山人喚酒春前春後  
客憑樓射熊館暗花扶辰下鵝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  
舊君王會奉上皇邀  
古汴武衍字朝宗○春日湖上四首苑外垂楊閱四朝東風  
依舊綠條條當年盛事人猶說二殿龍舟泊畫橋拆桐花上  
雨初乾寒食遊人盡出關一片湖邊春富貴斷橋船簇夕陽  
閒飛鷓鴣鳴鑼鼓吹喧繁華應勝渡江前吟梅處士今還在肯  
住孤山爾許年船裏歌聲去復還遊人樂在酒杯閒爭如策  
蹇長隄上細看南山與北山○重訪西湖舊遊西風吹曉風  
城開桂子香中信馬來十載不行湖上路知他添了幾樓臺

○清明湖上榆火初傳禁漏殘滿城和氣在湖山接天楊柳  
風煙外照水桃花圖畫開舊路人穿新路去長橋船去斷橋  
還吾君應喜民胥樂歲許西門入夜關○正元二日泛舟湖  
上春雲漠漠雨疏疏小艇衝煙入畫圖除卻澹妝濃抹句更  
將何語比西湖以上七首見  
適安藏拙集

汶陽周新字伯弼○韜光菴谷鳥與我言忽殺白太傅借問  
何以然攜卻山僧去山僧未去時前盤一尾蛇後踞一頭虎  
吸雲嘯風繞窗戶山僧已去了鶴來踞翻藤猿來打折樹亂  
篠枯柴塞行路抑將廬於嵩山之陽温洛之許諸天散花復  
呵護抑將慕羶逐臭亡魂喪魄委枯骸於北邙之狐兔荒臺  
今尚存破屋兮如故惟有山僧不知處世閒萬事誰始終極

續古

七

通韻

目寒江起煙霧○吳山仁王寺山寺憑高夕未昏上皇曾此  
定乾坤歐陽散驛綠江島龜縮收潮入海門細雨亂花唐聲  
道淡煙疏柳漢營屯何時汴水東流畔君返宸居臣故園○  
西湖竹閣寺精舍蕭條近水涼分明一徑綠沈槍就移山近  
湖皆隱放出樓高寺倒藏春透露梢齊曲檻曉翻風簾過鄰  
牆長隄花盡人稀少來聽蟬聲伴夕陽○留題塘棲寺僧房  
十日相留戀爲怯生寒未到家插岸斷冰妨蕩槳入檐飛雪  
助煎茶香臺穴碎逃秋蟻古殿巢翻失暮鴉惟有谿梅最禁  
耐傍籬爭發向陽花○冷泉幽憩水源窮不盡垢膩生春轍  
未敢輒揭流且向幽亭歇○四聖觀小園寬占一山孤別有  
牆遮古觀居別了思波攔不住水窗游出放生魚○西湖初

夏花飛春減綠成陰不住風光繞禁城山寺曉晴蟬欲噪柳  
林猶嘒數聲鶯○龍井道中老僧病久聲嘶嗚屢說紫衣勝  
短褐莫言兩手漸拘攣曾把御前供奉釵右八首見  
端平詩傳

笠澤葉茵字景文○蘇隄南北山圍翡翠隄邊綠漲輾琉  
璃參差臺榭無餘地雜運輪躑躅四時楊柳又多前日樹梅  
花祇少近人詩停高不看春風面閒伴漁翁理釣絲○江湖

偉觀此地舊寒碧留題護竹君窗虛不礙月壁老易生雲一  
水東西隔兩山南北分未堪低著眼世事正紛紛○西湖湘  
桃深處五侯家隄柳陰中百寶車多是問桃尋柳去近來山

下少梅花右三首見  
顧適堂吟藜  
臨川危禪字逢吉○春日湖上有感春入長安百萬家湖邊

無日不香車一株柳色吾無分閒看庭前薺菜花右見興  
齋小集

滄州高九萬○孤山雪後雪後騎驢行步遲孤山何似瀟湘  
時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西湖春雪小艇沿  
湖看雪飛正當騎馬踰春時是誰乞與楊花舞先占東風一

月期○春日湖上乘興行新路凝情獨老翁馬蹏春草上人  
影夕陽中飛絮沿湖白殘花染浪紅晚歸雲氣合雙槳破空  
濛○過臨平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蓬看曉晴梅子著花

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春日湖上清波門外放船時盡  
日輕寒戀客衣花下笑聲人共語柳邊牆影燕初飛曉風不  
定棠梨瘦夜雨相連薺麥肥最憶故山春更好夜來先遣夢

魂歸○憶西湖西湖春三月結客少年游駿馬黃金勒長身

紫綺裘愛花論擔買嗜酒滿船浮兩載緣何事台州又越州  
○聚景園口號二首淺碧池塘沿路口澹黃楊柳護檐牙舊  
時歲歲春風裏長見君王出看花竹影參差臨斷岸花陰寂

歷浸清流遊人難到闌干曲盡日垂楊蓋御舟○下塘日出  
移船日又斜蘆根時復見人家水鄉占得秋多少岸岸紅雲  
是蓼花○拜林田清墓玉函香骨老雲根占斷孤山水月村

薦菊泉清涵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名節身後  
從誰問子孫惟是年年寒食節遊人來與酌清尊○下塘河  
河水新添三尺高河邊蘆葦有龜巢波流夜夜飄漁箔空點

籃燈照樹梢右十首見  
菊欄小集  
開封趙崇錡字元治○湖中汀蒲獵獵起涼颼碧藕香中獨

立時機事兩忘吾我扁舟吟過水仙祠右見  
潘微吟

古徐朱南杰○過長河堰帆指長河風力微漁舟箇箇有魚  
歸一聲水際笛三弄幾處梅邊竹四圍桑棧遠揚蠶事熟花

消濃豔柳絲飛西湖只在錢塘外又見孤山梅子肥○遊湖  
誰立湖湖造化功峰分南北境相通四時風景絃歌裏兩岸  
人家圖畫中隄柳送迎忘爾汝棹聲來往自西東風波便作

恩波看此樂君王與眾同○孤山觀梅費盡年年造化功精  
神全在雪霜中一枝映帶窗前月消得逋仙作主翁右三首  
見學吟

古括王琮字中玉○北山訪僧吟僧山北住又買過湖船半  
日得閒話一生無此綠波光添酒興竹色帶茶煙歸路斜陽

裏徐行聽亂蟬○舟過孤山寂寞梅花處土墳竹圍巖脚一  
泉深偷瞻翠輦曾遊處水鑄年年護綠陰○祕省金魚池落  
葉闌干小立時諸公慨想到腰圍但知宮餅堪爲餌不識人  
閒有釣磯右三首見雅林小集

芳庭宇斯植○西湖晚望久雨初晴睡正長春蛙鳴徧小池  
塘小亭寂寞斜陽裏一陣東風過木香○隄上楊柳垂絲拂

畫船店花零落斷橋邊四山煙雨東風急更向西亭聽杜鵑  
○春日遊湖上十里湖邊路垂楊映馬蹏水光平岸闊山影

繞樓低夜雨生青草春風溼紫泥興來無限意同此片時題  
○天竺山居對雨吟方穩西風忽晚晴野花沿澗白秋意入

簾清淺水藏魚影重林隔磬聲是非塵外事誰可繼高名右西

首見宋芝集○上竺寺古寺寒橋路鐘聲靜忽聞數峰千仞合一

水眾谿分老樹煙蘿雨殘燈石磬雲閒心寄幽寂自覺遠塵  
氛○題天竺巖棲山房一室寄靈隱憑闌日幾回無風山自

雨有主燕還來野逕通樵遠巖花向晚開舊時題數壁今已  
半蒼苔○登哭山嗟峨宮樹鬪晴空吳越迢迢一望中幾處

笙歌人遠近萬重花柳路西東風生簾幙春雲碧水繞樓臺  
海日紅沙鳥自飛還自宿百年無計與誰同○湖上晚望繞

隄楊柳暗漁舟二月風光冷似秋幾度笙歌人散後夕陽依  
舊滿紅樓○春日湖上選二首繞隄細草綠纖纖老去吟情

覺未厭應是謂青天氣近柳條多插野人檐曉山漠漠盡煙  
霏四面樓臺白鳥稀芳草年年湖上路柳花風送釣船歸右五

得樹樓雜詩

七

芝集

首見宋

荷澤李興字和父○湖上湖上新正逢故人嚴天明騎馬入  
紅塵建王建憑君莫話封侯事曹松栲栳量金買斷春廬延○馬陸  
十里宜春下苑花唐濃香染著洞中霞韓采來移得將何  
處劉言融贈入宮城許史家吳百集唐二首見剪補集

得樹樓雜詩

七

芝集

得樹樓雜詩卷七

得樹樓雜鈔卷八

海亭查慎行梅餘集

龍泉沈說字惟肖○西湖獨步平湖開霽色寒碧照空心小  
立背橋影緩行隨柳陰幾年勞遠夢到日記曾吟荷蕩成菱

地蕭蕭秋意深右見庸齋小集

金華王同祖字與之○京城元夕鼓吹喧喧月色新天街燈

火夜通晨玉皇不賜傳柑宴散與千門萬戶春○湖上二首

長安三月又三日繡轂狹鞍富貴家笙歌喧天蘭棹穩真花

聲裏夕陽斜偶出城來日未西百花叢底草萋萋遊人過盡

歸來晚行徧蘇公十里隄○太乙宮即事二首金殿重重畫

不開盤窠蒼柏兩行栽角門東畔瞻宸几仙仗曾迎翠輦來

綠陰密處著危亭佳氣蔥蔥王武林一片紅塵飛不入杜鵑

啼處白雲深○夜步內門靜夜孤燈人未眠等閒行過內門

前一聲唱徹連珠喏皇城夜開碧月朱闌綠柳邊○明堂觀

禮十三首中辛眠吉建齋壇宰相前期普百官尊祖敬宗天

子孝儀文莫作等閒看向書省觀池誓百官常服拱端門丹鳳銜書

下九閣宰相近前宣授了齊班踴舞謝君恩又兩邊黃幘護

朱檐中貴當頭候卷簾扶起金雞爭搶取要教天表萬民瞻

端門昌碑金甲重矛兩內臣階前對立氣英英巡更場內知

誰問聽得傳呼宰相名車駕宿太廟瑞靄祥雲傍晚開九重法駕

太宮迴一聲靜蹕千官肅衛士傳呼御座來車駕回太廟風不停

雲月更清千門繡幕笑歌聲御營巡檢無拘束走馬天街夜

達明天街青帷朱簾柳陰旁玉磬金鐘列兩行輦路旋添泥

細細雜竿揭起瑞雲黃前內星斗中天夜向晨寸陰不點月華

明六飛過盡燈如畫宮漏遲遲報五更和字門九重夙夜畏

天威何事晴明一夕霏不放明堂大朝賀盡拋坊樂獨行歸

聖皇宗祀懷多福恭謝回來看帶花祝啟笙鏞齊合奏舉

頭更見日光華又膳羞進徹靜無譁宰執齋宮坐賜茶不比

尋常添覆奏常朝除日覆奏而後出劉惟齋宮免報來除日十餘家景靈宮恭

回龍橋上望龍顏毅采英英仰視難須信吾皇自神武何憂

中國不尊安又兩行衛士錦宮袍萬歲聲長徹九臬過盡羽

旄風細細雲不動御籬高回龍橋望○湖上早行錢塘門

外買湖船霧氣衝雲水接天只有蘇隄金縷柳半籠早日半

籠煙○早朝五更三點內門開街路傳呼宰相來天子未明

恩政理退朝常是過辰牌○內前二首兩桁垂楊護九重翠

眉羞畫舊隋宮柔條似怕君恩重低拂朱闌舞曉風又麗正

門開曉色鮮萬絲綠柳御溝邊禁中恐有題紅怨不放涓流

出內前○湖上湖頭春水千頃碧湖隄弱柳不盈尺唱歌兒

女棹船回鸞起沙鷗對對立右二十二首見學詩初案

錢塘陳起字宗之湖刻江○冷泉此山泉石勝還思日日登

那知三生前不是住山僧○適安招遊湯鎮不赴湯鎮古祠

宮招邀及倦翁輕裘乘曉月駿馬逐東風野色觀無分春光

病見攻行將迎誕日一瓣擬遙通○湖上即事波光山色兩

盈盈短策青鞵信意行封草煙開遙認鷺柳條春早未藏鶯

誰家豔飲歌初歇有客孤舟笛正橫風景年年吟莫盡且將  
酩酊樂浮生右三首見  
芸居乙案

錢唐何應龍字子翔○駱秀才葺故廬家在西湖合瀾橋短

籬圍得數間茅歸來頗費支撐力羞見春風燕子巢○題臨

安儼樓過了燒燈望燕歸春寒剗地勒芳期杏花深巷無人

賣細雨空簾盡日垂右二首見  
橋潭詩案

雪川吳仲孚○蘇隄清明梨花風起正清明遊女尋春半出

城日暮笙歌收拾去萬株楊柳屬流鶯○拜和靖墓墳草年

年一度青梅花無主自飄零定知魂在梅花上惟有春風喚

得醒○重拜和靖墓片玉沈山草亦珍斷碑殘石當麒麟君

王別為開門戶不欲梅花見路人右三首見  
菊潭案

唐棲釋承頤字山老○秋日泛西湖水涼宜照影與客上湖

船白浪翻紅楫青山映碧蓮鳥飛蘆葉外人散柳條邊煙蓋

歸來晚鏡前鶴未眠○唐棲寺唐棲寺前谿水流客帆來往

舊杭州津亭樹老無人記得見幾回僧白頭○過聚景園路

繞長隄萬柳斜年年香草縛香車君王不宴芳春酒空鎖名

園日暮花○天竺秋日二首翠滴千竿溼砌苔曲廊花木小

叢開吳僧愛覓閒吟處時向花邊竹裏來行繞方池日又斜

青雲小注溼秋霞闌干幾度渾敲徧爲引游魚出浪花○西

湖日暮渺渺湖光夕靄浮落花飛燕逐蘭舟遊人半入煙城

裏月照笙歌上水樓○鷲峰山後山前行徧了倚闌不是動

秋吟從頭自較山中石煙雨苔莓幾片深○月夜遊冷泉亭

地靈泉上寺松壑定深清獨聽子規叫況逢山月明樹藏春  
洞黑石擁夜泉鳴日出喧車馬終非隱者情右七首見  
雲泉詩案

嚴樂字坦叔○林和靖祠白雲人已矣古居自蒼苔林下誤

疑鶴水邊猶見梅市人攜酒至歌女掉船回檢點幽棲處湖

光似向來○風雨宿湖心渺渺平湖四接天孤洲曾泊夜來

船明朝又入紅塵去卻憶秋蓬聽雨眠○西湖何處春晴好

西湖上已朝馬嘶隄上路船過柳陰橋敲竹鶴聲起弄泉花

影搖坐看遊客盡煙水思迢迢右三首見  
華谷集

臨川李濤字養源○孤山訪林龍發車馬喧闐桃李村誰人

復識老梅尊就中只有梅亭姪來訪西湖處士孫石見蒙  
泉詩案

吁江黃文雷字希聲○往年因讀岳王傳嘗爲之賦今睹其

遺像感而伸頌之二首將軍英爽冠人豪眼底山河累寶刀

青女護香天亦誤黑龍飲酒數何逃當時僧說松楸犯今日

人推闕閔高珍重王孫方鼎貴莫將歌舞替征袍欲壞長城

豈自由江南重唱白符鳩熏天富貴還須盡從古忠良類若

仇獄吏但能書牘背相公終欲割鴻溝書生志念閒無用長

想朱雲地下遊右二首見  
看雲小集

汴趙希櫛字誼父○竹閣古寺因人重清風尙可尋斜陽明

晚閣老竹暗秋林兜率西歸久香山北望深登臨成感慨煙

月獨知心○遊臨平乾洞水洞兩洞深如許神龍此莫居山

空仙去久路險客來疏風雨千崖暗雲煙四壁虛自措苔蘚

石閒把姓名書○江湖偉觀華屋巋然占上方一尊同此寄



相羊江湖翻海暮天關湖水拍隄春草長莽莽越山凝紫翠  
搖搖蘇柳開青黃歸鴻影裏關干晚回首中州入渺茫○過  
臨平市井蕭條景物非居人猶號永和隄春山十里斜陽樹  
漠漠殘紅杜宇囀右四首見  
抱拙小集

丹陽葛起耕字君顧○西湖霜曉十里平湖浸曉光玉鸞飛  
舞鏡中央也知青女催梳掠淡拂鉛華試靚妝右見檜  
庭吟集

廉村辭嶼字仲止○新築湖外草閣揮手紅塵吾老矣斷隄  
流水草堂新幾年荆棘無行路一日雲山有主人未許園丁

知姓字先從漁父問比鄰謝他鷓鴣煙光裏飛去飛來伴隱  
淪○春晴泛湖平湖新漲漲沙背靜涵波芳草思無際春風  
情最多移舟動山影止樂聽漁歌得意惟鴻鶴高飛避網羅

得梅樓集卷八

五

通國集

右二首見  
雲泉集

山陰葛天民字無懷○竺溈梅龍脊橋邊鶴膝幽一枝斜亞  
水橫流自從識破胡笳曲吹徹黃昏不解愁○湖上觀柳斷  
槎無葉又無枝得似句春柳一絲不是畫船棹泊處白鷗飛  
下立多時○龍井龍護深潭草木昏斷碑元祐典刑存蜀仙  
已去吳僧少嶺上松篁亦斷魂○西湖泛舟入靈隱山晴嵐  
漠漠水溶溶荷葉遮船翠蓋重秋色盡爲漁者占山光多向  
道人濃雲連合抱前村樹澗繞飛來小朵峰送罷夕陽迎素  
月樓臺高下自鳴鐘○孤山後舟中寫望水接遙空分外寬  
孤山月出靜中看疑從弱水移員嶠似共姬娥住廣寒秋雨  
秋風初過後荷花荷葉半凋殘西村數點歸鴉溼老子新題

墨未乾○冷泉夜坐亭空山盡入人靜夜初分喬木陰遮月  
清泉影浸雲不題波上葉只采礪中片向後令人憶何當入  
郡聞○清明前泛湖繞岸堆青嶂游船滿綠波樓臺臨水近  
楊柳占春多老去誰同調尊前且放歌韶華能幾日隨棹已  
新荷○元夕西泠橋觀月年頭半月雪漫漫養就姬娥玉一  
團老子今宵奇絕處西泠橋上獨憑欄○正月二十七雨中  
過蘇隄一隄楊柳占春風柳外羣山細雨中寶馬香車遊未  
到只宜老眼看空濛○懷天竺欄梅根在巖邊結枝從水際  
橫此花殊近道凡木欠修行密雪籠幽片疏篁倚瘦莖那時  
香不淺憶我話無生○同姜白石泛湖六月西湖帶雨山小  
舟終日傍鷗閒風煙如許關情甚賓主相推下語難幾點送

得梅樓集卷八

六

通國集

君歸大雅一涼今夜滿長安江湖遠思知多少歸去風前各  
倚闌右十一首  
見無懷集

剡谿姚鏞字希聲○送僧歸天竺西湖山下多奇石師去今  
遊乳竇峰遙想石臺登講罷野猿歸洞鶴歸松○王別駕訪  
天竺頤畔二師寶香熏徹碧蓮臺別駕尋僧日暮回聽雨齋  
前驚樹長浴雲池上看花開青山久不逢坡老玄鶴親曾識  
辨才二老風流如昨日百年詩石未蒼苔右二首見  
雪蓬集

三山林希逸字虜齋又字肅翁○泊舟漁浦望吳山作客子  
孤舟傍曉沙隔江人說是京華青山一帶煙籠樹中有王侯  
百萬家○內宿玉宇凌空聳金書照夜明牆深容竹直石古  
伴梅橫雲接天章路風傳檄道聲非才叨俸直愧見壁開名

○禁中喜雪竹葉初開似雨聲禁秋未曉已通明朱樓屈曲  
關先溼紫殿參差瓦欲平冰硯筆隨花片起風檐幔點蕊珠  
輕堂名不枉人閒說此際真如玉琢成右三首見竹  
谿十一集

長樂敖陶孫字器之○紹熙壬子中夏始躋鳳篁詩龍井遂  
至廣福謁三賢像閱舊碑追觀一代風流爲賦此詩過月林  
依公留設若供因書以貽之奇石攔橫道茲山洵多委江湖  
醜兩股一泓乃孤危相傳龍所家或恐神護持腥風轉靈霹  
險崖立淋漓惜無緯蕭勇探此抱寶癡山僧作屋意慘澹生  
幽思胡爲金繆影顛倒眩俗兒坐來百念失蒼官導前馳招  
提果深登履痕恍前期咄哉少肉山著此高顛師端能致邀  
頭絕唱相娛嬉過谿亦何事相送了不疑渠能縛禪律因來

得樓臺

七

通國集

鼓須眉我愛秦郎記字壓頭陀碑月林只夜夜人物自一時  
賢愚盡囂封來者吾得知右見雁  
翁集

建安朱繼芳字季實○暇慶寺幽尋得勝趣城市幾人能古  
柳深中磬長廊盡處燈畫龍聽說法塑佛看齋僧別寺經行  
徧茲遊昔未曾○湖蕩雙橈入天影野葑綠全交魚暖垂絲  
柳鷗眠折葉菱行人沿岸曲落日挂林梢歸去巖城隔僧門  
尙可敲○六和塔三百有餘年湖頭不敢顛孤尖標白浪層  
級上青天鈴隔山僧唄鏡通海客船老來登眺眼不道步難  
前○江湖偉觀吳山表裏水爲池百有餘年壯帝畿天目舊  
將雙鳳下海門新拱六龍飛胥濤白雪生秋思太乙紅雲駐  
夕暉江上沙鷗湖上舫柳絲風裏雨依依○和秋房題半湖

樓二首天目飛來第幾峰前著屋貯虛空溼雲低亞鈞關  
角缺月斜窺戶牖中一水東西添柳岸兩山南北欠樵風住  
家欲作千年計頃刻陰晴便不同四明仙客此樓居畢竟西  
湖歷鑑湖曾謂家童欺賀老不如沙鶴認林逋蒲根釣水知

深淺柳外行人乍有無此景天公厭多取只分一半與吾徒  
○辛亥二月望祭齋宮因游甘園五首山入湖光碧四圍棋  
杆零落封田稀蒲芽短短短冷惟冷惟有漁師幾網歸朝霏作  
雨連天溼春氣熏人到骨香四望水亭無正面有花多處背  
湖光海棠陰下小徘徊展齒深深一徑苔忽聽銅鈺花外近  
園丁說是主人來老眼看花興未厭不知頭上雨廉纖流鶯  
浪語春風恨誰拘花枝插帽檐公事相妨一半春今朝纔得

得樓臺

八

通國集

自由身眼中領畧能多少細雨斜風便妒人○鷺山一塔與  
雲齊尋僧路不迷小舟沙鳥外疏磬夕陽西古樹含煙亞春  
橋覆水低鷺峰飛不去夜夜子規啼○天竺分韻得芳字纒  
渺白雲鄉天風吹曉涼人尋水源至路入樹陰長畫靜聞晴  
弄春餘拾澗芳余心忽有得欲語又還忘右十三首見  
靜佳乙集

錢唐俞桂字晞鄰○過湖舟移別岸水紋開日暖風香正落  
梅山色濛濛橫畫幅白鷗飛處帶詩來○延祥觀御園猶自  
有遺梅約束遊人不肯開聽得老兵談舊事多年不見翠華  
來○煙霞石屋山深入翠微寺僻掩幽扉景別金仙地人忘  
塵世機石滋崖雨滴龍出洞雲飛結屋同僧住何須賦式微  
○冷泉亭欲訪飛來景湖頭賃小船白雲生嶺下朱檻傍泉

邊古寺人須到深林影自圓山居相去近夜坐學參禪○靈  
隱回首得兩年曾入靈隱去一路看不足衣沾松上露白雲  
來相迎澗泉飛瀑素此景天下無遠勝廬山路○江上小雨  
纔收日漸斜酒旗插處兩三家江頭妝點秋來景半是蘆花  
半蓼花右六首見  
漁溪詩集

大梁張良臣字武子○西湖晚歸帖帖平湖印晚天蹋歌遊  
女錦相牽鳳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右見等  
窗小集

刊州張蘊字仁溥○江湖偉觀隄柳朝朝送酒船一開山色  
越帆煙蓬萊雲氣東溟外閩關星晨北斗前突兀向來無此

屋登臨當日有諸賢夕陽過雁慵回首吟入關河萬里天○  
禱雪天竺由靈鷲過冷泉降香天竺夫淪茗冷泉來新徑石

第拾遺卷八

九

通因

閒過危亭木杪開煙山晴若畫霜葉溼如灰檢點經行處今  
年未見梅○西湖清明芳天新霽惠風和軟綠平隄礙不波  
桃李無言看客慣樓臺如畫占山多游裾匝路填車馬翠榜  
開筵鬪綺羅寂寂寒煙生水面白鷗奈此月明何○齋宮翠  
綠扶疏雨氣清柳花吹作小池萍文窗畫寂齋房邃三漱華  
池誦玉經○重游大滌洞天澗水冷冷石髮侵松花香靜翠  
崖深雲生不沒仙人跡丹化猶嘒擣茶禽洗眼人多求聖水  
醒心吾獨愛清音杖藜更欲過新洞無奈春空又作霖  
醉師石字景石○孤山不到西湖今幾時十年雙鬢欲成絲  
難尋和靖題詩處空見梅花成老枝右見瓜  
廬詩  
茗川宋伯仁字器之○尋孫花翁東風吹雨溼西湖未許蘇

隄酒賸沾試向花翁問消息不知花似去年無○湖上新晴  
湖邊膏雨弄晴時桃杏紅爭錦一機楊柳也如新及第向人  
爭舞綠羅衣○讀林可山西湖衣鉢梅花花下月黃昏獨自  
行歌掩竹門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馬陸安  
居窮通豈在苦勞神且作安居嬾散 買地種花多種竹煮  
茶邀客也邀鄰求名豈識書三上得 無過醉一巡喜得滿  
筌收芋栗杜陵應不笑全貧○玉泉寺金魚金鱗韜隱已多  
時寺壁重泥又有詩龍若久懷霖雨志不應蟠屈小方池右  
五

首見雪巖吟  
草西陸集

周紫芝字少隱○湖上寒食風埃滿客巾西湖煙雨送愁頻  
日高未起鳥呼夢春晚不歸花笑人見前賢小  
集拾遺

章甫字冠之○湖上吟誰家短笛吹楊柳何處扁舟唱采菱  
湖水欲平風作惡秋雲太薄雨無憑近人白鷺磨方去隔岸  
青山喚不應好景滿前難著語夜歸茅屋望疏燈全前

第拾遺卷八

十

通因

僧不輕字蘊常○天竺道中紫蘭含春風日暮香更遠澗道  
水平分曲折渡清淺飛花當面墮倒顛落苔蘚念此芳意闌  
歸思紛莫遣全前  
潘德久○錢唐道中江上青山落照邊江頭歸客木蘭船春  
鷗自共潮回去一片飛來是柳絲全前  
趙汝迕字叔魯○四聖觀納涼林宮暑自薄短簟逐人眠樹  
繁來時馬風移聽處蟬藥童清入畫道士默如禪忽憶山中  
雪瘦仙遺老肝全前

李謙字恭甫○題太和樓壁太和酒樓三百間大槽晝夜聲  
潺湲千夫承槽萬夫漚有酒如海槽如山銅鑪融盡龍山雪  
金波湧出西湖月星宮瓊漿天下無九醞仙方誰漏洩皇都  
春色滿錢塘蘇小當壚酒倍香席分珠履三千客後列金釵  
十二行一座行觴歌一曲樓東聲斷樓西續就中茵袖擁紅  
牙春蔥不露人如玉今年和氣充辛夷遊人不醉終不歸金  
貂玉塵寧論價對月逢花能幾時有個酒仙人不識幅巾大  
袖豪無敵醉後題詩自不知但見龍蛇滿東壁 同前

黃復之字幼張○過臨平孤蹤逐浪萍幾度過臨平人語水  
相應帆移山倒行鷺飛秋嶼冷虹飲晚川明不是悲詩句丹  
青寫得成○浙江晚眺越口對吳頭風煙盡出秋帆遙疑不

得樹樓雜錄

十一

動鳴下若相投雲斂山爭出潮生水逆流平生得意處杯酒

憑江樓 同前

李若川字子至○夜泊富陽弭楫富春岸江湖侵夜生扁舟  
人未寐風動菰蒲聲羣物漸已息容懷有餘清開蓬坐深夜  
月在雲間明遠眺江水闊仰視天河橫念此復何極曠然千  
古情 同前

魯交字三江○江樓江干一雨收霽色染新愁遠水碧千里  
夕陽紅半樓笛寒漁浦晚山翠海門秋更待牛津月袁宏欲  
泛舟 同前

汪藻字彥章○郊上書事琅與深出未央門十里靈壇氣象  
尊圭璧三千周典備貌貅百萬漢兵屯青城浮鷗連霜勒黃

道微風帶日溫不用靈光符聖武從來精殺答乾坤 同前

劉子翬字彥沖○雙廟無復連雲戰鼓悲英風凜凜在雙祠  
氣吞驕虜方張日恨滿孤城欲破時幽鳥自嘯檐際樹夕陽  
空照路旁碑平生不作脂韋意倚棹哀吟兩鬢絲 全前

臨川謝過字幼槃○獨登有美堂龜趺雙峙日星懸讀罷憑  
闌心浩然繚繞巒峰巒浮野色參差樓閣起晴煙湖光淨照山  
頭寺江浪遙連海外天安得翰林風月手一時摩寫入詩篇

右見謝幼槃文集

得樹樓雜錄

十二

得樹樓雜鈔卷八

海寧查慎行悔餘纂

明初科目自洪武三年庚戌始令各省舉行鄉試明年辛亥  
 月會試會元俞友仁浙江仁和人自此以後罷進士科者  
 十二年專用薦辟各省貢士但令卒業國學以次除用至十  
 七年甲子乃令禮部定科舉法十八年乙丑復行會試會元  
 黃子澄江西分宜人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四科會元皆失考  
 建文二年庚辰會元吳溥江西崇仁人永樂甲申會元失考  
 丙戌會元陳遜浙江臨海人壬辰會元林誌福建閩縣人乙  
 未會元洪英福建懷安人戊戌辛丑兩科會元失考甲辰會  
 元葉恩浙江臨海人宣德二年丁未會元失考五年庚戌會  
 元陳詔浙江青田人八年癸丑會元劉哲江西萬安人正統  
 元年丙辰會元劉定之江西永新人四年乙未會元楊鼎陝  
 西咸寧人七年壬戌會元姚夔浙江桐廬人十年乙丑會元  
 商輅浙江淳安人十三年戊辰會元岳正順天灤縣人景泰  
 二年辛未會元吳匯江西新喻人五年甲戌會元彭華江西  
 安福人天順元年丁丑會元夏積江西吉水人四年庚辰會  
 元陳選浙江臨海人八年甲申會元吳鈺直隸崑山人成化  
 二年丙戌會元章懋浙江蘭谿人五年己丑會元費閻直隸  
 丹徒人八年壬辰會元吳寬直隸吳縣人十一年乙未會元  
 王鏊直隸吳縣人十四年戊戌會元梁儲廣東順德人十七  
 年辛丑會元趙寬直隸吳江人二十年甲辰會元儲懌直隸

得樹樓雜鈔

海寧查慎行悔餘纂

泰州人二十三年丁未會元程楷江西樂平人弘治三年庚

戌會元錢福直隸華亭人六年癸丑會元汪俊江西弋陽人  
 九年丙辰會元陳瀾直隸山陽人十二年己未會元倫文敘  
 廣東南海人十五年壬戌會元魯鐸湖廣景陵人十八年乙  
 丑會元董玘浙江會稽人正德三年戊辰會元邵銳浙江仁  
 和人六年辛未會元鄒守益江西安福人九年甲戌會元霍  
 縉廣東南海人十二年丁丑會元倫以訓廣東南海人十六  
 年庚辰會元張治湖廣茶陵人嘉靖二年癸未會元李舜臣  
 山東樂安人五年丙戌會元趙時春陝西平涼人八年己丑  
 會元唐順之直隸武進人十一年壬辰會元林春福清人十  
 四年乙未會元許穀侯官人十七年戊戌會元裘煒浙江慈  
 谿人二十年辛丑會元林樹聲直隸華亭人二十三年甲辰  
 會元瞿景淳直隸常熟人二十六年丁未會元胡正蒙浙江  
 餘姚人二十九年庚戌會元傅夏器福建南安人二十三年  
 癸丑會元溫應祿浙江烏程人三十五年丙辰會元金達江  
 西浮梁人三十八年己未會元蔡茂春順天三河人四十一  
 年壬戌會元王錫爵直隸太倉人四十四年乙丑會元陳棟  
 江西南昌人隆慶二年戊戌會元田一備福建大田人五年  
 辛未會元鄧以讚江西新建人萬歷二年甲戌會元孫鑛浙  
 江餘姚人五年丁丑會元馮夢松浙江秀水人八年庚辰會  
 元蕭良有湖廣漢陽人十一年癸未會元李廷機福建晉江  
 人十四年丙戌會元袁宗道湖廣公安人十七年己丑會元

得樹樓雜鈔

海寧查慎行悔餘纂

陶書齡浙江會稽人二十年壬辰會元吳默直隸吳縣人二十三年乙未會元湯實尹直隸宣城人二十六年戊戌會元顧起元直隸崑山人二十九年辛丑會元許獬福建同安人三十二年甲辰會元楊守勤浙江慈谿人三十五年丁未會元施鳳來浙江平湖人三十八年庚戌會元韓敬浙江烏程人四十一年癸丑會元周延儒直隸宜興人四十四年丙辰會元沈同和直隸吳江人四十七年己未會元莊際昌福建永春人天啟二年壬戌會元劉方達湖廣天門人四年乙丑會元華淇芳直隸無錫人崇禎元年戊辰會元曹勳浙江嘉善人四年辛未會元吳偉業直隸太倉州人七年甲戌會元李青直隸金壇人十年丁丑會元吳貞啟直隸宜興人十三年庚辰會元楊復芳直隸句容人十六年癸未會元陳名夏直隸溧陽人

得續雜覽

二

國朝

唐伯虎於弘治己未會試時科主試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俱有時名敏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爲問人罕知者其門生徐經平日獨窺得之嘗與南畿解元唐寅陳說至是果舉答無遺二子矜夸輿議沸騰謂敏政賣題受賂給事中華景劾之敏政在闈中皇惑失措自言夙構試目疑爲家人竊賣乃繙閱試卷凡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林廷玉復疏言敏政受賂雖無據自言家人竊賣跡有可疑詔逮敏政經等俱下獄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爲民

鎖鎖葡萄一名鎖子葡萄不出西域柳城其地在土魯番東

去哈密千里卽後漢西域長史所治出大川渡流沙有山青紅如火四面皆田園流水環繞樹木翳翳地產桃李棗瓜胡桃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今北方皆有之

獅子產西域阿烈國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明永樂中曾遣使入朝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其王稱鎖魯檀猶言君長也獅生於阿流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又有迭里迷國亦在撒馬兒罕西南地多蘆林亦產獅子

得續雜覽

四

國朝

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婦其居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婦者元世祖封其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明洪武中喃加巴藏卜先來朝加以熾盛佛寶國師之名永樂初封其徒哈立麻爲大寶法王此外又有大乘大慈大善諸法王及闡教輔教贊善諸王之名至萬歷朝有鎮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此僧有異術諸番莫不服其教卽大寶法王以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番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名不復能施號令矣

阿魏出西域沙鹿海牙國其地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西有大沙洲廣二百里無水閒有之鹹不可飲牛馬誤飲之輒死地生臭子高尺餘

葉如蓋煮其葉成膏卽阿魏也

西域十七國記明永樂初中官陳誠奉使往西域至十三年還朝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準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悉詳其山川土俗爲使西域記以獻故中國得攷焉

哈密西域國名漢伊吾廬地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唐爲伊州後入回紇元末封納忽失里爲肅王以鎮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明洪武中置安定衛漸偪哈密永樂初安克來朝貢馬封爲忠順王旋立哈密衛以其頭目爲指揮千百戶等官已而安克爲人毒死封其兄子脫脫爲王脫脫死又封其

西域雜錄

通國叢書

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敕誥世守哈密免力死宣德初命脫脫之子卜答失里嗣忠順王又以卜答失里年幼命脫歡帖木兒嗣忠義王同理國事自是二王並貢子孫亦並封成化中土魯番阿力襲破其城據之中國不能制但令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阿力死其子阿黑麻嗣自以地遠中國屢抗朝命弘治五年初廷訪獲忠順王族孫陝巴嗣其後復爲阿黑麻所執廷議遂閉嘉峪關與土魯番絕兵部尙書馬文升銳意謀恢復用許進爲甘肅巡撫以圖之遣大將劉寧等潛師夜襲哈密其守將牙蘭遁去番人稍知畏以陝巴來歸然哈密屢經殘破窮窘難守因遷其遺民人居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恢復時哈密無王奄克字刺爲

西域雜錄

通國叢書

之長十年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兼經略哈密越上疏謂哈密不可棄陝巴亦不可廢乃仍其舊封令陝巴還修城築室自是哈密復安土魯番復通貢十八年陝巴卒封其子拜牙卽爲忠順王正德八年拜牙卽聽土魯番之誘棄城叛入土魯番土魯番復據哈密既而移書求款時錢寧方用事受其賂許之未幾世宗嗣位甘肅巡撫陳九疇力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是時番寇屢犯邊桂萼等欲傾楊廷和遂借九疇起封疆之獄九疇既論成萼乃薦王瓊督三邊盡反九疇所爲許之通貢番酋益侮玩中國入犯肅州瓊希時貴指必欲議撫兵部尙書胡世寧上言番酋變詐多縱反聞傾我輔臣乃者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河西幾危此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幸敕邊臣毋墮其術中以聞我忠臣弛我邊備會甘肅巡撫唐澤亦以哈密未易興復請專自治之策自是哈密不可復得而患漸中于甘肅哈密地時爲失拜煙答子米黑兒馬黑木所有服屬土魯番雖隆萬兩朝猶入貢不絕然非忠順忠義兩王苗裔矣

琉球居大海中在福建正東與中國最近而不通朝貢元世祖曾遣官招諭而未達其國有三王曰中山山南山北中山最强皆以尙爲姓明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以卽位建元詔告其國中山王察度卽遣弟隨載由福建入朝貢方物惟疏黃皮紙而已七年命刑部侍郎李浩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得馬四十匹其國不貴絨綺惟貴磁器鐵鍋自是

賞資多用之商賈以其國貧弱從無貿易往來者十四年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朝貢時二王與山北王爭雄互相攻伐命內史梁民賜敕令罷兵山北王怕尼芝亦遣使惜二王入貢各遣子弟肄業國學中山又請賜冠帶上嘉其修職勸賜閩中帶工三十六戶以便往來其後山北漸弱爲二王所并中山益強以其國富一歲常再貢三貢山南自宣德四年後亦爲中山所并自是惟一國至成化十一年定令二年一貢母過百人弘治元年其貢使取道浙江禮官言貢道向由福建今既非正道又非貢期詔卻之至嘉靖朝中山王世子尙清請襲封命給事中陳侃等持節往及還卻其贈十四年貢使至仍以所贈黃金四十兩進于朝乃敕侃等受之其時日本方強有吞滅之意琉球外禦強鄰內修職貢不絕至四十年日本果以兵三千入其國擄其王大掠而去已而釋歸復遣使人貢然其國殘破已甚乃定十年一貢之例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雞籠山之謀其地名臺灣密邇福建中山王遣使以聞詔海上警備尋改五年一貢迄崇禎末不廢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其虔事中國爲諸藩最云

得樓雜覽

七

通國叢書

懸諸項蓋擬之狗國也其後俗反質之富者致綴數鈴曰此祖宗所遺俗尙勇暇即習走一日可數百里不讓奔馬足皮厚數分履荆棘如平地穿兩耳手足皆刺文四序以草青爲歲首土宜五穀穀種入地則止殺謂行好事助天公乞飯食既收卽標竹竿於道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卽殺矣地多竹大數拱長十丈以竹構屋聚族而居善用鏢鎗能斃虎冬月捕鹿鎗發輒中積如丘山獨不食雞雉但取其毛以爲飾中多大谿流入海水澹故其外名澹水洋明嘉靖末年日本亂闖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于此大肆焚掠地遂殘破初其人悉濱海而居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有漁舟從魁港飄至始與中國通往來至萬曆末紅毛番泊舟于此因設關關稱臺灣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靖海之策言自袁進李忠楊祿楊策鄭芝龍劉香等相繼爲亂海上無一歲寧息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維何臺灣是也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漳泉兩日夜程初貧民至其地規魚鹽之利後見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爲盜近紅毛築城其中與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計非可干戈從事必嚴通海之禁俾紅毛無從牟利奸民無從得食兵出四犯王師乘虛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後海氛可靖也時不能用其地北自雞籠南至浪嶠可一千餘里東自多羅滿西至王城可九百餘里水道順風自澹水洋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自臺灣港至澎湖島四更可達自澎湖至金門七更可達蓋海道不可以里計舟人分一晝

得樓雜覽

八

通國叢書



夜爲十更故以更計道里云

鄭成功據臺灣始末○泉州南安人或云漳州府之彰鎮人鄭芝龍字

飛黃初爲海賊娶倭婦生子小名森唐王稱帝于閩芝龍有

力焉遂專時柄引其子見王王奇之賜國姓改森名曰成功

封忠孝伯大清兵南下芝龍降而成功不順命與其弟襲某

乘舟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順治丁亥聞永明王由榔立

于肇慶成功遂歸自南澳泊舟鼓浪嶼攻取廈門金門二島

踞之二島皆屬同安縣己丑七月永明王遣使至島封成功

爲廣平公軍勢益盛海寇皆屬焉已而率舟師下漳州及海

澄諸縣大擾福州興化諸郡蔓延廣東浙江開永明王復進

成功爲延平郡王成功遂大舉入寇破瓜洲鎮江直抵江寧

得勝捷報

九

通圖彙考

城下爲我軍所敗乃退還兩島議取臺灣時辛丑正月也初

芝龍與羣盜踞其中後爲荷蘭國卽紅毛番所并有紅夷甲

螺何斌者逃至廈門見成功盛言臺灣富疆爲四省要害且

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東甲遂行三日泊澎湖次鹿耳門鹿耳

門者其地向來水淺沙膠海道紆折纜可容刀成功至水暴

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遂登陸克赤嵌城進圍王城先

縱火燒其夾板船而使人告城中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

所欲得者地耳餘悉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

興學校改臺灣爲安平鎮赤嵌城爲承天府縣二曰天興曰

萬年明年五月成功卒自起兵至此凡十七年三十九長

子經在廈門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

率泰遣人持書招之不至既而由廈門入臺灣猶稱永明王

年號康熙癸卯朝議欲殄滅之遣人約荷蘭合兵攻島兩島

旋破而水師之攻臺者不克而還戊申月 上命兵部尙

書明珠至漳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持書諭降經乞如朝鮮

例不報癸丑月耿精忠據福建與鄭交惡甲寅正月精

忠遣其下張文翰往經議和以楓亭爲界二人始通好未幾

王師入閩精忠降其偽將及守令皆款于經于是經悉有

漳泉汀興邵五郡之地既而 王師移討恢復諸郡經遁入

島軍帥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申招降之諭經不從

復遣將劉國軒入寇陷平和漳平圍海澄時吳興祚爲閩撫

姚啟聖爲總督啟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秩銀幣餌

來歸者而遣水師提督施琅等以舟師伐島經命偽左武衛

林陞率朱天貴等來禦望見我軍不戰而潰天貴既降我軍

乘勝復十九寨遂覆兩島經復遁入臺辛酉正月卒嗣立凡

十九年長子克塽監國實非鄭氏出經母董氏收而殺之以

克塽嗣癸亥六月官軍發銅山窺澎湖取虎嶼并提督琅分

兵爲八隊每隊七船排比前進陣斬林陞等其下遂決計奉

克塽降八月琅至鹿耳門克塽除道伏迎我師入克塽至京

授漢軍公爵年纔十五自成功至克塽凡三世三十八年而

滅于是改設府名曰臺灣領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新羅庚

辰月奉 今上特旨成功及子經皆歸葬南安

明宗有寧靜王術桂者遼王之後渡海依成功澎湖既破術

得勝捷報

十

通圖彙考

桂以王印授克瑛投縶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皆從死越十日梟葬于鳳山縣長治里○按紅毛卽荷蘭國又曰紅夷一名波斯胡亦在西海外其人多貪狡能識寶氣重利輕生貿易無遠不至其船最大中國人目爲夾板船其實圓木爲之非板也帆如蛛網盤旋八面皆可使風在大洋中每行劫盜常攻交趾交趾人創爲小舟名曰空船長僅三丈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以二十四人操槳飛行水面首尾各架巨礮附水施放紅毛大船爲其所擊遂大敗然其帆檣之巧終不示人謂國海船無有能倣其製者

明朝父子同科者凡二家皆浙江人會稽陶大順與子允濬皆嘉靖乙丑進士平湖陸杲與子光祖皆嘉靖丁酉科順天

舉人  
明兄弟三人入翰林者王編修璉贊善璉侍講璉在洪武永樂開汪學士俊侍讀偉侍講俱在弘正嘉靖閒專見王弇州

皇明盛事止兩家而已入本朝崑山三徐松江三王兄弟同朝前後相望在二十年内余及兩弟以庚辰癸未丙戌連科成進士七年中並與館選雖名位地望與徐王兩氏相去絕遠忝附下輩後塵不可謂非幸也其後吾邑陳世倌癸未世侃癸巳世仁乙未兄弟亦皆庶常  
明三代爲尙書者惟福建林氏一家南京兵部尙書瀚瀚子南禮部尙書庭機庭機子南禮部尙書謙又皆起家翰林皆爲祭酒尤不易見

學校之有附生自明正統朝始時楊瓚以進士由知縣擢鳳陽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采其言因仍至今瓚北直蠡縣人永樂末進士

荀子引孔孟語多他經所未見者如有坐篇云孔子曰如臣而進吾與之如止而止吾止之卽譬如爲山一節意而辭校簡與本文全不同性惡篇云孟子曰人之學學者其性善也孟子亦無此語

荀子引詩與經文不合者臣道篇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逸詩則解蔽篇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鶯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又曰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正名篇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既敗矣乃重太息

荀子引尙書與本經不同堯問篇云其中蘆之言也與仲池同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

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  
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于巖石之下名震

于京師注云河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樸字子真  
柳子厚記有瓏璫蕭條之句出揚子法言五百篇中聖人之

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注云宋

吳本作玲瓏

穀人絲人猶云農夫蠶婦也法言先知篇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穀人不足于晝絲人不足於夜是謂惡政

互體約象易卦除初上兩爻以中四爻為互體未有言約象

者惟京房易積數云二三四為互體三四五為約象

龍香撥○南卓羯鼓錄中官白秀貞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暹紗檀為之溫潤如玉以龍香板為撥絃乃拘彌國所

貢綠冰蠶絲也

圓釘寶蓋芝草也吳立夫題錢君輔紫芝圖一莖三秀燁以敷圓釘寶蓋屹相扶

得書雜考卷

十一

通圖叢書

驚小鳥也史記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

者頃襄王聞而召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麒麟羅鷓小矢之發

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

也秦魏燕趙者麒麟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

鷓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元吳立夫叶入二腫韻其送楊文

仲歸餘姚詩云劍馳梁宋或操鐔擊邳邳邳行繳鷓正用此

事今查廣韻失載此字余向在武英殿總修韻府時上聲董

腫講三韻先已進呈故不及細檢諸如此類者尚多偶舉一

條以志吾媿

吳鄴一作張應珍吉安永新人仕元至祕書少監詳載元祕

書監志題名中江西舊志訛以為宋人竹垞集有辨正一條

余在江西修志時未及檢閱今聞白司馬將刊板于吳中當寄此條付書局改定考據之難如此

易未濟卦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擊伯之名王季妃太任

父也書巧言令色孔王郭氏亦謂孔為共工之氏王其名也

其言必有所據先儒注易注書未有采其說者

呂東萊門人葉適字正陳謙字益李涪源呂孝祥仲高觀元

鞏峴仲豐嶸皆鞏丁希亮少趙燁景邵津元吳友聞益杜旗

伯石昭宗之俞厚德王遇子陳孔碩仲邵朴德李知微中孫

應時王綸楊城之江注徐安國王抑盧瑛吳儀鳳孫行古宋

天則方自牧黃人傑康文虎徐暄鄭良臣以上十五皆有祭

文挽詩附見東萊集後或稱門生門人或稱學生或稱受教

得書雜考卷

十一

通圖叢書

之士或稱持服

花書即後世文契之花押也宋時士大夫簡牘往來其前起

處皆出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余舊藏陸

放翁朱紫陽尺牘二幅皆然程大昌演繁露云花書者自書

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雜列

其名濃淡相閒故名六花判事花書之名始此章陟書名如

五朵雲亦其事也王介甫當神宗眷注時其書石字為口人

皆效之時人嘲曰表德皆聯雨花書盡帶圈以此也

演繁露引詩焉得諛草言植之北與今經文異

蕙况草許氏說文引詩焉得蕙艸徐鍇注云令人忘憂草

也或从蕙或从薈演繁露云古詩諛草本作蕙自唐明皇改

古文代以今字乃訛殘爲誤

太牢少牢演繁露云僖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爲一牢晉賁吳饋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也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少牢名羊失之矣

騏驎二字見戰國策田光曰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史記因之按說文注驥千里馬騏者馬青驎文似博碁也程大昌亦云驥馬之有德者騏則馬之毛色也後來用者不辨騏之爲馬色如盧綸詩云花攢騏驎櫻錦絢鳳皇窠雖曰鳳雄曰皇一名而二物也可與騏驎作對乎

得樹樓雜鈔

十一

國朝

未成形也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位于巳爲夫婦裏姪于巳巳爲子人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程大昌演繁露云按此卽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女一歲小運起申者也其說若出傳會今術家通用其說禍福皆驗不知許氏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爲用也然史傳所載如唐舉許負司馬季主其先事命中者皆相卜耳未聞有推命之術至隋世楊操注八十一家雜經詳述其說

得樹樓雜鈔卷九

搏黍有二義一為米粽亦稱角黍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曰侑食搏黍授祝以薦之尸是已一為黃鶯別名詩黃鳥于飛毛傳云黃鳥搏黍也鄭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因以興焉演義引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勸影外天謂春勸白鷗也以鷗對鶯但不知搏黍之為黃鶯何出耳程泰之豈未讀毛詩傳耶

大尺大斗唐開元九年勅度以十寸為尺二寸為大尺量以十升為斗斗三升為大斗即今世俗所謂官尺官斗也

得樹樓雜鈔

通鑑

孟子或相倍莠後人罕有用莠字者史記周本紀云其罰倍莠徐廣注五倍曰莠孔安國曰倍百為百二十緩也

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語出演繁露

霜月極日歸田錄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云永壽二年歲在涖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按永壽桓帝年號霜月當是九月

皇極之日或是桓帝誕日或是即位之日皆不可考程大昌斷以為九月五日不知其何据

說郭二字本於楊子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郭按城之外更有遮衛其名為郭亦為郭公羊傳文公十五年齊

侯伐曹入其郭郭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者城外大郭拜手稽首公羊傳僖二年晉謀伐郭荀息進獻公而揖之注

云以手通指曰揖又文六年晉靈公望見趙盾憮而再拜盾北面再拜稽首注云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據此則拜手即拱手之義即禮記所謂平衡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也平衡曰拜手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上稗即泥孩兒渭南集題跋一條晁景迂鄭時排悶詩曰莫言無妙麗土稗動金門蓋鄙人善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莫能及宮禁及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喪亂後南人不復知此此句遂亦難解愚按杭州至今有孩兒巷以善塑泥孩兒得名蓋仍南渡之俗後人不知其法傳自鄭州也

東坡法帖渭南集云成都西樓下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體今成都石刻已不可得世所傳者惟陳眉公晚香堂刻而已

得樹樓雜鈔

通鑑

唐人詩文亦有各自為集者陸放翁謂皇甫持正自有詩集

孤行故文集中無詩正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為集耳

朱子與陸放翁生同時極稱其詩朱歿陸為文以祭曰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鬢神在

形留公歿不忘向其來享文不滿三十字而寓意沈痛如此時陸年已踰八十矣

關門杭州城門也見入蜀記今不詳

班荆館在赤岸南宋時北使宿頓及賜燕地距臨安三十六里疑即今牛山赤岸橋也

長河堰卽今長安埠

臨平山形如駱駝相傳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唐江爲水會稽山爲案葬域在駱耳而築塙于駱峰術家謂駱負重則行遠也按臨平舊有塙創于吳越錢氏故宰輔編年錄載給事中何昌言疏有名爲祝聖壽而修塙以壯臨平之山等語石公弼劾京疏亦云臨平新塙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因降太子少保致仕其制詞云託祝聖以飾臨平之山指其事也

潮開京口入江第一關名

李賀之父名晉肅見昌黎諱辨中按少陵集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及鄂詩卽其人也

得樓雜學

三

通圖叢書

捩拖開頭捷有神少陵詩句也按入蜀記泊桂林灣舟人殺猪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蓋唐時已有此語注杜家未之及當爲補注

古郡縣與後世不同水經注引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從邑君聲釋名曰郡羣也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左邑在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則謂之郡

縣字從系倒首水經注引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立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立靜徭役也按今本風俗通無此文又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

言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弦乾聲近懸故以取名

津逮之名出于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壁競勢爭高遠望峯巒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縣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有若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

西河郡別有呂梁洪水經注云河水出美稷縣東南流入浦水又東流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河流激蕩濤湧波襄雷濟雲洩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者也○愚按莊子所云呂梁懸水三千尺當卽此非徐州之呂梁洪也

林林雜學

四

通圖叢書

又按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工陵高阜滅之故名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

劉白墮相傳爲古善釀酒之人水經注魏秦州刺史治太平遷都罷州置河東郡郡多流離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采挹河流醞成芳耐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按此云劉墮無白字洛陽伽藍記則云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六月中以罌貯酒曝日中經旬酒味不動朝貴千里相餉命曰鶴觴

上時春酒○齊民要術云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爲上時春酒正月晦日收水爲中時春酒

索郎○水經注香醕之色清白若滌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

同蘭蕭廟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最選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反語爲桑落也

村名受德○竹書紀年朝歌城武王親禽帝受處呂氏春秋云紂名受德按諡法殘義損善曰紂蓋後人諡之也

鄴城三臺皆因城爲基水經注云其中曰銅臺魏武所起高

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

二十七丈又作銅雀于樓頭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室

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據此則魏武所造止名銅臺故唐人詩云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林漢水濱至石

虎時始作銅雀也而左思魏都賦三臺列峙而崢嶸注云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蓋仍魏志之文也二說未詳孰是

霍光封博陸侯水經注引文類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而漁陽乃有博陸城何也

白社水經注洛陽城東有馬市北則白社故里也昔孫子荆會董威輦于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爲榮故有威輦圖○按白

社洛中地名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緇絮結以自覆孫楚時爲著作郎數

就社中與語勸之仕京以詩答之遂遁去云云王維詩云白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正用其事後人指白樂天香山社爲

白社者訛也

得樓臺卷

五

通圖叢書

長安本秦之咸陽水經注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秦離宮無

城故城之王莽更名長安按王莽篡漢郡縣多別改名東漢時率復舊而長安之名後人至今仍之又按水經注長安西

出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改名彰義門今京師外城西門乃取此名所不可解

世以盜賊爲萑苻事出左傳鄭太叔攻萑苻之盜盡殺之水經注引此作萑蒲卽萑苻之澤也

澹臺子羽冢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袁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祠京相璠曰今秦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

冢縣人也未知孰是愚按今江西南昌府城有澹臺門因澹臺墓得名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滅明武城人與京說正合

陳留南昌兩處似不可信

曹節四子○續漢書曹節四子長伯興次仲興次叔興次季興季與名騰水經注謂譙郡費亭侯曹君碑側有兄騰冢題

云故潁川太守曹君墓訛也按騰于兄弟行居季更無弟矣又少除黃門從官自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

十餘年亦未嘗爲潁川太守也

泥中○詩胡爲乎泥中毛傳云泥中邑名水經注黎陽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泥中疑此城也土地污下

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愚按朱注不依毛傳及水經注以泥中爲陷溺之義不知其何所本

得樓臺卷

六

通圖叢書

經注武王封姬旦于曲阜曰魯之文正合非臆說也

夫子廟舊制屋三間夫子像設在西面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獨無啟聖公

原泉即淄水也出萊蕪縣西南原山孟子所謂原泉混混疑指此水

左傳寒泥殺羿水經注韓泥因逢蒙弑羿寒韓二字古通用

子之還兮遭我乎猫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此還作營猫作噴注云噴亦作猫水經注因之謂營正山名也詩所謂子之

營兮遭我乎猫之閒兮與今文不同

濟南○水經注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為郡治臨菑漢高六年封子肥于齊為王國王莽更名濟南

水經注卷之七

七

通圖叢書

水經注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濇中也俗名宿留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濇故世以此變水名也與孟子

及趙岐注不合不詳所本

水經注谷水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吳海昌都尉治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樂資九州志曰谷水之右有馬蹏城故司

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為鹽于此縣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于其地置海鹽

縣

柘湖當湖○水經注秦置海鹽縣後縣淪為柘湖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漢安帝時武原又淪為湖今之當湖也○据

此則今以柘湖當湖混而為一者非也

散浦○武原縣南有秦望山始皇所登以望東海谷水于縣出為散浦以通巨海疑即今之散浦但非谷水所逕有湖亦不通海

祖○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古文祖作鄒應劭讀作雒漢書地理志沛郡鄒縣注云鄒本作鄒

水經注訛作鄒此吾家得姓之始不可不辨

水經注云江水出縣道亦曰縣夷縣之玉壘山按漢地理志蜀都有縣廐縣注云玉壘山湔水所出廐音期縣夷蓋縣廐

之誤當從史

水經江水過斬春縣南又東過下雒縣北又東左得青林口注云水出廐江郡之東陵鄉西南流水積為湖又西南歷尋

水經注卷之八

八

通圖叢書

陽東流通大雷流注于江以下遂接青衣水與禹貢東為中江入于海之文不合夫蜀江萬里赴海不應至廐江青林口

而止愚竊意沔水條下自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逕牛渚南

又東至石城縣南分為二為北江南江又東與貴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寧國縣南

又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又東注于海云云此一段似當接青林口之下蓋沔水既合江矣豈復於大江之

中自為流派且無自松江及餘姚縣入海之理古書錯編者甚多無人舉正遂終古傳疑矣蓋桑鄒兩公皆北人故于南

條之水未加詳考也讀水經者試以吾言參之

鹿夢○後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九陸王賢栗遣兵乘船南



下江漢擊附寒夷鹿芟注云筆蒲佳反縛竹木爲筆以當船也芟音多按水經注葉榆河條下引此事鹿芟作鹿崩與史不合按芟字廣韻失載

水經注盤水條下朱鷄維將子名詩索娶慶冷維將女徵側爲妻按後漢書馬援傳作麓冷又按廣韻麓縣名在交趾音與慶同乃知慶麓本是一字特上下互易成體耳

恨山按水經注夷水條下夷水東逕恨山縣縣即山名也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爲音查廣韻眞韻銀字蒸韻恒字紐下俱不載恨字

風井山○恨山舊武陵之屬縣南對長楊谿谿西南溝穴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水側生花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扳取水源有風井山穴口大如盆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胡頭山○水經注沅水又東夷水入焉水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胡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有新息侯馬援停軍處按胡後漢書作壺馬援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途夷而運遠當從史

應陽縣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爲鬼象生不惠死靈何寄平柳州毀鼻亭神祠記意本于此

瀟湘非二水○湘水北逕黃陵亭西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

瀟湘非二水○湘水北逕黃陵亭西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

廟言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野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潔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擣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露是納瀟湘之名矣

陸放翁有會稽志今不傳傳者惟施武子志及張溥續志朱竹垞家皆有之

漢曲十二篇○柳子厚鏡歌鼓吹序云今考漢曲十二篇童宗說注一朱鷄二思悲翁三艾如張四上之回五翁離六戰城南七巫山高八上陵九將進酒十有所思十一芳樹十二上雅愚按此外尚有君馬黃雉子班臨高臺釣竿等曲豈其不入鏡歌故不列十二篇之目耶

以卷爲通○柳子厚文集乃劉賓客所編其序云編次爲四十五通行于世余有宋乾道中刊本文集四十一卷詩二卷共四十三卷雲間潘緯增廣注釋者此外尚有別集外集二種潘所未注故與四十五通之目不符

楊子太玄占易見于柳州集其解崇賦序云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則曰君子解崇也喜而爲之賦按太玄經注兌爲口舌八爲木水生火火中之舌故赤赤舌所敗若火燒城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于火雖有燒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至矣

食新二字出左傳成公十年桑田巫謂晉侯不食新矣謂新麥也後人概用于新穀失本旨矣

揣食○徒官切柳子厚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注云聚也此字廣韻于寒桓二韻俱失載按賈誼鵬賦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其義與搏同馬融笛賦又云冬雪揣封

左氏內外傳○見柳子厚集柳惟深行狀中謂春秋傳及國語也

五品以上爲碑龜跌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跌圓首唐朝葬令如此見柳文兵部郎中楊凝墓碣郎中品第五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

不酒去樂○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柳子厚衡州刺史呂君誅按呂名温字和叔

得樓臺亭

十一

通國叢書

下輩○與後輩同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飲酒甚少而工于札謫不以酒氣加人柳子厚萬年令裴君碣按裴名瑾字封叔

衣柔膳甘子侍孫攜 羈貫與卅相親毅梁傳注

柳子厚作獨孤申叔墓碣末記其友韓泰等十三人退之夢得與焉此變例也墓銘舉例所未載

子厚自作其父侍御名鎮府君神道表碑陰記先友六十七人

族兄弟族子咸列焉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有二十餘人元兄與俱兄同見子厚叔父侍御史墓版

麗聖○柳子厚晉問大醫斷流修網巨山單留麗聖織絰其開按聖字訛當作聖廣韻音獨魚畧也西京賦張九旻布聖

麗此其證也今刻本皆作聖者訛

犀顛○犀角也柳子厚武岡銘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

柳子厚始貢京師著者曰是謂望而未睹隱而未見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後果四進而獲卒如其言按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鶉首至九年癸酉子厚始登第酉與辰合壽星辰屬也余于甲子赴京兆秋賦屢被斥至癸酉始充鄉貢亦四進而後獲其年亦值癸酉事固有與古適合者偶讀子厚集送蔡秀才下第序援筆志之

食酒○與飲酒同柳子厚序飲云余病瘵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世以娶婦爲寡居男子妻亡則曰鰥居或曰喪偶柳子厚取楊凝女而早卒其與楊京兆憑書云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喪寡居十餘年云云則男子喪偶亦稱寡居矣

唐人於舉主之子例稱郎君而無自稱門生者柳子厚登第時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集中與顧十郎書簡首云門生守永州司馬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十郎必少連之子既稱之爲郎而自稱則曰門生猶云門下士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從字注疏作平聲柳子厚作去聲字讀音義皆同其與楊誨之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又曰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愚按朱文公相李伯諫詩其第二章云闕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尙

得樓臺亭

十一

通國叢書

難尋亦作去聲至注論語則仍依注疏

柳子厚言揚雄有四愁詩賦按雄傳其擬相如作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凡四賦他若反離騷廣騷畔牢愁則皆倣屈原而作者未嘗有四愁之名惟張衡則有四愁詩不知四愁賦之說何所本

荒言○廖有方乞子厚作序子厚答書略云吾為文非苟然易也于秀才吾不敢愛當為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謬出矣以序語為荒言自謙之詞後人未有引用者

柳子厚娶楊疑之女疑兄憑卒柳為文祭之自稱子壻而稱憑為丈人與妻父無別

待續錄

七

通圖

甄裘氣○楊升庵墨池瓊錄云丁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陽之所自出北方多樸而有隸體謂之甄裘氣蓋骨格者書法之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甄裘之喻謂少態度耳○按丁道護隋人與智永齊名曰丁真禾草

南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搨李庭珪墨拂之為絕品匱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用澄心堂紙蟬翼拂為第二品濃墨本為第三品在隋開皇帖之下潭化祖刻之上余舊從廟市偶得濃墨本為人竊去目中不再見矣

三劉漢書○劉原父貢父與原父之子奉世並精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於注家多所駁正宋板書開有引之者今其書不傳書名見宋人徐度卻掃編下卷

中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以上見翰墨志夫人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以上見西

畫家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概耕錄

畫家鑿絹法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鑿法春秋膠與鑿停夏月膠多鑿少冬天鑿多膠少全上

作畫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全上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史記始皇本紀至錢唐臨浙江漢書地理志有錢唐縣後世于唐旁加土則訛矣蓋以錢易土乃後

待續錄

而

通圖

人傅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

一衍四二衍八三衍十二四衍十六五十去一而七七四十九策之過揲凡萬一千五百二十者易之著數也

二倍四四倍八八倍十六十六倍三十二五畫加一而八八六十四卦之再重凡四千九十六者易之卦數也

一而三而九而二十七而九九八十一復乘之以九而七百二十九者楊氏支數也

一而十二而三百六十而四千三百二十而十二萬九千六百復乘之至三而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者邵氏之

之皇極數也

子壬一亥癸六巳丁二午丙七寅甲三卯乙八酉辛四甲庚

九辰戌五丑未巳十天地生成數也

子癸配坎一午壬配離九卯庚配震三酉丁配兌七戌亥甲

配乾六未申乙配坤二丑寅丙配艮八辰巳辛配巽四者九

宮納甲數也

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

戌五己亥四者五行納音數也以上見吳文正玄庵銘序

陸宣公奏議舊有郎氏注元廬陵鍾士益各疏事跡本末於

每篇之下其所据亦皆附載繼之以諸儒之評廣之以一已

之說因郎注而加詳今其書不傳吳草廬有序

簡兮之詩二章武舞也三章文舞也天子萬舞衛安得有萬

舞哉此碩人所不願見所以又有末章若云文武之樂惟西

方美人用之非衛之公庭所宜也沈聖唐詩說

幽風前歌鴟鳴後言狼跋皆指管蔡非以狼跋與周公也進

而躡其胡退而貽其尾以見兄弟總是一身其跋其蹙形容

流言之禍惟公以至誠處之故能不失其常而德音不瑕也

同前

二子乘舟衛事見於左傳春秋鄭棄其師即清人之篇也望

楚與堂齊桓之城楚工也三百赤芾晉文所以數曹之罪也

衛女爲宋襄公之妹河廣則襄公時詩也黃鳥以歌秦穆之

終夏以故楚莊之師終五霸之世皆見於詩故夫子以前

無變風同前

野有死麕列之正風此士女新婚之詩首章以美吉士次章

以贊有女三章述其枕席深情以徐徐爲拒寫情至此真人

神之筆而先儒乃以爲強暴夫慨爲何物用悅處爲何體若

拒強暴而使之徐徐而來是拒而不終拒矣或曰使厲也吠

又作何解此蓋詆旁人而比之爲犬猶俗云隔牆須有耳窗

外豈無人古樂府善用詩旨有雞鳴犬吠兄嫂當知之此得

國風之神解者然則吉士誘之毋乃近于非禮與曰新婚之

時女子懷春盡在不言中士雖百計綢繆而女子仍自漠然

如女子默而不言必誘之使言或誘之回顧或誘之微笑無

窮情狀以誘字括之抑何妙也若謂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

貞潔自守而男子獨自外于王化犯此強暴之行尙得謂之

吉士乎同前

得樹樓雜鈔卷十

或問平王之孫儒者以東遷後爲疑又以美王姬爲后妃之

化久而不衰然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何說哉答曰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故文稱平王十六王而武始寧之故武稱寧

王詩云平王之孫實武王之女下降于齊侯呂伋古禮王姬

下降不敢與天子匹必以同姓之公侯主之故稱公主此時

王姬下降召公主之故見于召南耳此段亦見沈氏詩說但

以王姬下降于呂伋不知何所本須再攷

得樹樓雜鈔卷十

得樹樓雜鈔卷十

海寧查慎行悔餘集

三百涇○新唐書地理志海鹽有古涇三百蓋海鹽為秦縣古縣治廣斥舊屬吳郡唐天寶中析北境為華亭縣吳越錢氏始隸秀州明宣德四年又析東北四鄉為平湖縣今本縣所轄止六鄉十六都惟橫涇陶涇麻涇之名尚存又有獨匯涇據澈水志云自六里堰過東入紫雲村路是也  
鵞湖在海鹽縣西南四里按此即今之黃道湖上有黃道神廟故俗因而改稱

永安湖今名南湖按志本二名隄南曰永湖北曰安湖灌湖田七千三百餘畝舊為沃壤今北湖為封田矣

得樹樓雜鈔卷十一

通圖叢書

海鹽城外捍海塘舊有海月亭望海鎮寧海鎮又有九塗十八岡三十六沙今皆淪于滄波浩淼中

馬鼻城即海鹽縣城見吳越春秋

上潭下潭○澈水志海外蘇州洋西南一潮至浙江名上潭

浙江一潮回歷海昌之黃灣又一潮至澈浦名下潭

海鹽諸山自杭州歷海寧分支而來勢皆東趨海一支遵海

東北行五里曰鹿山曰鷗山曰廟山曰荆山皆臨永安湖又

東北六里曰鳳皇山又一里曰吳家山又一里茶磨山又一

里邵灣山東南一里曰葫蘆山東北一里曰青山又東三里

曰長牆山在澈浦鎮一支北行十五里曰夾山東北連金粟

山東南行一里曰紫雲山東北行五里曰大橫山小橫山一

支西北行二十五里踰長湖曰沈山即嶼一支東行十三里

曰豐山又七里曰上山一自青山東行十六里曰小步山大

步山又二里曰泊樞山自長牆山南行二里曰秦駐山十八

里達海鹽縣東南二十里曰白塔山望虞山俱在海中又自

海東北行三十里曰雅山曰故邑山在乍浦鎮按以下諸山

縣又東北曰湯山曰苦竹山曰觀山曰高公山蒲山又東曰

宋芥山在海邊又東北曰益山又東曰陳山東北接獨山皆

沿海又並海陸行二十里踰石亭浦又二十里踰蘆漚浦又

東三里入松江府界又十五里始達金山衛北接柘湖山

夾山嘉禾舊志云山在金牛金粟二山之閒故名

嶼俗讀頭頭門山一名廟山在海鹽縣西南四十五里澈浦西

北三里山上有礪王廟無可考

硤石○徐秦海鹽志云海寧縣硤石鎮西有紫薇山東有沈

山夾山並峙故名沈山俗名東山鹽糖也舊圖經云宋臨海

太守沈景綽此山因名杭州志謂漢時審食其葬此作審山

者非是

譚山今俗作檀山在海鹽縣西南四十一里澈浦之西十里紫雲

山之南有高嶺過此入海寧縣界乃唐仙人譚峭得道處

金粟山吳赤烏中建寺在海鹽縣西南三十五里舊志云山

高九十八丈周六里一名六里山按六里今作用里與金粟

相望南北距水非一山也志訛

金粟寺舊名廣惠禪院永樂舊志寺內有舍暉堂上有秦王

得樹樓雜鈔卷十一

通圖叢書

劍池今不可考

茶院永樂海鹽志云吳越有國時嘗于金粟寺施茶賜名施茶院宋祥符中改廣惠禪院而毘陵胡澄所撰廣惠寺記則云吳赤烏中康僧舍自康居國來至金粟山時值暑月構亭施茶以濟渴已而建寺與志互異未詳孰是

海場煮鹽法佃場一丁橫九弓從倍之鑿潭受潮削沙為灰碌扒碎之篠竿勻之木瓢灑之晨灑而夕收收以削刀夾以板阜灰成堦防雨也且再碌之攪之灑之夏曬二三日秋冬曬四日灰成乃築溜圍土加櫃長八九尺從殺之高二尺深三尺溜旁為井深八尺溜底藉以木加以竹覆以薪冒以草灰取場灰實溜中踐加實焉稻薪覆灰多擔潭中之潮傾草

得權雜錄卷三

三

海鹽志

上潛滲入井則鹵成矣一溜得鹵二十擔上鹵重百三十斤用石蓮子三投鹵中最重一次重一又次重一上鹵則最重者浮否則最重者沈次重者乃浮也煮用大鑊二中鑊一中鑊以貯生鹵去火稍遠使漸熱漸添入大鑊惜薪也二大鑊為一盪用鹵六擔得鹽百四十斤久晴則鹽多久雨則鹽少以鹵味有濃淡也

密雲名圓悟荆谿人住金粟廣慧寺五年後於太白山示寂金粟有悟衣鉢塔弟子受記者十三人大瀉如學鄧尉法藏夔州海月金粟通乘字石寶華通忍龍池通微天童道忞字木雪竇通雲古南通門報恩通賢通玄通奇

海鹽多詩僧明洪武中楚石梵琦有北遊集和陶詩其後雪

江明秀有雪江集一卷戒囊有平野集二卷秋岩法衡朗印源受皆有詩集悅支斯學有幻華集二卷一貫三為王說文於王字下引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不知出何書

脚色世俗以屬官呈送上司開列出身歷官謂之脚色按朱子于慶元五年乞致仕與時宰劄子云熹始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私歲官年原無增減云云則此二字其從來已久

私歲官年見上

正色五青赤黃白黑閒色亦有五紺紅縹紫流黃見太平御覽流黃不知何色古詩云中婦織流黃沈佺期詩云更教明月照流黃黃山谷詩云明于機上之流黃似織絲而成采者初不得其解後閱朱子全集答張敬夫問目中一條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閒色也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閒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為中央之閒色所云綠者即縹也碧者即紺也所云騮者即流黃也流黃乃黃黑色周公謹癸辛雜識亦云閒色亦相克而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為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為碧火克金則赤白合為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為紫土克水則黃黑合為騮與

得權雜錄卷三

四

海鹽志

白合為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為紫土克水則黃黑合為騮與

朱子之說同而與御覽稍異

史記春申君傳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與經文小異又引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則經無此句當是逸詩

漢初占候家非一有五行堪輿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歷家諸名見日者傳褚先生曰下所以史記於日者列傳之外又有龜策列傳以著龜專屬卜筮也叢辰太乙兩家今不可考建除之名尚見於歷家堪輿則屬地理家矣

猶子子姪兄弟之子通稱其來久矣二程先生集中亦用子姪字胡文定家刻本改為猶子朱子極辨其非引禮記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本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姑姊妹為薄乎古人固不以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二先生非不知此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于義理也云云愚按猶子之稱朱子之辨確矣如孔子謂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然則門人亦可稱猶子乎原姪之名見於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春秋傳曰姪從其姑姪木對姑之稱然史記田蚡傳云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晉書王湛傳云濟才氣抗邁于湛略無子姪之敬顏氏家訓云兄弟之子北土皆呼為姪韓昌黎城南登高詩云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

姪與姪同則是兄弟之子稱子姪自西漢以後皆然見於史傳者班班可攷二程似非從俗稱朱子特未深考耳

傳聞雜錄

五

通圖叢書

鶴嚙吞吾鄉俗語凡食物入口不加咀嚼便下咽者謂之鶴嚙吞按朱子與許順之尺牘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今動不動便先說个本末精麤無一一致正是鶴嚙吞嚙向來李丈說鉄籠單御之病恐未免也

動不動亦吾鄉口語 見上

開正○朱子與柯國材尺牘末云開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與俗下稱朋友之妻為尊夫人不同又作開政亦出朱子尺牘齊人伐燕事孟子分明是宣王史記則以為宣王之子湣王所載事跡似乎鑿鑿有據司馬溫公作通鑑從孟子而不從史記朱子謂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此一節亦是可疑朱張兩先生之意似皆以

傳聞雜錄

六

通圖叢書

從孟子為非究竟未詳孰是真千古疑案也朱子論葬法多用炭屑沙灰蓋沙灰以隔蟻蟻炭屑以拒木根其說詳見文集第四十五卷答廖子晦書中落南○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高宗許占寺院居住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蹟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余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焉 癸辛雜志

盛養花○凡折花枝槌碎柄用鹽水令實柄下滿足插花餅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葉不可曉也 癸辛雜志董儀父鴻嘗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去三而存一于

道缺焉晦庵知其非所以本義啟蒙各以下筮言之然雖知其為卜筮之道而不知所以為卜筮之道不過復以理言之則亦何異乎輔嗣哉此段載周密癸辛雜志中董儀父南宋末人不知其云所以為卜筮之道者義又安在恐儀父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也

芒種後逢壬日入梅是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 癸辛雜志

蘭瓶○伯機云長安中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臥蘭口與足出蘭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為蘭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花成實 癸辛雜志

潛說友即編輯咸澤臨安志者籍雲人甲辰得第 理宗淳熙四年咸澤

淳庚午 度宗六年為京尹凡四年後因誤捕賈似道私穠事去踰

年起家守吳閩元師至計無所出適時宰欲以金銀往舒城

犒軍會舒已下不得進寄吳門郡庫潛因移為撤花用借表

同往北師既退自以全城為功未幾朝廷知其事遂罷去文

天祥實代之後從二王入閩二王入廣潛留守閩中未乃復

為元守以泉軍支米不得罹剖腹之酷 癸辛雜志

方回徽人字萬里號虛谷所選詩名瀛奎律髓近世淮南石

門俱有新刻板癸辛雜志載其生平甚悉理宗朝以別頭登

第寓杭之三橋旅樓為庶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諷賈秋壑

遂得朝除及賈之貶回慮禍及遂反鋒上十可斬之疏以掩

其跡由此遂得嚴州未幾元師至回倡言死封疆忽不知所

在人皆以為死矣乃迎降於三十里外遂得總管之命有老吏疏為方回十一可斬之說使似道有知將大笑於地下矣其他鄙瑣穢褻之事錄之不勝錄略摘數行以見其人乃宵小無行之尤者而徽州人至今稱為虛谷先生駸駸列于道學殊失考證故特表而斥之

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 雜志

殿宇韻書字書皆不載見癸辛雜志虜中謂一聚馬為殿或三百匹五百匹云云須再考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宮于九五岡百官府皆在九四岡上 同前

卯酉剋損目○凡人損目者命多是卯酉克蓋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所為光明者也卯為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同前

宦官初闢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不用始生日時而看服藥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 同前

鴈門 居宜切 ○漢書段會宗傳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陽

朔中復為都護谷永閱其老復遠出子書戒曰方今漢德隆

盛遠人實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毋求奇

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注云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未文公罷南康軍與人書中亦足少復鴈門之踦語陸放翁詩倦游何恨鴈門踦陳師道詩得毋魚口厄聊復鴈門踦皆用漢書語



靈棋課○朱子答林正卿尺牘頃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只是如此也後又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云云靈棋課三字不得其說問答之詞又多似禪家語錄意亦難理會又按朱子答曾無疑書有云蒿固非蒿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某竹算金錢當之則去蒼益遠矣竊意當時有以木棋代蒼如後人用金錢之比俗謂之靈棋課未可知也須再考

杏○朱子答余正甫書云修書之式只可作草卷疏行大字每段空紙一行只似公案摺疊成杏逐段各以紙索穿其要背○又小字注云其他些小俟草成徐議未晚又云前有摺疊作杏之說今考字書口水二部無此字不知讀何音

得樓夢卷五

九

通園叢書

手書手劄○宋時士大夫往還手書之外又有手劄朱子答趙尉書先云遠辱貽書副以手劄後又云病倦草草不復作劄并幾情諒不知如今人書札之外用全柬別寫姓名以為修敬耶抑紙尾全署銜名如奏劄之體也須再攷

播灑○管子弟子職篇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朱子注云堂上寬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古人必先以水灑地然後加帚以掃也

龍齷臨岳○朱子琴律說云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于龍齷皆終于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不待按抑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其解龍齷臨岳之

義曰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與候氣同是一法候氣之法掘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于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長短以為淺深黃鍾最長故最深而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論之所謂龍齷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長短距案之遠近也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為鍾朱子琴律說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未嘗有異蓋初絃黃鍾之宮以至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于龍齷終于臨岳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

得樓夢卷五

十

通園叢書

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置內府今其書惜不傳

漢志言秦開阡陌廢井田皆以開為勑立之義按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與說文同風俗通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朱子取後說以井田之法推之謂阡陌乃井田之舊陌之為言百也遂洳從而徑塗亦從則遂間百畝洳間百夫而徑塗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商鞅之開阡陌乃破壞劉削之意而非創制建立之名其辨詳見文集七十二卷宋儒多有誤孟子者司馬溫公疑孟子十卷余允文之字隱作

尊益辨七卷以矯之此載在經籍志可考者此外有李公常語以孟子與孫吳蘇張並斥余隱之亦有辨李公不詳其名朱子集載說數條稱爲泰伯按宋史李觀字泰伯建昌人所著有退居類藁皇祐續藁豈卽其人耶又有鄭公藝圃折衷謂孟子非賢人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忍人也辨士也隱之亦有辨附見朱子集中鄭字叔友其名無可考

馬端臨云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論孟並稱惜其書不傳於世名亦無可攷當是南宋以前人

劉允迪字德華玉山人宋淳熙中爲德安令有惠政家居割田立屋爲義學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朱子集中有玉山劉氏義學記極稱其人曩在江西志局未及采入殊爲恨事

初編雜抄卷十一

十一

適園叢書

熊孝子墓名莫考唐人朱子守南康告熊孝子墓文云視事之初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于建昌得陳大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君精誠之感獨致湧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準赦令禁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修立見文集入十六卷第九十九卷公移中又有知南康榜文云按圖經熊孝子名文瞻大中大夫司馬公名嵩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公名延義皆以爲建昌縣人又云二司馬公陳書皆有傳今考南史及陳書司馬嵩父子皆河內温人朱子特未詳考耳

寫白人鈔書人也朱子續集與蔡季通書云中庸章句比略

修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二哥帶寫白人來按二哥季通之子名沈字仲默學者稱九峯先生朱子又與蔡伯靜書云參同契定本納去可便寫白并元本寄來猶今云騰清也勢成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劉賓客昭烈廟詩也或嫌對句不稱出句不知此事出漢書食貨志旣歷序王莽變亂漢制罷五銖錢別號貨布以病民而終之曰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蓋以光武比昭烈以正統歸蜀漢矣讀此覺少陵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只是說得三分氣象

得樹樓雜抄卷十一

十一

適園叢書

得樹樓雜抄卷十一

海寧查慎行梅餘纂

漢書引逸詩○武帝本紀元朔元年三月詔引詩云九變復貫知道之選元鼎五年十一月詔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魏省邊垂用事所極師古注云逸詩也愚竊意逸詩止四牡一句下親省云云乃武帝自敘之辭與下望見泰一修天文禮相接

以律占租○昭帝本紀元始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注云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自賣鹽鐵酤酒昭帝不與民爭利故罷之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沒入其所不自占物三劉刊誤以

為不然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收其租也後世民間酒稅始此

保傅傳○漢書昭帝紀元始五年詔朕以眇身獲保宗廟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尚云未明注云帝自言雖通保傅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保傅傳不知何出

漢書希姓○馬適名建壽西名長昭帝紀復名中翁宣帝紀輟名豐成帝搖毋餘海陽侯蟲達曲成侯彤跖芒綸侯審食其辟鄧秋其石室中同侯旅卿昌侯旅旅罷師侯公上不書侯昭涉掉尾不州侯冷耳下相侯○以姓偉王莽時臨簡侯劬侯奴侯降而封侯者不在此數又有新山侯稱忠樓虛侯皆順

辛延年羽林郎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相傳既久無有正其訛者按漢書宣帝本紀大司馬霍禹謀反條下詔書中有長安男子馮殷注引漢語云殷字子都據此則馮殷字子都非名也當為馮正

惠帝在位七年崩後四年呂后乃廢少帝而稱制史記不立孝惠本紀而附於呂后紀中似失體裁漢書列惠帝紀于高后之前此班氏勝司馬處但於帝之友愛兄弟及致疾之由一槩不錄只從贊中作慨歎語未免太略

元帝年歲本紀兩處互異與外戚傳亦不同○元帝本紀云宣帝徵時生民開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皇太子按宣帝即位丁未七月明年戊申改元本始至辛亥凡四年而

改元地節又三年甲寅立皇太子則是九歲非八歲矣外戚傳又云許后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為帝與本紀二歲又不合顏師古謂參校前後此紀為錯愚竊意元帝蓋丙午生而月日無可考若是正月以後其為二歲無疑若是十月以後至明年丁未七月名雖二歲其實不過數月而已似未可據外戚傳斷為本紀之錯也

太上皇及太孫漢以前皆無此稱高帝尊其父為太上皇宣帝愛成帝字曰太孫字者稱也非因名立字之義特悅注成帝紀因史有字曰太孫之句遂以太孫為成帝字然則太上皇亦太公字乎

子寧三年○漢書哀帝紀初即位詔中有博士弟子父母死

子寧三年注云寧謂處家持喪服豈自文帝短喪以後至此  
尚未以三年為天下通喪僅行于博士弟子耶子寧即世俗  
丁憂丁艱之義後世罕有用者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本依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起例初列項  
羽所封十八王繼以漢所封異姓王侯但其間或遷他國如  
蒯如王如或襲故名或別置新國沿革非一條理不甚分明愚  
竊謂高后稱制時所封惠帝假子及諸呂台產祿等一概削  
而不錄可也十三卷既云異姓諸侯王表則十四卷諸侯王  
表似應有同姓二字恐是脫訛

史記王子侯者表斷自武帝元光五年是時始詔諸侯王行  
分封子弟之典也漢書則自高帝封兄子頡羹侯起似失王  
子之義又其間分封地名閒有不可考者亦有與史記不同  
者

史記建元侯者表序引詩云戎狄是應荆荼是徵二句中三  
字不同

漢初十八侯○高惠功臣表敘作十八侯位次注云惟作元  
功蕭何侯曹參侯張敖侯直侯周勃侯樊噲侯酈商侯周  
奚侯涓侯夏侯嬰侯灌嬰侯傅寬侯陽陵侯靳歙侯信武侯王陵侯安  
陳武侯棘蒲侯王吸侯清河侯群歐侯廣平侯周昌侯汾陰侯丁復侯陽都侯蟲達  
曲成侯從第一至十八也按曲逆侯陳平亦於六年二月甲申  
封獨不在其數張敖功次不應在絳灌之前竊意高后二年  
復詔丞相陳平等差次列侯之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廟此位

次乃平所定張敖為呂后女婿故移置第三平名在第四十  
七不敢自居功臣前列也但敖初嗣父耳為趙王後坐賈高  
等謀反事覺王廢而為侯高祖初年不應在封侯之列顏師  
古注訛矣

漢書只應紀漢事而古今人表乃上下數千年分為九等聖  
仁智愚四目而外以上中下為次其位置殊不可解姑就聖  
仁二等而論如伊尹伯夷不得與周公並列為聖降與管晏  
同科老子與仲尼並列為聖仲尼弟子曾子不得與顏閔並  
列仁人柳下惠并不得與仁人之列而朱張少連則居子思  
孟子之前屈原漁父則繼子思孟子之後而以孫卿終此其  
舛訛之大者直是不作可也

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穀雨節氣  
乃在清明之前與後世不同

春秋魯哀公後見于史記世家者為悼公寧元公嘉穆公顯  
共公奮康公屯景公區平公叔文公賈頃公營二十四年為  
楚所滅凡九世漢書律歷志以屯為毛以偃為偃以叔為叔  
以文公為縉公以頃公為頃公按春秋時魯已有文公不應  
重見當從班氏偃與區傾與頃偏旁小異古字通用至康公  
平公之名彼此互異必有一訛更無他書可考矣

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劉貢父疑本十二章訛為十七  
章而仍分大孝備矣至庶旄翠旌八句為一章七始華始至  
經緯冥冥十句為一章我定歷數至四極爰赫八句為一章

王侯秉德至安撫四極七句為一章海內有姦至蓋定燕國八句為一章大海蕩蕩至賁有德六句為一章安其所至樂民人八句為一章豐草蕞至被無極八句為一章雷震震至世曼壽十句為一章都荔遂芳至我署文章十句為一章馮馮翼翼至克禕禾福八句為一章磴磴即即至終無兵革八句為一章嘉薦芳矣至令聞不忘八句為一章皇皇鴻明至惟民之則六句為一章浚則師德至孔容翼翼四句為一章孔容之常至壽考不忘八句為一章承帝明德至受福無疆八句為一章以合十七章之數愚按古人作詩必取詩中字以名篇即如此歌中桂華二字乃都荔一章之篇名美芳當作美若即馮馮翼翼一章之篇名以為篇中各有桂華美若二字也其初當寫本詩之後如郊祀歌練時日之例今以四字分冠後章之首其為傳寫之訛可知惜餘篇名皆失無所據以攷正矣

禮樂志

五

通圖叢書

堪字廣韻失載漢書郊祀歌青陽篇羣生嘒嘒惟春之祺注徒感切豐厚之貌義與湛同

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青陽朱明西顯玄冥四章之下各有鄒子樂三字所不可解

得寶鼎武帝本紀與禮樂志互異按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應劭注云因得寶鼎故改元紀又云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一在元年一在四年而禮樂志景星章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汾陰而作與本紀兩處俱不合疑

志說也

刑法志兼兵刑兩事言之世之論者或謂自周官以來司馬統六師司寇詰姦懲其分已久不宜合論愚竊謂尚書皋陶作土首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後及五刑五服五流古者兵刑之責統歸士師蓋刑主于殺而用兵則殺人之尤多而慘者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恬不之恤漢繼戰國亡秦後往往輕用其民泊乎武帝征伐四出百姓無罪而死於兵者不可勝紀班氏蓋心傷之故並志兵刑欲人主矜卹民命無犯殺不辜之戒也但其意又在復肉刑謂刑可畏而禁易避則恐未必然

禮樂志

六

通圖叢書

史記歷書作于孟春卒于冬分時撫十二節卒于丑止云十二節無八節二十四氣中氣之名漢書律歷志于權衡下則云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又云主歷使者請于司農中丞麻光等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又云時所以紀啟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按漢歷始武帝太初元年甲寅經三十六年而是非乃定時太史公已下世故所紀不及班氏之詳但班氏於二十四氣中立春之後以驚蟄先雨水春分之後以穀雨先清明與後世不同未詳其說須再攷

史記平準書漢書改為食貨志平準以理財為主食貨兼農末而言蓋平準之名勝自漢武而食貨之名則出於周書平

準寓刺譏於一時故其辭微而婉食貨垂法戒於異代故其辭達而暢兩人手筆易地皆然後儒或指此爲班馬異同非通論也

搖手觸禁食貨轉喉觸諱柳志

伊陟○郊祀志湯後八世帝太戊伊陟贊巫咸注云陟太戊臣伊尹之子按史記殷本紀伊尹卒于帝沃丁之時沃丁太甲子也沃丁傳太庚太庚傳小甲小甲傳雍已雍已傳太戊自沃丁至太戊史雖不詳年數然已歷五世伊尹之子不應尙在朝陟當是尹之孫曾未可知也

二生一死贊○語出舜典孔安國傳云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生對死言其義甚明史記封禪書引此說生

律考卷三

七

通圖叢書

爲牲班史郊祀志踵而未改羔謂之牲可也鴈可謂之牲乎官社官稷○漢哀帝時王莽奏言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相承至今愚竊謂禮有大社漢有王社既祭地又祭社殊無意義故國家祀典以社稷並稱而所重專在稷是已但于社稷壇之外復設祈穀先農二壇似乎重複吾杭尙有社壇巷宋南渡後曾于此立官社也

液湯經○漢書郊祀志王莽篡位以方士言起八風臺于宮中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漳注云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

史記上下數千百年作天官書以隱括古今班氏襲其文改

曰天文志劉知幾譏之謂志中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兩曜百星麗于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必欲列于國史何代不可今按天文志起漢高帝元年十月終哀帝元壽二年十一月二百餘年星辰食犯飛流紀載非一皆補史記所未言何得云志無漢事耶

二十八宿失壁星○史記天官書東宮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南宮井鬼柳星張翼軫七星西宮奎婁胃昂畢觜參七星北宮止斗牛女虛危室六星而無東壁漢書天文志亦然至晉書天文志二十八舍則見于營室之下云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此

律考卷三

八

通圖叢書

段可補史漢缺文

南宮朱鳥故柳爲烏喙七星頸爲員官張喙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喙頸喙羽四字多從鳥取義注家未有及者天官書填星在太白之前五行相生之序也天文志填星在辰星後似失五行之序義在易革卦彖辭已日乃孚已者土也自離火轉兌金不免相剋有土以聯屬其間則相生觀八卦方位離兌中間乃坤土其義昭然

天文志太白條下自辰星殺伐之氣至軍急約戰凡十四行天官書本在辰星條下故其文云與太白俱出東方與太白俱出西方似當依史記原文爲正漢書辰星條下止寥寥數語不應此略而彼獨詳今移前辰星殺伐之氣一段于本條

罰見辰星之下似覺文從字順

龜鼈星○漢書天文志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漢當是  
天河注家無明文他書多不載俟再攷又有魚星亦在天河  
中

漢書天文志天曜而見景星注云曜精明也赤方氣與青方  
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而為  
景星也後人以爲晴字者訛曜乃天之精氣故景星見若是  
天晴則眾星皆見何獨景星

漢書五行志入手一段自易曰以下至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全用劉歆洪範五行傳漢興以下乃班氏所纂述其後分五  
事以配五行每敘一災董京之說彼此或相反向歆之說父

子亦不同諸說並存一無確見覽者將何以取衷乎宜其以  
辭費見譏于史通也

五行志引詩匪微匪敖萬福來求二字不同注云不微幸不  
傲慢與詩彼交之義亦異

和膠補釜以瀟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 出參同契

洪範六極首曰凶短折注疏以年未六十爲短未三十爲折  
此就一人之身而言班氏五行志云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  
喪子曰折短折二字分屬弟子說謂身處此逆境故凶似爲  
得之若依注疏則顏子之夭不如盜跖之壽非聖人垂教本  
旨也武帝策賢良問中有父不喪子兄不哭弟二句即五行  
志所云也

我與堪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泠州鳩曰今鐘旗矣王心弗  
堪漢書五行志引此堪作栽注云古堪字而廣韻十三軍龍  
紐下別出栽字謂殺也刺也與漢書注不同或是栽字之訛  
按古文尙書西伯戎黎與戡字同義今爲考正

五行志載漢昭元鳳元年黃鼠銜燕尾事既入貌不恭條下  
又重見思不睿條下據云貌不恭爲青青青祥心不睿爲黃  
青黃祥此乃黃祥也不應訛入青祥似當刪前而存後

二十占○京房五行傳凡日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  
春秋時有南燕北燕之分春秋昭公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  
漢書引之注云有南燕故言北燕南姑姓北姬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三傳不同穀梁以爲朔二  
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  
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一

瀕疑卽古濱字詩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鄭注音濱此其義也  
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泗濱海濱皆作瀕孫愐唐韻陸法源廣  
韻止有濱字無瀕字蓋因音義皆同故不重載耳然地理志

又云秦地瀕南山近夏陽多險阻師古注云瀕猶邊音頻與  
前又不合須再考

漢書地理志引禹貢全文中有稍異者大率同音同義而古  
今字體或不同耳惟島夷之爲烏夷音義各別邦之爲國乃  
避高祖諱夏之與嵇則音同而義異劉知幾議之謂地理論  
自古風俗至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似不必重述古文益其辭

賈然司馬公固以禹貢入夏本紀以樂記入樂書矣不自班始也

都鄙皆入衛風按漢書地理志云河內本殷舊都周分其畿內為三國都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注疏本此

四載○地理志秦地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獵之事按載即是職字廣韻不載薄洳志禹泥行乘羲山行則楫按史記夏本紀羲作楫注云形如箕隨行泥上則楫史記夏本紀作楫河渠書作即楫橋字恐是楫字之訛師古注楫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

傳世錄卷三

十一 通圖彙考

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廣韻有鞞字而無木旁楫字下注云與食器似失攷當從漢書

魏引漳水以灌鄴史記以為西門豹漢書溝洫志以為文侯時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之曾孫襄王時用史起之言始引漳灌鄴民歌云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梁其敘次較詳確引漳水者乃史起非西門豹也當是史記之訛

今治河者束柳條中實磚石以塞決口謂之柳帶按漢書溝洫志武帝時河決東郡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即前所云下淇園之竹以為楫也柳帶之法本此

藝文志初自班氏大率遵劉歆七略而續其所未備其中可議者如國語國策下及楚漢春秋漢大年紀等俱附春秋經之後管子弟子職附於孝經之後以司馬兵法雜入禮經以史籀小學等篇列為九種統而歸之六藝以仁義禮智信分配樂詩禮書春秋此其傳會穿鑿之尤者他不具論

墨儒百家之名初于莊子太史公自序六家之說因之班氏增為十家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曰小說而以儒家者流為冠後移雜家入兵法是為九家後世九流之名本此穀梁傳序有云九流分而微言絕班馬不得辭其咎也○班氏既以陰陽為九流之一又於五行中分列陰陽書七種尤所不解

傳世錄卷三

十一 通圖彙考

劉歆七略藝文志止有六種而亡輯略一種不知是何等書史記為項羽作本紀又置高帝本紀之前原失體裁班書改與陳勝同傳是已但鴻門之會史記敘次凡千餘言漢書則移入高紀而項傳寥寥纔數十字茅鹿門謂為得詳略之法愚竊謂不然此會關係楚漢興亡在漢為幸免在楚為失機太史公於此固有深意其略於帝紀蓋以幸免為漢諱而詳于項紀隱然譏楚之失事機也班氏反略此而詳彼大不及史記原文

項羽入關乃漢元年事史記脫卻漢元年三字紀事自漢之二年始班氏於使長史欣將秦軍前行以下補出漢元年三字方與後四年之例相符



史記羽分天下以王諸侯凡十八王漢書獨少韓王成且此段與高紀兩處重出宜刪紀而存傳

鉅鹿之戰既破秦軍羽方為諸侯上將軍已而屠咸陽收寶貨略婦女而東然後分封諸侯自稱西楚霸王鴻門之會沛公見羽不應即稱為大王漢書於高紀引史記原文固自無訛而於羽傳乃改稱大王雖云小誤要是失於疏忽張輔所以有班馬優劣論也

張耳歸漢年月不同○漢書高紀二年十月陳餘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張耳本傳不著年月但云耳走漢漢方圍章邯廢工考高紀圍章邯于廢工乃元年五月事此班氏仍史記原文之訛而未加改正者也

通鑑纂要

主

通鑑纂要

史記不為蒯通立傳故其說散見于他人傳中如張耳陳餘傳附載通說范陽令亦其一事漢書於蒯通本傳蒼萃其前後諸說遂成一篇游說好文章與戰國策不相上下

張耳陳餘取交情作合傳史漢相同初為刎頸交其後耳斬餘于泚水上推原其故咎實在張觀陳餘之言曰不意君望臣之深此語極為痛切蓋張緣望陳救不至既而責備太過一時意氣憤激致成不解之仇易所謂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正是兩人凶終之象太史公譏其據國爭權班氏謂執利之交古人羞之何其不切於事情耶

韓王信與盧縮異姓封王同在邊地同反漢同亡入匈奴同子孫來降續封侯又同史記所以作兩人合傳漢書以信傳

列田儻後以綰傳列英布後而仍用史記原文殊失太史公本旨惟併陳豨事入綰傳體裁差勝耳

史記無長沙王吳芮傳漢書補之然無他功蹟惟項羽入關時番君吳芮以帥百粵佐諸侯一事封衡山王又其將梅鋗之功居多高帝亦以此改封芮為長沙王漢書因長沙著于令甲以忠稱特為立傳而附韓彭之後其亦有深感也夫

荆王劉賈史記云諸劉者不知何屬漢書以為高帝從父兄此兩家與同處至末段史記云高祖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云云上下文意始足漢書刪去楚齊二王以下數語似與詔

通鑑纂要

十四

通鑑纂要

書擇子弟可為王一句無照應

吳王濞傳史記黥布反下有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渡淮擊楚十三字則淮南國兼有荆吳會稽三郡地矣布既誅上患吳會稽輕悍乃立濞為吳王故云王三郡五十三城漢書刪去東并荆地以下十三字與下三郡無照應

濞封吳王時年甫二十在高帝十二年是年帝崩歷惠帝七年高后八年文帝二十三年至景帝即位已三十九年矣又三年而濞反年六十二以史漢攷之年月皆合惟史記謂其居國云云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漢書改四十為三十者訛當從史記

劉向為西漢宗臣名儒自當立專傳今附楚元王傳後與宗

室子孫一例似失體製劉歆身事王莽本不足稱惟移太常博士一書具見西漢經學本末

史記齊悼惠王肥有專傳漢書統入高五王傳中前既敘悼惠子襄為齊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闔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留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矣此段史記所無故其後云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將闔以楊虛侯封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留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漢書仍史記原文於此一復列殊屬重複

漢初功臣裔最久者惟平陽侯曹參子孫東漢初尙有嗣封者所以漢書本傳結語云至今八侯劉貢父以為八侯二字

得補遺卷五

十五

通鑑綱目

疑衍今合史記考之參為懿侯子窋為懿侯子奇為簡侯奇子時為夷侯時子襄為共侯襄子宗嗣史記云坐太子死除漢書云為罪免哀帝時續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仍封平陽正合八侯之數劉貢父据漢書本傳止有窋宗本始宏四人故疑八侯當衍失詳攷矣

蕭曹傳漢書兼采太史兩世家贊語合成一篇中開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每六字為一句辭義極足俗本史記秦字訛作秦遂分四字作三句讀者訛也

王陵史記無專傳孝惠朝因與陳平同為丞相故附入王陵并及酈食其代陵於陳丞相世家而自百官皆因決事以下至末所敘全是平事漢書於中開分出王陵另立一傳後

半仍襲史記原文與陵無涉首尾全不相顧此班氏失檢點處惟於末段補出王陵酈食其子孫坐事失國云云此則史記所無

太史公敘周勃與曹參樊噲同例功雖多不過一戰將耳至其子亞夫用兵處極力摹寫節制之師歷歷有如目擊漢書只添亞夫東擊吳楚時趙涉遮說一節其於前後敘次詳略改竄移易一句不得亞夫之坐謀反因子買葬器獄吏執欲反地下四字游戲定妄書此何異岳武穆莫須有三字耶景帝之刻薄寬恕隱然言外史筆至此出神入化矣

得補遺卷五

十六

通鑑綱目

后崩下復云及高后崩不免重複當從史記前云呂后時則與下文無礙

傳寬斬歙周繆三人雖皆以功封侯然未嘗為主將史記平敘三人戰功率以從字別字屬字為案與樊酈滕灌四傳體例相類而煩簡不同非太史公不能作說者或云傳斬周三傳史記所無乃後人采漢書補入者吾不信也

史記張蒼列傳至遷為御史大夫止忽入周昌兼及其兄苛已而入趙堯堯抵罪後又入任敖敖傳附見曹窋後方接蒼為丞相時事而以律歷終焉中開將為御史大夫五字作脈絡六人相繼任此職者也後列申屠嘉傳則又因嘉以御史大夫而為丞相與蒼相類故并及之千古創格班氏既仍舊

文其後爲公孫賀劉屈氂等九人合傳體例實出於此  
張蒼傳以列侯爲主計下有四歲二字劉貢父云四歲字本  
在黥布反上誤書於此按高帝本紀淮南王黥布反於十一  
年七月羣臣因請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六年十二月大封功  
臣蒼以北平侯爲計相在六年以後爲淮南王相在十一年  
主計凡四歲以時考之正合當從劉說移四歲二字於黥布  
反之上

史記張丞相世家末一段云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長八  
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豈真  
以長短分貴賤耶特借此爲文章波致別覺機趣流溢漢書  
刪去爲侯丞相坐法失侯八字僅載其父子祖孫之長短尺  
寸殊少味矣

得樹樓雜鈔卷三

七

通園叢書

史記申屠嘉傳嘉子蔑蔑子去病去病子史凡三代侯漢  
書刪去但云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少一世矣當云傳子至  
曾孫乃得此雖非大關係然不可不攷證

漢書酈食其傳多襲史記之舊間或刪改一二字騎士從容  
言如酈生所戒者漢書去如字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  
漢書去足字沛公輟洗起攝衣漢書去攝字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卻自奪其便漢書去其字以示諸侯效實形勢之便漢  
書去效實二字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  
爲高梁侯漢書去功未當侯四字似皆不若史記之明白曉  
暢又按史記酈生于齊受烹時猶有迂闊大言足見狂生故

態被漢書刪卻遂覺食其一生至此索然氣盡尙有可疑者  
酈生謂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開將二十萬之眾軍于歷下  
云云按田儻傳儻死後齊人立田假爲齊王時田開爲將既  
而假爲田榮所逐田開走趙不復歸榮乃立市爲齊王以田  
橫爲將未幾榮復殺市自立爲齊王及榮爲項羽所殺橫又  
立榮子廣爲齊王而橫自爲相使華無傷田解軍于歷下以  
距漢前後敘次一一可考酈生所說者齊王廣則此時將兵  
者田解非田開也竊疑開字當作解字史記一訛漢書再訛  
也○又食其子疥初封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  
年武遂侯平坐詐詔取衡山金當棄市病死國除此史記原  
文也漢書云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一以武遂爲地

得樹樓雜鈔卷三

十八

通園叢書

名一以遂爲人名亦必有一訛

陸賈漢初儒生之有體有用者觀其細尉佗以禮義說高帝  
以詩書當呂后朝不汲汲於功名既能全身遠患又能以事  
外之人隱然爲社稷計安全有曲逆智謀所不逮者子房已  
從赤松遊漢之不奪於諸呂亦賴有此人也因其與朱建善  
史記概以口辯士日之淺之乎論陸生矣○史記數見不鮮  
乃時人口語與下無久恩意賈漢書改作數擊鮮大費解釋  
史記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數十人漢書刪卻舞  
琴兩字絕無意義史記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三  
過漢書刪去三字便成死句

得樹樓雜鈔卷十二

海寧查慎行悔餘纂

聖敬傳史記云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之解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漢書刪去衣其羊裘四字下段遂無來歷

淮南厲王傳末史記有淮南王如故一句所以結上起下漢書不當刪去中間文帝令薄昭子厲王書反覆八百餘言開示利害辭嚴而義正冀其改過具見文帝友愛之情漢書獨詳史記少此一段

初稿雜纂卷三

德園叢書

前後如出兩人及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王謀反蹤跡如此漢法自告者得免罪凡此曲折數千言多出被自告之辭遂成淮南反案向非張湯善斷被獲幸免矣此小人姦險之尤者漢書特為立傳所不可解

江充息夫躬真傾危之士大非崩通之比以入佞幸傳其罪惡尚浮于鄧通董賢輩班史概為立傳息夫躬傳末述其絕命辭尤屬無謂

樓字見息夫躬絕命辭叢棘棧棧曷可棲今注仕可反眾盛貌按此字廣韻字書多失載應據此補入

石慶為齊相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史漢皆同後世生祠始此

史漢萬石君石奮等五人傳以長者二字為主獨于周仁謂其陰重不泄常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以是得幸則仁之為人似是矯強深沈一流班氏以周之垢污與石建之滌衣同譏不如太史公曰周仁處譏君子譏之為其近于佞也評論較為切當至篤行君子四字庶幾石氏父子足以當之他人恐不如也班氏于贊語刪去或是此意

張歐與萬石君等同傳史記漢書皆云其人長者為吏未嘗言按人今攷漢書晁錯傳六國反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大逆無道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請論如法注云歐即張歐也錯之罪名何至大逆無道此議實為過當然則晁錯之死禍發於爰盎而獄成於張歐廷尉為天下平願當若是乎似不得云為吏未嘗按人也

得樹樓雜纂卷三

德園叢書

梁王名不同。史記孝文帝四男長景帝次武次勝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勝為梁王十年而勝卒諡為梁懷王漢書文三王傳孝文四男寶皇后生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同此梁王也史記名勝漢書名揖攷之賈誼傳誼為梁太傅所事者即梁懷王也末段云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豈懷王有兩名耶何前後不相顧也又按武之改封梁在梁懷王歿後而漢書於傳首遽云梁孝王武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竟似同時並封有兩梁王矣

史記梁孝王卒後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五男為王長買為

梁王次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卽附見孝王世家中漢書移此段入梁懷王揖傳後殊失位置

史記以賈誼與屈原合傳特傷其抱才而不得大用故於爲長沙太傅時采取屈原服鳥二賦與屈大夫懷沙一賦奇慨略同不平之鳴直留千古餘憾班掾旣爲賈誼立專傳只應載其議論之正且大而有關於社稷長久之計者如痛哭一書及分封梁與淮南前後兩疏足矣二賦似可刪

毫釐古皆從毛今人訛爲釐按釐字古作福字解音義與禧同漢書賈誼傳文帝受釐宣室應劭注云釐祭餘肉也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言受神之福也

得樓雜記卷三

三

通國叢書

爰盎初爲呂祿舍人孝文卽位以兄噲任爲中郎此史記原文也漢書中郎二字倒轉作郎中後敘淮南遷蜀時則云盎爲中郎將與張釋之傳同足證郎中之訛

爰盎傳多仍史記原文中間惟杖步行七八里漢書改云屣步行七十里未詳孰是又景帝問梁王事盎所對殊有風力詳載褚先生語班氏何以不采

史記爰盎晁錯兩人同傳與張耳陳餘意同一則始合終凶一則始終不合而至于見殺皆從交道寄悞錯傳未載鄧公一段以借錯之忠於謀國而景帝用法過當者但其禍端實發自爰盎太史公於此反略不及班氏之詳又漢書謂錯欲上自將而身居守此語史記所無班氏欲與丞相廷尉等傳

致獄詞作照應故先著此句嗟乎刑官旣用此以定罪名於一時史官復援此以成罪案於後世錯之冤所以至今未白也夫

張釋之傳條侯周亞夫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史記王恬開漢書作王恬威人名不應互異未詳孰是

史記五宗世家漢書改爲景十三王傳栗姬子曰臨江王榮河閒王德臨江王閔于漢書閔字下少于字敘與傳皆然未詳孰是

惠帝初除挾書之律文景治尙黃老至武帝時始立五經博士人皆以經籍之傳歸功武帝不知景帝朝河閒獻王已開

得樓雜記卷三

四

通國叢書

其先班氏稱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王國得自立經學博士不自武帝始也太史于此傳太略不如漢書之詳獻王之孫史記云剛王基漢書云園王堪恐是漢書傳刻之訛當依史記

史記於江都王建傳譏其淫亂不過四五行而止漢書前後幾及千言於淫穢之跡備極形容似不如司馬之略

于王○景十三王傳膠西王端程姬所生諡于王師古注云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爲諡此古今諡號所僅見者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中山靖王傳與鄒陽積羽沈舟取譬同  
中山靖王傳漢書全載聞樂對所以感動武帝卒從主父偃

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土分其子弟與賈生晁錯二傳相照應此事不行於文景而行於武帝是大有關係文字通篇視史記獨詳

史記載中山靖王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云枝屬則子孫內外羣在其數漢書去此二字似不及原文之隱括

史記長沙王發傳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漢書作戴王庸未詳孰是

史記廣川王傳至及幸臣所忠等截然而止辭氣尙未足當合漢書後段看

汲黯傳史記原文漢書更刪字句史記至黯七世漢書改爲十世臣過河內漢書改爲河南宗正劉棄漢書增一字作棄

得樹樓雜錄卷三

五

通圖叢書

疾內行修潔漢書去內字史記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漢書改守城爲守成刪去深堅以下十字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漢書作見黯又刪去上字固圍空虛以下史記有二首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折就功十三字漢書俱刪去吏民巧弄漢書刪去弄字陷入於罪漢書改罔字下尙有使不得反其真一句漢書刪去以勝爲功漢書改勝字爲自字弘湯深心疾黯漢書去深字守節死義下史記有難惑以非四字漢書刪去如發蒙振落耳漢書刪去振落二字故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漢書刪去故字所函獲因與之漢書去所字以謝天下之苦漢書刪之苦二字市買長安中物漢書刪去物字外挾賊吏以爲威

重漢書刪去威字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下漢書添一何字知足以距謗漢書改謗爲諫居淮陽七歲而卒漢書改七爲十姑姊子司馬安漢書去姑字惟劉棄之爲劉棄疾似當從漢書其餘不如仍舊爲善也

汲黯鄭當時兩人性行不相似而相友善太史公作合傳意在兩人中廢賓客益落二句故又于贊語中引翟公署門事而終之曰汲鄭亦云悲夫蓋中有感觸而歎人情之薄也漢書移司馬贊語於當時傳尾而刪去汲鄭云云六字似失司馬本指

得樹樓雜錄卷三

六

通圖叢書

張釋之傳長句至十七字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是也短句如中涓橋犯蹕人獄辭曰縣人來問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凡十句僅二十二字賈路鄒枚四人並以上書顯名然鄒枚非賈路之比賈山至言可與治安策媲美路博德尙德緩刑一書切中西漢嚴酷之病皆藹然仁義之言若鄒枚者不過詞賦客耳史記田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改姪爲姓注云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愚按詩經疏公姓謂子之所生孫也卽公孫楚語率其子姓從其時享亦作子孫解姪字見爾雅釋親篇謂我爲姑者謂之姪左傳姪從其姑釋名姑謂兄弟之女爲姪至顏之推家訓則云兄弟之子北地皆呼爲姪又按史記疏廣傳叔姪每稱父子後漢書蔡邕傳亦然朱

文公以兄弟之子當稱從子力闢世俗稱猶子之說而於姪字初無辨論然則子姪子姓總是一家卑幼之稱於義皆可林稚隆謂以姪作姓爲漢書之訛似太拘

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師古注曰蒙梁國之縣也世多以蒙字屬上句讀劉奉世漢書刊誤謂當屬下句則以田甲爲蒙縣之獄吏於義亦通

聶翁壹馬邑人姓名也韓安國傳中史記凡四見漢書前後多刪去翁字未詳孰是○又漢伏兵馬邑谷中時李廣公孫賀王恢等皆爲將軍王恢則別從代主擊單于輜重及單于覺而引兵還恢等亦以便宜罷兵不往擊其輜重所以武帝云首爲馬邑事者恢也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

得相權勢

七

通圖叢書

頗可得以慰士大夫之心史記原文前後互相照應漢書於恢所部之下刪去其輜重三字但云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不  
知所謂可得者是何物耶又中間載韓安國與恢兩兩異議處幾及干言約其大意不過一曰擊之便一曰勿擊便而已  
史記所不載似在可刪又韓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其爲天子導引不待注而可知班氏乃刪去奉字又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史記原文也班氏刪去幸字而云新壯將軍皆所不解太史公贊韓安國而惜壹遂之不得爲漢相贊汲黯鄭當時而旁引程廷尉之署門餘波森瀾則有言外無窮之味班氏移兩贊語附本傳末要是有意作波瀾不如風行水上自成

文章也

詔害○漢書灌夫傳寶嬰常受景帝遺詔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事亟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出獨藏嬰家乃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注云矯詔有害不害也害字史記所無他史亦不概見不知注中語從何處而得解

李廣傳漢書大概襲史記原文以善射不遇時數奇七字爲血脈而自廣歷七郡太守以下至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云此一段史記在射虎之下漢書移於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以下總結廣之生平一一與上文相應似勝史記至史記傳首云廣以良家子從軍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

得相權勢

八

通圖叢書

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漢書刪去李蔡與後段既無照應所存止爲郎騎常侍五字師古遂注云官爲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不思武騎常侍乃官名故云秩八百石注家之訛由班氏刪節原文所致也與王朔語云云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漢書刪去且固命也四字不特文氣少駘宕且與下文數奇不相應矣末後史記云隨大將軍擊匈奴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遣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未對二字承上曰字來漢書刪去曰字則未對二字無著落廣子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

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漢書刪去與青有親四字似亦未當

史記魏其武安傳未附灌將軍離而為三人合則為一傳中開彼此互見敘次之曲折情狀歷歷如在目前班氏一仍其舊所節刪者數字耳按史記寶嬰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漢書刪去嬰字似乎為吳相者即其父矣史記武安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此田寶相傾之始也時嬰尙未相漢書去為相二字是為得之并魏其二字亦刪去則田所傾者與寶無涉矣史記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向自坐東向漢書刪去嘗字史記武安由此益驕云云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

得相權並卷三

九

通國叢書

不可勝紀漢書刪卻侯字改奉為奏而云諸奏金玉狗馬玩好似不若原文之明晰史記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漢書改不失故為否字亦不及原文之委婉有情史記灌夫父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漢書改軍法為漢法刪去從軍二字云父子俱有死事父子俱死矣誰與喪歸耶史記陂池田園漢書改陂為波兩宮螿將軍漢書改螿為夷平生慕之後棄之者漢書去第二箇之字請語魏其帳具漢書刪去帳字夫以服請宜往漢書改宜往為不宜自且至今未敢嘗食漢書刪自且二字武安鄂謝漢書改鄂為悟夫從坐上謹履之漢書改從坐上三字為從坐二字蚡事魏其無所不

可何愛數頃田漢書刪去何字武安由此大怨漢書改怨為怒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漢書刪去得字將軍貴人也畢之漢書改畢為屬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漢書於女下添曹字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平漢書改陷為穴而刪去乎字夫愈怒不肯謝漢書改謝為順遂按其前事漢書刪去按字魏其銳身為救夫漢書刪去身字嬰之東朝漢書刪去之字不仰視天而俛畫地漢書刪去不字而字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漢書刪去也字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漢書刪去欺謾二字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漢書刪去上而兩字所爭只在二三字卻失語氣之輕重世之讀史漢者即吾說而推之異同之下優劣略可見矣

得相權並卷三

十

通國叢書

太史公於李陵降匈奴後盛稱其賢謂古名將不過也雖以此身被腐刑而辭終不變復於答任少卿書痛切言之至其為陵傳則云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儼然責其不能死綬之意史筆之嚴如此漢書敘述視史記為詳并及其降胡以後不復歸漢情事特是原情之作而於褒貶之義缺如矣  
地兵○漢書李陵傳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南地兵之義  
注家未詳  
蘇武傳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注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注曰去謂藏之也愚按去



與弄同羌舉切義在陳遵傳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賊去以為榮賊去即藏弄二字漢書字體用古文省筆往往類此史記衛青傳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漢書平陽侯家之下補入平陽侯曹壽向武帝姊陽信長公主二句與後向平陽公主事相照應似不可少衛媼史記云侯妾漢書云主家僮師古注僮婢女之通稱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曰衛媼則非侯妾可知當從漢書故青冒姓衛氏史記無青字亦當從漢書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史記原文也先母猶云前母漢書改先字作民字似有可商不如稱先母爲的當

傳聞錄

上

通圖叢書

漢書公孫敖以郎事景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史記以景爲武以騎將軍爲驃騎將軍不應與霍去病同此官號當從漢書衛霍與太史公同時此等事皆目覩者當由傳寫之訛非關本文也

起冢象廬山○霍去病卒于元狩六年爲冢象祁連山注云在茂陵旁衛青卒于元封五年起冢象廬山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非豫章之匡廬也

史記因衛青附見者公孫賀李息公孫敖李沮李蔡張次公蘇建趙信張騫趙食其曹襄韓說郭昌荀彘凡十四人而李廣自有傳漢書作十五人自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七人云皆自有傳附見者止八人因霍去病附見者

路博德趙破奴凡二人史漢皆同今按漢書惟李廣公孫賀張騫三人各爲一傳蘇建則移入蘇武傳前曹襄附見曹參傳後李蔡附入李廣傳中韓說事雜見戾太子公孫賀諸傳中未嘗有專傳也

蘇建傳史記附衛霍傳後漢書移置其子武之前史家敘述先世例多如此劉知幾史通譏之云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章立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稱蘇氏之傳則先以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云云今按漢書韋賢父子傳首述其先韋孟爲楚元王傳又載其風諫詩甚詳何得云不以冠首且自孟至賢已五世立成乃賢之子何得以孟爲立成之父讀史疏略至此不自知其舛謬而妄議前人可發一笑

傳聞錄

上

通圖叢書

漢書霍去病傳與輕勇騎八百直奔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劉原父云將字當衍

史記董仲舒見儒林班氏爲立專傳賢良三策卓爲西漢大儒惜武帝不用之朝廷僅用爲侯國相故功業無可見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此千古定評漢書既引此作傳贊而復援向子歆之語謂考其師友淵源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向歆父子人品懸絕乃欲據歆言以駁其父何其無論斷之識也董仲舒本傳云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按所傳膠西集惟賢良三策士不遇一賦乞種麥一章

詣公孫弘記室一書郊祀兩雹高廟災三對山川一頌十篇而已至其說春秋得失及春秋繁露數十篇初疑是後儒僞作漢書於傳末亦載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則東漢之前已有其書矣又按高廟災時仲舒一對詳載五行志中大意勸武帝誅戮貴戚大臣一則曰忍而誅之再則曰忍而誅之時適逢淮南衡王相繼謀反班氏遂云上思仲舒言使其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之以春秋誼專斷于外不請云云及淮南獄成死者至數萬人皆出自步舒專斷者愚謂仲舒平生所學所言以仁義為歸不應於此事啟骨肉之禍慘烈如此竊疑廟災一對即其弟子輩緣飾經術而託於師說者抑或主父偃造為此書以陷仲舒下吏亦未可知史家不察遂

傳世雜錄卷三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以淮南之獄歸咎於仲舒是不可不為辨正者也

司馬相如傳贊漢書用史記舊文自春秋推見至隱至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未接云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中間揚雄以為云云五句乃班氏所補今太史公贊語乃與漢書不異揚雄生司馬之後贊中似不得援其辭蓋漢書之文而譌入史記者也讀者辨之

公孫弘傳史記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至太常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但舉其大略而已漢書於弘至太常下添入策諸儒制及弘對策全文及召見後史記止云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漢書復增入待詔金馬門所上一疏及問答數十言弘之生平學術後來相業

底裏具見於此此司馬之略似不如班氏之詳至傳末漢書有其後李蔡等相繼為相云云一段既以見武帝之刻薄寡恩而弘之阿世取容隱然自見此則太史公既歿未及究論者也元始之詔亦然

五銖錢重如其文或三銖四銖亦然載在平準書中一段云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褻取銖錢益輕而物益貴有司乃更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焉按錢褻即下所云周郭也銖者銅屑也刻本作銖者訛今半兩錢人閉往往有之而外無周郭皆經磨銖故爾但所云周郭其下者其形製不復見豈在下則不可磨耶

傳世雜錄卷三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至三公然其言鹽鐵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為舉朝不敢言而式獨言之其人固有可取者愚又謂贊稱式質直與汲黯同烹弘羊天乃兩此言亦自卜式發之太史公用此段作平準書結案風刺之義深矣班氏於式傳顧削而弗載太史公不諱於同時而班氏乃諱言於後世大似沒人之善讀者不能無遺議焉

漢書公孫弘等三人傳贊只遇時致位以上數句盡之矣何必因三人而推廣之以誇武宣兩朝得人之盛所以前輩多譏其比擬失倫稱譽過當如質直則以卜式與汲黯同稱儒雅則以公孫弘與董仲舒並列趙禹張湯史記酷吏傳之兩

人也而以定令歸之東方朔枚舉儒流也而以滑稽名之李  
延年倡優也而稱其協律桑弘羊聚斂臣也而嘉以運籌嚴  
延年既入酷吏傳矣又與龔黃鄭召等並表治民之蹟史家  
之褒貶當如是乎

史記以張湯入酷吏傳中漢書於司馬原文刪去趙禹一段  
而附以子安世孫延壽別爲一傳先儒謂因其子孫貴盛之  
故愚竊謂未盡然觀安世傳中與霍禹同爲大司馬一段及  
延壽傳末引霍光語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兩處乃其立傳  
本意借客形主有感而云蓋惜霍氏之無賢子孫也

杜周與張湯史記並列酷吏傳中漢書亦別為傳而附其子延年宋儒劉元城譏之云杜張一等人也若令湯獨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子洩意也楊升庵駁之云安世延年皆功臣也觀安世傳贊曰湯固宜有後杜欽傳贊曰張杜俱有良子其酷吏傳贊則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觀此則班氏固未嘗因湯以宥周也此語得之

漢書張騫傳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云云按史記堂邑氏下有故胡二字漢書刪去所以顏師古注云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觀下文云堂邑父故胡人

得樹樓雜鈔

隨園叢書

善射其義曉然其稱堂邑父者乃取主人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蓋本史記原文以補漢書之缺三劉刊誤直以奴甘父為此人名號者非也

史記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漢書改太子作夫人不知何据似當以史記為正至其為天子言之下史記詳載烏孫以下七國漢書移入西域傳此處只以地形所有四字包括之校為簡要當依之

史記大宛一傳漢書分前半屬張騫分後半屬李廣利中間挨次平敘節節相生多仍司馬原文總以見武帝之好大喜功而國計之得失兩人之功罪自隱然言外贊語亦本諸太史趙東山謂班氏不責騫而為漢諱第失於詳攷耳

太史公敘傳自先世起歷顛項唐虞夏商周秦而終以己之

善書本末故止自署其名而不及字且不載馮翊陽夏人班氏既改為司馬遷傳則當從列傳體裁而乃因襲原文一無損益宜其見譏于劉知幾也中開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適少梁敘次本自明白漢書改奔秦為奔魏致顏師古未詳所說之疑不知史記原文固未嘗誤也太史本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制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也而在諸侯卿之上秦亦有之不始於漢如漳漢書注引漢儀注謂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駁之云百官表無太史公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為正今按遷之父談本為太史令遷尊其父故

得樹樓雜鈔

隨園叢書

稱為公非漢時有太史公官名也所云位在丞相上者當是在侯國卿相之上亦非王朝也

戾太子生年贊語與本傳不合按武帝以庚子正月即位年甫十七明年辛丑為建元元年至六年丙午因長星見改元元光又六年癸丑改元元朔時帝年二十九戾太子始生帝紀本傳之可攷者也至贊語則謂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春戾太子生前後相距八年自是贊辭之訛蘇子瞻引此入諫用兵書則又承襲班書而未加考正者也

淮南王安諫伐南越一書西漢有數文字不當以人廢言史記於本傳獨詳其逆謀故不及此書漢書因之而附載此書於嚴助傳中以為助交通淮南坐誅張本史家體裁與章法

照應兩皆盡善矣

淦音紺水名無平聲讀者漢書地理志淦水出豫章新淦西入湖溝又嚴助傳載淮南王安諫伐南越書中一段云前時南海王反將軍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按即今臨江府之新淦縣也蓋漢與南越分界在庾嶺嶺以西則漢界漢書注以淦訓甘或以為南越地名者皆訛也觀書中又云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餘干今饒州屬縣與上淦同屬江西可知

朱買臣傳只取報復為事觀其負薪時與妻語云待我富貴報汝功及為會稽守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生平本領不過校量恩怨而身卒以此被誅此班氏立傳之本意也顧稱其家貧好讀書不知所讀者何書耶

得樓雜書

三

適園叢書

吾工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注云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注格音各行伍相各劉德注格五某行藝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注即今歲之藝也按博塞格五之戲唐時尚行之所以杜少陵除夕詩云相與博塞為歡娛鮑宏有博塞經二字俱竹頭疑其籌皆用竹今此技不傳鮮有知其說者

籍甚籍字本從竹頭漢書陸賈傳賈游公卿間名聲籍甚江都王易傳國中口語籍籍即其義也後世作藉甚從廿頭者非

孫陽王良伯樂○孫陽見屈原離騷王逸注云伯樂姓名也

不言何時人王良見孟子與趙簡子同時乃周威王時人列子以伯樂為秦繆公時人漢書注張晏則云王良郵無恤字伯樂以師古則云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是一人而以張晏良字伯樂之說為訛蘇子瞻則並舉二人有王良伯樂飛上天之句諸處互異究竟未詳孰是亦千古一疑案也武帝時文學諸臣如嚴助朱買臣吾工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史皆有傳惟膠倉嚴蔥奇二人姓名附見嚴助傳中事跡一無可考注家亦不詳何許人

得樓雜書

四

適園叢書

東方朔在漢武朝玩世肆意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詭而不失其正者也漢書於本傳不承襲褚先生語特載其諫上林苑一疏化民有道一對及請誅董偃事敘次曲折詳盡而未附以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亦似以武帝未盡其用為方朔惜者顧於贊語稱為滑稽之雄得毋以好作詼諧為士論所薄乎茅鹿門有云東方曼倩為漢朝第一流此傳摹寫其瀟宕瑰瑋之氣當為漢書第一文

楊惲平生無失德初以與戴長樂相失被其誣告所言六節皆曖昧事既失候復因答孫會宗書下廷尉是時杜延年為御史大夫為廷尉者則于定國也史稱定國在職民自以不冤何乃坐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冤孰甚焉雖由漢宣天資刻核定國亦不得辭其咎也

漢書公孫賀至鄭弘等九人列傳中閒並無一人議及鹽鐵

者贊語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云云通篇文義與九人無涉疑本食貨志贊之前段而訛入此處者蓋食貨志贊止論鑄錢而不及鹽鐵或有缺文耳

楊王孫舉葬其事近乎達而心則流乎忍以此為治命而使其子遵行之與舉尸委壑何異且以身親土故違聖賢之明訓而取莊子烏鵲蟻之說謂將以矯世俗厚葬之弊漢初尙黃老固宜有此等好奇之士然由其說止以薄一身而充其類則親死而焚其尸者必矜自此舉異端之流禍而獲罪名教莫此為甚矣班氏獨據此一事為立專傳且以狂狷之名子之竊恐聖人所謂狂狷者未必是此種忍人也

得獲贊書

五

趙充國傳

親信同受顧命兩人所以同傳也中間敘述不同處亦互相照應金有賢母霍無令妻金不肯以女入後宮霍則納少女為后金以主少辭封侯霍輔幼君專國柄金忍於殺愛子霍不忍發妻之陰謀金沒後七世尙封侯霍沒後三年而族滅金之貴盛延及於弟倫霍之被禍連逮其兄子史譏其不學無術情無以茂陵徐生之言告之者愚謂芒刺在背其光已萌於驂乘身當伊尹周公之任而所事非太甲成王之君其能免於震主不畜之禍哉金之幸在沒於昭帝初年不與後來廢立之事耳豈日禪之學術獨優於光哉此殆有天焉未可盡歸人事也噫

趙充國傳宣帝敕讓充國云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顏師古注以微字屬上讀云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三劉刊誤駁之云微無也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以微字屬下句讀當從之

辛慶忌宣帝時賢臣也不獨有功於西域其立朝大節如上書救劉輔及諸葛豐免冠救朱雲三事皆當時在廷諸臣所不及者班史於本傳皆不載何也

鄭吉甘延壽事略於本傳而詳在陳湯傳中三人同立功於西域者也與史記田寶灌夫三人合傳事不同而篇法同可悟史家詳略之法

得獲贊書

六

趙充國傳

上官桀趙充國辛武賢慶忌父子鄭吉陳湯段會宗十五人皆有傳王國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至廉褒郭舜孫建三人姓名僅見於贊中他無可考  
西漢尙經術而不尙名節王莽之篡在廷諸臣不屈而死者真勝一人而已鮑宜以忠直見斥於前莽以為不附已風州郡誅之并及辛與許紺其次也郭欽蔣詡以病免官終莽世臥不出戶薛方辭安車之徵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以儒生不仕莽又其次也以上數人姓名附見鮑宜傳後固宜至於紀遂卻相唐林唐尊四人皆仕於莽封侯歷公卿位矣大節已失安得謂清名之士班氏乃與商山四皓及鄭子真嚴君平前後並提而論疑人不以其倫吾所未解也

西漢宗廟徧於郡國合京師凡一百七十六所寢園凡三十  
一所園中各有寢殿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遊衣冠可  
謂數且煩矣至元帝時始有請罷郡國廟及定宗廟迭毀之  
議本册自翼奉貢禹二人其後旋毀旋復紛紛不一議禮者  
人各爲家終哀平之世訖無定論班氏不詳於翼奉貢禹傳  
而附於韋玄成傳末蓋取劉歆譏貢禹建迭毀之議爲失禮  
意且稱歆之議視諸儒爲博而篤亦可稱爲劉氏左袒者矣  
揆諸典禮未盡當也

兩貢禹○一爲高帝時人見魏相傳中一爲元帝時御史大夫

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丙吉傳召東曹案邊長吏瑁科條其人張晏注云瑁錄也科  
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愚竊謂瑁當作  
細字解科條當作錄字解謂細錄邊郡官吏生平及在官行  
事也

漢儒治易書春秋者多推陰陽五行災異自董仲舒而下如  
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谷永劉向父子李尋諸人皆有專  
傳可考惟田終術呂步舒姓名一見于眭弘等傳贊一見五  
行志絕無占驗事又按田終術官長安令受星歷之學于  
翟方進見翟呂步舒溫人丞相長史見胡母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六人並以才能威望  
著聲於三輔而廣漢延壽章三人乃不得其死餘三人則以

功名終得失相半此天道之不可問者班氏貶趙韓以許上  
不信失身墮功譏王章以不量輕重致陷刑戮所謂欲加之  
罪何患無辭者按趙韓俱死于蕭望之之手王章爲大將軍  
鳳所陷坐以大逆要皆不事權責矯然獨立之士而謂其許  
上不信不量輕重然則在廷者必人人爲孔光張禹而後可  
倖免乎

衛霍以椒房之戚立功封侯馮奉世父子六人當元成兩朝  
著有奇功偉績而以昭儀之故避嫌不得大用所以野王歎  
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其後因王舅封侯者止馮  
參一人卒爲傅太后所陷姊弟死於非罪使馮氏父子兄弟  
在武帝之世萬戶侯何足道哉班氏於馮奉世父子傳贊獨  
舉宜鄉侯一人以寓感歎之意其指微矣

御覽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宣元六王傳引論語亡之命矣夫亡字作蔑故舊無大故則  
不棄也棄字上多可字

元帝三男長成帝次定陶王康次中山王興成帝無子以康  
子欣爲太子是爲哀帝哀帝無子以興子衍爲嗣是爲平帝  
一子兩孫相繼皆爲天子史冊不再見也

僮地名考○匡衡傳代韋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又云初衡  
封僮之樂安鄉愚按漢書地理志臨淮郡縣二十九其一曰  
僮漢之臨淮郡今淮安府而兼有徐邳二州之境應劭注內  
高平開陵昌陽廣平蘭陵襄平樂陵爲侯國者凡七獨不載  
樂安侯國名似有脫缺

匡衡傳政治得失疏引詩商邑翼翼四句云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按詩首章云捷彼殷武易文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明明是武丁事而衡以為成湯史稱衡明經當世少雙似不應舛訛至此

甄譚當作張譚匡衡傳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石顯追條其舊惡云云按成帝初年為御史大夫者有張譚無甄譚疑甄字乃張字之訛

西漢為論語之學者有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元成數家而篇第或異及張禹為成帝師獻論語章句其書最後出史稱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而馬端臨經籍考失載焦弱侯經籍志有張氏論語注十卷顧不著其名別有論語章句二十卷乃劉炫所著不知後世所傳篇第是張氏舊本否

古書傳者絕少不可攷矣  
孔光傳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按禮記檀弓帛當作白

孔霸教授元帝初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賜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注云名數者戶籍也其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詔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故霸復還其長子福名數于魯前之徙名數自魯徙長安也後之還名數自長安復歸魯也其義甚明末段文義當云故霸還長子福名數于魯奉孔子祀長字作上聲讀今漢書刻本云故霸還長安長字下多著安字與前段不相合宋宣獻謂安字無義疑衍當從之一

馬矢○馬宮傳末云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師卒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以馬矢為姓可發一笑

翟方進傳後附載少子翟義事是時王莽託周公輔成王之名篡逆之勢已成舉朝內外無一人敢聲罪致討者翟義以東郡太守起兵討賊觀其言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厚恩義當為國討賊設令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于先帝云云事雖不成其忠孝大節西漢一人而已班叔皮乃譏其不量力以隕其宗大失史家褒貶之法

吳起禽滑楚二人姓名載在史記儒林傳序稱其為王者師班氏因之按史記吳起與孫臏同傳雖嘗受業於曾子以殺妻求將曾子絕之似不應序入儒林滑楚之名見於孟子策

古釐字注疏云善用兵者慎子即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者疑是吳起一流但彼姓慎此則云禽不知即其人否

班氏序儒林授受師弟視史記較詳漢初言易則田生言書則伏生言詩則申培韓固韓嬰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入家而已其後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家又有張彭之學孟家又有翟孟白之學梁丘家又有士孫鄧衡之學京氏之學高氏之學尚書有大小歐陽氏學大小夏侯之學大夏侯家又有孔許之學小夏侯家又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魯詩有韋氏學有張唐褚氏學張家又有許氏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又有王食長孫之學毛詩則本之徐敖禮分大小戴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公羊春秋



有顏嚴之學顏家又有冷任氏之學笈冥之學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左氏春秋則本之賈護劉歆至平帝時又立逸禮及古文尙書不在此數經學至西漢而稱極盛願其書不傳漢書亦止載授受之系及地名官秩而於六藝之異同得失不能一一分別言之所謂漢儒說經而經亡可勝浩歎哉

史記酷吏傳自郅都以下皆漢時人也至循吏傳則孫叔敖等皆春秋時人漢初如吳公文翁治行乃其表表者概不爲立傳漢書有文翁而無吳公似屬缺事

學官卽學宮也文翁傳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注云學官學之官舍也

通鑑綱目

十一

通鑑綱目

王成爲膠東相初無善政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其後計吏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果爾則不應入循吏傳班史前後自相矛盾如此

提闕二字出召信臣傳爲南陽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以廣灌溉師古注云闕所以壅水而於提字無所發明愚按提闕者卽後世所云牖也水小則下板以遏流是闕字之義水大則起板以通流是提字之義

朱邑之入循吏由桐鄉喬夫桐鄉漢屬廬江郡舒縣上有郡守下有縣令喬夫一鄉亭之長耳史稱其廉平所部吏民愛敬焉死且屬其子葬桐鄉民果爲起冢立祠按喬夫之名見

於夏書與庶人並列漢書百官表則云鄉有喬夫職聽訟收賦稅則是漢時鄉喬夫之任直與縣令等然張釋之傳虎園喬夫上欲用爲上林令豈上林苑中亦有主獄訟賦稅者耶所未知也

酷吏周陽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議史記作義當從之由本姓趙其父兼以淮南舅封周陽侯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按宗家任猶云以外戚得膺也

束溼○史記甯戚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新漢書刪去薪字不知所束爲何物似當從史記原文

趙禹傳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

通鑑綱目

十一

通鑑綱目

刻蓋自此始此史記原文也漢書刪改云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似不若原文之明晰盡字疑是蓋字之訛史記及禹爲少府比九卿漢書刪去比字直云少府九卿於義似未安史記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漢書改云治峻禹非原文三字幾不可解矣史記傳末禹以老爲燕相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與義縱傳後一歲張湯亦死同一結法漢書刪去湯字似未當

義縱傳史記原文云縱有姊妯以醫幸王太后漢書於前刪去妯字下文則云拜義妯弟縱爲郎妯字似無來歷史記云縱爲定襄太守掩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一日報殺四百餘人不論輕重此縱

之所以為酷也漢書刪去輕繫二字失其義矣

王温舒傳史記原文擇郡中豪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非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漢書改末段因字作回字又刪去其事二字而云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遂以避回兩字連讀注云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文詛注亦詛不可不為考正

咸宜史記作滅此姓也似不應別改一字史記前段云稍遷至御史及中丞後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載漢書於前段丞字上刪去中字後段則依史記云為御史及中丞上下不相應似當從史記於前段增入中字又史記宣為左內史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漢書改

附錄卷之五

七

實字作實史記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白與殷皆姓也漢書改白為百改殷為段史記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漢書改范生為范主疑皆有訛但字體相近不知當何從須再攷以歸一是

酷吏傳自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云云至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凡三百餘言乃概論武帝朝吏治如此史記原文載楊僕傳後漢書則移入咸宜傳末以總結上文而自田廣明以下又另紀昭宣後事前後自成段落似為得之

張湯杜周史記酷吏之二人也班氏因其子孫貴盛別為立傳已失太史之舊至其贊語則仍史記原文云雖酷稱其位

矣與嚴延年傳中所云坐殺不辜尹賞傳中所云坐殘賊免不且自相刺繆乎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故贊云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辨當否國家賴其便漢書既別為立傳不應復入贊辭且改陰陽兩字為阿邑注中曲為之解義尤難通

太史公傳酷吏十人中間敘事參錯互見或斷或連不拘一格郵都為酷吏之首故云獨先嚴酷次寔成則曰治效郵都次周陽繇則曰大抵吏治類多成繇等矣次趙禹則曰與張湯論定諸律令次張湯則曰湯為廷尉而兄事禹次義縱則曰治效郵都次王温舒則曰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次尹齊則云事張湯聲甚于寔成次楊僕則曰治效尹齊次臧宣則

附錄卷之五

十四

曰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次杜周則曰其治與宣相放曰大放張湯曰暴酷甚于王温舒等抑且於寔成傳則附見郵都事於張湯傳則附載趙禹事於義縱傳則附見寔成事於楊僕傳則附見王温舒事劉辰翁云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是已班氏將史記原文入他傳者或移歸本傳體裁則整齊矣不知司馬文章之妙正在不整齊處也班馬優劣於此略可見

子貢既入仲尼弟子列傳復入貨殖傳至云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謂得勢而益彰者平原屬史記之說班氏既讚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則當刪卻子貢不使聖門賢者與計然白圭等並列庶為盡善何所見不及此耶

樓護陳遵張竦三人据班傳所載無殺人報仇等事似當立專傳不應入游俠

匈奴列傳史記漢至貳師降匈奴而止時武帝太始元年也漢書起武帝末至宣帝神爵中自乙酉迄癸亥凡三十九年中開寇邊人塞往往而見其後分爲五單于或來降或入朝稱臣或遣子入侍而北邊稍定歷元成哀平六十餘年直至王莽篡漢復開邊釁傳中首尾分四段看自三代及秦爲一段和親之議起高祖至文景爲一段武帝出師征伐至宣帝初爲一段自呼韓邪單于來朝至王莽爲一段

南粵尉趙佗傳史記不載文帝賜佗書略載佗報書班氏則載賜佗書并詳載佗報書彼此參看情文方兩得

得樓護張竦

五

通鑑書

史記外戚世家漢書改入列傳又詳紀後宮爵位稱號可補司馬之缺

張皇后史記於呂氏滅後但云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漢書改爲廢處北宮按文帝繼統未嘗有以叔廢嫂之事似當從史記

惠帝崩後呂后初立後宮美人所生名爲太子者是爲少帝在位四年復廢之更立恆山王弘而以呂祿女爲后合呂后本紀考之前後凡兩事漢書於張皇后傳中所載較明史記則云孝惠帝崩繼嗣未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竟將少帝與恆山王并作一人矣當從漢書爲是但前段既云少帝幽死後復云少帝恆山淮南濟川

王皆以非孝惠子誅後段少帝兩字似應刪去上下文始相應

王皇后傳史記至平原君從田氏葬長陵止漢書復采褚先生語補入金王孫女一段作文外波瀾獨嫌其節刪原文於當時情景摹寫有未盡耳

孝景薄皇后史記不立傳孝武陳皇后亦不立傳而附載本末於衛皇后傳中皆緣廢后故也漢書補作兩傳遂爲史家定案後世凡廢后得並載例創於此

衛青尙平陽公主事詳史記褚先生所紀九十餘言漢書平陽主寡居以下云云褚先生又紀尹婕妤好事幾二百言漢書附見李夫人傳中只用後有尹婕妤更幸七字刪去尹邢同時並幸不相見一段殊爲簡當得體

得樓護張竦

六

通鑑書

李夫人早卒以后禮葬武帝崩霍光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此武帝身後事史記所以亦不立傳而附見於衛皇后傳末但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降匈奴史記顧不載而云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封爲海西侯不知所封者何人似屬贅語漢書於李夫人傳末載其兄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數語作結史筆凜然

史記褚少孫詳載武帝譴責鈞弋夫人一段防微之計雖深而心未免太忍漢書削而不錄乃云有過見譴以憂死紀事失真鈞弋有知將毋含冤地下乎

外戚列傳兄弟封侯者史必載焉呂氏二人薄氏一人竇氏

三人王太后家亦三人衛氏支屬以軍功起家者五人李氏  
一人惟鈞七夫人傳則云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  
在位者至昭宣以後其恩尤濫封爵甚多矣

得樹樓雜鈔卷十五

海寧查慎行梅餘集

佟○廣韻載彤字紐下云姓也北燕錄有遼東佟萬以文章知名愚按後漢書逸民傳有佟臺則東漢時已有佟姓又按王莽傳莽既尊重欲以己女配平帝為皇后請考論五經定取禮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襄紀子稱侯安漢公國不稱古制事下有司顏師古注云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佟王莽篡位賜姓王則是西漢時又有以佟為名者矣但其字義未知何解

後世多謂杜少陵在蜀無海棠詩愚竊謂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二語乃其詠海棠佳句也此意陸放翁曾拈出有經

得樹樓雜鈔卷十五

紅帶露海棠溼之句自注云子美用溼字可謂奪造化之功歲豬○陸放翁北園雜絕句林際已看春雉起屋頭暈雞鳴以歲豬對春雉似是鳥名未詳其出處

鹽齏○放翁東窗小酌第二首頸聯云齏妾趁時爭鹽齏夫得兩正移秧鹽字不可解疑有訛豈亦有仄韻者耶

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見放翁己未冬至詩自注又有春遇甲申常長雨之句皆吾鄉農占所未及

鹽鹽○放翁詩園丁上牛米村博鹽鹽按宋史食貨志有鹽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跡面送闕下一條似是私鹽之禁與詩意不合未得其義

蠶卦○放翁詩青裙婦女結蠶卦白髮廟巫催社錢卦疑當

作挂鄉里婦人用綫穿繭懸神祠以祈蠶浙東亦有之

炊熟○放翁詩稚子孤行八千里喜聞炊熟可還家自注云家童自行在來報子布寒食可到家唐人以寒食前一日為炊熟

小殮○放翁詩家貧省小殮自注云近以粟粟不繼遂罷食粥以食粥為小殮未詳所出

鉢袋○猶禪家所云衣鉢也惟放翁詩屢用之拄杖云會同鉢袋并禪板付與兒孫世傳示子事云我死汝應傳鉢袋

勉持愚直報明時元日有感云先師鉢袋終當付歎息誰能共著鞭

放翁初罷官年六十四出都時有洞微山人者迎謂曰先生幸自愛後十五年當復相見於浙江濱及再赴召至臨安其

得樹樓雜鈔卷十五

諸果驗山人尚在相過於旱河頭握手一笑放翁有詩記其事惜不著山人姓名旱河疑即今斷河頭放翁寓所也

三任銘○放翁詩全家共保一忍字累世相傳三任銘自注云先太傅親受三任銘於施吾先生授游曰汝其累世相傳毋忽因即以傳諸子云云其義未詳

澧湖南水名字書韻書俱收入上聲無平讀者放翁醉題七律五六一聯云匹馬秋風入條華孤舟暮雪釣湘澧叶入四

支韻恐訛抑不知其別有所本耶存俟再考

放翁有六子虞龍修坦布幸亦作翁年八十外四人皆出仕惟布幸隨侍里居未幾幸又得永平錢監先生有句云傳家

六兒子其四今皓首按公在臨川時又有寄統詩中云諸弟亦可憐說兄軋酸辛疑是公之長子而早亡矣

掘筆○放翁掩脛無全衣作字用掘筆掘猶云秃也

矮黃○放翁詩中屢用之疑即今之黃芽茶世俗傳訛以黃矮為黃芽耳

官長○放翁詩好用越中土物俗語不一而足雜詠絕句有云女郎花樹新移種官長梅園亦探租自注鄉人謂楊梅止

曰梅官長其高品也

荷枯○放翁詩海客留苦脯山僧餉荷枯苦脯即今之海苔

出寧波海中荷枯豈即荷乾耶先生自注云荷枯出杖錫山杖錫山在明州

雲集卷十

三

勃落衣○放翁詩纓冠束帶前身事散髮今惟勃落衣未得其解

糠飯○放翁詩釜中有糠飯一飽吾何求自注云吳人謂飯不炊者為糠飯糠音勞今吳中無此語

鉏斧○放翁思歸詩會當求鉏斧近老鏡湖濱未詳所出

成都風俗以四月十九日為浣花節見劍南詩自注中

紅葉琵琶○放翁詩紅葉琵琶出嘉州四絃彈盡古今愁詩家未有用者

守麻○放翁自江西歸山陰作詩往往紀鄉土節物第十四

卷中有詩題云昔在成都正月七日聖壽寺麻子市初春行樂處也偶晨興聞鄰村守麻有感其詩末句臥聽兒童嚇雀

聲推其義乃是芝麻初下種時防鳥雀來啄令兒童驅逐守獲之也

吾鄉土語謂雞初鳴為頭雞曉放翁聞姑惡聲詩中有下牀

頭雞鳴梳鬢著襦裙之句與吾鄉略同

官樣花○放翁紫微詩鐘鼓樓前官樣花用白樂天紫微花

對紫微即詩意自我作古不妨創改花名也

圖變○放翁農家秋晚結句寒蔬種罷醉且歌雙雞短紙書

圖變未詳所出

紅丁黃甲○放翁偶得海錯侑酒中一聯云滿貯醪醇漬黃

甲密封小瓮餉紅丁紅丁未詳何物

雲集卷十

四

九九車○放翁詩兩兩星塵九九車天津笑我醉騎驢三字未詳出處

小昭慶院亦見放翁臨安詩題中今不詳在何處

醉頭○放翁詩醉頭珠滴愁先破帳底春回夢易成醉頭二字人罕用

山居疊韻詩○禽吟陰森林鹿伏樸楸木嗚呼吾徒愚僕僕

逐肉粟聯翩憐蕭肩覆棟速戮尋艱難還山閒獨欲足畜牧

騎梯樓西谿築屋宿北谷光芒常當藏橫玉觸俗目

甜羹○放翁詩自注以菘蘆菹山藥芋作羹

鴛鴦厚厚○放翁詩鴛鴦與厚厚能識我非狂蓋謂天地也未詳所出

花柔○放翁初夏詩地煖小畦花柔長泥融幽徑葉苗肥花  
禾二字未解

惡石○放翁自傲詩惡石從來豈汝仇安居無患卻堪憂不  
須更守庚申夜留取三彭傲情偷惡石二字未詳

鴨字五經所未見見於鄭玄曲禮第二卷庶人之擊匹注云  
匹作鷩音木鴨也

永安五銖○五銖錢起於西漢載在史記平準書至王莽罷  
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世所傳五銖兼  
年號者尚有永安五銖按永安乃東漢安帝年號其後晉惠  
帝元魏孝莊帝亦有之為漢為魏不可考也

半兩錢始於秦漢書食貨志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

錢幣考十五

五

與龜為名上幣銅錢實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

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其後四十餘年錢益多而輕有司

言半兩錢法重四銖而秦或摩錢質而取銖注云鉛銅屑也  
摩錢覆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鉛音俗按半兩錢後世尚有

傳者類多摩去周郭蓋漢時已然

貨布王莽所鑄漢書食貨志天鳳五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  
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

半足枝長八分闊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  
今重直貨錢二十五云云余所藏又有文曰大黃布千者其

形與貨布相似而差小莽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出

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鑄貨泉俱枚直一今重並行盡六  
年毋得復挾大錢矣

黃紙寫書○文獻通考仁宗嘉祐四年用祕閣校理吳及言  
令陳襄等編定四館書以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廣獻

書之格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缺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  
文資官明年冬奏黃紙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

千九百五十四卷

源字廣韻失載宋史儒林傳鄭樵字漁仲好著書自負不下  
劉向揚雄學者稱夾漈先生按司馬溫公類篇水部源子例

切與祭字同音水涯也正字通作積計切者訛琉球國西有  
澎湖島海水漸低謂之落漈舟行誤入者百不一反當據此

錢幣考十五

太

二條補入

程子門人李願端伯呂大晦與叔謝良佐驥道蘇明季明劉  
安節元承劉綽質夫周行已恭叔楊迪道周孚先伯忱尹

焯彥明張釋思長唐棣彥思胡安國康侯鮑若雨汝霖鄒栢  
德久暢大隱潛道朱光庭公按陳鼎幾叟李參端伯馮理聖

先其子忠恕賈道羅從彥仲素王頊信伯冕說之以道時紫

芝字失游酢定夫楊時中立

朱子門人黃幹勉齋李方子正叔廖德明子晦陳埴器之黃

楷字失趙錫叔重陳澤安卿晏淵亞夫黃泉升卿黃營子  
耕輔廣漢卿潘柄謙之周淵伯莊襲蓋卿夢錫沈偁莊仲劉  
祇履之劉彥用之甘節吉父萬人傑正澤吳昶叔夏余大雅

公晦陳文蔚才卿裡洵允夫金去偽正直葉賀孫味道曾祖  
道字失胡涿伯墨鏡木之子山吳必大伯豐李陶祖守約潘

時舉子義楊道夫仲思黃義剛去私林學業正卿林學履字失  
遊敬仲連叔游傲字失黃士毅子弘林慶孫子武郭友仁

德元呂燕德明周漢壽重伯羽飛卿李季札季子黃源商  
伯方上孫伯讓楊至至之張洽元德蔡念成元思林賜聞一

呂輝字失王遇子合湯泳敬叔卿可學子上何編京叔范產  
德伯崇范元裕字失黃有開黃顯子字失廖謙益仲魏椿元

壽林恪叔義吳維和仲鄭南升文振度正善信徐寓居甫領  
鎮一作廣舒高字失邵浩字失蕭佐字失賈從周文卿潘

履孫坦翁楊曠子昂王遇幼觀楊長儒伯子一號東山楊與  
七

立失郭雍失袁權機仲程端蒙以上姓名見元人董真驛  
六經本文有舟字無船字注疏皆出漢以後陸佃釋方舟云

舟船也本於說文按史記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則夏時已  
有船之名顧不多見惟莊子有虛船觸舟之語耳

鐘銀花牽牛花也其色紫翠京師稱鐘銀花宮中誠為露行  
秋開著花晨開晝萎灌以酒其萎稍遲色則變殷紅矣宮中

無此種客氏傳入宮人皆喜戴之多露沾濡其客氏宣淫之  
徵歎詩云鸚鵡杯深琥珀濃暮涼頻灑露行兼瓊窗放罷西

風曉插上香雲換淺紅此段見天啟宮詞中余嘗於日未出  
時摘花朵平置水面少頃色亦變紫翠為殷紅竟日房不斂

不必灌以酒也但婦人以之插鬢則易萎不知陸放翁詩何

以亦有插鬢烟燭牽牛花之句鐘銀取其初開花色若銀之  
在治改稱露行亦復不俗

煙酒○明末遺事瑣談八卷不詳作者姓名中一條云燕廟  
時重謠云天下兵起偏地皆煙未幾閩人以此種至名曰煙

酒可療寒氣亦火妖也  
鼠臙可治聾○酉陽雜俎云鼠臙在肝活取則有按本草鼠

終死其臙即消不易得也肝有七葉臙在肝之短葉間大如  
黃豆白色取納耳中不過三次可治三十年老聾

杜瓜劉栗○黃山谷與張益老尺牘云駢琴須以雷張為準  
非得妙材不加斧斤故傳百世都有杜瓜劉栗皆為名家

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傳況此嘉器能得人之風  
聲氣習者耶瓜栗二字未詳是人名抑是從果得名他書未

見須再攷  
庵菴二字今人皆通用廣韻亦兼收以庵為小草舍菴為草

名黃山谷辨之云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  
從广三國志焦先傳居蠅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書皇甫

規為中郎將監關中兵會軍大疫規入菴廬巡視即用此菴  
字為有據依

四川○禹貢梁州漢益州唐初置劍南道為西川後增置東  
川府於梓州稱兩川北宋因之分東西兩路南渡後乃分益

梓利夔四路安撫司四川之名始此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  
利梓俱在川北而川南獨缺故又置提獄司於嘉定重慶瀘

州



川三府嘉定則川南也明朝以川東川南地方遼闊分為上下二道上川東駐劄重慶管重慶一府下川東駐劄達州管夔州一府而守道駐劄涪州兼管重慶二府下川南管敘馬瀘守道駐劄敘州府巡道駐瀘州上川南管嘉眉邛雅四府守道駐嘉定巡道駐邛州凡稱兩川者東西也稱四川者益梓利夔也

城南錦屏山○黃山谷題跋有云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蕤之術智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余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云云按名勝志保寧府屬中山即錫屏山在城外嘉陵江南與郡治對兩峰壁立如錦屏名山志闕中縣玉臺山有東西南北四巖南巖有大像山一名白星巖陳堯叟兄弟讀書於此云云而宋史本傳則云堯叟闕中人讀書於錦屏山與此不合再考舊唐書陳子昂傳但云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寒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善屬文梓州初無錦屏山與此又不合趙蕤見唐書藝文志宋史同所載有趙蕤長短要術十卷亦不云是梓州人

偽作東坡書者二人高述潘岐黃山谷題跋云張夢得所藏東坡書蓋依傍糟蘆山芋帖為之語意筆意不升東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廣作東坡書少年不識好惡乃如此按糟蘆山芋帖今不傳高述丹陽人潘岐齊安人白龍潭杭州地名黃山谷吉州姚公墓志序通判杭州州東挾漕河皆民田白龍潭岸善決毀民成功公至則為捍水隄

於今有年白龍潭今失考

消搖游○南華第一篇刻本皆作逍遙游惟黃山谷作黃幾復墓志作消搖按幾復名介南昌人其釋消搖之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尺鷃與海鷗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其說似乎穿鑿後王介甫新學盛行士之應科舉者非老莊不言幾復固已啟其端矣

二墨再和答毅成螺擊鼓如鳴雷豆田見角殺成螺山谷外集第一卷雜五且和子瞻贊字韻相思民為梯山谷寄李次魯山用心無疲弱不以欲面論坐起雜五且民為梯山谷寄李次民為梯山谷寄李次兵作郎謝人寄梯山詩中已失樓兒時面忍能乞與兵作郎

里瘦飲濁父家詩一醉解語花萬事盡軟戾地邑西軟戾地彼乃可使強宗何郎樽清江醴玉餅虎夔藩月黑虎夔藩見外集第三卷以上九條俱未詳出處

嘉禾○宋史地理志嘉興府本秀州軍事政和七年賜郡名曰嘉禾而黃山谷答永新宗令寄石耳詩云嘉禾令尹清如水寄我南山石上耳則江西永新縣亦有此名按太平寰宇記唐顯慶中移置永新縣於禾水東南嘉禾之名當取此乃在宋以前

三遲○元微之詩本絃纜一舉下口已三遲盧仝詩等閒對酒呼三遲黃山谷詩下馬索酒呼三遲其義未詳亥卯未餽飽○山谷謝張泰伯惠黃雀鮓詩蜀王煎穀法醃

以羊養兔自注云俗謂亥卯未餽純

鳳翼雞冠○黃山谷詩紅英委鳳翼赤憤我雞冠鳳翼蓋謂鳳仙花也

迎將家○列子舍者迎將家注云各舍家也黃山谷賦隨萬歲山中詩有掃除迎將家下羣脫巾轍之句正用列子語注家因莊子寓言篇亦有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之語遂以其家二字屬下句讀并援釋文曰家公主人公也似說燕無凶○山谷詩老翁燕無凶僂蹇坐里閭後生集聞見自不禁興蓋謂山中之民老幼傲兀之意燕無凶三字不可解

無山窮○山谷寄晁元忠第二首既云退之文送窮又云欲

無窮窮五

上

濟無山窮人疑窮字重叶不知此語出左傳楚子圍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注云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也云云鞠窮即芎藭按上林賦亦云穹窮首蒲窮窮二字古文通用字同而義固不同也

九井璜○山谷詩腰垂九井璜耳著明月璜又琴銘釣魚而得九井之璜按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云呂尚釣於磻谿得玉璜山海經云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九仞有九井皆以玉為樞合兩事為一似牽強

婆娑草○山谷贈王環中詩蒼城歸來日未西一鋤識盡婆娑草按蒼城天竺人善醫見高僧傳婆娑草未詳所出

一牛鳴○釋氏以五里為一牛鳴地王荆公詩潮溝直下兩牛鳴十畝漣漪一草亭又京峴城南隱映深兩牛鳴地得禪林黃山谷題高子言谿亭題云先人散廬望高子所築不過十牛鳴耳蓋相去五十里也

六丁神姓名○老君六丁符圖云丁卯神司馬應丁丑神趙子玉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成文公丁未神叔通丁巳神崔巨卿

左手作圓右手作方世人機敏便可爾一風分送南北舟斟酌鬼神宜有此黃山谷宮亭湖詩起四句也按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轉非子功名篇亦云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而北史儒林傳則云劉炫少以

無窮窮五

上

聰敏稱強記博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三事並舉無所遺失山谷起二語正用北史劉炫事

癸任選生  
驢失脚○山谷浣花谿圖詩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時有新作未詳所出

赤挽板○山谷題展子虔威應觀音第二首云誰能與作赤挽板老筆猶堪壽百年未詳

茸割肥羊○山谷戲呈田子平六言茸割即非茸割肥羊自是肥羊二語未詳

四公子恭○山谷題跋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

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雅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  
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棊耳四公子棊未詳所出  
董梧鉏○山谷與洪駒父尺牘邠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磨  
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鉏痛治之耳董梧鉏三字出莊  
子而史容注失考按庚桑楚篇吳王謂其友顏不疑曰戒之  
哉毋以汝色驕人哉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百家衣○山谷詩題陳吉老同知命弟游青原謁思禪師余  
以箒領不得往二公兩久不歸戲作百家衣一首二十韻招  
之未詳出處

芋芋二字不可通用○按芋麻也芋橡栗也音同而義各別  
廣韻字字紐下並載芋芋二字而注云芋草也可以為繩於

芋字下則注云上同失其義矣佩文韻府因之并刪去芋字  
富武英纂輯時記得六語韻分屬汪紫滄何舛繆疏漏若此  
今已無從改正矣

薩波齋○山谷雪中行役詩疾背宵眠楸火嚼冰晨飯陸  
波齋未詳所出

袈裟二字古韻書皆不收黃山谷論俗呼字云梵語本云迦  
羅沙曳此云不正色佛律云道人不得著一切上色衣當渠  
作迦沙色至梁葛洪撰字苑於加沙字下皆著衣天竺道人  
衣也唐韻始載之

躡六跪○荀子云躡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黃山谷謂古  
人作語時有省有不省耳揚子云躡之郭索後蚶黃泉齋約

而專過也

起膠餅○周禮醢人醢食鄭康成注云以酒為餅買公彥云  
醢粥也以酒醢為餅若今之起膠餅按今蒸餅以酒發麩填  
起謂之餅即饅頭也

覆斗○山谷雜記云故人蓋明仲守萬州為余斲金崖作研  
而魁梧雅為貴乃作覆斗使之不塵蓋即匣篋之蓋也

筆字見爾雅不律謂之筆曲禮亦有史載筆之文世傳秦蒙  
恬始造筆者非也三副筆丁香筆無心棗核筆臙鋒筆以上  
皆見山谷筆說而不詳其製今俗聞又與竹頭者通用尤誤  
竹頭者筆音必竹頭者筆音委見於釋典草木之初花也

得樹樓雜鈔卷十五

得樹樓雜鈔卷十五

余昔從藏書家借錄查初白先生人海記陪獵筆記時卽知先生更有得樹樓雜鈔一書乃購訪多年迄不可得深以爲憾頃茗買至淳谿攜有寫本數種雜鈔在其中不禁爲之狂喜開卷視之前無序目後無題識分卷一十有五而書中屢言謝職歸田兼有竹垞云亡之語知爲先生晚年所訂也書不能具述舉其大凡前明理學之宗詩人之派言之歷歷又收羅兩宋詩人之可續西湖志杭郡志者摘存其游覽之篇而於古籍之中尤注意史漢兩書考核精當足以補宋倪思班馬異同之缺焉近世好學之士競尙洪氏五筆王氏困學記聞以暨顧氏日知錄閻氏潛正劄記等書者以其說有本原事足徵信故也先生所著其亦類是特念此書雖久沈蕪而依然完好迨冥冥中自有護持之香乃以余愛慕情深俾得於遲暮之年快觀之豈非厚幸歟小坡朱君與余同珍重前輩著述收藏其書由此不吝借人輒轉鈔錄可以廣傳於世厥功甚偉余樂得而誌於其後云時道光丁酉年季冬八日邑後學吳昂駒謹跋

時年七十有二

得樹樓雜鈔十五卷查慎行梅餘撰梅餘浙江海甯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晚自號初白老人初白早以詩名而受學於黃黎洲追隨於朱竹垞王漁洋之間故其學問淹貫意思深長是書說經論史考古談詩皆冥冥獨造不肯拾人牙慧者書中屢言棄職歸田并有竹垞云亡之語知爲晚年所訂於前明理學之宗詩人之派言之歷歷又搜羅兩宋詩人之可續西湖志者摘存其游覽之篇亦爲厲樊榭趙谷林等雜事詩之前導同時著作雖不及日知錄潛邨雜記之精審然語有本原事足徵信已高出江村筆記查浦輯聞之上此本前無序目後無自識而篇中改併鈎乙皆先生親筆其爲手業無疑近人止嚴修能雜記引此書是曾見之末有

道光丁酉吳昂駒跋今并刻以餉學者歲在閏逢攝提格烏程張鈞爲跋

道光二十七年梓行

三長物齋藏板

三長物齋藏板

11. 00 00 00

序

國朝輿圖遠邁古昔各省府廳州縣有昔有而今裁者有昔無而今設者詢之博雅往往能道古郡縣之舊號而於今郡縣或不能舉其名即舉其名亦不知府隸何省縣隸何府此考古尙易而知今較難也是編以道光二十年所見有之府廳州縣依韻分編歷朝沿革考核詳明以便臨文引用檢韻即得前朝廢縣詳載今縣之後以圈爲別使閱者知其地在某朝曾設某郡某縣爲某朝所廢或前朝郡縣爲

本朝所廢者備載無遺每韻中以府廳州縣爲次府之郡縣分韻考

同隸一省州縣之同隸一府者依次臚列府州縣有同名者總載其名分詳所屬務使瞭然府爲省治及縣之附府者悉爲注明外府及直隸廳州則以在某省別之又地以韻分如嵩鄜鄆涪嶧哈洱砒蓋等字韻所未收埔字字典韻府皆所未載今依聲編入又如邠字韻作幽岳字韻作嶽壩字韻作瀟喻字韻作諭今用地名原字又谿一作溪岡俗作崗地名相沿別用今兩從之以示同中之異又如磁州隋作磁唐作慈五代晉始作磁今皆逐條分別釐爲十卷約而能該雖未足爲行笈秘書亦庶幾知今之助云爾寧鄉黃本驥識

郡縣分韻考目錄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輯

湘陰蔣瓊維揚泰校

卷一

上平聲一

東 十八韻計府四廳一州九縣三十六

冬 八韻計府一州五縣十一

江 一韻計府六州二縣三十一

支 二十七韻計廳二州十二縣二十日

微 六韻計府一州二縣六

郡縣分韻考目錄

魚 四韻計縣四

卷二

上平聲二

虞 二十韻計府一廳二州三縣二十八

齊 七韻計府一州四縣三十一

佳 三韻計廳一州二縣一

灰 八韻計州二縣十九

真 十八韻計府三廳一州八縣三十

文 八韻計州二縣十四

卷三

上平聲三

元 十韻計府二廳一州五縣三十七

寒 十一韻計府十二廳二州十一縣六十

刪 五韻計府二廳三州一縣六十二

卷四

下平聲一

先 十六韻計府五廳二州十縣五十一

蕭 九韻計州二縣十

肴 二韻計州縣各一

豪 四韻計廳一縣六

郡縣分韻考 目錄

二

歌 七韻計府一廳州各二縣三十二

麻 七韻計府廳州各二縣十

卷五

下平聲二

陽 三十五韻計府十八廳三州十七縣一百五十七

卷六

下平聲三

庚 十三韻計府九廳一州十三縣一百二十五

青 十韻計府八州十七縣六十

卷七

下平聲四

蒸 九韻計府二州三縣三十四

尤 二十韻計府六十一廳三州二縣三十三

侵 八韻計府二廳一州四縣十七

覃 四韻計府六廳一州四縣十一

鹽 二韻計縣二

咸 一韻計廳州縣各一

卷八

上聲

腫 三韻計州一縣三

郡縣分韻考 目錄

三

紙 十二韻計府二州一縣三十八

語 三韻計州三縣一

虞 計府廳州各二縣二十三

齊 二韻計州縣各一

賄 三韻計州二縣十二

阮 二韻計府三廳一州二縣十七

涓 一韻計州一

銑 三韻計縣六

篠 一韻計州二

皓 四韻計州二縣四



舒一韻計州一

馬六韻計府州各一縣九

養一韻計州一

梗六韻計府廳各一州二縣五

迴一韻計縣一

有三韻計廳一縣三

寢一韻計縣一

感二韻計廳州縣各一

疎一韻計縣一

卷九

郡縣分韻考目錄

四

去聲

送六韻計州一縣六

絳一韻計州縣各一

寘十二韻計府二廳一州六縣十八

未四韻計州一縣三

遇五韻計州二縣三

霽五韻計州一縣五

泰四韻計州一縣九

卦三韻計州一縣二

隊五韻計廳州各一縣三

震七韻計府州各三縣十四

願四韻計州一縣五

翰三韻計州一縣三

諫一韻計縣一

霰一韻計州一

嘯三韻計州一縣三

箇一韻計縣一

禡四韻計府三廳二州六縣二十三

漾一韻計縣二

敬三韻計府六州五縣四

郡縣分韻考目錄

五

徑四韻計府六州七縣十一

宥二韻計州二縣四

沁一韻計州一

勸一韻計縣一

豔一韻計州一

卷十

入聲

屋十三韻計府廳各一州四縣十九

沃四韻計縣六

覺四韻計府一州二縣十三

質 三韻計州一縣五

月 二韻計府州縣各一

曷 二韻計縣二

屑 二韻計州一縣二

藥 二韻計州二

陌 十韻計州二縣十七

錫 一韻計縣一

職 九韻計府六廳一州六縣十六

緝 四韻計州一縣十二

合 一韻計州縣各一

郡縣分韻考目錄

六

葉 三韻計縣三

洽 二韻計縣二

郡縣分韻考目錄終

郡縣分韻考卷一

東

三長物

東

東... 在雲南漢益州... 郡縣分韻考卷一... 東... 郡縣分韻考卷一... 東... 郡縣分韻考卷一...

郡縣分韻考

卷一

東

南漢...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卷一

東

東...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卷一

東

南漢...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郡縣分韻考...

因大府在山西漢置雁門郡東部都尉晉初後  
初改萬年尹昭後魏初改恒州及安遠臨塞咸州遠臨陽等郡初置齊天保  
初復置恒州尋廢貞觀中改置雲州永淳初置天福初置  
復置天寶初日雲中郡乾元初復置雲州永淳初置天福初置  
契丹遷重熙中改名西京大府至正中大府宣和初置雲中府  
金復名西京大府至正中大府宣和初置雲中府  
行都指使司大府屬上府附郭遠重熙中置雲中府  
尋改名大府魏復置魏魏改名萬年尋復故孝昌初置  
齊安廢魏復置魏魏改名萬年尋復故孝昌初置  
郡領懷安魏復置魏魏改名萬年尋復故孝昌初置  
平領懷安魏復置魏魏改名萬年尋復故孝昌初置  
隋改雲內唐廢中會一縣有龍標縣唐南靖州漢城  
代沒於雲內唐廢中會一縣有龍標縣唐南靖州漢城  
置一屬廣東嶺州漢城一縣有龍標縣唐南靖州漢城  
明因之縣屬嶺州漢城一縣有龍標縣唐南靖州漢城

郡縣分韻考 卷一

東 三

漢一府在山西漢置雁門郡東部都尉晉初後  
南秦州亦置秦州魏正始初置秦州治宋齊初  
改北梁州西魏廢秦州魏正始初置秦州治宋齊初  
改漢州唐初復置州與元初置漢州唐初復置州  
屬蜀州唐初復置州與元初置漢州唐初復置州  
入閩州唐初復置州與元初置漢州唐初復置州  
以後因之南州唐初復置州與元初置漢州唐初復置州  
省紹興未復置元至中隋改名南州唐初復置州  
初縣後魏復置元至中隋改名南州唐初復置州  
西充縣唐初復置元至中隋改名南州唐初復置州  
同漢安漢縣初置西漢安漢縣初置西漢安漢縣初置  
州來治元立漢安漢縣初置西漢安漢縣初置西漢安漢縣初置  
明鳳州縣屬四川漢安漢縣初置西漢安漢縣初置西漢安漢縣初置  
西名果郡通泉又舊有光漢縣隋初併入通泉元省  
復縣名通泉又舊有光漢縣隋初併入通泉元省

郡縣分韻考 卷一

東 四

鶴州 民總管府明初改容美宣德司尋廢永樂初





縣後曲... 縣屬廣東郭州府附郭漢置曲...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支 縣分韻考 卷一 江 支 九

武原縣...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南廢置...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支 縣分韻考 卷十 支 十

入州縣...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縣初置隆慶... 縣屬廣安...





周置邛郡縣兼置邛郡又有平樂郡隋廢二郡以縣  
 立邛部軍民州尋改越一衛今改為慶

**微**

宣州屬雲南曲靖府漢牂牁郡與古郡晉西  
 縣屬直隸廣平府後漢置廣樂縣尋廢又置廣宗縣東  
 復置齊廢隋初別置府城縣仁壽初改廣宗縣名宗昌中

大業初省府城縣唐初置府城縣仁壽初改廣宗縣名宗昌中  
 尋廢州及府城縣唐初置府城縣仁壽初改廣宗縣名宗昌中

北洛水鎮金城增置洛水縣元徙州來治省廣宗洛水  
 二縣明初降武縣屬甘肅涼州府附郭漢置姑臧縣

州衛神武武縣武縣後魏改名林中周復名姑臧唐初  
 分置神武武縣武縣後魏改名林中周復名姑臧唐初

漢改置武興郡及晏然縣皆屬周省  
 衛一府在河南

**郡縣分韻考 卷一**

郡地香秦始初置邛郡後魏復置東魏初改置義  
 州伍城郡齊廢州周改置義州旋廢貞觀初移州來治

五代為衛州宋屬上府漢置共興縣齊廢隋初置元  
 統中改府一縣名共城唐初置共興縣齊廢隋初置元

後廢州及凡城縣名共大中改共城為河平明昌初改  
 名蘇州貞祐初又置秦州漢置河池縣晉永嘉後入氏羌

壽初復縣名魏改置秦州漢置河池縣晉永嘉後入氏羌  
 永安縣至元初改置秦州漢置河池縣晉永嘉後入氏羌

屬安合唐初因之漢置遼東郡晉改名汝陰隋初  
 復名合唐初因之漢置遼東郡晉改名汝陰隋初

改名梁郡隋廢秦改慎縣日梁縣明省浦縣北武  
 昌府漢沙美縣宋後因之梁縣明省浦縣北武

初置蒲縣宋以後因之梁縣明省浦縣北武  
 晉廢郡存縣周改名長寧隋復名稱唐初置州巴

東郡五代曰州宋仍為州巴東郡元曰州巴東郡

州縣並徙旋復省縣入州  
 吳縣金陵縣劉宋廢

**魚**

嘉縣屬湖北武昌府漢沙美縣地晉太康初置沙  
 南唐保大中以置嘉縣屬漢章安二縣地晉初屬始

改縣永安和中置樂安縣隋改名仙元明因之  
 置浙江嚴州府漢高初改名仙元明因之

屬仁壽中復置唐以後因之唐置嚴州隋廢  
 復置尋省晉永安初復置東晉又廢梁置州北台

未因之改漢山作鄰山元日州明降為縣省江流縣  
 入焉唐置山作鄰山元日州明降為縣省江流縣

縣旋廢旋置元徙  
 縣旋廢旋置元徙

**郡縣分韻考 卷一**

郡地香秦始初置邛郡後魏復置東魏初改置義  
 州伍城郡齊廢州周改置義州旋廢貞觀初移州來治

五代為衛州宋屬上府漢置共興縣齊廢隋初置元  
 統中改府一縣名共城唐初置共興縣齊廢隋初置元

後廢州及凡城縣名共大中改共城為河平明昌初改  
 名蘇州貞祐初又置秦州漢置河池縣晉永嘉後入氏羌

壽初復縣名魏改置秦州漢置河池縣晉永嘉後入氏羌  
 永安縣至元初改置秦州漢置河池縣晉永嘉後入氏羌

屬安合唐初因之漢置遼東郡晉改名汝陰隋初  
 復名合唐初因之漢置遼東郡晉改名汝陰隋初

改名梁郡隋廢秦改慎縣日梁縣明省浦縣北武  
 昌府漢沙美縣宋後因之梁縣明省浦縣北武

初置蒲縣宋以後因之梁縣明省浦縣北武  
 晉廢郡存縣周改名長寧隋復名稱唐初置州巴

東郡五代曰州宋仍為州巴東郡元曰州巴東郡

**郡縣分韻考卷一終**





建	漳	州	附	郭	漢	治	縣	晉	晉	安	蒼	縣	屬	川	保	寧	府
大	唐	京	中	置	因	之	宋	置	宋	後	漢	昌	縣	隋	開	岐	州
南	平	州	後	因	之	宋	置	宋	後	漢	昌	縣	隋	開	岐	州	唐
魏	改	名	奉	國	元	省	又	復	置	岐	州	魏	改	名	梁	州	後
尋	復	置	南	縣	屬	川	州	魏	改	名	梁	州	後	漢	昌	縣	隋
尋	復	置	南	縣	屬	川	州	魏	改	名	梁	州	後	漢	昌	縣	隋
魏	改	名	奉	國	元	省	又	復	置	岐	州	魏	改	名	梁	州	後
南	平	州	後	因	之	宋	置	宋	後	漢	昌	縣	隋	開	岐	州	唐
唐	京	中	置	因	之	宋	置	宋	後	漢	昌	縣	隋	開	岐	州	唐
大	唐	京	中	置	因	之	宋	置	宋	後	漢	昌	縣	隋	開	岐	州
建	漳	州	附	郭	漢	治	縣	晉	晉	安	蒼	縣	屬	川	保	寧	府

郡縣分韻考 卷二

五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魏	郡	名	永	都	郡	名	治	石	門	縣	隋	初	廢	郡	唐	後	置	武	州	大	歷	後

郡縣分韻考 卷二

六





漢置臨洮縣後魏置洮州治龍城縣周廢西魏改郡  
 名同州復縣名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沒於吐蕃宋熙寧初收復仍置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金改為州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縣隋初廢郡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徙周初廢郡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復廢二縣周初廢郡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改縣名良恭大業初復州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隋廢郡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吐蕃軍元初廢郡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州天中初廢郡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垣縣皆晉廢又置武州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魏自後魏又置武州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後廢五代復置武州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水軍金又分置武州治樂州初廢州郡復縣名臨洮郡

**郡縣分韻考 卷二**

一縣屬江西南昌府漢海昏縣地中平置一吳縣屬  
 淳初復置南唐改名奉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後因之漢置建昌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地吳置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自顯慶初復置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郡皆隋省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之後因宜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陽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熙寧初廢州存縣元明因之晉置真陽縣屬一縣屬  
 流南西州存縣元明因之晉置真陽縣屬一縣屬  
 廢龍潭縣齊廢又置甘肅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州附郭漢初廢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後漢治名東侯初廢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豐州治隋初改縣名原豐為侯官縣屬一縣屬一縣屬

郡縣分韻考 卷二

十一

陽府漢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平郡初廢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業初廢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增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富縣仍為州治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廣德縣隋改名州治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安州治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方州治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縣州治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梁州治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宜州治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隋初復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和初復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元復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唐復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朱置宣化縣屬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郡縣分韻考 卷二**

一縣屬江西南昌府漢海昏縣地中平置一吳縣屬  
 實初改縣名來南漢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南漢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周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廢郡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地元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州明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府都置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昭**

一縣屬江蘇蘇州府明常一縣屬甘肅階州漢陰  
 入蜀晉永嘉後入氏後魏置陰平郡改縣名曲水隋復  
 置陰平郡改縣名曲水隋復置陰平郡改縣名曲水隋復  
 州陰平郡改縣名曲水隋復置陰平郡改縣名曲水隋復  
 為州陰平郡改縣名曲水隋復置陰平郡改縣名曲水隋復  
 長松又置西縣屬武當縣宋置始平郡領之周又移曰州及興

郡縣分韻考 卷二

十一

州復改同昌郡又置南安縣唐改名萬全又置同昌縣  
 唐兼置扶州同昌郡又置帖夷縣唐武后改名武進  
 皆復入吐蕃興一縣屬四川敘州府漢陽縣地唐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郡縣分韻考 卷上

因一縣屬浙江寧波府鄞縣漢置鄞縣晉隆安初又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州後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漢初廢元初置大壩都督府初改名興縣修一縣屬貴州

郡縣分韻考 卷上

郡縣分韻考卷二終





廢郡存縣唐初改名郡伯後復名王屋  
又分置長泉縣後省元并省王屋縣  
漢置首陽縣西魏改置渭縣唐置廣德中入土蕃  
宋熙寧初置渭州漢治縣隋置連江縣地五代閩王氏置  
縣屬福建福州府初改名永昌乾興初改各羅氏置  
四屬縣屬唐初置昆甸後復於南詔省至元中置  
之鹽州縣屬唐初置昆甸後復於南詔省至元中置  
閩所置後復置縣仍於縣立柏興府明初改為柏興  
戶明所置後復置縣仍於縣立柏興府明初改為柏興  
昌明縣後皆廢乳一縣屬廣東韶州府漢曲江縣隋置  
元置金縣明廢乳一縣屬廣東韶州府漢曲江縣隋置  
明因之翁一縣屬清遠州府漢陽縣地梁置翁一縣  
明因之翁一縣屬清遠州府漢陽縣地梁置翁一縣  
之後河一縣屬唐初分置石城縣貞觀初置河一縣  
因之河一縣屬唐初分置石城縣貞觀初置河一縣  
太一國後廢後魏復置郡齊置省立官周置六府後  
廢隋初置河北道行臺大業初復置省立官周置六府後

郡縣分韻考 卷三

在州於都司城內今置開一縣  
東平永昌等縣金廢州改置銅山縣又置靈州  
縣後改置州伯聖軍又改所治日慶雲縣又置肅州信  
陵軍治清安縣金廢州存縣又金置會亭縣皆元省魏  
平一縣屬山東濟南府漢置平一縣後州廢縣存齊  
以後因之漢置東青州復置平一縣後州廢縣存齊  
縣釋縣屬皆齊廢太一縣屬武西平初分置龍山縣  
隋初改龍山日晉陽改晉陽日太一縣屬武西平初分置龍山縣  
宋建隆初改晉陽為平晉軍日太一縣屬武西平初分置龍山縣  
平晉縣熙寧初改晉陽為平晉軍日太一縣屬武西平初分置龍山縣  
初又省熙寧初改晉陽為平晉軍日太一縣屬武西平初分置龍山縣  
漢池陽縣地後魏置三縣永安初兼置建忠縣周廢  
郡唐初改華池日三鎮一縣屬甘肅涇州漢置涇州  
縣後唐以後因之亦廢隋初置後漢移置安定郡後魏  
元初廢涇州後亦廢隋初置後漢移置安定郡後魏  
金日初權置涇州後亦廢隋初置後漢移置安定郡後魏  
縣○漢置安武撫夷二縣後漢省後魏復置皆隋廢

郡縣分韻考 卷三

定州 今改爲鎮 縣 置 漢 武 安 郡 置 武 安 縣 漢 武 安 郡 置 武 安 縣 漢 武 安 郡 置 武 安 縣...

郡縣分韻考

卷三

寒

秦 置 內 史 漢 建 都 景 帝 分 爲 左 右 內 史 武 帝 改 置 京 北...

州 尋 改 楚 州 淮 陰 郡 後 唐 吳 楊 氏 升 順 化 軍 周 顯 德 初 改 爲 奉 聖 金 大 一 初 升 德 興 府...

郡縣分韻考

卷三

寒

初 立 阿 契 萬 戶 至 元 初 改 爲 南 路 又 改 名 臨 通 海 郡 元...



因秦一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成紀縣後魏省周復置唐
之漢置略陽道魏為略陽縣晉省後魏復置改縣名
新魏後魏省後復置周廢又魏置魏郡治臨漳縣
舊魏魏省後復置周廢又魏置魏郡治臨漳縣
縣西魏增置北秦州又改交州隋改名阿陽後漢置
復交州後魏省後復置周廢又魏置魏郡治臨漳縣
舊魏魏省後復置周廢又魏置魏郡治臨漳縣
縣西魏增置北秦州又改交州隋改名阿陽後漢置
復交州後魏省後復置周廢又魏置魏郡治臨漳縣
舊魏魏省後復置周廢又魏置魏郡治臨漳縣

卷三

北

善縣一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成紀縣後魏省周復置唐
元中省明嘉靖初置懷恩縣開
善縣一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成紀縣後魏省周復置唐
元中省明嘉靖初置懷恩縣開
善縣一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成紀縣後魏省周復置唐
元中省明嘉靖初置懷恩縣開
善縣一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成紀縣後魏省周復置唐
元中省明嘉靖初置懷恩縣開
善縣一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成紀縣後魏省周復置唐
元中省明嘉靖初置懷恩縣開

卷三

十

隋宜化縣地唐景雲初置思籠縣  
宋開寶初廢明嘉靖初置隆恩縣  
柯郡地明為烏蒙縣屬貴州與義府  
府治今置恩縣屬貴州與義府  
千戶所今廢縣屬貴州與義府  
置普里縣屬貴州與義府  
改置萬里縣屬貴州與義府  
齊廢郡置縣屬貴州與義府  
宋慶歷初置龍平軍仍改縣名北平  
治承平縣元至元中廢州為縣尋復  
明初降縣屬貴州與義府  
為改縣屬貴州與義府  
金改縣屬貴州與義府  
城夕陽縣屬貴州與義府  
名石城縣屬貴州與義府  
復郡後漢省郡置縣屬貴州與義府  
復置唐以後因之漢置武始縣後漢省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寒

工

屬江蘇鎮江府漢曲阿縣地隋末置金山縣後沈法興  
增置辰那縣唐初二縣俱省垂拱初復置金山縣後沈法興  
名金一五代同縣屬陝西西安府漢後漢同縣唐以後  
後因侯一縣屬福建福州府附郭地漢治縣後漢東侯一縣  
之省長安初復置五代以後屬東州屬廣西慶遠府  
因之宋置懷安縣明省東州屬廣西慶遠府  
初置允州府附郭地漢置金城縣後魏改名初置允州府  
屬甘肅省入州府附郭地漢置金城縣後魏改名初置允州府  
置允州府附郭地漢置金城縣後魏改名初置允州府  
城郡治允州府附郭地漢置金城縣後魏改名初置允州府  
皆後魏廢又金置阿于縣屬甘肅省又後涼  
至元中置州明改為衛復名剛宋入西夏元復為山  
末置置蘭西魏郡皆晉廢又北涼置金山郡周置金

山縣屬貴州與義府  
萬安縣屬貴州與義府  
改名初置明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州安海司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州餘縣屬江西饒州府漢置餘縣隋初改名餘  
玉亭縣屬四川漢置玉亭縣隋初改名玉亭縣  
後省嘉誠縣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郡廣德初置縣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松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縣晉周置江源縣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宋復置翼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唐復置翼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明復置翼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隋改名清江又改翼水唐廢周又置翼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元廢周又置翼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唐廢周又置翼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四州又置伊哇麟可等三十二州又置翼州屬初復故南又別置觀州紹興初廢元置南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寒

工

又置慈和利如二縣又置悉州歸誠郡并歸誠縣又置  
南和利如二縣又置悉州歸誠郡并歸誠縣又置  
拓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  
博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  
縣屬廣東廣州府漢置博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并拓恭烈山郡  
刑  
連一縣在廣東漢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  
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  
官司明初置九姓獨一州房一縣屬廣東廣州府漢置連縣後復置連縣  
官司宏治初置九姓獨一州房一縣屬廣東廣州府漢置連縣後復置連縣  
歷初改名固節後廢唐徙廢金大中改置尋復置唐聖  
縣明昌初改名奉先元元至元中改置尋復置唐聖  
縣屬直隸正定府漢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  
為平一五代以後因之置一縣屬直隸正定府漢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後復置連縣  
漢置桑中侯國後漢廢







郡縣分韻考卷三終

縣廢明嘉靖初置保不羣縣晉省復置  
 永安縣文一縣屬南開化府置文益州  
 在陝西華陰縣明後漢建安中置文  
 潼關縣天長中廢明初設潼關縣唐初  
 為壺關縣屬山西府漢初置壺關縣  
 屬山西府漢初置壺關縣唐初置壺  
 元立偏頭山西北武備漢初置武備  
 之方顯德後廢晉天福初置武備  
 置州顯德後廢晉天福初置武備  
 遠縣入州明初改州為縣宋初置武  
 府在福建元東縣俱徙清後置武  
 復置河一郡唐為瀛州河一郡晉入  
 初置府元為河一縣屬上府附郭漢置  
 唐初置武垣縣後漢省又置東州縣  
 漢置州郡縣後漢省又置東州縣

郡縣分韻考卷三 七

郡縣分韻考卷四

下平聲一

三長物齋藏書

先

順一府在都城古燕國秦為上谷郡地漢初復為  
 後漢建武中併入上谷郡元初改置廣陽郡兼置  
 州魏改幽州道行臺周置幽州總管府隋初廢郡入遼  
 置廢州東道行臺周置幽州總管府隋初廢郡入遼  
 會同初改南京府宣和初改為燕府名折津仍置南  
 道亦曰燕府宋宣和初改為燕府名折津仍置南  
 為燕京路至元初建中都遷為大都置為路明初置  
 平府永樂初建北平府在盛京漢為挹婁扶餘氏  
 京改高麗魏為平州後魏置營州齊周仍置平州後  
 入高麗改道東郡為國後魏置營州齊周仍置平州後  
 府復置營州唐時渤海大氏置瀋州遼初置興遼軍  
 改瀋州昭德軍金又改顯德軍元初為安撫高麗軍  
 府元貞初置瀋陽路明初置瀋州遼初置興遼軍  
 瀋陽中衛今改置奉天府  
 地唐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降州唐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皆明廢明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縣貞觀初置乾封初復置萬歲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西之隋置藍一郡及後魏初置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因之隋置藍一郡及後魏初置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縣改白鹿曰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人等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化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青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郡縣分韻考卷四

先

十

郡縣分韻考卷四  
 齊復置西魏改郡各魏昌縣各永樂等又改縣各石  
 郡元貞初置瀋陽路明初置瀋州遼初置興遼軍  
 瀋陽中衛今改置奉天府  
 地唐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降州唐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皆明廢明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縣貞觀初置乾封初復置萬歲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西之隋置藍一郡及後魏初置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因之隋置藍一郡及後魏初置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縣改白鹿曰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人等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化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青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明正德初置萬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餘之漢置曲梁縣齊省萬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  
 仁壽初改各永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代時廢五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城樂縣五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上置縣皆宋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中置縣皆宋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大觀初置承州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州貞觀初置承州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屬貴州石州府隋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龍州漢回浦縣初復置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州府漢回浦縣初復置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改名江縣初復置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川省龍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軍治石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縣地唐貞觀初置石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  
 郡齊復置西魏改郡各魏昌縣各永樂等又改縣各石  
 郡元貞初置瀋陽路明初置瀋州遼初置興遼軍  
 瀋陽中衛今改置奉天府  
 地唐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降州唐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皆明廢明置一州橫山郡宋為一州元升路明初置興遼軍  
 縣貞觀初置乾封初復置萬歲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西之隋置藍一郡及後魏初置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因之隋置藍一郡及後魏初置通天初改名藍一縣  
 縣改白鹿曰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人等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化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青縣屬福建古一縣屬福建福州五代治縣唐復置  
 明正德初置萬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餘之漢置曲梁縣齊省萬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  
 仁壽初改各永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代時廢五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城樂縣五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上置縣皆宋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中置縣皆宋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大觀初置承州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州貞觀初置承州宣和初廢唐初置雞翁縣初置  
 屬貴州石州府隋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龍州漢回浦縣初復置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州府漢回浦縣初復置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改名江縣初復置大業中置明陽郡唐初置  
 川省龍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軍治石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漢陽府  
 縣地唐貞觀初置石一縣屬四川漢陽府漢陽府





漢晉京陵縣後魏改各平一齊周以後因之。漢置中  
陽齊初改復名樂平郡中初復名州唐初改名州  
先州元豐初復置州樂平郡中初復名州唐初改名州  
廢初復日州屬雲南楚都府漢益州郡地後漢置楸縣  
省郡州蜀雲南楚都府漢益州郡地後漢置楸縣  
廢郡唐初置州都督府治成縣後漢置楸縣  
府宋大理段氏復改州又曰府元初統矢改楸  
至元中仍置州天歷中州又曰府元初統矢改楸  
又置長安軍民府仍治州唐置長安縣改楸南  
縣後明廢餘縣屬浙江紹興府漢置楸縣元貞初  
縣復州明大縣屬雲南楚都府漢置楸縣元貞初  
復置大縣屬雲南楚都府漢置楸縣元貞初  
元中置大縣屬雲南楚都府漢置楸縣元貞初  
州又置大縣屬雲南楚都府漢置楸縣元貞初

郡縣分韻考卷四 蕭 有 七  
縣屬江西唐信州府附郭漢餘汗縣地吳置上縣晉後  
宋復置信州府附郭漢餘汗縣地吳置上縣晉後  
之屬高縣之。晉置博陵縣唐省宋置撫縣隋省  
唐復置

春

一州屬山東萊州府漢置賁縣隋大業初省唐初  
縣置高密縣地宋置西縣元太祖置一州屬安撫  
縣郡縣皆後漢省又置賁縣後漢置一縣屬安撫  
漢郡齊廢郡隋初改縣名襄安唐初置一州旋廢復  
名中置軍復為一縣明因之。漢置襄安縣後漢省  
倚置縣川  
郡齊後省

豪

縣初省唐為海陵縣地南唐復置如縣屬山東  
漢定陶縣地後魏魏孝昌中置江寧縣屬山東  
廢郡周初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初置濟州  
為郡州宋初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初置濟州  
俱廢州宋初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初置濟州  
氏縣北齊廢隋初復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魏初又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初置濟州  
首置長青縣金改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遼置長青縣金改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地明天順初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漢唐初復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之屬東陵州初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屬廣東東陵州初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改名東陵州初置魏仁初建中初置濟州

郡縣分韻考卷四 豪 歌 八  
以後因之  
縣屬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州郡屬甘肅蘭州府漢置枹罕縣晉初廢惠帝復









貞觀初廢宋至道初置安朝一縣屬直隸承設饒一縣屬  
 順軍金升為安州後徙廢朝一縣屬直隸承設饒一縣屬  
 隸深州漢置饒一縣歷代因之。晉置博陵國後魏為  
 郡隋初置薊州大業初廢唐初復置貞觀中廢又  
 省唐初復置貞觀初省曲一縣屬直隸太平真石邑  
 省景初復置貞觀初省曲一縣屬直隸太平真石邑  
 尋又改恒一唐元和初復名曲一縣屬直隸太平真石邑  
 為縣明新縣屬江蘇蘇州府明崑一縣屬江蘇蘇州府  
 因之阿縣吳改名雲十晉復名曲阿唐天寶初改名丹  
 五代以後因之。晉屬延陵縣齊廢唐初復置宋省又  
 唐置雲州後深一縣屬府同漢置深一縣屬吳省晉又  
 中升路尋復降縣元貞初又升州明復一縣屬江蘇  
 為縣厚邱縣宋省齊復置尋廢改置僅縣梁改置僅海州漢  
 東魏武定初改郡名流一領不城臨洺懷文服武郡  
 縣唐復置厚邱縣尋省入懷文周改懷文為流一隋廢郡有  
 縣唐復置厚邱縣尋省入懷文周改懷文為流一隋廢郡有

**郡縣分韻考 卷五 陽**

建陵侯國後漢省又置陰山一縣屬二一屬江蘇蘇州府  
 平侯國後漢改縣晉省山一縣屬二一屬江蘇蘇州府  
 要安晉太康中復置義熙中改置山一縣屬二一屬江蘇蘇州府  
 名淮安宋末又置新州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縣明因之。一屬陝西商州後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復置豐一縣皇興初置東上洛郡承平初改郡名上庸  
 西魏郡縣俱廢郡青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後魏郡縣俱廢郡青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亭縣後魏廢郡青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寶初改置青一縣南唐以後因鳳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之。東晉僑置定陵縣隋省鳳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縣後漢為侯國魏廢晉復置尋改燕縣齊復名鍾離明  
 初改名中立尋又改名臨淮復縣別置鳳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鳳一府治今省臨淮入鳳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歌樂平二縣後魏置灌邱縣皆北齊廢阜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附郭漢置汝陰縣元至元初省入潁州今改置阜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漢置汝陰縣元至元初省入潁州今改置阜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宋置汝陰縣元至元初省入潁州今改置阜一縣屬安徽池州府漢高祖地晉泰始中置豐  
 梁興縣皆北齊廢梁又置北陳留潁川郡治許昌縣屬

改郡名頰川隋廢郡改縣名清邱唐  
 省又唐置永安高唐永樂等縣尋省濟一縣屬山東濟  
 著縣北齊省宋為章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縣金大定初改名清一縣屬山東濟  
 屬山東兗州府附郭漢置瑕邱縣晉省宋為瑕邱城清  
 初置縣宋大觀初改名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之。漢置瑕邱縣宋大觀初改名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省又置瑕邱縣宋大觀初改名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平原縣隋初改名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改名章一元至元初省大德初復名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省齊省剛平宋省又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北齊省元康初復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初置瑕邱縣尋復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隋置瑕邱縣尋復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省後魏復置瑕邱縣尋復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縣東萊州尋廢又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真東萊州尋廢又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之汾一縣屬山西汾州府附郭漢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因汾一縣屬山西汾州府附郭漢置瑕邱縣尋復名濟一縣屬山東濟

**郡縣分韻考 卷五 陽**

城縣唐上元初改名西河明壽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初省萬歷中復置改名汾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後魏置壽一縣五代以後因之。唐初改置州貞觀初廢  
 武大平附化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五郡後廢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隋大業初改名岳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魏置冀氏縣元省又置岳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初改名和川大業初省義合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宋熙寧初又省元祐初復元省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中置榮一郡治榮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授置京縣北齊省唐初復名榮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漢置京縣北齊省唐初復名榮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會侯國後漢省晉置安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復名安一唐以後因之。晉置長樂縣北齊省隋初復  
 唐復名永安宋天聖中改名永安初省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唐復置旋省又置相縣大業初省洛一縣屬山西平定州漢

後因之。○漢平... 郡縣分韻考卷五  
改西... 郡縣分韻考卷五  
漢平... 郡縣分韻考卷五  
郡縣分韻考卷五

復元... 郡縣分韻考卷五  
改西... 郡縣分韻考卷五  
漢平... 郡縣分韻考卷五  
郡縣分韻考卷五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唐初復置...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唐初復置...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唐初復置... 郡縣分韻考... 卷五...

七

郡縣分韻考 卷五

漢魏改置... 郡縣分韻考... 卷五... 漢魏改置... 郡縣分韻考... 卷五... 漢魏改置...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八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復置羅一土縣屬廣西太平府本遷隆州  
漢置唐後良一縣後漢省又置廣陽縣齊  
置柏一侯國後漢省又置郡縣後漢改  
保初徙廢隋初改置柏一縣後漢改  
復置金以平一縣屬直隸順德府漢置  
後因之魏景明初改後因之唐初置  
元直隸廣平府魏黃初初置肥一縣  
初復置唐以後因之漢置肥一縣  
妻二侯國後漢省又置金一縣屬山東  
置清漳縣唐會昌初省金一縣屬山東  
東徙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防東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州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縣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復置羅一土縣屬廣西太平府本遷隆州  
漢置唐後良一縣後漢省又置廣陽縣齊  
置柏一侯國後漢省又置郡縣後漢改  
保初徙廢隋初改置柏一縣後漢改  
復置金以平一縣屬直隸順德府漢置  
後因之魏景明初改後因之唐初置  
元直隸廣平府魏黃初初置肥一縣  
初復置唐以後因之漢置肥一縣  
妻二侯國後漢省又置金一縣屬山東  
置清漳縣唐會昌初省金一縣屬山東  
東徙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防東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州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縣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復置羅一土縣屬廣西太平府本遷隆州  
漢置唐後良一縣後漢省又置廣陽縣齊  
置柏一侯國後漢省又置郡縣後漢改  
保初徙廢隋初改置柏一縣後漢改  
復置金以平一縣屬直隸順德府漢置  
後因之魏景明初改後因之唐初置  
元直隸廣平府魏黃初初置肥一縣  
初復置唐以後因之漢置肥一縣  
妻二侯國後漢省又置金一縣屬山東  
置清漳縣唐會昌初省金一縣屬山東  
東徙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防東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州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縣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郡縣分韻考 卷五

復置羅一土縣屬廣西太平府本遷隆州  
漢置唐後良一縣後漢省又置廣陽縣齊  
置柏一侯國後漢省又置郡縣後漢改  
保初徙廢隋初改置柏一縣後漢改  
復置金以平一縣屬直隸順德府漢置  
後因之魏景明初改後因之唐初置  
元直隸廣平府魏黃初初置肥一縣  
初復置唐以後因之漢置肥一縣  
妻二侯國後漢省又置金一縣屬山東  
置清漳縣唐會昌初省金一縣屬山東  
東徙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防東縣置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州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縣周改昌邑縣後魏省隋復置昌











晉前涼改置魏安郡隋廢郡改置白  
山縣尋廢又後魏置莫口縣周廢

郡縣分韻考

卷五

陽

九

郡縣分韻考卷五終

郡縣分韻考卷六

下平聲三

庚

州郡俱廢尋復置  
 化長官司明改  
 延初為南改置  
 元初為南改置  
 唐保大初改置  
 郡地唐初改置  
 右雲川衛入左  
 置改軍名漢義  
 遠府為馬邑魏  
 為府朔平府在  
 明同安唐開州  
 思郡地唐開州  
 林郡地唐開州  
 大興國初開州  
 南梁置南丹州  
 又南丹州齊郡  
 南丹州齊郡  
 郡縣分韻考卷六  
 庚  
 為國郡元安郡  
 國郡元安郡  
 郡縣分韻考卷六  
 庚  
 郡縣分韻考卷六  
 庚

郡縣分韻考卷六

卷六

庚

州郡俱廢尋復置  
 化長官司明改  
 延初為南改置  
 元初為南改置  
 唐保大初改置  
 郡地唐初改置  
 右雲川衛入左  
 置改軍名漢義  
 遠府為馬邑魏  
 為府朔平府在  
 明同安唐開州  
 思郡地唐開州  
 林郡地唐開州  
 大興國初開州  
 南梁置南丹州  
 又南丹州齊郡  
 南丹州齊郡  
 郡縣分韻考卷六  
 庚  
 為國郡元安郡  
 國郡元安郡  
 郡縣分韻考卷六  
 庚  
 郡縣分韻考卷六  
 庚

屬安徽廣德州漢故郭縣吳廣德縣梁石封縣隋後  
 安縣唐屬德縣地宋端共初置建一縣元明因之  
 縣屬山東濟南府漢置梁鄒郡一縣晉省之宋  
 復縣名鄒唐以後因之德縣屬府東原郡隋廢  
 唐置濟陽縣元和復置中德縣屬府東原郡隋  
 晉省後魏太和復置中德縣屬府東原郡隋廢  
 初省元符初復金以後因之漢置般縣齊省隋  
 唐省及後魏置安德博縣屬山東東昌府漢置  
 郡及重上縣皆齊省博縣屬山東東昌府漢置  
 縣屬府同上漢置在博縣屬山東東昌府漢置  
 州濟北郡治盧縣隋廢州郡大業初復置唐貞  
 復置濟州天寶初改濟州郡後廢郡五代省縣  
 昌城孝感縣尋省清縣有二屬府初復置後改  
 美政四縣尋省清縣有二屬府初復置後改  
 以後因之清一屬貴州都勻府漢故且蘭太一  
 郡地明為清一堡後置衛宏治初改為縣太一  
 安撤寧國府漢涇縣地唐屬初置太一縣屬  
 大歷中復宋以後因之屬浙江台州府漢回浦縣

郡縣分韻考 卷六

庚

三

後漢章安縣唐黃巖縣地明成化初置太一縣  
 山西陽府漢臨汾縣地後魏太一真君初置素一縣  
 周改曰太一隋以後因之屬四川按定府宋置東  
 關縣梁兼置并州南晉郡西魏徙置漢縣後廢周  
 郡名承昌隋廢州郡復縣名宜漢唐初復置南并州貞  
 觀初廢州宋初省縣崇寧初置漢初復置南并州貞  
 明正德中改高縣屬山西澤州府漢初置長一郡改縣  
 置太一縣高縣屬山西澤州府漢初置長一郡改縣  
 郡名元氏永安中別置高縣屬山西澤州府漢初置長一郡改縣  
 吳樂安縣地唐初置樂一縣屬山西澤州府漢初置長一郡改縣  
 元中復元貞初升州明初復為縣屬山西澤州府漢初置長一郡改縣  
 府漢置涅陽安眾二縣魏改初省金未改置晉省安陽縣  
 初省改涅陽為涅陽唐屬東初省金未改置晉省安陽縣  
 屬海陽縣齊程鄉縣地明崇禎初置鎮一縣屬山西澤州府漢初置長一郡改縣  
 屬河南汝寧府漢置吳房縣後魏改名義濟齊改名遂一縣  
 車隋大業初復各吳房唐貞觀中廢尋復置元和改  
 名遂一縣初省至元中復置明因之西一縣屬府同上  
 漢置濮陽縣宋改名澤陽齊廢

屬後魏復置襄城郡齊改郡為文成隋廢唐貞觀初省  
 天授初復置襄城郡齊改郡為文成隋廢唐貞觀初省  
 魏吳房後省與一縣屬陝西西安府後漢縣宋廢  
 始一縣後魏太一真君中廢郡唐景龍初改縣名金城  
 至德初又改與一縣屬府同上漢置襄德縣後漢改  
 名槐里隋廢又富一縣屬府同上漢置襄德縣後漢改  
 置茂陵縣晉省富一縣屬府同上漢置襄德縣後漢改  
 因之秦置襄陽縣後魏改名士門隋大業初廢尋復  
 唐貞觀中廢咸亨初復改名美源元省又後魏置中華  
 郡尋廢又唐天祐初置南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州後梁改裕州後唐廢南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唐初為軍治尋改為劍州劍武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唐初為軍治尋改為劍州劍武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浦元初復名南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宋淳化初置武漳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化中置宣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漳一縣屬福建延一縣屬福建

郡縣分韻考 卷六

庚

四

秦初置一縣屬廣東惠州府漢龍川縣  
 州府漢揭陽縣晉海陽縣恩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地明成化中置饒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宋移高涼郡來治齊徙尋改置齊安貞觀中置恩一縣  
 德初改縣名恩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屬府同上漢南海蒼梧二郡晉新會縣地明為恩一縣  
 新與新會三縣地置開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廢唐初復置貞觀中置又劉宋置義寧縣失太平與國  
 初改名信安縣初置又置始康初置二縣皆隋省  
 又隋初置馬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州大業初廢馬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唐以後因之唐置昭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見州及新縣尋廢州及二縣皆隋省  
 二郡州治龍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大業初置省入龍一縣屬廣東肇慶府漢高  
 三縣貞觀初改置富州開江初置三縣入龍一尋復舊明初  
 富州朱備初廢州宣和中改縣名昭一尋復舊明初

省縣萬歷中復置昭一縣○樂置武城郡靜豪縣陳改  
郡名道遠隋廢郡唐置開江縣○桂一縣漢屬廣西潯州府附郭  
長慶初改名馬江宋省○漢置阿林縣宋開寶初  
齊置有皇化縣隋省唐復置又隋置大賓縣皆宋省又  
唐置潯州及陵江縣尋省唐又置桂州及常林縣五代罷  
縣尋改緜州常林郡貞觀中省歸仁入常林縣五代罷  
羅越宋省羅羅又明成化初置武靖州萬歷未廢新  
縣屬雲南元江州漢益州郡地元初置一旬縣後改馬  
新化州萬歷中一縣屬雲南永昌府後漢置博南縣  
氏皆置勝鄉郡元初立一縣屬雲南永昌府後漢置博南縣  
千戶至元中改為縣明因之○臨一州在山東後魏太  
齊省隋初復置宋熙寧初置沙邱縣大業初省唐復置  
漢置初省又唐大歷初置一縣屬順天府洪益昌縣晉  
置永濟縣宋熙寧初省一縣屬順天府洪益昌縣唐武

郡縣分韻考 卷六

庚 五

后置武隆縣景雲初改名會昌天武一縣屬府同漢  
寶初又改名武一五代以後因之長一縣屬山東濟南府漢  
天寶初改漢復置治盧縣晉改國為郡唐以後因之○漢  
帝廢後漢復置治盧縣晉改國為郡唐以後因之○漢  
太原郡齊郡縣俱廢隋初置長一縣屬山東濟南府漢  
置在縣魏改曰山在晉永初後省元和中省漢又置祝阿縣  
唐徙又晉僑置太原縣宋置太原郡皆齊廢又宋孝建  
初置并州尋廢又隋初置宋置太原郡皆齊廢又宋孝建  
貞觀初置一縣屬福建福州府漢治縣唐開元置  
初省福一縣屬福建福州府漢治縣唐開元置  
閩王福初改名福一唐同光初復名福一縣屬福建福州府  
閩一縣屬福建福州府漢治縣唐開元置  
一縣屬浙江湖州府漢治縣唐開元置  
又改德一五樂一縣屬浙江湖州府漢治縣唐開元置  
代以後因之

唐初復置旋省載初初復置吳一府在廣西初為  
越改名樂一後唐以後因之○宋置利一府在廣西初為  
泗州元唐初置歸思程縣皆元統中廢沂一州屬廣  
遠府唐初置歸思程縣皆元統中廢沂一州屬廣  
沂一縣唐初置歸思程縣皆元統中廢沂一州屬廣  
慶歷初廢明宏治中降沂一縣屬南漢宋置富川等五  
縣皆宋廢又置歸思程縣皆元統中廢沂一州屬廣  
博等五縣皆廢歷初廢大縣屬順天府漢置東平府  
國為郡縣各去東字隋廢郡一縣屬順天府漢置東平府  
初改名大縣屬順天府漢置東平府  
海一縣屬順天府漢置東平府  
統天晴州三州六縣宋置海州入勃海為南高句麗  
海州屬順天府漢置東平府  
定州領嚴州沂州元置嶺州元置嶺州元置嶺州  
定州領嚴州沂州元置嶺州元置嶺州元置嶺州  
景德中省金大定中復置元明因之○後魏置永樂縣

郡縣分韻考 卷六

庚 木

周廢又置永寧縣又置高陽郡皆齊徙又後唐置有容  
戎鎮後晉移秦州來治後周置梁門口皆後唐置有容  
一縣屬府同上漢置容一縣屬後漢省晉復置尋罷後魏  
廢聖歷初改郡曰至忠天寶初復置并置北義州貞觀初  
晉初入遼宋建隆初復置明初復置一縣屬後唐置有容  
宋宣和中改名咸一安縣唐復名新昌縣地大和初置新  
復為新一縣屬明因之○唐大歷初置新昌縣後唐置  
一屬浙江杭州府漢富春縣地吳置新昌縣後唐置  
康未復置尋廢咸和中復置隋省唐永淳初復置吳越  
改名新登宋復名新昌一縣屬明因之○唐大歷初置新  
嶺省唐初復置旋省宋紹興初改置一縣屬明因之  
南中唐初復置旋省宋紹興初改置一縣屬明因之  
嶺省唐初復置旋省宋紹興初改置一縣屬明因之  
金為長山縣縣屬臺鎮一縣屬直隸河間府漢置阜  
元置新一縣屬明因之○阜一縣屬直隸河間府漢置阜  
名漢阜後復名阜一縣屬直隸河間府漢置阜  
後因之○漢置蒲領縣後漢省又置弓高縣晉省一故

縣屬初長河廣川縣丞定府漢置故縣明因之... 漢置和初長河廣川縣丞定府漢置故縣明因之... 唐復初長河廣川縣丞定府漢置故縣明因之...

卷六

七

省初宋初復明初省建文初復永樂中徙又北周置... 魏復元唐貞觀中省以復後唐復元唐貞觀中省...

入南唐宋以後因之東晉未後誰郡來治并備置... 縣屬初長河廣川縣丞定府漢置故縣明因之... 漢置和初長河廣川縣丞定府漢置故縣明因之...

卷六

八

東曹州府漢尋良縣地置黎縣後漢省司置魯州... 魏復元唐貞觀中省以復後唐復元唐貞觀中省...





<p>後廢元初立見一千戶至元中改置善州及見一縣後          廢州存縣明因之。漢置穀昌縣廢元置官渡縣尋          廢州佛。本在陝西今設。縣屬四川嘉定府漢南</p>	<p>置州和義郡治公井縣。德紹熙初移治旭平縣。唐初          廢州中別置州。州和義郡。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元官。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縣。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唐。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郡。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郡。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	--	-------------------------------	------------------------------	------------------------------	------------------------------	------------------------------	------------------------------	------------------------------	------------------------------

青

郡元為一州。省九隴縣。龍一土州。屬廣西太平府。宋  
 明降為縣。省濠陽縣。龍一土州。屬廣西太平府。宋  
 因之。州明。著一土州。屬廣西太平府。宋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縣。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郡。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郡。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郡。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p>郡。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唐初廢州</p>
------------------------------	------------------------------	------------------------------	------------------------------	------------------------------	------------------------------	------------------------------	------------------------------	------------------------------	------------------------------



郡縣分韻考 卷六  
復觀初金元改孟門元省又隋置方山縣唐置方州  
古田後漢於常安縣宋初開置永屬甘肅平涼府漢置順  
府州尋廢明初復置順軍元祐初置隴干縣金皇統復置順  
省順州貞祐初改隴安軍元祐初置隴干縣金皇統復置順  
德順州金元初改隴安軍元祐初置隴干縣金皇統復置順  
平順州金元初改隴安軍元祐初置隴干縣金皇統復置順  
郡皇興初置華州延興郡地後魏太平真君初置趙興  
改邠州又改華州西魏恭帝三年置華州郡地後魏太平  
置北地郡唐武德初置華州西魏恭帝三年置華州郡地後  
彭原郡唐武德初置華州西魏恭帝三年置華州郡地後  
泥陽郡唐武德初置華州西魏恭帝三年置華州郡地後  
縣後魏又置義興郡義興郡地後魏太平真君初置趙興  
屬中廢歸義唐武德初置華州西魏恭帝三年置華州郡地  
名黎州元初置一郡萬戶後改一海府至元中置一州

郡縣分韻考 卷六  
今改爲威州廣縣無慮縣唐置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府後漢爲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州大定府漢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爲上漢置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同改爲威州廣縣無慮縣唐置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宋改爲威州廣縣無慮縣唐置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淡州領羅和古林羅州善置如和縣宋置羅州初置威州  
州府領羅和古林羅州善置如和縣宋置羅州初置威州  
唐改爲威州廣縣無慮縣唐置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州府領羅和古林羅州善置如和縣宋置羅州初置威州  
州改爲威州廣縣無慮縣唐置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州府領羅和古林羅州善置如和縣宋置羅州初置威州  
州改爲威州廣縣無慮縣唐置威州初置威州後漢置  
州府領羅和古林羅州善置如和縣宋置羅州初置威州



縣屬江西西南昌府漢海昏縣後漢建昌縣地孫樞置  
俱廢西安縣晉太康初改名象陳置豫州大德初  
徙長武縣三代以後因之。西景雲初復置豫州大德初  
德齊源三縣地唐置長樂州初置長安郡漢博羅縣  
漢四陽縣又置縣唐置長安州初置長安郡漢博羅縣  
居牛四縣又置縣唐置長安州初置長安郡漢博羅縣  
縣後廢宋熙寧初置清州初置長安郡漢博羅縣  
宣和初廢縣嘉祐初置清州初置長安郡漢博羅縣  
政爲新縣有嘉祐初置清州初置長安郡漢博羅縣  
縣唐武同縣地宋紹興中置清州初置長安郡漢博羅縣  
屬四川綏定府後漢置梁縣地西魏置新縣隋廢唐初  
梧二縣界未及隋新會縣地西魏置新縣隋廢唐初  
縣改名陽安音改名音隋初廢後漢置漢縣音吳  
屬貞觀初省威亨初復置改名資興未初廢嘉定初復  
置地名興與元明因之。屬一屬齊東嘉應州漢龍川縣  
地東晉唐初復置改名高昌。齊初置常縣屬湖  
南衡州府漢末陽縣地吳置新縣。齊初置常縣屬湖  
綏一縣屬湖南靖州漢復爲縣。吳置新縣。齊初置常縣屬湖  
崇一初復置改名。崇一縣屬四川成都府漢郫縣初廢  
名周開寶初因之。崇一縣屬四川成都府漢郫縣初廢  
復未開寶初因之。崇一縣屬四川成都府漢郫縣初廢  
東遂州石山郡改縣名漢郡治晉永和初改漢郡治廣漢縣徙郡  
爲遂州石山郡改縣名漢郡治晉永和初改漢郡治廣漢縣徙郡  
爲遂州石山郡改縣名漢郡治晉永和初改漢郡治廣漢縣徙郡  
州宋太平興國初治遂州縣乾初置武信軍五代爲遂  
入遂州降州爲遂州縣乾初置武信軍五代爲遂

卷六

青

尤

居宋省又廢縣。崇寧郡改縣名安冕縣屬四川一遠府  
慶州復置。崇寧郡改縣名安冕縣屬四川一遠府  
天初改置。崇寧郡改縣名安冕縣屬四川一遠府  
衛後改置。崇寧郡改縣名安冕縣屬四川一遠府  
晉大義縣入天福湖南廣安縣屬四川一遠府  
省元明因之。義天福湖南廣安縣屬四川一遠府  
富州入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唐復置。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降州縣直隸。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樂州尋華一縣有金大定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梁置前京縣。隋省爲崑山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代以後因之。隋省爲崑山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初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後唐改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爲州縣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之縣。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改郡縣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開縣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廢文。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隸正定府。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復置全。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義州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井州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肅州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初仍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彰義軍。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漢置。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川明。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省。華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順一縣屬南

卷六

青

手

郡縣分韻考卷六終

州後屬甘肅寧夏府漢移置北地郡永和初徙  
 廢郡大業初改置武郡唐為州武郡置都督府  
 五代為州初置平初入西夏改為州武郡置都督府  
 復為州明初為平初入西夏改為州武郡置都督府  
 西魏改置五原郡又改置西魏置州大興郡治五原縣  
 州五原郡五代復置州宋西魏置州大興郡治五原縣  
 廢縣宋入西夏又唐置溫池州武二縣又置與寧縣尋  
 廢名白池後皆廢又明置花馬池所尋改寧夏後衛今  
 廣一縣屬山西大同府漢置土谷郡魏後魏省中唐  
 同光初置廣陵縣金改置兼置長一縣屬福建州  
 元明因之漢置赤氏縣魏省長一縣屬福建州  
 縣地晉置新羅縣宋廢唐初復置後徙一縣屬湖南  
 開元未改置長一縣五代以後因之  
 漢茶陵縣地宋嘉定五代以後因之  
 初置縣元明因之  
 嚴道縣唐初置榮一縣屬四川雅州府漢置嚴道縣  
 縣五代以後因之  
 州初置石州玉一縣屬貴州思州府漢武慶郡  
 州改置石州玉一縣屬貴州思州府漢武慶郡

蒸

初唐新縣	陽後縣	後縣	貞名州	大范津	和	省改	貞府	軍	廢初	定	置	嘉
縣復初	信因宋	宋以縣	初宜又	定陽金	休納	休納	觀中	紹吳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長城縣	河宋	縣升	分置	初陽	縣入	縣入	置求	越吳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屬江	縣名	縣名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隋湖	隋湖	隋湖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初省	初省	初省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仁壽	仁壽	仁壽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初復	初復	初復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置吳	置吳	置吳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改地	改地	改地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長	長	長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元	元	元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元	元	元	元置	初陽	州新	州新	州新	州新	郡改	初治	置嘉	嘉

三長物齊叢書

隋郡	漢郡	置郡	後郡	中郡	治郡	德郡	大郡	大郡	以郡	州郡	沙郡	君郡	政郡	改郡	屬郡	明郡	南郡	晉郡	後郡	下郡	元郡	中郡	之郡	因郡	江郡	沈郡	貞郡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置消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州大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業初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復唐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置貞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觀初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寧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封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



府河慶後在唐榮登... 郡縣分韻考 卷七 尤 五

元宋長改廢都初後明... 郡縣分韻考 卷七 尤 六











郡縣分韻考 卷七 五

在陝西漢上郡地晉義熙中赫連氏建夏國築統萬城  
後魏太和初置廢郡改爲西魏改爲周初置  
夏州總管府中初廢郡置大業初廢郡改爲西夏國  
復爲夏州中明爲延難軍五代爲夏州宋爲西夏國  
元爲德州地明爲桂府吳廣西自治漢零陵郡唐初  
統鎮今改置榆安府梁州始安郡桂州大業初改  
始建國齊復置始安郡桂州大業初改  
復置始安郡桂州大業初改  
爲桂州初置南靜江府漢初置  
靜江軍初置南靜江府漢初置  
漢爲南州初置南靜江府漢初置  
省南州初置南靜江府漢初置  
唐初置南靜江府漢初置  
安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又置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寧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漢置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郡縣分韻考 卷七 五

漢置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縣皆仁縣及平琴州領懷義福川等縣皆定川縣後廢

司永樂中定一廳在江西漢一坐縣唐龍一信豐安遠  
 置思一府定一廳三縣地明隆慶初置定一縣今改為  
 應鎮一州一真觀初為州明因之唐蒙氏置郡初置西宗州  
 石鼓縣元改為百戶州尋復置縣後廢為鄉路一州立  
 戶激改路漢益州郡唐復置縣後廢為鄉路一州立  
 成化中渭州屬之西魏復置縣後廢為鄉路一州立  
 魏初復以魏秦魏復置縣後廢為鄉路一州立  
 魏初復以魏秦魏復置縣後廢為鄉路一州立  
 魏初復以魏秦魏復置縣後廢為鄉路一州立

郡縣分韻考卷七  
 平一縣屬西龍州府漢中州至大元復置因名  
 平一縣屬西龍州府漢中州至大元復置因名  
 平一縣屬西龍州府漢中州至大元復置因名  
 平一縣屬西龍州府漢中州至大元復置因名  
 平一縣屬西龍州府漢中州至大元復置因名

縣屬府同上後魏置一州及奇一縣隋初州縣皆廢大  
 又分置會豐二縣州後省入宜及後宋皆為  
 縣一州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名相一縣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名相一縣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名相一縣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郡縣分韻考卷七終  
 由一縣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由一縣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由一縣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由一縣屬南長沙府漢置湘南縣改湘西縣

上聲

一縣屬河南府漢置一縣齊廢隋初復置唐

州屬陝西鳳翔府後魏置一縣正光初兼置東

和州屬大梁初復隋初廢州郡義寧初復置一州

唐為州州漢郡天復初置保勝軍朱初復置一州

明皆為州州漢郡天復初置保勝軍朱初復置一州

元華初復後魏又置長地縣隋廢唐改置吳山縣

名華初復後魏又置長地縣隋廢唐改置吳山縣

安縣屬大梁初復隋初廢州郡義寧初復置一州

元省儀一縣屬四山順慶府漢置中縣地梁廢又

安郡至德初改郡名逢山虞德初改縣名逢池後

初置州因忠郡先大中初改置梁州宋熙寧後廢

上置州長官司明立珍初置一州明降為一縣

悅及播郎黃池思報扶德等羈糜州皆宋元後廢

初置州長官司明立珍初置一州明降為一縣

州屬直隸冀州漢魏縣地隋改置一縣屬直隸

後周大象初置一縣屬直隸冀州漢魏縣地隋改

泗州屬山東兗州府漢置一縣屬直隸冀州漢魏

漢後沂一縣屬山東兗州府漢置一縣屬直隸冀

為南青州周改為莒州東安郡隋初廢州郡改縣

安後又改名沂唐以後因之漢置湯都縣劉宋置

縣唐省又置蓋縣齊省又置東安縣魏兼置郡尋

又置盧縣後漢省又置東安縣魏兼置郡尋廢

縣唐省又置蓋縣齊省又置東安縣魏兼置郡尋

與神龍初復名文陽清初改名文一縣屬陝西

因之漢置平陶縣後魏徙後漢置白一縣屬陝

漢廢元初復置晉後魏徙後漢置白一縣屬陝

從郡存縣北周以後因之漢置白一縣屬陝西

後廢三縣有邑後魏改名三州漢置均邑縣後

魏廢州旋廢一縣屬廣西三州漢置均邑縣後

二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清一縣屬廣西三州漢

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清一縣屬廣西三州漢置

大魏屬甘肅秦州漢置清一縣屬廣西三州漢

合一縣屬甘肅秦州漢置清一縣屬廣西三州漢

郡屬甘肅秦州漢置清一縣屬廣西三州漢置

華池縣宋熙寧初置一縣屬河南開封府漢置

周省合一縣屬河南開封府漢置一縣屬河南

州屬河南開封府漢置一縣屬河南開封府漢

初置州長官司明立珍初置一州明降為一縣

州屬河南開封府漢置一縣屬河南開封府漢



初置城陽後郡晉太康中改置東莞郡齊歷代因... 州屬山東沂州府漢置城陽國後漢初省後復置... 魏改為郡晉太康中改置東莞郡齊歷代因...

石一廳在浙江江一縣屬江蘇江寧府漢堂邑全初... 置臨江郡懷德縣永光初廢郡梁末置臨江郡隋... 郡屬江蘇江寧府漢堂邑全初...

郡縣分韻考

卷八

五

郡縣分韻考

卷八

五

以因之五代合一縣屬東廉州府附郭漢置台一縣... 陳間廢去置越州臨漳郡隋廢又置龍巖郡隋廢... 石秋三縣隸安昌以百梁始昌宋西三縣隸百梁...





漢郡縣隋句章縣唐縣地吳越置望一縣宋太  
平興國初改名定一元明因之今改置鎮一縣  
縣廢宋熙寧初改置昌國縣元至元初置鎮一縣  
置尋常一縣臨一縣屬廣東廣州府附郭秦置番禺縣後漢初  
各章安南一縣屬廣東廣州府附郭秦置番禺縣後漢初  
隋省二縣澄一縣屬廣東潮州府漢置揭陽縣晉一  
皆宋省澄一縣屬廣東潮州府漢置揭陽縣晉一  
縣屬雲南臨安府漢置益州郡地唐為通一鎮南一縣  
屬江蘇松江府明上海縣地唐置明因之鎮南一縣  
置南一縣屬松江府明上海縣地唐置明因之鎮南一縣  
置陽樂縣晉改名康乘隋唐初復置尋常南唐保大  
中改置萬載縣宋宣和初改名建紹興初復故元明

因  
元  
九

清一縣屬直隸保定府附郭魏新城縣地後魏太和  
縣來治改名樂鄉隋復名清一宋太平興國初改名保  
塞金大定中復名清一元明因之漢置樊與廣望二  
後魏改置扶與縣齊復名樊與後省高一縣屬山東青  
千乘郡治千乘縣別置狄及建信縣齊廢郡乘縣東晉廢  
安國宋倚置渤海郡及長樂縣齊廢郡乘縣東晉廢  
大業初又改名高唐以後因之漢置被陽侯國後  
漢置一府在四川漢置越嶲郡三國屬對齊及於獫狁  
省置一府在四川漢置越嶲郡三國屬對齊及於獫狁  
大業初復置越嶲郡唐初置南寧州尋為都督府至德初  
入吐蕃貞元中收復大理元置昌隆府改名寧慶一府在廣西  
立建昌府宋屬大理元置昌隆府改名寧慶一府在廣西  
改爲寧慶府屬大理元置昌隆府改名寧慶一府在廣西  
鄂地貞觀初置南寧州乾封中改置宜州龍水郡五代  
爲宜州初屬湖南後屬南漢宋初仍爲宜州龍水郡五代  
和初升慶一軍咸淳初升府元初仍爲宜州龍水郡五代  
慶一府大德初置安撫司明復爲府一府在貴州西

境唐樂州宋思州地元置鎮一府明初定一縣在陝西  
改州永樂中仍置府正統初改州入府初定一縣在陝西  
專一州地遠置嚴州保肅軍治興城縣金慶州置集寧縣  
明宣德中置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  
縣後廢唐中置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寧一  
平初置來州歸德軍治來賓縣金天德初改置寧州  
昌初改縣名宗安泰和初又改州名瑞州縣名瑞安元  
爲瑞州明改置廣寧軍治初又改州名瑞州縣名瑞安元  
定府漢州海軍治海濱縣金廢州元省縣平一州屬大  
貴州宣慰司地名比喇壩今設爲州懷一縣有三一屬  
郡改漢當塗縣魏廢郡復置兼置馬頭郡齊改置荆山  
明因之軍置縣名荆山元至元中改軍爲縣晉廢漢  
成侯國東晉後魏復置北齊廢漢又置向縣晉廢漢  
又置龍亢縣宋省東魏復置北齊廢漢又置向縣晉廢漢  
府漢上郡晉夏國元米脂縣地明天順中建陵一堡合

聖後屬西夏元符初收復仍爲會川崇寧初改置敷川  
置會州又改會州會寧會德會初置西會州貞觀初  
屬甘肅州府漢置祖厲縣晉省後魏置會寧縣西魏  
齊省東平郡屬祖厲縣晉省後魏置會寧縣西魏  
定州東平郡屬祖厲縣晉省後魏置會寧縣西魏  
貞觀中改名壽州元初立牟州千戶至元中改置西漢州  
屬山東平州府漢置祖厲縣晉省後魏置會寧縣西魏  
屬甘肅州府漢置祖厲縣晉省後魏置會寧縣西魏  
置會州又改會州會寧會德會初置西會州貞觀初  
聖後屬西夏元符初收復仍爲會川崇寧初改置敷川

縣金大定中改縣名保川尋置新會州并置會川縣元  
州陰縣後漢改名鶴陰晉寧縣有漢武屬甘肅  
廢唐置烏蘭縣後入吐蕃寧縣一屬湖南永州府漢置  
置新與縣周廢隋為龍西縣地宋置寧縣武寧初後漢  
道縣金寧縣復置明因之屬湖南永州府漢置  
改武寧縣龍初復各唐與縣唐初改名武寧初後漢  
改名寧縣後唐復名延唐晉又改延唐初後漢  
西寧州府漢寧都縣地齊置安寧縣中省至大明復  
隋省唐貞元初復置元至元中省至大明復  
威寧縣屬四川嘉定府漢資中縣唐貞觀初兼置  
時隆越三縣後皆省入威寧縣唐貞觀初兼置  
州府漢置中宿縣兼置清和義縣後復置清寧縣  
中宿縣改清和義縣後復置清寧縣  
漢揭陽縣晉海陽縣齊程鄉鎮屬貴州鎮上府附  
縣地明嘉靖中置平一縣

郡縣分韻考 卷八

官縣地元置金谷金達等處長官司明初增置鎮一長  
後復併三司置鎮一縣。宋置邛水縣元改名安寧  
為長官司今廢

濟

州屬四川成都府漢置牛鞞縣宋改為鞞縣齊復  
隋初廢郡仁壽初置一州大業初廢唐為一州陽安郡  
五代屬蜀仁壽初置一州未仍為一州陽安郡元為一州陽安郡  
安縣明初降州為縣正德中復為州。後魏置婆閭縣  
隋改名平泉元自西魏置仁和中復平可曇平并三  
縣周廢可曇等二縣入貴平唐開元中徙又唐久視初  
置東陽縣天寶初改名靈池宋天聖初又改靈泉元省

銑

縣屬山東曹州府魯一父邑漢為縣宋置北濟陰  
兼置一縣後唐改各離孤齊郡縣皆廢隋復置一縣屬陝西  
改一州為縣。漢置平樂侯國後漢省一縣屬陝西

漢置一陽縣隋省元至元中置鐸水縣後省移一州來  
治明降為縣。後魏置蟠家縣屬浙江嘉興府漢由  
州隋廢州存縣元省後魏置嘉興縣屬浙江嘉興府漢由  
魏又置華陽縣隋廢屬廣東惠州府附郭博羅縣地宋  
宣德中置歸一縣屬廣東惠州府附郭博羅縣地宋  
縣以後因之。東晉置放樂縣屬廣東惠州府附郭博羅縣地宋  
縣隋廢宋置西平縣梁後廢崇一縣屬廣東惠州府附郭博羅縣地宋  
縣地宋置羈縻崇一縣屬廣東惠州府附郭博羅縣地宋  
州元明為縣

條

一州有二一在直隸前漢常山鉅鹿二郡後漢常山  
業初復為一郡唐初復為一州後改樂州貞觀初復為  
復為一州。漢置平棘縣明省又置封斯武宋元明  
縣皆後漢省後魏復置宋子縣北齊廢隋復置大業初  
郡縣分韻考 卷八

郡縣分韻考 卷八

皓

省一屬雲南大理府漢益州郡地唐崇氏置一郡後  
中改為一州宋段氏改為天水郡元初立一險千戶至元  
氏置白崖險元改為縣後省

靈一縣屬河南陝州漢宏農縣地隋置桃林縣唐天  
置宏農郡後魏改名靈一縣初省尋復置明因之。漢  
郡唐初置靈州貞觀初改名靈州元廢漢州宏農郡五代為魏州  
宋為魏州魏州金仍為魏州元廢漢州宏農郡五代為魏州  
改為恒農周復名宏農宋初又改恒農至道初改名魏  
畧元廢又隋置玉城縣宋熙寧中自又置邑陽縣後  
改邑州大業初省又置宋陽縣宋初廢後復置元省  
吳一縣屬西德州漢陽縣地隋置定胡縣地宋  
州屬西德州漢陽縣地隋置定胡縣地宋  
州屬西德州漢陽縣地隋置定胡縣地宋

江華縣改縣名營一元為一州路  
明初升府省營一縣後改為一州  
縣前涼復置安故郡安故縣後魏改置洪和郡  
池縣唐天寶初改置安樂縣乾元初改名長通一縣屬廣西  
樂尋入吐蕃又金置康樂當川二縣元廢  
南靖州漢鐔成縣宋舞陽縣唐朗溪  
附郭縣地宋崇寧初置通一縣元明因之  
今設

馬 州 屬廣西太平府唐置轄廉  
一州宋為一州元明因之

寧一府 在甘肅漢北地郡地後漢入西羌後魏靈州  
寧一府 在甘肅漢北地郡地後漢入西羌後魏靈州  
寧一府 在甘肅漢北地郡地後漢入西羌後魏靈州

東郡後魏太和初置一國齊改郡為安邑隋廢郡存縣  
唐以後屬之。漢置安邑縣後魏改為北安邑縣後省  
寧一縣 屬甘肅寧一府附郭漢置廉縣後魏改為北安邑縣後省  
寧一縣 屬甘肅寧一府附郭漢置廉縣後魏改為北安邑縣後省  
寧一縣 屬甘肅寧一府附郭漢置廉縣後魏改為北安邑縣後省

改名南新陽又分置西韓陽西魏改名三寧廢又宋  
黃岡一縣屬山西遼州漢遼州郡尋廢初改置榆  
周大業初省義寧初復置武鄉郡尋廢初改置榆  
至元初省尋復置明因之。唐初置榆州及後魏縣尋  
省大 縣屬湖北武昌府漢鄂州郡尋廢初改置榆  
觀初廢開元初復置義 麻一州 屬貴州都勻府漢梓  
長官司明初置麻一州屬貴州都勻府漢梓  
中改為州。元置麻一州屬貴州都勻府漢梓

州 屬廣西柳州府吳置桂林郡及武安縣後徙晉  
州 屬廣西柳州府吳置桂林郡及武安縣後徙晉  
州 屬廣西柳州府吳置桂林郡及武安縣後徙晉

州 屬直隸河間府漢置脩縣隋改為高陽縣元初徙  
州 屬直隸河間府漢置脩縣隋改為高陽縣元初徙  
州 屬直隸河間府漢置脩縣隋改為高陽縣元初徙

州建寧郡齊改寧州左建平郡梁唐初置總管府尋  
改元初立應初罷府置元初為南寧州後蒙氏置石  
郡元初立應初罷府置元初為南寧州後蒙氏置石  
後升宣慰司明初為軍民府今為龍標縣地唐為  
地在湖南漢置鍾成縣晉後省為龍標縣地唐為  
元祐初置陽軍尋廢復置該州崇寧初改名州  
改為名永南縣屬福建府後仍為州宋置陽縣崇  
平明省南縣屬福建府後仍為州宋置陽縣崇  
正中改名南縣屬福建府後仍為州宋置陽縣崇  
縣五代蠻置保州屬湖南永順府後仍為州宋置  
明初為保州屬湖南永順府後仍為州宋置  
川漢健為郡宋寧江安台江二縣地元初置  
長官司尋復為宣撫至中又改寧州宣撫司明  
今置司明正  
統中置施縣

郡縣分韻考 卷八 更 迥 有 五

郡縣分韻考 卷八 更 迥 有 五  
福一縣屬福建福寧府本  
有  
曲一縣屬山東兗州府漢為魯國治魯縣魏改國為  
初改名曲初復置宋大中祥符  
湖一縣屬江西九江府漢置彭澤縣晉置彭澤郡  
因石一縣屬湖北荊州府漢置石邑縣晉置石邑郡  
之石一縣屬湖北荊州府漢置石邑縣晉置石邑郡  
寧縣熙寧中省元  
初復置後又省

縣及建州保靜軍金改安德為承德元軍縣皆  
省明置廣寧中左右屯衛今置一縣為府治  
感

孝一縣屬湖北漢陽府漢安陸縣地宋置南義陽郡  
州及岳山郡唐又置環州尋廢後唐置重城縣改名  
明初省後復置州尋廢後唐置重城縣改名  
京池周改環州尋廢後唐置重城縣改名  
名吉陽唐元和中和尋復置宋廢縣重城縣改名  
復置州尋廢後唐置重城縣改名  
郡中初置州尋廢後唐置重城縣改名  
德府京帝時罷五代為州尋廢後唐置重城縣改名  
漢宋初仍為州尋廢後唐置重城縣改名  
郡隋罷義亭中又置隋唐改名陝石宋省

郡縣分韻考 卷八 寢 感 謙 六

郡縣分韻考 卷八 寢 感 謙 六  
一縣屬山東曹州府漢置一縣宋兼置東平郡齊郡  
五代以後因之漢置東平郡齊郡  
大業初省唐初復置貞觀初又省

郡縣分韻考卷八終

去聲

洞洪一縣屬山西平陽府漢置揚縣晉後省後魏太和

後魏置西河郡尋改為縣又置西河郡永安縣隋

改屬亦名西河郡大業初省唐初復置貞觀初省

州固道縣治梁泉縣孝昌中兼置南陵州西魏改為

州歸真郡隋初廢郡大業初改置河津郡唐初為

州河池郡光啓初置感德軍武興初仍為昭武五代

州初屬岐後屬蜀改軍名武興初仍為昭武五代

北施南府五代為州省梁泉縣入州明降為縣來一縣

為柔遠州元初為鞏感化州宋初為鞏富州地後

仍置宣撫承樂初改長官司後又升宣撫為宣慰司明

郡縣分韻考卷九

雲一縣屬湖北德安府漢安陸縣地西魏置雲

縣屬江西太平府初置復置元明因之

土州屬廣西太平府初置復置元明因之

縣屬雲南府漢滇池縣地元初立呈一千戶至

元中改為縣明因之

復故

真

與一府在貴州漢牂牁郡蜀興古郡唐盤州地元延

守禦所初置南

龍初置後沒於蠻宋天觀初置龍州尋改播州景

復置龍州後置播州大觀初置龍州尋改播州景

民宣撫使明初置播州大觀初置龍州尋改播州景

廳在陝西本或寧縣

縣金改一州崇一軍元為一州地遼置宜州崇一軍

軍後改軍名興府治同昌縣皆金廢州元省順一縣

復置順州宋宣和初改置順州

郡縣分韻考卷九

順州屬山西汾州府漢茲氏縣地魏置中陽縣

太平興國初仍改中陽縣後復置中陽縣初置中陽

金以後因之

泉高唐二縣貞觀初廢州省高唐縣元省溫泉

屬福建臺灣府元東番明紅夷

地屬國朝置諸羅縣今改嘉一武一縣屬浙江金華

成天祐中復名武一縣後改各武一縣屬江

漢海昏縣地吳置永修縣南唐中置安一縣屬

屬江西南安府漢南平縣南唐中置安一縣屬

漢唐初置溫縣明正德中置崇一縣屬貴州

安州地今改置興一縣屬貴州



州屬河南南陽府漢置增城郡宋省齊置北襄城  
唐初魏改襄城郡魏初復金春和初改魯州尋廢宋廢歷州  
後魏置元豐初復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州北陽軍齊徙治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漢各置新元貞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中府漢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廣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州屬山東萊州府漢置膠東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後漢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徙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入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州屬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州屬天府素無終縣隋初徙置元州大業  
唐初魏改襄城郡魏初復金春和初改魯州尋廢宋廢歷州  
後魏置元豐初復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州北陽軍齊徙治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漢各置新元貞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中府漢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廣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州屬山東萊州府漢置膠東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後漢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徙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入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州屬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州屬江蘇揚州府漢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改縣名吳  
唐初魏改襄城郡魏初復金春和初改魯州尋廢宋廢歷州  
後魏置元豐初復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州北陽軍齊徙治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漢各置新元貞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中府漢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廣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州屬山東萊州府漢置膠東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後漢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徙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入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州屬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州屬江蘇揚州府漢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改縣名吳  
唐初魏改襄城郡魏初復金春和初改魯州尋廢宋廢歷州  
後魏置元豐初復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州北陽軍齊徙治北平縣後置襄州元省縣入屬江  
漢各置新元貞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中府漢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廣南代置城之縣唐初改名唐復為縣城  
州屬山東萊州府漢置膠東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後漢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徙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入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州屬齊置長廣郡以二縣屬北海郡魏改都扶縣領膠東



石一縣屬安徵池州府漢置陵陽縣晉改為廣陽隋  
以後因之。漢置州縣隋初改名那郎大業初又改安  
昌唐初復改武德朱熙寧初省又東魏置武德郡隋廢  
義榮陵三縣尋省。安一縣屬陝西延安府漢高奴縣  
廣洛洛三縣隋初改廣洛縣名金明大業初廢唐初  
復置宋熙寧初廢元改置安一縣明因之。後魏置  
政郡領石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初改名金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開遠全義崇德永定安義五縣又置永州領洛盤新昌  
土延三縣皆貞觀初廢又貞觀中置羅交縣天寶初改  
名延昌。隋一廳今設。

石一縣屬安徵池州府漢置陵陽縣晉改為廣陽隋  
以後因之。漢置州縣隋初改名那郎大業初又改安  
昌唐初復改武德朱熙寧初省又東魏置武德郡隋廢  
義榮陵三縣尋省。安一縣屬陝西延安府漢高奴縣  
廣洛洛三縣隋初改廣洛縣名金明大業初廢唐初  
復置宋熙寧初廢元改置安一縣明因之。後魏置  
政郡領石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初改名金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開遠全義崇德永定安義五縣又置永州領洛盤新昌  
土延三縣皆貞觀初廢又貞觀中置羅交縣天寶初改  
名延昌。隋一廳今設。

石一縣屬安徵池州府漢置陵陽縣晉改為廣陽隋  
以後因之。漢置州縣隋初改名那郎大業初又改安  
昌唐初復改武德朱熙寧初省又東魏置武德郡隋廢  
義榮陵三縣尋省。安一縣屬陝西延安府漢高奴縣  
廣洛洛三縣隋初改廣洛縣名金明大業初廢唐初  
復置宋熙寧初廢元改置安一縣明因之。後魏置  
政郡領石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初改名金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開遠全義崇德永定安義五縣又置永州領洛盤新昌  
土延三縣皆貞觀初廢又貞觀中置羅交縣天寶初改  
名延昌。隋一廳今設。

石一縣屬安徵池州府漢置陵陽縣晉改為廣陽隋  
以後因之。漢置州縣隋初改名那郎大業初又改安  
昌唐初復改武德朱熙寧初省又東魏置武德郡隋廢  
義榮陵三縣尋省。安一縣屬陝西延安府漢高奴縣  
廣洛洛三縣隋初改廣洛縣名金明大業初廢唐初  
復置宋熙寧初廢元改置安一縣明因之。後魏置  
政郡領石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初改名金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開遠全義崇德永定安義五縣又置永州領洛盤新昌  
土延三縣皆貞觀初廢又貞觀中置羅交縣天寶初改  
名延昌。隋一廳今設。

石一縣屬安徵池州府漢置陵陽縣晉改為廣陽隋  
以後因之。漢置州縣隋初改名那郎大業初又改安  
昌唐初復改武德朱熙寧初省又東魏置武德郡隋廢  
義榮陵三縣尋省。安一縣屬陝西延安府漢高奴縣  
廣洛洛三縣隋初改廣洛縣名金明大業初廢唐初  
復置宋熙寧初廢元改置安一縣明因之。後魏置  
政郡領石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初改名金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開遠全義崇德永定安義五縣又置永州領洛盤新昌  
土延三縣皆貞觀初廢又貞觀中置羅交縣天寶初改  
名延昌。隋一廳今設。

隊

郡縣分韻考 卷九

卦

七

郡縣分韻考 卷九

震

八

石一縣屬安徵池州府漢置陵陽縣晉改為廣陽隋  
以後因之。漢置州縣隋初改名那郎大業初又改安  
昌唐初復改武德朱熙寧初省又東魏置武德郡隋廢  
義榮陵三縣尋省。安一縣屬陝西延安府漢高奴縣  
廣洛洛三縣隋初改廣洛縣名金明大業初廢唐初  
復置宋熙寧初廢元改置安一縣明因之。後魏置  
政郡領石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初改名金城天寶初又改敷政元省又唐置北武州領  
開遠全義崇德永定安義五縣又置永州領洛盤新昌  
土延三縣皆貞觀初廢又貞觀中置羅交縣天寶初改  
名延昌。隋一廳今設。



**日** 屬山東沂州府漢置海曲縣後漢改名西海  
**南**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復**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縣**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省**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川**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慶**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龍**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州** 屬河南陽南陽府漢置南陽縣後漢改名西海

**賀**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州**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五**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郡**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臨**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業**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置**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化**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初**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宣**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會**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平**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開**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蒙**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府**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在**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唐**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漢**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今**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東**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高**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羅**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勤**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路**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羅**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縣**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未**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宣**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屬**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宣**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唐**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慶**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宏**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郡**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立**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府**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縣**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未**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安**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初**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改**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置**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元**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初** 屬廣西平樂府漢置臨賀縣後漢改名臨賀



州永樂中復置陸慶初改名崇一州屬四川成都府漢  
兼置漢原郡晉改各晉原梁改名江原周廢郡改縣名  
蜀州唐安郡紹興中置崇一軍淳熙初升府元降為州  
明省郡隋郡縣俱廢唐開元初置唐隆慶先江源兼置  
安至德初又改唐興宋開寶初復名江源元至元中置  
又五代時蜀置德一州屬廣東肇一府漢肇端縣東  
永康縣元省德一州屬廣東肇一府漢肇端縣東  
康州晉康郡紹興初置觀中復置南漢為康州宋初仍置  
康州晉康郡紹興初置觀中復置南漢為康州宋初仍置  
明初改府後降為州晉端縣入州悅城宋置元路縣齊  
說城縣又置名悅城宋置元路縣齊  
又置安招縣皆隋廢宋置元路縣齊  
和置中家縣皆隋廢宋置元路縣齊  
稱謀統至元中改置鶴州後升為鶴州一州郡地唐益州  
初為府尋改軍民府今復為州○元至元中於朱民府  
置地置順州明因之元又置副州及木按州今皆省餘

郡縣分韻考卷九

敬初

五

州永樂中復置陸慶初改名崇一州屬四川成都府漢  
兼置漢原郡晉改各晉原梁改名江原周廢郡改縣名  
蜀州唐安郡紹興中置崇一軍淳熙初升府元降為州  
明省郡隋郡縣俱廢唐開元初置唐隆慶先江源兼置  
安至德初又改唐興宋開寶初復名江源元至元中置  
又五代時蜀置德一州屬廣東肇一府漢肇端縣東  
永康縣元省德一州屬廣東肇一府漢肇端縣東  
康州晉康郡紹興初置觀中復置南漢為康州宋初仍置  
康州晉康郡紹興初置觀中復置南漢為康州宋初仍置  
明初改府後降為州晉端縣入州悅城宋置元路縣齊  
說城縣又置名悅城宋置元路縣齊  
又置安招縣皆隋廢宋置元路縣齊  
和置中家縣皆隋廢宋置元路縣齊  
稱謀統至元中改置鶴州後升為鶴州一州郡地唐益州  
初為府尋改軍民府今復為州○元至元中於朱民府  
置地置順州明因之元又置副州及木按州今皆省餘

郡縣分韻考卷九

敬初

六

州永樂中復置陸慶初改名崇一州屬四川成都府漢  
兼置漢原郡晉改各晉原梁改名江原周廢郡改縣名  
蜀州唐安郡紹興中置崇一軍淳熙初升府元降為州  
明省郡隋郡縣俱廢唐開元初置唐隆慶先江源兼置  
安至德初又改唐興宋開寶初復名江源元至元中置  
又五代時蜀置德一州屬廣東肇一府漢肇端縣東  
永康縣元省德一州屬廣東肇一府漢肇端縣東  
康州晉康郡紹興初置觀中復置南漢為康州宋初仍置  
康州晉康郡紹興初置觀中復置南漢為康州宋初仍置  
明初改府後降為州晉端縣入州悅城宋置元路縣齊  
說城縣又置名悅城宋置元路縣齊  
又置安招縣皆隋廢宋置元路縣齊  
和置中家縣皆隋廢宋置元路縣齊  
稱謀統至元中改置鶴州後升為鶴州一州郡地唐益州  
初為府尋改軍民府今復為州○元至元中於朱民府  
置地置順州明因之元又置副州及木按州今皆省餘

171

231

置巴邱郡梁交萬州東關郡西魏又改通州東關郡隋  
初廢郡大業初改置通州郡唐初降縣嘉州府在四川漢地  
正德初置平羌郡宣帝又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入眉州尋置眉州郡唐初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貴州初置司馬府尋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大州初置司馬府尋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周州初置司馬府尋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復州初置司馬府尋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武州初置司馬府尋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仍為中府初置司馬府尋置嘉州府在度元初升嘉  
改縣名不連後魏復名盧奴齊復安縣後漢改隋名  
鮮虞唐復名安喜後魏徙漢又置安縣後漢改隋名  
安喜後魏徙漢又置安縣後漢改隋名

郡縣分韻考 卷九

州在山西漢置上艾縣後魏罷孝昌初改名石艾縣唐  
天寶初改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中德初置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乾德初置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隋置東山縣大業中廢武州在雲南漢益州郡唐  
初廢郡今改爲州元置南甸縣又置和曲縣明嘉靖  
末廢縣隆慶初置羅州在廣東漢端州府嘉靖  
移州來治今省羅州在廣東漢端州府嘉靖  
名廣平縣今省羅州在廣東漢端州府嘉靖  
業初置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瀘州初置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晉置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廢承寧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名承寧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縣皆寧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安南以下皆寧初置軍州太平興國初改名石艾縣唐

國初置平改軍景德初改名保一宣和初改爲縣  
尋復爲軍金復爲縣元至元初省尋復置明因之  
縣載初改名正山神龍初置東垣縣漢初改名真  
今改眞作正山神龍初置東垣縣漢初改名真  
僑以漢九門縣地築安樂堡初改置晉山縣中  
省嘉一縣屬江蘇太倉府梁信義縣隋置山縣  
安一縣屬江蘇太倉府梁信義縣隋置山縣  
堡元初置縣屬江蘇太倉府梁信義縣隋置山縣  
羣昌府初置縣屬江蘇太倉府梁信義縣隋置山縣  
西二城金西通西縣後漢元爲西州明改爲西  
金二城金西通西縣後漢元爲西州明改爲西  
有二城金西通西縣後漢元爲西州明改爲西  
宋淳化初置南江州府漢充縣後漢元爲西州  
改名大屬南江州府漢充縣後漢元爲西州  
屬貴州明初置南江州府漢充縣後漢元爲西州  
安海司明初置南江州府漢充縣後漢元爲西州

郡縣分韻考 卷九

普一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漢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武丹唐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後唐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敬州宋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州路尋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明因之今省又置安遠郡初置安遠郡初置安遠郡  
宅初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實一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兼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又改軍州尋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屬河州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附郭漢牂牁郡  
大業初改南陽郡漢初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  
軍唐初改南陽郡漢初置初置縣屬貴州安順府  
金爲一州武勝軍元爲一州武勝軍元爲一州武勝軍

軍侯國魏改冠軍縣唐省漢又置朝陽縣宋大明初省  
 又東晉置廣平縣宋移置廣平郡治廣平縣後魏郡縣  
 俱廢又後魏置新城縣西魏改名臨滿隋復名新城唐  
 初兼置鄆州尋省天寶初復縣名臨滿後漢又改臨滿  
 省宋

有

州屬安徽鳳陽府秦置九江郡漢改淮南郡晉初以  
 豫州寄治尋改置南梁郡後魏置豫州宋改郡名淮南  
 後復為南梁齊改為梁郡後魏復為揚州梁復為南  
 豫州後又改南豫州西魏復為揚州梁復為南  
 陳復為豫州周又改揚州隋初廢二郡改置一州大業  
 初改置淮南郡唐初改置一州隋初廢二郡改置一州大業  
 氏尋屬淮南郡唐初改置一州隋初廢二郡改置一州大業  
 府乾道初置安豐軍元為安豐路明初為一郡政和初  
 為一州○漢置一縣宋廢後魏復置一縣後漢改西曲陽  
 漢又置下蔡縣宋廢後魏復置一縣後漢改西曲陽  
 省縣漢又置下蔡縣宋廢後魏復置一縣後漢改西曲陽

郡縣分韻考卷九

有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郡蜀復置汶山郡晉徙齊復置北郡都尉梁改繩州北  
 郡郡周又改汶山郡唐初復置會州尋改南會州貞觀  
 大業初又改汶山郡唐初復置會州尋改南會州貞觀  
 初改州通化郡五代屬蜀為一州宋仍為一州通化  
 郡元明為一州漢置汶山郡唐初復置會州尋改南會州  
 廣陽隋又改汶山郡漢置汶山郡唐初復置會州尋改南會州  
 郡督府廣德後沒於蕃

沁

州在山西漢上黨郡地後魏置義寧郡隋廢郡置  
 代為一州宋太平興國初置威勝軍金為一州綿山  
 郡改名一州宋太平興國初置威勝軍金為一州綿山

新

新州屬江西臨江府漢新州縣地隋初後  
 置一縣屬江西臨江府漢新州縣地隋初後  
 置一縣屬江西臨江府漢新州縣地隋初後  
 置一縣屬江西臨江府漢新州縣地隋初後

郡縣分韻考卷九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州屬四川保寧府漢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梁初

郡縣分韻考卷九終

郡縣分韻考卷十

入聲

屋

三長物齋叢書

永一縣有二屬一建州府漢治縣唐侯官尤溪  
 豐二縣地名安一縣有二屬一西五代以後始安縣  
 豐二縣地名安一縣有二屬一西五代以後始安縣  
 理定明省安一縣有二屬一西五代以後始安縣  
 兼置安成郡隋廢郡改縣名安成又改安復唐初改  
 安一縣貞初州明復為縣。漢置安成縣晉初改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郡縣分韻考卷十  
 徙初州明復為縣。漢置安成縣晉初改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郡縣分韻考卷十  
 徙初州明復為縣。漢置安成縣晉初改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郡縣分韻考卷十  
 徙初州明復為縣。漢置安成縣晉初改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宋廢充縣後又廢臨澧縣。周置衡州隋初置崇義縣



政置州南濟陰郡治類邱縣齊為州復秦名竹邑  
縣置郡治相縣東晉後漢郡復秦名竹邑  
置鄆城郡治相縣東晉後漢郡復秦名竹邑  
漢元省後魏改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唐初仍舊後魏改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廣平郡治相縣東晉後漢郡復秦名竹邑  
州屬盛京齊唐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置州屬盛京齊唐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都此隋初廢郡仁壽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寧州屬盛京齊唐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為州屬盛京齊唐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後省宋置郡北魏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郡縣分韻考 卷十 屋  
三

襄東境嶺新與郡地唐州西境朔州北境元豐淨  
三州南境明初置右衛後漢郡陽曲郡陽孟三縣地  
陽一縣屬山西太原府附郭漢郡陽曲郡陽孟三縣地  
陽一縣屬山西太原府附郭漢郡陽曲郡陽孟三縣地  
河一縣屬山西太原府附郭漢郡陽曲郡陽孟三縣地  
軍治州屬盛京齊唐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名毫城隋初廢郡仁壽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後魏置清原縣隋初復置白下縣東魏復置秦名竹邑  
郡縣分韻考 卷十 屋  
四

縣長一縣有三屬福建福州府漢治縣隋閩縣地

永樂初復置又廢今置府明初置五峯石寶長官司尋廢

龍川縣晉興寧縣地南漢廢與寧縣來治明因之天禧

初廢為長一鎮熙寧初改置長一縣元治明因之天禧

縣屬福建延平府漢初置後漢延安縣地吳置將一縣

平一縣屬廣西平一府附郭漢荔浦富川二縣地吳置

又置永平縣晉以後因之唐置沙亭縣貞觀初省

宋開寶初首恩樂縣屬雲南鎮沅州漢益州郡徽外

州昌後置一平府漢雁門郡地置馬邑縣後魏省

安廣寧二郡齊為北一州神武郡安郡治招遠縣又置

太平周廢尖山等二縣置神武縣隋初廢州郡大業初

政置代郡又改郡名馬邑縣善陽唐為一州馬邑郡

縣入州。漢置馬一縣晉宋至元皆為一州明唐開元

初復置金貞祐初升為固州元廢州復為魏州唐開元

省又後魏置神武郡領尖山殊類二縣齊改郡名太平

周廢郡及二縣置神武郡領尖山殊類二縣齊改郡名太平

善陽郡又改郡名神武郡領尖山殊類二縣齊改郡名太平

袁州領袁清縣遠廢又遠置武州治神武縣領寧遠縣

金省神武元省一縣屬廣西桂林府漢始安縣地吳置

右屯衛今陽一縣屬廣西桂林府漢始安縣地吳置

之。唐置歸義縣貞觀中省一州屬順天府漢置

名范陽隋廢郡唐初改縣名范陽大歷初兼置一州

州屬山西平陽府漢置河東郡魏改名平陽後魏

初廢郡置汾州又改汾州又改汾州大業初改為文成郡

復置郡金初復為州文成郡熙寧初改為文成郡

至宋初皆為州文成郡熙寧初改為文成郡

屈縣後魏神武初改置為昌郡太平真若初降為縣

興初改置定陽縣隋改昌郡太平真若初降為縣

軍縣正文城後唐復昌郡太平真若初降為縣

件城後昌一縣屬山西平陽府漢置河東郡魏改名平陽後魏

沈法興復置明正德初升州今復為縣

州。秦置郡漢置西國後改名高治郡隋廢郡

魏改置高。郡隋初廢郡大業初置高。郡

代以後因之。漢置東安郡大業初置高。郡

國膠陽侯國皆後漢省又隋置膠西縣唐省一縣

復置兼置清平軍

金罷軍元省縣

封府漢置一縣隋大業初省後復置唐初兼置一州

廣州存縣五代以後因之。後魏置曲梁縣齊省

蓋一縣屬陝西西安府漢置蓋一縣後漢廢後魏復

政縣名自壽至德初復名蓋一縣貞祐初復置恒州元

復置兼置清平軍

昌置興州皆唐初省

世充於鞏城置鞏州靈昌縣宋改名靈河治平初省又王

質

郡縣分韻考 卷十

六

置縣化府又曰益騰衝府元至元中改置一州又立縣  
指使司嘉靖初改置騰衝府今守禦所正統中升軍民  
置元置順江州及上甸古湧二縣後皆廢平一州在貴  
州那安郡治故且蘭縣晉縣名去故字齊郡名加南字  
梁郡安郡治故且蘭縣晉縣名去故字齊郡名加南字  
為黎峩等里寨隋為并柯郡縣唐為故字齊郡名加南字  
中置平一軍民府置國初改置府縣今併為平一州

局

隋改爲縣。梁復置梁改名石城隋改石通川明省人  
今改爲縣。梁復置梁改名石城隋改石通川明省人  
隋廢郡唐寶曆初廢縣大歷三初復宋熙寧中省梁又置  
萬榮郡治永康縣隋廢縣大歷三初復宋熙寧中省梁又置  
永陸元省樂又置石鼓縣後魏兼置遷州周改置臨清  
郡隋廢郡唐寶曆初廢縣大歷三初復宋熙寧中省梁又置  
初置思來縣又置萬州領太平恒豐二縣皆貞觀中省  
縣宋乾德中置英長一縣屬河南許州漢置長社縣  
縣宋乾德中置英長一縣屬河南許州漢置長社縣

卷十

郡縣分韻考

七

隋初置穎州一縣唐以後廢縣  
隋初置穎州一縣唐以後廢縣

肩

奉一縣屬四川夔州府漢置魚復縣蜀改名永安晉  
後明初置畢一縣屬貴州大定府元順元路宣慰都  
一土州屬廣西太平府宋置太平寨  
後明初置畢一縣屬貴州大定府元順元路宣慰都  
一土州屬廣西太平府宋置太平寨

藥

州在山西漢置河東郡領絳縣後漢改縣名永安  
初置州後魏併入高昌正始初復置州又改呂州大業初  
廢州初置州後魏併入高昌正始初復置州又改呂州大業初  
廢州初置州後魏併入高昌正始初復置州又改呂州大業初  
廢州初置州後魏併入高昌正始初復置州又改呂州大業初

湘縣郡大中祥符初升爲集慶軍金初復爲一州貞祐初  
復置軍元復爲一州明初降縣隋大業中復名譙縣明置  
漢縣置後廢尋改置小黃縣隋復名城父唐復置明廢漢  
漢縣置後廢尋改置小黃縣隋復名城父唐復置明廢漢  
漢縣置後廢尋改置小黃縣隋復名城父唐復置明廢漢  
漢縣置後廢尋改置小黃縣隋復名城父唐復置明廢漢

陌

因之縣屬直隸定州漢置涿一縣後漢省隋初復置  
後魏徙郡南齊省縣隋改置涿一縣唐置涿州及善樂縣尋廢  
元初省尋復置涿州因之唐置涿州及善樂縣尋廢  
元初省尋復置涿州因之唐置涿州及善樂縣尋廢  
元初省尋復置涿州因之唐置涿州及善樂縣尋廢

卷十

郡縣分韻考

八

後魏置呂都大觀初改名宛亭金廢一縣屬河南開  
漢陽縣置武縣仁壽初改名宛亭金廢一縣屬河南開  
漢陽縣置武縣仁壽初改名宛亭金廢一縣屬河南開  
漢陽縣置武縣仁壽初改名宛亭金廢一縣屬河南開  
漢陽縣置武縣仁壽初改名宛亭金廢一縣屬河南開



**君縣分韻考** 卷十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州領城懷** 保一州。在山西。漢太原郡。唐初。唐初。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郡縣分韻考** 卷十

國地。唐置。漢。魏。晉。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郡縣分韻考** 卷十

郡縣分韻考。漢置。洽。涇。縣。梁。兼。置。衛。州。隋。改。涇。州。唐。初。復。置。涇。州。漢。魏。晉。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開元初。明府至元初。歸一府。在河南。秦置。漢改。漢末。魏復。晉又。梁復。唐初。宋。齊。梁。陳。隋。郡。置。宣。武。軍。大。業。初。復。為。梁。郡。唐。初。為。宋。郡。

摩千戶後改為武一縣屬河南懷慶府隋初置武一  
州明因之今省武一縣屬河南懷慶府隋初置武一  
治唐初改各武一五代以後因之漢置懷慶縣隋大  
業初復置復置貞觀初廢漢又置武一縣屬晉州  
永一縣在雲南漢益州郡後漢永昌郡唐南詔初名  
紀鎮元初置益州後改益州又置善州郡宋高氏置  
州今改為永一縣元置懷慶州明初廢縣屬唐  
縣屬湖南永一縣府漢充縣晉臨晉縣唐初  
復置縣利縣地元初置永一縣屬晉州  
改為縣

緝

懷一縣屬廣西梧州府漢四會封陽二縣地晉置懷  
安縣唐至德初改名懷一齊梁以後因之隋置懷  
又置懷武一郡後魏徙郡北齊廢縣隋置懷武一縣  
晉兼置武一郡後魏徙郡北齊廢縣隋置懷武一縣  
因之漢置懷武一郡後魏徙郡北齊廢縣隋置懷武一縣

郡縣分考卷十 緝  
大業初廢漢又置東昌縣後漢高一縣屬直隸趙州漢  
省又置東昌縣後漢高一縣屬直隸趙州漢  
置趙國後魏改國為郡徙治平臨一縣屬山東濟南府  
蘇齊改縣名高一隋以後因之臨一縣屬山東濟南府  
齊周以後因之堂一縣屬山東齊州隋置齊州  
堂以後因之堂一縣屬山東齊州隋置齊州  
漢朱徙唐初置警亭城平汶陽等縣尋省朱初改置昌  
一縣全以後因之漢置警亭城平汶陽等縣尋省朱初改置昌  
又置下密縣後漢安一縣屬山西解州漢安一縣去  
南字開皇中置虞州大業初廢州義寧初置安一縣唐  
初復置虞州又置虞州大業初廢州義寧初置安一縣唐  
名虞一縣初復置虞州大業初廢州義寧初置安一縣唐  
安一縣初復置虞州大業初廢州義寧初置安一縣唐  
置唐初改各真漢初置安一縣唐初復置虞州  
真源朱大中改各真漢初置安一縣唐初復置虞州  
之漢源朱大中改各真漢初置安一縣唐初復置虞州  
復置唐初改各真漢初置安一縣唐初復置虞州

復置唐初改各真漢初置安一縣唐初復置虞州  
之漢源朱大中改各真漢初置安一縣唐初復置虞州  
復置唐初改各真漢初置安一縣唐初復置虞州

縣屬河南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西同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五代以後大縣屬四川州漢江原縣晉原縣地  
後魏初置安仁縣貞觀初置大縣屬四川州漢江原縣  
中廢安仁初復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州唐初置南陽府漢置一縣晉省後魏復置唐初

郡縣分考卷十 緝 合  
一州屬四川重慶府漢巴郡地宋元嘉中置東岩渠  
業初又改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郡縣分考卷十 緝 合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州漢置涪陵郡唐至宋皆為一州巴江郡元明為一

緒陽北方城二縣齊廢又唐置仙州尋州縣俱廢  
廢大歷初復置嶺仙縣尋州縣俱廢  
漢置沙縣後漢為沙侯國魏改一縣後魏省隋  
復置元初省後復明因之全置崇州元省  
屬安微徽州府附郭漢置一縣隋初省後復置唐  
以後因之唐置北野歸德二縣皆大歷初廢

洽

興一縣屬廣西鬱林州漢布山縣地唐麟德初置興  
鬱平唐置鬱州後改鬱林州宋初州徙縣省又陳置石  
南郡石南縣隋廢郡唐建中初廢縣又隋蕭銑置興德  
縣尋廢唐初復置宋省一縣後魏改名汝州漢置一縣  
又唐置韋栗縣亦未省一縣後魏改名汝州漢置一縣  
大業初復置元初省後復置明因之後魏置龍山縣  
東魏兼置順陽郡隋初廢郡改縣名汝南又改輔城大  
業初廢郡改縣名期城大業初廢

郡縣分韻考

卷十

洽

五

郡縣分韻考卷十終





道光二十七年重刊

三長物齋藏板

三長物齋藏板



序

自經生各立訓故之學而門戶分門戶分而訟端起出入奴主互相水火一字一義多者至數萬言少亦數十百言穿鑿附會無所不用其極而其本旨益混雜淆亂無可依據此其流弊非盡廢諸家攻擊之說以還經之本然不足以爲救而後之作者復爲增加而附益之是亦不可以己乎且夫傳以釋經後乃強經以合傳強之而不能合遂有尊傳而背經是猶東周孱主擁戴虛名而五霸七雄日尋干戈以自相雄長也有志之士出而挽之於是處心積慮思與古人爲難引繩披根齟齬痛

癡學

詆刻畫吹索幾無完膚此猶學父報仇而行刦也其志主於殺人而已善讀書者於是二端之弊既深惡而痛絕之而益有所不能己於言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凡有所造必有所得而心之不同如其面今試取經史本文刊削疏注循環雜誦瞭然不辭所謂者有之其所可解者各以意取與古疏注必有同異同者不必言就其所異十之一二未必盡讓古人則姑筆而存之以自怡悅焉何東海曰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瑰野人覘其缺豈伊好辨未云獲已此則虎癡黃生癡學之所由作也癡學之目曰讀經筆得讀

史筆得讀詩文筆得凡六卷而以韻學危言附於讀詩

卷末其七八兩卷則因劉子元疑古而有信古因司馬

溫公疑孟而有疑疑孟皆所云深造而自得者竝合爲

一從其類也余嘗含咀經文本義而爲注糾謬凡百家

諸子注之可商者皆附焉汎濫羣史舉摘稂莠附以論

斷爲史拾遺其體例與虎癡大同小異要其指瑕覘缺

亦庶幾自附於野人賤夫之流卷帙繁蕪未遂剞劂今

癡學先出閱者亦可執沆漈一氣之說以觀其駁矣虎

癡名本驥長沙寧鄉人余辛巳分校所得士也時

道光六年丙戌歲孟秋上浣友生諸城王金策香杜氏

癡學

撰於長沙客舍之信美樓

疑學目錄

三長物齋叢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卷四

讀史筆得

卷五

疑學

目錄

讀文筆得

卷六

讀詩筆得

韻學危言

卷七

信古錄

卷八

疑疑孟

疑學目錄終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經筆得上

易中孚豚魚吉舊說謂豚物之微者魚物之隱者也愚謂物之愚者莫如豕豚三月豕也物之尤愚者物之眾者莫如魚詩牧人之夢亦以魚為眾占信之感孚惟愚而眾者最難信及豚魚則無物不信矣故為中孚之象

甕甕皆陶器甕大於甕以貯醴醢酒漿之用非汲具也井卦云甕敝漏蓋以甕甕井口使不滲漏敝則漏矣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非用以汲也上文羸其瓶瓶乃汲水之器故左傳衛孫蒯飲馬於重邱毀其瓶士喪禮新盆漿瓶二註皆訓汲器惟莊子所稱漢陰丈人則偶用甕汲非易義也郭景純井賦有瑤甕龍騰句亦誤會易語耳

夫易彰往而察來句而微顯顯而闡幽句開而當名辨物句正言斷辭句則備矣句此本義句讀也夫

易彰往而察來句而微顯顯而闡幽句開而當名辨物句正言斷辭句則備矣句此近日汪容川注周易衷翼句讀也及檢文心雕龍徵聖篇云易稱辨物

正言斷辭則備始知古人讀本以開而當名為句辨

物正言為句斷辭則備矣為句

宋楊萬里誠齋易傳其大旨本程子易傳而參引史事以證爻象之詞其例創自鄭康成易傳而盛於李光讀易詳說誠齋則又踵光而增盛者其後如李杞之用易詳解明葉山之入白易傳皆以誠齋為宗講學家如元儒胡一桂本義纂註吳澄易纂言皆不滿誠齋之說蓋門戶之見無足為據夫以史證經或不免有所牽合然意存法戒究勝空談此誠齋之書所以終不可沒也若用易詳說入白易傳復參用老莊以子亂經則不免於躡駁矣因讀誠齋之書故具論之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舜格於文祖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其說本于孟子三年之喪畢然後踐位也蔡氏傳引春秋遭喪之明年即位以為證而謂孔說不知所據何也

稷契與堯同父異母之兄弟也堯以丹朱不肖傳位於舜舜誠賢矣以世情度之亦必兄弟中無一賢者而後可以及舜若堯之兄弟明倫教稼勳業爛然非不賢也一旦舉舜於側微而授以天子之位舜受其位若固有之未聞以一言讓于稷契而稷契亦安居臣位而不以為嫌然則堯舜之授受固以天下為公而

無一毫私欲之累若稷契之賢見於典謨者亦未足以盡之也其為商周之始祖也不亦宜哉

舜典之幽州即堯典之幽都州都語之轉也孟子作幽州史記作幽陵當從孟子為是蔡傳引爾雅水中可居曰洲非也幽州在舜十有二州之內即禹貢冀州地也洲州古字通用說文引周南作在河之州洲可作州州亦可作洲也又按崇山在澧州即禹貢之荊州也三危在雍州羽山在徐州皆在九州之內左傳所謂投諸四裔者裔邊也即九州之邊境非謂九州外殊絕之地也孔穎達釋五宅三居句以為大罪居

禮學

卷一

讀經詳得上

三

於四裔指放流竄逐而言也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是則九州之外更遠於四裔矣何以反居其次耶

虞書伯夷炎帝神農氏之後世居姜水因以為姓上古八大姓姜其一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封為四岳所謂大嶽也胙以茅土命為侯伯賜氏曰呂呂與膺古字通用謂其佐禹有功能為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也舜受堯禪命典三禮是為秩宗時伯夷老矣舜命禹稷契皋陶垂益夔龍皆名之惟伯夷稱伯而不名蓋敬之也當是時苗民逆命伯夷恤功於民降典

以折其邪心播刑之過佐皋陶以教祇德佐禹以平

水土告厥成功民以殷盛後世以禹稷配之稱三后焉舜既攝位祀神頒瑞巡方受覲諸大禮伯夷實輔相之又本天秩之常以正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其後周公本之以作周禮凡祀天神享人鬼祭地元及巡守朝覲律度量衡器幣玉帛車服采章之制悉仍其舊而增損之如三贄增為六十有二章損為九之類使宗伯掌焉宗伯者昉秩宗而名之也秦燔詩書伯夷所降之典多失其籍漢興叔孫通以繇蕞之學定儀法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而伯夷之典於是乎不

禮學

卷一

讀經詳得上

四

可考矣伯夷在唐虞時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祀能修其職嶽神享之夏禹時封為呂侯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王者師佐文武定天下周初以功封為齊侯得專征伐成王時太公子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武王又封姜姓後為紀侯又封文叔為許男又有封呂封申封向封芮者皆姜姓國伯夷之後也文王時處芮質成是為姜姓之芮成王時芮伯長夫為司徒則姬姓之芮也齊桓公有妾曰芮姬故知此芮為姬姓穆王時呂侯為天子司寇作呂刑一曰甫刑宣王時王員申伯封於謝崧高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甫即呂也所封諸國惟齊最大惠王時桓公小白伯諸侯至敬王三十九年田恒弑簡公立平公專其國政改齊爲田而姜姓始失祀云

洪範五行先儒以五事庶徵分配其說紛然不一班氏

固漢書律歷天文三志與劉氏向歆洪範傳全不相符而班氏復采劉氏說作五行志卽一書已有二說

矣蘇氏洵洪範論全祖班氏本說蔡氏沈書集傳則謹守五行次第而自爲一說也劉班蘇以五事之貌

屬木而蔡屬水班蘇以言屬金而劉蔡屬火班蘇以

視屬火而劉屬土蔡屬木班蘇以聽屬水而劉蔡屬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五

金班蘇蔡以思屬土而劉屬水蘇氏輒則以貌屬土

視屬木思屬火其說又與洵異所同者惟言金聽水

而已以余論之當以班洵二說爲正周易巽爲木爲

白貌右傍从白从人說文云象人面白形也其于人

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皆主面貌而言則貌宜

屬木兌爲口口司言兌正秋之卦金屬也又本文金

曰從革而言亦曰從則言宜屬金離爲火爲目目司

視火主明而視亦曰明則視宜屬火坎爲水爲耳耳

司聽聽左傍從耳從壬壬於天干亦水屬也則聽宜

屬水月令中央土祭先心土居五行之中心爲五官

之長心思則思宜屬土劉蘇以庶徵之雨屬木而

蔡屬水蘇以陽屬金而劉蔡屬火蘇以燠屬火而劉

屬土蔡屬木蘇以寒屬水而劉蔡屬金蘇蔡以風屬

土而劉屬水以余論之亦以蘇說爲長月令春德在

木仲春日始雨水季春曰時雨將降又雨水爲孟春

中氣則雨宜屬木陽者陽也日乾物也秋德在金孟

子曰秋陽以暴之則陽宜屬金夏德在火王襄傳曰

不若盛暑之鬱燠則燠宜屬火冬德在水季夏行冬

令則風寒不時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季冬大雩

以送寒氣周禮正歲十二月斬冰左氏傳曰固陰沍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六

寒於是乎取之凡言寒者皆水旺之令也惟周禮之

仲秋逆寒月令之寒氣總至國語之清風戒寒乃在

金旺之月言寒於是始爾非謂秋爲寒之極也又大

寒小寒皆冬季節候左氏曰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註

云司寒水神也則寒宜屬水土寄旺於四時風周行

於八節東北風立春至丑土寅木之氣也東方

明庶風春分至卯木辰土之氣也東南方清明風立

夏至辰土巳火之氣也南方景風夏至至午火未土

之氣也西南方涼風立秋至未土申金之氣也西方

闔闔風秋分至酉金戌土之氣也西北方不周風立

冬至戊土亥水之氣也北方廣莫風冬至至子水丑  
土之氣也則風宜屬土又蔡氏說曰稽疑以雨屬水  
以霽屬火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甚明然  
蔡氏既以稽疑之蒙屬木矣又以咎徵曰蒙恒風若  
之蒙屬土二處皆訓蒙昧而所屬各殊是自亂其例  
也余以蘇說推之庶徵之雨屬木則稽疑之雨亦宜  
屬木木生火則霽宜屬火火生土則蒙宜屬土土生  
金則驛宜屬金金生水則克宜屬水此五行相生之  
序也霽蒙驛克之義原難強解以意測之爾雅雨止  
為霽雨止則陽光出矣故屬火爾雅蒙奄也奄即掩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七

字能掩物者莫如土故屬土驛取流通之義物之流  
通者莫如金故屬金水雖專主克火而洪水可以洎  
陳五行是五行之克物者莫如水故屬水若五事庶  
徵之序則木為仁金為義火為禮水為智土為信以  
五常之次第分先後焉五行生於天地故以所生為  
序五事庶徵主於人而休咎應之故以五常為序卜  
筮忌根克故稽疑以相生為序也今做蘇氏洪範圖  
例別圖如左

五行

五事

稽疑

休徵

咎徵

水潤下鹹

聽聰謀

克

謀時寒

急恆寒

火炎上苦 視明哲 霽 哲時煥 豫恆煥  
木曲直酸 貌恭肅 雨 肅時雨 狂恆雨  
金從革辛 言從又 驛 又時暘 僭恆暘  
土稼穡甘 思睿聖 蒙 聖時風 蒙恆風  
圖中金曰從革言亦曰從稽疑之一曰雨庶徵之  
一亦曰雨稽疑之三曰蒙咎徵之五亦曰蒙其為  
同屬一行可知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八

洪範五福雖錫之於天而代天錫福者實惟建極之君  
深宮一念之祥四海胥蒙其澤朝廷一事之失萬姓  
悉受其災故曰汝則錫之福又曰惟辟作福凡言福  
者皆此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五者之福也蔡氏  
集傳於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二句不能貫通遂  
於汝則錫之福句別訓之曰福者爵祿之謂也恐以  
添設為嫌又訓之曰祿亦福也不觀上文敘時五福  
既已實指其綱矣本節曰子攸好德及下文既富方  
穀富也攸好德也又已錯陳其目矣何得復添出  
祿為福一說祿之為福本於爾雅又周禮祿以馭富  
富為福之一端祿又為富之一端謂祿為福理尚可  
通至於爵以馭貴則非五福所有也從而添之是六  
福也况五福無貴貴未足為福六極無賤賤未足為



極昔人已有論之者矣余謂建極之君代天錫福者何也孔氏武仲曰養其老慈其幼使天下之民皆壽可也井其田里其居使天下之民皆富可也和其陰陽正其四時使天下之民皆康寧可也移其俗正其信使天下之民皆好德可也刑不濫武不刻使天下之民皆考終命可也嘗取孟子之言證之而孔說益信夫五者之福壽非長生不死之謂也五十衣帛六十食肉則民壽矣富非食祿萬鍾田連阡陌之謂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民富矣康寧非駐顏卻病返少還童之謂也班白不負戴則民康寧矣攸好德非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九

希聖希賢出類拔萃之謂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民攸好德矣考終命非壽躋耄耋無病而終之謂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民考終命矣皇極不建反之則爲六極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則民凶短折矣老幼轉乎溝壑則民疾矣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則民憂矣民無恆產因無恆心則民惡矣以千里而畏人則民弱矣天人之際君民之閒影響應答如此其速故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書以天之災祥民之禍福分配五行牽強傅會之失誠所不免老蘇斥之宜矣然其儆戒萬世之君臣其功固未可沒也于

其無好德之人雖欲錫以五者之福不惟無益于彼而且有害於國家有梗於治化如唐虞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是也故曰其作爾用咎匹夫爲不善而鄉人化之固不在爵位之有無也於是乎作福之君又有刑戮以威之故曰惟辟作福作威威者卽威此無好德之人也作威固爲人主御世之大權不可下移於臣卽作福亦非一手一足之烈自公孤卿尹下至參伍殷輔皆代君錫福之人羣策羣力効職分猷成功而退歸善於君非人臣之所得私宋公子鮑之貨粟賑饑齊田恆之三量登一漢王莽之出錢獻田助給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十

貧民皆人臣作福之謂也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頗僻庶民用僭慝也  
洪範福極之說盜跖之壽崔慶之富非福也顏子之貧而短命伯牛之疾非極也考終命分三層有子曰考老死曰終正命曰命凶短折亦分三層其說不一五行志曰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又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又文選注曰六十曰短三十曰折又書疏曰未卽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余則以爲兵荒曰凶三殤曰短弱壯曰折

洪範九疇之三日農用八政甚矣先王之重農也五行終稼穡固為農之所業即水火木金亦無往非農之所資也八政首食貨固為養農之本即祀與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亦無往非安農而衛農者也庶徵之雨暘燠寒風固為農時之所重即協紀之歲月日稽疑之雨霽蒙驛克亦無往非課農之所急也故曰時無易百穀用成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以日月之冬夏箕畢之風雨終焉其丁寧反覆之意至深切矣然則農用八政雖居九疇之三非即皇極之所由建而福極之所由分與

經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十一

蔡九峯洪範皇極內外篇做周易以九疇繪成方圖各圖其計九疇之數以一代一二代二三代三代四代五代五代六代七代八代九如世俗所謂馬子者後於洪洞劉氏見所藏新莽布貨其文曰大黃布千次布百弟布百壯布百中布百差布一百厚布百幼布百公布百小布百凡十等遞減之數與洪範圖正同始知莽布為是書所本而馬子之設由來久矣第以一為五其餘照數作豎筆與商賈之數異耳

天子稱皇帝始於秦而呂刑一篇稱皇帝者再皆指舜

言豈三代以前已有此稱耶抑如月令之太尉祭義之黔首為後儒竄入耶

金有三品金為上銀為中銅為下又有五色黃為金白為銀赤為銅青為鉛黑為鐵總名曰金故食貨志以銀為白金銅為赤金說文以鐵為黑金是也易之金夫金矢金柅金車金鉉虛而象之者皆言金也周禮之金錡金鑄金鐃金鐸金節金版金秦實而用之者皆銅也惟詩之金壘金厄金烏周禮之金路禮器不賺於者則皆以金飾之耳其餘鐘鼎權量刀劍矛戟

小為之無用金鐵者牧誓云武王左杖黃

經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十一

鉞黃鉞者銅鉞也初學記黃帝採首山之銅始鑄為刀拾遺記黃帝鍊石為銅越王勾踐鑄成八劍郭璞爾雅注云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枝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又山海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注云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錮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純鉤之劍郭又引汲郡銅劍事其文與爾雅注同江淹銅劍贊序云古以銅為兵至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

既不充故以鐵足之以上數說皆兵器用銅之證漢書蕭望之劾韓延壽奏內有取官銅物候月食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一條則漢代兵器尙有用銅者不獨古時爲然也考工記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銅也齊劑也用銅和錫銅四分錫一分共五分是爲斧斤之劑也餘倣此周禮秋官職金掌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征入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

漢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七

之府金亦銅也爲兵器之府當在冬官如考工築氏爲削治氏爲殺矢桃氏爲劍之類而夏官之橐人掌爲弓矢亦其一也鄭注以爲專屬橐人則非矣橐人受財入職金以齎其工財卽職金所入之銅也受銅於職金以齎其工使爲矢鏃之用鄭注以財爲泉布非是職金在秋官中居司刑司刺之後掌囚掌戮之先蓋亦刑官之屬也所掌之財皆贖罪之銅及征稅所入之貨物耳若泉布之財掌於天官太府以下諸官非職金所有也尙書舜典金作贖刑鄭注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鍰鄭注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孔疏曰古

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傳言黃鐵舜典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耳按贖罪用銅可見古人無金銀贖罪之事而注疏未及明言所以用銅之故遂使後儒疑呂刑罰鍰非聖人之法按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卽贖罪所罰之銅也貨罰卽司關等所沒入之貨也士卽士師掌刑之官也職金掌受士師所罰贖罪之銅與貨入於夏官之司兵使造五兵五兵者弓矢戈殳矛也蓋罰姦民之銅鑄爲兵器以衛良民卽舜典金贖呂刑罰鍰之故

漢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古

非罰其金銀充國用也管子曰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屨一戟小罪譴以金分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櫛亦卽古人用罰之遺意也其曰坐成以束矢者卽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其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也鄭注三十斤爲鈞金謂銅也兩造皆入不直者沒其金矢按鈞金所以鑄兵束矢所以習射皆武備也後人不知罰金之用遂於鈞金束矢有紛紛辨駁者皆陋說也呂刑所罰之鍰一鍰六兩以十六兩

爲斤計之遷罰百鍰乃六百兩爲三十七斤半劓罰  
惟倍乃一千二百兩爲七十五斤荆罰倍差乃一千  
八百兩爲一百一十二斤半合上二者之數罰之也  
宮罰六百鍰乃三千六百兩爲二百二十五斤合上  
三者之數罰之也大辟罰千鍰乃七千二百兩爲四  
百五十斤合上四者之數罰之也蔡傳謂荆罰倍差  
爲五百鍰非是差少也不足也謂倍之爲四百而少  
其一百則是三百鍰也筭法以不足曰差有餘曰強  
若五百鍰則當曰倍強矣劓爲割鼻荆爲刖足罪尙  
相等至宮刑之割勢閉幽人道絕矣罪之輕重判然

禮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五

不同豈有刑罰較劓罰加至三百而較宮罰止少一  
百之理五刑由輕而重五罰由少而多以次遞加各  
有理法其爲三百鍰無疑也大辟罰千鍰其實乃一  
千五百鍰曰千鍰者古書辭簡如詩三百之類舉成  
數而言也周時斤兩較歷朝爲最輕所謂大辟四百  
五十斤者尙不及今之三百斤今以三百斤銅贖一  
死罪似乎過輕然五罰皆曰疑赦其大辟可疑者如  
今之誤傷人至死及同殺一人而爲從者耳若謀殺  
故殺及爲首行兇者罪無可疑夫固不在罰而赦之  
之例矣卽勳臣世族其罪應死幸蒙流宥如共驩苗

繇之類則亦不在罰而赦之之例矣古人執法殺人  
者死無論故誤首從皆在大辟二百之屬非如後世  
律例詳明同罪之中又分差等也故虞書有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及罪疑惟輕之文過過誤也故謀故也  
罪疑之疑卽呂刑疑赦之疑也以此推之呂刑五刑  
之疑有赦卽虞書之流宥五刑也五罰之疑有赦卽  
虞書之金作贖刑也呂刑五罰原與虞書相通非如  
漢時入穀贖罪而蕭望之等所謂富者得生貧者獨  
死開利路以傷治化之比也豈有一篇之中曰中日  
敬三致意焉方以獄貨非寶申戒有司而作刑以詰

禮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六

四方者反以罰貨籌獄著爲令哉蔡傳駁之殆未於  
本文五疑字著想以爲雖死罪概可贖免且不知所  
罰之爲銅不知罰銅爲鑄兵而用遂有穆王巡游無  
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一切權宜之  
術以斂民財之說又以虞書金作贖刑執定承上鞭  
扑而言故分爲兩概若柄鑿之不相入矣夫鞭扑小  
刑原不足以致民於死若必取償於養命之財無論  
貧民不能驟辦卽或丐貸輸陳力不能償必有追呼  
致死者是鞭扑輕刑不尤酷於五刑之流宥者哉又  
於流宥五刑下注云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

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其說尤誤秋官職金所掌之金罰非即呂刑之罰緩乎何得謂周禮無其文且周公之繫易也既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罰矣又曰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易之金矢即周禮之鈞金束矢也何得謂五罰非先王之法至穆王時始用耶蓋穆王所制特五刑之屬多於周禮五百章耳然亦輕罪多而重罪減矣班椽刑法志所謂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作刑平亂國用重典亦非持平之論也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七

卷耳懷人詩之祖也燕燕送行詩之祖也谷風閨怨詩之祖也考槃閑居詩之祖也陟岵懷鄉詩之祖也七月田家詩之祖也東山從軍詩之祖也鹿鳴公讌詩之祖也

國風一發五紕毛傳云虞人翼五紕以待公發鄭箋云一發而翼五紕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也朱子集傳不從毛鄭而引中必叠雙爲證夫一發固無中五之理然亦與周易王用三驅失前禽王制天子不合圍國語王田不取羣諸義相背獸三爲羣王猶不取一發而五王者之田固若是乎

行露標梅死腐詩傳言強暴者三夫文王之化行者讓

途男女異路貞女在室豈有強暴汚辱若是之甚者乎六禮不備謂之奔傳言追其今今追其謂之似有不可一日安於其室者是殆就女子貞潔而極言之不暇爲被化之男子設想也

唐太學博士施士丐說詩曰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按岵爾雅訓多草木至毛傳始以無草木訓之若如施說岵無草木固可以譬無父而下章配有草木又何以譬無母耶蓋詩人偶舉以起興耳無所取義也自後儒穿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六

鑿之說起而詩之興體以七眉山蘇氏所謂責其義之太深求其法之太切者此類是也

小宛詩小序以爲刺幽王也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有雄無雌之蟲負他蟲以爲己子然蜂亦能負子尙有雌雄惟蜾蠃無妃匹之道尙知教誨其子而祝其似我以喻幽王有申后而廢之有太子宜臼而逐之會蜾蠃之不若也小弁詩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謂牡鹿之奔爲其牝也雄雉之雉求其雌也亦指廢申后而言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謂太子者國之根本王之枝葉亦指逐宜臼而言也詩

人不便明言君過故借昆蟲草木以喻其意非若卷耳草蟲諸詩泛言他物以起興也離騷之所以能繼三百篇者正在此爾

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小弁之詩既呼天又呼父母此其所以爲怨也

小旻取篇首旻字爲目小宛取篇首宛字爲目小弁取篇首弁字爲目因在小雅謂之小文義甚明蘇氏以大雅召旻配小旻謂尙有大宛大弁爲孔子所刪乃曲說也詩有大車大田大東大明而無小有小星小戎而無大易有大有大壯而無小豈皆孔子刪之耶

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和

小旻詩曰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或聖或否否者包狂僭豫急蒙而言五德之反也

角弓之詩爲王遠兄弟而作駢赤色周之所尙以角飾弓而塗以朱則色駢駢然卽彤弓也駢駢角弓非不美也若弛而不張則翩然向外而反也昏姻外戚也兄弟昏姻親疏之別也胥皆也無使皆遠而無別也爾之疏其所親而遠兄弟矣民之兄弟皆然矣爾之以遠兄弟爲教矣民之兄弟皆倣之矣其所以欲兄弟之無遠者此令兄弟綽綽然有餘裕耳不令兄弟交相爲病也令使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民之良也

自教化日媮而民之無良者使同方而居之兄弟秦越異視各爲一方遂至始相喻而終相怨矣其相怨

之由非有大故卽一宴飲之閒受爵不讓其過雖小而爭端已開必至於同室操戈而後已爵酒器已止也此二句卽伐木詩所謂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坊記云鷓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亦此意也兄弟之所以無相怨者貴於長幼有序老馬前行駒隨其後猶人之徐行後長一定之序也若駒前行而老馬在後則老馬反爲駒失其序矣所以失序皆由於疾行先長不顧長者之在其後也如

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和

食固宜飽先長者而飽非所宜矣如酌固須取先長者而取爲甚急矣民之兄弟旣以無良而相怨矣王不教之以讓是猥本善援復教之升木也塗泥本濁復附之以塗也毋禁止之辭惟君子有徽美之猷以化導之則小人之屬如取諸其懷而與之矣王之所以無徽猷者由於自居於驕而不能相下遂使天性之薄如雪之初雨非不瀟瀟然降於天浮浮然著於地然其所積未厚一見初出之日其消而化流而去可立待也遺去聲言莫肯以卑下之禮相遺式發語辭叟古屢字言以驕倨自居非一事也蠻南蠻髦弁

鬣也言屢驕不已必致如蠻夷之相殘如弁髦之自  
傲也前三章欲王知親疎之別胥遠則無別矣次三  
章欲王知長幼之序不讓則無序矣而以君子有徽  
猷一句爲全詩之主後二章莫下卽所以無序屢驕  
卽所以無別皆與徽猷相反末二句申言作詩之意  
總結八章也

雖鳩以興淑女而曰鳩類鳴鳩以喻叛臣而曰巧婦小  
鳥陸璣詩疏之不可盡信如此爾雅鴟鴞郭氏  
云鴟類已足破陸疏之妄矣然朱子詩傳云鴟鴞鴞  
鷂惡鳥而郭以上文鴞鴞爲鴟鴞第據時驗云然  
未聞所出仍當以鴟鴞訓鴟鴞而鴟鴞別爲一鳥改  
從朱傳爲得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三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經筆得中

曲禮敖不可長四句長敖則不敬從欲則害義志滿則驕樂極則淫志滿由於長傲樂極由於從欲故又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

禮不妄說人二句說當音稅如說大人之說謂以言語喻人使從己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故不妄說人可與言者亦惟辭達而已矣故不費

鷓鴣能言四句禽獸者鳥獸之通稱此節猩猩曰禽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一

及周禮禽作六摯羔其一皆獸可稱禽之證也考工記天下有大獸五羽其一乃鳥可稱獸之證也他如鳥曰雌雄而狐亦稱雄獸曰牝牡而雞亦稱牝天將兩商羊舞鳥以獸名叔于田乘乘鴉獸以鳥名羽者鳥毛者獸鳥獸毛毳鳥亦可以言毛戎事乘翰獸亦可以言羽飛曰鳥走曰獸鶴之步鳧之趨雀之躍鷄之奔是鳥亦可以言走也前漢袁盎傳曰騁六飛六飛者六馬也是獸亦可以言飛也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言負者無禮則無傭主販者無禮則無售主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之者卜其姓也如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陸鴻漸不知其姓卜得鴻漸于陸遂姓陸名鴻漸是也

寡婦之子三句婦人多溺愛寡婦之於孤子尤甚寡婦之子外失父訓不肖者常多非有見焉而與之友恐誘已為不善且恐彼本不善而或疑為我所誘也

名子者不以國四句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此為國君世子命名之說如申繻之對桓公是也若臣民之子不以國敬君也日月民所瞻仰山川民所取材用也皆嫌于不敬不以隱疾嫌不祥也又不獨為他年避諱計也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二

男女異長乃長幼之長即內則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女子十年不出之謂異地而長所以別嫌也告喪曰天王登假陳氏讀假為遐較呂氏說為長但其引漢書稱大行謂行乃循行之行以其往而不反則非也大行見汲冢周書諡法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故君后初薨諡號未定稱曰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又前漢韋元成傳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大行謂元成父賢也然則大臣初薨亦可稱大行矣檀弓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之人



猶云塗人也言先王制禮於塗人皆有所不忍豈於兄弟姊妹之喪而有不由盡人情之禮乎亟言姊喪之可除也子罕之哭介夫孔子之哭館人卽行道弗忍之意也

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丹赤色質地也蟻元色謂以赤色之布爲褚幕之質地而以元色之布結于四角也陳氏謂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謬矣書曰麻冕蟻裳亦豈畫蟻于裳乎古人制器尙象繪雉於衣取其文也畫驚於冕取其介也刻鷄於彝取知時也鏤鸞於鈴取中節也蚍蜉大蟻葬家所忌預圖其形於飾棺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三

之具無所取義徒傷孝子之心此必無之理也

左傳昭公九年屠蒯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入舍業爲疾故也禮檀弓載蒯之言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又玉藻曰子卯黍食菜羹又儀禮士喪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先儒注疏皆謂築以乙卯日亡紂以甲子日亡吉事忌之凶事則不避惟漢翼奉上宣帝疏曰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案

奉疏所言六情十二律不免穿鑿破碎近於讖緯之

學然其論子卯不樂較之築紂亡日之說似爲差勝夫築紂亡日卽爲湯武興日吉莫大焉何忌之有以奉疏所謂辰爲客時爲主人之說推之則子卯者乃子日卯時或卯日子時不專指甲子乙卯二日陰陽家所謂子卯相刑之說也若專指二日則書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又春秋所書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在文公二年二月甲子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在宣公十二年六月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四

乙卯甲子乙卯旣爲疾日王不舉樂士且舍業周公之營新邑晉侯之戰秦楚皆大事也何獨以是日興兵動眾特犯時日之忌哉卽此可知註疏之妄

子臯葬妻犯人之禾曰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吾爲邑宰買道而葬後難爲繼也其言可謂婉而正矣鄭氏謂其恃寵虐民方氏加以不仁不恕之說謬妄極矣陳氏以爲愚而過慮之一端亦非持平之論禾固愛民者所當重然葬大事也卽平民出葬亦無避禾買道之理况邑宰乎使邑宰開買道之端爲多田翁增一生財之例則平民之受其累者多矣

使貧者無買道之貲或富者居奇不賣遂將弃而不葬乎幸而子皋不從申詳之請如其從之後以爲例吾恐買道之訟且紛紛起矣

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籥執干戚戈羽調等笙篳篥飭鐘磬祝敔卽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九曰蕃樂之謂也鄭氏謂蕃與藩同閉藏樂器而不用也非是蕃盛也卽庶草蕃蕪之蕃言舞雩禱旱必用盛樂故備奏之陰陽和而後雨澤降雲漢昭回山川滌滌雨閔鬱塞之氣非樂無以宣之若之何反閉藏而不用耶彼殆泥於郊特牲篇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五

樂陽氣也之文謂亢陽之際樂非所宜然則月令所謂修均調飭者又何說耶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卽周禮荒政十有二曰索鬼神之謂也觀此知周禮所謂索者亦非搽索淫祀矣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而日食其一也又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曰六而日食其一也又問當祭而日食如何曰接祭而已矣如牲未三則廢又問大夫之祭

不成禮廢者幾曰九而日食又其一也觀此知古人於日月食非如後代之預先算定時刻分數頒示中外每當猝然示警之時王者必恐懼修省以爲非常之變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若預先筭定某日某時日月當食則是日不行朝祭之禮矣安有入廟行禮不終而廢之事

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之色與其兵集註謂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鼓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救日陳五兵五兵者矛戟鉞楯弓矢也余謂救日之兵南方當用彤弓彤矢彤赤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六

色南方之兵卽周禮庭氏射妖鳥所謂救日之弓與枉矢也救月之兵北方當用盧弓盧矢盧黑色北方之兵卽周禮所謂太陰之弓救月之矢也推之東方用青西方用白中央用黃所謂各以其方之色與其兵也周禮鄭注謂救日之弓爲日食時所造之弓救月之矢爲月食時所造之矢漢書蕭望之劾韓延壽奏內有取官銅物候月食鑄作刀劍鉤鐔效放尙方事一條蓋漢世已不知古人救日月本有兵器而以救月之矢爲月食所造故注禮亦有是說也

日月之行東西異度南北異道若同度同道則月掩日

而爲日食月亢日而爲月食時刻分數皆有常度千歲以上可以逆數千歲以下可以預推然春秋必書以爲災異之戒者何也先儒之說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足以勝陰陰不能侵陽則日雖當食月常避之必有參差不正相對所謂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良臣子背君父小人侵君子則陰勝陽衰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余謂當食不食之說未足爲據日月之行既有常度在人見之以爲災而於日月究無損也若當食不食則運行逾度反成災異矣後世君臣遂有以當食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七

不食行慶賀禮者善哉司馬公之疏曰南北地勢高卑不同京師不見日食安知他處不共見之耶立論甚正然則春秋之所以垂戒者又何也先儒之說曰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此說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書日食者三十有六其一尙在獲麟後文公以上凡六公書日食者十有二宣公以下亦六公書日食者二十有四年數畧同而日食加倍可見遠者多漏近者易詳漢高帝三年至平帝二年少春秋三十五年史書日食多春秋一十有七豈日

食獨簡於周而繁於漢耶以此推之知春秋時日食不書於經者尙多也何以有書有不書日食而無咎徵則爲常度故不書日食而有咎徵卽爲災異故必書於隱三年日食接書天王崩此大喪之徵也明年書衛州吁弑其君完又亂徵也桓三年日食接書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十七年日食接書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于齊皆女禍之徵也或在內或在外或近在數月或遠在隔年確有徵驗非漫書也夫天道遠人道邇漢書五行志所載董劉諸說逐件條繫有類巫史劉子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八

元駁之不爲無見然其論日食曰人君能修政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作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持論甚正夫子所以書日食星隕一百二十二事實此意也否則自有日月以來卽有日月之食雖堯舜之世豈能獨免又何必以當食不食開人君自欺自滿侈然受賀之端哉端木氏之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可謂善於論日月矣人君誠能遇災而懼省身修德有過改之無過加勉一歲之中日雖再食要亦無害如以天戒爲不足畏則殃

魯之來禮如桴鼓矣

考禮者貴通其意而不泥其辭郊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則曰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後儒遂謂取妻為人之所不得已故不賀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記者因俗之名而稱賀其說迂矣昏禮為萬世之嗣何不得己之有遺問不可廢非即賀之所由名乎漢宣帝詔曰夫婚姻之禮人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

卷上

讀經筆得中

九

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大哉王言可謂通乎禮之意而不泥其辭者矣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陳氏云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生初之未能相似其說非也射者士之事也生而設弧已有射道在所當習設有不能可以託疾而不可以徑辭如問稼於農問織於婦不可曰未嘗事事也縣弧何所以申言辭疾之故非比方未能之形也自當以曲禮君使士射一節呂氏說為正內則芝栭土生者為芝即今菌也木生者為栭即今木

耳也栭一作桴一作槁一作櫛音義皆同陳氏謂芝為木耳栭為小栗非是小栗方丈榛也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奔者對聘而言也六禮不備謂之奔周禮媒氏奔者不禁亦此義也與淫奔私奔義別大傳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婦者女子已嫁之稱有正稱者父母謂子之妻伯叔父母謂從子之妻舅父母謂甥之妻是也有泛稱者兄嫂謂弟之妻是也舊注謂弟妻可婦嫂不可母陳氏云弟之妻不可謂之為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為母舊說失其指矣余按舊說弟妻可婦蓋本爾雅長婦謂稚婦為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十

婦婦之謂也此泛稱也而爾雅又云稚婦謂長婦為嫂婦是嫂亦可稱婦也何得云弟之妻不可謂之婦乎當以舊說為正嫂不可母然亦有未可概論者若有年長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如韓昌黎少孤而有於其嫂為之服期年之喪以報拊育之德為文祭之曰視余猶子誨化諄諄如是之嫂以母事之誰曰不宜亦即大傳所謂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之謂也考禮者未可泥而不通謂名者人治之大禮有明文於劬勞鞠養之嫂而可以汝爾稱之平等遇之也

少儀曰手無容不娶也注謂時雖暑熱不得揮扇按漢儒解經娶有三義一以羽飾棺檀弓所謂牆置娶也一以采羽貫璧連綴成條挂於鐘磬之簣明堂位所謂周之璧娶也一卽扇也儀禮既夕篇所謂燕器杖笠娶也時值暑熱偶爾揮扇未爲失禮此節娶字似從飾簣之娶爲長侍坐於尊者當安手附身不娶者言不如簣上之娶左右分垂以喻手之離身爲不恭也與拱手爲翼展足爲箕俯身爲磬折同一取譬之意也既夕之娶或謂葬器無娶當在上設披屬引之下脫簡於此其說甚是說文娶棺羽飾也篋扇也篋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十一

與娶音同字異竝無通用之說惟韓孟聯句用篋爲簣然亦从竹而非从羽也卽少儀篇中言茵席枕凡凡十六物亦不及此則娶之非扇明矣

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當從舊注謂容爲禮樂之官爲是謂使之行商先王禮樂而復其職位也蓋紂時禮樂之官多失其職如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周是也使復其位卽武成所謂政由舊也若作商之賢人解孔子稱三仁孟子言輔相者六容何以不與書曰式商容閭閻乃禮官治事處猶今之禮部衙門也禮爲商先王承虞夏而損益之者武王式閭所以

敬先王也若如世紀所云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間况存者乎則商容已死何以使復其位且句中之行而三字亦成贅文矣

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大夫用元綠士不綠士不綠者士賤不用裏棺之繪也觀下文君裏椁大夫不裏椁則此言君大夫裏棺士不裏棺可知矣蓋君棺椁皆裏大夫裏棺而不裏椁士棺椁皆不裏此貴賤遞降之等級也况儀禮言士喪甚詳亦無用元繪裏棺之說疏云士悉用元非是

君大夫髻爪實於綠中士埋之髻卽上文始死時御者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十二

沐尸所理出之亂髮也爪卽始死時小臣爪手爪足所翦出之爪甲也綠卽上文君大夫裏棺之綠也謂以綠繪貼棺之四角而以御者所理出之髮小臣所翦出之爪實於綠繪之中也士埋之者士不裏棺無可實髻爪之處故另埋之卽儀禮士喪篇所謂巾柩髻蚤埋於坎也集說謂以小囊盛生時積而不棄之髮爪而以綠讀爲角非是生時髮爪不必皆畱而死後之髮爪反忍棄之耶若以小囊盛之無關貴賤士亦何必不納於棺中而必另埋之耶此皆由於上節士不綠句未得其解故強爲是說爾

祭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按棺旁用熬穀及魚腊者見於周禮舍人供熬穀小  
祝設熬又儀禮士喪篇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於  
西坵南蓋周人尚臭當死者魂升魄降之初恐其魂  
氣猶戀體魄故熬生時所食之穀種魚腊以助死者  
之陽氣冀其魂靈不散此孝子之心也集說謂使蚘  
蜉聞香來食免侵尸也其說本於周禮鄭注余謂君  
棺在堂必已掃除潔淨焉有蚘蜉侵尸之理况上文  
言棺蓋用漆三衽三束如此其堅卽有蚘蜉何能遽  
入若謂人子防患之心則用一筐足矣君棺之旁羅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三

列八筐徒爲飼螻之具固無是理而大夫六筐士四  
筐豈飼螻亦有等殺耶此註與檀弓蟻結註同爲背  
理之甚者敖氏謂置此代奠亦未爲篤論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言剛毅之儒勇於  
自治小有過失僅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數者自始  
至末由少而多不一而足之謂也過而可數其過大  
矣焉有如是之儒而有可面數之過乎非謂儒者尙  
氣好勝能拒人之數也

儒行云雖分園如錙銖錙極言其輕細也鄭註云八  
兩白錙孔疏云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荀子富國

篇注亦云八兩曰錙據此則一錙爲百九十二銖不  
得爲輕且細矣韻會又云八銖爲錙許氏說文又云  
錙六銖也其說互異余客長安時得古錢一枚文曰  
兩由檢字書無由字惟宋洪遵錢志有兩晉錢蓋誤  
以由爲番也其錢大小輕重與秦半兩大錢正同錙  
銖之錙漢隸及唐人楷字碑作錙凡舊熒緇淄等字  
偏旁皆作甞則錢文甞字卽錙之省而甞又省作甞  
也二十四銖爲兩半兩錢十二銖也以說文六銖爲  
錙計之兩錙亦半兩也故其錢之大小輕重與半兩  
相若雖不知鑄自何時銅色斑剝形制古樸其爲漢

禮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四

以前物無疑可見禮記註疏荀子注及韻會皆誤當  
以說文爲正

史書大有詩詠屢豐尙矣然凶荒之歲亦盛世時有  
也周禮於救荒之政三致意焉大司徒以荒政十有  
二聚萬民又令移民以就有餘通財以濟不足此其  
專職也若夫保章氏書雲物以辨之大宗伯行荒禮  
以哀之典瑞出珍圭以恤之司樂徹官縣以憂之小  
祝讀祝以逆雨司巫帥巫而舞雩賈有貴債賈師平  
之倉有餘粟倉人發之出縣鄙之委積則遺人其職  
也平邦國之地政則均人是司也而且司關罷征士

師糾守行人期委朝士慮刑其所以兢兢於天裁之甫降者直與雲漢之詩同一憂勤惕厲之意故聖王之世天下不諱言裁雖有凶荒究無損於民生國計至其預備於未裁之先者若籥章祈年鄭長趨耨遂師巡稼內宰獻種更不可一二數矣

周禮王府王齊同則共食玉註疏謂以玉為屑齋則食之以養陽氣此秦漢方士之技非聖王之制也聖王之制一飲一食皆可為萬世常法無論玉不可食即使可食亦斷然不食蘇子瞻曰下士乃服玉洵篤論也周禮所謂食玉者王齋之日則以玉實食品之中

癡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五

取其精純潔白之意以祀鬼神食畢而王府仍收掌之今醫小兒風疾以金器剪湯飲之取鎮壓之意正與此同非屑而食之之謂也春秋時僖負羈之享晉公子授餐置璧亦以璧表精潔之忱非以為賂也公子受餐反璧亦辭其禮之過重非辭其賂也

公車之名始於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漢改司馬門為公車門設公車令一人天下上書及徵召皆總領之公車所在因以名焉光武紀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是也今人謂舉子計偕為公車北上則誤以舉子之車為公車矣若曰北上

公車則可耳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者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今山西猶有此俗新寡之婦必求他人婦之死者遷與夫合而後改嫁謂之鬼夫妻子之殤者必求他姓殤女遷與子合其地婚嫁重聘貲遷葬之聘較生時減半兩家父母稱為鬼親家歲時餽遺往來與姻亞等夫婦人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既死而改嫁是生前本為節婦貞女而死後猶不免於失節也其弊在死婦之夫及殤女之父母利得聘貲

癡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六

售屍賣骨習為故然恬不為怪風俗之壞莫此為甚地方大吏主持風化可不援媒氏之說以為厲禁乎戰國策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註謂飲器溺器也讀飲為於禁切音蔭按考工記梓人為飲器謂勺爵觚之屬又前漢匈奴傳元帝遣韓昌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則飲器乃酒器當讀上聲非溺器也

癡學卷二終

癡學卷三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經筆得下

蘇老泉之論春秋曰賞罰者天子之權天子之權在周周平王昏亂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魯周公之後周公嘗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矣故以其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其文甚美其意則曲矣老泉嘗作權書衡論自以為精於用權故其論六經也一若聖人之經無往而非出於權者吾則謂老泉非惟不知經亦并不知權也易曰異以行權論語曰可

癡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一

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立於大中至正之途而順以行之者也今有賈人於此操稱物之權於市而曰市權過輕吾為加重焉非吾加之也吾祖若父之所加也其能一日行乎老泉謂孔子作春秋假周公之權以與魯實大類此夫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周公之權皆成王之權也今讀漢書昭帝紀者官某人殺某人未嘗曰霍光官之霍光殺之也况聖如周公者乎成王之權周公固不得假為已有孔子亦安得假周公之權以與魯而且私為己有哉

公羊傳曰春秋諱內惡又曰內大惡諱小惡不諱余謂

不然內惡之大孰有大於文姜之事者乎然春秋未嘗諱也桓公十八年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

薨于齊然則公因姜氏而死可知矣莊公元年以後齊襄未弒以前書曰夫人孫于齊又會齊侯于濼又享于祝邱又于齊師又會于防會于穀出嫁之女歸寧無常姜氏之惡可知矣齊襄既弒以後姜氏未薨以前又一書如齊再書如昔姜氏之不安於其室可知矣夫姜氏之事天倫之變而魯之大恥也桓薨於齊不書姜氏猶曰客死無由至莊公以後君母歸寧無關國計諱內惡者儘可削之而夫子必屢書不一

癡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二

書以為萬世闔門之戒尙得謂之諱言內惡乎如謂曰享曰會曰如舉其可道者言之即所謂諱也是又不然夏姬之事非內惡也春秋僅書曰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亦未嘗書曰某月日陳侯淫於夏氏非諱之也蓋中韓之言不可道也况鳥獸之行言之汚口豈可直書其事於史冊耶吾故知春秋之書姜氏正所以著內惡之大者竝未嘗曲為之諱也全經之書內惡皆倣此或曰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對曰知禮非諱言內惡之證乎余曰掩惡揚善臣為君隱平日之言固宜然也惟秉史筆者不在此限若秉史筆而諱



君惡則秦漢以後天下一統無所謂內外矣馬遷之書封禪平準班固之書外戚佞倖皆以臣子而書朝廷之惡不過委曲其辭迂迴其意已爾若以公羊之例繩之不爲孔子之罪人尙有千秋之信史哉

小雅歲亦陽止日月陽止爾雅十月爲陽郭注云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董子曰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十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按五月爲姤卦一陰初生至十月爲坤則爲純陰十一月爲復卦一陽初生至四月爲乾則爲純陽故郭注云然董子又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則氣爲陽陰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三

用事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四月齊麥枯由陰殺也十月齊麥生由陽升也華蕙生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十月純陰不得無陽四月純陽不得無陰也邢氏爾雅疏曰十月無陽而得陽名其實陰陽有常詩緯曰陰生酉仲陽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余按十月爲陽當以董子後說及邢疏爲

正郭注嫌於無陽之說意在崇陽抑陰若曰臣亂於國嫌於無君婦亂於家嫌於無夫故稱君稱夫以爲國家之主猶史家不以正統予新莽魏丕及呂武二后也然漢少帝孺子嬰蜀後主唐廬陵之爲正統特虛奉以名耳非實有其事也若十月爲陽則陰中實有陽在非嫌於無陽而虛奉以名也若本無陽而虛奉其名以爲崇陽抑陰之義則四月純陽何以反不謂之陽耶卽此可見郭注之鑿然董邢之說意則正矣辭尙未達以余論之五月一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如朔日之月其光明者一綫耳不得謂晦日之月無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四

魄在也如種果於地其萌芽者一粟耳不得謂地中之果無核在也四月之陰十月之陽正如晦日之月土內之果魄也核也卽生陰生陽之根也生陽之根卽有陽在也生陰之根卽有陰在也周易乾卦六爻皆陽然六爻中非無陰也坤卦六爻皆陰然六爻中兼陽謂乾以本體三畫兼坤六畫而爲九坤則止以本體之六爲六也是說也亦主崇陽抑陰之義不知陽得兼乎陰則陽當爲九陰不從乎陽則陰竝不得爲六矣如國有叛臣家有悍婦無君無夫尙得謂之

爲臣爲婦乎聖人作易不當偏舉無陽之陰以爲訓然則謂陰爲六者何也蓋言陽必兼乎陰言陰不必兼乎陽也乾體三畫皆連每畫有一陽卽有一陰然陽數奇而陰數偶不言陰則陰不見故必以本體之三合坤之六而爲九坤體六畫皆斷合之則爲三陰分之則爲六陽不言陽已無適而非陽矣故僅以本體之六而爲六若曰凡陰皆陽也凡陰皆陽則陽益見其大而陰益見其小矣此九六之義也若夫離以二陽一陰而爲火爲日火與日皆陽也在六子中離爲中女則主於陰矣坎以二陰一陽而爲水爲月水

易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五

與月皆陰也在六子中坎爲中男則主於陽矣且寒者陰氣也冰者陰所凝也竹虛中萑葦柔物皆陰類也而說卦則以乾爲寒爲冰震爲蒼筤竹爲萑葦是陽中有陰之驗也眾者人之聚也柄者器之本也長與高物之狀也皆陽類也而說卦則以坤爲眾爲柄異爲長爲高是陰中有陽之驗也不知乎此將謂一人爲陽眾人爲陰分寸之短爲陽丈尺之長爲陰邱垤之卑爲陽泰山之高爲陰器之柄爲陰而受柄之處爲陽其可乎毛詩爾雅以十月爲陽月亦此義也言是月純陰用事而無一陰之非陽猶臣之體國皆

君之國也婦之承家皆夫之家也以天地言山陵岡阜無一地之非天以五官言耳目口鼻無一官之非心也陰雖用事而陽之爲主自如故春秋五霸迭興臣強君弱而夫子秉筆必稱天王非若漢少帝孺子嬰等虛擁正統之比也董子又曰四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此則憑一己之臆說而非經典之明文也四月之有陰猶十月之有陽然爾雅謂四月爲余毛詩或言四月或言四之日而不謂之陰月者陰道無成不能爲純陽之主也又董子鼎水之喻亦非確論一鼎之水當其熱時非無陰也鼎面極沸鼎

易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六

底必涼當浮沫上湧時置之掌中並不燙人陽在上也及至浮沫下沈則燙矣陽在下也不必息火而後爲陰也當其寒時非無陽也水產之物其性必熱如魚鼈菱藕之類不必加火而後爲陽也若謂息火爲陰加火爲陽純陰則無陽純陽則無陰是猶分陰陽而二之也惟濂溪周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說洵陰陽之秘旨而古今之定論也由是推之盛衰成敗吉凶禍福之機無不如此如勾錢之與兆於會稽之辱霍氏之禍萌於全盛之時謂試許后及驂乘事史書所載此類甚多故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明於陰陽之理者可與言齊治均平之道豈僅爲昔

人作注脚哉

冬雨必暖陰氣為雲雨所隔陽氣在下人得其暖夏雨必涼陽氣為雲雨所隔陰氣在下人得其涼與冬日泉暖夏日泉寒同一理也或曰冬雪甚寒豈無雲耶曰雨已成雪陰氣堅凝非雲所能隔也劉向謂以閉器貯沸湯沉於井中則成冰此陰脅陽而為雹之義也而以閉器貯凉水入沸湯中亦能成冰此則陽薄陰而為霰之義也

雷有神乎曰風雨霜雪皆有神何獨雷也雷之神將轟轟焉求不善之人而擊之乎曰非也雷出於地是入

癡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七

也適當其地震而死耳非求而擊之也然則雷之擊人將無分於善不善乎是又不然善人者有吉祥之機自不陷於危亡之地彼不善之人及畜類無知之物往往適與之值此其中有默而相之者即所謂神也豈世俗所傳長喙而鳥羽者之為神哉周公居東書紀風雷之變皇父專政詩傳震電之威春秋僖公十五年雷震夷伯之廟公羊以為季氏之孚史記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劉向以為應陳勝趙高之亂經傳所載天戒昭然皆神為之也故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禮曰疾風迅雷甚雨必變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郭注今荆楚人謂之擔鼓擔者荷也荷胡可反何鼓之何即何義何笠之何謂何鼓三星中一星為鼓左右二星若負荷然自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誤何為河人以其在天河中也遂相沿誤用坊本爾雅亦有誤何為河以擔鼓作檐鼓者音義俱舛矣

爾雅蘇桂荏即今紫蘇也檀弓內則所言薑桂皆謂紫蘇為桂以其辛辣似桂故有桂荏之名非今之肉桂也肉桂出交廣古時中國所無

爾雅釋草離南活芡郭註今零陵人祖日貫之為樹以

癡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八

郭氏山海經注證之文與此同惟祖貫字乃植灌字之譌耳邢疏訓祖且也貫事也非是

爾雅郭注有絕類古詩者三言曰梧桐茂賢才眾平聲地

極化臣竭忠四言曰盛飾宴安近處優閒又曰賦役

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五言曰丁丁伐

木聲嚶嚶兩鳥鳴七言曰世世昌盛長無窮又曰鳳

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與頌歌又曰賢者陵替姦

黨熾背公郵私曠職事又曰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

求哀念窮迫五七雜言曰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

傷已失所遭讒賊

朱子大學中庸本正文與鄭康成禮記異者凡十字鄭本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朱本云作曰惟作維堯舜率天下以仁朱本率作帥實能容之朱本實作寔小人行險以徼幸朱本徼作傲其唯文王乎朱本唯作惟既廩稱事朱本廩作稟詩曰維天之命朱本日作云考諸三王而不繆朱本繆作謬詩曰予懷明德朱本日作云

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不要太說壞了若商鞅峻刑王安石新法當時之民不惟無恥竝不知所免虞書作服之制繪山於衣取其鎮也繡藻於裳取其潔

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九

也禮記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制也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雜記云管仲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蓋山與藻或以飾服或以飾廟皆天子之制也論語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孔子以為不知蓋謂文仲藏龜僭用天子廟制亦如管仲之濫而僭上為不知耳講家謂龜之性依於山情樂於藻因盡飾以獻媚則似山節藻梲為藏龜創設龜為水族何樂於山無理之論也作此題者當從虞書注鎮潔二訓對針知字說出山有鎮守四方之義藻有潔齊以事上帝之義天子之制凜然難犯方

與戴記諸條不相違戾

知者樂水而山之峯巒起伏亦知者之所樂也仁者樂山而水之淵深滄蓄亦仁者之所樂也明鏡取形物來自照知者未常不靜和風撓物披拂皆春仁者未常不動舜其大知壽可必於耄期前此之耕稼陶漁雖不樂猶樂也回不違仁樂無改於陋巷後此之馨香俎豆雖不壽猶壽也

君子不器器字須抬高說則君子之身分更高聖門賢如子貢才當得一器字功業如管仲尚以器小目之況他人乎

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十

其或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知者禮之損益如是焉而已蘇氏軾新獲石柶記曰孔子辨柶矢石柶不近取之禹貢荆梁所貢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久矣余謂孔子之事不見於論語者舉不足信如辨柶矢石柶商羊萍實水土之怪防風之骨皆近於矜奇好異者之所為子不語怪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生而知之也所謂生而知之者仁義忠恕孝弟廉讓生質使然無待於學也若夫周之先有夏商夏商之先有唐虞唐虞之君有堯舜臣有禹皋堯舜何

以授時齊政禹臯何以治水明刑聖人不學無從而  
知也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自述其學中甘苦  
非謙辭也至於周之後爲秦秦之後爲漢漢秦帝姓嬴  
漢帝姓劉雖孔子亦不能前知自孔子之徒欲尊孔  
子而不得所以尊之之道著爲家語等書以爲多能  
博學之據而不知其等於太宰達巷之陋也楛矢斨  
石出於禹貢本自易知至於水土之怪防風之骨卽  
孔子亦安能盡知而又何用知之哉後世識緯之書  
凡怪異不經之事無往不託諸孔子如謂孔子知沙  
邱崩爲漢元后之祥之類雖好事者爲之亦未必非

癡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十一

家語等書有以啟之也春秋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  
穀梁傳曰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  
軾其人可謂長矣果有此事專車之骨孔子何不近  
徵之本國故事而乃遠引塗山之戮耶卽此可見穀  
梁家語無一可憑吾故曰孔子之事不見於論語者  
舉不足信也

子游稱澹臺滅明曰行不由徑又曰非公事未嘗至於  
偃之室也滅明旣非公不至矣則由徑與否邑宰何  
由得知蓋借徑路以譬其正直如誰能出不由戶舍  
正路而不由之類非實指由徑而言也非公不至卽

其行不由徑之一端耳

子見南子禮也變也子路不說經也常也賢者守經聖  
人通變南子聞章聲而知蘧伯玉之賢亦非尋常婦  
人靈公惑於內寵孔子旣已所以尊道也用世苦心  
他人莫測當時必有議孔子之短者不獨子路一人  
也故戰國時尙有於衛主癰疽與侍人瘠懷之說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四語  
中已分出九等古今人物悉在其中可見聖人立言  
之簡至曹大家所補漢書一表明分而強配之遂爲  
千古受予之盾集矢之的矣

癡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十二

晏平仲善與人交指崔慶陳鮑之族而言也第以交論  
他國不少名卿卽齊有管鮑已先之矣何必特表其  
善故不曰善交而曰善與人交人者微之之詞也交  
君子久敬非難交小人近則黨遠則怨非敬不可小  
人工於結納易致凶終非久敬尤不可觀夫子之善  
平仲可知狄梁公李文正之相業矣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嫌於鼻又三臭之不食注謂歆  
其氣也論語三臭而作邢氏說本此唐僧懷素詠雉  
詩云山梁從行者錯解聖人歎則子路不達而共具  
之其說自唐人已然不自邢氏始也

禮樂以二帝三王爲中先進質勝文後進文勝質皆不得爲中與其文也寧質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與今也純儉吾從眾同意非是滿許先進之詞

聞斯行諸章記者立問答之案及赤述問答之育皆先由後求以齒序也獨夫子答赤先求後由者蓋聞斯行諸赤所明也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赤所惑也語雖平列意實側重答由一邊故夫子先就其所明者告之而後辭其惑也不曰由也進而曰兼人者行主於進求固非進即由亦不得爲進也子之進求固進也即退由亦進也

疑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三

曾皙自以爲異夫子止與其同兵農禮樂想涉於虛童冠詠歸事徵諸實故夫子與之非與其遺世獨立也孔子言人無信不立孟子以仁義禮智爲四端信爲五常之要無信則四端皆不能具猶五行非土不成五官非心不運也孔孟之言其理一也樊遲請學稼遲欲用稼以治天下非爲治生計也因子以不如謝之故又請學圃圃亦稼中事也爲圃爲字即章末焉用稼之用字夫子恐開後世竝耕而治之端故旣以禮義信正之又以焉用稼折之遲在聖門聞崇德辨惑舉直錯枉之訓久矣固不當斤斤焉爲

治生計且不當以治生之道問之夫子即問夫子亦不必發出上感下應若大讓論朱子以楊氏說置之外註而引孟子聞許行之言爲小人句作註腳則朱子亦不專主治生之說矣

子路問成人章成人分三等看舜之知伯夷之清湯武之勇周公之藝此成人上等非子路所能及臧武仲以下雖非中道若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此其次也子路可勉爲者今之成人以下又次一等則子路所優爲也

疑學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四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不專主士人講習之友說尹氏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有友是也故漢書楚元王傳謂劉向直諫多聞爲古之益友而侯倖傳言元帝之於董賢引損者三友以爲戒三年之喪章幸我忘身以明道故直應之日安聖人原情定禮故責之以不仁幸我短喪非爲己計求斯道之明而已聖人行禮非爲人計求己心之安而已羿羿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天果有定乎天者理也羿羿即得其死而可死之理具在也禹稷即不有天下而有天下之理具在也何無定之有書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而顏子早天盜跖老死曷曰積善餘慶

積不善餘殃而堯舜之後有朱均瞽瞍之後有舜禹  
亦止論理而不論事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瓜蒞之用以食爲正匏  
瓜非無用之物可爲樂器八音之一也可爲酒器酌  
之用匏器用陶匏是也可爲濟渡之具詩云匏有苦  
葉濟有深涉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卽匏  
瓜也其用雖多特味苦不堪食耳爾風八月斷壺亦  
斷以爲渡具及酒器非爲食用也孔子言君子以堅  
白自守無入不得非若匏瓜味苦但能繫於腰間爲  
渡水之用而不能食也國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癸學

卷三

續經筆得下

主

而已亦此意朱子此註似未圓足

豚彘皆豕也孟子兩言王政皆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雞狗彘爲養老常供豚豕子也豕尙未成無故  
不殺是爲養老特設猶天子用犢貴誠之義陽貨之  
餽孔子往拜今宴長官以小豕致敬亦此意也故養  
老之政於豕重言之

梁襄王相淺人也觀其卒然之狀可知孟子與梁惠王  
齊宣王滕文公論王道皆反覆數百言惟於襄王之  
問直對曰不嗜殺人爲粗淺人說法也然而堯舜之  
道不外是矣

南與北對孟子何以不曰挾南山以超北海太山爲東  
嶽東與西對何以不曰挾太山以超西海蓋中國地  
形東西南三面近海惟北海相距最遠孟子在齊太  
山最近一舉其遠一舉其近也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遠幾許曰如山然堯舜登峯造  
極無可更遠之處夫子生數千百年後亦能到得堯  
舜地位治法爲堯舜功臣心法爲堯舜肖子卽謂遠  
於堯舜可也非於堯舜之上更有遠之一境也  
坊刻孟子又從爲之辭句從下有多而字者註內監惡  
皆平聲少皆字又哀此熒獨句有誤熒作榮者

癸學

卷三

續經筆得下

共

六經皆北五省人善南人有終身不得其解者如十月  
蟋蟀入我床下非卧土炕者不知幽地苦寒惟炕中  
温煖故蟋蟀居之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周  
之十一月今之入九月也西北河道夏盈秋涸故  
八月成杠便徒行者九月成梁便輿行者梁架木爲  
之工力頗費故成時稍遲至三四月水溢時仍拆去  
耳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凡水及馬腹皆可驅車徑  
渡惟過深處始用舟食夫稻衣夫錦以菽麥爲常餐  
非盛宴不用稻飯故與錦竝稱傳說版築地在山西  
縮版以載詩作於陝所謂版者用圓木相夾實土其

中基寬頂狹每築一層高四五寸其木在牆之兩端  
曰楨兩側曰榦所謂峙乃楨幹爲周之楨爲周之榦  
皆是物也若非南方牆板用木兩扇每築一層高至  
尺許也方之舟之方亦舟也其製四方如簿而有邊  
黃河濟渡處有之陶復陶穴卽西人埒房穴山爲室  
無山處累土爲之西南其戶西北人家大門無在正  
中者宋以大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椽以圓木爲之  
畫其端所謂采椽也世說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  
之非若南方椽皮以本片爲之故筆大如之耳

竹垞經義考凡爲經傳訓詁者謹錄其序文篇目無所  
不備

卷三

讀經筆得下

七

謂義亦無所謂考也前明嘉靖朝宗室朱西亭著有  
經序錄一書歸震川序之曰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  
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見聞  
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云云曝書亭  
藏書極富此書之作想卽取西亭原本而更換其名  
目耳不然何名爲經義考而實則經序錄也



癡學卷四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史筆得

史記謂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求有莘氏美女及他奇怪物獻之紂大悅曰有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赦之賜鈇鉞得專征伐西伯獻洛西之地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其說本於世本諸書太史公自謂擇言尤雅如此等類則不雅之甚者也紂方寵姐已至作炮烙之刑以供其一笑使閔天等果有此謀姐已必妬其爭寵譖之於紂不惟不赦是速西伯之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死也尙望鈇鉞之賜哉况西伯聖人也苟可以格君心之非者當無不爲死生利害所不計也閔天等爲聖人之佐不以西伯之心爲心輒獻美女以助蠱惑之具而西伯亦借以免羑里之囚是不獨誣閔天等亦且厚誣西伯矣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其言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牛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

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

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

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按魏文

侯元年爲周威烈王二年自稅畝田賦書於春秋二

猶不足見於論語取民無制故用常不足然卽李悝

之言推之可見地力未盡阡陌未開之先民雖不足

而井田遺制猶有存者其曰人食月一石半以今人

食官穀月六斗計之則當時一石乃今之四斗也以

今之穀石計之一畝收六斗百畝收六十石除六石

王稅又除五人終歲食三十六石餘十八石石直

百二十爲錢千三百五十蓋周用刀布非今錢比也

雞豚有畜菜茹有畦食物所需無資於市故社閭嘗

新春秋之祠止用錢三百環廬有桑女修蠶織衣服

之用取諸官中故五人終歲之衣止用錢一千五百

而一夫所少之數止四百五十也

荆軻之匕首高漸離之筑張子房之椎三刺秦王而不

中者雖曰人謀未善良由天事使然也書曰惟天無

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非天私我有商惟

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天之心

卽民之心也君之不仁而無德者桀紂而外孰如羸

卷四

讀史筆得

政民心之不懷且歸也遍天下矣而天猶保全其首  
領默而相之者何哉非默而相之也所以厚其毒而  
速其亡也秦自西陲啟宇已來封於襄公盛於文繆  
獻孝之後蠶食鯨吞六國浸削非一日矣傳至始皇  
既已根深而蒂固矣使始皇而爲仁德之君并一海  
內傳之無窮固意中事即使不仁無德而非桀紂之  
比亦足以守累世之成而無意外之變惟其具英敏  
之材而行殘刻之政民之欲其亡也亟矣天之欲其  
亡也亦已久矣當三子行刺之日高斯胡亥之謀未  
成始皇倘死長子扶蘇得以繼立扶蘇仁孝人也必

卷四

讀史筆得

中

能反其父之所爲而有以蓋其惡民將戴之以爲中  
興之主天亦安能移其父之惡以罰其子哉其後陳  
涉等詐稱扶蘇猶足以作難使扶蘇果在雖有百如  
劉項者安能亡秦陸賈謂高帝曰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洵確論也天使三子  
之刺不成始皇之威日震於四海而天下始可以并  
虐日加於萬民而人心始可以離不死於刺客之手  
而死於沙邱車中高斯矯詔之計始可以行扶蘇蒙  
恬蒙毅之屬始可以死而胡亥始可以立胡亥既立  
不仁無德一踵其父之所爲而加功焉而秦之毒於

是乎厚矣秦之亡於是乎速矣或者不察徒斷斷焉  
歸咎於三子之行險而無謀又有謂子房爲智而荆  
軻爲愚者皆以成敗論人非探本之論也彼陳涉之  
鉏耰棘矜彘傑嚮應者非卽軻之匕首漸離之筑子  
房之椎所積累而成者哉

荆軻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  
子軻非不知秦王之不可以生劫也卽使劫之亦必  
倍約而速燕之禍矣豈可與曹沫之劫齊桓比耶此  
特事已不就軻不自服其劍奮之疎從而爲之辭耳  
豈軻之本心哉讀史者未可以此議其短也速燕之

卷四

讀史筆得

中

禍不在軻而在太子丹以虎狼之秦臣妾事之猶  
恐不免乃欲報其區區見陵之忿使一夫刺之無論  
其事之必不能成卽使僥倖成功嗣子繼立亦必舉  
國而與燕爲讎矣故燕之亡不亡於軻刺秦王之日  
而亡於丹拒鞠武進諫之時也然秦強燕弱太山壓  
卵勢在必亡雖有智者無能爲謀又不全爲丹之罪  
矣丹無此舉或可苟延時日爾鮑氏彪以數士之死  
燕國之亡歸咎於鞠武之不能力諫則已迂矣  
帝至自有真未若漢高祖怪異之甚也蛟龍雲氣固劉  
媼呂后自神其說而王媼武負諸愚婦人從而附會

之卽斬蛇當道有聞老嫗夜哭云云者亦沛公陰有所屬與陳涉魚腹帛書篝火狐鳴同一草澤英雄燭服人心之拔耳蕭何曰劉季多大言類皆如此

鵲鷺鳥也雀爪之利何止十倍於鵲然鷹大而鈍不若鵲小而捷鵲常尾鷹之後拔其羽以爲巢故鷹雖盤旋於魚梁雞柵間竟日不能一飽終不敢近鵲巢而攫其子者有所畏也不然鷹之所在鵲巢中尙有完卵哉漢王之擊破海春侯於汜水上也乘項王東擊彭越之時非尾鷹之後而拔其羽乎項王之聽侯公而歸漢王家屬也非不敢近鵲巢而攫其子乎漢王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五

語項王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觀於鷹與鵲也益信捕雉者必畜其媒雉雖盡而媒不殺以其常有功於我也義帝者非項氏之君直項氏之一媒耳雉未盡而遽殺之宜百捕而無一獲也漢王爲義帝發喪拾死媒而珍重之猶足以網羅天下夫亦巧於捕雉者矣史記留侯借箸而成八難以余觀之止三難耳未見其八也漢書削去第二事而以惟楚無彊以下餘語補足八數似爲稍勝余嘗合而節之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偃革爲軒倒載于戈示

不復用休馬放牛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三也且惟楚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此段較漢書滅九十七字較史記則滅二百七字矣至所引武王表間封墓發粟散財等事特患不爲耳何不能之有故削之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六

韓之局使漢王知其不以富貴動心然後可共大事觀其從赤松子游可知矣其實爲韓卽爲漢也高祖本多疑忌功臣之心望見沙中偶語以問子房子房當以正言開導事定功成論功行賞自是開國承家定理高祖未必不從何乃以謀反一語開殺戮功臣之隙余謂封假王侯雍齒最是子房無學處先儒謂其近戰國習氣洵不誣也留侯招四皓以全太子此等大事胸中本有定算非因呂澤之強劫而成史公敘四皓處鬚眉如畫但不知此四人者果四皓正身否願與讀史者參之

滕公之知韓信宗澤之知岳忠武左忠毅之知史公可  
法皆具千古特識

韓信之出胯下張耳之躡陳餘使受吏笞此種見解俱  
管子之忍小忿而成大謀伎倆老子之以退為進亦  
此意聖賢自有犯而不校充無受爾汝之實學問在  
太史公以蒯通相背之說附淮陰傳及信臨刑曰悔不  
用蒯通計所以見鐘室之誅乃文致其罪也漢書削  
去此節別為通傳殊非作史微意余過韓侯嶺詩云  
千古是非遷史定一生心迹蒯生知正謂此也

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漢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七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此數語是何一生大見識大  
本領

賁赫上黥布反狀高祖問蕭何何曰布不宜有此惡仇  
怨誣之請繫赫其於淮陰之誅何不惟不出一言為  
之寬解且為呂后設計非厚於布而薄於信也特避  
舉主之嫌耳噫大臣柄國而可避嫌為全己地哉此  
其所以為刀筆吏也史公贊曰淮陰黥布等已滅惟  
何參擅功名蓋微詞也

漢承秦敝與民休息捐去煩苛最為治要若曹參之日  
夜縱飲絕不事事亦非得體新定天下一切分封過

制其處功臣定帝業處猶多草草其後母后專權幾  
移漢祚未必非好黃老而言清靜者釀之也

史稱陳平多奇計以數萬金行反閒一也以惡草具怒  
楚使二也出女子於滎陽三也躡漢王使封齊四也  
告漢王偽游雲夢五也解平城之圍六也余謂反閒  
乃兵家之常田單破齊之餘技也怒楚使即反閒之  
一端特可以愚粗直之項王他人不能也滎陽之圍  
漢有天幸必曰人謀亦紀信之績也封齊之計始於  
留侯偽游雲夢成漢王殺戮功臣之過平城之役史  
公亦不知其詳此六計者均未見其奇也當時如留

漢學 卷四 讀史筆得 八

侯之燒棧道遺反書鄼侯之收圖籍約關中使糧不  
絕淮陰之破楚定燕趙舉齊魏乃真計之奇者漢王  
稱人傑三而平不與有以也

田橫與賓客七人海高祖遣使赦之曰橫來大者王小  
者侯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自殺高祖壯其節  
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余曰橫得死所矣  
使橫忍須臾之死得至雒陽王侯固可操券而得恐  
殖醢之誅亦即在轉盼間矣高祖能忍於韓彭諸功  
臣獨不忍於一橫哉至海中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  
特召之不來使者畏罪詭詞以復命耳不必真有是

事也昌黎祭橫文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  
光洵不愧矣惟闕里多士孔聖遑遑二語雖屬借橫  
以發自己感慨然亦疑不如倫措詞未免失當耳  
絳侯誅諸呂不得入北軍鄴况與呂祿善給之出游絳  
侯乃得入天下謂鄴况實友吾聞君道友逆則佐君  
以誅友况叛逆如諸呂人人得而誅之何謂賣友但  
况之給祿因絳侯之劫其父而然己非出自本心又  
其平日不能擇交始附之而終圖之謂其為賣友也  
亦宜

鄴通傳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  
亦宜

雜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九

已余謂薦達本非嬖倖事狗監薦相如文人之玷史  
公此語似欠斟酌

前輩稱後輩曰世講非講習之講乃婚媾之講言和好  
也國策樓昌曰不如重發使為秦講史記樗里子與  
魏講史記媾字皆用作講世講者言世世和好也  
史記商鞅傳曰秦王一旦捐賓客蘇秦傳曰今奉陽君  
捐館舍言貴人之死或曰捐賓客或曰捐館舍者館  
舍即所以居賓客之地也不忍直言其死故曰捐棄  
客館云爾猶臣言君薨曰棄羣臣子言父死曰棄不  
孝也後人於士庶人之死亦有言捐館者失其指矣

士庶人安得有館舍以居賓客哉東坡與胡仁修尺  
牘曰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又與程正輔尺牘曰  
表嫂壽安縣君遠捐館舍婦人主內政焉有捐棄客  
館之稱坡公且誤用矣况他人乎及檢庾子山集賀  
拔夫人元氏墓誌亦有遭疾累旬奄捐館舍之語庾  
子山已誤用矣獨坡公乎

尺布斗粟之謠流俗訛言原不足累盛德漢文帝聞之  
深自引咎史臣贊之以仁蓋實錄也

周亞夫擊吳楚以梁委之絕其食道先請於帝帝許之  
後梁上書求救帝使救梁亞夫不奉詔相守三月卒

雜學 卷四 讀史筆得 十

平吳楚此自亞夫胸有成竹處後人論岳忠武當先  
請於朝後可不奉金牌詔却非是南宋君臣豈可與  
西漢比耶

宣帝詔書褒揚孝武功德而夏侯勝極言詆毀持論甚  
正然亦少慙矣至公卿共難之而勝執議不徇尤見  
守正處此所謂毋面從而退有後言者號明經術不  
愧矣抑於此見漢室之寬大云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五色鳥以萬數飛過三輔屬縣詔  
令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著為令斯即孟  
子所謂是心足以王也鹿門謂其侈而不經非是至

紀中所書神爵集雍鳳皇集太山膠東北海杜陵上林鸞鳳集長樂宮太一祠黃龍見新豐及甘露靈芝諸瑞應屢書不一書因以神爵五鳳甘露黃龍改元觀其前後詔書曰陰陽風雨不和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曰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又魏相諫擊匈奴書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又宣帝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則所謂神爵甘露諸瑞未必實有其事卽有之亦所謂妖由人興耳以此而論則誠侈而不經矣

漢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七

漢詔賜民爵一級按漢爵級數自列侯至公士凡二十等食貨志五家爲鄰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五家之長爵爲下士則里長中士也族長上士也黨正下大夫也州正上大夫也故至鄉而爲卿此本周制而秦漢因之茅鹿門謂漢人所附會非也

漢書高帝紀及刑法志皆云有罪耐以上惠帝紀云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春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按耐古形字類上鬻也漢刑爲城旦春者當髡去髮也爲鬼薪白粲者當耐形罪不至髡但去其頰毛而已如

淳以耐訓任義非當以應劭說爲正

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古人帶經而鋤灌園亦學者所有事也史言仲舒勤學灌園之事亦廢故曰不窺園云園在宅之左右其地最近目所易及非謂陶淵明日涉成趣而仲舒則三年之久絕不一涉也子爲天子勢與情故當進尊其父母但必緣諸禮而後其情安其勢順漢哀帝旣爲成帝後則正統所在不在定陶而在成帝明矣以其勢論固不得戀私恩而忘公義且成帝重社稷壯年而立定陶子爲後卽以情論所生之誼亦猶是矣以情以勢俱不得追尊定

漢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七

陶立廟於京師先王所以示尊無二上親無二本之義也然則所生不推崇乎曰別建大國立一人爲後而殊其王與后之廟號於其國示不敢臣然者則推崇之道盡矣師丹曰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曰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壞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立論甚正深合禮經而茅鹿門乃以爲陽絕而陰殺之所必不能卒以激成王氏之篡皆丹輩有以釀

之也嗚呼此殆有見於大禮之義而不知所折衷者也夫王氏之蕙豈係於定陶之追尊與不追尊哉王嘉上哀帝疏言一千石宜久於其職平居重以威權臨難始能責以仗節死義此議言之者有人矣未若嘉之條增詳盡但二千石長吏之上須部刺史得其人而部刺史又視乎其上之舉授爲何如方能有賢明刺史而二千石以下皆舉其職故嘉疏以畜養人材爲先著不然但謂二千石長吏久任若其人賢則民惟恐其不久其人而爲繭絲猛虎則在位一日民受一日之殃况使之久任以殘民乎

漢書

卷四

讀史筆得

圭

漢書司馬遷傳全錄太史公自敘畧無增損非傳體也劉子元譏其守株余爲詮次其文曰司馬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也父談爲太史令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之學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凡千言以示學者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元封元年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是

歲天子封太山廬梁父而太史談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閒談執遷手涕泣曰予先人程伯休甫周之太史也自上世重黎佐顛頊嘗顯功名唐虞之際復興天官事後世中棄絕於予乎云云至諸神受記遷曰先人有言云云至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遷曰云云至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遂曰云云至欲以何明遷曰云云至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語在陵傳遷居縲紲之中乃喟然嘆曰是余罪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

漢書

卷四

讀史筆得

西

來至於麟止自皇帝始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云云至以俟後世君子遷既死後其書稍出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傳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黃霸爲丞相以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問郡國長吏守丞令爲條教張敞劾之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責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有議敞爲內附鬻而外許其短者余謂不然敞之所奏通遠大體之言也讓畔異路道不拾遺乃治

化之所究而非制治道民之具也若朝廷以此取必於吏民必有奸盜詐偽刻薄貪殘之尤者有時爲此以竊虛名而邀厚利則真正積行敦厚守道者反墜於上聞矣其後王莽爲安漢公以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著爲令卽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慙怍輟訟之事王舜諛之以爲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又風蠻夷獻雉誘塞羌獻地麟鳳龜龍之瑞至七百餘種當時公卿如孔光陳崇等如醉如狂稱頌功德而莽卒以此篡漢倣因宣帝侈言黃龍五鳳甘露諸瑞而霸不爲諫正反以倣舍鶉雀指爲神雀欲以上聞故有此劫

卷四

讀史筆得

五

其殆有見於西京國祚必因符瑞而移故以此刺霸而規帝耶或曰霸爲郡守史稱其識事聰明及爲丞相而倣劾其微信奇怪非信奇怪也正如宋之天書當日君臣明知其僞而交相爲謾也余亦謂不然宋之天書及封禪之事神宗非爲符瑞所惑特因國勢不振金人迫逼意欲假此以懾伏外夷耳觀其遺命以天書殉葬可知然已爲禦侮之下策若宣帝之好名而黃霸之罔上又出宋世君臣之下矣故宣帝時所稱循良諸吏孔虎蒼鷹使民重足而立其詐增戶口者當不獨王成一人也夫萬民之好惡正自百官

百官之好惡正自大臣大臣之好惡正自君身後世之爲君爲相者可不以倣疏爲戒哉

賈誼治安策云故曰聖王有金城比物此志也言比方其物乃此志也此字多誤作此

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又張敖曰秋毫皆高祖力也夫易名之典加於身後高祖現存遽呼以諡此史公載筆之疎處班書改曰皇帝雖子人主也秋毫皆帝力也最爲精審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劉子元疑昭公之稱不應出時官之口其說非也孔子兩次適陳皆在定公十四年以後哀公十

卷四

讀史筆得

六

二年以前司敗之問當在此時諡號已定昭公之稱有何不可至若左傳稱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出自石碯之口及史記田氏世家歸乎田成子出自齊人之歌則誠有所未喻耳

漢書地理志曰秦之先曰柏益爲舜朕虞朕乃舜之自稱此字當削又曰楚并吞江漢之閒內滅陳魯之國魯當是蔡字之譌

班固哀紀贊稱董賢爲董公劉子元謂其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作明汪道昆作張丞墓碣亦稱鄧通爲鄧伯一言以爲不知其南漢先生之謂耶



新莽十布見漢書食貨志其一曰大布直錢千洪遵錢

志載此布文曰大黃布刀不知其為莽布也且未細

審歧足曰布銳末曰刀名異制殊未可並舉也或謂

黃乃橫字之省刀乃千字之譌定其文為大布橫千

余謂刀字篆文為乃千字篆文為千今布文作刀謂

刀乃千字之譌則信然矣至黃讀為橫雖古字通用

而大布橫千於義未協莽自謂以土德王色尚黃故

易漢黑貂為黃貂見元后傳且名其女曰黃皇室主見王皇

或因是而竝名其布之大者曰黃未可知也則其

文當以大黃布千為是或曰黃乃藏府之名藏府為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七

貯錢之所亦如今之錢文以同福臨東別其局名耳

其文當旋讀曰大布千為句配下次布九百弟布八

百等成文其黃字另為一句以記藏名耳後漢書桓

帝紀建和元年芝生黃藏府註云中黃天子內藏名

故知黃為藏名也其說亦通竝存之以俟知者

宋王元之以文章名世所陳時務章疏深謀遠慮不及

田表聖遠矣至其遺表有曰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

後讀林和靖遺詩可知人品之高下若元之者可謂

辭章之士爾而王季平謂其絺章繪句不足以臻斯

文之極華洵定論也東坡作元之像贊謂其以雄文

直道獨立當時足與汲長孺狄梁公相配豈以此贊

授其曾孫汾附於家傳故不能無假借耶

宋真宗問治道何先李文靖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為先又嘗言吾在朝無功可紀惟四方

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用此以報國後日神宗之

用王荆公正與文靖相反則其所以對真宗者已料

及之矣當時目為聖相宜哉

王荆公新法獨斷孤行當時攻者不無過激後世論者

亦不無過刻宋有象山元有草廬力為辨別二公之

論以草廬為允至明章介菴表作文集序則以鄉人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六

之情概為左袒謂保甲雇役為善猶可至以青苗市

易等法悉為善政則曲護私阿不顧千秋公論矣夫

青苗立法之意原恐富民盤剝窮民則富者益富而

窮者益窮不如錢貸自官生息之利歸於上而取攜

之便利於民自謂兩便之道也不知貧民貸富民之

錢必須以衣物田地為質苟無質物錢無可貸則用

可從省即偶有所貸亦自知愛惜質物而不肯浮用

矣若青苗放錢則不然富民不願貸而強之使貸貧

民但知貸錢之甚易而不知還錢之甚難貸之易則

用之不惜還之難必不免胥吏之追呼官司之敲拏

典妻鬻子勢所必然興一利而害隨之况興一害而  
害尙可勝言乎介菴板夷吾子產以爲變法之証理  
尙可通至所引商鞅至秦云云豈可爲法元祐諸君  
子之所以嘖有煩言者正爲此爾而乃執爲洗冤弭  
謗之具耶

歐陽公議濮王典禮劄子當時御史呂誨彈之以爲首  
建邪議當從王珪皇伯之稱雖朱子亦謂其疑於兩  
父譬若仁宗與濮王俱在世則爲英宗者可皆稱爲  
父乎余謂叔姪之稱父子者漢人有之矣疏廣與其  
兄子受史云父子竝爲師傳朝廷以爲榮廣謂受曰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七

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受叩頭曰如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夫受固自有  
父在也未聞以兩父爲嫌而謂英宗必當以皇伯稱  
濮王亦未見其可也

宋太宗問西漢賜予多用黃金而近代不能何也虞部  
員外郎杜鎬對曰當漢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太宗  
以爲然余按漢時黃金一斤僅直萬錢武帝元朔閉  
衛青征匈奴有功賞賜黃金多至二十餘萬斤而兵  
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是時賦稅既竭經用不敷元狩  
四年因用皮幣方寸鹿皮直錢四十萬又下緡錢之

令海內騷然矣然則大司農度支竝非寬裕之時何  
以有賞金如是之多竊疑所謂數十萬斤者未必皆  
黃金也鎬之所對恐未必然然人臣奏對之言尙當  
如是後眞宗惑於王欽若祥瑞之說因問鎬以河圖  
洛書果何事鎬遽對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眞宗  
封禪之意遂決議者謂祥符祥瑞之事敢自欽若而  
成於鎬云夫鎬非有心求悅者特誤於矢口而陳未  
及細審耳然以倬儒碩望侍講經筵一言得失爲天  
下禍福何不以前對太宗黃金之意對之則天下幸  
甚而鎬亦名重太山矣大臣之在君側者可不慎哉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十

宋太祖因盧多遜毀趙普以問中書舍人李昉昉對曰  
詔書之外他無所知太宗以時政得失問賈黃中黃  
中時知制誥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二公之言合  
國語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一段參觀之駸駸乎有  
古人之風矣

東坡居黃州每日用錢不得過百五十仍以其用不盡  
者畱待賓客其尺牘有云此閒斗米止直二十錢豬  
肉賤如土魚蟹不論錢故能如此儉約觀其家用可  
以論其時世矣而王荊公尙亟亟以利國爲事何哉  
元祐六年公在杭州上執政書言浙中疊被水旱米

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錢錢皆足陌炎炎可  
畏又上災傷狀云去歲杭州米價每斗至八九十今  
歲正月漸減六月初復長七月初斗及百錢足陌家  
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民之窮困實倍去歲按  
此時浙中米價較元豐三年公在黃州時斗米二十  
錢已加三四倍矣然以災傷之餘斗米百錢亦甚不  
爲貴何以民閉窮困至此蓋當時用元祐大錢一以  
當五而升斗較近代差小耳

癡學

卷四

讀史筆得

三

癡學卷四終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文筆得

左太冲三都賦序譏上林賦不當用盧橘甘泉賦不當用玉樹西都賦不當用比目魚西京賦不當用游海若字謂果木非其所產神物非其所出惟所賦三都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非諸賦之誇誕者比偶舉一聯以證其謬如巨鼈履履首冠靈山大鵬續紛翼若垂天豈吳都之所產邪况漢武好僊於甘泉宮集眾賈爲樹以娛神卽甘泉賦所

癡學

卷五

讀文筆得

謂玉樹青葱也以此相譏適形其陋而劉彥和猶襲其說亦以玉樹爲夸飾與比目海若同譏之何邪文選張平子南都賦爾其則有謀臣武將句爾其下當有脫字如左太冲吳都賦爾其山澤則鬼疑嶢峩魏都賦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卽平子此賦亦有爾其川瀆則滢濃灑灑之句爾其則有四虛字連用不成文理矣

枚乘七發云潤章白鷺孔雀鷓鴣鷓鴣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李善注云潤章鳥名未詳螭龍德牧竝鳥名形未詳余謂非也

癡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二

潤雜也章文章也言眾鳥之文采潤雜而成章也螭龍龍之無角者牧畜也養也螭龍神物以德化所致能畜養之且邕邕和鳴以樂其羣也卽禮運四靈爲畜之意魚陰類性喜潛伏惟陽魚則善騰躍卽爾雅鮫鯉之屬李注引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魚鳥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數語亦與此句文義無涉潤章四句言羽族之盛螭龍四句言水族之盛李氏執定上文白鷺至鵝鵠皆言鳥故以螭龍德牧爲二鳥名竝於陽魚句引魚鳥之說強爲粘合不知此作上文旣云左江右湖又云黃池紆曲則鋪敘水族亦文體所應有也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詞非不贊也游夏之所贊皆非夫子之所取耳四時具爲春秋不具四時而以春秋名者始于晏子虞卿而呂不韋陸賈繼之卽其名目已有可議乃呂氏春秋成懸之國門一字不易非不能易蓋不敢易也以假父之尊著書傳世設有起而易之者縱得百金之賞而禍亦不旋踵矣李斯諫逐客書歷引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之禮賢下士復總束之曰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疎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筆意全摹范

雖初見秦王語又范說李書皆有藉寇兵而齎盜糧之句可見當時策士所謂發篋揣摹者不獨山川形勢人主喜怒即詞章之學亦無不從揣摩中來也  
太史公之妙在一潔字已為柳州道破而其尤不可及者則在一暇字班掾以下潔或有之暇則未也於豐功績績之人每詳其委瑣鄙屑之事當電掣雷轟之際忽接以寬閒迂遠之詞非暇者能之乎

項羽本紀是史公極得意文字班掾採入漢書節去二千六百八十三字史記多字處有多字之妙漢書少字處有少字之妙多者逸少者遺凡讀古書皆須兩

疑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三

本對看如史記採國語左傳國策漢書採史記其增減易置要非漫然下筆即此可以增長見識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凡一千三百八十四字於樊噲傳復敘一番纔二百七十三字而當時情事亦了晰無遺昔人評東坡序范文正集云淮陰論劉項孔明論孫曹不下數百言今約以數語真妙絕古今之文也余謂非畱心史學者不知此中之妙

史家敘事類以減少字句為潔所以有文損於前事增於舊之說惟太史公往往於愈繁愈複處愈見其潔所以獨絕千古其故何也敘事不詳曲當時情景

能宛然在目且無一二虛字貫於其中文義雖明味止於此全無閒闊抑揚風神跌宕之致矣此法不自史公初之左國檀弓類皆如此而公穀二氏用最精左傳敘申生偏衣金玦歷述五臣之論檀弓敘石祁子事四用沐浴佩玉句公羊傳敘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此四句一篇之中凡三見焉皆於愈繁複處見其妙劉子元謂穀梁傳齊使禿者御禿者四句當云各以類逆夫齊國之禍起于閭中一笑穀梁子故為繁複其辭使千百載後讀是書者猶當發

疑學

卷五

讀文筆得

四

笑所以立興戎之案也其佳正在此處若改為各以類逆便索然寡味以此論文其猶有蓬之心也夫作傳之體有六一蓋棺論定有事跡可紀傳示後人如歷代史書列傳是也一其人已歿動業爛然私為立傳為異日入史張本如諸家集中私傳是也一其人現存於史法不應為傳而言行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可無傳如韓之何蕃傳蘇之方山子傳是也一本人自為作傳以寫其閔居自得之致如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白香山之醉吟先生傳是也一借市井細人抒寫已議類莊生之寓言如韓之圻者傳柳之梓人

宋清等傳是也一借物行文仿烏有子虛之例如韓之毛穎傳蘇之黃甘陸吉等傳是也大抵傳死者如畫工寫影必須衣冠端肅傳生者如寫行樂小照不衫不履自見天真此其別也

史漢列傳之體有三一據事直書不論善惡使後世閱者自知如史自管晏至貨殖等傳漢自陳項至王莽等傳是也一旦敘且議而議多於敘如史之伯夷屈原等傳是也一敘事居十之二而採錄文詞居十之八九如史之董買相等傳漢之揚雄傳是也傳誌之體一人之事不可具書有功業可述之人則書

癡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五

其二最大者其餘人人所能舉可畧也若曰其人處大事如此未有稍苟且於小事者也無功業可述之人則書其一二最小者若曰其人處小事如此使處大事未有不辦者也總之事無大小必有以異乎恒人而不詭於大道者乃可傳世

揚雄之文桓譚以爲絕倫劉歆以爲覆瓿當時已有異論其後張衡陸績謂其與五經相擬至韓昌黎蓋張而大之以爲聖人之徒謂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其存而醇者惟孟子與雄又謂桓譚未足知雄且述侯芭以爲其書勝周易之語其論漢文以兩司馬劉向及

雄爲最董賈之流不與焉李習之師事昌黎其說以六經之後自成一家者二十二人始于晦而終于雄秦狀中以雄與游夏並列又述昌黎之言曰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後歐陽公誌石徂徠墓亦以雄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並稱司馬溫公王荆公皆以雄書在孟荀之上推尊甚至余嘗綜而論之揚雄之文惟諫不受單于朝一書可與董賈並駕餘皆佞屈不足觀相如之文已非漢文之至者而雄又遜相如遠甚大抵奇字乃其所長漢書本傳所採者其大較也六經之文昭如日星聖人之道曰中庸豈惟奇字

癡學

卷五

讀文筆得

六

是尙耶昌黎之文海涵地負無所不有如曹成王碑中選嘖剝鞣鏤撇撇掇策趾汙躄躄拮等字乃其學雄惟肖者以昌黎之文而論其所以膾炙人口者固不在此卽以此碑而論原本忠孝以立言令人百讀不厭者亦豈在此等處耶然昌黎厚道人也以爲吾亦嘗學其一二奇字矣豈可倍其人耶故其立說往往有溺愛不明之處至晚年送王塤序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絕無一語及雄斯爲持平之論也若習之輩並其奇字亦未嘗寓目徒耳食於昌黎之言而不能自出已見者也歐公墓誌特就徂徠之言

云然耳徂徠固強項而好異者觀公與石推官二書  
可見又公答吳充書云揚雄道未足而強言則可知  
公之好尚矣温公之所以曲護雄者平日嘗著潛虛  
一書以仿太元意欲後人尊其書而不先尊其書之  
所自出則他日之覆瓿者不在太元而在潛虛矣若  
荆公之嘲強如以孔明為有道所差之類其好惡更  
無足據也在唐惟柳子厚僅許雄以專其答章中立  
書取孟荀而舍雄又謂太元法言昌黎決作之加恢  
奇稍為有見在宋惟蘇子瞻斥雄為曲士又謂揚雄  
好以艱深文淺露終身雕蟲何獨恥於賦可謂千古

疑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七

論是謂于古特識矣而儲同人又謂東坡詆雄  
為太過何是非之紛紛也吾聞伊川程子之言曰子  
雲才短而其言多失朱子之言曰子雲太元法言蓋  
亦長楊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願後世之論文者  
以信程朱者信東坡無徒如李習之輩耳食昌黎之  
言而好為異論也

唐宋大家論文之言如出一先生之口非相襲也行文  
之法固爾也韓之言曰文必有諸中故君子慎其實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師古人者師其意而不師其辭  
文無難易惟其是柳之言曰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

中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歐之言曰畜于其內實  
而後發為光輝者日新而不竭講之深而後知自守  
言出其口而皆文道勝者詞不難而自至君子之學  
是而已不聞為異也蕪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  
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辭達而已矣辭至于遠止矣  
不可以有加矣以四子之說觀之凡絺章繪句金玉  
其外而敗絮其中者皆不足以言文矣  
讀萬卷書而不用一字此破餽釘之作非至文也冒天  
下道而不失一端此通偏執之見非定論也  
古人之文有可仿者有不可仿者如王褒僮約山谷嘗

疑學

卷五

讀文筆得

八

仿之矣昌黎畫記淮海嘗仿之矣文非不工皆不甚  
傳蓋善仿古者仿其意而不仿其辭如昌黎平淮西  
碑即謂之仿尚書可也柳州諸記即謂之仿水經注  
水經注即謂之仿禹貢可也歐陽公五代史即謂之  
仿史記老蕪權衡書即謂之仿國策東坡諸論即謂  
之仿孟子可也若王莽之仿大誥揚雄之仿周易論  
語則拙而妄矣至于僮約畫記之類皆昔人游戲之  
文以辭勝而不以意勝者不可仿亦不必仿也  
昌黎志馬繼祖墓文茅鹿門評云以生平故舊志墓最  
悲涼可涕余謂鹿門未知昌黎深處也繼祖為北平

王馬燧之孫乃唐室一化功臣之後以門功積三十  
四年五轉而至殿中丞少監少監非尊官著此一句  
足以明唐室之少恩矣然其卒時已三十七歲豈無  
一事可述昌黎僅叙其爲童稚時眉目肌髮及娟好  
靜秀等語似爲嬰兒志墳者餘皆述三代存亡之感  
絕無一語及其生平行事史言繼祖之父暢善殖家  
財晚年爲豪右侵牟中官逼取逮至困窮請于無室  
廬自託香山詩曰昔爲馬家宅今爲奉誠園是也然  
則繼祖死時困苦可知矣昌黎又絕無一語及其境  
遇何也是蓋有難言之隱也此志以他手爲之必縷

卷五

讀文筆得

九

叙其祖父如何鼎盛才具如何能力境遇如何困苦  
以發門戶盛衰之感文之拙劣固不待言然亦非所  
以諱朝廷過舉也昌黎一切掃除之痛之益至用意  
益深措詞益簡此春秋法也其曰人欲久不死而觀  
居此世者何也止發自己感慨而唐室薄待勳舊已  
于言外得之即已身之落托不遇槩可見矣昔人行  
文有多少字句在無字句處此等是也故曰鹿門未  
知昌黎深處也

昌黎志孔戡墓稱其兄弟爲母兄母弟者本于公羊傳  
母兄稱兄母弟稱弟穀梁傳兄母兄也等語猶言同

懷兄弟也

昌黎志王適墓云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  
方阿衡大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  
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  
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讓謂媒姬吾明經  
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爲姬謝許諾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  
計窮吐實姬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  
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

卷五

讀文筆得

十

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  
氏按此文計六百字而敘此一事乃多至二百字賂  
媒騙婦何等事也乃大書特書于勒石銘幽之作耶  
在今人必以爲鄙瑣似小說矣然實古大家作文之  
秘也篇首既有懷奇二字又曰天下奇男子王適  
特敘此事以見侯翁之奇于擇婿王適之奇于擇配  
爲上文二奇字作一左証其處小事已如此其奇則  
其處大事自無往而不奇也此文從陳丞相世家脫  
化而來史公敘平娶張負女事亦爲上文好奇計及  
後文六出奇計作引子非閒文也後人作志但解以



諛墓得金銘功必伊尹太公頌德皆周公孔子而志  
因以不實文因以不工且國史採擇因以不信是因  
頌揚過當反沒其一節之長也然志不諛墓不獨無  
以得金且必觸其子孫之怒此歐陽公于范文正碑  
尹師魯志必作文字以發明已意也

昌黎銘王適墓云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  
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頰  
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銘張徹墓曰嗚呼徹  
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爲  
彼不清作玉屑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

癡學

卷五

讀文章得

上

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閭明莫之尊也我銘以貞之  
不肖者之也王荆公曰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  
銘尤奇余按二銘造語從太元法言中摹倣而來人  
第知曹成王碑中奇字爲學揚子雲而不知此其學  
揚惟肖者

韓子曰窺陳編以盜竊溫故也惟陳言之務去知新也  
學者不能窺陳編而欲去陳言難矣

文之難者莫如樊宗師如絳守居園池記是也而昌黎  
銘其墓曰文從字順各識職詩之苦吟者莫如孟郊  
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關心與

身爲仇是也而昌黎爲士詩曰榮華肖天秀捷疾愈  
響報樊孟皆昌黎同時好友所稱已失其實况士生  
千載下而欲臆斷古人尙能得其萬一哉

昌黎諫佛骨表文境從劉中壘諫起昌陵疏中得來  
昌黎畫記東坡斥之爲甲名帳太史公貨殖傳酷一歲  
千釀以下百五十餘字昔人亦謂是市肆帳簿然則  
求爲古人記帳傭固不易易又漢書解光劾趙昭儀  
疏申敘獄丞籍武等十人供詞文選任昉彈劉整狀  
中段分敘范氏等五人供詞皆當時案牘之文已如  
此奇絕然則求爲古人刀筆吏更不易易矣

癡學

卷五

讀文章得

上

或曰柳子厚與呂恭書極言廬墓非孝曰宜廬于庭而  
矯于墓者大中之罪人也而其代壽州刺史作乞旌  
部毗李興孝行表又曰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  
其中廬上產紫白二芝廬中出醴泉天錫瑞物以表  
殊異則又以廬墓爲孝矣一人之言前後互異何也  
余曰非異也子厚所謂宜廬于庭而矯于墓者本禮  
經父母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皆在中門之外先  
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  
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孔子以爲甚曾子執親喪水  
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以爲過樂正子母死五日不

食自以不得其情爲悔昔賢守禮不敢有過過則爲  
辟此爲讀書明禮義者言之也李與毗也詩書之道  
不爲毗責而毗之所居環堵之室妻子聚處既無倚  
廬聖室之制又無家廟可以妥神骨肉歸土易至于  
忘與能出于至性毅然廬墓以行其心之所安其非  
作僞以求名也可知矣此固讀書明理義者所敬羨  
而不可及者也乞旌其閭不亦可乎或曰子厚亦安  
知李與之非僞而呂恭所傳者之非誠耶余曰是固  
易知也呂恭所傳乃廬父墓而得石書欲以上聞是  
不獨以此求名而且以此奸利也子厚又熟察石書

癸學

卷五

讀文筆得

圭

之僞而益信其爲奸且知僞作石書以罔上者其人  
必非村毗可知矣故侃侃論之絕無恕詞也若李與  
之事則不然與父未死之先嘗割股肉以救之矣既  
不能救泣血捧土因而廬墓前後印証若合符契此  
以知其非僞也凡論人者必察其誠僞果誠矣而有  
過所謂觀過知仁君子之所予也果僞矣而無過所  
謂不近人情君子之所惡也况王孫裸葬公孫布被  
作僞者固不能無過乎即使善于匿情十分周巾以  
靜者觀之總有罅隙流露于意計不到之處所謂心  
勞日拙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也惟一誠所感久

暫不移史直寧愚皆非中道同爲聖人所許者以其  
非作僞者所能色取而貌託也然則割股果爲孝行  
乎而後代不旌昔人有議之者何也曰人子之孝有  
大于割股者父母不幸以天年終其不能以身代也  
明矣卽殘形滅性相從地下猶無益也當留此不孝  
之舉以終喪成禮敦行立品終其身如親在之時達  
而在上有揚名顯親之心窮而在下無忘身辱親之  
事此孝之大者也故喪禮以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  
毀瘠爲禮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聖門  
之孝者莫如曾子曾子將死曰啟子足啟子手而今

癸學

卷五

讀文筆得

古

而後吾知免夫未聞曾皆寢疾而曾子有割股之事  
也曾子不爲其不得爲孝也明矣然是說也亦爲讀  
書明理義者言之也若李與者一田野之毗不知詩  
書爲何物亦不知名利之可好割股救親雖聖人復  
起亦必以爲孝子而進之也吾以子厚之意斷之凡  
割股廬墓之事以村毗婦孺爲之則宜旌以警世之  
衣冠而禽獸者以讀書明理義者爲之則宜禁以杜  
世之作僞而求名者亦如子報父讐當讐者勿論不  
當讐者問抵皆當臨事詳審酌其宜以處之未可著  
爲定例槩以爲是槩以爲非也漢原涉廬墓三年以

孝行得官後為游俠人或譏之涉曰子獨不見寡婦乎始自約束乃慕宋伯姬陳孝婦不幸為盜賊所汚知其非禮不能自還吾猶此矣觀其所言可見當日廬墓之為沽名而非出于至誠矣史言其內隱奸殺招集刺客忘其身以及其親尙得為孝乎宜其為申徒建所誅也呂恭讀聖賢之書為天子之吏不以聖賢之法導民乃以游俠好名者之所為津津焉道之且欲上聞以邀朝廷之旌異不已陋乎此子厚所以為李興作銘而以石書之事為呂恭之玷也

藝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五

民風為人風集中以人作民皆倣此韓柳同時原道一篇言民者三皆直書不避何耶

東坡論事之文為古今獨步然亦有持論過偏處如以武王伐紂為非聖人而以伍子胥鞭平王尸為人子復讐之禮時有古今君臣之義則一也何責武王之深而待子胥之恕耶又以史記書商鞅桑宏羊之功為司馬遷二大罪夫遷所著者史也史之例美惡並書美者可以為後世法惡者可以為後世戒老蘇之言曰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孔子懼亂臣賊子而

作春秋未聞于弑父弑君之大變而或諱之也使商桑等行事不著之于史後世必且疑流俗毀譽為不足信而趨而效之者益眾史公之贊商鞅曰天資刻薄少恩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又於傳中敘入趙良之言五百字皆作史微意託他人以正之耳其論宏羊也曰言利析秋毫此豈稱美之辭乎平準書凡六千言而以烹宏羊天乃雨六字作結夫亦可以正其罪矣後世人主如宋神宗者明知聚斂腹民無益于國而甘心為之豈秉史筆者之罪哉如謂史公不書遂使久而失傳不知前代有此等牟利之人夫亦所見

藝學

卷五

讀文筆得

六

之未廣矣伊古以來窮姦極惡不見正史者何限亦何以流傳不絕耶譬如班掾漢書僅錄趙充國尹翁歸數人而已其王莽董賢諸傳槩可從刪尙足為一代信史耶余方以漢書不為桑宏羊立傳而附見於車千秋傳末為班掾疎畧處而東坡乃以書商桑為馬遷罪其論蓋為荆公而設也特借商桑以發端耳非真有意于罪史公也然荆公之所以熒惑主聽者青苗市易等法皆振周禮以証其詐偽又不屑以商桑自比矣吾恐後世秉史筆者誤會東坡立言之意而史益以不信故具論之他如以諸葛武侯不行反

間爲失機而引劉項之事以爲証夫陳平反間之計  
特可施于剛愎自用之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  
得以間入之若魏文之時謀臣勇將林立鄴都豈可  
以口舌亂之耶况西蜀偏安軍供不給卽有善間之  
陳平亦安所得黃金四萬斤以行其計哉又以韓昌  
黎張大聖人之道爲好名夫好名誠古今文人之通  
病也假令人人不好名日循循焉拜跪揖讓于一室  
之中絕口不談詩書之教語人曰吾將有以樂其實  
也吾恐實未必樂而聖人之教或幾乎息矣烏乎可  
如此等類皆非中正之論其晚年與王庠書言涉世  
癡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七

更變往往自悔少時好議論古人之過殆卽此等處  
與又所作魯隱公論極言母后攝政之非可爲千秋  
金鑑然非東坡所宜言也宋后攝政者五曹高爲首  
仁宗時東坡以詩案下獄人知必死曹后病中聞之  
謂神宗曰嘗聞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曰吾爲  
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  
之摺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  
傷中和宜熟察之神宗涕泣東坡由此免死又東坡  
試館職策題朱光庭論其不當議仁宗神宗之治爲  
媮刻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傳堯俞王巖叟

亦相繼論之高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  
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光庭等乃已百世而  
下聞兩后之言猶爲隕涕况東坡乎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身受死生知遇之恩者忍議其垂簾稱制之失  
乎吾故曰非東坡所宜言也

東坡新獲石弩記曰用楛爲矢至唐猶然用石爲弩則  
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漢書柁其國弓長四尺弩以  
青石爲鏃李長吉詩四尺角弓青石鏃是也何謂春  
秋以來莫識

陸象山送宜黃何尉序言何尉與臧令不相能控於有  
司遂以俱罷篇中直敘臧貪而富得罪於民何尉之  
名臧實成之評者謂古人行文每從對面寫焰文將  
臧與何比勘到底何等警快余謂此文旌何尉之善  
則至矣於臧令之惡尙須含蓄爲得蓋大君子用心  
雖窮兇極惡之人非躬秉史筆者必予以自新之路  
不忍顯絕之也讀老蘇族譜亭記可見

卷五

讀文筆得

六

唐宋以前誌銘之體書卒葬而不書生辰書卒葬之年  
月日而不書時旣曰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矣  
則生可推也至于畧生辰而詳死日者死者重忌不  
重生且以某年某事之得失在某人生前死後使後

人有所考也今人作誌或曰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或曰卒於某年月日距生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則享年句爲贅文矣

歐陽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東坡曰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余謂陶公胸懷澹遠妙處尙在語言文字之外歸去來辭直是會點沂水春風一段註脚卽謂之超越秦漢上接風騷可也第以文論似難壓倒晉人至送李愿序足盡韓文吾不謂然况唐乎

古今文運厄于揚雄以鉤章棘句爲工如法言吾子篇

癡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九

敘云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此十字豈復成句讀耶此類甚多不可毛舉後世綴文之士如唐之樊宗師宋之劉幾等凡好奇侷道者作俑之罪皆自雄始至明之王李猶奉爲枕秘舍坦道而就羊腸曠安宅而居鼠壤好惡之偏殊不可曉鳳洲尙多平正處惟滄溟集中一字一句效之惟恐不工然又不屑以師法元亭自居高爲之說曰吾學左邱明司馬遷夫左史之文具在其異於後世者不過在名物器械職官地理方言里俗之類謹遵當時制度爲一朝實錄非謂字句之法必如是而後工也後世制度不同稱名

亦別如左言弓曰大屈矢曰金僕姑史言弓曰大黃矢曰夏服之類在今人以爲奇特在當時視之皆眼前常語耳其餘或議或敘類皆平正卽以左之鄭伯克段于鄆史之項羽本紀二篇而論何常有一字一句詰屈難通故作侏離之語耶况左史之文風神跌宕開閣抑揚入神入妙全在一二虛字中卽如項羽本紀一篇之中用乃字七十一用于是字二十三用當是時字五又有多少遂字因字以故字是時字錯雜其間史公非不知辭尙簡要也筋節所關有不嫌其繁複者又如曹咎司馬欣常有德于項梁一事也

癡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三

凡三見焉始則言其起事之由繼則言其分封之私終則言其取敗之道又如張良以項伯之言告沛公沛公驚曰爲之奈何良曰云云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在他人敘此必損去且爲之奈何五字矣然則當時沛公皇急無措之狀其能如是曲肖乎滄溟之學必欲節去語助不可句讀以爲奧是求爲左史臧獲而不得者也昔人論貌古之病有二一曰減字法一曰換字法余謂務求減字者必先工于換字其病雖異而病源則同也如滄溟送元美按青州序不曰青州饒富而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

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則利不在上也非以吹竽鼓瑟等字換饒富字乎不曰民情豪滑而曰三尋之矛惟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秘如組亦如掉螭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斗牆而進矢疾不能加劍鈔不能接不埃尺符捷如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非以此七十三字換豪滑字乎不曰青州多騎兵而曰漁陽之壘何多韎韐之耐注君子也非以漁陽字換青州字韎韐字換兵字乎畧舉一二以槩

卷五 讀文筆得

主

其餘推究病源皆揚雄太元法言等書有以誤之也余故歸獄于雄以為貌古好異者戒使歸震川艾天傭復起當必不以為深文苛論也或曰子之論文主于易而不主于難主于繁而不主于簡得無偏乎余曰非偏也左傳呂相絕秦書昌黎平淮西碑非不難也太史公紀傳各贊柳州永州各記非不簡也如布帛然尺者丈者文者素者皆可以衣也如菽粟然升者石者粗者精者皆可以食也文無繁簡亦無難易期于適用而已矣若夫尺殺禦寒一鸞賑餒吾不取也况其所寶者為敗絮朽構而非尺

毅一辯之比哉

作文之法襲取前人字句以為已有與作賊無異然賊最須善作必較原本更為佳妙雖失主認賊亦難辨別方為能手若活剝生吞到案即破則為案賊矣如前明王遂東思任頌節錄序中段曰吾一身為馬氏之母為馬氏之父為馬氏之師為馬氏中與之主為馬氏稽覈之督為馬氏禦侮之臣為馬氏奔走之僕不獨為馬氏妻也雜沓寫來筆勢奔湧全篇精警具在于此國初魏叔子秦節母傳首段泛論婦節次段敘節母夫死子幼又遭兵亂曰雖偉丈夫當此左右

卷五 讀文筆得

主

支吾難矣而節母以一婦人身處其間孫枝蔚曰然接節母為秦氏母以上並未點出夫為父為師為秦氏再與之主為秦氏禦侮之臣向魏禧曰法嗚呼節母可謂恒其德者矣歎此下接敘節母事實兩段而以魏禧曰嗚呼可以傳矣九字作結此文之妙全在一孫枝蔚曰兩魏禧曰十字安放得當頓挫入古文境從公毅得來公羊傳子公羊子日子女子日魯子曰尸子曰等句或為已言或為時賢為秦氏母數之言突然接人以盡抑揚唱嘆之致語雖襲用王遂東句然王作出自節婦自言魏則託于旁人之口即謂之引古亦可非以前人之文為已文也故不嫌其襲王作七登

而句法不變以不變為妙魏則五叠而句法三變以變為妙

不變句少累王作平直敘來魏則于敘事中間突然

插此二十八字絕不申明孫枝蔣其佳妙勝于原本

多矣近見某公作尹節母傳曰為尹氏母為尹氏師

為尹氏中興之主為尹氏禦侮之臣眾人稱為奇警

余以王魏二作質之然後知叔子之善于作賊而此

公之笨也

徐鳳輝所選二十四家古文敘事之作得龍門神髓者

以王于一錢烈女墓誌汪堯峯書黃孝子事為首選

侯雪苑徐張合傳方望溪書左忠毅事次之袁簡齋

癸學

卷五

讀文筆得

三

書魚鰲馬僧魯亮傳事又次之後有作者未易及也

侯雪苑司徒公家傳敘魏忠賢欲殺公田爾耕勸解之

忠賢仰視采恩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

試為我招之魏叔子任王谷文集序敘王谷推魯之

狀及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

必無邱邦士邦士叔子之姊婿也亦推魯而能文者

此等墓神之筆令人不思太史公矣

何燕泉以割股非孝侯雪苑辨之歸震川以女子守貞

為過汪堯峯辨之余謂毀不滅性禮有明文孝子見

親病垂危醫藥卜筮之外苟可以已親疾者自當無

所不為然人肉實非醫病之藥也雪苑之論吾不敢

議亦不敢從至女子守貞堯峯之論不若毛鶴舫王

烈女墓志更為精當錄之以為此案定讞其畧曰震

川以室女守貞非聖人之道子謂此固聖人所敬羨

而不敢以概天下之中人故為已嫁者律曰一與之

醮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為令聽人之自行其

意于尚論往事使太伯而嗣父封伯夷而食周粟皆

不肯于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

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震川

之論將並議其為賢智之過與

癸學

卷五

讀文筆得

四

方伯川先生廣師說為韓長洲作也今之韓雖不知較

唐之韓為何如然其超世越俗起衰式靡以此相師

豈其有忝無如世特師其名非師其實也君子不欲

為苟同聞此說者當知奔競之可醜矣先生曰或一

人而事數百十師甚者儒衣冠而師其與已異類者

焉余觀前代史書且有以士大夫為瑞宦假子者師

云乎哉先生時文采入 欽定標準天下古文止此

一首吉光片羽當共寶之

李厚菴先生經學性理天文算法無所不通著書凡數

十種或談其古文辭似訓話語錄余嘗錄其孝子王

原傳及書吳伯宗尋弟事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感而其  
敘王原尋父備愿艱辛卜之于神幸而相遇其論曰  
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一念之孝  
宜捷于楹鼓何以無存歿之間者十有餘年始告以  
兆哉夫神惟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  
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從來論鬼神  
無如此精切者孰謂訓詁語錄非天下之至文哉

方朴山集虛齋古文經史子集奔赴腕下可謂博矣然  
往往有才多之患好用成語好徵故實反落下乘柳  
州所謂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是也然古

卷五 讀文筆得

人之文非不援引故事如西漢災異諸對劉向諫昌  
陵疏一篇之中雜引經傳多至數十條而不嫌其累  
贅者要皆藉古事發議而非用成語濫筆也故國策  
孟子及韓蘇諸家每設一喻必取眼前瑣事未經前  
人道過者非好奇也博覽經史以集其理閱歷世故  
以集其義行文之法盡乎此矣集中如書華豫原事  
乃其最潔者因讀此文具論之

甚矣楊用修之敢于作偽也岫巖禹碑釋者三家用修  
爲首如久旅忘家等語豈復成神禹手筆耶書曰辛  
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亦忘家之意也何古樸

乃爾耶周宣獵碣唐宋諸家所見止四百六十五字  
至用修乃妄增二百三十七字爲十鼓全文託云從

李寶之處得見唐人榻本蓋因韓詩有公從何處得  
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二句故詭爲此說也以孔子  
之聖而操述作之權且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春秋止  
書二百餘年事夏五郭公疑者屢闕用修何人乃欲  
據一己之私補數千百年之闕以矜其博邪夏碑周  
鼓神物流傳何必釋其文而補其闕始爲可寶三代  
古蹟之在人間者已不可多得一厄于風雨剝蝕再  
厄于好事揣摩良可慨已世之君子明知其欺而姑

卷五 讀文筆得

信焉以爲博物之助抑獨何哉  
郎瑛七修類稿郎字一條歷引古人之以郎稱者如天  
壤王郎沈郎腰瘦之類又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誤  
以仲文稱錢郎矣是謂數典而忘其祖不獨以宋初  
之李西臺建中誤作南唐之李太傅建勳爲漁洋所  
指摘矣

癡學卷五終



癡學卷六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詩筆得

古詩云與君為婚姻兔絲附女蘿女蘿即兔絲也在木為女蘿在草為兔絲少陵新婚別改為兔絲附蓬麻已可見體物之精詩律之細矣然尚有未精細處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麻已為蓬所附矣豈蓬又為兔絲所附耶可見葛與女蘿施于松柏古人象物確不可移

劉長卿聽鶯曲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住山林翻下苑以

癡學

卷六

讀詩筆得

第四句與第五句屬對亦創體也

說詩者不可以辭害意太白子夜吳歌云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豈謂蠶不飢妾將不去耶張文昌節婦吟云恨不相逢未嫁時亦是此意善為我辭古人却聘之道也

太白梁甫吟廣張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言渭

水之釣志在天下非一邱一壑之比即鞠歌行虎變

蟠溪中一舉釣六合之意三千六百偶舉其數無所

取義也歷來銓釋皆近于鑿

詩人寫景有不必親至其地而適肖者如太白足跡未

至衡山其送陳郎將歸衡山詩云迴颺吹散五峯雪

往往飛花落洞庭洞庭去衡山五百餘里及登祝融

峯頂視之雪隨風散其氣勢真足以達之也

焦氏易林云水載舟船無根而浮少陵詩飛檣本無蒂

蓋用此語

北征南山二詩孫莘老以為杜勝韓王平甫以為韓勝

杜黃山谷曰若論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

事以與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

可也余以為孫王固陋矣山谷亦未為得也二詩對

舉特以篇幅長短相若及題之南北字相當耳如以

癡學

卷六

讀詩筆得

二

詩論體裁既別旨趣亦殊一言亂况其詞主哀一紀

勝游其詞主樂使杜為南山韓為北征工力當亦悉

敵又何軒輕之有如論毛詩者欲以我徂東山信彼

南山與節彼南山陟彼北山絮長而較短也其可乎

蓋萬丈潭水會柏枯諸渡鐵堂青陽諸峽飛仙龍門

石櫃諸閣杜之南山也此日足可惜韓之北征也詩

境相似豈在篇幅之長短哉

以本朝臣子詠本朝故事如老杜之姦臣竟菹醢同惡

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用意何等深厚若

義山之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則近於

輕薄失風人之旨矣

北山詩意老杜約以十字曰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  
是何等力量

亂世之音怨以怒類多蕭颯悲涼之景惟老杜一生崎  
嶇兵燹間殆無虛日而其寫亂離之景倍加精采如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江水流城郭春聲入鼓聲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五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  
邊愁堂上小巢藏翡翠苑中荒冢臥麒麟是何等景  
物寫得如許雄艷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三百篇

卷六

讀詩筆得

三

後一人而已

昌黎陸渾山火詩女丁婦壬傳世婚句意從周易坎為  
中男離為中女孟傳水火妃也水火之牡也二語脫  
化而來言丁火之女為壬水之婦也曰女丁婦王者  
倒句以示奧耳無深意也

昌黎苦寒詩六龍冰脫髯寄李大夫詩無因帆江水冰  
字帆字皆以實字虛用死字活用作去聲讀

韓詩曰壯非少者哦七言柳文曰石魚之山在多神歸  
西同一弄筆之妙若改作前對之人哦七言石魚之

山在仙奕西便索然矣

石鼓詩孔子西行不到秦持撫星宿遺義娥淫容齋以

為矜夸過實石鼓之詞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  
非聖人所刪乎胡致堂以為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  
後及信斯言也車鄰駟職胡為而收之也又義之俗  
書逞姿媚蔡寬夫云觀此語便知退之非固意于書  
者余謂三子之言皆癡人說夢也詩人之言可知是  
契舟膠柱以解之耶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泌之洋洋  
可以樂飢豈真一葦可以渡河而樂泌水者可以絕  
粒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孔子于諸賢中僅以可與言詩許商賜孟子亦有固

卷六

讀詩筆得

四

哉高叟之論甚矣言詩之不易也

昌黎南山詩連用五十一或字本於毛詩北山篇連用  
十四疊字本於爾雅釋訓篇

温飛卿詩云枳花明驛牆枳即藥品中枳實似橘而小  
二月中旬開白花至秋而實熟詠枳花用明字極工

但此詩上二句云人跡板橋霜樹葉落山徑皆寫秋  
景以枳花對樹葉特取木類之未經人道過者而未

細審花時也  
東坡李氏園詩東西南北敘次井然全仿柳州記體其  
曰水光兼竹淨中有獨立鶴則脫胎于遊黃溪記中

語也然不若入蜀長律所云獨愛孤栖鶻高飛百尺  
嵐以下六韻無意於學柳尤爲神似也

田家詩如東坡歲晏風日晚人牛相對閒可以高抗王  
儲俯視餘子矣然亦終是宋人語視淵明歸園田居  
諸作固已遠遜卽王之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農  
月無閒人傾家事南畝儲之既念生子孫方思廣園  
圍糗精常共飯兒孫每更抱亦自氣象各殊蓋其閒  
曠可及而其真樸不可及也

東坡罷徐州詩父老何自來一首末四句云窮人命分  
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若改作水

癡學

卷六

讀詩筆得

五

來是吾過水去非吾功更爲深厚矣

東坡詩老農釋耒歎淚入飢腸痛與昌黎林柯有脫葉  
欲墮鳥驚救同一用韻之妙

東坡詩云野鳥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又云春風如繫馬  
未動意先騁又云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又云筆

所未到氣已吞工于造語屢見猶新

東坡詩攢金盧橘塢盧橘楊梅尙帶酸盧橘楊梅次第  
新白梅盧橘覺猶香南村諸楊北村盧集中盧橘皆  
作枇杷用張嘉甫曰既是枇杷相如賦中不應二物  
並用余謂盧黑色枇杷色黃決非一物唐人戴叔倫

湘中卽事詩云盧橘花開楓葉衰楓葉至九月始衰  
盧橘於此時開花則結子當在冬初矣今湘中亦無  
此果又自香山詩見果皆盧橘接上句春酒斷瓶沽  
而言則盧橘當在春時皆與相如所謂夏熟者不合  
又不知戴白二詩以何物爲盧橘矣

多識雖爲學詩緒餘然體物不工未可與言詩也近見  
時賢集中有春鉏鳴夜雨之句鷺非不能鳴然從來  
鷺詩或言其色之潔或言其品之閒未有言其鳴者  
蓋鷺之所勝不在鳴也惟昔人鷓舟乍動朱鷺徐鳴  
之句有一鳴字然朱鷺乃鼓吹曲名非言鷺鳴也卽

癡學

卷六

讀詩筆得

六

此可見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雨邊山木合終日  
子規啼及春鷓懶避船江晚白鷗飢歸雁喜青天江  
鳥夜深飛等句杜陵體物直與造化爭奇又見一詩  
有蠨蛸鳴敗砌之句爾雅不熟更爲荒遠矣

韻學卮言

聲韻之學 國朝諸前輩論之最精古音通用之例其  
以東冬江爲一部陽爲一部青爲一部庚則半入陽  
而半入青也蒸自爲一部支微齊佳灰爲一部而支  
半入歌歌麻爲一部而麻半入虞魚虞爲一部蕭豪  
肴尤爲一部尤又以其半入支與虞焉真文元寒刪

先爲一部侵覃鹽咸爲一部此長洲顧寧人氏所分十部也其以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蕭豪肴尤爲一部歌麻爲一部魚虞爲一部歌麻魚虞皆與蕭豪肴尤通而歌麻又與魚虞通焉佳灰爲一部支微齊爲一部與佳灰通真文元寒刪先爲一部侵覃鹽咸爲一部此安溪李厚庵氏所分八部也其以東冬江爲一部支微齊佳灰爲一部魚虞爲一部真文元寒刪先爲一部蕭豪肴爲一部歌麻爲一部陽爲一部庚青蒸爲一部尤爲一部侵覃鹽咸爲一部此毘陵邵子湘氏所分十部也以上三說合毛詩周易及秦

癡學

卷六

韻學危言

七

漢古文參觀之當以長洲所定爲正安溪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爲一氣所生得古韻之精此從聲律本原而論韻之有部猶人之有姓本不可槩而同之也若自本原而論姜呂同出于神農劉范同出于陶唐雖秦越一家可也此安溪之意也若自末流而論雖同里共閨姜呂劉范固不得爲同姓卽如一王姓也有瑯琊太原之分一黃姓也有江夏潁川之別雖爲同姓究非一家此長洲之意也學者須分別觀之不得謂昌黎用之于前安溪論之于後遂可混同而無別也

唐孫愜韻本以平聲蒸部分爲蒸登二部上聲則爲拯也等也去聲則爲證也噤也入聲則爲職也德也宋平水劉氏始合蒸登爲一部職德爲一部又合證噤併入徑韻爲一部徑者青韻之去聲也元陰時中兄弟又合拯等併入迥韻爲一部迥者青韻之上聲也而青蒸部分于是不亂矣惟入聲之職尙與平聲之蒸相應顧亭林謂蒸自爲一部不與庚青通則迥韻外當合拯等別爲一部徑韻外當合證噤別爲一部以復舊觀考周易全經用凝冰冰陵興升勝等字詩論斯天保生民抑戒諸什用蕤繩與陵增恒升崩承登等字皆全用蒸韻無一字泛入他韻者惟小旻三章以淵與兢冰叶十月之交三章以令與騰崩陵懲叶邵青門據十月之交用一令字遂謂蒸與庚青通然則小旻之淵亦可謂蒸與先通乎夫通者康莊四達之謂也若山谿小徑僅而可達者非通也然安溪謂蒸與陽庚青通似屬汗漫其謂蒸與東通則非無據當擇而從之余合三家之說參互考訂用唐韻二百六部之目分爲八部一出入皆有確據非臆斷也別圖于左俟知者正焉

第一部 二十三韻四聲通用拯等

不與迥通證噤不與徑通

癡學

卷六

韻學危言

八

東冬鍾江蒸登  
董腫講拯等

送宋用絳證澄

屋沃燭覺職德

第二部三十一韻三聲通用平聲之支脂之三韻又與歌戈二韻通上去仿此

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

紙旨止尾齊蟹駭賄海

真至志未霽祭泰卦怪夫

隊代廢

第三部九韻三聲通用

虞學 卷六 韻學尼言

九

魚虞模

語虞姥

御遇暮

第四部五十三韻四聲通用

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

刪山先仙

軫準吻隱阮混很旱緩潛

產銑獮

震稔問焮願恩恨翰換諫

禡霰線

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

轄屑薛

第五部二十一韻三聲通用平聲之尤侯幽三韻又與支脂之虞模五韻通上去仿此

蕭宵肴豪尤侯幽

篠小巧皓有厚黝

嘯笑效號宥候幼

第六部九韻三聲通用平聲之麻韻又與虞模二韻通上去仿此

歌戈麻

哥果馬

箇過碼

虞學 卷六 韻學尼言

十

第七部二十四韻四聲通用

陽唐庚耕清青

養蕩梗耿靜迥

漾宕敬諍勁徑

藥鐸陌麥昔錫

第八部三十六韻四聲通用

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寢感敢儉忝儼謙檻范

沁勸鬪豔柶職陷鑑梵

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

四聲通用例

凶龍邦功 見易師象東冬江腫同用

井正成 見易井象庚梗敬同用

舟游求救 見詩谷風尤宥同用

奕張觀王章衡鳥錫幟厄 見詩梁山陽庚敬附錫同

毛詩周易展卷卽是各舉二則以例其餘其見

于秦漢古書歷來所謂叶韻者偶舉一部以証

其謬

池義 王遠 九思 濟階 班固 志哈 屈原 離灑 劉向 是之 蔡

謝危毀 楊雄 太 諱悲 東方 朔 圍緯 九 頽壞 菱 引 怠 疑

癡學

卷六

韻學危言

士

劉向列女傳 次悲 九 籟 開 符 賦 待 期 騷 利 饑 古 樂 時

齊姜女贊 問 癡 制 法 苑 珠 尾 威 易 林 祀 之 契 同 止 記

崔氏述 偕 毀 宋 玉 儀 累 賦 高 唐 萋 醴 左 思 魏 時 理 王 祭

初賦 縉 仕 敘 傳 里 縉 陸 機 馳 指 九 冀 歛 九 嗣 喜 顏 延 年 揚

帝歸 魏 都 畿 視 班 固 西 世 蜺 曹 植 辨 九 嗣 喜 顏 延 年 揚

詩 禡 媚 陸 機 類 蹄 郭 璞 水 地 追 七 啟 寬 晰 賦 東 京 題 契 王

代思 東 京 麗 旨 魏 都 侈 臂 魏 都 際 水 劉 楨 魯 翠 偉 文

畏瑋 張 華 鶴 夷 美 馮 衍 顯 哈 異 束 哲 元 移 翅 曹 植 鶴

來事 荀 子 怪 來 楚 志 釐 趙 植 皇 害 才 東 方 朔 在 理 楚

材濟 國 語 喜 態 來 相 如 封 禪 頌

以上皆支韻一部三聲通用之証其餘各部詳

見邵氏韻畧家有其書無須縷述如此之類古

韻本道非叶韻也周易全經惟剝旅象辭獨用

支韻大有蠱象辭獨用真韻乾坤賁无妄大畜

遯蹇損益升革鼎巽兌諸象皆支真通用邵韻

強爲界劃而古書多不可通如遯象用災志憊

事否疑六韻邵于支韻通災字叶志事否字而

不收憊字真韻叶疑字而不收災否字其支離

膠騫之處不一而足也

東蒸相通例

癡學

卷六

韻學危言

士

東蒸相通見于毛詩者如言韋其弓叶下懲二毛重弓

叶上滕誰知烏之雌雄叶上陵懲以雌以雄叶上蒸

視天夢夢叶上蒸之類皆是邵氏于東韻收登徵崩

朋憑乘鷹薨興陵等字于蒸韻收弓躬夢終雄熊風

等字而不知其本相通也屋職者東蒸之入聲也屋

職相通見于易詩二經者如謙象以牧服與得則國

叶關睢以服與側叶之類尤不可勝數邵氏于屋韻

收國德得直默嘿等字于職韻收局覺穀菊曲瀆牘

獄玉谷燭福幅伏腹覆復腹服僕牧藐睦目足爵夙

肅粟粥毒叔縮束蠹或郁鬻育欲富富穆陸六祿麓

得浴鞠熟等五十餘字所援據諸書無一條混入陌錫韻者而謂職與陌錫通不與屋通豈篤論哉觀于屋職相通如是之多則上聲之董與拯通去聲之送與證通可推而知而平聲之東蒸相通益確而無疑矣

唐宋人用通韻

四聲相通唐宋人用韻猶有古法如少陵悲陳陶詩通首用紙韻末句用一至字何肥瞻云至字一韻獨用不知紙真相通也昌黎東方朔雜事詩用麻韻而押赦字則麻禡相通也柳州送韋安道詩用清韻而押逞字東坡祭韓魏公文以政成衡丙同用則庚梗敬相通也東坡放鶴亭記歌辭以飽留字同用則巧尤相通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古韻未可強通

周易象辭剝豐皆云終不可用也剝以用字叶上載字豐以用字叶上事字既濟云何可久也以久字叶上來字未濟云亦不知其極也以極字叶上正字皆歷來韻書不載本義疑未濟極字為敬字之譌合以上諸卦觀之必無皆訛之理可見古韻之失傳者甚多未可以今韻強合也又詩清廟維天以下諸篇亦未

聲學

卷六

韻學危言

五

可強通皆以闕疑為是

易詩用韻之變

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以末句君字叶上兩文字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以中字叶上凶字良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以中字叶上躬字下終字本義謂艮象正字義文吟韻可見合豫象觀之則知其非矣毛詩葛覃首章谷字叶第五句木字次章谷字叶下莫穫字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古韻蕭尤通用喬

聲學

卷六

韻學危言

西

休游求皆以第三字叶韻也殷其雷首章末句哉字叶首句雷字中陽遑字別換陽韻二三章亦然其四句交互用韻如兔置死麕之類及周頌有瞽以首句瞽字叶下羽鼓等字以次句庭字叶下聲鳴等字皆極用韻之變後代詞曲家隔句用韻猶有古意詩家用韻此調絕響矣東坡喜雨亭記歌辭云歸之天子以天字與下句然字叶以子字與下句物字叶差得古人用韻之法子與物叶猶詩鴟鴞篇子與室叶也

詩傳叶韻之誤

朱子詩傳有不當叶而叶者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二句本換東韻送我乎淇之上矣本無韻若以首  
章中宮上叶上陽韻則次章中宮上三字亦應叶上  
陌韻末章上字亦應叶上東韻矣又葛覃次章末二  
句以綌數換韻何必用去畧弋灼二反叶入莫獲韻  
內蓼蕭之爲龍爲光長發之何天之龍二龍字本古  
文龍字故左傳叔孫昭子曰龍光之不宣卽爲龍爲  
光之謂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引詩云何天之龍本  
作寵字何必叶丑勇反始與勇總等字合耶

古人一韻屢用

少陵飲中八仙歌疊用天眠前三韻昌黎此日足可惜

癡學

卷六

韻學卮言

五

詩疊用江光鳴更狂五韻本於易詩易坤象辭用三  
疆字二行字詩出車王命南仲章用二方字小宛首  
章二人字皆是也

癡學卷六終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信古錄

唐崇文館學士劉子元本名知幾以字行博覽前史攬掇利弊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其中有疑古一篇為全書之玷論者惜之竊疑作史三長昉于子元具此學識尙論古人不應悖謬至是又其言曰孔子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以來未之有也但恨古今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一

世殊師路隔絕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至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悻憤倘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嗟夫子元服膺孔子可謂至矣又豈同于非聖無法者哉及讀唐書本傳謂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又與蕭至忠宗楚客爭論史事自以為見用于時而志不遂故作是書始知子元仕嘗武韋之朝牝鷄長鳴元黃易位憤激于

中有為而發亦如李斯之諫二世以督責為貴

馬遷之傳貨殖以仁義為羞蓋皆不平之鳴而

非由衷之論然則讀是書者當如南華盜跖諸

篇作寓言觀存而不論可也偶檢行篋所藏北

平黃崑圖史通訓故補一編較河南王損仲本

為完善藝林珍之第恐承學之士未達作者之

意厥故喜新謂六經之外有此異聞則石室蘭

臺之秘笈轉為非經侮聖之盪鴟矣不揣固陋

銷夏之餘逐條檢正反其名曰信古錄非敢好

披前賢庶不貽悞來哲其亦可附為子元諍友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二

史通功臣也夫

疑古曰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

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

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

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

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

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

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亦有不才子謂之饕餮以比

三族謂之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

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

舉臯陶不仁者遠是則當臯陶未舉不仁甚多彌驗  
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  
封者乎其疑一也

子元謂十六族不舉四凶不去小人君子比肩齊列臯  
陶未舉不仁甚多疑書言峻德美堯過實所見如此噫  
亦淺矣帝王之德莫盛于堯孔子以則天稱之即以天  
論可知堯德之峻極矣堯之有舜禹臯陶益稷契諸臣  
猶天之有二曜五星列宿也若謂四凶不去不仁未遠  
有損堯德則日月薄食彗字飛流亦將有損于魏魏之  
天平左氏謂元愷濟美堯不能舉杜預曰蒼舒以下卽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三

垂益之倫伯奮以下卽稷契之屬而左氏亦有臯陶庭  
堅之稱則杜說必非無據而堯與稷契又同爲高辛氏  
之子然則所謂十六族者半爲舊臣半爲同姓堯已舉  
之何待于舜卽使善有未舉惡有未去安知非年齒尙  
少才德未全試政不久凶惡未極必至舜時始可以舉  
之去之卽况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堯旣舉舜則凡舜所  
舉皆堯舉之也凡舜所去皆堯去之也何得專美于舜  
而謂非堯德耶學者信古而不可泥古如謂堯舜之世  
必無凶人則四海自當刑措矣又何以有寇賊姦宄之  
人命臯陶作士必以明刑弼教爲兢兢哉陸賈新語十

二篇乃秦漢辯士之說猶有戰國習氣如謂湯武爲逆  
取順守先儒已有議之者矣其言原難盡信至所云堯  
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特言上行下效  
理當如此如虞書言堯之民曰於變時雍周書言商之  
民曰羣底腥聞之類也若泥此而論則如蘇子瞻所謂  
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矣有是理哉子元  
論古多類高叟爲詩殆未取孟子之論雲漢者思之宜  
其以新語爲廣造奇說標新語言民子元以爲臣夫  
亦數典之多謬矣

按子元自武后長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至元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四

宗開元初領史事三十年當其珥筆之初除狄梁公等  
二二老成外斐倖盈庭吏議橫酷嘗作思慎賦以刺時  
故疑古一篇首論堯事若謂武后以則天自命所謂堯  
者乃如是耶此外如舜禹伯益湯武之聖聚加以篡弒  
之名蓋因武氏立七廟于京師縱承嗣三思如儲貳不  
勝宗社淪七之懼謂武庚非叛而管蔡爲忠者如與劉  
之有文帝滅呂之有朱虛其所以屬望於李氏者深矣  
然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君子處亂世不道桓文必稱  
堯舜當以孟子爲法不奉聖人以繩好惡反因好惡以  
疑聖人此苟文若以王者之事輔曹操及操謀九錫文

若死之蘇子瞻謂為聖人之徒吾則謂操曰吾其為周  
文王未必非或等有以啟之也經術不明為人倫之大  
患吾探子元之意總論于此不復附入各條中者所以  
救子元之失而立名教之防也

疑古曰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  
子丹未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  
于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臆  
說頗以禪受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矣而猶  
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為帝丹朱  
而列君子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五

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  
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  
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  
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學者論古當以經為主傳次之傳有違經者猶難盡信  
况諸子百家各立異說當據經傳駁之羽翼經傳即所  
以維持名教也堯舜禪受備載虞書揖讓之風了然如  
覩無可致疑之處而孟子亦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于南河之南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子元不此之信而據瑣語山經

之說以疑經固已謬矣又緣後世莽操行事以相比附  
謂為千載一揆直謂古來無聖人也是與莊子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同意而悖又甚焉嗟乎人道之漸滅也久  
矣論古如此幾何其不相率而入于禽獸也瑣語乃晉  
咸寧間汲郡不音虎姓也準掘魏襄王冢所得其言多與尚  
書不合如謂武王親斬紂頭懸于太白等語悖謬已極  
而司馬遷已採入史記則其書傳之已久想係戰國時  
人偽作不始于晉也山海經十三篇或以為夏禹所撰  
亦多怪誕不經之說其偽妄無足深辨凡三代以前之  
書未經孔子論定者皆不可以為訓操觚之士以之為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六

詞章資斧則可以之為辨駁六經之具斷乎不可也  
疑古曰虞書舜典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  
之野因堊焉按蒼梧者于楚則川號汨羅汨羅在今  
長沙湘陰在今梧州地相距甚遠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  
山連五嶺人風嫫削地氣歛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  
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  
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拾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  
沒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  
里無依孤魂溢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  
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趙嘉遷于房陵淮南  
子趙

王遷流于房陵遷乃趙王之名非遷徙之遷史記秦既勝遷趙之七大夫乃立嘉爲王按遷房陵乃趙王嘉也周王流彘楚帝徙柳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則陟方之死其始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周氏洪謨曰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命禹居攝豈有百有九歲之翁其衰已甚而又南涉大江深人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于陟方乃死之文耳竹書紀年云帝王之歿曰陟師古云掘土爲坑曰方蔡沈集傳云陟方猶言升遐也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于鳴條是可據也子元輕孟信遷何其誣歟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七

史記云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周氏據孟子駁之固已精矣然禮檀弓篇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然則爲此說者似不始于史記水經注曰營水西流逕九疑山下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其說原難憑信今零陵舜冢固歸然在也朝廷致祭歷代因之會無一人辨其孰爲眞贗者而孟子又曰卒于鳴條亦必非無根之言或因南巡而崩葬于蒼梧又改葬于鳴條如太公之反葬于周也鳴條之墓歲久失傳惟蒼梧舊冢猶存故因之不廢孟子言卒者對上生字而槩論之耳子元謂汨羅零桂舜不堪巡幸其國周氏亦謂舜不當深入蠻夷之地然

則中國豈少名山衡嶽何以列于蠻服王者不治夷狄責賦何以及于荊州且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又何以載于虞書耶自古謂楚爲蠻夷者皆惑于公穀諸家有春秋攘夷之說若詩書所載固未嘗謂衡山等處槩以蠻夷處之也書曰荆及衡陽爲荊州禮曰自江至于衡山又曰南不盡衡山則衡山以內皆中國也詩曰蠢爾蠻荆易曰高宗伐鬼方皆謂南方有苗之國非槩指全楚也古之萊夷在今山東陸渾之戎在今河南若謂青州皆夷而豫州皆戎也可乎余楚人也不以楚爲蠻夷說近於私近日蔣春巖先生紹宗著春秋見心力闢攘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八

夷之說其辨楚非夷條云考之封域荆及衡陽惟荆楚都其間至周已千有餘年猶畀夷狄居之而不使通將所謂包匭菁茅納錫大龜者豈皆虛語楚之君納頓平陳視桓文之事業何如楚之臣能忠善任視管趙之功名何異襄公如楚不聞以屈于夷狄諱之孔子謂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此固定昭後之言其時楚狎主齊盟已數百年矣陳蔡楚屬國也孔子何以嘗往來其間葉公楚臣也孔子何以嘗與之問答接輿丈人沮溺楚之隱者也孔子何以嘗與之遭逢是孔子眷眷于楚也有明微矣家語書社之封檀弓先以

子夏申以冉有之說不為無據矣使其為夷孔子何以欲仕之殷武之詩曰居國南鄉是在商時即不聞以楚為夷以春秋証之吳楚稱子爵在諸男之上會盟聘伐簡策類書與齊晉宋衛無異不類山戎白狄之屬槩以遠之者畧之也或曰三傳非無據也曰采芑謂蠢爾蠻荆誅其叛耳閔官謂荆舒是懲矜其功耳孟子謂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為許行言之耳不核其實不溯其端據以為說果春秋之義乎先生是說雖非論唐虞之楚地因駁子元周氏之論而附錄之以見楚非蠻夷非一人之私說也至于元疑舜之巡方為禹所廢逐則為謬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九

悖無理之論不足與之深辨矣

疑古曰汲冢書云舜放堯于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未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于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于正書猶無其證據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

正桓謂桓元馬謂晉安帝姓司馬也晉元興二年元篡位廢帝為平固王三年劉裕等舉義兵斬元迎

帝乘輿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桓乎若舜禹相代曹操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効曹馬司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黃氏叔琳曰按竹書紀年啟既立而費侯伯益出就國無殺益事此蓋瑣語中載之孟子所謂齊東野語也又紀年云季歷伐余無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文丁疑而執之于塞庫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文丁紂之祖父也子元誤以為文王大謬諸注亦不之考何耶沈約竹書注所載甚詳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十

丁非文王以証子元之失余則謂子元固失矣而崑圖亦未為得也竹書之妄不必論其事之載與否即其所載者亦無往而不妄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若以王季之德而死于塞庫之執殃莫大焉何慶之有而受祿無喪又何以稱焉即皇矣一篇可知文丁殺季歷之妄矣至太甲之子伊尹書有明文君臣之間一放一復了無嫌隙而竹書乃謂太甲殺伊尹大霧三日以自怨自艾之太甲而有擅殺師保之事乎是固不待辨而明者也惟啟之子益不見于經以意度之益為堯舜禹三朝元

老而啟之賢亦非丹朱商均之比能敬承繼禹之道孟子稱之必有所據子元至比益為篡晉之桓元是何言與孔子曰信而好古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聖賢之言似覺相反然一事百變者時也亘古不變者理也時有古今理無同異信與不信一揆諸理而已矣有孔子之言可為事不師古者戒如白圭治水商鞅變法是也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七

疑古曰湯誥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殷視禘云唯桀與其屬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從諸侯之位湯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聖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于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于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尚書之作本出周書孔父截剪淨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

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登天下於雍熙堯舜之聖以德拯生民於水火湯武之聖以功其跡不同其心一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之事已經孔子論定無可致疑子元是篇序曰唐虞以下帝王之事聖人立教六籍所言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拘於禮法限於師訓口雖不言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余謂學者讀書論世一衷諸是而已矣不可苟同亦不可有心求異大中至正之論一人唱之百人和之非苟同也不中不正之論百人譽之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七

一人毀之非求異也若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為聖桀紂之為狂雖市井庸夫不知文字為何物興言及此必與六經之旨不異非六經淺而市井之夫有特見也所謂一人唱而百人和不嫌其同而亦不能立異者也子元因書有慙德二字遂引汲書墨子之言謂孔子刪書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與下文論紂一節是皆蒼素變色涇渭混流索瘢瘡于西施乞輝光于嫫母所謂有心求異也有心求異必至顛倒是非不顧千秋公論矣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言不苟同也如謂眾好眾惡之必不可同則曰眾好之必惡焉眾惡之必好焉

可矣尚何用其察哉餘詳後論

疑古曰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  
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  
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  
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  
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  
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  
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論語  
貢語非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于朝漢成帝指乘輿  
孔子已問班伯曰紂為無道至于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  
婦人之言何有罪肆于朝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三

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之惡不至是而天  
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  
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學者不明于經權之分未有論古而不謬也舜之封象  
禹之傳啟比干之諫而死文王之服事殷伯夷叔齊之  
餓死于首陽之下孔子之請討陳恒不見陽貨此萬世  
之經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周公  
之誅管蔡夷齊之去孤竹太伯虞仲之逃荆蠻微箕之  
歸周孔子之見南子微服過宋欲應佛肸公山弗擾之  
召此一時之權也經如布帛之有經長短平直有定者

也權如稱之有輕重進退無定者也經有定雖常人

可守權無定非聖人不能行經為常人可守故孔子盛  
言文王之德夷齊之仁權非聖人不能行故孔子不言  
湯武之事非湯武不足法也經可法而權不可法也使  
權而可法則莽操之篡奪無異堯舜之禪讓矣論湯武  
者如漢之黃生曰桀紂雖無道君也湯武雖聖臣也臣  
不能匡君過因而誅之代立南面是弑也非受命也宋  
之蘇氏曰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顛自以為湯之子孫而  
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稱堯舜曰巍巍禹曰無間  
其不足于湯武也明矣稱文王曰至德夷齊曰求仁得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四

仁其罪武王也甚矣自孟子亂之謂紂為獨夫而學者  
始以湯武受命為聖人之正皆孔子之罪人也余則謂  
黃生蘇氏之論皆知有經而不知有權者也持此以論  
古人可罪者不獨湯武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拱手  
而授之他人則堯有罪矣斗米尺布可春可縫煮豆燃  
箕相煎太急則周公有罪矣尊父命者失天倫重天倫  
者違父命二者必居其一則夷齊有罪矣若謂南巢牧  
野之事孔子不言以為湯武之罪夫孔子之言萬世之  
經常人可守者也事之有權皆聖人處變極之境不得  
已而行之者不可以為法故不可以為訓也今有人焉

失足落水泗而出語人曰凡落水者皆可泗也其然乎  
泗固非習于水者不能也而謂權非聖人能之乎孔子  
于共學適道且至于能立者猶不許以行權蓋行權若  
是之難也孔子之後明于經權之分者惟孟子一人故  
其言曰舜之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伊  
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武王  
伐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皆精于言權卽善于  
學孔子者也而蘇氏以爲孔子罪人嗜其甚矣至若子  
元此條以經文同異爲疑尤爲陋甚夫以文王之德雖  
尺地莫有一民非臣而其爲三分有二無疑也紂之無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五

道雖普天之下莫非其土率土之濱莫非其臣而其爲  
獨夫無疑也詩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書曰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皆以人心之向周背紂而言豈論其地之廣  
狹人之眾寡哉又斥秦誓爲僞說而引論語及班伯劉  
向之論以証桀紂之受誣不獨背乎論語之旨亦且誤  
會班劉之意矣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豈爲紂鳴冤哉  
蓋勉人以善而勿爲眾惡所歸也據婦于朝弑君害父  
班劉亦安保紂之必無爲此言者所以存人禽之別于  
幾希也子元執此疑經經且不知更不足與言權矣  
疑古曰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卽商紂之子

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承言  
怨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  
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旣而合  
謀二叔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  
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于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  
以頑人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臣若伍子胥  
向若隕讐雪怨眾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  
者耶其疑七也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  
此推及之道也武庚之不忘父讐而合謀二叔可謂孝  
矣以小腆之國欲復殷邦可謂義矣伯夷叔齊遠方小  
國之裔也且以食周粟爲恥况武庚爲商辛之子邦家  
淪覆反面事讐何異安樂封公蜀禪見囑于司馬青衣  
行酒晉懷受辱于劉聰乎稍有人心自當枕戈待旦豈  
忍含垢偷生子元此論非不足以維持名教然亦必問  
其父之受誅否也夫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所歸往曰  
王以人視之爲一家之天下以天視之則天下之天下  
也紂之無道夫人而知之矣周之克商非周克之也乃  
奉天而討其罪孟子所謂天吏也天可讐乎爲人子者  
不思反躬修德安命迴天蓋前人之愆延旣墜之緒悻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六



悻焉奮其一死敢與天吏爲讐是父受誅而子復讐爲  
周之叛臣卽爲湯之賊子執而誅之誰曰不宜若夫微  
箕二子則不然也微子曰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是蓋知孽自我作而罰  
由天降也故其後作賓王家受封朝鮮商家之祀藉以  
不斬此孔子所以稱爲仁人也箕子爲紂之諸父微子  
爲紂之庶兄父子兄弟伯叔天倫之愛一也觀于微箕  
之歸周而武庚之罪定矣又何必爲之斷斷致辯哉

疑古曰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  
服事殷按尙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七

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愧畏此則春秋制  
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顛臾也又按其書曰朱  
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  
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卽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  
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  
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  
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  
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  
爲其說乎其疑八也

文王無受命稱王事歐陽公泰普論辨之詳矣蘇子瞻

亦曰謂文王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僭君急于爲  
王者也武王牧野之誓猶稱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柴  
望告天而後曰我文考文王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文  
王况于文王之自尊乎其論甚正今就歐蘇所未及者  
論之謂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其說出于僞  
泰誓及汲冢書太史公採入周本紀曰西伯蓋受命之  
君曰西伯蓋卽位五十年曰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蓋  
者疑辭也數語中疊用疑辭史公固已知其妄矣而孔  
氏猶據之以解泰誓經文漢儒之陋也其原蓋誤會于  
無逸篇有文王受命惟中身皇矣詩有萬邦之方下民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六

之王等語不知詩書所載皆武王已得天下之後推本  
言之耳至宋蔡氏書集傳出其論始定惜乎子在  
前未及見也至疑文王戡黎伐崇有背于論語服事之義  
此則六經之明文而萬世之信也書曰西伯既戡黎祖  
伊恐奔告于王西伯云者卽史記紂賜弓矢斧鉞得專  
征伐爲西伯之謂也旣專征伐黎爲不道舉兵伐之與  
詩言伐密伐崇皆西伯之職事固不得謂之爵乃諸侯  
輒行征伐祖伊聞西伯戡黎而紂惡不悛知周之興恐  
不利于殷故奔告于王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告  
王之辭皆推假天命而絕無一語及戡黎之事然則書

序所謂殷始咎周之說亦未足據矣又何以謂之結怨  
王室殊無愧畏哉使周以兼并逼殷而殷亦以跋扈咎  
周則未戡黎之先崇侯譖之特言西伯積善諸侯稱之  
耳尚無逆跡可指也而紂已囚之羑里矣豈有既釋而  
歸東征西討結怨王室而紂反安之而不問耶其伐崇  
也崇必有可伐之罪奉王命以討不庭要不僅為譖已  
于紂一事也若以私怨稱兵則卻克伐齊伍員伐楚之  
所為也豈復成爲文王之師哉論語三分有二以服事  
殷亦約計人心歸化之遠近而言猶曰十有六七耳非  
實指其地也昔人謂歸文者六州惟青兗尚屬紂其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九

疑古曰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  
無德論語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太王鍾愛  
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  
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  
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  
承考遺命推讓厥兄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  
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  
譬雄鷄自斷其尾用獲免于人儀者焉又按春秋晉  
申生之將廢也士蔭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是太伯  
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十

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  
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子元疑太伯之事與晉申生一體謂讓迫于勢非出于  
誠也夫申生之死乃獻公惑于驪姬欲立其子奚齊因  
愛奪明遂有殺嫡立庶之事人倫之大變也若太王之  
欲立季歷而傳位于文王非其比也太王避狄遷岐從  
者如市乃定宅授田作廟立社王業已基得一賢嗣卽  
可以奄有天下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又曰天立厥  
配受命既固姜爲太嶽之裔族旣盛矣其女又賢故詩  
人推其立配之由天而爲周家受命之本太姜生季歷

詩曰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又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古人卜子孫之昌以擇配為重故關雎咏文王之得后妃至于寤寐以求也太伯為太王長子非不賢也不若季歷既以太姜為母又以太任為妻夫妻母子聖聖相承此太王所以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使太伯不去以太王為父必不肯廢長立少而翦商又非太伯之志也以王季為弟必不肯以少陵長而先意承志之道終有缺也故太伯不得已而逃之荆蠻所以體太王之意而避其廢長立幼之嫌信季歷之必昌而成其因心則友之美故曰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三

三以天下讓也子元引衛伋楚建父子聚應之事以疑太王固已謬矣且曰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又曰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兄豈一太王也既欲立季歷矣又以立太伯為遺命乎按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然則毀形者乃虞仲也太伯並無毀形之事斷髮文身吳俗然也吳為水鄉文身以避蛟龍之害非因讓國而致然也自太史公采左氏之言以入史記始有斷髮文身以讓季歷之說此又論古者所當知也

疑古曰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

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爽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觀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誅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于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三

以正百工譙羽曉音心力俱瘁管蔡為王室懿親不忠同心共濟乃敢造作流言熒惑眾聽人心一動宗社將危又復煽惑武庚以啟商人窺伺之漸無論闔牆禦侮義不如斯即使克商非正亦無兄攘弟證之理誤成王之事其罪小隳文武之業其罪大危周公之身其罪小亂天下國家之計其罪大為周公者尚復援議親之典全骨肉之恩不獨無以警覲覲之頑民亦將何以對先人于地下執而誅之以正邦典雷霆之威日月之食固無損于青天白日也或者不察謂爾雅誅責也非殺戮之誅而引逸周書管叔經而卒以為証謂管叔自縊而

死周公未嘗誅之也又有謂管叔以殷叛體先人服事之心圖商家恢復之舉為殷紂之忠臣文王之孝子者皆鄉曲小儒不知大計因古有大舜之事遂謂凡弟可封因古有伯夷之行遂謂克商非義不知象之害舜禍止一身避之可也夷之去周誼非貴戚聽之可也豈可與周公之事相比又有作和事之說者謂管叔之叛非逆也知不足以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此亦如韓安國之首鼠兩端非定論也謂周公非疾之可也謂管叔非叛則周公安得而誅之吾故曰學者不知經權之分未有論古而不謬者也漢

卷七

信古錄

重

至正之道一旦身處大事跡涉嫌疑未有不惶惑無主者譬如儒士談兵非不娓娓可聽假使臨機握算一無所用論古如此亦何益哉子元嘗謂史有三長終之以識遂為千古定論以上十疑識將安在所謂非知之難而言之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疑古曰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自注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重

子論定者已付祖龍一炬今所傳者乃漢初儒者採輯成篇除大學中庸久已專行其餘四十七篇真贗相間非有聖人復起未易釐正矣如月令乃呂氏之紀三年間為荀子之篇祭義有黔首之稱禮運開符瑞之漸周公七年踐阼君臣之義何存孔氏三世出妻夫婦之倫安在他如石梁玉氏所指各處可疑甚多子元所謂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曰魯無篡弑者蓋指明堂位君臣未嘗相弑也一語而言即明堂位一篇先儒已疑其體樂皆僞不獨諱言國惡一端矣而子元獨信為夫子所定者何哉若夫易詩書春秋論語則斷為夫子所定而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三

無可疑者也春秋為夫子垂世立教之書三傳皆後夫子而作彼此異說以述事而論左氏之可信者較多然于春秋之旨皆未之知也知春秋者惟孟子一人魯侯國也侯國之史例不出四境之外而夫子兼書他國之事所謂春秋者天子之事也知者以此罪者亦以此也懼亂賊而作春秋非謂彼為亂賊我得以賞罰之也直書其事不加褒貶而功罪自見矣春秋成而亂賊懼非懼夫子賞罰之也直書其事而亂賊已懼之矣其義則同于晉楚之史其事則詳于霸國之君其文則本于魯史之舊而其所竊取者則周史之義也孟子之意如此

自後儒誤會天子之事四字以賞罰說春秋多一解即添一惑此子元于疑古篇外又有惑經之作也吾則謂子元所惑者乃解也非經也經固無可惑者也即此條所云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此乃公穀之說豈夫子春秋之旨耶其于外事賢如趙盾而直書其弑君其于內事淫若文姜而屢書其赴會何當曲為之諱執此疑經所謂道聽而塗說也逸周書乃戰國時人偽撰如夏桀讓湯武王斬紂此何說也而曰夫子遺之耶至謂周書為尚書藍本則又不知何所據也今本泰誓較古本所謂白魚躍舟赤烏流屋等說已為醇

疑學 卷七 信古錄 三

正而宋儒尚謂武王數紂辭過于傲疑非當時原本使以殷祝克殷諸辭再為淆亂則四代之書適為亂臣賊子之張本矣詩之有國風也類皆野人游女之詞孟春行人以木鐸徇路采詩觀風詩本性情古者詩教遍天下非必如今之才且秀者而後能為詩也或語謔而意莊或言南而旨北故古人引詩多與本事不合始未可以固論也夫子所定十五國之風未必皆淫僻之作如左傳七子賦詩而蔓草等篇亦可言志則非田野宣淫之說可知矣至于王降為風魯升于頌特因詩體分篇非以意為升降也若謂魯風為夫子所刪則杞宋滕薛

吳越楚蔡類皆無風何獨魯也左傳所引各詩季札所  
觀周樂皆無魯風豈亦夫子預爲削去耶聖門諸賢僅  
以言詩許商賜外此而知詩者亦惟孟子一人甚矣言  
詩之難也論語成子聖門高弟言動語默備載于篇子  
元謂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學者輕事重言惟  
稱論語其說非也蓋家語駁而論語純也王充論衡有  
問孔一篇指摘經言固已謬甚子元疑古亦及此耶君  
娶于吳對以知禮又復引爲已過絕不言其受過之由  
此夫子所以爲萬世師也乃謂飾智矜愚愛憎由已亦  
何謬妄至此子元史通一書馬貴與采冠經籍考以爲  
癡學

卷七

信古錄

七

論史定評惜有此篇爲全璧之瑕大圭之玷其謂尙書  
爲例不純而以不書柳下顏淵之賢爲春秋所短猶其  
小焉者也不憚煩瑣逐條檢正所以成子元之美也若  
謂掩古人之長而暴其短豈信古一錄之本志哉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一書較之論語自有許多未醇處較之後  
儒理學諸書固已大有徑庭王充作刺孟馮休

作剛孟今其書皆未獲見行篋中有司馬溫公

疑孟一編山齋無事取其有妨於聖賢出處之

節子弟孝恭之道者仿刺刺孟非非國語之例

作疑疑孟

疑孟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

癡學

卷八

疑疑孟

一

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

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

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

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

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

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雖學孔子孟子所處與孔子異也孔子仕父母之

邦定哀君也孔子臣也無論其庸不庸安有召而不往

且他適之理孟子傳食諸侯居賓師之位尊己即所以

尊道也尊道即所以學孔子也况膳肉不至孔子且不

脫冕而行若以比之周公假使武成告廟之時膳肉不

至周公其能行乎蓋孔子所處已與周公異矣况孟子

乎以孔子之於定哀例孟子之於齊王且不可况周公

之於成王乎溫公欲以周公事成王亦如其事文武自

立一說以為後世事幼主者法則可矣以之疑孟子斷

乎不可

疑孟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

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

道取之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

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

癡學

卷八

疑疑孟

二

是日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

與粟身織屨妻辟繡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

其策與種之者誰耶以所食之驚兄所受之饋也故

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

探其情仲子之辟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

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陳戴之事君治民今無可考溫公亦安見其祿為不以

其道事君而得之其室為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

至云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尤為無據即令

諫其兄而不用仲子不尚有母在乎何得以其兄之故

並母而離之夫以蓋祿萬鍾之兄受一生驚之饋爲物甚微已賢於後世之苞苴踵至者未必遂爲不義卽令受之不義萬不至與禦人國門之外者比使其兄見仲子之歸殺而食之亦卻之爲不恭况食之者爲其母耶長者賜少賤不敢辭辭且不敢飲哇乎是明明以其兄有是醜醜之肉一言輒欲自護前說遂不顧拂慈母之意也此一哇也其母必有大不悅於戴者仲子不獨形其兄之不友直陷其兄於不孝矣爲人子弟者以不孝不友處其兄而已獨得爲孝且恭乎不孝且恭尙得謂之廉乎孝子之事親也親死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况

疑學

卷八

疑疑孟

三

其母尙在仲子以兄之祿與室爲不義避於於陵自爲計則得矣然其母之晨饑夕餽皆不義之粟也居遊寢處皆不義之室也視諸粟求仁者之義無乃悖與且是驚也兄受之母殺之而仲子哇之哇之誠廉矣固無以處受饋之兄又將何以處殺此饋物之母乎昔樂羊子之母盜他舍鷄其妻對食而泣姑怪問之婉辭對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遂感悟而棄之夫以仲子食一饋來之鷄且然倘見其母食盜來之鷄又當何如耶善哉趙威后之問齊使也曰於陵仲子尙存乎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然則仲子之事母旣難比

於樂羊妻而其爲人又欲殺於趙威后是直婦人女子所不屑比宜孟子充類至盡而比之爲蚓也温公猶謂爲獨者有所不爲其可乎吾恐世之避兄離母而自命爲廉者援疑孟之言以自解故詳辨之

余旣作此條後檢閱朱子或問及文集早已駁之矣其大指竟亦不甚相遠可見古今無二理也或問朱子答云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其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於此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卽余禦人國門之比夫母子兄弟之間亦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所謂獨者則亦言行

疑學

卷八

疑疑孟

四

之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文集引方氏說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云卽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於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以上二條語簡而意賅義精而詞正則又奚余之嘒嘒者爲多事矣

疑孟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哉



於有司乃弃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

瞽瞍之頑天性使然桃應殺人之問原是設詞然亦不能保瞽瞍之不殺人也何也以大孝之舜爲之子焚廩浚井無所不爲子能殺况路人乎夫以禹爲子而有方命圯族之鯀禹能幹盡舜獨不能耶且温公之疑告子

癡學

卷八

疑疑孟

五

性無分於善不善也曰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也曰丹朱商均自幼至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性無不善乎至此則曰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合三說而通觀之舜不能因瞽瞍之頑而變其善朱均不能因堯舜之善而移其惡然則瞽瞍獨能因舜之善而化其頑乎不能化其頑能保其必不殺人乎抑何持論之自相矛盾也至云瞽瞍既執於臯陶舜惡得而竊之云云集解一條論之最精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

之答意在各盡執者原未嘗知有竊竊者原未嘗俟其執執者自執逃者自逃臣守法子愛父極天下難處之事聖賢止以臣子常理處之若謂與之執以正法則舜何異於楚人之直躬者既執而後竊負以逃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棘門灞上之軍蓋聖賢處事天理渾然無一毫商量計較於其間温公亦何事多疑哉

疑孟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進退有餘裕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

癡學

卷八

疑疑孟

六

今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温公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既知孟子爲齊王師矣而後又云懼後人挾其有以驕其君則又例以君臣之分矣夫師者對弟子而言也君者對臣下而言也既名爲師齊王固退居弟子之列不得以君臨之卽後人亦安得以孟子之處弟子者施於其君哉欲明進退有餘裕之說請卽以師道明之人之所貴乎師者誠如温公所言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然道善救惡之權師操

之而弟子之率教與不率教師固不能操其權也又安得謂之有官守有言責邪謂其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有悖於詩人素餐之旨夫素餐之詩原爲蝼蠹等言也蝼蠹不去貪此士師之祿位固爲素餐卽如公所謂抱關擊柝雖無言責亦有官守使行旅往來禁其譏祭而猶虛靡徵祿久戀卑官亦爲素餐不論其祿位之厚薄高卑也若夫居賓師之位者非謂其不能道善救惡而終可以不去也較之蝼蠹自可以徐徐云爾譬如三家村學究分數金之脩脯免一室之飢寒所入雖微其仰食於人一也弟子滿堂豈無不率教者然

癡學

卷八

疑竇孟

七

亦必從容化導之化導之而不聽終歲而後辭去至若一事不合奮臂力爭一語偶違投袂卽去在村學究所不爲者而謂孟子爲之與

坦  
養  
枕  
函  
待  
問

編  
五  
卷

光緒乙酉

六月刊成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一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著 儀徵吳丙湘校

參贊

父子之間惟慈與孝乃慈實天生之而孝則待聖人之教夫婦之間惟情與義乃情實天生之而義則賴聖人之教此聖人所以參贊天地天地所以不可無聖人也曰然則孝與義非性乎曰是性也是性矣賴教也曰子知赤子之生而口具乎夫口之能事維食與言食則自能之而言必待父母之教豈得謂言非口之性乎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一

傳觀齋叢書

聖人之事天也猶孝子之事親也必有皆定晨省之義而後明且不紊有冬溫夏清之宜而後陰陽乃燮第曰自然非所以事天也

天地之化有偏焉有過焉惟聖人裁成輔相之然則聖人之德有逾於天地者乎曰天地以餘氣生萬物而以靈氣篤生聖人天地之生聖人猶堯之舉舜湯之舉尹也舜尹之治即堯湯之治矣

性教

告子以食色論性何以別人與禽獸哉人生而知食禽

獸亦知食人知色而禽獸亦知色也是人之同於禽獸者也至人知有父母兄弟君長朋友而禽獸不知也是其異於禽獸者也若知食色之為性而不知仁義之為性是人與禽獸等耳曰食色不教而知者也故謂之性仁義教而後知者也故不可謂之性曰呼禽獸而語之仁義豈能通哉聖人明之於前衆人通之於後人之性則然耳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一

傳觀齋叢書

牛牡相逐成斯已耳而人則漁色無度搏擊取食飽斯已耳而人則積累成食以食色論性究且有不如此者苟于性惡之說蓋屬於此人有聞殺而喜者怒乘之也有召呼為盜而忻然從之者饑迫之也使此兩人飽食暖衣心和氣定相與論理亦皆知殺不足好盜不可為然則此兩人非世所謂惡人哉故曰性善

天道

天之好生不遺一物然不免於水旱災祲何耶曰好生者天地之心不免於水旱災祲者天地之氣譬若人然人之愛身不遺尺寸然而疾病攻其內癰疽潰其外人

有不得自遂其愛者氣使然也氣和則安氣戾則病天地亦猶是也然人之受病有二而天得其一其中於寒暑燥溼者氣之逆天或有之其中於酒色哀怒者心之逆天而氣因之天則無之也是故人之疾有不可醫而天之疾無不可治曰天能治其疾矣何至兵興之世恣其殺戮而莫之恤耶曰是猶用毒攻痞割肉療瘡者非不恤之固不得已也曷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正如服藥療病而病愈乃知人之爲能愛其身也

堯舜湯武皆天之醫也堯舜用參朮湯武用砒黃受病不同所施亦異期於愈則已耳

坦菴疏證卷一

三傳既濟

赤子之初生也不能食而乳適流及其齒齶可嚼矣而母之乳亦竭鳥無乳則有喙豚多子則乳解是知造物之自然者皆合矩度人能動合矩度始可與言自然以五六載計之犬豕則爲老馬牛則爲壯人則猶然稚子也而人獸之修短由是以異蓋開放速者收結亦速盡其所呈之技而斂之也是故幼而慧者多不壽王者之辨獄原情而論析及秋毫至於討大慙也則玉石俱焚者有之蓋意向大者不小顧天地之有憾亦以

其所向者大也

禍福

天道福善禍淫信乎曰詩書所載聖賢之言皆然烏得不信曰或守道而貧且賤或行險而富且貴又何說也曰子安知貧賤之非福而富貴之非禍乎曰禍福相倚固反掌間事舉其人之於世觀之有狹險邪詭而福厚令終抗直執義而身罹慘禍者卽子孫受報或異然及其身已有幸不幸矣曰此特天道之變耳有變尙云可信乎曰四時之序夏暑而冬寒萬物之情春生而秋謝

坦菴疏證卷一

四傳既濟

乃亦有之桃李冬花四月飛雪者變也子以其冬花也而不信萬物之有常情以其夏雪也而不信四時之有常序可乎哉吾聞之謀三人者從其二況天道之變萬之一耶君子道其常曰居易小人冀其變曰行險天道亦何可疑也且殺身成仁者志士之節保身違害者明哲之幾亦實稟學問人自不同故夷然趨之皆有樂此不疲之意亦不得盡委之天道耳  
高爵厚祿廣厦腴田美食鮮衣嬌妻艷妾身之福也坦然無憂泰然無事安舒悅樂進退自如心之福也今有

富貴而當憂讒畏禍之時戚戚終日似求為布蔬之自適者不可得然則身之福不如心之福亦明矣乃至為善而責報於天多較量於身之所受何耶夫較量於身之所受無惑乎其偶一不應廢然而返也嗟乎使為善者惟心之福是求則其應當捷於桴鼓矣奚疑哉請以小事徵之小人有無知犯我者譁然與爭必致多事毒怒傷其氣營畫傷其神勝負尙未可知而心之憂危已非福矣若恕之以情遣之以理如清風颯至虛饑頓消當下快然豈非福報

聖賢論待問卷一

五 傳 侯 齊 禮 書

子公曰吾治獄不寬後世子孫必有乘駟馬車者陳平曰我多陰謀後世子孫且有陰禍是皆能以其所為決其報於身後然則禍福豈必待鬼神而後定耶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其人亦自知之不必叩之士師故曰通於律者不蹈國刑通於理者不召天譴

命

人有求而不得不求而得者命乎曰命也然則靜以聽之可乎曰不可吾見夫操舟江渚者整檣葺帆所以待風也若風至而檣與帆之不具舟之滯也猶昔孟子曰

修身以俟中庸曰居易以俟俟命非聽命也

聖賢

孔子聖之時者也人知時之為變化而不知時之甚縝密甚縝延也如木自甲坼以至尋丈變化矣而人卒未嘗見其生長者以其無時不生長也使一刻不行時幾已失非聖人之變化矣但言變化而使人見之是猶祥柔之忽拱豈理也哉

聖賢論待問卷一

六 傳 侯 齊 禮 書

聖賢幹理國事猶家翁幹理家務每作一事必照管事之前後左右使無妨無害心乃安若命子弟為之但期此事之幹辦而已其他不知恤也家翁任一家之利害故其計也周聖賢懷天下之安危故其慮也審若夫才能英俊之士子弟而已

夫米炊則為食食之而飽釀則為酒飲之而醉酒與食若有間矣而醉飽同功聖人進則為帝師王佐退亦可為庶人此下當有佚文隱與見若有間矣而治教同用人未可以其不為食也而謂米之無功於人

王者明法以治天下聖人明理以治天下犯於法而逃之者有之矣未見犯理而能逃之者故聖人之辨理嚴

於律令

天下之聰明靈異者莫過聖賢亦盡人而知之矣然則聖賢之所行必能擇於安者樂者樂且利者而聖賢之所言亦必能教人以擇於安者樂者樂且利者是其行可師言可信也乃如今之人窮日夜之力竭終身之才無非欲求其安樂樂利也而至於其所為則以聖賢為不足師聖賢之言為未可信也是何異北轍而之楚哉賢人之義主方不方不足于立聖人之義主圓不圓不足于通方如耳目口鼻各司一事不相侵假圓如心之所至而五事以神

聖賢函待問編卷一

七 傳視齋叢書

孔孟

宰我欲短喪以為禮必壞樂必崩若常人與之辨論則當曰三年之喪禮之大樂之至也此而不為崩壞極矣復何禮樂之有孔子概不言及但曰于汝安乎蓋急救良心不暇與之辨瑣瑣耳固知瑣瑣之辨無益人心皆聖人所弗尚也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又云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何也曰百世之師為頑懦鄙薄之夫而言也譬如

人有熱疾則宜用涼藥人有冷疾則宜用煖藥若無疾之人平日調攝但當用中和之劑寒熱之藥皆非所宜隘與不恭之不由為君子而言也

為善

今人圖作一不善事鬼神必陰忌之祖宗有靈必暗阻之然而立志既堅無不畢遂況為善者鬼神相之祖宗保之有不成者乎凡為善而言不獲者皆立志之不堅也何謂不堅曰有以奪之則不堅有以分之則不堅

聖賢函待問編卷一

八 傳視齋叢書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二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著 儀徵吳丙湘校

權

聖人之用莫妙于權而或泥于反經之說則講張之士  
支離畔道亦聲竊影附于權之名嗚乎經果可反乎正  
平不側之謂經圓通變化之謂權用權者所以存經也  
先儒之訓權曰秤錘余因以譬經曰秤筭錘有前却筭  
無低昂然所以前之却之者正期于筭之無低昂耳故  
能審于物之輕重而銖兩不失權其至矣哉若夫支離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二

傳視廣義書

畔道之謂權則是低昂且任意已豈聖人用權之義邪  
王者有治權生殺予奪不一也而期于治平大將有兵  
權進退攻守不一也而期于克敵聖人有道權微彰剛  
柔出處語默變化萬端而期于明天道正人心噫可見  
言哉

權之為言也明于時審于位酌于事幾而變化因之如  
顏子之與禹稷異以時也曾子之與子思異以位也微  
子之與箕子比干則時位皆同而事幾異也何言乎事  
幾之異也曰比干死箕子囚矣微子可復蹈之乎故去

之宜爾三人行不同也而孔子同辭斷之非明于權  
者其孰能與于此

人能深于易之教可與言權矣乾之六爻潛見惕躍飛  
亢皆因乎時位以異用者權也而龍德如一則經也使  
時潛而見時躍而飛焉失其權斯失其經矣經權(宜)有  
二用哉

善用天之所與

有目而能視則天下之邪正皆得見焉有耳而能聽則  
天下之淫雅皆得聞焉然則視邪色聽淫聲亦天之所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二

傳視廣義書

以與我者而謂之人欲何也曰天予人以視聽猶王者  
予人以權進司馬而授之鉞誅不庭也進冢宰而授之  
旌揚善類也今之人憑耳目而視聽邪淫是猶秉鉞而  
戮及無辜執旌而揚及匪類豈天子命官之意邪  
夫山天地之至剛也虎豹生之則為暴夫水天地之至  
柔也蛇虺生之則為險此禽獸得于氣之偏也北人多  
剛南人多柔亦得乎天者也至剛而為暴柔而為險則  
人用之不善也抑知有用為仁義者乎故人貴善用天  
之所予

苟非恣愚廢疾其智其力皆足所用而獨不能善其用則身名俱敗耳農之子有鋤具者足以耕而食矣而終日以之掘窖冀多得金夫掘窖之與耕其勞一也而金卒不可得則食得之心誤之也故曰作偽心勞日拙

禮法

或曰聖人之位置鳥獸草木也莫不因其性以遂其生如五穀之於山澤不拂其宜六畜之於芻豢必從其好八而獨不然爲之名分以限之爲之禮制以矯之爲之刑法以禁之拂其性使不遂其生何耶余曰此固

垣春松函待問編卷十一

王傳視齋禮書

聖人之所以因其性也君子秀有餘於智故爵之祿之使盡其智則不用之以欺愚小人樸有餘於力故農之工之商賈而胥隸之使盡其力則不用之以凌弱董之以禮威之以刑民用遂生莫過于是曰非是之謂也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而聖人必多方以貪淫爲戒豈非拂耶曰飲食男女同欲也同而不爲之別則貪者日相奪淫者日相侵將有不得各安其欲者王公有嬪御卿大夫有妾媵庶人有妻已足以遂男女之欲矣而戒其淫使不相侵王公有畿甸卿大夫有采祿庶人有

田已足以遂飲食之欲矣而戒其食使不相奪是人之得因性以遂生者聖人之禮法也而謂其位置之不如鳥獸草木奚得哉

體用

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無夢者識想不生故也乃至人之識想空於了了愚人之識想空于昧昧無識想同也而所以無識想則不同石虎不能使搏藁人不能使攻故言體者必言用

垣春松函待問編卷二

四傳視齋禮書

吾儒每從有用處立體故格物致知出而治平天下禮家每從無用處立體故參空悟寂必須隔絕人倫

天人交際

上古聖人皆能與鬼神相接如周禮所載行某禮奏某樂則能令天神降地示出人鬼至戴禮所記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優然如見其位愾然如聞其歎息之聲豈虛語哉天人交際宛如酬酢故能于天人之道鑿鑿而談之今之人多不信者不能與鬼神相接也正如宰執近臣傳天子之語以告天下而遠陬小人笑而不信未嘗見天子故也而不知亦有與天子相酬酢者

虛之就上猶重之就下故水底之漚必浮而出葫中有氣湧之不沈親天也聖人人欲靜盡歸于虛矣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語言文字不能通于遠人則譯人爲之傳天道不能通于世人則聖人爲之傳不信譯人則遠人無以達于中國不信聖人之教則人無以達于天

鳴不能伏卵而人以火炆之雛亦自出儼然天地之化自人爲之矣蓋卵之所以變化者燠氣之蒸徧耳火炆之法不得其形得其理也聖人之代天育物亦得其理而已

增補林函待問編卷二

五 傳視齋讀書

稚子無識而靈慧時生人近天也老多忽忘而解悟殊勝亦人近天也要以稚子之近天是人趣未親老人之近天是人趣已厭此亦陰陽消息自然之理但稚子無不慧而老人之能解悟者鮮矣是天之予人者全而人之所以還天者不逮也

志氣

人之未服乎中和之教者鮮不以氣爲志聖賢欲有爲于天下其得時而爲之亦不甚相遠矣但聖賢之用存

乎志豪傑之用存乎氣存乎氣者易衰存乎志者不已嘗見古人留心世道而時違勢阻覺天下事不可爲矣則有憤時嫉俗遁于文字者有畸言怪行遁于禪流者甚有委形棄道遁于酒色而死者要皆其氣不伸故激而爲是放棄耳聖賢不然進則有和平之治退則無不平之鳴立德立言惟此殷殷世道之情而已如孝子之善事其親者喜則盡其所欲言怒則自修職業而弗敢怨也志與氣之究也如此曰然則聖賢其無氣也乎曰以志帥氣則其氣常伸

生死

增補林函待問編卷二

六 傳視齋讀書

孔子嘗言殺身成仁矣而復仁管仲之不死孟子嘗言舍生取義矣而復賢百里奚之不諫俗儒以爲相悖矣而不知其正相發明非知權者未可語此仲之時求生而不害于仁奚之時避患而兼全乎義故可爲也雖然仲不能顯于齊奚不能顯于秦亦安所明其仁義哉丈夫亦貴乎有所爲耳生死之爲泰山爲鴻毛可決矣

誠

人臣立功而望報于其君過甚君每厭之然則爲善而

望報于天天亦將厭之矣夫人愛君愛國之誠者身且弗恤況身之富貴乎立功而存望報之意則其不足于誠可知取厭于君亦非無故世有爲善而弗獲報者其亦誠之不足與而人不知也

呼農夫而予之冠服趨以成禮非不跪拜也而人盡知之者外不能掩其中也滿腔人欲而飾爲道貌將誰欺乎

禮樂之用

君子之讀律也心愈謹行愈恭小人之讀律也機愈深

七傳視齋叢書

七傳視齋叢書

術愈巧然律者聖王所以待小人也律其無益于世乎曰君子知其處矣則天下之未爲君子者與焉小人知所逃矣則天下之不盡小人者治焉律豈無益于世乎王者之制禮樂亦猶是也而老莊少之聞矣

立言

凡立論當以理服人不當以辯屈人理服人者氣象冲容辭情婉約惟期闡明其事而非取快一時故人入胸銘之中自不覺其心折而首肯也若以辯屈人則曉曉求勝頗似質訟公庭雖所持未嘗不正而浮戾之氣已

不能見重于人恐辯難果日終無益于事耳

孔子之繫易曰其稱名也禘其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衰世事情禘出故立言者亦因其事情而論說之勢不得不出于禘文王孔子之時且云然而況今日乎今日而立言會須剴切明悉而說者竊以鑿破混沌爲嫌隱難已出矣而欲以守邪之法守之可乎世日以降而救世者猶欲全乎混沌是掩耳而盜鈴也不觀孔孟之書乎孔子多是渾淪說孟子則不免打破說矣亦時勢不同故耳

八傳視齋叢書

八傳視齋叢書

文字有二種其令人眼明口爽者得力在才令人氣靜神怡者得力在養才勝者初雖快人而多則易厭養勝者始或難入而久乃可思此意量之淺深不同也惟老成深識之士能辨之

今之與人言道者宜決其疑辯其僞而姑緩其精微可也夫精微聖賢堂奧中語耳人方悵悵于歧路之間而遽與言堂奧中事無惑乎其懵然不信也惟延之入門爲亟務爾

有見人著述者曰如此論說俱不能出先儒之外先儒

雖未言及而其語中已藏蓄之矣似不必更言余曰恐不如此論說則先儒所藏蓄者未必有得于己孟子作書七篇理亦豈能出孔子之外然必如許論說而後知其得孔子所藏蓄也

衣食

君子謀道不謀食固矣然衣食為養生之需豈能概置弗問要之聖賢以心謀道以力謀食正自不相妨害古人耕漁屠牧無不可託以養身而不失為君子者自食其力無苟求也今之士君子語及耕漁屠牧之事必憤然恥之而衣食之計究不能無營營焉恥以其力謀之不將以其心謀之歟以心謀之而不肯自食其力或反出于苟求未可知也非誤哉

人欲

王者不能使天下無小人但須安排得法不使為君子之害聖人不能使人心無人欲亦須安排得法不使為天理之害今之言理學者要知有安排人欲法可矣小人既受安排則皆為君子用人欲既受安排則皆為天理用

坦菴枕函待問編卷二

九 傳 硯 齋 叢 書

聲色名利人欲也方其未得望而愛之津津焉廉恥禮義弗恤也陶鎔既久其樂漸減苦趣日生亦不能無厭心之生婢妾之盜飲食者以其不可得獲欲之益甚不得已而出于盜主人雖日笞撻之弗能禁也惟每食必與使其味稍有廉恥者不可為盜矣

坦菴枕函待問編卷二

十 傳 硯 齋 叢 書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三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著 儀徵吳丙湘校梓

老子

老子欲以愚勝智怯勝勇訥勝辯是猶虺蛇含毒不噬令人望而畏之也以視虎豹則曰吾未嘗搏擊人也而求其為郊之麟庭之鳳不可得矣

老子謂禮者忠信之薄誠薄矣然而毀禮焉不可譬猶見浴者而鄙之曰不如其生而白也能返諸生而白乎如其不能返諸生而白則浴之愈于不浴也審矣

莊子

人與鳥獸蟲魚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但鳥獸蟲魚止能盡其自然而人斯能盡其當然且如鳥之孝雁之義犬馬之忠良自然也鷹之鷲虎之噬狐兔之淫狡亦自然也老莊質任自然無論不能為天下之為虎為鷹為狐兔者計即知孝者未必忠知義者未必良亦未免為禽獸之一得耳棄其能盡當然之才而強同于禽獸之性天下亦安所賴哉

莊之論治世也則欲反之義皇壯夫不如赤子也固不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三

傳硯齋叢書

待曉曉多辯愚氓亦既知之矣第三代之不得復為義皇亦猶壯夫之不得復為赤子也是莊周立論言之則可聽矣而不能見之施用苟不求見之施用而惟言之可聽是尙雖謂天載地履手步足握亦可鑿鑿而談奚有于絕滅仁義之為異乎

申韓

人咸謂道德之弊流為刑名老莊實為申韓鼻祖愚略觀之老莊之與申韓其不同遠甚老莊尙虛無申韓責實效猶魚潛鳥翔之不相尋也然則何以謂之同曰其敢于絕滅仁義放棄禮樂以自異于聖人是則所同也司馬遷合傳而為之論誠具隻眼哉老莊憑虛之過至以聖人之道為疣贅申韓責實之過似以聖人之道為影響若有不屑為之者而于以明性則無用于以明治則無本自落坑阱而猶謂壺盧中別有天地豈不陋歟

墨子

上古之世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公然大公矣而聖人有以私成其公者譬之身然以手足視腹心則有等以爪髮視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三

傳硯齋叢書

手足則又有等是愛身之大公也而不能不私其腹心  
聖人以貴賤親疏位置天下亦若是則已矣墨子以大  
公之義而流為兼愛則是爪髮之視與腹心同可謂愛  
身乎

荀子

莊周之說有性而無教荀卿之說有教而無性兩失之  
矣聖人因性以立教非強人以所無也如嬰武必能言  
而後教之言猿狙必能拜而後教之拜蓐性以言教不  
能宣教者也聖人因教以復性不忍棄人之所有也如

堪卷林函待問編卷三

三傳視齋叢書

馬必馭之而致遠者無偵轅之憂牛必服之而任重者  
無敗犁之患茂教以言性是不能盡性者也

三教異同

主人有愛佳樹者命童子埽其落葉童子日趨事而厭  
其勞忽而思曰今日枝上黃葉是明日之落葉也搖其  
樹而下之則明日可以少息既而又思曰黃葉者青葉  
之變也并青葉而摘之則可以久息既而又思曰有樹  
在明春能不復生葉乎并其樹而伐之斯可以永息噫  
童子之窮理可謂漸進于高矣然于主人愛樹之旨則

甚恃禪家每作高一層議論頗類于是聖賢禮樂刑政  
直是日日掃黃葉耳

三氏亦言性矣其必出家何也曰彼畏皇王禮法之拘  
故逃之四民之外畏父母妻子之累又逃之六親之外  
不知天性中有自然之矩矱何拘之有天性中有自然  
之彛倫何累之有彼以為拘且累者聖賢乃優游焉湛  
樂焉無人而不自得也譬之水火然人或蹈而死者  
矣乃二氏畏焚溺而因廢炊汲聖賢終日炊汲而不犯  
焚溺其高下相去何等矣

堪卷林函待問編卷三

四傳視齋叢書

聖賢以經世為心故言言皆實際然世有升降人有善  
否不能通變達權其事或有難行者而其言亦或有不  
驗者奇表之子未聞大道每持其短長而論之恒謂儒  
理不及釋氏之了了噫聖道實事也釋氏空言也昔人  
有憂屋漏者而又憚于修葺恍然曰瓦瑣瑣故漏耳吾  
將為一片瓦以置屋則可不漏夫一片瓦置屋誠不漏  
矣而一片瓦可為乎聖賢以瑣瑣者置屋固未嘗漏也  
日久斯敝但需修葺之功耳亦何至為一片瓦哉

二氏

道言長生貪生者也釋言無生畏死者也夫死生天地之常道正如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代謝不因貪之而常存不因畏之而不至復何疑哉今世聰明俊偉之士至晚年休養每有惑溺于此者蓋老近于死究竟一貪生畏死之心自惑溺也世人無不貪生畏死者故其說足以惑人耳

出仕而致君澤民理也後人因之以貪富貴則欲矣娶妻而嗣先續後義也後人因之以戀聲色則情矣情宜窒也不得並絕其夫婦之倫欲宜祛也不得並毀其君

垣卷之四 待問編卷三

五

傳 硯齋叢書

臣之義

二氏大懶漢耳跡其事不過欲逃之家外逃之國外揆其心則欲逃之世外逃之天地之外故為是荒蕩無歸之論久而不自知其非也此獲正如販之豎思作富翁牧羊之兒夢為天子妄可知矣然富翁天子固世間所有天地之外何有乎

二氏每言人所不可見不可聞者使人不可攻人世未了當也而彼言天堂言地獄眼前未了當也而彼言六合之外見在未了當也而彼言未生之前已死之後彼

以不可見不可聞者誣人而猶謂人之囿于聞見夫聞見之外誠有之矣然未有當下未便了當而能了當于聞見之外者也

性之發而為情猶種子之發而為芽故情者性之生氣若云割情則性當死今僧家每言成佛矣若果成佛必此性為之種子絕父母之恩斷妻子兄弟之義性既死矣何由成佛

僧寺道院

後世有天下者不除僧寺道院何也曰僧寺道院王者

垣卷之四 待問編卷三

六

傳 硯齋叢書

叢垢納汙之地也夫人欲掃除一室必有積糞之所王者掃除天下而無叢垢納汙之地可乎巧黠之徒掉其口舌游惰之士不事家產誅之則不勝教之則不悛故聽其為僧為道以盡其智力而且卑其名以辱之嚴其法以防之不使為國害也今之士大夫乃悅而進之是猶棄灰于堂揚塵于室也則過矣

僧宜在山

人宜在國獸宜在山獸之不在山者則犬豕牛羊也其不為刀砧具者鮮矣民宜在國僧宜在山僧而不在山



其亦犬豕牛羊類也語曰僧高則隱是虎豹也使高僧而不隱則又如虎豹入市怪誕不經宜乎驚世而駭俗矣雖然奚利于民哉

隱士

或問隱士曰有待世之隱士焉有觀世之隱士焉有志世之隱士焉伊尹不遇成湯終身一田父太公不遇西伯終身一漁夫然而得時而出天下不足平也此易所稱潛龍是矣若黃石公造就一張良龐德公出脫一蔣葛亮皆具大匠手段指揮在我而不親斤斧之勞雖上

垣菴枕函待問編卷七

傳視齋叢書

遜伊呂然而過忘世者遠矣外此而世治無所建明世亂無所補救既不能奮志功名復不能振勵風俗惟就泉石之樂以傲王侯是天下一情夫卑卑不足道也隱士有三大功業曰教育英才曰表正風俗曰著書立說是故德重則不嫌于名高道通則不嫌于言滿君子居一鄉而鄉人化之交一仕客而法言道貌足以為人景仰雖不仕于朝而未嘗不有益于天下斯其為聖賢之隱也矣若止于廉靜自好讀書安貧猶恐不為聖賢所許而况諂縉紳盜虛聲者不幾為名教之罪人哉

邵康節和易里人樂之至有夫婦爭鬪亦得其言以解王彥方正直里人重之至有盜賊甘受辱而恐為所知此皆有一段真氣象感人不徒恃言說也庶不愧為隱君子

狂狷

舜之方隱也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豈舜之澤足以及人而人趨之邪亦其風足以動之耳君子之居鄉也以澤則不足以風則有餘亦何至索居而無偶乎

垣菴枕函待問編卷七

傳視齋叢書

所謂鄉愿者懦也

術數

余總角時著有邇言數卷因遭兵火其稿不存矣偶記其一則云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此言果欲儒者之博獵乎殆非也語云相面不如相心知此一語便通風鑑又云陰地不如心地如知一語便通堪輿又云心好強如命好知此一語便通星命又云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不補知此一語便通醫理大抵正心修身儒者大旨而九流朝宗在是矣

術數之學如星命相數之類子概不然其說以爲徒損人志氣耳或曰然則卜筮亦不足信聖人之作易奚爲子曰易之立教示人趨吉避凶大略善則吉不善則凶其決嫌疑者不過剛柔微顯間耳若使凶不可避吉不可趨則卜筮亦無煩設矣然則易之教教人以盡人事承天命也非廢人事而委之天命也今之術數家如問名利者斷其得失而已至于讀書修德勤苦節儉所以求名求利之正道概置弗講是有吉凶而無趨避之指豈不與易理大相悖哉嚴君平之卜也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是乃深得易理者也使今日術數家一如君平之卜雖其言不驗亦無害于道矣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四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著 儀徵吳丙湘校

教子弟

邵子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至言哉然而教子弟宜只作中人料理果其上品也吾不敢豫期之必教而後知其為上也是不可廢教果其下品也吾不忍遽棄之必教之反覆不行而後知其為下也是亦不可廢教况所謂上品下品者千百中一二入耳故曰宜只作中人料理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四

傳硯齋叢書

父子兄弟天倫也孝弟至性也今令父教子以孝兄勉弟以弟未有不以為私者夫其心且以為私而求其言之入也得乎故今之有子弟者必相率鄉里共敦古人易子而教之義斯為庶幾夫易子而教豈必其互為師弟子邪凡尊親之于甥姪老成之於後生皆有以上臨下之義苟其歲時過往燕官共席舉動言論間具能方正不苟以發其天性之良喻以尊卑疏戚之理無往非教也有和順盡職者羣起而獎進之愚劣不率者羣起而救正之彼少年子內動于心外服于義固知孝弟之

說為天下公論義無所逃夫然後敬信修飭不敢恣肆

以務為鄉里長者所稱也人人如是彼此有成老者可

安幼者亦不勞而善矣此移風易俗之一大端也今人

計不出此但知自督子弟求其孝謹至于親族幼輩一

概和光同塵談笑嬉戲略尊長之體如同輩之親囊狎

厮馳無復忌憚甚且有談及父兄過者不能危辭正色

以折之而反顧惜情面委曲含糊雖心知其非而重違

其意無所戒勉噫如此而子弟之傲慢安得不長哉久

久不察漸近自然轉相效尤因而成俗迨至不孝不弟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四

傳硯齋叢書

起于家庭而後諷諷然循鄉里而告語之奚益哉其初

以為他人子弟無與我事而不知老成模稜子弟頑鈍

惡習相仍必不能獨安也每見衰耄之人相對歎息名

言其子之過以為無可救藥嗚乎此不唯自蹈苦惱亦

且棄吾良子弟矣惜哉

父母

世俗所謂父嚴母慈謬矣哉夫嚴非慈不生慈非嚴不

成三者實相需蓋二而一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則母何可以不言嚴世俗溺于情昧于道故

為母者但言慈而不知所以為慈矣縱子之驕諱子之過雖其父善教而母多方為蔽之子方恃以無恐恣志肆情務為不肖而父不之知雖嚴亦奚得哉使父而不慈必不肯用其嚴母而不嚴必無以成其慈是慈與嚴宜父母合成之而非可分任之也易獨不言慈何也曰天性自有餘矣無俟于教

人有恒言皆曰天地父母之心夫父母之于子一如天地之于物也有私焉而實為公者乃大公也有矯焉而實為正者乃至正也故喜怒不無向背取予不無多寡

規箴林函待問編卷四

三傳硯齋叢書

人輒以為私矣矯矣而不知天道恒于不足處補之也子有智愚強弱貧富貴賤之不齊而父母之心欲平等之故曰大公至正

母有保育之恩師有教導之恩君有法度之恩而父兼之今人但知母恩則禽獸之知識而已問法度何以為恩曰若使天下一日無王法良民果得安否問父母何以兼法度之恩曰強不得凌弱智不得欺愚非法度乎

子道

今人薄于父母凡喪祭多不成禮每引禮自解曰喪祭

稱家之有無殊不知所謂稱者不獨言簡略量家之貧富以為豐儉也且稱家有無事事皆然但言喪祭者舉其至大至重以舉其餘耳今人于自奉必概設客必侈而惟薄于喪祭豈非言禮者之罪人哉

天之所以能化育萬物者以其有地以承之也使地不承天則化育不成聖人何由得與天地之未盡者賴有聖人參贊其間故曲成而不遺此所謂三才也家亦有三才焉父母長子是已父之所以能立家法教育眾人者以其有母以助之也使母不助父則教法不立長子

規箴林函待問編卷四

四傳硯齋叢書

何由得善父母之未盡者賴有長子周旋其間長子不能周旋其間亦何以立家法而教育眾人哉

古有諍子矣而未聞以不慈諫者蓋見父母之過可也見父母于我有過則戾矣故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兄弟

里有兄弟論財者久相爭較意甚不平而來白于余余曰子學道士也舉而讓之非義乎其人曰伊尹之義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某之生平亦然苟其當與千金不吝其不當與一文必爭非爭利也爭其與之之非義余曰

誤矣人有親疏焉事有輕重焉吾聞兄弟以讓財為義未聞以爭財為義也其人憤曰然則伊尹一介不與謂何余曰如故袴以待有功是也孔子富貴處非道則不貧賤非道則不去義蓋有裁制未可執一而論也其人曰均兄弟也彼獨不當讓乎余曰舜未嘗責象以不弟而象卒化之道固貴其在我也

### 化始閨門

王化始于閨門至論也人每以二南多頌太妣之德遂謂治國之要由於婦人殆非然與所謂化始閨門者聖

聖教

五

傳

王慎獨之學也修身迪德國人見其莊家人見其賢國人習其事家人習其情雖有矯誣之士至于房幃晏息之私亦必難掩故一言之失一事之誤妻子必窺而得之德必至于刑妻子而後其德也真德也真斯其化也達故曰王化始于閨門若夫外飾仁義而內行未檢則五霸之所以欺其民也故曰王化始于閨門豈惟王哉君子修德勵行不能信于妻子而能格人者未之有也易之繫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亦曰外人聽其言而已而家人知其實外人觀人其暫而已

而家人習其常欲以不可掩者化人也

### 夫婦

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夫凶也索也厲也人之所深惡者也而聰明男子乃喁喁作閨房之語唯唯聽婦女之命者何邪要惟利之一字動之耳女子性陰與利恒近且未嘗讀書不知禮義為何物覺世間好事無逾于利者于是利在兄弟則唆使爭之搆鬪之禍起焉不睦不友非恤也利在公姑則唆使侵之離間之術行焉不孝

聖教

木

傳

不仁非恤也其悍者或至攘臂出聲顯與辯白其狡者則且甘言愉色假為解紛始猶借夫之惡以凌蔑尊親既則逞其私智挾其陰私而丈夫亦在牢籠中矣日積日深養成驕惡而為之夫者以漸致而不察久習而相安指使之如兒女呼斥之如奴隸俯首作顏無不唯命而後婦人恣行其志無所不為又烏得而禁之哉吾未聞無所不為之婦而猶知有丈夫者然則向以不孝不弟所獲之財曾一文得由已出入哉其初以為妻之愛我甚也為我計周也雖不得于父母兄弟何害迨至財

不由已妻惡難制含羞忍恥無可控訴乃知易之所謂  
凶書之所謂索詩之所謂厲者誠有驗也嗚乎晚矣

守節

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此千古之大義  
也程子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此千古之正論也然亦  
有說焉節婦之難與忠臣等每見朝廷育士數百年教  
之以詩書寵之以科目養之以祿精勵之以旌封乃主  
難國危之日其能守節不屈取義而死者千萬人中不  
過數人而已而鄉里所稱守節之婦則比屋可封何丈

妻執禮待問編卷四

七 傳 硯 齋 叢 書

夫明理見義反不如惜不知書之女子哉恐亦必不然  
之事也吾推其意要非依依兒女則戀戀夫家財產耳  
辭雖自誓心未可盟即哀痛未忘激于一時之氣而歲  
月殷遙不無內悔勉強之事多不克終易曰苦節不可  
貞是之謂與若其真能守節者必天性恬淡達禮知書  
素重廉恥了達死生甘寂寞耐饑寒勞不怨犯不怒而  
以節爲甘是則可爲耳故夫青年矢志白首不渝者婦  
女中之蘇子卿也哀憫之極繼之以死者婦女中之文  
文山也吾不敢謂世無其人然其數不過與忠臣等安

能若是數數然耶見今之守節者羅綺雜沓脂粉交加  
言笑如常出入不諱詩不云乎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  
無膏沐誰適爲容夫夫之已死誰爲容乎而或且挈伴  
游春拔親赴席僧房道院結會燒香卽幃簿克修廉恥  
亦安在哉嗟乎失節罪矣不嫁而增死者之辱罪又淨  
于失節之甚者也吾不異女子之愚輕言守節獨異世  
之男子既不能謹節教訓厚爲防閑而乃輕許其守節  
何自愚與語曰爲烈婦易爲節婦難今之數數然者皆  
節婦也節婦而若是乎吾爲是說非敢呼大義而違正  
論也欲與世之老成者熟思而慎言之正如教人泅者  
先言水之能溺人也

妻執禮待問編卷四

八 傳 硯 齋 叢 書

出妻

古人不恥出妻故多賢婦夫不以妻之出爲恥者殆以  
妻之不孝公姑淫妬多言爲恥也今人以溺愛之故成  
其優柔每以出妻爲醜行爲惡名於是不孝公姑者且  
安然而淫妬多言者且泰然也如是而婦教何日克修  
哉相習成風舉世皆醉孔曾遺訓竟成絕響丈夫既不  
以之爲法父母亦不以之爲教不特不肯者無所畏懼

即賢者亦懵然無知也或以妬而絕祖宗之祀或以淫而貽門戶之羞或多言而骨肉離間或不孝而父母傷心為婦實恣于夫何快非無奮然怒赧然愧于心者而反規于醜行惡名之目動輒隱忍不以妻之不孝公姑淫妬多言為恥而恥于出妻揆之古人之義亦可謂不善用恥矣

情義

雁與鴛鴦皆鳥之知有夫婦者雁失其羣則孤處不配鴛鴦喪偶則悲思而死夫思而死者情也孤處不配者義也事有跡同而實異者古人必以微分之是故昏禮有奠雁之儀欽其義也人之以情合者難久以義合者可貞夫婦之情雖至干悲思而死君子猶以為不如義也況其下者乎

朋友

交友之道貴乎節取節取之法先觀其過其過不至大傷而後其人可得而論也第曰必求全美者而友之其弊不惟無友且將有甚誤焉大好似忠大詐似信舉從無過中出可不慎與吾嘗曰人不求無過但求過令人

垣春松雨待問編卷四

九傳觀齋叢書

見夫過而令人見其不致大傷可知矣

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亦節取之道也其曰古之民有三疾則過令人見者也合之可為今日取友之箴友之過不必諱但面言之為箴規背言之則為毀謗友之善亦不可泯但背言之為獎譽面言之則為阿諛夫規之與謗不易喙而語獎之與諛不轉喉而道而君子小人則判然別今人之少有知識者孰不樂以君子自命而至于交游之際則甘蹈小人之轍而不察何哉吾願與天下之樂為君子者共翻此案以敦古風

垣春松雨待問編卷四

十傳觀齋叢書

人之熟于世法者以言語悅人為長計吾獨恨其徒悅人面不能悅人心耳徒悅人于一時不能悅人長久耳何故直言雖忤然事過氣平必知其善敬之愛之諛言雖甘然事或失利必且憾其遂非而心竊輕之然則直之與諛其于人心之愛慕孰為得失邪交友者不可不知所擇

諫諍

凡進言者但不從我身起見則言自可聽使自我起見是私也聽言者但見其私不見其諍無惑乎言之多不

入也人之欲爲諫臣諍友者亦去其私而可矣  
人之語我者或言善而意不能無私則當略其言而感  
其意如此則量日增而過日損矣若言善而必苛求其  
意則猜疑日生意善而必苛責其言則辯駁日起非所  
以自益也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五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著 儀徵吳丙湘校

君

開創之君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奔走天下之豪傑亡國之君亦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抑塞天下之豪傑故開創者既有才則亟欲聞道嗣世者未聞道則不欲其有才

天以氣授之地而地承之以成萬物之形君以意授之

臣而臣承之以成百職之務故君人之道知人善任而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五

傳明齋叢書

已若以人君而親細務則如天行地道無惑乎乖舛而

不經也

孟子高言偉論尚矣至言君臣則曰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不過激乎曰此言勢之必然非言道

之當然也言之以戒人君非言之以訓人臣也有將卒

伍于境上者或論之曰遇下寡恩卒將叛豈教卒叛哉

然而言之若此者愛將也非愛卒也

徑寸之木可以掩太陽之光有時則泰華不能以塞隙

影何也遠近之不同也諛夫豈能蔽明哉其失則近之

耳

臣

人臣事君惟忠而已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以一人者社稷生民之主則凡有所以安社稷利生民者皆忠也豈惟一人之順承已哉今之事君者但以奉命為恭以盡力為慎使恭慎而無益于生民社稷則古人之所謂佞非忠也君有非不能格君有禍不能弭雖忘家奉國不足為勞盡瘁殞身不足為節君子審之

忠者盡已之謂如不匿其才不惜其力陳其所學而不

坦庵枕函待問編卷五

傳明齋叢書

以為名舉其所知而不以為黨皆盡已中事也

大臣有諫不行言不聽佛然而掛冠去者世或以為高

矣賈矣而非也觀其佛然而去則是輕于忘國忍于棄

君者也推其所言所諫亦必無愛君愛國之誠矣所言

所諫而不出于愛君愛國之誠則不聽不行固其宜耳

而猶佛然去之是非愛護而託以免禍則年老倦憊而

因以成名耳又安得謂之高且賈哉

人之有故而辭位者必有以風勵朝廷感激士類乃為

有益之去雖身在鄉閭不失臣節否則一遁世之人耳

其于君臣之義何居

人臣能廉只了得自己名行事未必有益于國家人臣能死只了得自己節義事未必有利于社稷是必求為益國家利社稷而後無愧于為人臣也雖然從古大功德大事業豈貪財避禍之人所能幾哉但當于名行節義中有所為耳

相度

古之言相者必言相度人以度者包容荒穢之義余謂不然孟子曰謹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使宰相而包容荒穢漫無可否是模稜也何度之有秦誓之言一介臣休休有容矣而有技彥聖豈非從衡量出耶人謂包容之為度吾獨謂衡量之為度或者寸有所長尺有所短有以度之而天下乃無棄材即謂之包容也亦宜

闡宦

儒臣嘗言闡宦不可用用則亂國吾意宦官亦人耳其所以能亂國者安在要與人主朝夕相親則能察人主之好惡以為逢迎伺人主之喜怒以為威福又能測其淺深而輕重之乘其間隙而唆使之此皆外臣之所不

得也是故古今覆車如出一轍

出處

古人有高居自貴不輕出仕者以云待價而沽得矣然物各有量量不可過知諸葛孔明只說三分索價未嘗過高故能做得事出若殿源任逾其量出則喪功所謂索價過高者耳憶往年不雨山農皆藝蕎麥其價忽騰有奸民以陳麥蒸而售人取其色變似新可作種耳而種者皆不出訟之有司正其誤農之罪夫陳麥不可種可食也乃作偽若是者欲高其價也噫世之欲高其價而弗適于用者殆類是與

伊尹耕有莘而湯之聘至太公釣樞溪而文王之車至未嘗求仕也孔子之皇皇不已過乎曰伊呂道之賈也孔子道之商也然則孔子何以不為買曰鬻弓矢者必待虎賁鬻鐘磬者必待樂師孔子之所鬻者米穀也故不妨比問而問價焉曰米穀之需不急于弓矢鐘磬乎然而難售何也曰北方之人茹毛而飲血不知粒食久矣孔子正欲人給升斗使驗其味而無如人之久屢腥膻食而吐之也若遇湯文將以供御廩必矣

用人

仕于朝者有六倫焉而治世之人居其五亂世之人亦居其五何謂六倫曰中和之士曰慷慨之士曰清高之士三者上也曰才能之士曰貪詐之士二者中也其下則邪險之小人而已使得其君而御之邪險而外五者皆足以爲治不得其君而御之中和而外五者皆足以爲亂何以言之中和之士德量既高學養復粹嘗以致君澤民爲己任而無喜功慕名之心使內掌端揆外秉大鉞則天下之士望風而趨慷慨者或居諫垣或任戎副清高者或司史職或備經筵才能之輩分任府司貪詐之流出供奔奏卽有邪險之人不伏之法必投之荒則曰滿朝君子也故可以治否則使邪險秉政貪詐者阿之以取富貴才能者因之以成功名清高者義不受辱必解組而歸慷慨者勢不相容必排擊而死卽有一二中和之士依依故主恐有志無權卒淪下位無補于成敗之數也亦曰滿朝小人矣雖欲無亂得乎因思朝廷進退止在一二人而治亂因之如振衣然得其領而擧之則雙褶襟袖皆順焉不得則皆逆焉勢也故國君

皇極經世一編卷五

五 傳 疏 齋 叢 書

以知人爲明用人以大臣爲要不患天下無才也

治術

果之核至堅人欲裂之非刀鋸不可覆之以土需之以時生氣一動甲不攻而自坼矣其難易之相去何如乎然難者戕其生易者遂其性其得失又何如乎王霸之于民難易得失殆猶是矣制禮作樂興起教化覆以土也必世後仁需以時也故至治無速效王道無近功古人事事皆有深意如飲食之製食蟹者必用薑制其冷也食粳者必用糖疏其滯也而不知者以爲爲味矣

皇極經世一編卷五

六 傳 疏 齋 叢 書

華凡五味烹調各取相濟故臟腑和適疾病不生乃今人于五味中獨不用苦以苦之味不近人也聖人之禮法王者之制度亦多有不近人者豈無深意其間哉而今人並欲舉而廢之吾恐五臟之不和而疾病生之矣哀哉

古人甚重樂教故舜命夔典樂而教胄子周以樂正崇四術教國子蓋以樂爲神明之器也後世祇以太常卿掌之然其人愴然不辨金石者也乃諫其籍者非黃冠異類則頑童妓女耳何古人隆之爲師而今人賤之若

是嗟乎以郊祀釋奠之大典皆以道士奏樂朝廷燕喜則雜用僞倡不幾以古道為戲弄之具耶亦大可慨矣立法甚難壞法甚易後人不知前人微意每規于小利便輒更改之不知成法既毀其弊日生至于不可救而乃思復古又不如前人之才之力徒增一番擾攘而法卒不可復此從來之陋習也蓋開創之人從諸練中百計而出故能詳審周密作法甚良安可輕議改法哉

國脉

聖醫之治病望聞問切咸備聖相之治國亦望聞問切咸備焉今之治病者望聞問而已切則故事也今之治國者亦惟加意于切而不可徒望聞問也如土俗之奢儉民風之貞淫此皆國脉所係古人巡方問俗陳詩觀風正欲診得國脉也而不講于世也久矣

財賦

厚歛苛征設法巧取上得矣而下不足於生行賑施惠屢詔蠲租下安矣而上不足于用其弊均也泉貨之在天下如水之在甕有程者也酌之益則甕虛酌之變則益虛無惑乎庸臣之束手于國計也然則必何如而後

可曰泉貨有程故此盈而被縮五穀生于天地可使有餘故裕國莫要于重農重農莫先于薄歛曰薄歛又奚益于上乎曰物多則賤賤則易售有不煩征輸之勞而自集于王府者豈非兩足之道哉曰若寇亂突興盜賊蜂起百姓將曠土而不耕朝廷復蒿目而需餉餽雖欲重農得乎曰有相因之理焉歛薄則農興農興則食足食足則無盜無盜則用省用省而歛愈可薄矣

用兵

予因久病而悟為國之理焉夫醫猶將也用藥猶用兵也人知藥可療病而不知庸醫之能誤人知兵可弭亂而不知庸才之能誤國藥不可一日不講兵不可一日不備而謹于用之斯為得耳要以百戰百勝不如不戰之功一藥即瘳不如勿藥之喜吾愛惜精神慎于起居飲食可以無病矣為國者區外是與

史

作史傳以表善惡不特定一人之是非以昭公論蓋以為千萬世之勸戒也吾謂言善者不必諱其小疵言惡者不必沒其小善庶幾後人鑑之有以自考耳今觀史

傳所述奸則極其奸惡則極其惡甚有人情所不至者  
作者以爲甚其辭足以集萬世之唾罵而不知繼起爲  
惡者不知所警矣何也彼視古人必如是而後敗則自  
恕之途儘寬必將狃于小善而忘其大禍是故歷代奸  
邪相踵刑戮相繼而惘然不知是史傳之甚辭誤之也  
若知小善累百不足以贖一大事之過則小人亦當惴  
惴焉畏禍而不敢爲矣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也非爲紂辯寬乃爲繼起爲紂而不自知者進警也

余觀醫士之後多不昌作史之人多身受刑戮其理一

理香林齋續編卷五

九  
傳便實錄書

也醫士不審于診視用藥則人之生死繫焉夫生死之  
重人知之矣至于言語輕重文字出入亦易易耳乃或  
溺于朋黨而顛倒其辭或規于利害而附會其事或未  
通于理道而任喜怒以斷是非或未審于事幾而因成  
敗以定臧否使萬世之公論不彰一代之賢奸失實其  
罪何止庸醫之殺人乎故其受禍速而且烈嗚乎可不  
慎與

光緒乙酉夏假劉氏亦陋寶鈔本付癸六月二十

日丙湘校畢記

江都嚴寬甫鐫



光緒十一年六月琴成

客齋餘話四卷

歙縣徐漸題

吳氏孱守

山莊校刻



客齋餘話序

客齋餘話本五卷族子廷玉藏其草本甚珍惜之丙寅  
冬月索閱一過丁卯四月病小愈復閱一過且爲次之  
刪其間文爲四卷錄爲此本坦菴以詞曲著名然而博  
覽典藉探索名理實非詞人可比時同里孫蘭於考論  
之功最深坦菴以此書介其校訂可知當時交誼之深  
亦見就正之切也仍其原本錄之以示後人里堂老人  
焦循記

客齋餘話序

傅硯齋叢書

客齋餘話卷一

江都徐石麒著

宛平劉家<sub>立</sub>藏本

江都孫蘭校

儀徵吳丙湘校

日月

日為火之精故以陽燧取之而火見月為水之精故以方諸承之而水生周禮所謂明水明火本於日月者也人間之火旺於夏相於春而天上之火實於春已旺矣故二月為日之旺古人於清明前三日滅舊火取新火正火旺故也人間之水旺於冬相於秋而天上之水實於秋已旺矣故八月為月之旺今潮汐至八月十八日為極壯正以水旺故也

日月中雜兔

俗傳日中有雜月中有兔雞酉之屬也當在八月而反藏於日之中兔卯之屬也當在二月而反藏於月之中正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也八卦坎為水而中一畫為陽離為火而中一畫為陰亦即此義

天地

客曰吾知天虛而地實矣其虛實何盡乎余曰地實有

客齋餘話卷一

傳現齋叢書

盡天虛無窮客曰何以實有盡而虛無窮曰虛實猶言有無也凡物之有則有盡無則何盡曰地之有盡其盡處何物曰盡處是天天周於地之外地凝於天之中曰然則虛亦能載實乎曰天以浩然之氣旋轉不已故地處於中無所倚偏吾向見戲者以碗盛水絡之以繩而上下旋之碗有時覆水向下而點滴不漏者旋轉不已而氣勝之也安見虛之不能載實乎

雷電

客問雷電余曰雷電一物也電者雷之光雷者電之聲正如黑夜放火炮者先必見光而後聞其聲客曰有電甫至而雷即發聲者有電至有間而雷乃發聲者似不可謂之一物曰遠近之不同耳目之視色雖遠不移耳之聞聲必由漸而至雷發於遠故聲遲子不見雷之疾者聲大緩者聲小乎客曰何以謂聞聲必由漸至曰嘗見操捶而擊物者近視之形動聲隨若視之於百步之外則捶起有頃而聲方至於是可知客曰然則電而無雷者何也曰遠之至也雷聞不過百里目之所視則無窮是未嘗無雷也但遠而不聞耳

客齋餘話卷一

傳現齋叢書

霜露

客曰露凝為霜人知之矣然露則滋物霜則殺物何也  
余曰乘之者不同耳春夏乘以陽和之氣故生物秋冬  
乘以陰慘之氣故殺物如君子一心耳乃以喜氣乘之  
則為禮樂以怒氣乘之則為兵刑然所謂殺物者非直  
殺物也斂物也去其英華養其性命不令發洩太過則  
斂其生氣者正所以保其生氣耳此陰陽之所以能變  
化萬物也

雪

客齋餘話卷一

三 傳觀齋叢書

雨以寒凝而為雪亦猶露凝為霜水凝為冰其散而成  
花花必六出者何也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理寓乎數  
也今之布錢者以一錢居中周之必六此亦自然之數  
坎水為陽而陰氣凝之故得六成之數

龍行雨

客曰龍之行雨信乎余曰非雨必待龍而行乃氣類之  
感龍乘雨氣而升耳曰龍不翼而能飛何也曰龍為陽  
物春夏陽氣上升故龍聞雷而動乘雲而興蟠踞於空  
中故不異魚之遊於江湖也曰龍至大而體重何能乘

雲而升且以不墜曰凡格物各就其物之理而推之魚  
乘乎水龍乘乎雲人乘乎地鳥乘乎風一也龍為陽物  
故乘雲而升理固然耳且以物之重與魚等者而投之  
淵能浮而勿墜乎是未可以輕重論也

雨

客曰雨既非龍繫水而然天之上何容有水而滂滂然  
下布乎余曰萬物皆氣化也天以一氣而君萬物自有  
而無謂之化自無而有謂之變雨固氣之變也豈必貯  
水於天之上而下之邪且子言天上何容有水乎草木

客齋餘話卷一

四 傳觀齋叢書

自甲坼而拱把自拱把而尋丈至於成棟梁之材豈土  
中固有是木乎亦氣之變也久旱溝池皆涸久炙鼎釜  
盡焦水何往乎氣之化也子見夫自有而之無者矣獨  
不知夫自無而之有者乎

霧

地欲雨而天不應則為霧天欲雨而地不應則為霧是  
霧地氣也去地不過尋丈故能飛漫入屋凡霧而人以  
卜晴者以陰陽不交故也易理陰陽和而後雨霧細細  
雨不絕塵者是也雨自天施霧從地起

虹蜺

客曰海屋吐氣而成虹有諸余曰據虹蜺蟠煉之字皆從重則似有之然驗之以事實日與雨氣遠映而成之也故暮虹必在東者日將落於西而雨氣映之於東人以此卜晴蓋雨後日也朝虹必在西者日甫升於東而雨氣迎之於西人以此卜陰蓋日後雨也客曰其作半灣亘天者何也曰日於地毳四面射之其形當圓人在地上止見其半耳客曰其成五采何也曰如人以水噴烈日中望之亦成五采

客齋餘話卷十

五傳視齋叢書

露

或云露是星月之氣尙似未然爲是說者蓋因有星月則有露無星月則無露故耳不知無星月者雲蔽之也露是夜氣之融液其氣至清有雲則氣凝於上而不清故不降爲露耳然非因星月爲有無也

雷雨

水地之德也而自天具之則雨是矣火天之德也自地具之則雷是矣故雷從地起而上達於天雨自天施而下迨於地

星石

客曰星隕而爲石何也余曰星之爲石猶日之爲火月之爲水也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星則石之精也邵子皇極經世在天四象則日月星辰在地四象則火水石土亦以地之石配天之星

雷

一雷止一聲其轟轟不已者其空遠聲應之耳如放火炮者本止一聲遠聞之亦若數聲

雷聲秋聲

客齋餘話卷十

木傳視齋叢書

二月陽氣盛長自下而上而陰猶阨之故相激而作聲則爲雷如烹鼎然火上升而抑其上久之火氣盛則水沸而有聲其聲汨汨然雷聲似之一理也八月陽氣衰降自上而下而陰氣承之故相入而作聲則爲秋聲如以炭投水者然火下投而水承其下相遇而成聲火滅乃已其聲瀆瀆然秋聲似之亦一理也

周天

客問天之度數余曰三百六十五度問日之行於天一年歲幾何曰日一晝夜逆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而成

歲又問天之周旋一歲幾何曰三百六十六周客曰此則何說曰天左旋日右旋每一晝夜拘天一度則一歲之中拘過三百六十五度矣日既三百六十五晝夜則天之行當是三百六十六周矣此說古人未有發之者月行

一歲之中日月之會朔十有二次而其行於天者亦十三有三周蓋月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則是一歲當十三周天也

地

客齋餘話卷上

七傳

客曰日月之東升而西沒也果從地下行乎余曰然然則地之下虛矣曰地擬於天之中人生於地之上地之四面皆天地之四面皆人也曰若然則向下者倒立乎曰此說西洋人辨之極詳蓋人皆頂天而立地凡虛皆天凡實皆地不知孰為上下也若謂彼為倒立又安知彼不以我為倒立乎抑嘗譬之矣髮上生鬚下生眉橫生而皆在人首又何必因髮而疑鬚因鬚而愛眉乎客曰此猶有根植於實而所向分上下耳人之蹠於地也似非其倫曰虫蜒於懸枝蟻行於覆宇亦豈有根植實

者而未聞或墜何歎

四大

釋氏云四大是地水火風謂地之上水水之上火火之上風蓋下重濁以漸而上則輕清耳以愚意推之即是天地水火蓋地以實在下而附之者水也天以虛在上而麗之者火也然則何以謂之風曰天之運旋不息一日一周者浩然之氣即所謂風也此風殆非今飄忽之風耳天純陽火以陽故炎上而麗於天地純陰水以陰故潤下而附於地亦即易之所謂乾坤離坎

客齋餘話卷一

八傳

十二屬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謂之十二屬客引諸家解說如巳篆似蛇亥篆似豕之類多涉穿鑿附會不能兼通余止以二十八宿之禽觀之無一不合虛日鼠正北方子位牛金牛東北方丑位尾火虎東北方寅位房日兔正東方卯位亢金龍東南方辰位翼火蛇東南方巳位星日馬正南方午位鬼金羊西南方未位觜火猴西南方申位昴日雞正西方酉位婁金狗西北方戌位室火猪西北方亥位以

此求之固不煩穿鑿也

二十八宿

虛日鼠爲子左女土蝠右危月燕燕與蝠皆處人梁屋  
性亦鼠之類也室火猪爲亥近者壁水獺獺野猪屬婁  
金狗爲戌近者奎木狼狼亦似狗昴日雞爲酉左胃土  
雉右畢月烏與雉皆雞類鶩火猴爲申近者參水猿  
猿亦猴類鬼金羊爲未近者井木犴犴似羊亦羊類星  
日馬爲午左柳土麀右張月鹿鹿麀皆馬類翼火蛇爲  
巳近者軫水蚓蚓似蛇亦蛇類亢金龍爲辰近者角木

客齋餘話卷一

九傳綱商書

蛟蛟亦龍屬房日兔爲卯左氏土貉右心火狐狐貉兔  
屬尾火虎爲寅近者箕水豹豹亦虎類牛金牛爲丑近  
者斗木獬獬亦牛屬蓋子午卯酉謂之四正故兼三宿  
餘八辰皆兼二宿今以一日爲百刻每時八刻而子午  
卯酉獨九刻者亦四正之謂也

客齋餘話卷二

江都徐石麒著

宛平劉家蔭藏本

江都孫蘭校

儀徵吳丙湘校

十千十二支

客問千支之數必取十與十二何也余曰河圖之數天始一而終九以五為中地始二而終十以六為終五與六者天地之中數也故凡有五音即有六律有五色即有六章有五味即有六和有五臟即有六府皆天地自然之理乃以五重之則為十而一與九亦合為十三與

客齋餘話卷二

傳硯齋叢書

七亦合為十是十者天數陰陽之備也以六重之則為十二而四與八亦合為十二與十亦合為十二是十二者地數陰陽之備也此天干十地支十二乃天地自然之數即天地自然之理爾

五行生尅

客論五行相生相尅之義多未能通達余曰此乃四時之敘以理言也若僅以形言之則彼此互相生互相尅者未可執一而論也如鐵石相擊而出火則是土金皆能生火不必木也鉛錫久鍊灰飛枯木腐而為泥則金

木皆能生土不必火也根植於地有土方能生木水不得獨為功也采礦而鍛遇火方能為金土不得專其用也金之生水尤無明驗反不如掘土及泉榨木取汁之令人可見也然則相生之說豈僅以形論乎烈火燒山洪流斷岸俱尅土也火烹金涸木受露乾俱尅水也壁玉鎮災寒金制熱俱尅火也礪可鑠金潮能腐鐵俱尅金也爨火化薪久潦害稼俱尅木也然則相尅之說又可以形論哉古至人之說今人每以形求故多齟齬而議論橫生矣吾故欲略形而斷之以理

客齋餘話卷七

傳硯齋叢書

水火

天上之水火各為用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至於會蝕乃謂之變異地下之水火互為用熱極則濟之以水寒極則溫之以火至於烹飪乃見其成功以人之一身觀之亦然人以首為乾耳目則坎離也掩其耳而明愈專點其明而聰愈至是各為用也人以腹為坤心腎則坎離也腎不上交則心火炎心不下交則腎水洩是互為用也易曰水火不相射先天之水火代明者是也曰水火既濟後天之水火烹飪者是也

水東流

客問水必東流何也余曰天道左旋地道右旋水因地氣而運故必東流然地不可見於水見之亦如天之左旋亦不可見以日月星辰之升降見之也河圖天道也故左旋而相生洛書地道也故右旋而相剋坎之象曰天與水違行亦以天左旋水右旋故耳

月忌

客曰今人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諸事不用或謂九五之日乃君象庶人用之故不吉然與余曰此說

客齋餘話卷二

三傳視齋叢書

似是而實非蓋易爻所謂君象者乃以九居五非九數之五也語甚不倫竊意月行止二十七日而周天則此三日皆在九數之中以洛書觀之正中宮皇極之象故謂之月忌

冬至夏至

冬至子之半當以前半月屬舊歲後半屬新歲猶一日之有晝子時夜子時也凡二十四氣至中始變冬至一陽生冬至以前仍是純陰夏至一陰生夏至以前仍是純陽人每疑五月陰已生而端午乃謂之純陽蓋未知

此理耳

上巳重陽

客曰三月三日為上巳古人浴於泉以為修禊九月九日為重陽古人登於山以為避災亦有說與余曰三月於卦為夬五陽一陰陽將極矣故下浴於泉以乘微陰也九月於卦為剝五陰一陽陰將極矣故上登於山以逐微陽也皆取調劑陰陽之義也蓋陰陽既濟則疾疫不生故上巳日修禊重陽日避災仙人費長房之說近附會耳

客齋餘話卷二

四傳視齋叢書

寒暑之極

客曰五月夏至而暑之極不在五月而在六月十一月冬至而寒之極不在十一月而在十二月何也余曰人間受氣較之天地先後不同耳四月純乾陽之理已極而五月乃夏至十月純坤陰之理已極而十一月乃冬至是氣運於理也五月夏至而六月乃暑極十一月冬至而十二月乃寒極是人之受氣又遲於氣也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此論古人所未有及之者

乾龍坤馬



乾之象龍非乾也震也乾動則為震也坤之象馬非坤也乾也坤行必資乾也

鬼神

鬼神者陰陽之靈即天地之知也人嘗疑天地未必有知者余曰夫人以五尺之形載徑寸之心中函靈氣一點耳而且能視聽言動喜笑怒罵千態萬端以如許大地載如許太虛乃謂之無可乎但以其大而不測耳是亦井蛙夏蟲之見也

男女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今父母生子男多肖母女多肖父者蓋乾索於坤而得離為女坤索於乾而得坎為男離雖屬陰而火性炎上故火與天為類坎雖屬陽而水性就下故水地為類今俗稱甥必似舅非似舅也似母也姪必似姑非似姑也似父也男女異飾故曰似舅似姑耳易卦天與火為同地與水為比此理可知

螫

客有奇螫蟲者曰一歲之中生死相半余曰人亦螫也客驚問故余曰人不有寢與乎但蟲之螫也一歲之中

客齋餘話卷二

五 傳視齋叢書

生死相半人之螫也一日之中生死相半蟲以雷為啟閉故雷動而動雷伏而伏人以日為啟閉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皆陰陽消息之理無足奇也

一世

客曰三十年為一世大略人一百歲當是三世而每謂人生一世何也余曰三十以內為父母所蔭庇是父之世也六十以後身雖在亦衰耗矣必傳之子是又子之世也其頂天立地者中三十年耳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亦三十年也今人子孫相傳若以三百年計之亦大約可十世矣

客齋餘話卷上

本 傳視齋叢書

牛首蛇身

客曰上古之人如牛首蛇身之說可信乎余曰或有謂牛首蛇身如言蠶目豺聲虎頭燕額之類但取似之而已理或然也然以愚意觀之上古之世天地之氣方混沌人獸雜處貴賤未分或有出於尋常意見之外者亦未可知曰然則何以牛首而蛇身曰今以牡馬牝驢則生驪牝牛牡驢則生狗亦因氣之雜也故其形不類安知當日之民不有與異類相感者乎

巨人跡

客問姜源履巨人跡而生稷有之乎余曰兔望月而生孔雀聞雷而孕物固有感天之氣而生者矣如是則巨人跡之說亦恐非誕

麟蜃

龍與牛交而生麟乾坤交而為泰也蛇與雉交而生蜃坎離交而為濟也龍動象乾牛順象坤蛇險象坎雉文象離

蛟龍虎豹

龍興而雨陽氣之滂薄也蛟亦龍之屬而不能為雨其出則水者陽之愆也虎見則風陰氣之鼓盪也豹亦虎之屬而不能為風其隱則霧陰之鬱也

犬貓

犬外剛而內柔故見人必吠而嚇之則懼而遠走性至怯也貓外柔而內剛故依人作媚而答之則忍不出聲性至狠也外剛者體陽故犬畏暑而不畏寒外柔者體陰故貓畏寒而不畏暑犬不食生物而貓捕鼠亦內柔內剛之異也以易理求之犬為艮之屬貓當為兌之屬

客齋餘話卷二

七傳 硯齋叢書

燕雁

燕得春氣故多喜而性近於淫詩人用之必言雙其飛也差池雁得秋氣則多哀而性近於義詩人用之必言孤其飛也有序是故人之和同者行多蕩佚而其失則淫人之孤介者行多謹嚴而不失為義

客齋餘話卷十

八傳 硯齋叢書

客齋餘話卷三

江都徐石麟著

宛平劉家立藏本

江都孫蘭校

儀徵吳丙湘校

楮錢

客問今人事天地必焚楮錢豈天地之神祇亦尚財利邪余曰是殆猶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各以己之所好達其敬耳庸人不知天地所尚故以楮錢為敬曰然則天地何好曰天地好德何以事之曰修德即所以事之也孟子固嘗言之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人能存

客齋餘話卷三

一傳硯齋叢書

心養性則不必焚楮錢天地將歆之故曰黍稷非馨明德維馨

鬚髮

客問人至中年有髮先白者有鬚先白者何以異余曰髮上生屬火鬚下生屬水火炎上而水就下也以理揆之入之心計多者髮宜先白腎水弱者鬚宜先白蓋火有餘則燥水不足則枯也今觀女子無鬚闍寺之人無鬚故知鬚之屬腎人之腎水足則心火不致上炎心火歛則腎水不致下洩鬚髮早白者大略心腎不交故耳

憂懼

客問喜怒哀樂之外如憂如懼亦人情也中庸論性何獨不言余曰喜怒哀樂生於情者也憂懼蔽於欲者也君子不憂不懼故不及之

刑賞仁義

刑賞忠厚之至蘇子瞻論有云仁可過義不可過此特文人才士之言不可以為正訓夫仁義豈有可過不可過之分哉此題之意正於信賞必罰之中微參聖王之意為忠厚之至非即其輕刑重賞之事而指為忠厚也

客齋餘話卷三

二傳硯齋叢書

若夫曰賞疑從子罰疑從去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忠厚之露端者耳豈如是而遂謂之忠厚之至哉仁之不可過者乃謂之義仁義烏有二用哉

泰否

客問三陽在下而為泰三陽在上而為否何也余曰二卦論時之消息不論卦之上下

君子正

泰之所以正者君子之正也序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之象故曰不利君子貞物不可以終否故受

之以同人同人之象故曰利君子貞然則同人仍有復通之義矣故彖傳又曰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通者泰也

君子小人

客論否泰之君子小人余曰當泰之時君子勢盛宜化小人為君子不宜立畛域故九二曰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去其畛域之義也當否之時君子勢弱恐變君子為小人但宜固其藩籬故九四曰疇離祉疇者明其界限之義也

客齋餘話卷主

主 傳 硯 齋 叢 書

社

社者以安靜而獲福之謂也小人以下君子為安故泰六五之社以歸妹而得也君子以不失身於小人為安故否九四之社以疇離而得也

佛入中國之因

客論佛教入中國之始皆云自漢明帝時余曰雖然亦有因也光武以圖讖而興於是深信讖緯之學當時弄文小人乘風向俗遂偽撰河雒七經緯書託為聖人遺文荒謬妄誕一時師之人心舍經而趨緯棄正理而談

幻妄當時奇詭之士知世之可以怪誕欺矣此佛教之所由興也故至明帝時而有為佛法之說者矣夫佛法之言其幻妄又不止於讖緯而其實則讖緯啟之也吳王好劔術百姓多瘡痍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此之謂與

文窮

或謂揚雄以法言窮李白杜甫以詩窮遂謂文能窮人非通論也又曰非文能窮人窮而後工於文耳故韓之潮柳之永杜之夔州蘇之海外其文愈妙似矣然亦非通論也大略天地英華之氣富貴福澤者得其稔厚文章才辯者得其清奇兼而有之者實難耳後世以文章科目為士子進身之階天下之人遂欲於文章中求富貴是北轍而走楚也且富貴庸陋每為文人所鄙而文章激昂更為貴人所忌蓋亦清濁各異天道之分判固然耳

詩文理學之似

文之左詩之杜理學之伊川皆嚴整沉著得於人者至也文之莊詩之李理學之康節皆超邁洋溢得於天者

客齋餘話卷主

四 傳 硯 齋 叢 書

至也文之史詩之陶則真摯澹遠天人無迹矣而理未  
有似之者

腐儒

今以人之喜談義理者便謂之腐儒殊不知腐字之義  
夫木之朽敗者謂之腐罪之剽勢者謂之腐腐之二云者  
形雖具而無生氣也然則言所不當行言所不可行宜  
謂之腐耳不當行者驕奢淫泆今之談勢利者是也不  
可行者元奇怪誕今之談仙釋者是也若夫義理內足  
於心外發於口小則粹益一身大則風動天下有無窮

客齋餘話卷三

五傳 硯齋叢書

生意勃然何得謂之腐哉

賈董

武帝之不用董仲舒亦猶文帝之不用賈誼也非不能  
用知其未可大用也賈生恃才董生執道恃才者失在  
輕執道者失在固其達於當世之故或有未然以爲王  
傳亦得當哉

世俗

與客言世俗之可笑者如天旱祈雨則官長禁民屠宰  
若謂上帝好生翼以不殺感之也至於雨降之日則令

民開屠是以上帝爲可欺也又如嬰兒多病者父母輒

於佛寺寄名許以爲僧及其長也則令僧誦經一日與

僧錢貨若干免其披剃謂之脫白亦謂佛爲可欺也噫

僧徒之說妄矣寄名脫白之事多出於婦女俗人之見

猶不足怪至禁屠祈雨則儼然士大夫爲之其故何哉

理道

或問理道余曰自然謂之理達之於心謂之性當然者  
謂之道達之於世謂之功

陽氣

客齋餘話卷三

六傳 硯齋叢書

風氣之粗也火陽之迹也如人身貫輸於五藏百體中

常令不滯者爲真氣其吹之而動者氣之餘也蒸徧於

五藏百體中常令不寒者爲真火其摩而熱者火之餘

也天地有真氣真火不可見聞是其能載世界而靈者

和氣

發不中節則喜樂亦乖發而中節哀怒亦是太和元氣  
易之豫言和悅矣而以行師刑罰繫之正言其中節之

怒不傷於和也亦曰惟和氣始可言兵刑耳

伎藝

或論琴棋書畫余曰四者皆幽人寄興之事然琴書爲優棋畫爲劣客問何以曰棋有競心不如琴之靜好也畫爲人役書固儒者所宜知也

讀書

均是書也有讀之而令人心動者議勝也有讀之令人心靜者理勝也議出於才理出於養其所發之動靜不同故其感人也亦異

文章

客論文章工拙余曰凡人讀書能使義理與吾性情相洽合自能下筆爲文不煩更事藻績矣如胡忠簡公在宋未嘗以文章著名而上高宗封事一書爭光日月蓋事激於外情動於中隨手披抹皆成至文豈藻績者所能及哉

宋之理學

客論宋之理學始於周程余曰自愚觀之范文正公宋理學之倡也客問於何見之余曰文正智足以識人而才足以成之每有出人意表者其識張橫渠於豪俠而授之以中庸識孫明復於游索而授之以春秋識狄武

客齋餘話卷三

七傳視齋叢書

襄於行伍而授之以左傳三公皆受裁成卒成大器豈不偉哉文正在宋固未嘗以理學名而其因人化育者皆本六經然則宋之理學豈特周程哉

孝

客問孝乃至行孔子獨不聞以孝稱何也余曰聖人至德無外非一節之可名曰然則舜非聖人乎曰舜不幸而遇頑嚚有焚廩浚井之事故行以事見若舜遇賢父母則亦不得以孝名之矣曰文王以王季爲父而禮文王世子所述豈非稱其孝乎曰非也世子篇所述特借文王事以著問安侍膳之禮當如此非以是稱文王也大略聖心天理渾全遇事而見觀孔子論孝數章則可知孔子孝矣

客齋餘話卷三

八傳視齋叢書

客齋餘話卷四

江都徐石麒著

宛平劉家立藏本

江都孫蘭校

儀徵吳丙湘校

風水

親沒而葬禮也必求善地而葬之孝子無已之心也推孝子之心蓋不忍以親之骸骨為水潦蟲蟻所侵故求所謂藏風避水之地以安之而風水之說於是起焉然其初實為死者求安非為生者求福也至後世人心貪私誕而術士遂得以其邪說惑之以為人生壽夭窮通

客齋餘話卷四

十 傳 硯齋叢書

貧富貴賤莫不由葬地而致故愚罔之徒終歲貿買惟地是求嗟乎術士貪利何所不為而種種禍害由是而生世人不察每以求福之故蹈不孝之罪不特與擇地葬親之初意相違亦且與求福之心甚左請以愚夫一得細為剖陳願與天下明理守道君子共黜邪說以端人心使三愚不作十害可除亦庶幾與仁孝厚風俗之一端也

何謂三愚一曰枯骨祐人父母在堂未有不欲富其子貴其子壽考安利其子者諂諂焉教之矻矻焉圖之無

不至矣然以人子志力未達心術有乖多或不得矧其已死舉枯骨而委之土中乃望其祈福如響也不幾謬哉即謂死者有知果能降福其應當在靈爽奈何舍靈爽是依而求之枯骨乎此其所謂愚者一也

二曰術士貧賤堪輿之士辭家行道者且謂有救貧催官之術以為富貴俱可立致而此輩恆破衲負擔千里依人趨踰於富貴之門奴顏婢膝徒較輻銖之利而不捨亦何明於教人而闇於利已邪遁其辭或曰求地在人得地亦有天緣若求地而猶聽之天緣也則地亦非求之可致矣果其有緣當亦不求而自得何不即聽之天緣而顧多此皇皇乎此其所謂愚者二也

客齋餘話卷四

二 傳 硯齋叢書

三曰互相詆毀世之為是術者亦數數矣今日卜吉而葬其人受謝而去俟之逾年所言不驗將別求一術士相之相則必言前人之誤更為卜地而遷之又或不驗則又遷之深信其說必有數遷其葬者嗟乎當前人之言善則固善之矣及後人非之而後信其不善至於後人又非後人而諸說騰沸究將誰是邪乃術士之互相詆毀者比比皆然而人之信之者又倦易不倦固嘗終

身營之而茫然無定見此其所謂愚者三也

何謂十害一曰久停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所以受遠人弔也孝子之心猶以爲久今士庶之家有停至一二載者已非古禮況遲之又久乎大約以求福之心貪圖善地彌年尋訪遷延不決或服闋不葬者有之或五七年不葬者有之嗟乎水火盜賊之變世所恆有一旦不測碎棺毀屍其禍烈甚余見有火焚父柩僅拾枯骨者有盜賊入室破棺取財者種種皆久停之罪也夫久停本欲貪善地以求福而

客齋餘話卷四

三 傳視齋叢書

乃罹此凶慘仁人孝子思念及此能不爲之寒心哉愚以爲風水之弊將使人子破燬其親之棺拋棄其親之骨也其害一

二曰遠葬近地不得則求之遠鄉遠鄉又不得則必跨江越縣則是棄其親於千里數百里之外矣倘或子孫貧薄互相推委誰能於千里之外以時祭掃乎日久荒廢若不爲鋤犁耕築之地亦當爲牛羊牧場而已即其求福果驗猶恐富貴不能屢世況未必然乎爲人子孫者當求地葬親之時苟一慮此未有不惻然思返者乃

固忍爲此者私心蔽之也愚以爲風水之弊將使子孫棄其墳墓不掃也其害二

三曰遷改術士何厭之有每乘人少不如意之時便指其已葬之地陳說禍害謂宜速改乃愚民貪福無已遂爲所惑或買地遷葬或更穴改向間有遠年棺木腐爛僅拾遺骸弗恤也術士受謝而去而後來之福竟屬茫然嗚乎見棺者死見屍者斬王法所不赦事亦大矣而乃自掘祖父之遺骸以遂術士之私何哉愚以爲風水之弊將使人掘棺露屍蹈不赦之罪也其害三

客齋餘話卷四

四 傳視齋叢書

四曰浮攢浮攢之說起於遷就苟且既知不免水侵猶欲貪其福利術士喜受謝之速而人子不求父母之安且所費與葬等而仍作不了之局日久柳壞風日雨雪必致毀棺子孫貧窶不能修葺何日是入土之時且郊外盜賊潛行安知不妄意棺中所有邪愚以爲風水之弊將使破棺棄骨以資盜賊者也其害四

五曰謀買所看吉地或在人田內或在人塋邊其主本非賣地之人不免設法鑽謀之此中機械險惡百出不可枚舉地主屈於財勢不得已而售之然隱忍在心終



成仇隙當其盛時敢怒不言及其衰替亦子孫之禍胎也吾見有拆毀僧寺而營葬者後以小人串通遊宦有礙大地風水大起訟獄竟至傾家福亦安在乎愚以為風水之弊將使人自興事端以取破敗者也其害五

六曰爭訟或兩家共相一地各欲買葬必致爭憤此猶其可者若一家祖塋之內有子孫別并一穴欲葬而族人不容互相爭訟富貴者或挾財勢以陵人而貧弱者亦恃無賴以恣橫至於尊卑倒置骨肉相殘吾見此等情事不可勝紀是風水之弊使人毀滅倫紀以相訐告

客齋餘話卷四

五傳風流書

也其害六

七曰水葬術士妄云穴在水中於是焚骨作灰取瓦瓶盛之投江湖中喪心不仁莫此為甚而為人子者因貪福利竟忍而為此皇天有知將降以福邪抑降以禍邪夫既知有地理獨不知有天理乎愚以為風水之弊將使投棄祖父之骸骨於水火中也其害七

八曰分金父母在時人子必將同堂奉之或因小忿彼此異處孝子之心且將委曲調停涕泣善諫待父母意解復合乃快於心豈生欲其同居而死欲其異穴乎今

人貪吉地之多信術士為分金之事死如有知靈其安乎是風水之說使人離異其父母之骸骨也其害八

九曰論房以吉地能旺子孫則必凡為子孫者皆發然後可乃人家或三子或五子其興衰成敗勢不能齊術士無以自解則有房分之說或云如此則利長房如彼則利幼房紛紛饒舌而人之愚者暗賄以金私圖利已術士坐以收數人之賄而各不相知且因此一說兄弟猜疑葬後少有長落則憤爭不已或欲改穴或欲別扞嗷嗷多端不可枚舉是風水之說使人兄弟不和骨肉

客齋餘話卷四

六

爭角也其害九

十曰借口鄙吝殘忍之人棄親不葬宗族或為言之則託言葬地未遂以塞人口吾見有以數椽閉一空室且堆積廢壞物件於其上者日漸腐敗置之不問即以王法論之亦所不容而彼賴有擇地之語以應人遂放膽為之而不顧愚以為風水之說是使人敢為不法不恤人言者也其害十

蓄鳥養花

蓄鳥籠中不如任其來去飛鳴目適養花瓶內不如隨

其長落蕭疏可觀此人趣不如天趣之自然也

事鬼神

客問事鬼神之事余曰禮儀中節謂之敬跪拜過情謂之諂敬以悅君子諂以悅小人夫神聰明正直固君子也今之事神祈福者皆出於諂是以神之所不悅者悅之也可乎

王安石

客問以王安石之才得君為政乃求治而愈亂何也余曰王安石霸佐才也管仲商鞅以之治一國則有餘安石

客齋餘話卷四

七傳

以之治天下故不足客曰然則國與天下有二治乎曰其道則同其術則異觀五服之供輸九州之貢賦皆以遠近為等可知矣農夫之耕數畝者以一人任之足矣藝之則無遺壤雍之則無遺草朝穫而夕入困焉寡也近也至於百畝則必廣其役千畝則不能不分任矣欲其藝無遺壤雍無遺草不特足不能徧智亦不能周第定其額而徵之可耳天下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猶千畝之不可以數畝之法農也安石未達乎大小多寡之數而欲以治天下何異乎其求治而愈亂邪

賈生

賈生慟哭流涕之說尚宗戰國游說習氣而用非其時矣夫戰國七雄角立口舌俊辨之士不得於秦則得於楚故一時危辭激論足以傾動人主有所迫脅而然者也若於漢天下定於一統人主固無危心而猶欲危其辭激其論以動之無惑乎其不入也

韓柳元白

唐之以文齊名而且交好者莫如韓柳然河間傳昌黎所不為也唐之以詩齊名而且交好者莫如元白然會

客齋餘話卷四

八傳

真記香山所不為也由此可以定其優劣

檀弓

客問檀弓余曰精義之書也雖多言喪禮而實為制事之義不特為喪祭立說耳學者能通於檀弓之旨則義精而仁熟矣

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六日揮汗覆校畢丙湘記

江都嚴寬甫鐫

禮  
耕  
堂  
叢  
說

...

30 A



古之二種也計為干第坊致宜施北研兩先生涉  
 美也兩先生居郡，為得致吾郡叔弟二杯應試  
 去去以驪尔界之分也兩先生種村好情不肩，為  
 立修之學阮雲志相國皆學兩坊時嘗亟賞之  
 頌皆以法生兩坊先生且其法時婦手坊先生  
 坊美出已刻者有秋雲法錄而湖秋柳河及坊文  
 未刻者有驪志文法十三篇匠此中有刻節驪  
 志史去坊以乃不全，幸因易之白字史并取史  
 生法法割製附入不波等文志妄心也施先生涉美  
 出已刻者有之道以坊注金源札記未刻者金源謀

禮序

與法及坊文法文修因是江天游博坊移友人私心  
 富有寫本未從，借錄并錄坊先生文合而訂，未  
 生也晚亦獲是兩先生史師坊杜園先生其兩先生  
 石交也故更坊大略坊先生於坊以多施先生坊  
 金源事皆坊也叙家珍坊先生慎不爾美坊是公  
 坊石元解法，道去之坊坊為嘗與商窳坊坊也  
 坊坊史乙巳十月廿七日燈下第伯周學法坊坊  
 維坊宗依

禮耕堂叢說目錄

- 宋音說
- 中離置離說
- 禮射說
- 國語新疏說
- 伯霸說
- 操慘惻慘說
- 伽藍記字說
- 鹽豔說
- 大唐郊祀錄說
-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 金史版刻說
- 金石圖商父癸房說
- 周易說
- 周上制劍說
- 金石圖磚文說
- 漢晉磚文說
- 吳天璽磚說
- 晉永平磚說
- 晉永嘉二磚文說

晉碑說

又

龍簡文說

宣光銅印說

南宋趙氏墓碣說

京兆府學碑記說

舊鈔本敬齋古今雜說

玉田詞說

又

又

目錄

汲古寫本滄水集說

繡谷寫本淳南集說

款乃說

元兩劉郁說

鍾紹京書五帝六甲經說

四十二章經說

小蓬萊石碁局說

董本西廂記說

禮耕堂叢說目錄終

禮耕堂叢說

身程 施國祁 非熊

宋音說

詩譜商頌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客之義案此則宋無詩無詩則何以有音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明以宋音並列三國孔疏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事一而別音好濫非已偽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妻妾宴安而已其說殊

叢說

曲攷諸左氏載孔父妻美華父督奪之桓公子鮑美襄夫人助之文十芮司徒女美平公嬖之襄二公羊載閔公矜此婦人桓十疏殆取此以為燕女解乎第春秋時燕溺如是者靡國不然甯獨一宋又見衛聲多淫學濂按見記乃云趨數煩志義亦未嘗竊意經文宋字為衛字之譌衛字為魏字之譌陸氏釋文無已何以言之蓋詩小序本子夏所作沈重魏風序葛履刺褊碩鼠刺斂與經趨數義合可為確證若衛音燕溺與鄭音好濫等更何俟疏家之曲辯哉再稽宋國亦有詩樂商頌十二篇正考父自周取歸以備祀

事者戴公舞桑林平公以享晉侯者襄十賦新宮元公

以享叔孫婁者昭廿然而桓夫入河廣一篇入之衛

風共姬之貞襄三春秋屢書迄無歌詠伯姬引七言

人所擬并不能與衛柏舟鄭風雨並傳至如華元目

腹犀兕之譏宣十子罕澤皙邑黔之美刺襄十似

近風詩斯又薛綜所言不足錄者且皆與燕女無涉

然則宋真無音矣

中離置離說

儀禮大射儀司射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捆復鄭注離

過也獵也以中離為虛義維綱為實物又注或曰維

當為絹絹綱耳鄭反不取乃與下句變文竊有未安

攷諸大戴禮虞戴德篇曰置離抗大侯知此離字與

中離義合同又考經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大

射文曰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注狸之伺物

視遠近為獲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鄭射記云

侯道五十弓攷工記云弓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

尺明大侯九十虎參七十侯千五十野大侯之崇見

鶴于參參見鶴于千千不及地武經文但辨三侯之

高下注疏於不詳三侯之遠近據此侯道在堂下廣

庭之中大侯在南最遠參在中千在北為近相去各

二十步古尺十二丈今尺中間空處即所謂離也又

次射正以矢行告公下曰雷上曰揚學藏按元本無

左右曰方亦有防天子之矢或墜于兩廿步中之

意卽所謂中離也中當讀如字與下文維綱揚觸摑

復等文並列四事同爲不同爾疑有誤再攷諸所

射之弓矢儀禮及禮記射義皆無明文惟周官司弓

矢曰至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樞質者澤共射樞質之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第弓有等差矢制未見

蘇云鄭氏以六弓四夫司弓矢又曰恆矢廋矢用諸

散射注云恆矢安居之矢疏云散射卽大射賓射燕

射等可知天子大射用王弓弧弓及恆矢矣夫王弧

強弓也恆矢弱矢也非強弓不能及九十步古尺五

今尺三十五丈六之遠侯諸侯用唐弓大弓大夫夾

尺四寸約六十步弓庾弓士弊弓侯以次近

次弱弱矢卽禮射不尙貫革之義強弱相濟自可超

兩離而至于鵠此司射所示中離之意古大戴是篇

盧辯注佚孔奭軒補注乃云離耦也作王射六耦解

然据王大射前三日置侯未有先立耦者此離字當

屬命量人量三侯相去兩二十步之離是實地也故

在抗大侯文上且與大射文合不必作虛義解

禮射說

周官天子禮射王弧弓諸侯唐弓大弓大夫夾弓庾

弓士弊弓此六弓之制見于司弓矢弓人二職甚詳

矢制有八而弩居其半惟枉殺增恆爲弓所用矢人

并無增恆廋三矢之制大抵禮射發的取中質耳無

事貫革且亾矢弗更無會計故司弓矢云恆矢廋矢

用諸散射注疏遂指爲大射賓射燕射等則自天子

至士豈非率用恆矢乎雖詩行葦云四鍤如樹儀禮

既夕云鍤矢一束此不過燕樂之文慎終之禮非實

物也蓋射以觀德祇取進退周旋升降指讓比于禮

騶虞狸首采芣采蘋比于樂自然中鵠貫革云乎哉

猗嗟詩趨踰儀成舞選等句可見又射則貫故殺梁

弓毛傳貫中也鄭箋習也無貫革義集傳非

昭八年蒐紅傳云天子與眾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

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詩車攻

此鄭于鄉射記主皮下引書傳亦云中者雖不中也

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可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

如此且攷古者世子生射人取桑弧蓬矢六以射天

地四方內則及射義兩載之鄭氏僅云本太古也疏

因申質素之意不知桑木也力强蓬艸也力弱是周

官六弓恆矢之義與桃弧棘矢不同且于始生時先

以禮射詔之非卽穀梁之貴仁義乎鄭注未免不具

至疏家又云蓬爲禦亂之艸桑爲眾木之本於義何



取耶尤爲嚮壁虛造已

國語新疏說 與董壽羣

蒙示大著國語周語上中二卷新疏訓詁精援引博  
可與邵氏爾雅疏王氏廣雅疏並列爲參且可度越  
尊先世所製尙書大傳識小編而上之允乎不朽之  
作也此書少日亦曾校讀稍附鄙說其間約得數篇  
入爲好友取去今止記犬戎章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解云性情性也按數語乃  
本禹謨三事義當作性生也別官大司徒辨五地之  
毀不滅性喪服四制作生高誘注呂覽本生篇生性  
也白虎通情性篇性者生也大戴禮三本篇性之本

叢說

五

也荀子史記皆作生惟左氏昭八年傳莫保其  
性杜注命也非亦可見晉義與漢義之流變 此係  
注誤又降莘章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  
則何爲韋解云何爲在虢按下文逢福貪禍之吝并  
据然則語氣當作在虢何爲此係刊誤二說僭識格  
上至韋序中率附就商數則不過以剪裁詳略之處  
小參末議耳外如北門章免胄而下辨無拜字似當  
先取左傳呂覽等文而以尊說終之謂拜有等差  
擅字亦有拜義豈必稽首始稱拜耶 周禮九拜九曰  
肅拜鄭注肅拜  
但俯下首  
今時擅也又魯朝章方上銳下韋氏無解補疏甚核  
然柘州之非辨亦須備引以駁正之再攷補音序云

取官司所藏十五六本以宋緘大體爲詳諸本固不  
可得而自元明以迄國朝亦常有十餘刻外如古  
微書五行大義等書其文體大略相近皆宜博采以  
附證之凡此悉不揣之瞽言不知有合尊聽否若夫  
共和千畝鄭南之疏義三川命圭請隱之訂文自非  
宿學宏材安能精當至此行止愬愬未敢贊詞略見  
一斑可徵全豹他日錄成後卽宜仿水周林刻拓以  
蜜香紙萬番傳示當世正所謂左氏孤行杜氏孤行  
董氏亦孤行也

伯霸說

叢說

六

伯以氏者仲叔季也以爵者公侯子男也以官者收  
伯也其上公爲王官伯齊太公見鄭志荅張逸語單  
成公見昭十一年左傳緣當時有氏王伯者故加官  
字以別之嘯堂集  
古錄云其次以侯爲伯者周語宣王命魯  
孝公于夷宮詩衛風序旄邱責衛伯也此伯當指平  
桓詩譜定爲  
宣公孔疏又次以伯爲伯者曹風下泉之邠伯大雅  
崧高之申伯並見鄭箋皆佐伯也此東周以前事至  
春秋時周官八命九命僅行于畿內不能行于侯國  
左氏成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杜注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服虔應劭  
說並同案昆吾大

鑿系羣在夏商皆為伯官齊桓之加等晉文之策命皆有伯官之功故亦稱為伯也非霸也孟子曰五霸者指東周以後言趙注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宋襄是霸也非伯也以昆吾大彭豕韋為霸則無文以秦繆楚莊宋襄為伯則非官惟桓文則有伯功而雜以霸術者故可渾而稱之且伯上仍加以官猶見尊玉之義羣平若係以玉益見無君之心漢書二表師古注及白虎通竝存並說不辨伯霸之不同非也宋泰山孫氏五霸為伯之說亦非惟厚齋王氏以霸為伯云者近是是東西周之升降也案王官伯又見陳宣帝紀大建十年

叢說

七

始興王叔陵

操慘操慘說

說文有操無慘隸書破操為慘音義本同議即元賓碑有殊慘字桓譚新論微子箕子慘字可證適曹魏有避諱之令與隸寫正合且諱不多年後人故少有傳忌者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漁陽慘搥蹀躞而前慘字元即操字宋王僧孺詩散度廣陵音慘寫漁陽曲而自注七紺反與古歌詞邊城晏聞漁陽慘黃塵蕭蕭白日暗之句操義尚存音則非矣後世俗本更謂慘為參慘字張騰文士傳云七甘反是擊鼓法徐鈞

云七鑿反三搥鼓也音義全失遂迷句讀若後漢書注李談苑楊氏細索雜記黃朝漁隱叢話胡仔能改齋漫錄吳等書皆疑搥字連上連下之讀且因俗刻譌搥為搥說益支離迄無定解不知慘本操字當絕句搥

叢說

六

謂參為慘當作三搥解則文順矣古來疑讀自此不可解矣吳淑以章草之變改慘為操通雅又辨釋文及五經文字慘搥之非二家僅攷字書俱未及正讀亦未審魏諱者近時驛軒孔氏夏小正補注於慘泥而就家句直引魏諱改作操字與予說正合更攷說文心部操字注愁不安也引小雅白華念子慄慄又慘字注毒也七感切而陳風月出小雅正月大雅抑篇三慘慘字茂堂段氏云皆當作慄入韻以正陸氏之謬知釋文已誤正音而段氏亦未檢魏諱白華慄釋文作慘北堂書鈔作慄月出抑篇慘五經文字皆作慄

伽藍記字說

友人為余言比讀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有雙聲句云  
是誰第宅郭冠軍家此婢雙聲猶奴慢罵四語殊不  
諧叶何也余謂君所疑者殆宅猶等字耶是有古音  
與俗音不同者在案宅古音鐸書宅西曰味谷古作  
度釋文古文庀學濂按書釋文無此文惟說文山部  
庀字下云亦古文宅此釋字當作說  
與相似也又五流有宅三危既宅古竝作度史記毛  
詩鴻雁其窳安宅與澤韻皇矣此惟與宅與度廓韻  
楊雄曰爰清爰靜游神之緣北朝多宗鄭學尚讀古  
處惟未惟莫守德之宅  
音者也猶廣韻乃庚切而吳下俗音讀同迎聲且與

叢說

九

銀吟等音混大謬若此字自當作彼與婢聲同係俗  
本刊誤依聲讀之無不諧叶記錢遵王言趙清常于  
此記取陳錫元素西巖願靈字孫蘭公四本及龍驤  
郵刻補正為完書而今本復有謔字使清常有靈想  
武康山中尤當白晝鬼哭者也書以贈之

鹽豔說

禮郊特性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為豔使歆  
豔之也說文篇韻皆不詳而六朝及唐人樂府如薛  
道衡作昔昔鹽簾條三孃工阿鵲鹽又有突厥黃帝  
白鴿神雀疎勒滿座歸國等鹽大抵與宋南平王樂

所唱三婦豔齊王融梁昭明太子沈約王筠  
吳均劉孝綽陳後主皆有之同一音

義北人所言音讀楚夏者字體是也洪容齋謂如吟

行引曲之類信矣間讀劉向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

無雙號曰無鹽卽列女傳  
之鍾離春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

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而無

所容据此形狀無一可歆豔之處因之為號且以名

邑則西京已有此讀鄭注元有所本諸說家未見引

及更考地志鹽字當作去聲漢書注  
不詳而唐人詩多叶

平韻媚頰吳孃唱是鹽  
更奏新聲削骨鹽未免音失而義亾矣

大唐郊祀錄說

叢說

十

書為眠琴山館舊藏鈔本十卷唐王涇著舊書經籍  
志無此目惟新書藝文志及書錄解題有之涇名唐  
書無傳間攷禮志載永貞元年遷高宗祔德宗元和  
元年祔中宗祔順宗兩事皆涇主議一稱禮官一稱  
太常博士此卷首署禮院修撰與新書正合書為涇  
自著自辨神位至小祀凡列八目逐條下竝附臣涇  
案云云乃經上史館者文中所引羣經諸史漢魏諸  
儒傳注南北朝暨隋唐諸禮官博議并六典開元禮  
五經文字等采摭甚備因革甚詳再取其冬至樂章  
以校樂志如奠祖配天此作尊祖肅唱和鳴此作肅

雅享厭惟其此作惟其歸風疾此作歸靈可訂舊史  
志講夕月樂章月以陰德入每尤宮貴神全篇樂志  
並無尤可補舊史之闕且神位條司民作司人禮玉  
條白琥作白獸燎瘞條丙地作景地樂章條豫和作  
元和皆謹避國諱惜元鈔本文字譌俗衍脫殊多至  
第七卷風師文下頗竄不可讀詳加訂正所可疑者  
涇爲德憲朝人而享太廟文下乃有穆敬文懿四廟  
樂詞似爲後人附入者殆非涇作未及深攷也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亭林先生嘗言明人著書無非盜竊金源著述遭此

叢說

龍漢一劫真不幸也余雜興書籍詩注曾從諸書采  
輯約及二百種開取文淵閣目核之所藏不及四之  
一歎爲盜竊之餘殘缺已甚擬作金文目一則以稍  
存梗概嗣以底本焚去未能也今初庵出其所藏抱  
經學士四朝藝文補志屬余校之因取詩注依類補  
入凡得百餘種及平邊三住崑崙坡軒等誤凡訂數  
十字至楊之美之象數雜說趙閑閑之老子集解張  
鉉之韋齋集張潔古之珍珠囊各有小辨稍加是正  
若王百一汝南遺事一書蓋與元裕之壬辰雜編揚  
煥然天輿近鑑並紀金末時事本志乃類入地里豈

臣主奔逃不暇而暇說懸瓠那載耶惟金源爲宋人  
偽書所誣數百年來謬誤流傳都視爲虎狼之國地

暴不可近不知天會皇統開于前大定明昌踵于後  
文治彬彬才人蔚起在朝在野各有著述彼其人俱  
苦心孤詣成茲小品或傳都市或藏家塾自幸可以  
名世雖所製未必盡善要不從剽賊中來其英光疇  
氣不可泯沒者固在曾未百年而文淵一厄蕩爲烏  
有自中州選外爲遺山所汰如白寓齋曹聽翁輩固  
已隻字不存卽宋潛溪所舉殷樊之周仲善等亦一  
詩不見雖以抱經學士及辛楣宮詹學業宏見聞博

叢說

畢力搜采終于不可多得顧余鄙識所見者金源一  
隅耳他可知矣徒令諸書如虎豹一尊僅留名集于  
天壤間學濂按名集疑當作集名或集字譌故金目之說實有痛心焉  
者博雅好古如初庵當必有同慨者乎似聞君家多  
祕籍校閱之下若更將金源及宋遼元諸家兼爲補  
正尤四朝不幸中之幸也余雖老敢不執簡以從

金史板刻說

元人徐一夔始豐稟載俞子中墓碣云至正初四年甲申  
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鏤版遣翰林應奉  
張翥視工屬子中校正子中名和號紫芝卽書王蒙  
芝蘭室圖記并題如此江山

亭詩卷首籀文者清河書畫舫紫芝書白石續書譜  
又少嘗作松雪偽書幾于逼真松雪遂留賞焉晚年  
專臨晉帖及見獻之十三續夷堅志王起善跋云至  
行真迹刻意模擬遂名家  
正戊子年武林新刊金史始獲一觀殆以宋史卷帙  
繁重遼金史政事僻陋故止浙中一刻無他本行世  
遂少日知錄載嘉靖初國子監官張邦奇請刻廿一  
史云十七史取舊板修補宋史取廣東版遼金史求  
善本翻刻蓋廣東版不刻遼金史而浙版已已止存  
印本求善本者乃取初印耳戊春在吳門從友人借  
得浙刻元本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  
私印八字篆文長印或即明楊南峯奚  
囊手鏡與南本相較其字形行格每頁廿行每  
行廿二字

叢說

天會十鑑卷哀紀刑皆同惟衛紀三年大元字提行  
五年志等而完顏合達傳百十後凡北兵字又皆不提行是書  
書買取南大抵取浙版印本翻作監版無疑故其文  
本補入者字互謬不及二百字總目尾頁載列校勘官十人衛  
倪中麥激岳信楊鑄牟思善卜勝李源揭模百官志  
丁士匠秦九人未詳惟揭模似為文安從子  
五十五尾頁載軍須庫典牧司圍牧司提舉牧圍所  
四官兩監本皆脫去且其末頁直書卷目于下格若  
本無此四職者乃鈔胥之弊又禮志六三三十原廟下  
列傳七十宗磐傳下兩監本皆脫一頁並存空白  
版而所校浙本兩頁皆存想當日所取翻刻之本偶

缺耳曾記元人張昱輩下曲云院官賜宴酒黃羊  
禮待諸臣亦殊優渥其間總裁失檢纂修紕繆姑置  
弗論至史成後不付監刻移文浙省僅令張俞二人  
視校不過取名下士抑具員而已此元臣之草草也  
至明人復惜膳寫之工箋紙之費徒取舊印窠模一  
任工司刪脫即此四頁亦非難寬之物學謙按寬竟  
疑當作寬竟  
不咨查采補致北監本每頁廿二行  
每行廿一字踵成其繆自監  
官林文俊表進以前諒必無一人寓目者以一代典  
要視為奉行故事此明臣之草草尤甚者茲據徐銘  
玉跋知此史自金亾百有十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  
至順帝至正四年甲

叢說

申始有浙本又隔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  
八年己丑始有南  
本其間不絕如綫是可歎也  
金石圖商父癸鬲說  
古來鐘鼎彝器皆一工而一用鬲則二工同用而制  
度文字不同羣經音辨鬲鼎屬  
音列鬲陶也音隔爾雅釋器鼎款足謂  
之鬲其金齊當與鼎同而不言大小不詳所用攷工  
記攻金之工冶氏臯氏稟氏竝無為鼎文何有于鬲  
乎惟搏埴之工陶人為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先鄭  
斛三斗無定說後鄭云豆實三而成穀穀受斗二  
升則似六斗矣其文上與甌屬是為煮器禮喪大記  
陶人出重

高儀禮士喪禮煮用重鬲注瓦器懸于重者疏所受  
僅二升說苑有以瓦鬲煮食甚美或以土銅之器進  
子然上無兩耳下無款足蓋自爲陶鬲與爾雅金鬲  
不同及攷許氏說文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  
腹交文三足其云象腹交文較款足義更明晰而鼎  
屬下乃云實五穀豈爾雅之金鬲亦與攷工之陶鬲  
同量耶混二工爲一器非也博古圖慧季鬲高徑皆  
四寸餘以此父癸鬲較之約侈其半而兩耳三交足  
同決爲商器無疑竊案爾雅鬲文下卽云甑謂之鬻  
方言鎮吳越之間謂之鬲及陳氏禮書以款足爲空  
足不取注疏曲脚疎足之說則其用亦與釜鬻爲近

叢說

五

問見蔡氏古器類編載路氏鼎三足而一稍大用以  
煮茶以少火燎大足則水隨沸或摧大足折見折處  
有銅渣作火燄上騰之狀意此亦金鬲也記者弗深  
攷混名爲鼎耳抱之陳君家藏三代兩漢金石極富  
少而嗜焉攷訂精覈出其尤者繪而梓之裝成巨冊  
傳示當世可爲未名之寶豈獨擅奇三吳哉比屬半  
樵致示讀其繡刻之精想見堂中金碧燦爛當更十  
倍輒附鄙證爲之介他日小暇當扶杖從拙園先生  
後一攷求古精舍而縱觀之且取此鬲用所定周尺  
較其高深圓徑而求其實中積更乞君一試捫揣與

路氏鼎或有當否

周鬲說

辱下問謹荅粟米二字詁訓家說則有甲者粟無甲  
者米文字家言則粟亦米也南豐之粟從詁訓解故  
壯者日二升幼者日一升習之之粟從文字言故畝  
收一石其多少似相合至今之度量衡三法校之于  
周及秦漢惟度法爲樂律所限約侈僅及三之一若  
量衡二數沿及唐宋二千年以來迤漸增加其侈幾  
數倍矣猶記少日里中先輩言曾校得周時古鬲鄭  
注六斗者求諸今量實積止得一斗二升知今量之

叢說

六

二當古量之十因用此數取周官廩人三誦中也  
約之六斗四升日誦三之計月食一石九斗二升以  
今二折之實得三斗八升四合以三十計之每日食  
一升三合弱此文係在官給米之數則與王制所云  
凡用民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合矣後漢書南  
蠻交趾傳計人廩五升注古升小故云與此量亦同  
喜爲攷古之小有當處謹質諸

周上制劍說

太湖漁人于湖中網獲銅劍一許君雲樵得之以今  
官尺量之臘廣一寸三分莖長三寸身長一尺六寸

六分以今法馬平之重二十七兩八錢出以示子  
 曰此周物也且吾鄉土產攷工記云材之美者吳粵  
 之金錫吳越之劍遷地弗能為良趙陲言吳鑄二劍  
 干將莫邪越鑄五劍魚腸湛盧越絕亦言吳有扁諸  
 之劍且三千焉試攷諸周制攷工又云桃氏為劍臘  
 廣二寸有半寸莖長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釐以  
 六兩大半兩為一鈞大半兩即謂之上制鄭注莖長  
 十六銖為今之六錢六分六釐謂之上制鄭注莖長  
 五寸身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度之今尺臘廣則約  
 以五二古二寸有半寸莖長則約以六古五寸身長  
 則五五而少弱古三寸三分權之今稱劍重則四六

叢說

七

而少弱古三斤十二兩今想夫椒戰地折戟沈沙龍  
 不久藏寶氣自見其為扁諸之上制無疑且為摩挲  
 發其采色雖不若芙蓉始華而潤澤如玉光白如茶  
 又知古言金錫即今之銅銀書傳之黃金黃鐵堯典贖刑  
甫刑百毛詩之如金如錫禮記與此文原可互證  
 攷工不又云乎金有六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為大  
 刃之齊則是劍為二銅銀復何疑哉此吾鄉三千  
 餘年之土物乃為君藏之得所歸矣君試于中夜望  
 之或當有虹氣千丈透匣而出干霄漢而衝牛斗間  
 者始信子言之有徵也君其善寶之

漢晉磚文說 代溫小滄

二樵王君性嗜金石所藏甚富比又購得磚文多漢  
 晉間物蓋鄉人墾土出諸地中殆古時宅墓其文率  
 紀年日月間拓五十餘本寄示攷諸兩史竊有說焉  
 如文云元康元年八定為漢宣丙辰而晉惠辛亥同  
 又永平定為漢明戊午戊辰而晉惠辛亥同又永康  
 元年定為晉惠庚申而漢桓丁未同又永甯元年定  
 為晉惠辛酉而漢安庚申同此疑年之說也若建武  
 元年閏月定為晉元帝或亦似漢光武第據漢建武  
 三年丁亥閏正月逆至元年乙酉章法不滿當在更

叢說

末

始二年甲申歲更據晉太興三年庚辰閏三月逆至  
 元年丁丑章法有餘當在是年六七月文略耳此定  
 閏之說也至太興四年八月丁亥據晉元紀是年七  
 月壬午九月壬寅中間止隔一十九日係史文刊謄  
 又晉太元九年七月壬午朔十九日庚子據孝武紀  
 是年六月癸丑朔七月壬午無事不書史文正合文  
 中可攷者尚多未暇續證茲特取其年閏參之或亦  
 古人正名之義庶藉手以報命耳

吳夫璽磚說

己卯冬日偶至郡過葦村齋中出示舊藏磚文巨冊

讀其自題跋語頗極精覈復出續購拓本有天璽元年太歲在丙申荀氏造十二字在字荀字皆反文與解又八月興三字隸楷峻整有法余案荀氏望出穎川自後漢迄魏晉世多賢達宦業率在北方而孫吳又別祖武子非荀卿後南國五十餘年此氏遂無顯人卽志載俞詔之賜厲秀之改公孫之徒竝與荀氏無涉是時主皓荒淫誣妖作瑞陽羨園碑適與所造年同雲麓漫鈔所載殘碑文有云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紀號天璽其宅墓皆不可攷諒不過吉祥萬歲自仍民俗耳要不可以荒朝例視之葦村以爲然否

叢說

九

晉永平磚說

文云惟歲戈庠又云水平兩行共六字其文殘缺二樵攷上爲戊寅下爲永平永字雖止存下半散水要無可疑奈漢明晉惠兩號中訖與戊寅不值嘗諦審拓本擬爲在辛二字蓋磚刻行中都有正反相開者戈文次畫甚平與戊字之作人者不同乃在字反文耳左旁上一點似不足據庠文下多積畫右旁直下豎筆亦似不足據此文旣定核諸漢明永平四年爲辛酉晉惠永平元年爲辛亥兩號皆合矣惟晉號首改永熙復改元康稱永平者才五閱月終當以此年

爲是漢磚文未必似也二樵見之或亦有取

晉永嘉二磚文說

文云歲在丁卯所作九月十日孤子錢噲又云歲在丁卯錢公口案丁卯爲晉懷帝永嘉元年紀云永嘉四年二月戊午吳興錢璠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討璠斬之事詳玘傳磚文作噲疑史譌孤子二字略似辰名第是年九月戊申朔紀脫朔字十日當爲丁巳非也是時元帝初鎮江東聲威未著吳興錢氏與義興周氏竝爲豪家而非清望每憤北人亾官失守者避亂來居顯位駕馭南士噲起義兵拜官建武始

叢說

三

謀似正然所率部曲不及數百人名稍順于徐馥勢遠遜于陳敏苟以軍期促迫猖狂謀變遂改軍號燒邸閣劫殺陳豐孫充圖害王敦以舉事一蹶卽仆傳首建康抑太不自量矣噲父錢公名不可攷錢氏有曰溫者以誤買臨海公主爲女婢被誅曰廣曰象者爲陳敏將軍與平敏亂曰鳳字世儀參王敦軍事溫矯譎爲精神滿腹者與沈充同惡亦預敦禍皆吳興人似爲噲族餘不多見此磚爲噲父壙中物是時葬術大行豈亦以妖言妄作不及四年幾致族滅耶按此三句磚雖小物志之可爲墓圖之誠又据漢人疑有譌



碑額多篆文凸字劉禹錫宜城歌曰石碣陽鐫額是也磚刻似類陽鐫者蓋自曹魏禁碑後競尚碣識其文字方整率沿初平永建等金洗體製槩木范土搏埴而燔之取便易也與丹書刻石陽鐫不同鈕子章少嗜金石篆刻所藏甚富既思舊碑泐搨翻摹失真似不若陶旂文字神氣完備尙得窺見古人筆意況郡之西山巖谷深邃多古宅墓至今茅檐竹舍中每拾舊時甌璧爲塗墍其文多漢晉間刻于是廣爲搜采擇其土密冶精製模而文古者皮弄之名其樓曰百陶客歲曾手拓五十餘則成一巨冊見示蓋魏

叢說

主

晉兩朝正字畫流變之會故冊中有篆隸八分并眞行各體摩挲翠墨洵屬偉觀且紀年下係以月日并人地名等尤可藉正史闕此永嘉磚其一也

晉磚說

古者天子諸侯國中皆有太學國子大小學外此凡鄉遂大夫及黨庠州序家塾無非設教之所大抵卽吏爲師卽治爲學耳五經通義三王教漢時郡國縣化之官總名爲學道所上博士弟子飲射讀法略遵周制若文翁蜀郡任延武威間非常立魏晉因之固未間縣有專學也今立樵王君出示古磚拓本文有吳興東遷季潘璵

造八字案吳興郡爲吳王孫皓寶鼎元年分吳丹楊二郡所立東遷縣名見晉地志載爲太康三年分身程立開改東安者隋志平陳後廢義興周札曾封東遷縣侯蓋兩晉之世八王五胡敦溫諸逆日尋干戈又朝士九品中正競尙充虛浮華標榜率未遑于學校惟涼州九郡有之見晉載記張軌李暠傳無與中國事卽倚郭烏程不聞建設安得分立下邑輒有此舉耶第攷范甯傳爲餘杭令於縣興學校養生徒事在孝武帝甯康初年潘瑾氏名雖不見史傳而東遷與餘杭同屬吳興相去不百里想瑾亦有志之士其令東遷時

叢說

主

當必聞風慕倣二仿范氏規制創闢黌舍教養博士弟子員惜無碑載不顯于世幸藉此磚迄未淪沒鑿有明據良不誣也比見宋程俱北山集文紙背有湖州監郡庫務等官朱印簿帳知是解中刻本已詫爲吾郡韻事而二樵嗜古乃能于千餘年文獻無徵之後悉力按采表章建學盛舉尤爲郡載生色雖纂錄舊事如鄉先輩鄭芷畦先生僅磨石未拓晉磚持此寶也眞可做晚當世豈肩與元平五鳳等文以爭先較古于吳會間哉三樵果以余言爲然卽當實諸屢座龔以錦囊藏諸寶樓署爲精舍中磚品第一且

君固精辨金石者更加博證必有心印云

又

余作前說止取紀半樵磚文拓本及二樵別目率興  
作此而尾語仍屬二樵取金石文博證者蓋以此文  
八字七皆隸書惟孝字乃古老子文見金石隸古碑  
韻府  
入書家大抵有之恐閱者或有異讀故也此從張鱣  
注處寄回正冊見此文後果有書跋讀孝為孝者既  
錄說文爻聲說文子部孝放也老省又老部孝善事  
從子爻聲古音切也老省父母者從老省  
也呼教切老省等語灼見子老部分不可強混學字正  
文自見教部篆文玉篇孝學同入子部廣韻教部乃  
孝古音切

叢說

垂

云厥義不同形聲相近魏晉俗書溷而不別原其故  
亦或識孝為學字奈晉無懸學莫可引證又見俗書  
教字多作教教字誰知孝字自古單行無從偏旁用  
者未免疎謬說文教部云上所施下所效也可知此  
齋輩混孝為孝乃不解六又云子不別出者蒙孝之  
書者為此橫議不足據  
下體為之策攷古來金石凡重文必下加一一兩  
且或上字小偏豈有行間全無墨點而可分一字作  
兩字讀者又未免撰造其誰欺耶是不可以不辨

龍簡文說

春秋列國兩漢諸王皆奉正朔而各自紀元厥後國

勢分裂強臣叛命遂有更朔建號等事或者乃以吳

越稱元為非分不知五季時中原篡奪如弈棋諸方

竊據如蜂起而武肅獨能破巢滅董保障二浙一十

四州民命數百萬卒以納土歸宋又使生靈不受兵

燹之厄其功誠終古不朽嘗議云何哉且其建元之

故亦嘗詳攷碑錄乎蓋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

年中奉篡號者二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公次年

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

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

陀羅尼載五年壬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五年以唐

不載而廣潤龍王廟碑則稱梁貞明二年丙子崇安  
臨安

院開山碑又功登聖寺摩厓稱龍德元年辛巳上宮

詩稱三年癸未良以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亾次

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建元寶大若冷泉亭

記載寶大元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載二年乙酉東陽

縣觀音寺銅鐘衡又水月寺幢載寶元年丙戌招賢

州司馬墓誌同

寺幢載二年丁亥浚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

年辛卯寶山落星石制書同羅隱記文有或營秀

建靈德王廟推知寶大建元在甲申寶正改元在

在武康鳳山

叢說

丙戌至六年辛卯實八年以梁匹亦不用後唐同光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于故國淪亡強臣篡弒之會別具忠愛纏絲未忍遽舍之至意雖晉吳天岐蜀復天遵用唐號而或凸或偃一節不終在歐史固失采其事即順伯亦未究其心今立堂錢君為武肅裔孫出所藏寶正三年戊子太湖龍簡告文見示此大可以神碑闕者比年讀史見歐公文筆太簡謬處殊多不能表章吳越始終節鎮忠君愛民之事因藉此簡年確疏天寶實大建號之由以證之此彭雲楣先生

叢說

圭

所以有新五代史補正之作阮芸臺中丞詒經精舍亦以命題鄙著歐史補正議中曾將此簡載入而流傳本反改實正為天成非也

宣光銅印說

少聞里中先輩言乾隆三十六年北方新屯土中掘得銅印一為太尉之印其字為蒙古篆八疊文首上有漢文二十七字右署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正月日中書禮部造又言為順帝子昭宗所鑄凡十七餘年殂攻順帝北遁在戊申七月昭宗嗣位和林當在次年己酉而洪武詔修元史即在戊申十一月緣

順帝無實錄亦于次年己酉遣使搜采至北平及平灤諸郡正當蒙古建元設官鑄印之時所使者不過奉行故事且以西北和林為化外之域故不一及既見元色目人丁鶴年自咏詩云獨有遺民負悲憤草間忍死待宣光正與印合又見王逢感秋詩云本是宣光中興日腐儒長夜泣遺編乃知此號蓋取少陵北征詩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二語惟遺編為何書迄不可攷夫闕略莫甚于遼史而其敘西遼大石事年號井井傳次頗詳始知元史之闕佚較甚于遼史矣

叢說

圭

南宋趙氏墓碣說

內姪溫忠客傳來南宋趙氏墓碣文為江蘇陸君錄送徵詩者自述泚野學宮後有古墓稱趙王墳前明義塾碑記僅載為宋定城令今得此碣于墓之土中姓氏世系始詳云云忠客屬子攷之讀其文有序無銘為子勛手自誌書故無書撰人姓氏止附煇諱云人于後序稱父用入太學兩舉進士不第以任子補雜班後為制置邸密所辟出令邊邑無所著見以終女亦直序無誇語首云趙姓自別于玉牒也宋宗室 雖而不母王氏家世伊洛是南宋人習氣若唐人則

必書太原琅邪矣碣中諸人尙無攷惟用父集英殿  
修撰名思者見金史交聘表大定十八年三月宋遣  
試吏部尙書趙思賀萬春節碣云嘗貳天官是也宋  
史孝宗紀淳熙五年四月罷趙思起居舍人以奉使  
不知禮仍降二官蓋思以舍人借銜出使降官後復  
改修撰耶密宋史有傳制置江淮在開禧初年爲韓  
侂胄用兵所舉李大東見兄大性傳乃元祐黨人積  
中之孫直闕官卑故稱主管安撫公事至嘉定己卯  
轉寶文待制則稱沿江制置矣結銜甚合惟碣文後  
娶下失載某氏似非元闕係脫鈔耶秀州慶元元年  
已升嘉興府此仍載舊名青龍其屬鎮也彭華鄉宋  
屬長洲縣見坡集滕元發墓銘自己己寓災後宋人  
雜著數十種都不得見茲其大略耳續有所見再補  
之

叢說

手

附錄碣文

先君趙姓也諱用字彌明曾祖朝請大夫管當西  
京留司御史臺諱伍祖右宣教郎贈通議大夫諱  
慶孫父中大夫集英殿修撰贈大中大夫嘗貳天  
官諱思母淑人王氏家世伊洛靖康南徙因家于  
吳先君自幼嗜書六載壁水兩試南宮後以先祖

遺澤任從事郎調浙漕計置官于秀之青龍將書  
終攷耶公密制置江淮辟令光之定城以嘉定己  
巳八月五日終於邑治年五十有五先君孝友寬  
仁廉勤恭儉尤長于詞翰取以遠大期而天齋之  
年痛苦罔極勸等不孝卜宅孔艱始以嘉定乙亥  
二月十三日葬于長洲縣彭華鄉許墅之南岡先  
君始娶王氏以紹熙辛亥九月二十一日終今合  
葬焉後娶三子勳勢二女長適迪功郎楊澤再  
適進士姚子寅已次適甥進士張大壯孫女一  
人勳等泣血謹書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軍

叢說

手

事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李大東書諱諱云許墅  
有古墓俗稱趙王墳按前明權使方公創建義塾  
碑記載宋定城令未詳姓名嘉慶丙子歲燬與諸  
同學董尊義塾并修古墓于土中得此銘世系  
始詳爰求大雅詩歌以成韻事後學陸燦謹述  
京兆府學碑記說

辛夏碧岑張兄示予金源京兆府重修府學碑記一  
幀紙高七尺廣五尺首尾完具中爲鼠齧者十餘字  
碑額失去進士李卓撰文正隆二年立此碑全文青  
浦王述庵已刊入金石萃編攷府尹爲完顏胡女乃  
婁室子本傳作活女胡活蓋一聲之轉壯義碑官至  
儀同三司京  
北尹本路兵餘人俱未及詳文有三歲設科經史取  
馬都總管

士鄉升之府府升之朝皇帝臨軒賦業等語案元李  
世弼登科記云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  
第選志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正隆元年命以五  
經三史內出題始定為三年一闈史文悉合惟登科  
記言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上京貞元元年遷都于  
燕遂合南北通試而松漠紀聞云會試後又置御試  
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國都不復試文止以會試敕殿  
庭唱第而已士人以爲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官之  
御試之制遂絕夫忠宣先于皇統初南歸安知貞元  
遷燕後事御試制絕乃附會之說不足據范石湖族

叢記

三九

帳部曲錄明載貞元二年御題王業艱難賦趙可獻  
之中第有詞是也若奉信校尉官志正七品上作承  
信殆大定所改耶夫京兆爲漢唐故都府學爲太學  
遺址神明奧區闕規鉅製自與他路府不同文不一  
及直下秦焚漢濫四字夫焚則有之濫則費解漢武  
紀贊曰興太學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濫  
云乎哉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且行間詞  
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語欠妥如世態渣于前當作世道諸生怡然當作欣  
然風聲氣俗當作氣習文王時耶當作文武方合此  
種文字若使党趙爲之應不至是噫巍巍聖明堂堂

大府遭此腐儒俗筆污染靈星此韓昌黎處州碑歐  
陽永叔吉州記魏了翁瀘州記之所以卓絕千古矣  
舊鈔本敬齋古今註說

永樂大典一書顛倒篇章割裂文句誠淺夫之所作  
也然其時舊本已叵搜采殊富故今人多從此伐山  
而拾潘焉梓而傳之率世所罕觀者卽如金儒李仁  
卿敬齋古今註一書聚珍版刻凡八卷先時讀之驚  
其上下千古博極羣書欣所未見而名臣事略不詳  
卷月比在矣門張訥庵家得見元書係舊鈔足本凡  
十一卷前後序跋皆無爲明萬厯庚子武陵書室蔣

叢記

三

德盛梓行者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取聚珍版校  
之僅得十之六尙遺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後顛亂遺  
脫不少其脫前者三則三卷馬援上又約輕脫後者  
十一則一卷三百下又國風下二卷灌夫下又石林  
可下七卷淵明下又中脫者一則帖條前後俱脫  
延年下卷長發條三卷開脫者三則一卷嚶嚶  
者三則監條四卷工條其誤皆自大典非  
勦條七卷大不同者一則霸條其誤皆自大典非  
聚珍之過因勸訥庵將足本校而刻之終以仁卿生  
于開代祇見諸元遺山桐川太白等詩其行事罕詳  
爲告之日元人蘇天爵名臣事略所引碑文記序載

李文正事甚備且攷其名而重有慨焉詳見雜

坐于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同榜自詞賦

德淵外有劉從周虞卿孟攀麟李璿經義孟

陵主簿辟推鈞州金叵北渡講學著書祕演算術獨

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即其中統召拜

後與翰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在金則為

收科之後勁在元則占改厯之先幾生則與王溥南

李莊靖同為一代遺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間竝列

四賢祠祀嗚呼其學術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後人

不察謬改其名呼治為治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

李季蘭相溷吁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

付諸劖劂傳示當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見全璧豈

非大惠後學哉

玉田詞說

張玉田白雲詞高陽臺一闕為過韓相園而念及賈

相者作于祥興戊寅宋祚幾訖矣攷其生在淳祐八

年去侂冑已遠與似道同時詞中但作感歎豪無譏

刺意想玉田為故王孫有材具奇氣自負似道遇之

固不能如韓斬王之周李晦叔辛稼軒之待劉龍洲

吳履齋之助劉震孫而江湖游客率有津潤亦所不

免不過如剡源送序云雖少有遇無以甯我居者玉

田當此固不必如太學之恨東風德祐乙亥太學生

苦湖海新闢云東風謂似道亦不必如僧彬之歸遺

骨元釋仁恩過似道墓詩云權握三朝位三事只應

第詞語宛轉已覺未免有情適見扣舷憑軼錄一書

念似道也髣髴作髣髴又不知侂冑首金國也而

洽作西林且不知秋水觀半閒堂之在葛嶺也所引

草草至此又詞中殘碑云云乃未草碑緣似道密聞

元主晏駕遣使乘機陰許歲幣與之約和反奏戰捷

諂附者遂立碑以誇大其功林霽山樵唱云回首未

草碑荒烟掩餘柞亦是此則渠未曾夢見者集中惟

此闕為可攷故為詳識之亦以見古人遺詞之雅

又

玉田生平所交游者大率皆故國勝流自高疏寮王

碧山周草窗陳西麓鄧牧心董靜傳吳夢窗仇山邨

李質房錢舜舉張伯雨彰彰表見外如趙學舟宋宗

與仁字元父入陳行之名恕可號宛委會稽亦顏

春堂詩集四卷缺後四卷為吳門袁易通甫著詩極

清麗明潤亦元人之鏘鏘者其姓氏屢見于白雲詞  
 中攷四卷有為靜春賦木蘭花慢一首蓋通甫不樂  
 仕進築溪堂花圃以自娛尊酒不空座客恆滿而玉  
 田以王孫故態裘馬清狂游迹所經於鄉郡為尤數  
 所云明窗淨几窈窕芬芳徜徉日夕者為園中紀游  
 之作又泛江有懷瀟瀟雨一首所云恩恩呼酒夜雨  
 舟行乃別後卻寄者七卷和入杭韻甘州一首緣靜  
 春晚年小出寓杭日多故有茂苑西湖等句至八卷  
 中吳感舊聲聲慢云西州洒淚不忍徘徊殆通甫  
 後作耶案靜春卒于大德十年僅四十五歲見黃文獻墓誌

叢說

圭

時玉田年已五十有九苦憶顏回相尋到老其感愴  
 之言亦至矣比又見張詠庵手鈔本亦止前四卷而  
 後四卷佚目尚存曾屬校字其贈禽行陸生詩云歌  
句改作兼又雪中詩云欲張故先翁引老子詩餘目  
將欲歎之語改作歎詳見代張所作跋中  
 中乃有喜玉田至及和問元夕詞與白雲詞七卷問  
 元宵風入松一首正合且如東季博有園池一尊紅  
詞袁亦有山園  
詩適安陸義齋有清園堂壺中天詞燕喜亭南歌子  
齋詩各約號月汀杭人集有見近詩有懷唐月心  
層存博清平樂詞袁亦有各杭同游送詩  
名希等並見兩集中當時各園雅會賞心樂事都可  
實  
 是總本并脫佚目遂半無可攷矣若夏壺隱畫作石

袁集題作錢德鈞當自為一處耶

又

樊榭厲氏以五行相生推玉田世次功甫鑑後得斗  
 南樞因作論詞詩以志快第中缺水旁一世尚未審  
 故友楊秋室每與余談樂府必及循王五世孫事率  
 以無書可檢傳疑者數十年矣比友人范白舫自蜀  
 中回出其所著攬菴山房漫記中引奚滅秋厓津言  
 一則載張濡子含孺染家學別出機杼獨自成家有  
 湖上松窗別墅絕句一首弱柳舒眉學遠山四山斜  
照面子明父功甫楊誠齋賞其詩所謂新拜南湖為  
妝濃淡間

叢說

圭

上將是也子樞斗南工長短句李貧房每稱之自注  
 云樊榭未審錄此以證讀之如獲拱璧不禁狂喜既  
 喜濡為鐵子尤喜濡即樞父玉照松窗寄閨春水嬌  
 派四傳風流繼起白雲詞中又添一佳話矣白舫何  
 久秘此說不行續刊而便秋室終不得見耶因復記  
 滿江詞本仄韻姜白石以其多不協律翻作平韻此  
 詞五卷韞玉傳奇一首亦用平韻豈即步石帚者耶  
 又詞中如題絕妙好詞西江月一首觀王碧山花外  
 集洞仙歌一首宿董靜傳高士樓春從天上來一首  
 樊榭箋中皆失引敢以質諸白舫必有以教我

汲古閣寫本滄水集說

章清澤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畫之峻潔身絲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藏本不敢假僅取其尤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姪復出以見示煇若神明頓還舊觀知為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去釋其諱令定為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為汲古寫樣無疑閒諸古體本諸離騷參以莊列荀楊極以坡谷而雜入于佛老歸潛云公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間道

叢說

三

錄禪偈徵引錯出何耶諸史論亦平平無奇遺山云公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不概于心者惟游華山詩為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為欽叔百官詔之藍本想見當日游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為科律如此再攷古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尚有悠然臺味真庵二目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引省齋銘遺山弔楊善淵遺山詩續夷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于堂而子思子傳學庸獨不得配云云案禮志大定中始遷孟對顏至曾子絕無升配事良係胥手倒寫曾子二

之誤又據次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錄而已今錄呈可精寫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創字補字約及三百惜案頭無他書可證挂漏不免耳曾記往歲存德堂中主人揮金購書估值逾倍琅函秘冊無足而前武林金閭諸賈與織里賀書家爭先求售溪上機舟恆滿每當風日清美花樹盈庭酒炙茶烟佳賓列坐相與辨舊刻校足本商略古今以上下其論說窮日夕不休所蓄益富聲譽且益高者德如錢竹汀先生欣然扶杖一再過之并許作山館藏書記載一時盛事回視前朝顧玉山頂墨林諸大家殊

叢說

三

有德色轉瞬未幾而主人逝矣館書座客微如浮雲今所遺架上者千之一耳春窗點勘燈地眇昏老淚泫泫不堪回首惟小疎亦時荷衣出拜或未悉知上事余以老友殘年感深恩舊附述數語庶知尊甫先生襟期浩落學識淹通度越尋常如此而今豈可得哉書歸其善保諸

繡谷寫本滄南集說

金季士大夫多喜逃虛養名高自位置假借于道學汨沒于禪機趙閒閒李屏山其著也求其潛心砥力本經史通鑑之學為指歸生平不衍太極圖不作葛



藤語者惟王溥南爲然集中辨惑三十餘卷其天分  
高業力優故能貫穿百代以議論爲長且少奉常山  
舅氏意主字役之教文須平實不失眞當史局時每  
點竄雷希顏惡硬文字故史記辨摘其失支墮節不  
遺餘力雖閒出于素隱史通而能令太史公慝焉避  
席至宋子京新唐書僻澀不成文句視馬遷更下誠  
有污于金蓮寶炬者其指駁不當尤甚哉若君事辨  
之宋征李煜極推周世宗之德度臣事辨之晉伐孫  
皓反病羊叔子之失謀大抵南渡後北拒蒙古屈不  
得仰南綴宋人仰不能俯四郊多壘國勢日孤一時

叢說

三

朝議要以和親和議爲長策而豈所論于孫吳南唐  
之已事耶司馬通鑑于曹操多恕詞而辨中前言溫  
公論操篡漢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後乃言  
正閩之說吾從司馬公則大惑矣又坡翁以詩入詞  
爲後人詬病詩話不伏此論以南宋詞纖柔俗好日  
趨委靡而推銅琶鐵撥爲古今第一殆北朝好尙如  
此遺山新樂府亦未免習氣惜皆不及見周草窗絕  
妙好詞耳厲樊榭氏論詞語最得之溥南詩且不工  
安知詞哉內姪鈕柘山顧余喜金源事爲從繡谷傳  
寫見贈後加續附一卷合爲四十六卷有吳尺梟二

跋前有王復翁彭應龍王百一三序而冠以提要眞  
足本也前後覆校得譌處一百八字俟他有所見再  
正之

款乃說與錢守道

山谷才氣遜東坡每出奇以求勝集中多拘體拗句  
拘之不已遂有誤讀如少陵江上短述句云老去詩  
篇渾漫與本與字東坡江行句云袖手焚筆硯清篇  
眞漫與與苦同叶而山谷改作興後鏡屋竟以漫興  
入詩題亦沿其謬君茲所辨款乃二字因柳河東集  
注本譌作襖雷字山谷好奇從而實之至胡荅溪引

叢說

三

元結歌亦作襖雷洪駒父且反作雷襖皆非也案款  
字哀上聲南楚凡言然者曰款唐劉蛻有湖中鷺通  
歌劉言史瀟湘句云閒歌暖迺深峽裏元宋无子虛  
有雷迺集雷暖款及迺等字特文異耳其音同無  
可疑竊更意南人之唱款乃猶吳人之唱懊惱懊儂  
歌北人之唱紇那曲款懊紇<sub>匣</sub>母及乃惱儂那<sub>泥</sub>等音  
韻雖異而母自同若襖雷則奚涉耶至近時濫刻并  
改款爲款說文款从欠矣聲宋張東澤詞此由不識  
元許有壬唱和並名款乃集  
字之明人致誤又山谷之罪人矣

元兩劉郁說

顧氏元詩三選及癸集採元詩備矣攷訂人物亦

極博惟癸丁卷劉郁傳云字里未詳官監察御史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元年召眞定劉郁邢州郝子

明彰德胡祜適等乘傳赴闕劉靜修集劉郁字仲文

析州蒲陰人少從事府參軍後仕京師爲將仕郎

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元遺山集渾源劉郁弟郁

字文季三者俱未嘗云竊攷官御史者乃京叔之弟

官御史也俟更攷之

郁秋澗集渾源劉氏世德碑從益次子文季亦名士

中統元年肇建中書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

拜監察御史號歸愚卒年五十六妻趙氏前吏部尙

書璜之女子景岳又碑陰先友記劉郁以篆隸眞行

名家終監察御史及遺山集通奉趙公碑女一人適

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陵川集渾源劉先生哀

詞引庚戌先生訃至其弟文季以易箒時所付處言

見示云云皆是金史劉從益傳末不附郁名元史世

紀中統之召當卽辟爲都事事若將仕之劉郁別見

靜修遺詩劉仲文輓章序仲文名郁析州蒲陰人少

從事臺府參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爲

業所居里名黃臺因以爲號後仕京師爲將仕郎年

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元今爲奉禮郎秀野之誤

由失檢世德碑并未見歸潛後四卷耳故爲詳載之

第顧氏傳則不詳而所采鵲山詩自係文季作其下

叢說

李

句云倚天翠壁三千仞只欠摩厓字幾行蓋文季以

書法名家故下此滿意語

鍾紹京書五帝六甲經說

五帝六甲經本漢武內傳漢武內傳上元夫人云求

飛之術六丁六爲鍾紹京書蓋魏太傅繇十世孫也

壬名字之號

少事親孝既官鳳閣舍人從明皇削平內難爲中書

侍郎尤工書此經亦黃庭之類故專師右軍法名籍

甚當時稱爲小鍾宋淳化廣收碑帖以經生書不入

內府蓋王著固非識者且或以其共爲相時稱義勇于

楊思勗之父傳諸石刻故抑置之卷前有倪雲林題

叢說

早

近已佚去明時藏馬瑞南家又藏李伯時白描三清

書畫後歸徐茂和又爲徽商售去沈景倩曾有許高

陽女賣嫁蠻兒之惜誰知適落董思翁手惟思翁既

年久在歛中汪氏其遇會如此書畫劄云靈飛六甲

咒在董乾隆時海甯陳氏取此經入石在渤海藏眞

思翁家其稱渤海者陳後附思翁跋語流傳遂廣錢唐

帖中氏先本高氏

門翻揭遠遜之靈飛之名或係思翁改題數年前曾

借歛友吳君子碑肆見藏眞初揭本精采飛動可愛

索價殊昂不可得吳君云某必購得之惟先生先爲

某識之今札來果得收諸架上矣因綴所見聞者郵

致之

四十二章經說

葉水心云四十二章經實略淺俗是時天篤未測漢事采摘大意頗用華言復命非淨屠本書余謂經中華言乃出譯者之手西域元文未識何似蓋先時劉向所見天祿佛書內藏不出無從讎校故譯者或以意造之耳然嘗見釋迦本行經在兜率陀天說法云我今何處成道觀見生南閻浮提大有利益又云誰中爲我父母觀見白淨飯王摩耶夫人可爲父母又命波斯匿王同生作我檀越阿難等同生爲我弟子

叢說

又命舍利弗外道中生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父母恩難報經云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未足報恩西書俚淺率皆如是或樺皮貝葉之本也於此經何議哉余家藏有三本汲古刻沙門守遂注者北宋本也六和塔紹興諸公書石者南宋本也永樂初沈度帖明梵本也其間文字章句多不同更取唐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攷之中有黍筌二字三本俱無此文又有輪敬二字當爲天神輪敬下注而塔碑作踰敬沈帖毛刻作愈敬竝屬輪字之譌惜乎唐本不得見傳刻既久則又誤脫不全矣承示

山舟翁所書經帖因括說以問惟上人爲我證明

小蓬萊石碁局說

乙丑之秋過石谿紀君齋中君云某去歲自他所得石碁局一刮垢磨光喜爲遠祖泉石公物嗣于架上又檢得從祖餘素公詩記與此石合因綴小記以述兩世蓄石之由且置高几履而陳諸座間遂并出以示屬余記之余觀石色黝紫理堅滑破之其聲琅然清越以長石體平方帶縱面綫縱橫刻皆二十得小方三六一有明嘉靖癸亥紀泉石改製十字又雲谿隱口氏小蓬萊碁局十字背有宋紹定辛卯六月既

叢說

望刻石十一字其修廣闊刻制度竝詳自記中惟君上世富二秀公子元大德間始自句容來居潯上在無錫華氏後高郵張氏前久爲吾里望族厥後子姓益顯且繁其嘉靖癸亥改製此局構齋以藏者爲泉石翁君九世叔祖也越百餘年康熙辛未重得此局作詩以記者爲餘素翁君曾伯祖也又百餘年君復于今嘉慶甲子三得此局殆古人所謂緣熟者摩挲拂拭顧而樂之有時清簾疎簾與客對手子聲錚錚覺松風嗚然迴絕塵世司空表聖花院石幢二語可爲移贈若小蓬萊之名見陶穀清異錄爲違命侯園

池又見楊誠齋江湖集爲伊族彥通所居吳文英有賦楊公小蓬萊尉選恬詞又見武林梵志周艸窗過南屏有詩皆非也又鍊厓記云雷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士宮曰元妙聞大師居一軒具在而以小蓬萊自命又有寄小蓬萊主者聞梅圃詩見于東維子集又雙林鎮南約十里地名盛林山有土阜高三丈許爲盛溪莫公墓不知何人也墓東高處有閣三間題曰小蓬萊皆近是特是紹定片石雲溪裁爲某局刻氏制名似無可疑無如隱下三字磨泐不可攷且鐵厓記文莫君墓舍與君先世皆不甚關涉究不知雲

叢說

聖

溪爲何人小蓬萊爲何地則梅圃軒與盛林山又未敢執議然此局之轉徙淪落完壁無瑕每論兩甲子終出而爲君家三世寶藏試思坡翁之雪浪米老之研山尤海內所震耀暴著者果能傳世如是否豈不大奇且貴乎哉君嘗屈指言南宋辛卯至今垂五百餘載更閱十數年得庚寅六月之望算周六百當爲大設湯餅筵徧致名士如白陽胥臺輩并效衡山賞菊故事訂文角局把酒徵歌爲此石壽以無忘兩祖之手澤計余是時雖癯老庶幸觀此豪舉或能爲君家三世作頌云惟是人地名攷學謙校句無可肌證疑有誤

他日富有博雅君子出必能辨泐石而詳書之敢不推枰袖手以俟

董本西廂記說

舊見傳是樓書目有古本西廂記爲董解元作既閱輟耕錄知其爲金章宗時人毛西河實解元爲金章宗學士有此本明隆萬前與關漢卿本並稱而周憲王羣英襍劇載關氏六十本中無此目惟王實甫十二本內乃有西廂五本劇五自關王名立董氏遂掩緣此曲是搦彈家詞以金人本音歌之最合元人音韻漸變故多改占本別創新詞不知實甫五本即

叢說

聖

董曲否至明時南詞盛出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出入頗尤尤所不解故有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而廂之語不知何人并改爲南詞以便演劇關氏既寢王氏亦僅存而解元一書竟如曠劫前物幾于灰燼無聞矣今讀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定爲董西廂分上下二卷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官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黃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曉神采駿逸此又涵虛子評目所未及又云竹索浮橋檀口香腮爲關氏襲句拈

中尚有顛不刺的鴉淋涿老等語亦似采當日方  
也又云今世所刻僅見于四西廂以爲薰猶共器  
者傷之豈卽所傳王氏之五本耶其爲北曲南詞  
以文人讀本之廿一折院家唱本之彩雲開皆不可  
知而此書之爲傳是古本無可疑者

叢說

五

禮耕堂叢說終



質

存

疑

三

勳

齊





質疑剛存目錄

甘泉張宗泰登封

卷上

柯圖洛書說

先天八卦方位辯

梁州在殷周九服之外攷

羲和見征非由日食攷

積年在共和以前無據不可以推夏之日食說

滅文仲攷

楚子滅息非在魯莊公十四年攷

鄭洩堵寇堵俞彌攷

質疑剛存目錄

秦獲晉侯之月建戌攷

孔子生攷

蹇叔哭師無百里奚攷

字彗辯

春秋列國置閭說

戰于郎為郊字之誤辯

吳季札論

春秋徐園攷

許遷于夷杜註証誤

分野說

小宗伯註六十四氏氏誤作民解

大師小師瞽矇眡瞭下無府史胥徒辯

坊記陽侯說

問津處辯

鄒邾音之轉解

集大成金聲玉振說

梭為梭字之誤解

先龍字攷

雁鴈辯

颺鼠註正誤

颺鼠辯音

卷中

質疑剛存目錄

封禪書齊桓涉流沙辯

秦始皇南渡淮水之衡山乃天柱山攷

漢孝景前四年中四年兩日食辯

辯兩戒之誤

歲首之月辯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考

漢時未立今太平府屬之當塗攷

王莽傳辯誤

巨毋霸攷

漢客星犯御座攷

蔡邕非無嗣攷

周舉傳辯誤

東城前漢屬九江後漢初屬臨淮後屬下邳攷

蜀仍漢用四分麻攷

關壯繆八字辯

蟻磯辯疑

辯陳壽父被髡之妄

辯陳壽三國志以帝制予魏之隱

古無帽字說

郭嘉傳攷證

魏少帝奐紀辯誤

辯牛繼馬之妄

孟嘉落帽龍山不在姑孰攷

卷下

黃帝無與神農之後戰說

漢初五星聚東井非漢十月亦非秦十月攷

辯漢書地動儀之妄

袁安臥雪時至門者乃汝陽令今皆作洛辯誤

司馬彪郡國志廣陵郡下脫一城非海陵併入東陽攷

魏書崔浩傳熒惑在瓠瓜亡失之妄通攷

新舊兩書薛愿龐堅傳與來瑱等傳相戾攷略

大橋小橋之姓從木而非太尉元之女攷

寶滔無鎮襄陽事蘇氏回文非由陽臺故辯

質疑刪存目錄

三

辯白樂天無贈盼盼詩諷以死事盼盼所答詩亦出附會說

附辯燕子樓原詩非盼盼所作

質疑刪存目錄

四

質疑刪存卷上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甘泉張宗泰

貴池劉世珩校刊

河圖洛書說

河圖洛書始見易繫傳謂聖人則之以作易而尚書顧命與大玉夷玉天球並陳者祇河圖論語僅云河不出圖均不及洛書史孔子世家作河不出圖雖不出疑圖書雖分繫河洛要是大概言之漢劉歆乃以為伏羲繫

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專以畫卦屬河圖謂九疇為洛書圖書始判為二然究未推若何謂之圖若何謂之書自羲禹至孔子時閱年幾三千自春秋至宋又逾千年而

質疑刪存卷上

宋劉牧忽本陳希夷之傳謂河圖數九洛書數十後之言圖書者遂據九十兩圖為固然於是漢上朱氏本之列三圖於易數鉤隱圖之首而蔡元定又援圖中戴九履一云云以配九疇以洛書為九數朱子周易本義亦指天一地二節陽奇陰偶為所謂河圖者也蔡氏且謂圖書之象自孔安圖劉歆開朗邵堯夫皆如此至劉牧始易之朱子為宋大儒元定又朱子所推重故後儒無不據以為說而不知九十兩圖本與古所云河圖洛書無涉劉歆之說已與周易尚書論語異况後起之紛紛者乎又按太乙下行九宮見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以為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故謂之九宮後甄

鸞術數紀遺注有戴九履一云云與鄭所注乾鑿度之次序同按鄭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始即注之履一震宮即左三右七之三也又自此而巽宮即肩之四也所行者半還息於中央之宮即五居中央也既又自此而乾宮即六入為足之六也自此而兌宮即右七也自北而艮宮即足之八也自此而離宮即戴九也按鄭云下行八卦之宮宜劉牧等以此為河圖即劉歆伏羲則河圖畫八卦之說也而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盧辯注乃以為法龜文此又蔡氏移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入為足為洛書之所本然龍負圖龜負書文本緯書易第言河出圖洛出書而已况九疇雖有次序其義與九宮懸殊合而為一歧之中又有歧矣

質疑刪存卷上

先天八卦方位辯

天地定位一節本義引邵雍之說以為伏羲之易然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者於古無徵况夏之連山實本伏羲見康成周禮注並未言艮之方位惟本經帝出乎震一節八卦方位分配有明文則可信者文王之卦位即伏羲以來之卦位無所謂先後天之分也黃東發學宗朱子者也亦不信其以康節之說為然

梁州在殷周九服之外攷

岷嶓既藝書於梁州梁在唐虞版圖矣周有雍無梁而雍之山曰嶽澤曰茲蒲川浸曰涇汭渭洛則南不兼梁

州爾雅九州冀豫離荆揚兗徐幽營而無梁州郭璞曰蓋殷制牧誓作於伐紂時日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之爲人不在友邦冢君之列則商時夷之九服以外可知載籍之可徵蜀事者華陽國志而外諸書所引惟揚雄蜀本紀俱以爲周失綱紀蜀先稱王其次序自懿叢柏灌以至盧帝而皆言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其與中土離合之際似在上古路史直列蜀山氏於十紀中不足爲據然據二代無梁州求之疑蜀之不與中國通當在太康失位時惟時不窟西窺而梁州遂自外聲教春秋時戎皆稱王見於史記戎在雍州與梁相近宜蜀之亦稱王矣

質疑刪存卷上

王

義和見征非由日食考

推日食古無其法始見魏楊偉所上景初麻其漢初三統麻祇有推月食法及五星行度其日食則自漢以前皆見食而後知之故漢書於日食往往云京師不見某邑以閏又熹平二年下注引四年正月朔蔡邕上書云日體微傷羣臣赤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而禮載孔子送葬遇日食而止柩就道左諸侯見天子日食居廢朝之一皆是也若史官能預測之何不別擇一日以行事乎且不知食日者之爲月故禮記祇云適見於天又周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嗣是春秋沿而書之俱是見日之食而爲之辭故漢志以日食入五行志不

入天文志且孔子亦云安知其不見星也非若後世可據月行而定其食之分數爲史官之職又昭十七年傳云祝用幣史用詞史之職第與祝等作僞古文尙書者出魏晉閒人因見昭十七年四月日食之下太史引夏書云云遂附會義和之征爲由日食考其時在行景初厥之後其人似稍知厥法以房爲秋月日所在之宿故於辰弗集於房之上增季秋月朔造允征一篇不知書序止云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史本紀同而多在中康時數字然則義和見征在中康時史或可據而細釋時日云者日當指甲乙之日朔閏有誤則日不在時故日廢日亂舜巡狩時協時月正日則時日爲有天

質疑刪存卷上

四

下者之大事又啓之戰甘亦云有扈氏怠棄三正或羿之專政實有改時日之事如後世或改用丑正子正者中康得以爲辭而書序著之是日非七政中之日也若是日食何與於時且即使罪在不知日食何至六師移之况係一史官之失何爲云玉石俱焚乎此又自貢其僞者矣

積年在共和以前無據不可以推夏之日食說

宋以前無以古文尙書爲僞者故大衍推中康時日食在五年九月合於允征之文特非肇位之年耳至閏百詩大暢吳才老之說者古文尙書疏證洵爲漆室之燈但亦以義和見征卽左氏所引之事而據授時厯推在

中康十一年五月以爲與昭十七年太史引於四月日食之下證夏時食在正月而古文與厯法不合然大衍推中康五年歲在癸巳則元年己丑也關據授時厯推在中康十一年爲壬申是元年壬戌也元且不一而日食又何以推焉考史之編年始於春秋史記由春秋上溯之作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庚申以後方有各君在位之年可紀而三代世表及夏商兩紀第紀世次而已卽夏商兩代統計一朝厯年亦始見漢志所引三統厯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商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然各君在位亦無紀年大衍以日食在中康五年癸巳者未知何據惟帝王世紀云帝

質疑刪存卷上

五

堯元年甲辰舜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夏啟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不見太康在位之年以癸丑至己丑推之則是太康在位三十五年也而金仁山通鑑前編中康在位二十九歲始癸巳終辛酉相去非前四十年卽後二十年不知與大衍所推之年合否而通鑑前編雖堯元年亦係甲辰而禹元年則丙子是禹之在位前編與世紀相距七年而考史記殷周兩本紀注引汲冢紀年於夏云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是較三統厯多三十九年疑漢志缺無王四十年於殷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較三統厯少一百三十三年今所存竹書紀年雖依傍此文爲年而

堯元年則丙子此蓋偽書中之僞者今以史記紀年帝王世紀合考中康元年且莫定何有於日食之在五年與否若閻氏所據爲十一年壬戌者則正合前編之年考前編半用帝王世紀半用皇極經世而世紀自禹以後無人君在位之年惟經世則詳之大抵自古厯年至宋人頗多歧出惟司馬溫公稽古錄惟此爲慎若羅泌路史則以堯元年爲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又以堯元年爲癸未則是與丙子甲辰爲四說未免皆鑿空之論又考通鑑帝王世紀無夏殷統計之年而通鑑前編則夏爲四百四十年商爲六百四十五祀俱較三統厯爲多授時厯始於元郭守敬而亦引大衍日食議以中康

質疑刪存卷上

六

五年爲癸丑雖未知於三統厯帝王世紀竹書紀年何如而要是其時尚不以皇極經世之年爲然若閻氏則不免爲經世書所場也後世之推日食者當自周詩十月之交始以在共和以後積年可憑也

臧文仲考

達乃臧哀伯之名見桓公二年傳而林堯叟於莊十一年傳臧孫達曰下注云卽臧文仲故惠定宇謂達爲辰之誤然按杜注於本年傳上臧文仲曰注臧文仲魯大夫而臧孫辰魯大夫乃見莊二十八年經注假令十一年傳卽作臧孫辰不應至二十八年始有注以襄八年鄭侵蔡子產無文德而有武功之論見怒子國推之則

春秋時大夫之子雖未嗣位父子同朝者甚多無嫌先  
為文仲之言後為哀伯之言祖孫同論如陳文子之於  
桓子則達非辰字之誤杜之無注以哀伯名達之已見  
於前也且文仲卒於文十年計自莊二十八年至文十  
年中開莊公仍有四年又閔二僖三十三再加文公十  
年是文仲以卿見經後歷四十九年而又逆數至莊十  
一年則總凡六十六年春秋時當國久者莫如鄭子產  
子產自襄十年為卿卒於昭二十年不過三十二年而  
見怒子國時在襄八年即自此年順計之而至昭二十  
年亦祇共四十四年耳考臧氏世系僖伯卒於隱五年  
而哀伯之卒傳無可考伯氏併無諡自緣未嗣位之故

質疑刪存卷上

七

則哀伯之後即接文仲自隱五年至莊十一年不過三  
十五年則哀伯猶在無疑况宣叔雖自宣十八年始見  
而嗣位必在文十年考其卒於成四年在位亦不過三  
十年但使文仲卒年八十則莊十一年不過年十二四  
設止年七十則未必早慧如斯且莊二十八年以後傳  
多載文仲之事與言而自莊十一至二十八中開傳文  
所引為申編<sup>十四年</sup>曹劌<sup>三十三年</sup>御孫<sup>三十四年</sup>之言絕無文仲  
一事一言是所疑轉不在達字之誤矣

楚子滅息非在魯莊公十四年考

隱十一年傳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正義云莊十四  
年楚滅息按楚子以息媯一婦人而事二夫不能死之

言遂伐蔡經書秋七月荆入蔡實為莊十四年若滅息  
亦是年即使春必不能數月而生堵敖及成王致楚  
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在莊十年楚子因蔡侯之  
繩息媯而遂滅息必在十一二年去莘役不遠方於生  
二子有合正義未攷十四年之傳為追敘率以為是年  
滅息非

鄭洩堵寇堵俞彌攷

鄭之臣有洩氏有堵氏僖二十年入滑者為洩堵寇二  
十四年伐滑者為堵俞彌而兩年同帥師者皆有公子  
士今左傳各本二十四年士堵二字中夾洩字陳厚耀  
因定為公子士洩然二十年傳杜註公子士鄭文公子  
洩堵寇鄭大夫而二十四年傳註僅有堵俞彌鄭大夫  
於公子士無註明兩年皆一人故不重注也蓋洩字因  
二十年而誤

秦獲晉侯之月建戌攷

八

僖十五年傳秦獲晉侯以歸杜注經書十一月壬戌十  
四日經從赴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傳繫之十月  
故以戰韓原之壬戌在九月十三日而經書十一月為  
從赴然晉所用者夏正惠公以周正十一月見獲在晉  
實為九月晉必以九月書于策而告傳用晉史文經是  
魯史自用周正蓋皆建戌之月不可泥九月十一月之  
文以為有異也杜之為左傳注在竹書未出前不以為

從赴則經傳背戾其實陰飴甥會秦伯之月亦周正十二月晉侯之歸乃十六年之正月俱遷差兩月左傳第據月之次序排之讀者會而通之則得矣按魏舒之城論其南面干咎左氏一載之定四年冬十一月一載之五年春正月其實祇是一事而兩書之者當亦是一載之晉史一據舊史晉之十一月舊之次年正月也左傳並存之志刪其一且左氏是時不知晉用夏正不刪或所疑以存

### 孔子生攷

襄三十一年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此與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同然左傳止續經於哀十六年四月書孔丘卒而孔子之生則二傳備之穀梁傳襄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無月而是年經盡十月不別書月則生在十月可知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年與穀梁同而特書十一月此是各書所聞而可據者惟日之庚子攷襄公二十一年經十月庚辰朔二傳同則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十一月不得有庚子按二傳在史記前似非無據而金仁山定以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連月日食為非生聖人之年更謂為八月二十七日已交九月朔氣故公羊作十一月穀梁作十月皆是臆為附會至授時有一定之法惟今西法有閏日而無閏月月之初一皆起節氣然尚有太陰年太陽年之分未聞三代之時即以節氣定月也則十有一月自為公羊之誤而二傳皆曰庚子後人尙

疑疑刪存卷上

九

得據之以推其月至杜氏襄三十一年注及哀十六年注雖均主襄二十二年而昭七年傳注云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按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則上距襄二十一年正合三十五之數是杜又未嘗不以孔子為生于襄二十一年與賈服諸說同而正義轉據前注謂為三十四之誤由此推之恐前後傳注俱當作二十一其所云十歲年七十二者恐皆係後人據上注改之而孔子之生斷當為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周時十月建酉當為今八月二十一日無疑若穀梁注以為歲在己卯今乙卯與他說以為己酉日者不同大抵自秦以前歲之甲子多出後人推算姑從闕疑可也

疑疑刪存卷上

十

### 蹇叔哭師無百里奚說

僖三十二年秦穆公使孟明等出師蹇叔初哭孟子而送之又以其子與師亦哭而送之左傳如是孟明為百里奚子哭而送之為蹇叔明是時無百里奚也二傳則不然其先之諫穆公也則曰百里子與蹇叔子及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先哭而送之又哭而戒之史秦本紀有百里按百里奚騰秦伯姬在僖五年而史秦本紀已云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據孟子奚之卒雖無可攷而自僖十三年傳趙衰所云相秦六七年之說合傳晉乞糴于秦謂百里與諸乎以後絕無奚之言語事為蓋不久而奚即亡矣公穀史記俱不足據

孛彗辨

隋天文志彗星世所謂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言彗孛之分最為明析而史記天官書前敘五星之變歲星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三丈又辰星蚤為日蝕晚為彗星篇末推占天變則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彗凡三見當是推春秋昭十七年經有孛星于大辰傳申須日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之文而公羊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傳亦俱日孛者何彗星也後漢書凡紀書為彗者司馬彪之志皆作孛而班固之書則彗孛彗書是自周秦以來彗孛不分故杜氏文十四年經注云孛彗也

質疑刪存卷七

十一

昭二十六年傳齊有彗星正義曰彗即孛也而攷文十四年星孛入於北斗北斗七星分繫九州當時豈獨見於兗州之星昭十七年星孛於大辰大火宋也於魯何與哀十三年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杜注以為在平旦周十一月建戌日在卯宮先日而見當為壽星之次壽星乃鄭之分野是并十四年有星孛未繫在天何次孛凡四見皆書於經以此推之則昭二十六年之孛亦當見經乃杜以為出齊之分野此亦本之史齊世家景公曰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又云魯不見不書正義以為或陰不見夫齊魯接壤非同秦越之遙何至陰晴迥別又况彗係移舍之星有見有滅豈得以元枵之次泥之據晏子云且天之

有彗也所以除舊布新也則明是彗無疑非如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之類揆不見經之由或史有關文抑隨見隨滅故未之書斷非以出齊分野及陰不見至若隋志引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又何懼乎史齊世家孛作弗顯與左傳悖當是據後世星占附會之於春秋時無當也此亦猶古未以天市為垣至晉志始分別之言天文亦有沿革考古者不可不知杜於天文亦不尾本在天漢西非關節氣昭十七年傳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注乃云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

春秋列國置閏說

質疑刪存卷七

十一

古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然古用平朔月一大一小日食有晦及二日之不同夫食以日月交會見也日月交會為合朔而食乃在晦及二日則是麻之晦朔非天之晦朔也遼史麻象志云遼漢周宋俱行夏時各自為麻遼初用乙未元麻本何承天元嘉法後用大明麻法本祖冲之甲子元麻承天日時晦臘一章必七閏冲之日必食朔或四年一閏用乙未麻漢周多同用大明麻則閒與宋異國史敘事甲子不殊閏朔多異耶律儼紀以大明法追正乙未月朔又與陳大任紀時或低倍又云五代麻三變宋凡八變入變共一百四十四年起太祖建隆元年訖徽宗崇寧五年終始再變今攷其閏考朔考二篇如開泰九年十八年庚申當宋真宗天禧四年遼開二月宋閏十二月太康三年道宗二年丁巳當宋神宗熙寧十年遼閏十二月宋



傳大年改元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天祚乾統十年庚寅  
當宋徽宗大觀四年遼閏七月宋閏八月大率兩國一  
百四十餘年閏之前後相差一月者二而庚申年則自  
二月至十二月中間相去十月而月之大小各異者不  
與焉此緣南北各布正朔故其異可考春秋時之閏亦  
猶是已晉用夏正其一證也僅據魯史日月以定各國  
之閏朔恐有所未能合遼史可發其凡若誤會斗指兩  
辰之閒云云幾若在天本有此月名閏則失之矣

戰于郎為郊字之誤辯

戰于郎鄭氏注魯近邑也正義引公羊桓十年傳郎吾  
近邑也為證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戰于郎當是承禮記而誤案隱元年左傳費

質疑刪存卷上

北

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方與今之魚臺也隱五年經公矢魚于棠杜注今高平  
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亦即二年秋公盟戎  
之所釋例土地名棠即唐本宋地正義曰在魯部內云  
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是方與縣之北名棠者為魯而  
其東南近宋者為郎不得為郊頭邑名也郎之不得與  
齊近大證尤皆在經傳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  
宋師于乘丘是與宋戰在郎也又前桓十年齊侯衛侯  
鄭伯來戰于郎正義引公羊吾近邑也即此年傳是年魯以周班後鄭  
鄭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是與鄭衛戰于郎也是年  
與後莊十年兩戰首書齊者以主兵故可知非戰之地

近於齊也莊八年亦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夫於  
陳人蔡人言次則次之地近陳蔡可知而閏元年召季  
友于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亦即郎近陳之證他無因郎  
而單書齊者蓋今之魚臺西與河南省接壤陳蔡鄭衛  
皆在河南若齊則在魯北所謂泰山之陽為魯其陰則  
齊者也郎尤在魯之南况哀十一年之傳於齊師所至  
之地次序尤有遠近可考初曰齊高無不帥師伐我及  
清杜注濟北盧縣東北有清亭盧縣今為長清縣隸濟  
南府濟南在宋為齊州太平寰宇記齊州東南至兗州  
四百四十五里而長清則西北距齊八十里是清仍在  
魯北三百六十五里也又曰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

質疑刪存卷上

西

千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為己徒卒次於魯門之外杜注  
南城門又曰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  
稷曲杜注稷曲郊地名魯魯門亦名稷門即莊末年傳  
圍人擊所投蓋者稷曲當為稷門之曲是郊地僅有稷  
曲一名見於傳齊魯之師相遇於此緣齊師雖自北來  
而二子不能從公御諸竟故致齊師深入禦之只於南  
門此冉求所謂居封疆之閒也右師之從又踰五日於  
是齊師至稷曲下又云陳瓘陳莊涉泗泗郡國志云關里  
背洙面泗太平寰宇記云關里在曲阜縣西南二里然  
則關里在魯城西南泗又在關里之南齊人雖因右師  
之奔而入而亦由冉求之入齊軍齊人遂不能師而遁

魚臺在宋隸單州東北距州九十里單州則東北距兗州二百七十里是即尚在魯西南一百八十里實爲齊所未至况下傳又曰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是此戰實名郊而檀弓作郎者係由字形相近而誤附臨十二年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於陽杜元凱於經下註云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按唐古文其口易蓋經用古文傳用今文其實一也作陽者字之誤耳

吳季札論

延陵季子非敝屣千乘者也而以智識成其高在春秋讓國諸賢中不多觀泰伯以嫡長應立而不居讓國之名豫之荆蠻季子倘慕祖風則當致國季子之讓始有萌芽於諸樊未阻戴吳未戕之先即宜去而之他而乃

質疑刪存卷上

七

歷事諸兄爲之出使上國將兵征伐此其去就之跡可按而知也而特是僚循世及之常光負王嗣之望當時必各有其跡襄三十一年狐庸之對趙文子也而曰其在於今之嗣君乎又曰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及昭二十年伍員之說州于而見阻於光亦曰彼將有他志以一二羈旅之臣尙能知之而謂季子骨肉之閒轉不之知必無是理然則季子者衛公子郢之儔公子郢知刺贖之必反而不欲以身與之而非曹子臧之類故光爭如後日之輒故辭而不立將弑僚不以季子爲慮其言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及僚既弑而季子至不聞據大義以正之第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不傾乃吾君

也較晏子之拒崔杼猶不若蓋其見之定於素者有然是故以季子爲能讓國及責其因讓而致篡弑之釁者皆爲季子所竊笑者也雖然身處嫌疑之際而前不見疑于州于後復見諒於闔廬卒享大年爲句吳之傳人其智識固有不可及者哉

春秋徐國考

邾婁考公之喪容居來弔而曰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當即指後漢東夷列傳率九夷以伐宗周之事但徐之稱王史記趙世家及後漢東夷列傳皆以爲在周穆王時而東夷列傳更以爲滅之者爲楚文王譙周因謂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考楚武王十九年

質疑刪存卷上

六

入春秋莊公四年卒文王之立當在是年時當周莊王七年文王於魯莊六年伐申十年敗蔡十四年又入蔡中間滅息十六年伐鄭滅鄧俱見經傳若徐有稱王叛周被楚滅事不應遺之則譙周所辨尙爲未盡且如兩書所言偃王果率九夷以伐宗周見滅之後當如子頹大叔子朝之夷滅何以社稷不隕後嗣猶見於春秋時是徐之稱王容有之檀弓之文可據特未知何以名爲駒王若叛周疑無其事又未知當周何世史記不載之周本紀惟趙世家有之蓋與後漢所紀均無足據或即附會禮記而成者自列子有周穆王篇晉人遂依之爲史子華數言兩書所述造父事皆揚其波者

許遷于夷杜註正誤

昭九年經許遷于夷注云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按此乃十八年許遷于白羽注特彼注欲作樂字必是刻者誤置而改其字按葉在南陽去楚近楚足以庇之若城父為今之亳州雖去鄭為遠而去楚亦遠許何所恃本年傳遷方城外入于許下注云傳言靈王使人不安明是楚自以拓地故遷方城人非遷許也十八年傳詳載左尹所言反復于許鄭兩國之言此方是畏鄭而遷許也

分野說

分野之名始見外傳冷州鳩之言而內傳第云參為晉星商主大火而已周官春官保章氏則謂之分星說者以十二次當之而十二次中趙與晉並列可知其說出於三家分晉之後然祇以之占國至史記乃云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是配分野以州必起於秦漢之世周官雖不名分野而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不過九與十二之數殊其非周世之書可證大抵分野古有其傳觀子產申須裨竈冷州鳩諸人所言不為無驗而自秦并天下以後封建非昔言分星者移而之州變本加厲如魏為晉所分在戰國時雖改曰梁魏亦可謂之梁但惠王所都自在今之開封而漢之孝王移都睢陽應屬大火之分乃漢志景帝中元年三月彗星在觜觿云觜觿梁也

質疑刪存卷上

七

引是時梁王欲為漢嗣後漢按誅梁大臣梁王伏斧鉞謝罪事以釋之是移晉之分星於宋已是望文為義又晉占賁沈為禹貢冀州之域而星經云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夫漢之益州乃禹貢之梁州黑水華陽與魏奚涉是又以梁州之梁與魏遷於梁之梁混也史天官書亦云觜觿參益州其誤不止於人云亦云者善乎鄭康成之注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家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其論最為得中不然周天三百六十度此據今法不用五度四分度之一零數中國之地即以萬里計僅大地八十分之一所占乃僅在中國豈東漸西被朔南暨之外皆不上關象緯乎是固不獨吳越在東南而星紀在東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云云為孔穎達所疑也至賈公彥所云古者以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以為分次是從不得其說之中曲為之通亦非的論左傳是以歲星所在分其國如椽舍其大而歲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及歲在顛項之虛有妖星出於婺女神龜以為告邑姜是也至云闕伯主大火居商上相土因之居實沈於大夏主參並無始封時歲星所在之說唯冷州鳩歲在鶉火則我周之分野其說近之然武王伐商尚都雍州之分而東遷以後鶉火乃占在洛邑似亦微異

質疑刪存卷上

六

小宗伯四類亦如之註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按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四氏沒三皇氏與路史注謂太史公以攝提紀五十九

小宗伯註六十四氏氏誤作民解

四氏沒三皇氏與路史注謂太史公以攝提紀五十九

姓合五龍紀五姓爲六十四氏是當爲姓氏之氏今周禮各本作六十四民非疏引史記及宗人注誤同

大師小師警矇矇矇下無府史胥徒辨

春官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警矇上警四十人中警百人下警百有六十人矇矇三百人疏云警矇三百人而已又云大師小師警矇矇矇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並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史爲長故連類言之據此則此官無府史胥徒審矣今本矇矇三百人下乃有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十七字當是疏於考證者誤增之也

質疑刪存卷上

坊記陽侯說

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鄭注讀殺爲弑而云其國未聞按禮記各篇所引証者率皆春秋時事則陽侯繆侯當亦然考春秋時因饗而以其夫人歸者惟楚文王之於息侯左傳云楚子以食入享傳文饗多作享息小國未知其君有諡與否然以息媯歸則是竊其夫人矣但息媯之事傳聞異辭列女傳以爲楚子虜息君使守門息夫人出見之賦穀則異室之詩而自殺與左傳迥別安可執一說以論古事乎

問津處辯



太平寰宇記問津處乃有三焉二在河南道一開封長

垣縣下長垣又名蒲邑引家語云仲由爲蒲宰子路隨夫子於此問津卽蒲邑之津也一陝州閩鄉縣閩鄉津去縣三十里卽舊風陵關有蒲城子路爲孔子問津之所一在山西南東道其塘州北鄉縣下苦菜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卽黃城山也自葉至北鄉南北相毗連亘百里亦曰長城山卽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卽子路問津之所夫子路問津論語僅一見不應有三既名寰宇記非若一州一縣之志可比奚不折中於一乎

鄒邾音之轉解

趙邾邾孟子題辭謂邾自孟子時改爲邾按邾爲邾音之轉非名之改也邾之見於公羊檀弓皆曰邾婁蓋土

質疑刪存卷上

語如此如句吳於越之類古音有急讀緩讀之分婁與邾叶緩讀之則邾爲邾婁急讀之則邾婁爲邾在內傳則披爲勃鞞穀爲句瀆外傳則胥爲勃蘇皆其類也且考之字體邾半之朱小篆作與邾之爲形之顛倒亦相近是不必諧聲而邾亦可以爲邾俱足以証改名之說爲非至邾城在釋乃文十三年蘧蔭所遷山本名釋卽禹貢之嶧也後爲邾山是亦因邾之遷得名春秋有邾邑之邾其字又別作邾邾與邾體近故亦作邾與邾之邾混其實孔子所居止當作邾至孟子所居乃爲邾也然孟子第二篇下明言自齊葬於魯則以孟子爲邾人亦可疑

集大成金聲玉振說

昔孔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是周之中葉樂已殘闕失

次秦漢儒者多為杳渺之論究不能得律呂尺寸之真  
追宋以後始知以工尺配富商而鮮能於經傳會而通  
焉無惑乎孟子金聲玉振云云徒遷就於朱注而無所  
發明也竊以為言樂者其先在明乎備樂者上下之等  
差其制大率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夫而下僅  
有金石絲匏四音小胥所掌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已  
然則士僅有石一音而已而得兼絲匏者按飲射二禮  
有磬射筮入立於縣有笙二禮俱笙其升歌皆鼓瑟此  
皆卿大夫主之說者以為詢眾庶賓賢能非為已也故  
降用士禮明士雖特磬而兼有瑟土無故不撤琴弄是  
儀禮者笙至大夫則更有金也若入音之備當自諸侯  
始燕與大射諸侯之禮也而燕有管下管大射有管方  
新宮有鼓建鼓在阼又王制王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  
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是諸侯得有竹木革之明證  
按諸侯雖得有管而虞書云籥九成商頌云籥管備  
舉皆天子廟所用或言管可以兼籥或籥至天子始  
備而諸侯尚闕如大夫之金僅有編鐘而樂人宿縣有  
笙鐘有鐘見於大射儀是特設之鐘至諸侯始有之也  
惟土音於經傳無考以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如壎如  
篪之詩觀之其與竹相應者歟大夫以下無竹是亦不  
得有土也此上下之差也其次在明乎用樂者節奏之  
先後樂之節有四始為升歌飲燕俱升歌鹿鳴大饗及  
祭宗廟則歌清廟此天子宗廟之祭若大夫則當歌采  
蘋楚茨諸篇而諸侯宗廟所歌無考  
然歌清廟亦周時為然商則祀成湯高宗此為第一節  
自有猗那烈祖等篇夏以前亦無聞也

質疑剛存卷上

圭

升歌既畢鄉樂則笙入大饗則下管象武燕則下管新  
宮此為第二節由是而開歌大射開舞首徐俱開舞  
歌不笙而虞書曰笙鐘以開周官笙師凡祭祀共其笙  
不問鐘之樂既暇凡樂事播擊擊頌若是開歌有笙有  
鐘磬有鼓較鄉國之樂於器差備大凡此三節以前堂  
上堂下之樂不相淆亂陳氏標所謂奏石絲以詠誦之  
時此據虞書琴瑟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眾樂之  
時則堂上之樂不作是也由是而合樂先儒合樂之說  
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儀禮之合樂三終  
鄉飲鄉射同惟燕禮無合字說者謂孔子云關雎之亂  
實與眾音並作至大射則無合樂洋洋乎盈耳是也一則徧作六代之樂大司樂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注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樂記曰大  
章章之也成池備矣詔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是  
也此皆孟子所謂始終條理之事明乎此而後無謝氏  
八音並奏之失二者既明而後可言登振世音樂之作  
止率以祝敵當之考之書先言下管鼓而後言合止  
祝敵則祝敵者堂下之器也書傳上下合止樂各有樂  
之作也必先於堂上未有先擊堂下之器以作之之理  
蓋祝乃合樂之時所用故曰合止祝敵不用之琴瑟未  
作之先也爾雅所以鼓祝謂之止豈有作之而反謂其  
器為止者哉而堂上得有鐘者孔穎達曰按郊特牲云  
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襄十一年則堂上有

質疑剛存卷上

圭

鐘明矣又論語始作鄭注謂金奏也又仲尼燕居言大饗備九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與下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則知縣與指金作而金作即繼以升歌是升歌之前有金此足為金聲之據鐘師以鐘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此皆若書要擊鳴球傳球玉在博金之一節不可以聲論拊琴瑟之先則是玉非振也惟商頌執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磬也考有誓之詩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後而簫管依於磬聲則是樂之將終也其即玉振之謂歟何以不同於虞書豈樂至商周而大備閒有移其節奏者乎若朱子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之說不無可商徧考經傳終與

韻疑辨存卷上

音

成有別終指音而言大射之乃管新宮三終是也經文惟此餘所謂歌笙閒三終者皆注家撮言之此第一節之終必至合樂乃可謂之成然經第言工告樂備而已曰成曰變皆兼舞在內眾仲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大司樂分樂之祭皆先奏次歌終之以舞祭統明堂位舞大武大夏皆在下管之後蓋樂自升歌以至笙閒各音先後自有節次不相凌越惟至合樂而八音乃備故舞以節之樂師職所云凡樂成則告備詔來警臯舞者也樂至此聲容皆備故謂之成論語繫成於純嘽釋之後明是成中別有層次故曰以成非純嘽釋即成也且成可以數計大武由再成以至六成不言一成以武之始而北出為一成也書之簫韶九成

是也不聞以大小言然則集大成當如周官大合樂之說其大成之目猶之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云爾非對小言也至金則經傳皆兼指鐘鈔鐘師掌金奏注謂鐘及金即鐘鈔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鐘而朱子謂先擊鈔鐘以宣其聲其文似有鈔無鐘之當沿注疏之例豈以伶州鳩有鈔無鐘之言而然歟按其言云大鈔有鈔無鐘甚大無鐘昭其細也所謂大鈔注鈔以木長七尺有細鈔注大謂宮商細謂角徵羽自是樂之節奏大鈔非即大成若大合樂則五聲皆備豈徒奏宮商而用鈔哉後儒徒據韋杜之注辨鄭如鐘而大郭大鐘亦名鈔之誤而金聲之究當用鐘用鈔多未之及故附論之

韻疑辨存卷上

音

棧為櫻字之誤解  
爾雅釋木棧柙說文木部無棧字而柙櫻柙木也渠容切据此則棧為櫻之誤陸德明釋文棧音袁又于眷切恐係望文為音今本柙半誤从叩亦非說文柙馬柱吾浪切非木名  
尤龍字攷  
釋魚龍龍蟾諸釋文龍起據反龍音秋按龍龍當為尤龍說文尤龍詹諸也龍七宿切亦作龍說文玉篇龍部俱無从去之字唯廣韻有龍字然不足為據龍既為龍之別體斷非龍字之誤說文龍式支切詩曰得此龍龍蓋隸書先字與去相近故謫先作去而成龍字陸氏望文為音誤矣  
龍有七由七狄二音是龍雖有秋音而龍字之誤則自陸氏始今釋文本龍半又誤从

齒 尤力竹反在  
說文巾部

雁屬辨

釋鳥舒雁鵠注出如舒雁今本屬皆作雁疏同說文鴈  
鵠也从鳥人厂聲臣鉉等曰當从雁省聲雁鳥也讀若  
馬臣鉉等曰雁知時鳥大夫以為擊昏禮用之故从人  
是从鳥者為鵠與雁不同自玉篇大曰鴻小曰鴈及引  
月令與白虎通無不以鴈為雁矣此與左氏鹽場之場  
作平聲與詩場圃之場混同而近  
人作場更於半易上添尸沈非

颺鼠注正誤

釋獸颺鼠注見廣雅依疏所述當有颺音雀三字但今  
各本注呼為颺鼠颺字誤作颺而疏中颺音雀三字復

質疑刪存卷上

誣

誤作颺音瞿與注後所載之音颺音瞿字異義同又云  
今本作颺誤也及證之釋文乃有云瞿音劬而檢注中  
實無瞿字諸誤歧出然釋文明云颺郭音雀將瞿反字  
林音灼云颺鼠出胡地郭注本雀字或誤為瞿字沈旋  
因云郭以為颺鼠音求于反非也按此則當為颺音雀  
而呼為颺鼠之颺非颺與颺明矣蓋釋文瞿音劬三字  
正所以證明雀字如云若為瞿字則音劬矣故疏亦云  
今本作颺誤也非細從釋文會之鮮不為今本誤者

颺鼠辨音

颺鼠今本音南見反按釋文於上颺鼠身長須而賊下  
釋畜犊牛及此颺鼠俱音古闕反而郭於此節又注云

音巫覡陸申之曰郭音覡戶狄反又覡何狄反此節之  
音不一而足則颺字無由為南見反審矣揆其致誤有  
二一即本節郭注音巫覡三字巫字似南覡半有見也  
一鄭樵注此節之音作古覡反今本下犊牛亦有此反  
當是殘闕本以覡之上半益上古字下一字祇餘見字  
遂為南見反幸下存犊牛之音猶可證也近來各經誤  
闕等字俱不從目从犬而直作貝所从既非音更無從  
別矣

質疑刪存卷上終

質疑刪存卷上

誣

質疑刪存卷中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甘泉張宗泰

賁池劉世新校刊

封禪書齊桓涉流沙辨

封禪書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漢齊世家同管子封禪篇關今本乃據史記文補者按大夏有二一即太原在春秋時為晉地若流沙則在禹貢雍州域外即伐晉亦不得越境而涉之况僖九年會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杜預釋例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是宰孔所謂西者尚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質疑刪存卷中**

春秋大事表考城縣則桓公征伐會盟所及俱未至晉下宋葵丘在縣治東惟是年冬齊侯以里克殺奚故獻公聞宰孔之言而歸齊卓子討晉亂及高梁而還杜注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也是時晉都絳遠在晉陽之東南而况流沙一即史大宛列傳月氏所繫而臣之者其地在今西域之西而流沙自古以居延澤當之在今甘肅之北一西一北雖在域外而道亦歧出且大夏之名至張鷟使月氏方知其地而卑耳之山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大陽大陽今山西蒲州府平陸縣西北去流沙數千里不待涉之始至大抵一時夸大之詞不可為據又或出後世附會不定桓公當日實有此語今按齊語末一戰帥服三十一國以下云云多與史文相類疑史即本此而其

中亦有西服不沙西吳句西吳即虞也釋例河東大陽

縣東北吳城是是仍即今平陸縣地河渠書於是天子義引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也然此亦誤孝武帝本紀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紀文此下接過祠泰山遂至甄子而河渠書云發卒數萬人塞甄子決于天用事萬里沙則二萬里沙實一地禱萬里沙乃過泰山則其沙在東萊可知即使如括地志所云其沙亦在冀河之西與卑耳山西吳地理先後不合太史公不加考證而收之亦好奇之過也唯漢書郊祀志西伐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無大夏涉流沙五字班書較遷史為謹嚴

秦始皇南渡淮水之衡山乃天柱山考

秦始皇帝本紀於過彭城下云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義引括地志衡山一名岫嶼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是始皇所之之衡山即今南嶽衡山矣按二十八年始皇帝東行上太山並渤海以東窮成山登之朶南登瑯邪道徐市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證之封禪書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濞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縱陽過彭蠡北至瑯邪並海上一是由海上而歸先渡淮而之衡山之南郡一是自京師而出先至南郡江陵次登禮天柱而後至瑯邪以兩文參校則本紀之衡山即封禪書之天柱不得為衡州之衡山可知或秦時已以天柱為南嶽故遂被以衡山之名不待漢孝武始移其祀也正義不得其說亦知衡山當次



之浮江下而以欲至衡山釋之太史公以漢人言秦漢之事其次序如此當必無誤依文讀之自可得其實不必曲爲之解

漢孝景前四年中四年兩日食辯

太初未正厯以前班書每冠年以冬十月而孝景前四年中四年兩十月日食紀皆書於年末劉攽以爲記事之誤今按孝景前三年二月壬午紀作壬子今按五行志作壬午是從之詳考日晦日有食之則四年十月庚戌朔戊戌乃三年九月十九日中三年九月戌晦日有食之紀志三年九月戌晦則四年十月己亥朔矣戊午在十月二十日紀雖未言後一食晦朔焉有日食月之二十日者乎一

質疑剛存卷中

北

則月無是日一則月有是日而不當食期况五行志本無此二食疑前四年之十月戌戌晦即中三年之九年戌戌晦而誤以九月本在年終而下即接四年此必殘闕本三年四年無前中字可憑故誤補於年末而中四年之十月戌午又不知因何而誤斷非班氏本文然劉氏得考其誤書是宋本即如此但不能考干支之不符則所見猶疏通鑑孝景前四年中四年俱載此兩食而長厯雖未能該括列國而爲功於魯之方策者不少

辯兩戒之誤

井西一星史記天官書作鉞漢志作戊近來考證家定爲戊以戊即鉞之本字也然二書之敘南北兩河其義

似別史記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是兩河夾鉞也漢志之敘井鬼七宿也日東井西曲星曰戊諸本俱誤作戊今據考證家改定北北河南南河不重言戊上

北南二字似指井言按史記北北河上鉞字當是衍文以鉞在井西而北南兩河則在井東鉞與北河東西平列不相夾且兩河所夾者河亦不夾井漢志雖無戊字於星之部位尙未合南北兩河亦爲戊戊與戊似此近由漢志元封中有星孛于河成證上日成之當爲戊占曰南戌越門北戌胡門是也而史記正義不知自何時誤戊爲戒云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按此更北北河上鉞南北置而爲戒一日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字之爲衍文

質疑剛存卷中

四

北戒據此則上一日陽門上一日陰門亦爲胡門兩戒當脫南河兩戒四字間三光之常道也一行不知漢志有明文而沿史記注誤字遂以兩戒爲定名不知若分南北言亦當作界固不得作戒也戊戌戒史漢無善本因形相近而所誤跋出苟不合而證之未有得其一者是者按戊與戌自不參之下有罰字亦作伐井之西有鉞以類從也漢志之皮斷是戊之誤不得因下有戊而據成爲成之形似地

歲首之月辯

漢紀書冬十月於歲首顏師古太初元年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注未正厯以前謂建亥之月爲正此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顏意似以各年首冬十月爲追正也書時例始春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爲正宋

人誤會伊諫十有一月之文轉援漢書之冬十月為證  
誤矣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考

孝武紀元朔二年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通鑑亦作三月乙亥晦

五行志作二月乙巳晦夫二月乙巳晦則三月乙亥晦

矣紀志各書其月以為日有食之而干支又各符其月

未知當何所從今按五行志於乙巳晦日有食之下云

在胃二度胃固春分日所在之宿也律厯志云糞四度

春分終於胃六度志又云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

冬至逆推至元朔二年當十一月十七日冬至大年十一月十九日冬至年未有後九月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冬至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冬至年未又後九月六年十一月

月初一二月十八日春分律厯志糞十二度胃十四度

日冬至二月十八日春分律厯志糞十二度胃十四度

十八日春分日在糞四度每日行一度則二月晦距春

分十二日日正在胃二度日在胃三度食是為二月晦

無疑矣既為二月晦則乙巳是而乙亥非不知紀因何

並月而誤之然若非志有所食度分將何以折中得其

實乎

漢時未立今太平府屬之當塗考

滕撫傳建康元年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是年九江

范容周生等前已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按皇當依

反亂屯據歷陽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質帝本紀

作黃時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此固一時各相署置之

詞因攻皇甫嵩傳鉅鹿張角詩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皆著黃帝為標幟又桓帝本紀建和二年長平陳景立

築管於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今在宣州按此注

非漢時未有今太平府屬之當塗此當塗唐晉成帝時

以江北之當塗縣流人過江在于湖者晉大康二年分

備立當塗縣夫云江北云過江則當塗本在江北據傳

勉鳳皆陰陵人勉稱黃帝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

攻沒合肥又質帝本紀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

長據本傳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

將趙序助焉銀討之擊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徐鳳遂將

餘眾攻燒東城縣下邳人謝安擊鳳斬之按陰陵東城

曲陽皆在今定遠縣境合肥今屬廬州歷陽今和州是

鳳勉等所歷皆未過江郡國志九江郡下云當塗有馬

丘聚徐鳳反于此馬丘聚想唐初已無可考然因所反

在九江郡境故撫為九江都尉以討之若唐時宣州之

當塗在漢時尚為丹陽不隸九江何為所戰之地皆在

江北而所營乃在江南雖漢之當塗在唐久省入鍾離

勉等所營雖未必即是塗山而今鳳陽屬淮今省定遠

兩縣之交多大山縣巨此注當云故當塗縣之山今在

濠州方是又荀淑傳遷當塗長注亦誤云當塗縣故城

在今宣州倘不之正恐有援此注以入今當塗縣志者

又按質帝本紀撫斬馬勉等在建康元年三月而四月

又有丹陽賊陸宮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斬

之是其時今之當塗別有賊為太

寺所討不得一地而兩人據之

王莽傳辨誤

王莽傳莽奉云皇帝即位二年哀帝元長秋宮未建請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夫四千萬及三千三百萬僅共七千三百萬以二萬萬計之尙少一萬二千七百萬傳未敘及又十一媵家共三千三百萬是一媵家得三百萬較莽所受僅十三分之一而羣臣乃復言今皇后受聘贖羣妾無幾豈三百萬可與四千萬相等乎又下云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前莽所受已四千萬何益以二千三百萬合計其數轉少於前唯下四年莽女立爲后加聘后三千七百萬云合爲一萬萬四千萬之後已益二千三百萬此又加三千七百萬恰合一萬萬之數則是前四千萬之數不誤而合爲三千萬及三千三百萬字其中必有誤字固不待辨而知之矣

續疑刪存卷中

北

巨毋霸攷

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隊則枕鼓以鐵著食願遣大將一人虎賁三百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博意欲以諷莽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徵博上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地皇是霸之出當天鳳五年且未見用而言之者抵罪也至地皇四年四月世祖與王

常等別攻潁川莽聞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武威兵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多資珍寶猛獸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而後書光武本紀乃云時有長人巨毋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云驅虎豹犀象之屬以明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當是依傍前書王莽傳成文而昆陽之戰祇有明兵法術者六十三家有無巨毋霸與戰則未可知唯下文云會天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水溢虎豹皆股慄與莽傳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虎豹股慄同然莽傳所云如注水乃指雨而言光武紀則兩注水溢爲二亦微有出入未知誰得其實疑班書出於漢世較范氏以晉人追敘漢事爲確

續疑刪存卷中

八

漢客星犯御座考

桓帝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座見爰延傳續志亦載延熹四年五月客星在營室云云而光武時之客星犯御座僅見嚴光傳及爰延傳所引未知是在何年續志四年下即接光武九年中光武字下注引古今注地皇補亦闕六年以前注未按嚴光傳補一條無年按嚴光傳光武即位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二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後至舍於北軍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

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  
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  
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徵不至據傳言光  
武即位訪之後齊國上言則嚴光非以元年至而志起  
九年以後唯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凡見一百一十三  
日然其年在復徵不至之後因考本傳云司徒侯霸與  
光素舊遣使奉書又考侯霸傳建武四年拜尚書明年  
代伏湛為大司徒十二年薨是霸為司徒在建武五年  
而志起九年據此則聘光當在五年以後然亦必在九  
年前故客星之犯志不之載且續志本司馬彪之書後  
人取以補蔚宗之闕者本非成自一人宜其不相應云

蔡邕非無嗣考

文姬無足傳獨老聃念舊之意可感然伯喈之女不獨  
文姬也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中郎  
蔡邕之女且邕實有子羊祐傳祐討吳賊有功將進  
爵王乞以贈舅子蔡襲祐即景獻后之兄既云舅子則  
亦景獻后之外弟也惜襲之父史無其名耳而後漢列  
女傳云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尙未確若皇甫規妻  
陰瑜妻之列而參以先衛後董中在胡十數年之人當  
亦羞與為伍乎

周舉傳辨誤

周舉傳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邵府按延熹乃桓帝第五

改元舉卒於建和三年是舉卒於桓帝初元之二年先  
於延熹四年十二年據李邵傳元初四年代袁做為司  
空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  
則李邵為司徒在延光四年舉傳熹字乃光字之誤

東城前漢屬九江後漢初屬臨淮後屬下邳考

東城後漢屬下邳國魯肅傳作臨淮東城人當是據未  
改屬時通稱之今郡國志東城下脫故屬九江四字是  
東城在漢本屬九江後漢初屬臨淮後屬下邳俱為縣  
魯肅傳亦云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然則東城僅有  
長而已何由得有太守如呂布傳未注所引先賢行狀  
陳登遷為東城太守者也今魏書第七以呂布張遼

張遼下按呂布傳先後俱敘布事中夾張遼數行又雜

敘陳登父子事以登終之卷末評語平論呂布陳登城  
洪三人而遼不與焉可知張遼陳登俱附呂布傳非陳  
登附張遼也况登與張遼無涉附之無理標題目錄沿  
誤宜曰呂布滅洪傳張遼二大字先賢行狀東下或有  
改與陳登俱在呂布之下方是  
也呂布傳未載其年三十九而卒未詳在廣陵若干年  
江表傳載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射陽乃今淮安府境今  
所傳陳公塘愛敬陵等蹟當是為典農校尉時之遺迹  
賢行狀所云巡土田之今即傳未注所引先賢行狀考  
宜盡鑿澗之利者也  
之 行狀稱登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州牧陶謙表  
為典農校尉考陶謙傳天子都長安遣使閉行致貢獻  
遷安東將軍徐州牧登之表為典農校尉謙已稱牧當  
在初平元二年間又呂布傳布令陳登奉章謝恩太

拜登廣陵太守事在擒布前一年當為建安二年太祖紀建  
 安三年自初平元年至建安二年凡八年登舉孝廉又  
 擒布 在初平元年以前由年二十五推之則登為廣陵太守  
 非年三十四即三十三年三十九而卒使即以去廣陵  
 之年卒則在廣陵不過五六年之間耳惜乎在任之不  
 久也登之卒在建安八年華佗傳鄧哀王傳亦可證  
華佗傳佗在廣陵太守陳登病日後三期當發佗  
期果發動時佗不在而死大日佗不在非謂佗已死也  
佗之死本傳無其年鄧哀王傳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  
謂為請命及亡哀甚又佗傳後愛子倉舒病太祖日吾  
悔殺華佗是佗之死在建安十三年前佗向未死登已  
前卒是登之卒  
在建安十年前

蜀仍漢用四分曆考

續漢書卷中

吳未改用乾象曆以前自用魏之正朔迨黃武二年後  
 自不然矣先主以丕之篡竊即尊位以紹漢統必無用  
 魏正朔之理故晉志以為蜀仍漢用四分曆於時二國  
 鼎峙正朔不相為用承祚惟於魏之日月詳載於紀雖  
 所書日食較晉宋兩志少其九又正始四年以後日食  
 第具晦朔而無干支而較二國為密矣至蜀則較吳尤  
 疏後王傳評云國不置史記注無官諸葛亮雖達於為  
 政凡此之類猶未周焉據此則當時無所存後世何所  
 考然彼此互證有得其間於文之中者焉一蜀書先主  
 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丞相亮上  
 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  
 然則四月癸巳即二十四日也今按魏紀黃初二年十

十一

續漢書卷中

一月庚申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庚申晦則十二月辛酉  
 朔越四月即黃初四年四月得己未朔二十四日乃壬  
 午而二十五日為癸未而非癸巳置朔雖有不同未有  
 前十日者癸巳必為癸未之誤而蜀之二十四日實魏  
 之二十五日是四分有時先景初一日矣又吳書諸葛  
 恪傳恪與弟公安督融書日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  
 帝委棄萬國吳太元四年四月改元神鳳即魏嘉平四  
 年四月吳主權傳嗣主亮傳俱云四月權薨則恪所云  
 今月十六日即四月十六日也然四月在魏當辛未朔  
 乙未不在二十五日或諸葛恪傳十上脫二字魏元帝紀  
植諫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按文帝崩於五月丁巳  
是月辛丑朔丁巳乃十七日所引植諫七上脫十字亦

十一上脫二二十五二十六亦相差一日據亮傳下有十  
 字之類 二月朔丙申則四月庚午朔而乙未不在二十六日無疑  
 景初又有時較乾象先一日矣儻當時二國記注有明  
 文當必仍有可考者然得此已可慰一籌之睹又奚必  
 如賣菜者之求益

關壯繆八字辯  
 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此關壯繆本傳文也  
 而張桓侯傳亦云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  
 兄事之此後世附會之說所由來也但蜀臣卒年載於  
 書者較吳魏為少而年之大者唯來敏九十七餘若龐  
 士元三十七法孝直四十六諸葛忠武侯五十六馬良

三十六馬護三十九五臣傳中馬孟起四十七大抵年  
多不承先主祖年六十三關張之年自必次之然無考  
證唯據壯繆本傳云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  
為之禦侮先生傳云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  
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按黃巾起於靈帝中平元  
年甲子先主殂於章武三年癸卯年六十三則生於桓  
帝延熹四年辛丑起兵時先主當年二十四閻百詩據  
通鑑目錄靈帝光和元年戊午四月辛亥朔是年二月  
有食之二月辛亥朔則四月宜庚戌朔然本年下有十  
月丙子晦二年閏正月四月甲戌朔四年九月庚寅朔三  
食元年必二三初八日戊午辨世俗所傳壯繆八字四  
月連大方合

戊午之非然不但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由光和元年  
戊午至中平元年甲子方七年安見未逮毀齒即能為  
人禦侮者况桓侯之年更少耶是即使日有戊午亦與  
年不符此固不獨見獲於吳之年僅得四十二為可疑  
矣唯靈帝建甯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續志本紀  
同是年戊申五月亦得戊午由丁未朔數之戊午雖不  
當十三日然在前一日倘壯繆以是日生則世俗所傳  
尚不大遠且又在戊午前十年後先主之生僅七年似  
為可據因想孔子之生有二傳之庚子明據尚有十月  
十一月之差而史記與二傳又有襄二十一年二十年  
之異而况史本有關欲以憑虛者會之此尤不可得之  
數茲因日有相近故附存之為考證家別張一軍若以

為確則未敢信蜀吳二書誤亦錄下方以俟考先主傳  
衍諸葛亮傳注引魏帝春秋時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  
太守當作刺史引魏書卷三十六萬一財如此龐士元  
當作石廣元孫破虜傳三十六萬一財俱發萬當作方  
張昭傳至平州都督平乃半之誤韓當傳共攻蜀軍於  
涿郡涿乃津之誤亦卒傳三年奉貴而有功年下當有  
卒字朱然傳陸遜亦卒傳本度翻傳注引曾稽典  
錄敘徐陵子平事平兩婦歸宗婦乃姊之誤陸瑁傳九  
域樂匠之時互誤作牙陸遜傳權使鄱陽太史孫勳孫  
乃周之誤

蟻磯辯疑

蜀先主即漢中王位立吳壹妹以為后其傳曰先主既  
定益州孫夫人還吳夫第日還吳則無故之稱也先主  
在日婚媾而仇讐宜其若無此事而後主既立兩國和  
好當夏侯霸之來歸也據魏書夏侯淵傳注引魏書後  
主尚指其子以為夏侯氏之甥而在禮繼母如母既尊  
吳后為皇太后則孫權所進之妹亦後主之繼母也何  
以聘使往來蜀固不問存問吳亦不一言及之或者通  
好時夫人已卒亦未可知然卒於何年何所非可臆斷  
今蕪湖瀕江有靈澤夫人廟土人以孫夫人當之夫孫  
權既由京口遷建業夫人歸吳自必依其兄其蹟何以  
轉在蕪湖按廟去所謂蟻磯不遠此或水神之廟而磯  
與姬音近遂以女子之稱當之以無可考之人乃赫然  
相與祀之亦其地之佳話正不必務闢其非類儉父之  
煞風景也然心終疑之

策陳壽父被髡之妄

策陳壽父被髡之妄

陳壽傳載謂丁儀丁廙之子覓千斛米不與不為立傳又父為馬謖參軍被髡為亮傳謂將畧非所長云云按魏書王粲傳末敘建安七子而云沛國丁儀丁廙亦有文采不在七人之列夫七子及楊修等俱與二丁附粲傳豈皆索米不與者况云亦有文采雖佳傳亦不過爾爾而壽上諸葛亮集言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又云亮之器能政理抑亦蕭管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味其詞意正與壽傳所云將畧非所長相反且匹之蕭管反復於未

質疑刪存卷中

五

能有克之有由其推崇不可謂不至未見其欲釋憾於亮至壽父被髡事他無所徵有無不可知唯向明傳稱明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明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當或以明事傳之壽父然免官亦與髡異或說之無本如此唐修晉史乃收之豈未參之三國志乎奇謀為短當指魏延子午谷事

辨陳壽三國志以帝制子魏之隱

承祚於三國中以帝制子魏頗為後來口實今按之亦不盡然魏紀於丕之受禪僅書漢帝丙午禪位一册蜀書則當昭烈帝之進位漢中王也洎建安二十六年建無二十六年此據之即皇帝位凡前後上書者八百餘先主傳告天所稱

人之書俱一一載於篇至丙午告天一詞亦大書之若吳書於權之正尊位不過曰百官公卿皆勸而已或詳或畧於中隱示軒輊可知當時於魏第因晉承其統而崇之耳不可不拈出以表其心

古無帽字說

魏書楊阜傳阜常見明帝着褶被標絞半袂袖按袖即袂之重文據晉五行志褶作帽上有纈字被作披絞作統疑楊阜傳是上脫纈字而纈音相近遂誤補袖字又錯在袂下按晉志改褶之半从巾亦非漢魏時尚未有帽之名管甯自帽不見本傳至晉王嘉始有落帽事字書無帽字而有褶字音昌披衣不帶衣不着帶亦非法服阜云此於禮何

質疑刪存卷中

五

法服也當不單指半袂言之是字當從昌楊阜傳已誤而晉志又誤也袂袖重文前人有正之者而褶之誤為褶帽或轉以晉志為是而忽之按魏書字誤者摛布一五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檣陂呂布當作關羽引謂傳注不自申釋也而便日而誤在也上崔林傳注引名臣奏安定太守孟達安定當作新城惟王凌傳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廣東二字費解按高貴鄉公紀甘露二年六月甲子詔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當即指此是廣東二字為俱行之誤然字體不類未得致誤之由

郭嘉傳考證

魏郭嘉傳注引傅子年二十七辟司徒府而傳云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乃表曰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由薨年二十八逆溯前

十一年初應辟時當年十七矣注所引似衍二字然年二十八而薨時年未滿三十乃傳末注又引傳子太祖與荀彧書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據此則前引傳子年二十七不誤傳之二十八當為二十八也太祖崩於建安二十五年年六十六北征三郡身是年三十八是太祖十五年故謂又傳云表為司空軍祭酒傳子所云辟司徒府徒當作空

魏少帝與紀辨誤

魏咸熙元年即景元五年少帝與紀景元四年未於復除租賦之半下以五年提行至皇太后崩方接咸熙元年春正月既以咸熙元年冠下一年則上不應有五年

質疑制存卷中

七

字况據所書乙卯乃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年十一月壬辰而鄧艾以四年冬平蜀於次年春見收中間未嘗隔

一年細釋文之上下當作復除租賦五年乙卯是承上壬子癸丑連敘壬子十二月二十一日緣租賦二字在上

行末五年二字在下行首校者不計咸熙元年仍自正月

月起以改元在五月以為以前尙當為五年五年字又恰似提行且租賦無永復之理遂臆增之半二字以足

上文便五年另起而不知誤滋甚矣特為正之庶幾漆

室一燈

辨牛繼馬之妄

以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固誣而以什翼健當

牛繼馬之讖亦未然什翼健建國於晉成帝咸康四年其後晉猶有康帝至恭帝八君八十餘年而始失國且繼晉後者自宋而歷齊梁陳中惟道武當宋世南伐至瓜步而即還後國分為二禪於高及宇文與江以南無涉不得以為繼馬也考三國魏明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所載剛丹川涌寶石此石至晉未猶存沮渠蒙遜襲卑寺寺中有元石神圖令其中書侍圖狀犍牛在北馬自

中布列四面又引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按其文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所謂若馬形者當即指牛

而言但其字一則曰金但取之魏氏春秋一則曰金當取之

即焦勝所上言與當宣帝之鳩牛全當不徒以其姓之

當宣帝之鳩牛全當不徒以其姓之

質疑制存卷中

七

見於國籍以為此讖當應在劉裕劉字從金所謂金但取之金當取之也又世語云其後有一鷄象晉以庚申

年禪宋永初二年即辛酉亦所以著宋興之年耳然則圖之出斷指宋之繼晉而言

孟嘉落帽龍山不在姑孰考

太平寰宇記當塗縣下龍山在縣南一十二里昔桓溫嘗以九月九日與僚佐登此考孟嘉傳後為征西桓溫

參軍九月九日溫燕龍山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云云是溫之燕龍山在為征西將

軍時以晉帝紀及溫傳考之溫始以都督江荆司梁雍益甯七州都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庾翼卒溫以安

益甯七州都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庾翼卒溫以安



西將軍都督荆司梁雍益甯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繼  
之伐蜀歸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云還江陵是自爲  
安西將軍時卽在江陵後還江陵又加征西號荆江在  
建業西都督此數州將軍征安皆有西字桓溫繼庾翼  
不兼江州故以荆州刺史駐江陵迨永和十二年代姚  
襄猶自江陵行溫自穆帝永和元年伐庾翼二年加至  
升平五年始移鎮宛宛亦荆州刺史治哀帝興甯二年  
城赭圻居之遙領揚州牧遂於海西公太和四年領平  
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故其卒亦書平北將軍徐兗二  
州刺史太抵在赭圻遙領揚州牧卽罷征西號矣自是  
而居廣陵太和四年屯白石太和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  
方鎮姑孰於孝武帝甯康元年七月薨是在姑孰值九  
月九日僅屬咸安二年耳而嘉之落帽傳明云爲征西  
參軍大抵龍山非在江陵溫爲征西在宛江陵十五年卽在宛在宛豈  
得在姑孰乎

質疑刪存卷中

九

甘泉張宗泰

賈池劉世珩校刊

黃帝無與神農氏後戰說

分阪泉涿鹿之戰為二自史記五帝本紀始而其律書則云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注神農子孫累火災當是燹火災之文言之故不以又似以二戰為一涿鹿之戰燹尤然亦未確說見下

又左氏傳僖二十五年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卜偃本未言阪泉是與何人戰杜注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本紀而言然是時晉文與勤王之師非與王戰以太叔當蚩尤或可杜不云榆罔而云神農之後姜氏似有分寸

今據史記各家注水經注所引阪泉在涿鹿東一里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諡曰在上谷張晏曰涿鹿在上谷正義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

質疑刪存卷下

懷戎縣東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晉太康地志曰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皇帝祠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按上谷秦置郡兩漢因之今直隸宣化府境是城志上谷郡下縣十五其十一曰涿鹿後志上谷郡下八城其七日涿鹿即今直隸之保安州涿鹿山在州西南九十里唐媯州今直隸延慶州是懷來縣即唐之懷戎縣下洛縣今為萬全縣萬全縣在宣化府城不應一帝一侯兩大戰之地相去不遠又按殺蚩尤之地或以為凶黎之谷皇甫諡或以為在中冀名絕譽之野逯周而戰炎帝處阪泉之外無聞焉水經注之於阪泉又曰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魏土地記曰涿鹿城東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併流注於阪泉亂流入於涿水是不特阪泉在涿鹿而涿鹿更有蚩尤城蚩尤泉明一統志保安州東南四十

里有軒轅城又名古城按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史記四十四萬騎遂至彭陽正義曰彭城在媯州而後志涿鹿下引世本彭誤作彭此古字又或音之說路史注引之以為徐州之彭城欠考其引魏此黃帝蚩尤戰於涿鹿土地記亦誤下洛城為濟城他書可證者也逸周書史記解云昔阪泉氏用兵無已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夫云諸侯畔之則

是為天子之辭路史以阪泉氏為蚩尤恐猶望文為義其嘗麥解又云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按河或阿以三篇之言合證之獨鹿當即涿鹿獨涿音同獨獨形山陽公所居為獨鹿城或本於一云徙居一云逐帝俱此晁氏以為西戎地名無據在於是此啓筮曰蚩尤伐空桑疑榆罔自空桑為蚩尤所逐而徙於涿鹿阪泉既在涿鹿東一里則徙涿鹿即徙

質疑刪存卷下

阪泉也逸周書之阪泉氏當即指神農之後特蚩尤疑亦有炎帝之號今直隸延慶州之北有赤城縣地志云古蚩尤所居之地赤為火色蚩尤所居為赤城而律書又有戰涿鹿以定火災之說或蚩尤逐帝之後未更其運不必如羅泌路史劉氏外紀以蚩尤為姜姓亦炎帝之後云云大率自史記後故書雅記亦多知黃帝無與神農氏後戰之事但未有明據不能匯眾說而折衷之黃帝之承火運自緣神農之後德衰軒轅又能誅蚩尤諸侯遂去神農氏而尊軒轅氏非禪讓晉麥解云亦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未及黃帝所以得為天子之由亦非征誅倘果如五帝本紀云三戰而後得志則是黃帝先湯武而革命也何易

豕傳不以黃帝當革卦而繫辭轉與堯舜同稱為垂衣裳而天下治乎三戰而後得志或與蚩尤戰有其事屬之炎帝非也據史記不如據易與左氏以存疑即逸周書非果孔子所刪之餘要亦在司馬氏之前司馬氏刪衆說而爲一家之言不知蚩尤與神農之後戰亦在涿鹿蚩尤與榆罔前後俱稱炎帝而黃帝實禽殺蚩尤因涿鹿別有地名阪泉遂分以屬之亦宜讀書最忌穿鑿然有書可據會而通之正不必以仍前人之誤爲定論

漢初五星聚東井非漢十月亦非秦十月考

漢書高祖本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麻志一上云以麻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劉攽刊誤云按麻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於東井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北辰星得從歲星也然此論不始於劉魏書高允傳云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麻術之淺浩日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也宜更審之後歲餘浩

質疑刪存卷下

四

質疑刪存卷下

四

請允日果如君理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是漢初五星聚東井在秦十月論始於此而劉襲之然俱未精審以劉於天文不甚了了觀於以漢志木火土三星之壹見轉據金水之壹復證其爲誤可知至傳無允答疑浩言尙未終傳者亦不知星故不復記何言之以金水二星離日限度不同金至離日四十餘度即留而退以復於日而伏其由退而留度亦同之至於水僅半之而已非比木火土之退離望可去日半周天也麻志下星紀中章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鶉首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五行志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二月漢王始下三年十月上有後九月是高帝二年丙申之月徐廣日應閏建已據之以推則三年丁酉冬至在十一月初六日十月晦在冬至前六日而日食在斗二十是冬至日在斗三十六先麻志半度蓋其差已由牛初入斗末而夏至日在井三十一與志正合分度在漢得三十二即以夏至在五月未論而星在七月初聚日已去井三十三二十八度辰星即以井三十三爲在度爲去二十四度限外矣此金水二星不可並言可由辰星行度斷爲不能七月聚也一以浩所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是高帝未至霸上之三月其月爲子嬰未立之前兩月實高帝元年前一年甲午之七月又據秦楚之際月

表秦二世二年後九月下徐廣曰應閏建酉二世三年  
九月卽子嬰立之月是閏在癸巳年八月順推甲午年  
夏至在五月初八日五月丁未大六月丁丑小六月二  
十九日夏至後五十一日日在翼六去井末已四十九  
度不惟非水所能至卽金亦不能至烏得星聚爲秦之  
十月乎不知劉何以不考而人云亦云若是欲定聚於  
東井之的月誠有如高允之言不可以空言爭漢時五  
星段目天文志粗可依據而其行度之變高惠以下祇  
有月而無日或有僅書年者至文景二帝始詳今據以  
逆推之孝文七年七月火東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  
逆行至昴卽南迺東行考熒惑於孝景元年乙酉十月

甄疑刪存卷下

五

十三日冬至前四十九日據冬至日在斗二十六推日  
在尾六熒惑於對冲畢七半後退十一月十五日昴十  
後留卽志所云逆行至昴者也至二十八日入順遲卽  
志所云至昴卽南迺東行者也後退在孝景元年乙酉  
十月十三日則前一年甲申當孝文後七年九月十二  
日前退在前入度半當畢十六度又前五十三日七月  
十七日除前留十三日實熒惑順遲十九日由昴三行  
七度半在昴十半與志孝文後二年下所云其六年云  
云其七月火東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合則據孝景  
元年十月十三日熒惑後退逆推前一合於孝文後五  
年壬午八月二十七日夏至後八十三日據夏至日在

甄疑刪存卷下

林

井三十一推日在角二熒惑於對冲奎十一半後退至  
六年癸未四月初一日乙巳熒惑後秋一百三十五日  
由婁十二行八十五度在井三十三卽志孝文後二年  
下其六年云云其四年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者也  
並推辰星於癸未年三月初三日夏至前七十一日胃  
十一夕見四月初一日乙巳順疾九日由參三行十六  
度在井十歲星於癸未年十月初一日冬至前三十八  
日尾十七對冲參一半後退至四月初一日乙巳後順  
一百十日由畢十四半行十七度少在井四均與志合  
又據以逆推三星行度惟高帝十二年丙午春熒惑守  
心不合疑誤外大約熒惑自孝文後五年壬午八月二  
十七日後退逆推前十七合半高帝元年乙未正月初  
九日冬至後五十二日室五晨見三月十九日胃六前  
疾六月初八日夏至後十九日在柳十三熒惑前疾  
七十八日由胃六行四十九度半在井三歲星自孝文  
後六年癸未十月初一日後退逆推前四十四合半高  
帝元年乙未五月十六日夏至前二日井二十九晨見  
六月初四日井三十二前順初八日前順四日行半度  
強在井三十二太辰星自孝文後六年癸未三月初二  
日夕見逆推前一百五十三合半高帝元年乙未五月  
二十六日夏至後八日柳二晨見六月初八日後留在  
井三十二半其填星於孝景中元年壬辰四月十一日

夏至前四十三日畢十五晨見二十九日畢十六前順  
七月二十三日參五前留志所云中元年填星當在觜  
觜參去居東井當即指此蓋羸行五度矣又前五年丁  
亥志云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考填星自中元年  
壬辰四月十一日晨見逆推前四合半孝景前二年丁  
亥八月三十日夏至後八十九日角八對沖婁一半後  
退此即所云在婁幾入者也至四年戊子十一月二十  
一日奎十五後留亦即所云還居奎者也志蓋統於三  
年終言之再逆推前五合孝文後六年癸未六月十一  
日夏至後二十六日星五對沖虛六半後退八月初二  
日虛四半後留九月十一日後順初至七年甲申十一  
月二十七日戊戌後順七十五日由虛四半行六度半  
在危一卽志孝文後二年下其七年云云其十一月戊  
戌土水合於危者也而辰星自孝文後六年癸未十一  
月初五日夕見後二合於七年甲申十月二十八日冬  
至前二十二日斗四夕見十一月十六日女四順疾二  
十七日戊戌危四順遲再據以逆推填星前四十七合  
高帝元年乙未四月十八日夏至前三十日井一晨見  
五月初六日井二前順六月初八日前順三十一日出  
井二行二度半在井四半金星以孝文後七年甲申七  
月初二日夏至後三十四日張六晨見初九日退四度  
在張二十五日退三度在星六十九日退一度在星五

後留六日訖七月二十五日順遲二十四日八月十九  
日在張九次遲三十三日九月二十四日在軫七次疾  
七十三日孝景元年乙酉十二月初八日在箕八正月  
初八日癸酉順疾三十日由箕入行三十八度在女二  
卽志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者也並考辰  
星自甲申年十月二十八日夕見後三合半孝景元年  
乙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冬至後十八日女十晨見正月  
初八日癸酉順遲四日由女三半行二度太在女五少  
與志合又據以逆推金星前三十一合高帝元年乙未  
十二月初九日冬至後二十六日虛六晨見至十六日  
退四度在虛二至二十二日退三度在女十一至二十  
六日退一度於女十留六日於正月初二日入順遲至  
二十六日在虛九次遲三十三日於二月二十九日行  
三十四度在室十六次疾七十二日於五月十三日行  
八十度在觜二六月初八日順疾二十四日由觜二行  
三十度少在井二十一少因以順推後一合半高帝三  
年丁酉四月二十七日夏至前十七日井十七夕見六  
月初十日張十一順疾初訖九月十七日入次疾在斗  
四與志所書三年秋太白出西方云云者亦合然則五  
星以漢元年六月聚東井前人未卽已然之迹求之宜  
雖知非十月而懸而無薄千數百年也惟是高帝以十  
月至霸上星聚乃在六月未可以爲受命之符此是高

允之音得之讀史者當參活見焉

辨漢書地動儀之妄

張衡傳載候風地動儀之制而云驗之以事契合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夫地在天中靜者其常動者其偶當其動即使地有震亦不能自知而能傳於人所製之器乎儀之至今傳者莫如渾天觀其羅列星宿之天球機之運動在人非能因時自為旋轉上符天之春秋冬夏也太史家據以測驗其精否自有本術儀無權焉且所測者不過朔望薄蝕有常之度數若尋字飛流之屬雖精於術者亦不能知其變出常度之外也而況於銅制之器地之動亦猶天星之有尋字飛流據有常之度數尚不能於儀以知其變而謂地之塊然無端倪可測者轉可使儀之豫以告焉必無是理且儀以驗地之動而名之候風義亦不屬此儀疑別有所用蔚宗第據傳聞未辨理之有無而載之不足傳信安帝時隴西地震惟永和三年二月同震如傳所言京師學者怪其無徵則必京師非同震而後可即此可徵傳言之為傳信

質疑刪存卷下

九

袁安臥雪時至門者乃汝陽令今皆作洛誤

袁安臥雪事諸記載引之者無不曰洛陽令至門按袁安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

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惜此傳惟

見援引於漢書注未知原本是洛陽令與否然考本傳

袁安汝南汝陽人也初為縣功曹後舉孝廉傳中於其

生平宦跡頗詳舉孝廉後初為陰平長任城令永平十

四年拜楚郡太守歲餘徵為河南尹建初八年遷太僕

元和三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

和帝即位四年春薨雖自為河南尹後遷轉悉在洛陽

但河南尹太僕司空司徒俱顯宦非同編戶不得大雪

時至門無行路令得問其何以不出且皆在既舉孝廉

之後而傳云初為縣功曹其文上承見敬於州里則為

質疑刪存卷下

十

功曹之縣即汝陽也後舉孝廉是由功曹舉為孝廉亦

即在本縣由功曹而舉孝廉漢時資格如此他傳多有

之安為功曹時傳云奉檄詣從事注引續志曰每州刺

史皆有從事史按汝南郡豫州刺史部而洛陽乃河南

郡下別屬司隸傳不云某州從事所詣自在本州未舉

孝廉前安何由而至洛陽況先賢傳又明日令以為賢

舉為孝廉豈有令能舉他郡之人以為孝廉者洛與汝

半皆從水女與各亦畧相似洛字自是沿誤至門者實

汝陽令耳二國魏志劉越傳注引傳于大將軍何進辟汝陽令耳為東曹掾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則汝

陽正是令又袁紹傳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是紹以前袁氏無居洛陽者

即其誤而仍之洛陽多一佳話汝陽少一實事矣不可不正

陽

司馬彪郡國志廣陵郡下脫一城非海陵併入東

典籍誤字以形體文義通之十可得六七至脫文則非有明證閱時愈久愈不可知積漢書郡國志廣陵郡十一城東陽之次曰射陽故王深甯辨茂苑萃扁之誤引此志廣陵郡下東陽有長洲澤云云是朱時此志廣陵下已無海陵一城無惑乎明之南畿志謂後漢海陵併入東陽矣而不知非也今先以東陽言之漢制大縣為令小縣為長陳登為東陽長見三國志注若海陵併入東陽則東陽兼兩縣之地其地益大陳登宜為令矣為以長書也且海陵今為泰州在今揚州府城之東東陽在今盱眙及寶應縣境當府城之西北中隔江都所分之甘泉及高郵方至泰州東漢時廣陵郡下既有江都高郵平安何以跨越而合不相聯之縣為一况兩縣相併宜以小併入於大東陽小而海陵大則併海陵於東陽斷為望文為義失於不考謬為傳會可知也再以海陵言之一徵之宋地理志廣陵太守下有海陵令云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廣陵今晉志以廣陵為陽而注云有江海會祠按漢前志江海會祠在海陵下則晉志廣陵統縣八其四當日海陵也若以郡國志脫文例之則又當日晉改海陵為海陽矣然此特字誤則是後漢有海陵也又徵之三國志魏張尚為易正

質疑刪存卷下

十一

還傳黃初二年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

觀兵初疑海為廣字之誤及徧查他本皆作海又通鑑地理通釋魏重鎮下引文帝黃初六年征吳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使張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留遼屯江都則廣陵海陵並見非擴誤為海也其事與魏志同特以二年魏受漢禪在建安二十五年至黃初二年尚為六年

有海陵亦後漢非無海陵之一證也吳孫策傳注引江

表傳云攻劉繇別將於海陵其時正在漢末若併於他

縣豈復追稱海陵乎而呂岱傳亦云廣陵海陵人凡此

皆海陵字之見於漢末者則合陳登之為長論之豈非

東漢時東陽海陵並屬廣陵未嘗併為一縣乎然則志

之東陽故屬臨淮下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上字

中脫海陵故屬臨淮六字明矣十一城一字亦一一之誤

質疑刪存卷下

十一

又按宋志別有海陵太守云晉安帝分立領建陵臨江

如臯甯海蒲壽臨澤六縣蒲壽以上云安帝立臨澤云

明帝立所領之縣皆前代所無當即分海陵縣境立者

是從前海陵縣境東至於海今通州各縣亦在其內安

得東陽能有之乎惜自宋至今未有考及之者又按郡

條東陽故屬臨淮下空一格方接有長洲澤云云而考志他郡國下凡云有某某者俱上直接縣名下中無空

格即此廣陵郡本條下上廣陵有東陵亭江都有江水

祠下堂邑故屬臨淮有鐵秦時日棠亦同此例中不空

字獨於東陽下不同亦中脫一縣之一證

魏書崔浩傳樊惑在瓠瓜亡失之妄迺考

五星有伏有退而金水則其退亦伏皆有行度可推無所為亡失也魏書崔浩傳太史奏樊惑在瓠瓜中一夕

忽然亡失不知所在崔浩據庚午之夕辛未之朝推之以爲熒惑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千里云云夫熒惑當與日對冲前後皆係順行果前在瓠瓜則後自當順行至井乃前聞其說者以爲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及熒惑出井之後姚興死又曰非所及也此皆爲崔浩所欺而當日太史之奏本妄或由後熒惑在井而秦中早故附會之奚以知其然也凡五星皆以日爲心出入黃道內外瓠瓜在赤道北十三度五星北緯所不能至此與晉志永嘉二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宮同妄又瓠瓜分度在牛女之交下距井初將一百五十度熒惑最疾之行莫如夕伏晨見共一百四十二日方行一百八度無以八十餘日行一百五十度之理今據浩傳八十餘日之文瓠瓜乃天困之誤晉天文志太元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困即其證也又二十一年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困可知天困乃五緯行道而瓠瓜之誤審矣此事在浩傳本無年月第前云姚興死之前歲後云明年姚興死新唐書志星度議以庚午辛未爲十二月之日在魏神瑞二年當晉義熙十一年姚興之死魏書無文晉本紀作義熙十一年二月丁未載記姚興死在義熙十二年姚泓傳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然十二年二月無了未又泓傳云在位二年下云姚萇以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

義熙十二年而滅若泓立在義熙十二年於十三年而滅不得云在位二年義熙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實得丁未是姚興之死載記十下作一誤當依本紀作十一年若熒惑之亡在十一年十二月興之死已十月矣不得云明年姚興死唐志當是據庚午辛未兩日而姑以神瑞二年十一月當之並考義熙十一年十二月庚午之夕辛未之朝是當二十一至二十二兩日之交其日當冬至後四十三日日由斗十六太行四十四度半在危九少若星在瓠瓜則當日酉二十度少見時當在辛未之朝不得兼庚午之夕今據晉天文志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東井從歲星也考辰乃申之誤壬申晉義熙九年三月初七日當魏永興五年推得熒惑後順五十七日由參四行三十五度在井三十歲星後順四十三日由井二十三行六度半在井二十九半填星後順四十六日在井十太白順遲四日在井一而熒惑前以二月十九日後順九日由參四行六度入井初歲星以義熙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冬至後九日日在牛半對冲井二十八後退是歲星在井當熒惑等星前故云從歲星也據此以推則熒惑於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冬至前十七日日未至斗十六太十七度少箕九半伏十年當魏神瑞元年正月十一日危一少前順五月十二日庚午十三日辛未爲浩傳所據之日



當夏至前十日日未至井十九半十度在井九度半樂  
惑前順一百十九日由危一少行七十六度少在胃一  
半正當天困天困西起婁七東訖胃十八月十八日前  
順末上距正月十一日以二百十四日由危一少行一  
百三十六度在井十是入井在前十五日由五月十二  
日起積至八月初三日得八十日即浩傳所云後八十  
餘日果出於東井者也特樂惑自伏而順即沖退亦係  
見度云出則未免附會若在女初則爲晨見第三十一  
度本當合伏無由謂之亡失不知所在按傳本云天有  
陰雲或太史不察遂妄入奏而浩更順其妄大言欺人  
是星之不在瓠瓜及非亡失斷斷如也其傳所云留守

續疑刪存卷下

七

盤旋當亦考以終之前推樂惑於義熙十年八月十八  
日前順末在井十次日入順遲十月十九日柳一前留  
十一月初二日留度訖十二月初四日冬至後七日日  
由斗十六太行七度斗二十三太對沖井二十六半退  
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又退八度半在井十八後留十三  
日訖正月二十日入井在前留前而後留仍在井是所  
謂留守盤旋也其年據入井爲義熙十年故云明年姚  
興死更徵之音載姚興傳張泉之言亦合傳云靈臺令  
張泉言於興曰樂惑入東井句已而返十餘日復來守  
心王者惡之云云正月旦與朝羣臣於太極殿云云所  
言入東井句已而返者即前推自八月初三日入井中

襄十二月初四日井二十六半沖退泊後留仍在井也  
得自井至心凡一百二十餘度不能十餘日即至心當  
作之於文當云復來守之與朝太極殿在正月日留度  
訖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三日而姚興死此即王者惡之  
之驗故張泉所云是指井而言此由載筆者只知心爲  
王者之廷守之爲王者所惡不知泉之所云王者惡之  
乃指井爲秦分時姚興據秦今合推樂惑在井行度皆  
有可證則瓠瓜之誤審矣蓋浩於天文不甚了了觀  
書高允傳之辨漢初五星聚東井可知特於他事多中  
其時又罕真知天文者故相附和而震矜之甚矣史以  
傳信未可僅望文爲義也

續疑刪存卷下

末

新舊兩書薛願堅傳與來瑱等傳相戾考畧  
舊書以龐堅附薛願傳而新書則爲龐堅立傳以薛願  
附之舊書薛願傳云安祿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炆奏  
用願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  
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往來之衝願與防禦副使龐  
堅同力固守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  
不息外救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以銳卒併攻爲木壁  
木鷲雲梯衝棚四面雲合力攻十餘日夜半乘梯而入  
願堅俱被執云云新書龐堅傳云堅歷潁川太守安祿  
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炆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  
願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

圖而穎川當往來劇賊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城巾士  
軍寡糧少堅壁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  
月云云兩傳所書如此而兩本紀於至德改元後十二  
月下新紀云安祿山陷穎川執太守薛愿及長史龐堅  
舊紀云賊將阿史那承慶攻陷穎川執太守薛愿長史  
龐堅又舊書安祿山傳天寶十五載下亦書十一月遣  
阿史那承慶攻陷穎川屠之合以上各所書考之是穎  
川之陷在天寶十五載冬雖至德元載無正月舊傳之  
誤祇此又所執之太守為薛愿兩書皆同而兩書本紀  
又於天寶十五載四月丙午書以贊善大夫來瑛為穎  
川太守兼招討使是至德未改元前二月即薛愿拒守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下

自正月至十一月中之第四月以兩本紀證之為太守  
者已為來瑛又考之新書來瑛傳云元宗朝張鎬薦瑛  
有禦侮才會母喪免安祿山反張洎薦之拜汝南太守  
未行改穎川賊攻穎川方積粟多瑛完埤自如手親射  
賊皆應弦仆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為來瑛鐵以功就  
加防禦使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  
度使代魯吳會嗣號王巨奏吳方固守乃還瑛故官瑛  
能撫訓練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節度舊  
書傳多同據安祿山反於天寶十四載冬而來瑛為穎  
川太守在祿山反後則是天寶十五載穎川太守實為  
來瑛與兩書本紀四月所書同又據兩書其傳射賊應

茲下云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合之舊書魯吳傳五月  
戊午武令珣同畢思琛擊吳於濮水上及李巨傳至內  
鄉越南陽畢思琛解圍走則畢思琛於五月前戰濮水  
後越南陽而來瑛以四月丙午為穎川太守賊圍穎川  
未知在丙午後幾日而丙午至戊午十二日是賊圍穎  
川不過數日又田承嗣繼武令珣圍南陽前考在至德  
元二載之交別有來瑛與魏仲犀之援魯吳來瑛傳云  
為賊所拒大敗而還云云下方接瑛能撫訓練士云云  
是安祿山未於天寶十五載四月後再圍穎川則阿史  
那承慶所屠及兩本紀十二月之書俱為疣之贅指之  
枝今按書於薛愿二公之守穎川則云城中士單兵寡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下

糧少而來瑛傳云方積粟多亦一地而糧之多寡不同  
或屬薛與來三公所守非一地因考舊薛愿傳云賊已  
陷陳留榮陽汝南等郡而新龐堅傳第三云時陳留榮陽  
已陷而無汝南又陳留榮陽之陷兩本紀俱書於天寶  
十四載之十二月備詳郭納張介然崔無波之死而汝  
南之陷未書或汝南之陷在至德元載十二月即新紀  
所書執太守薛愿及長史龐堅舊紀賊阿史那承慶攻  
陷云云及新安祿山傳遣阿史那承慶攻陷屠之者也  
而特皆以汝南為穎川又新舊薛愿兩傳一則云當往  
來之衝一則云當往來劇以地理考之汝南在南陽之  
東穎川在南陽東北是陳留至南陽之衝實為穎川與

汝南至南陽之道不同惟汝南亦係要衝特不當陳留  
至南陽之中來瑱傳云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當是  
以汝南雖重地而非當自陳留之衝則潁川之守尤重  
於汝南故改之然則兩書所云當往來衝劇者誤矣且  
汝南潁川皆係河南道南陽乃山南東道不知魯炅何  
以可隔屬奏人為守此亦可疑事乃竭力拒守烈可比  
於睢陽之張許者轉以傳紀不同疑於無著不大可惜  
乎大抵天寶之亂國史無徵瑛筆者多取諸草野記載  
或得之傳聞舊書既誤於前新書遂沿於後安得起作  
新舊書者而問之有以定二公所守之地而得表其實  
也乎吳縝新唐書糾謬無徵不到而獨遺此本朝錢  
辛楣官詹二十一史考異亦不考及不應今之所  
見皆誤本故備論  
之以俟考證家

大橋小橋之姓從木而非太尉元之女

杜牧之詩云銅雀春深鎖二喬字無木旁按吳志周瑜  
傳知為誤也又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見魏志武帝本  
紀本紀前於建安十三年下書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  
月表卒則是戰赤壁之年臺尙未作詩人逞筆事多不  
考大率如此又按瑜傳建安二年策以瑜領江夏太守  
從攻皖拔之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云云其二云橋公蓋  
不知其名故以公目之如三老董公之例不定其人之  
位為公也近見一人集中有橋元墓詩其領聯云生  
有隻鷄留信誓死猶兩女嫁英雄對仗工巧極矣攷元

卒於光緒六年癸亥推至策政院在建安二年戊寅為  
元卒後之十五年未卒前光緒元年戊午賊所劫元之  
少子方十歲使兩橋或其少子之妹亦不甚外惟是元  
乃梁人此云拔皖得之則此目之以公者當為皖人又  
魏志武帝本紀建安七年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道  
使以太牢祀橋元以此例之若橋公之即為橋元周瑜  
傳何所避而不斥其名乃尊之曰公也則二人之不可  
合為一也明矣此其失與杜正同俗語不實流為丹青  
兩事雖屬謾聞不可不正之以免後人之再誤

質洎無鎮襄陽事蘇氏同文非由陽臺故辨

蘇若蘭之織錦回文至唐而顯于世為古今所豔稱大  
抵本之朱淑真之璿璣圖記其說以為若蘭適安南將  
軍質洎洎有寵妾趙陽臺蕙苦加捶楚由是洎大恚憤  
時洎留鎮襄陽獨攜陽臺之任若蘭悔恨因織錦為回  
文名曰璿璣圖命使資至襄陽洎感其妙遂送陽臺之  
關中迎若蘭于漢南云云蓋朱又本之則天之序然晉  
史則云洎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  
錦為回文旋圖書以贈洎婉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  
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言止於此而無攜陽臺之任  
及送陽臺之關中迎若蘭于漢南之文董東亭東臯雜  
鈔以為晉史從畧大抵史以綜括為貴不比他記載可  
以詳叙故凡事之見于記載者皆可以證史所未備而

質疑刪存卷下

下

質疑刪存卷下

獨此則不然襄陽本晉地晉史孝武本紀太元四年符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符秦載記亦云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是太元四年以前秦未有襄陽又本紀太元六年十二月符堅遣其襄陽太守閻慶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桓石虔傳亦云使石虔伐堅太守閻慶擒之蓋是時襄陽雖在秦而晉爭之故兩國各置太守又本紀太元七年符堅將郝貴焚燒河北田穀掠襄陽百姓而去九年二月桓石虔卒四月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當由堅于太元八年十月為謝元敗于淝水或向有人守之故九年晉始克襄陽自此以後襄陽事本紀載記俱無及之者是襄陽仍為晉有則在符秦時秦有襄陽不過太元四年至九年耳又秦時守襄陽之人太元四年陷襄陽執朱序歸于長安秦之守襄陽者為中壘梁成見于載記太元六年堅使郝貴守襄陽見于冲傳及本紀所書燒田穀掠百姓而去者又襄陽太守嚴震並見本紀及桓石虔傳是符秦時之在襄陽者前為梁成後為嚴震郝貴使實洎果鎮襄陽豈有數年戰爭而不一見是實洎之鎮襄陽無其事也晉之所鎮襄陽者朱序以兖州刺史為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河北諸軍事見本紀太元四年秦陷襄陽執朱序後秦之鎮襄陽者梁成之官亦為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下云以征南

質疑刪存卷下

府器仗給之是兩國于鎮襄陽者均無安南將軍之稱惟堅嘗署其仇池氏楊世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見載記此外惟有安北將軍幽州刺史毛貴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俱見載記據秦之有襄陽不過數年而連年戰爭之地若使實洎果為安南將軍鎮襄陽豈不一見惟秦州刺史楊世以平南將軍為之或實洎為秦州刺史如列女傳所云亦當為平南將軍不得改平為安移其地於襄陽記序皆種種不合不足為據且傳云旋圖故下云婉轉循環以讀之乃記承序而作璇璣字夫璣與衡對璇乃玉名與旋圖之文不合况晉史成于唐初武璽去唐初未遠不應不與史合疑序亦非真本大抵或宋初人為之嫁名于武氏者但於此佳話而必辨其真偽未免涉于煞風景惟若蘭才女橫以妬婦誣之不得不為之雪况秦之輿地人官皆一一可考而非同憑虛立論者東亭有知當亦以子言為不謬也夫

辨白樂天無贈盼盼詩諷以死事盼盼所答詩亦

出附會說

盼盼以舞妓為故主守義不嫁此姬妾中所不可多觀豈必死而後可傳世或謂白樂天諷之以詩遂不食而卒故陳彥之有詩云僕射新阡狐兔遊美人猶住水邊樓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今按樂天所贈之詩即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名花三四枝歌舞教成

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一絕而此詩在長慶集中次  
燕子樓詩後其題云感故張僕射諸妓或樂天和燕子  
樓詩時僕射諸妓有不得其所者並感而賦之故有名  
花三四之句味其語意乃是惜張公不於心力未盡時  
早為散遣而致身去不能相隨祇為蓄妓者感慨非以  
責諸妓也況詩云三四枝題云諸妓非指一人言也則  
此詩與盼盼無涉明矣况白公乃最深於情之人其於  
樊素則一再遣之必去而後已若於己之愛妓則恐其  
死殉而於人之愛妓乃責其偷生殊非情理之平其云  
一朝身去不相隨即推務遣樊素之意以歎張公之不  
能耳且世有生不如死者或其名為守義而不免滋物

質疑刪存卷下

三

議則愛之以德莫如諷之以死則死尚為全人也而白  
公所和燕子樓詩其末章云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  
粉不成灰則所以信其守者至矣於信之至之入而猶  
責其死毋乃不止於苛哉且據世所傳盼盼所答之詩  
其第二句云舍人不會人深意按白公之為中書舍人  
在長慶元年今按燕子樓詩序云子為校書郎時遊徐  
泗間張尚書宴子酒酣出盼盼以佐歡因贈詩云云運  
後絕不相聞迨茲一紀矣又考白公乞涓賦序白公於  
高郢掌貢舉以鄉貢進士舉及第鄭珣瑜領選部以書  
判拔萃登科十九年天子命二公對掌鈞軸明年子為  
校書郎說之兩唐書高郢並以貞元十九年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與賦序同白公之為校書郎在二公作相之  
明年則貞元二十年矣是年歲在甲申迨長慶元年則  
歲在辛丑相距前後十八年按張愔汪立名白公年譜  
建封有誤良是然謂建封未為尚書亦非唐書張建封  
傳建封於貞元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  
校右僕射不過加僕射後不可仍稱尚書耳不若據貞  
元二十年斷之建封卒於貞元十六年則二十年非愔  
而於元和二年被疾請代徵為兵部尚書未出界而卒  
燕子樓詩云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則所  
謂十一年當從愔卒之元和二年起算白公因佐歡贈  
盼盼詩在貞元二十年亦與詩序所云迨茲一紀相合  
大約在元和十二三年間元和終十六年次年方為長  
慶元年是去白之為中書舍人尚有五年盼盼不得即

質疑刪存卷下

三

豫稱為舍人此作偽顯然之迹一也然此詩語猶和平  
至若更有句云兒童不識冲霄物則是有憾於白公而  
死不得為從容就義矣其所以表揚盼盼者淺矣又况  
白生大曆七年壬子至長慶元年辛丑年五十矣焉有  
杖家之年之人尚謂之兒童耶且以貞元二十年計之  
壬子生者當年三十三其年盼盼方以舞妓佐歡度其  
年不得太長不過十三四耳是盼盼少於樂天將二十  
歲以少二十年之人而指長二十年之人為兒童此又  
自貢其偽之迹者二也大抵此等不足徵信之詩多出  
於前明今始以見於七修類稿者言之元順帝避明北  
皇恩何處不昭回又云春風先到鳳皇臺直是須聖語  
向豈微國之所出耶凡徵聘處士有同為之勸駕有之

太守方面之官豈有堂下拜之理而楊鐵崖之辭引也乃云太守免勞堂下拜真三家村未知掌故者之所云矣尤可恨者鐵鈔之忠不在方黃諸人而下無女賊已果有發教坊之事未有父之烈如鐵公而貪生僅賦詩云嫁得劉郎勝阮郎此轉足以貽鐵公之憾不足以指鐵公之光也合之以白感諸放之詩移為贈盼盼者何一則欲其死一則幸其生耶大抵明人不講根柢之學多於義理情事不之深考弄其筆頭以為流傳嘉話耳食者又人云亦云殊為誤人至所撰建文出亡洪文各詩豈有殘跡匿跡時猶露圭角則又不足辨矣洪文敏公宋之博識者也其容齋三筆中有論盼盼泰娘好

好三人一則中引劉夢得杜牧之兩詩傷泰娘之無歸及見好好於洛陽東城未結之云盼盼節義非兩人可比而前叙盼盼事止引燕子樓詩序及白之所和首末兩章若果仍有激於樂天之詩而死之事洪公何不及之此可知自唐逮宋尚無是說而郎仁寶七修類稿中

質疑刪存卷下

圭

有其說則偽託起於明人無疑也於乎世界以白公之諷盼盼以死為得中耶今考白公自燕子樓和章以外別無贈盼盼之詩而盼盼答詩合之事實又多不合則盼盼能為尚書守義已屬可傳又何必增一贅疣大凡考古人之事苟不斷之以理參之以時其不為作偽者所愚幾希

附辨燕子樓原詩非盼盼所作

七修類稿引燕子樓詩首尾兩章冠之日盼盼詩云汪立名白詩箋注亦引為盼盼燕子樓詩夫言為心聲盼盼能以妙年守義甘處小樓則必心如死灰豈猶復作綺語而云獨眠人起合歡床耶今按燕子樓詩序末云

予愛續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則是原詩乃續之所作續之者司助員外郎張仲素也揆以誤作盼盼之由殆因序前半有云詰其由為盼盼作也誤讀去聲之為作平聲耳此亦序事家見請即往之失也又按續之誤以名仲素也俟考

質疑刪存卷下終

質疑刪存卷下

美

揚州朱榮生寫  
趙連出刻

鏽

經

二

專

齋

質

釋





聽成性魯識聞未能力學少而獲侍音備資取聞見苟  
究所疑不敢不盡非欲求異也歲辛未至京師忝與賢  
士大夫講習經史退而尋釋其義有論難而後得進者  
有商榷而不敢附者偏蔽之識存以就正于通儒環望  
可不當埃更教之得是而後已嘉慶十七年五月既望  
桐城張聰成阮林氏識

第一册

儀禮士冠禮闕西閩外說

釋鞅幹

善說

與郝蘭皋戶部商爾雅疏

經史質疑錄目錄

復郝蘭皋戶部訂爾雅善首注

復段懋堂大令論左氏書

與顧千里明經議左氏四事

復胡景孟編修論大別書

訂大別三隘說

復姚姬傳夫子論大別書

漢書補注

與阮侍郎論晉逸史例

經史質疑錄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儀禮士冠禮闕西闕外說

士冠禮闕西闕外鄭注闕門槩也闕闕也古文闕為槩

闕為蹙蹙成龔以說文解闕為門槩槩同槩為門槩槩同

廣雅槩幾闕未也未同槩玉篇漢書馮唐傳闕以內未古文困

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史記闕作闕顏籀引韋昭

注門中槩為闕裴駰引韋昭曰門中槩曰闕李善注沈休文安陸

昭王碑引漢書馮唐傳闕亦作闕據此則闕與闕同為門槩而鄭解闕

闕不分矣說文解闕為門槩槩限也鄭氏曲禮注槩門

限鄭誼不以闕為門槩故解與闕同案史記循吏孫叔

經史質疑錄

敖傳曰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

教闕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

許之此槩字漢固始令段光孫叔敖碑亦作槩云高槩

改幣小司馬注槩門限也依此則槩為門限不得為門

中梟甚明鄭氏不為無據矣衆經音義門闕凡七見皆訓為門限兩引三蒼五引

鄭注一參說文王曼卿通政曰自史漢之義歧出而鄭

王肅注家語亦有槩門限之訓許等又各依所見于是訓詁家率溷為一如漢書王莽

傳曰思不出乎門闕顏籀注闕門槩衆經音義兩釋門

闕云即門限並援余正槩謂之闕為證文選曹植應詔

詩仰瞻城闕善注又誤引說文闕為門槩皆失實矣文

廣絕交論注引鄭氏禮記注闕闕皆門限也古文闕為槩者昭八年穀梁傳

日以葛覆質以為槩范甯注槩門中梟釋文槩門槩也

又毛詩小雅車攻傳曰槩槩質以為槩同釋文曰門

中闕正義曰以槩槩槩質以為槩同釋文曰門

匠人置槩以縣後鄭謂槩古文梟段借字疏曰今之槩

從大執古之槩為梟法字故尙書康誥曰女陳時梟

法字亦得為槩柱之字此闕與槩得通之可徵矣闕為

蹙者猶詩召身篇今也日蹙國百里毛傳蹙促也蹙與

上闕對文此為門限亦奇蹙之義也左傳莊二十二年

南國蹙之蹙意亦同西都賦左城右平城亦蹙字蹙之

言促音近得通也賈疏乃以槩蹙非門限之義殊繆

經史質疑錄

釋菽幹

釋菽幹曰茹蘆茅蒐菨也

茹蘆見詩鄭風東門之墠茅蒐見爾雅釋草詩毛傳本釋草

文菨見禮雜記及定四年左傳鄭雜記注以菨讀如

菨菨之菨菨染赤色者也杜左傳注以菨菨之菨取

染草名菨染縮故菨从糸菨菨車故菨从車實皆菨

字說文菨字注菨亦縮也呂菨染故謂之菨菨字注

茅蒐也蒐字注用釋草毛傳是矣釋草郭注云今之

菨也可以染絳叔重曰人血所生陸璣曰茅蒐一名

地血周禮地官掌染草及序

官注茅蒐與菨互見

茅蒐可以染草謂之菨

說文韎茅蒐染韋也本毛詩贈洛傳今本詩傳韋誤爲草買侍

中國語注一染曰韎說文韎字注一入曰韎與爾雅

一染謂之緹同色但染韋則曰韎染帛則曰緹爲異

也成十六年左傳正義引余正韋昭國語注以一入

爲緹證韎鄭氏玉藻緹注緹爲赤黃之間色所謂

韎也說文緹字注緹爲帛赤黃色與康成緹注正

合鄭志以淺赤韋釋韎韋亦與緹字注合矣又說文

韎字注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司農曰裳纁色胡竹

廉云許君以一染之韎爲淺于三染之纁故云其色

異若以韎爲卽赤色則玉藻之緹亦無分矣

皆以韎爲赤黃色之訓鄭氏聘禮韋弁注其服蓋韎

布以爲衣又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說文解緹爲丹黃色可以證與緹與緹與緹爲一色

矣玉篇韎字注引說文茅蒐可以染緹新附字以緹

爲赤色杜氏韎韋注賈氏韎布衣疏并以韎爲赤

爲緹色亦本鄭氏儀禮既夕注皆得通也

謂之韎者何齊人呼茅蒐成韎聲也

鄭駁異義曰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今俗

義多緣經文字當佗韎陳留人謂之韎李暹曰茅蒐

無韎字同音經音鄭注士冠禮云今齊人名韎爲

韎以韎與茅蒐爲一物本無異義故贈洛箋則云茅

蒐韎聲矣齊人呼茅蒐成韎詩東門之禔釋文茅蒐

徐州人呼茅蒐成韎陸璣詩疏茅蒐徐陳留人呼茅

蒐成韎也詩疏云齊人謂之鄭氏箋注皆連韎爲文

者中者有脫誤

者以經義本主韎制故不省韎字詩贈洛箋儀禮士

六書故以儀禮注韎屬下讀不審詩冠禮注皆同戴侗

箋云茅蒐韎韎聲正連讀爲文矣非并韎於韎始

成茅蒐聲之轉也觀鄭駁異義甚審禮玉藻正義乃

引齊人謂茅蒐爲韎韎聲失鄭義矣且鄭於韎字俱

省合韋之訓是本不以韎爲茅蒐甚明左傳成十六

年正義引贈洛箋正作韎茅蒐染也茅蒐今本皆韎

聲也此可證鄭箋本不以韎字爲聲矣韋昭本鄭氏

茅蒐聲之訓以注國語亦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

茅蒐成韎不取韎聲是亦爲明徵矣周禮韎師注後

之韎破先鄭讀如味杜子春讀从茅蓋取韎韎爲聲

非取韎爲色也賈疏謂鄭取韎爲赤色而援禮記禮

弓周人大事飲用日出鄭云日

出時亦赤爲證殊失鄭義矣

經史質疑錄

四

染韋爲蔽膝謂之韎謂之韎者何韎之言合也

士冠禮鄭注士緹韎而幽衡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

以名焉士喪禮注一命緹韎又注韎帶云不言韎緹

者省文疏云言韎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爲之故名韎

韎爲染韋故字從韋末聲義由聲出韎爲合韋故字從韋

旁合義出形具詩贈洛箋亦云韎韎合韋爲之士喪禮注

古文韎爲合是也

施於爵弁服曰韎韎其他服曰韎日韎

詩贈洛傳韎韎所以代韎也箋云韎韎祭服之韎士

冠禮韎韎緹韎也而許叔重以爲士無市說文市爲

衛士但有組鞅耳組鞅則鞅鞅矣說文解鞍之制如  
楛缺四角爵弁服禮玉藻士鞅制弁後正鄭注士賤  
與君同不嫌也鞅以下為前以上為後鄭以正在直  
方之間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此與許氏如  
楛之訓亦合云缺四角者謂使前後方正蓋一命之  
服也公侯鞅亦殺弁後使之方但變於天子之直而  
又不似士之正耳此本鄭義鄭又云鞅之制似鞅者以士  
冠禮為與君祭之服故其名曰鞅士冠禮疏明堂位正義引易困云云  
非實有別於鞅也說文鞅鞅也所以蔽前韋下廣二  
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組鞅再命赤鞅此本玉  
藻引鞅正作鞅又市鞅也篆文从韋从友詩朱市斯

經史質疑錄

五

黃之市易困正作鞅是鞅與鞅與市本不異也在  
他服則易其名耳鄭駁異義曰有鞅鞅無鞅鞅賈疏以為鞅  
與鞅制同飾異所引眾經言鞅言市者義皆得  
同而乃強為分疏誤在繆解鄭注似字耳鄭氏未嘗  
以為制同飾異也

施於兵服曰鞅韋

周禮司服兵事韋弁服儀禮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  
兩注皆以為韋弁鞅韋之韋兵服也成公十六年左  
傳有鞅韋之跗注鄭志以跗為幅謂以鞅韋幅如布  
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是裳不用鞅韋甚明  
而鄭于彼注又以鞅韋為裳引成十六年傳云云是

事涉猶豫不若賈服等以跗為足跗之切直矣說見  
所述左明堂位鞅制注士鞅韋而已正義謂無飾此  
對赤鞅諸等殺而言非戎服也

轡說

轡者御馬索也曲禮正義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  
馬也轡之字从絲从事說文在絲部解與連同義引詩  
六轡如絲聽咸以為毛詩鄭風干旄篇云素絲紕組之巨  
馬四之凡三章云云皆當解如毛傳以素絲紕組之法  
御四馬為順鄭風叔于田章云執轡如組箋云如組者  
如組織之為康成此訓正與干旄傳同誼而鄭彼箋獨  
牽于周禮節服氏維王太常之義而以素絲為維持旌

經史質疑錄

六

旌轉失實矣干旄正義曰諸侯以下旌數少而且轡亦  
名革小雅梁山詩曰倬革金厄箋云倬革謂馬轡此本  
亦正轡首謂之革也轡亦謂之鞅說文革部鞅字注轡  
革也余正釋文引字林同凡轡之數詩干旄傳詳其例矣解良馬  
六之云四馬六轡四馬則兩服兩轡兩服有四轡其二  
轡則兩轡之外轡也其內轡之二轡於鞅則垂轡矣詩  
風載驅鞅曰垂轡彌滿傳云轡  
之垂者聽咸曰此垂字最明晰解良馬五之云鞅馬五  
轡義引王肅說古者一轡之車駕三馬三馬則兩服  
一鞅兩服有四轡其一轡則一鞅之外轡也其內轡之  
一納於鞅則垂轡矣省章云良馬四之兩馬則四轡蓋  
得兩服之四轡無鞅馬矣無鞅馬之二轡故僅四也猶

次章言五之則五轡末章言六之則六轡矣曲禮言僕人執策分轡正謂御駕四馬者則分六轡御駕三馬者則分五轡御駕兩馬者則分四轡毛傳于晉章素絲紕之下獨發凡曰紕所以織組也總紕于此成文于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此合下三章而言故解紕之義以織字又於紕下貫以組字復于末章申祝以織義非以御四馬云云獨解良馬四之句也其不別云兩馬四轡者以下章義例自明不煩言矣凡經漢儒解轡者初無異誼自東晉時後趙避石勒名呼馬勒為轡釋中於是涸轡與勒為一物案說文革部勒字注馬頭絡銜也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古人之勒多以金石為之說苑田子

經史質疑錄

方輿黃金之勒魏文帝此不得為馬轡明甚余正轡晉應場陳琳有馬勒賦此不得為馬轡明甚余正轡晉謂之革今本郭注云轡勒謂之鞞是矣而雜以勒是後人妄加非郭氏之舊也孫愐復據之以郭中記而直屏棄說文馬頭絡銜之訓至顏師古則更據之以注漢書何奴傳鞞勒一具云勒馬轡也此直以勒為鞞其誤更甚於孫愐矣惟顧野王猶存說文之舊後魏侍御史劉芳作毛詩箋音證曾辨之曰鞞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鞞為勒舊語云馬勒不云鞞以鞞者蓋是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為馬勒而鞞為鞞反復推之此則明證又詩稱執鞞如組又云六鞞在手所以執為鞞審矣今俗儒咸以鞞為勒而曾无寤者此辯最為明晰然劉書既逸而郭

氏之今正注顏籀之漢書注孫愐之廣韻注皆舉世所遵行之書人莫從而別矣故特出之則鞞之說既明而經史之誤注以正劉說僅見李昉所引隨志毛詩箋音證十卷

與郝爾皋農部商爾雅釋山釋樂釋草三疏

聽咸近讀毛詩魯頌泮水篇薄采其芣傳曰芣芣葵也

竊謂毛傳多本余正釋草文余正是篇載芣芣芣葵

無芣芣葵之文廣雅行芣芣葵又說文艸部芣字芣芣字

注并用釋草文及毛傳家頗疑芣芣葵之下脫去芣芣

葵二字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引齊余雅曰芣芣葵六

字可徵矣袁木茶陵本非同釋山小山別大山鮮文選長笛賦

及吳都賦注皆引鮮作解胡墨莊編修謂余曰余雅本

經史質疑錄

八

作解字後人又加山旁并引說文釋解為判旁採荀子

及呂覽作鮮之字皆以為解文之譌聽咸案解鮮本雙

聲古音同在支部詩有苑斯首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

年傳于思于思賈待中服子慎訓為白頭正義云字雖

異蓋亦以斯聲近鮮再頁西戎析支大戴禮記作鮮支

後漢書作賜支詩新臺鮮與此瀾為韻孔攬仲云从鮮

之字聲當以霽為正說文霽字注小雨財害也讀若斯

是矣解于古音入寘韻韓奕詩以解與帝為韻秦則那

刻石文以解與辟通為韻今人不知詩古音讀辟為

避讀通為音讀績為債又見唐韻解字在卦韻迷莫求

鮮與解為支異讀月令天子乃鮮羔開水竊謂此鮮字

即解字之借與漢書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之

解同意也不必若鄭氏訓為獻聲之誤又鮮說文从魚

義省聲魚旁隸多與角通用如樞衡之衡本角說文作

衡隸體變从魚隸體之類从角說文讀若魚旁隸前字  
隸字說文俱从魚隸體又變从解變从前矣此解與解  
又篆隸相轉寫易溷之字郭注云不相連詩皇矣正義  
漢書律志解谷孟康曰  
解脫也周禮典同疏引同此正釋解字之義李巡乃不  
寤而解曰大山少此何言與詩毛傳引爾雅而不破義  
鄭箋云解善也此亦用釋詁文以解本經解原之解當  
為善義蓋不从毛傳引余雅之說非并余雅經文而亦  
當如善字解也邵氏正義頗拘牽其義而未之剖晰尊  
疏如更正之鄙論或有一得焉釋文引解或作解與文  
選解作解皆轉寫者以意加山旁非其舊也又釋樂大  
笙謂之巢文選笙賦引作大笙謂之簧郭注無解巢字  
之義云大者十九簧似經文本作簧字然得釋禮鄭氏  
注及說文皆以簧綴于笙之下祭酒云簧笙中簧司  
農云笙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然則簧非單行之物郭云  
大者十九簧則小者十三簧矣似守文選注單文孤證  
未可為據更請明視之

經史質疑錄

九

眾經音義及廣韻引作馬鑣銜鑣銜即今之絡頭絡頭  
不得指為鑣首之垂革明甚且郭注本無勒字詩蓼蕭  
正義已為明證而釋文于靶字之下並無勒音亦可證  
本无勒字矣據郭見郭注宜逸勒字于尊疏下當云今  
本多勒者與鑣銜之訓相溷故依詩經正義以為經  
字可以段借會通注經似不必以段借相溷且康成解  
六藝如古文段借字且破從今文郭氏以勒字當古文  
之革似无是事可否不必依邵氏之舊而依蓼蕭之疏  
似為確矣附攷廣雅鞞鞞勒也又說文屬馬絡頭絡頭  
勒也俱无鑣首之訓而東晉以後勒與鑣革始溷為一  
如顧野王于鞞字注解曰勒是矣而雜以靶也之訓皆  
由鑣革與勒不分之故孫愐于鞞字注解曰鑣首誤更  
甚于顧矣聽咸奉復

經史質疑錄

十

復段懋堂大令論左氏書  
去冬接書承撰鄙著敘并惠春秋辨語字攷鄙注已如  
命改刊杜字為杜注辯證矣其續搜采者如襄公二十  
年尹言多杜注及氏族謹未詳今據尹宙碑云尹言多  
吉甫元孫襄公十八年孟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杜注  
楸木名御覽九百四十二引作椿說文无椿字蓋即楸之別  
體說文楸从木荀聲柁也然則傳本此柁廣韻柁皆  
丑倫切是矣又如杜注青鳥氏云鴝鵒也今據文選注  
東京 青鳥鴝鵒也與今本不合通典引杜注青鳥鴝鵒

也御覽九百一十一青鳥鷓也立春鳴立冬去校今本行鷓

字案通卦驗云鷓鷓鳴康成注鷓鷓狀也春秋考異郵

水威火故虻螯鷓宋均注鷓柔良之鳥鷓為水也依此

則杜佑李昉引杜注為得實而善註文選為譌本御覽

所引亦脫鷓字矣曩據史記律歷書建正作于孟春於

時久泮發蟄百草奮興種鳩先渾大戴禮云瑞雉無釋

青鳥蓋卽此無疑然徐廣及小司馬皆云鷓鷓又不得

與蒼鷓為一物二氏之說皆以意斷為杜鷓杜鷓以季

春鳴故楚辭云慮鷓鷓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此

正與歷書相戾可以證種雉不為鷓鷓矣聽成近治漢

晉逸書籍以蔚宗之後漢華而不實房元齡之晉書駁

而不純因蒐輯謝偉平華叔駿司馬紹統及二張袁謝

八家而以蔚宗書參定異同正其紕繆訂其遺逸使閱

范書者知未為專善也晉書則搜引王隱之西晉書何

法盛之中興書臧榮緒之兩晉合撰書以三家為綜而

附以虞預朱鳳謝靈運及干寶陸機王韶之曹嘉之諸

紀合十八家而各存其舊可以證房元齡之多采劉義

慶等書而半失紀傳之實矣又儀禮士冠禮闈西闈外

鄭氏以闈為門闈而說文釋名及郭注亦雅皆釋闈闈

為一尊注說文闈闈相槩榘五字常有訂正焉

與顧千里明經難左氏四事

聽咸曩治左氏竊謂當陽之學既顯而古學微矣其大

經史質疑錄

十一

端紕繆約有四事長歷非歷也司馬溫公王伯厚已糾

其失詳見田學紀聞引至本朝江慎修始以今歷推究

其置閏之失實而並春秋梓慎禘龍之流以為長于占

驗而不長于推部鄙人不敢以為然也左氏雜取晉史

凡言天象率以歲星所在論分野不可以歷法求况欲

強傳以合經邪漢以三統術之周歷魯歷求定經傳已

自參差而謂杜征南以後出之乾象歷能訂春秋之星

歷乎杜氏以推歷元之法為長歷歷元者漢太初歷以

後之法古未有是服于慎解傳應用太極上元姜

炭已駁其失委源江氏復據唐一行及姜炭大衍服于

授時三家以正長歷之繆其說既詳羣經補義矣

慎注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傳云是歲歲在

析木後六年在大梁水宗云云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傳云是歲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

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

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知今年越得歲龍東方

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云云依此則服氏

亦以歲星見誼然歲星又不可以今法推唐一行歲星

議已言之江慎修知歲星難求而并疑傳文之失實是

又為今法所泥矣詳見聽咸所著左氏辨元凱言喪制

始誼本阿主其漸至於誣經自魏收後魏書禮志已扶

其大咎如閏二年傳衛文公大白之冠杜據晉俗本作

帛遂解云厚縮禮雜記鄭氏注大白之冠太古之布冠

經史質疑錄

十二

也引傳正作大白可證矣元凱既釋云諸侯諒闇之服而父冠厚縮猶得謂通于禮乎乖戾特多畧舉其槩其于軍制則車法徒法無分宣十二年傳廣有一卒率偏之兩杜氏以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釋之此誤以徒法釋車法矣江慎修據周禮司右合其車之卒伍鄭注車亦有卒伍其說固允然司馬法載車法二十五乘為偏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以百二十五乘為伍而卒乘之數無由得知以桓五年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之說求之偏伍已綜車法之大數偏對兩而言二偏則得五十乘矣謂之兩者蓋得兩偏之數司馬法曰五十乘為兩是也昭元年傳廣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二十五乘為偏

經史實疑錄

一卒一率得十五乘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二廣得三十乘矣傳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是也二廣之卒各乘一偏得二十五乘二偏則成兩矣故云卒偏之兩傳承上分二廣而言特省文耳若解二廣僅有一卒便不得通更證以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謂以五十乘中之三十乘適吳留吳二十五乘令習之故云舍偏兩之一鄭氏周禮夏官序官注賈服宣十二年左傳注人偏偏依徒法釋傳江氏以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十乃以已意于兩下增偏字而解之日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即三十乘舍偏兩之一謂留其卒之偏偏居一卒率兩之一即十五乘終未明此兩為五十乘之兩云兩之一卒者猶廣有一卒兼二廣而言故得三十乘此合三偏而言故亦得三十乘也杜氏於田制則耶賦句賦

經史實疑錄

莫辨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甸賦田古甸字也元凱以耶賦之法釋之耶出馬一匹牛三頭常制耳傳所云貪冒無厭何指蓋于耶賦中欲令出馬四匹牛十二頭之句賦耳若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以意斷非傳誼矣昔人之稱頌征南者又多許其地學為最善然預之大穆無過於解漢水矣禹貢嶓冢導漾節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非謂漢水至于大別南入江也漢入江以後其流浸盛與江并跨荆揚入海雖入江猶得稱漢詩言江漢浮浮禹貢言江漢朝宗于海皆明徵矣鄭注尚書及桑欒撰水經司馬氏續漢志京相璠土地名顏籛漢書注皆云大別在廬江安豐今之固始蓋居漢淮之間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今之固始地蓋在安豐西南大別山鄖善長日俗俗之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又巴水注江水注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與浚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蓋漢水入江以後首受巴水之注力能引盛以退觸大別之陂知漢既與江并流七百里而復截江東流匯為彭澤則知漢入江甫經二百里得巴水而復橫決以至至于大別更無足怪矣禹貢凡兩言大別導嶓冢云內方至于大別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皆從上流至下流也杜氏以過三澨句在南入于江上遂讀作過三澨至于大別南為句定四年傳注云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



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晉書地理志江夏郡領安陸雲此

由誤以漢水之名不逾江夏是并經文東匯澤為彭蠡

句而忘之矣漢既入江則匯澤者當為江而經文獨詳

于漢水以下且于導江節申其說曰東迤北會于匯則

漢之名得跨荆揚矣杜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

豐釋例土地名是亦知不在江夏界矣然則吳自淮泗來豫

章必不至行九百餘里至江夏以上始與楚夾漢且詳

審經傳從不聞江夏界內有豫章地也武城黑謂子常

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濟漢正謂度漢沿

巴水以至于大別山下也傳云小別亦當在安豐唐人

大別耳今吳師舍舟于淮必由城口而入此城口在淮

泗之西南元凱云大隧直轅冥阨漢東之隘道名亦未

嘗詳指其地至唐人始以義陽三關當之然距淮泗大

別迂迴幾五百餘里故知其地之失實矣自杜氏以大

別在江夏而梅氏偽書傳皆沿其說鄭善長注泗水援

漢水東行解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此舉地說可見禹貢

過三塗至于大別與下句各自為誼本不相蒙矣然鄭

氏終為杜惑而不能於江夏以上明指其地至唐李吉

甫始以夏口之翼際山當之國朝胡朏明尊宗其說以

為千古疑竇至唐人始能發明而不知吉甫之臆斷已

經史實疑錄

五

昧于漢水之全勢矣杜氏疑誤乃率據以定經致相承

不返其疑贖後人不淺也至於訓故之譌如釋鷺和則

兵乘相溷釋旗物則旌旄不分後儒皆沿其誤不能殫

述略詳鄙著中矣

復胡景孟編修論大別書

昨奉書以所辯大別柏舉之說見視欣承直諒細讀之

彌五日矣第漢志及尚書鄭注司馬彪續漢志所云大

別在安豐西南與水經注淩水出雩婁之下靈山即大

別山又隋志弋陽郡期思縣有大別山皆指今霍邱西

南九十里之山也案雩婁漢志屬廬江郡續漢志改雩

婁侯國仍屬廬江晉太康地志改屬安豐郡見宋志晉

雩婁郡領雩婁安豐雩婁元據晉書地道志雩婁在安豐

之西南即其界故地理志曰淩水出雩婁安豐故城在

胡朏明日淩水在縣西入十里與固始今霍邱西南

分界是今固始以南即漢雩婁不疑矣史記吳世家餘

祭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酈元

乃以雩婁縣為故吳引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

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為證其誤不待辯矣

今商城以東實雩婁商城西南實期思有可明證者雩

婁在漢初為金蘭縣班志于廬江郡下載金蘭西北有

東陵鄉灌水出不列縣目而雩婁下則載淩水北至蓼

入淮又有灌水北至入淩更以說文灌水出雩婁水

經淩水出雩婁合求之今灌水出今商城縣東大蘇山

經史實疑錄

六

凌水出今霍邱西南大別山與漢志灌水出金蘭西北水經凌水出雩婁縣南今古悉符理無可惑更證以鄧氏所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後於此置新蔡志載郡治有大蘇山隋是大蘇山在漢縣志於殷城縣下載有大蘇山是也

正值雩婁之西北在今縣正值商城以東大別在漢縣正值安豐西南雩婁以南在今縣正當霍邱西南固始以南也此固始以南確為漢雩婁之證來書以雩婁實證之與灌凌所出之方相戾以今求之漢期思之北濱與灌凌所出之山愈遠案圖索之悉矣

淮其東為漢蓼縣今之固始北有漢蓼縣故城是也其正西為漢弋陽今之光州隋之弋陽郡是也其東南為漢雩婁今商城以東灌水所出是也其商城西南自為

經史實錄

七

漢期思之境甚明漢志及司馬續漢志汝南郡領期思晉書地理志改屬弋陽郡故宋書州郡志載期思於弋陽太守下云漢舊縣也齊書州郡志同案魏收地形志二郡者今固始西北漢期思故城是也一載於邊城郡者即隋志廢陳邊城郡置期思者也一載于弋陽郡者漢舊縣西南之地也劉向舊唐志光州領殷城云漢期思今商城西南地也

地宋置包信隋改殷城殷城今商城西南確為漢期思之證來書以包信乃宋僑置在雩婁界內者今案宋新蔡郡下有包信即隋志汝南郡下包信也南齊書州志北也所云在雩婁界者商城以東即雩婁縣界若以商城實漢雩婁是漢期思僅得今固始西北一隅而其西至唐志末為誤也

又攷隋期思正得漢安豐西南地與漢期思故城異地尊據隋志期思有大別與漢志安豐西南正合而又據以商城西南轉與

班鄭不合漢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霍邱縣西一百八十里樂史寰宇記指為隋期思誤也隋志以大別載期思下不誌於淮南郡安豐與霍邱縣下者隋安豐僅得壽州以西地唐因之志載有芍陂今芍陂在州南亦日期思故淮南子曰孫叔敖

凌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隋霍邱僅得今霍邱西南四水出雩婁東在隋安豐界隋霍邱僅得今霍邱西南四五十里地唐因之舊志載漢松滋地縣北隋固始僅得今霍邱西北嶺上以南地凌水自安豐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大別不在諸縣界內明矣更以新此隋固始之境也

唐志及元豐九域志求大別東南縣界唐志載霍山縣有大別山唐書天寶元年折盛唐為霍山正得今霍後邱以南英山縣界今英山縣自元始置

漢書實融傳章懷賢注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正值今霍邱西南山在二縣間故志於霍山載大別山也宋開寶中廢霍山故九域志又於壽州壽春郡六安載有霍山大別山是矣上合之漢志安豐水經雩婁隋志期思并無異又不得以今霍山稍遠見嫌也今霍山明宏治三年以六安故埠鎮為縣非舊縣也酈元所云安豐故城今邊城郡治者魏收地形志魏之安豐郡凡二一治洛步城領安豐一領安豐松滋皆非漢安豐之舊故善長必明

經史實錄

六

之曰故城者以漢縣今邊城郡治矣志載邊城郡凡五一領史水一領茹由一領邊城一領即宋書州郡志于期思一西邊城郡領史水字樓開化

邊城左郡下載元嘉中以豫部蠻民立茹由以下凡七縣屬弋陽郡者也魏之字樓即雩志載西邊城郡下者

對邊城郡治居東志載邊城郡領期而定城郡又領有

宇樓定城漢七正當商城之地即今一統志所誤指商

城為漢雩婁者不得便指為漢雩婁也觀宋志以雩婁

屬邊城左郡可以訂漢之舊矣徐爰宋志有邊城兩領雩婁諸縣大明八年省

為來書欲以商城西南之分水嶺當大別聰咸曩者頗

據明一統志巴水出麻城東北板石山之說與尊說略

相似既得釋班鄭司馬桑京諸儒在安豐西南之明證

更以酈善長巴水出雩婁南歷蠻中之說求之後漢書

光武紀遺祭遵圍蠻中賊張滿章懷賢注蠻中聚名故

戎蠻子國在今汝州西南俗謂之麻城酈氏既云南歷

其源自不在麻城界內無疑是知其所出之山實當霍

邱西南不至三隘以西也來書終以太別在商城西南

所指者即巴水所出之山實在今霍邱西南九十里而

無由移置于商城西南也且入漢之霍邱亦出今商城

東又無由移置于商城西南也既以職大別為在西出

三隘以後之事則必求大別於二百里外陰山穆陵諸

城東北光州南至穆陵關一百四十九里在麻城西北

此於地勢乃順若以傳文夾漢以後不當尊意又以柏

退舍復兼守班鄭之說則必不可通矣

舉當在麻城西不以水經注舉水所出之龜頭山為柏

舉來書云水經難以舉水出龜頭山未嘗言龜頭山即

舉柏舉其云舉水合垂山之水垂山在今光州南又西南

逕梁司渡二洲左又西南逕城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

赤亭水亦守故城在今麻城縣西北又東南赤亭水南注

于柏舉疑即此據此則柏舉當在黃岡黃陂二縣間近

處江之蒙既得釋傳文及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教七年

經史質疑錄

九

奉甲執兵奔二百里而舍焉次注林注林疑淮水出今

本傳寫誤作淮水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於江淮之間

嘉林之中今本亦謂作淮善長引褚先生云云作江

淮是矣今本水經注淮水又多出于冥阨之徑戰於柏

舉墨子此篇為飾攻戰者陳古王公大人惡失惡危之

事吳闔閭相舉之戰先奔二百里而舍出冥阨之險然

後戰于柏舉故能不危不失中楚國而朝宋魯至夫差

之身攻齊攻越卒自恃其力而吳國以亾故致危致失

玩文尋理一得一失本易曉也傳載司馬悉方城毀舟

而擊其後是時吳師聞楚有備而奔與襄二十六年楚師

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事正一類不以既夾漢復退奔

為嫌也史記楚世家昭王十年載是事曰吳兵之來楚

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亾奔鄭

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趙睡吳越春秋闔閭內

傳載吳與唐蔡合謀伐楚舍兵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水為陣子常遂濟漢而自小別山至于大別山三不

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亾此并約言之然可據以求夾漢

之義夫傳既云夾漢則吳軍漢東楚軍漢西故司馬謂

子常沿漢而與之上下計不使吳師渡漢耳及司馬計

行而吳已退奔城子常乃濟漢出隘轉戰于安豐西

南之大別三北乃西南攬柏舉故復戰于柏舉及子常

之卒奔吳遂從楚清發此與班鄭安豐之說既符又

與墨子出隘之文適合且以奔三百里之文計之吳恐

經史質疑錄

三

司馬之擊其後乃由巴水以東之地出於冥隘以次舍于大別正值三百里耳傳文夾漢以前不敘入隘毀舟以往不敘出隘今證以墨氏出於冥隘之文乃得傳文之實矣來書必以墨子奔為奔赴出為出隘而西亦不出退舍于二百餘里以外商城西南之地矣又當求大別于今黃陂黃岡二縣近江處與麻氏所疑舉洲不遠故大別既敗乃戰于柏舉于勢乃順茲又以意度大別在商城西南是何殊于出隘而退屯于霍邱西南乎麻氏疑舉洲即柏舉蒙又案圖釋之江水右得黎磯北對舉口善長所云北岸烽火洲即舉洲其地已在今江口楚人三戰三北由今商城麻城漸退而西趨孝感雲夢以至于清發此道里之可計者若如麻氏所疑是楚師既敗于大別而反舍西趨清發之道南走江口與之接戰不自敵邪高誘呂覽注柏舉楚東郢邑俗本云南郢者蓋轉寫之訛二師戰于漢東京相璠云柏舉為漢東地是矣无由至楚之南郢也今獨不以吉甫柏舉之說為非者以麻城東道里計之麻城漢西陵地隋志麻城縣子常既敗于大別則退而西南趨柏舉矣柏舉在麻城之東則值大別之西南也以麻城東北道里計之三隘為陰山諸關隋志麻城有陰山吳師奔三百里而舍必出於此柏舉在三隘之東大別又值柏舉之東北也以今究古不為違戾希按圖詳審焉訂大別在安豐大隧直轅冥阨不在鄆縣說大別非夏口之翼際山聽咸曩辨左氏定四年杜注已

經史質疑錄

三

條列漢晉諸儒之說反復數千言而又繪圖如左破李吉甫元和志之誤并抉發漢水自入江以後猶得與江漢并稱漢既入江而又首受大別山巴水之注上徵毛詩禹貢下接鄭注尚書漢書地志麻氏水經注已可以解千餘年之積惑矣金壇段氏以為此不特證明左氏兼能闡發尙書咸近時又以此事實之元和願明經廣斯特發凡語耳非詳列舊說也今見陽湖洪編修亮吉有釋大別山一篇亦以是山在廬江安豐廣設十四證并取定四年傳柏舉雍澁息郢皆歷以今地攷之實先獲我心矣滕于禹貢導滌節南入于江以後終不際朕且以大隧直轅冥阨在信陽此又明于大別柏舉之地致而復闢於大隧三隘之道里矣何也吉甫輩以大別不在安豐者以安豐去漢水已五百里且其地又不濱江又無以攷其漢水之支流遂不得不以夏口之山當大別咸嘗曰不知漢水于入江以後猶得稱漢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漢水于入江以後首受巴水之注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受漢之巴水發源于大別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入淮之決水亦發源於大別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吳師自淮納來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三隘之不在信陽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即以本地攷之吳伐楚舟師必由震澤西南沂大

經史質疑錄

三

江今之蕪湖之水也又西入巢湖今之無為洲及巢縣是也由巢

湖運肥水路運今之合肥而東而北而西乃達淮泗淮泗今之

壽州境也已言之淮泗在大別之東大別在霍邱西南

九十里壽州西南至霍邱僅百里耳霍邱今之鳳柏舉

又在大別之西南在湖北麻城東六十里詳李吉甫自

大別以東巴水以西為吳楚用兵之常道今霍邱縣西

有窮水水經注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潛與吳師

遇于窮谷者也決水即出於霍邱大別山東南水經淮

水注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在霍邱西南安

豐故城之西八十里此與窮谷皆在大別以東者也巴

水則出於大別山西北水經巴水注水出雩婁縣之下

靈山即大別山雩婁即今之霍邱西南地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

之分水山今其源自霍邱西南逕商城東南出麻城西

南逕黃安東南黃岡西南而入漢水此漢既入江第一

而其流浸盛故漢之東岸沿江下歷黃岡而得巴水今

之灑江猶得稱巴河也吳師自豫章與楚夾漢必在是

間何也吳師自淮漢西南沿大別逕桐車人大陸直隸

冥阨始能與楚夾漢楚師必由鄧都東沿漢渡清發逕

今之雲夢孝感黃陂始距吳師則與之夾者即此漢水

之支流案國可稽理無可惑今之一統志乃以為巴水

之源出于麻城之板石山流入黃岡境者斷水北境

之山東連麻城之木陵陰山以上接于大別蓋東北境

山勢高於西南巴水發于大別直至麻城之西北始稱

巨浸今之志以其源消細難尋遂以斷水北境之山當

之失其此巴水以西首受漢水之支流者也蓋大別北

廣矣元豐九域志及明一統志云霍邱西南南通漢傳

淮有大別山北濱淮史河禮河俱入焉詳左及此年傳吳舍舟于

所云楚子軍于漢淮之間傳詳杜

淮泗自豫章與楚夾漢可以致吳楚用兵之地不外今

之霍邱固始商城麻城黃岡此三百里內為出入之境

實千古不可易之證矣吳自淮泗西南行百九十里而

至於大別又西南則必由今之商城南至於柏舉僅三

十里又西南趨漢則必由今商城之東南逕長嶺明一

商城南有明一統志商城又西南趨今光州之陰

長嶺明一統志光州出於麻城東北之隘矣明一統志麻

山西南有陰山關此與商城接壤者也傳所云三隘城

頭關又有陰山關此與商城接壤者也傳所云三隘城

口當在是關明一統志麻城西北有木陵又北有黃

土關此與光州接壤者也光州西南有北土門斗木

嶺修善衝諸關與麻城接壤者也然吳自嶺趨麻城

不盡歷光由此西南趨今之黃陂七十則逕巴漢之西

州諸隘矣又西趨今之孝感又西趨雲夢里此浪水即傳所

云清發也詳水元凱解三隘但云漢東隘道高誘淮南

地形篇注灑阨今宏農灑池是也史記魏世家云秦攻

冥阨之塞徐廣曰或以為江夏鄢縣括地志又以冥阨

為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高誘所云則

在今之河南永甯縣距漢愈遠徐氏以為江夏鄢縣者

舊唐書地理志鍾山漢鄢縣地屬江夏郡隋改鍾山縣

羅山漢鄢縣地隋為羅山縣屬申州史記集解及括地

志所說皆指今之信陽州然徐氏猶疑而未決括地志

所指者以信陽州東南之石城山當之王伯厚所指者

又以西南之九里關當之九里關即黃峴關元豐九域

志及明一統志以黃峴關與應山西北之平靖關應山

志及明一統志以黃峴關與應山西北之平靖關應山

志及明一統志以黃峴關與應山西北之平靖關應山

志及明一統志以黃峴關與應山西北之平靖關應山

東北之武陽關為義陽三關也然皆意必之說墨子非  
攻篇曰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  
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柏舉在麻城之東舍漢  
而就其地則必出于今之陰山虎頭諸隘道乃能達於  
龜頭山之下也若如洪君所據王伯厚冥阨在信陽軍  
東南五十里之說則當于常濟漢轉戰之時吳師反渡  
巴水而北出今之應山以抵於信陽之黃峴關又東趨  
今之羅山又東逕今之光山又渡黃水而後至今之光  
州又東南乃至于大別者是情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  
也且司馬既濟漢即渡巴水吳師已如墨子所云出于冥阨  
之徑矣則吳師必屯于大別之左右故子常徑出陰山

經史質疑錄

五

諸隘道如其路而伐之乃得由今之麻城東北趨霍邱  
此道里之最徑直者若出信陽是吳舍陰山諸隘僅經  
九十里即東得大別而不出乃由信陽而東趨光州迂  
迴幾經六百里始至于霍邱之大別不自儻乎是又說  
之必不可通者也柏舉之戰楚師既奔則必仍返陰山  
諸隘而西南趨今之黃陂以至于清發明一統志黃陂北境有白沙關  
即麻城五關之一若入信陽是楚師復從柏舉之東又繞道西  
由今之固始光州光山羅山乃南入信陽之隘而舍麻  
城至黃陂七十里之近有是理乎是又說之必不可通  
者也即以三隘為即信陽之黃峴關則墨子所云出于  
冥阨戰于柏舉柏舉當在信陽以北三隘之外矣乃與

墨子出字之說方合洪君既據元和志柏舉在麻城東  
又以圖經所云舉水出黃陂山為即龜頭山歷證大別  
至柏舉之道斯近之矣而又疑柏舉當在黃隨左右然  
則吳師既西出信陽之險而猶能戰于信陽之南黃隨  
之左右乎是為信陽之地所輻輳又其說之必不可通  
者也今以大別在霍邱道里計之淮汭西南至霍邱百  
里霍邱西南至大別九十里大別西南至柏舉三十里  
不必西取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經五百里而始至  
信陽之隘道而後東南趨于麻城柏舉也以柏舉在麻  
城東道里計之大別西走商城則三十里商城南走麻  
城七十里中必取徑于麻城東北之陰山諸隘今之霍  
邱固始行人皆由此為黃陂孝感之衢路更不必西取  
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入信陽之隘而後經應山經  
孝感經黃陂而始達漢水也更以信陽之隘細得之如  
司馬戍之計欲使子常距吳師不令渡漢是時吳蓋已  
與楚師夾漢水矣已乃東趨淮汭既毀舟則還塞三隘  
司馬蓋欲絕其去路耳而謂於信陽之隘道拒其出獨  
不慮其于麻城東北諸關已悄然徑去邪且司馬云子  
濟漢而伐我自後擊之歸自淮汭而出於吳師之後則  
必西南趨霍邱以出于大別之東北乃所謂自後擊之  
也若西走信陽之隘而後擊吳則吳已出東北陰山諸  
隘矣司馬戍奚從擊其後邪戍走淮汭必北渡淮而東

經史質疑錄

五

逕息息今之光州息縣也當山今之正陽東南又東趨汝口又東北至穎尾又東南乃達于淮內當司馬闔子常既敗之時吳已深入清發矣司馬能不自息渡淮北逕走今光山之木陵北沙士門斗木諸隘而直達于今之麻城西南以趨于清發而必待西南取徑于一百里外信陽之隘始南達于清發乎此吳師不必出入于信陽之隘審矣吳從楚既濟澗水必西南趨郢都當由今之雲夢縣西南渡澗水邪趨應城之西南以出京山之南而後南達于郢洪君以蔡仲默所指京山界內之汶水為二澗者謂即雍澗今以道路求之自不為違戾然不考于水經巴決之源斷以左氏漢淮之證而徒資于

經史質疑錄

考

班書鄭注能令人不疑乎咸更以所訂大隧諸隘道而復繪圖如左以竣明哲

復姚姬傳夫子論大別書

承以論大別一條見視咸既讀之不能無惑焉竊以楚之北境據今地攻之商城之南有長嶺關東南有松子關俱接湖廣羅田縣境者也光州之西南有陰山關接湖廣麻城縣境者也麻城之西北有木陵關又北有黃土關接河南光州縣境者也光州之西南又脊北沙士門斗木修善諸關亦接麻城界諸關詳九域志及明一統志尊視乃以為義陽三關之東吾鄉北峽關以西山高嶂疊無通行道路殆偶有不照也且柏舉在麻城東若如尊說則

吳將舍商城以南諸隘徑趨漢南而不行必西行之信陽然後繞道以趨于柏舉邪且決水即出于霍邱之大別尊示乃以為吳從決水來必須行今羅田黃州界內決水僅發源霍邱之西北注于淮而已而欲訂其入江豈可得乎尊所云者蓋巴水非決水也黃州以東江皋平衍尊又以為山高路迂亦未之審左傳小別亦當在今商城以東大別之西此地勢之可證者李吉甫既誤以漢川之甌山當之無庸置辨若仍取其說是楚師誠牽連其陳一千餘里有是事乎更請視之

漢書補注

漢書自高祖訖武帝大初元年多本史記為之史記自

經史質疑錄

考

高祖訖孝文即位之初又多本楚漢春秋為之楚漢春秋楚人陸賈所作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凡誅黜秦項之事皆身與其謀于秦二年與酈食其說秦將于高祖四年先侯公說項羽高祖及孝文時先後皆以使南越拜大中大夫故所述高祖時事最為得實而班馬或存遺焉其書既逸今存者蓋所撰新語耳讀史之暇因以班書數事畧出于晉灼諸家既詳外而取唐人所徵引者分行列于下以伏无忌古今注言五行事參附之為補注云

高帝紀補注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陸賈楚漢春秋曰上遇陳留酈生求

見使者入通公方疏足問何如人曰附瓶大爵上曰吾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鄧生曠目按  
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應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  
咸曰史記鄧生例傳亦未是文楚漢春秋曰高祖向  
他道還僱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成陽南趣宛宛堅守  
不下乃匿其旗人街拔馬街口龍舉吾使人望其氣  
而翼奮鶴未鳴圍宛城三市宛城降吾使人望其氣  
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楚漢春秋曰項羽在鴻門亞  
五色相雜或似龍或似蛇或似虎楚漢春秋曰項羽在  
或似雲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也樊噲聞事急直入怒  
甚羽壯之楚漢春秋曰漢高祖會項羽范增目脫身去  
羽羽不應撞入食豕肩于此羽壯之脫身去

閉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  
斗楚漢春秋曰脫身鴻門從開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謂  
項王軍門良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  
玉斗一雙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載撞破之  
聽成曰班書及史記項羽本紀皆第云令張良留謝未  
及韓信此云張良韓信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楚漢春  
謂項王軍門與班馬異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楚漢春

經史質疑錄

无

賦彭城薛人丁固追上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  
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日使項失天下是子也  
為臣下吏笞之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開行反遇楚軍羽  
忠也下吏笞之楚漢春秋曰項王為高閣置太公于  
常置軍中以為質楚漢春秋曰項王為高閣置太公于  
王曰吾共項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如烹翁幸勿  
我一杯羹聽成曰班書項籍傳及史記項羽本紀俱本  
是文而易云項王為高閣置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  
太公易開為祖此為異也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黃龍見華陽池其令諸吏善遇  
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班書并未及也其令諸吏善遇  
高爵稱善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楚漢春秋  
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劍以佩之天下定以為守有  
告亡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此亡日正憂沐浴霜露  
與我從軍而汝告人言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  
亡何也下廷尉劾人言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  
欲擊之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  
管隨被髮及輜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  
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

于西恐陛下下飾溝壑而終也救韓信封為淮陰侯楚漢  
用日北盡猶不置其革史記亦不及是事也秋七月淮南  
王布反上問諸將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  
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向未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  
足黔奴即盜所邪而反何也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  
終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  
無邪終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  
宗廟全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

惠帝紀補注

五年夏大旱伏无忌古今注載七年帝崩于未央宮楚漢  
五年夏大旱伏无忌古今注載七年帝崩于未央宮楚漢  
五年夏大旱伏无忌古今注載七年帝崩于未央宮楚漢  
五年夏大旱伏无忌古今注載七年帝崩于未央宮楚漢

經史質疑錄

无

武帝紀補注

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兩班書五元朔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行志未及元朔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行志未及元朔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

昭帝紀補注

始元二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晝昏事元鳳三  
始元二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晝昏事元鳳三  
始元二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晝昏事元鳳三  
始元二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晝昏事元鳳三

宣帝紀補注

地節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上都沙中夜風有火  
地節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上都沙中夜風有火  
地節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上都沙中夜風有火  
地節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上都沙中夜風有火



上又為赤霄三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黑粟  
五行志未及三年聽成日事於五行傳近草妖又為黑  
志未及元康三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南陽雨豆  
及班于本紀第載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宣帝詔云  
神爵之集雍也四年黑黍粟聽成日事是年宣帝詔云  
草妖又為黑霄班著于本紀及五行志俱未及也神爵  
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黃龍見廣漢聽成日甘霖  
二年黃龍登興伏无忌古今注載見新豐上郡應耀五  
元帝紀補注色升天丞相以下上海也班載詔云云

永光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東萊郡東半山有野  
民以為建昭四年水逆流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  
黃龍五年竟甯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陽山都  
志未及也載是年大霧樹皆白聽成日事于五行  
傳為草妖又為青黑昔又厥咎霜五行志并未詳也

成帝紀補注  
建始三年七月伏无忌古今注載是月夜有青黃白氣  
聽成日五行志未及也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  
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  
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與是年事相類是年七月  
脫上小女陳持弓間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關入向方掖  
門至未央宮鈞盾中吏民驚上城五行志曰陰氣至也  
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入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  
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  
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此天象無雲而風大雷如  
合四年夏四月雨雪擊連鼓音可四五刻隆如車聲聽  
成日事于五行傳厥詞極風而五行志于河平二年載  
相非一象也河平四年集孝文廟下黑鳥從之聽成  
日事于五行志

哀帝紀補注  
元壽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芝生後庭木蘭樹上  
聽成日事于五行傳為草妖五行志及本紀  
及未  
平帝紀補注  
元始三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延陵西國神農內御  
于五行傳為金不從革五其性蓋工治鑄金錄金錄冰  
立成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治鑄金錄金錄冰  
亦為變怪矣是年春有司為皇帝納采安漢公辟女明  
應也本紀及五行志未及其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  
皆盡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濟南鳴生白子聽成日事  
也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濟南鳴生白子聽成日事

陳勝項籍傳補注  
通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榮陽楚漢春秋曰吳廣  
西擊則野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楚漢春  
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陰養生士九十人  
參木所與計謀者也木伴疾于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美人和之楚漢春秋載其歌曰漢兵已屠地四方楚歌  
注項羽聲大狂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張守節據之以  
本紀

韓信傳補注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  
臣故事項王位不遇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楚歸漢漢  
王使臣賜我玉案之食巨關之劍臣背叛之內愧于心  
也

陸賈傳補注  
拜賈為大中大夫漢春秋曰上欲封陸賈侯賈匿不  
故就平國君此見文選漢高功臣頌注聽成日史記項  
羽本紀載漢王封侯公為平國君云云張守節正義引

元壽元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芝生後庭木蘭樹上  
聽成日事于五行傳為草妖五行志及本紀

楚漢春秋于侯公之下則封平國君者乃侯公非陸賈  
矣陸賈侯公俱在說項王請太公者陸說項弗聽侯說  
項乃與此侯公所以封平國君也然大史公云余昔者  
讀陸生書固當世之辨士比又本楚漢春秋矣  
吳王夫差云云楚漢春秋載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  
中大大夫與班言  
大中大夫異也

與阮侍郎論晉逸史例

承視以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晉書以下諸傳皆貞觀  
以前之本可備補逸今考晉自中興及劉宋東西各為  
一書自南齊臧氏始合撰為一家之史梁陳以下至唐  
初凡引史者單稱晉書皆臧氏書也沈約宋書謝靈運  
傳云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靈運撰晉書  
粗立條流書竟不就然則隋志載謝書二十六卷蓋未

羣史實錄

晉

成之書矣王隱書則作於晉元帝泰興初記高帝至愍  
帝而止凡七帝隋志載王隱書西晉書也何法盛書載本九十三卷今殘缺  
元帝中興至恭帝而止凡十一帝隋志載何東晉書也書七十八卷起東晉末西晉至朱鳳書記高帝訖元帝成本十四卷今殘缺  
東晉中興書也虞預書作於成帝時在王隱後西晉書  
至東晉明帝書也凡九帝隋志載預書習鑿齒陽秋起本四十四卷今殘缺  
漢光武終於晉愍帝干寶記自高祖訖愍帝鄧粲紀僅  
元明二世孫盛陽秋自先帝訖哀帝徐廣紀成於義熙  
十二年房書徐廣傳載其書凡四載海西公太和以後十六卷隋志載四十五卷  
之事歷簡文孝武凡三朝而已王韶之紀隋志王載安書十卷  
帝訖義熙九年故宋書亦謂之安帝陽秋劉謙之記隋志

載二十三卷然引見羣書甚少器見文選晉陸機紀曹  
紀論注秋與賦注御覽書鈔凡兩見而已

嘉之紀隋志僅載四卷十卷耳非全紀也植道魯續陽  
秋載海西公以下事今證以裴松之三國志註劉孝標  
世說註下及唐初虞世南北堂書鈔魏徵羣書治要在  
隋唐之際可以得其凡矣其引王何朱虞諸書必明署  
之者以東西晉各自為一書而朱虞又以西晉終東晉  
二帝書也干習皆專載東晉孫盛又自西晉終東晉六  
帝徐曹專紀東晉劉王檀陸又兩晉不全之書故引史  
者必明署之為何氏書也謝靈運本不以史長故其書  
間存紀論然亦少矣二蕭之書隋時已遺亡殘缺惟臧  
榮緒書為兩晉全史南齊書臧榮緒傳載其書紀錄志  
傳一百一十卷與隋志合新唐書太宗紀貞觀十年詔  
司空房元齡等修晉書以臧榮緒晉書為本採摭諸家  
記傳而益附之故魏徵所引晉書紀志傳與元齡本所  
載畧同蓋臧氏書也後人見其所引紀志與今本次第  
相類竟視為房等之書錢曉徵宮詹更以魏徵書為偽  
撰殆未之審矣梁陳及唐初引臧氏晉書者多不署臧  
氏之書猶唐人引范氏後漢書者多不署范氏之書也  
後漢如二謝二張華薛司馬袁氏之書至唐章懷註范  
書後而諸家皆徵引之者必明署曰某氏以范書舉世  
既遵行之故別出之也東晉西晉十八家之書至南齊  
臧氏括成而諸家漸徵引之者亦明署曰某氏以臧書

羣史實錄

晉

傳一百一十卷與隋志合新唐書太宗紀貞觀十年詔  
司空房元齡等修晉書以臧榮緒晉書為本採摭諸家  
記傳而益附之故魏徵所引晉書紀志傳與元齡本所  
載畧同蓋臧氏書也後人見其所引紀志與今本次第  
相類竟視為房等之書錢曉徵宮詹更以魏徵書為偽  
撰殆未之審矣梁陳及唐初引臧氏晉書者多不署臧  
氏之書猶唐人引范氏後漢書者多不署范氏之書也  
後漢如二謝二張華薛司馬袁氏之書至唐章懷註范  
書後而諸家皆徵引之者必明署曰某氏以范書舉世  
既遵行之故別出之也東晉西晉十八家之書至南齊  
臧氏括成而諸家漸徵引之者亦明署曰某氏以臧書

梁陳以下獨數專家故別出之也魏徵書引帝紀起文帝終簡文帝西晉之弟三世簡文帝東晉之弟八世此臧氏合撰之書可證者一也魏徵書引后妃傳房等書亦作傳此臧氏書為元齡所本可證者二也西晉如王隱書作后妃紀用華嶠後漢書例房等書獨作傳是仍臧氏之舊可證三也榮緒書分紀錄志傳今房等書之志亦本舊例故魏徵引晉書有刑法志百官志若西晉之王隱書志作記如地道記見水經注東晉之何法盛書百官志作百官表用前漢班書例見北堂書鈔房等仍臧氏諸志而魏氏即採引臧書非王隱何法盛之書可證者四也朱鳳書紀高帝詔元帝此中興之始而魏徵所引已及於中興以後八世之簡文帝虞預書紀高帝詔明帝此中興之二世而魏氏所引及簡文距晉祚之終僅三主耳此決為臧氏之書而非未鳳虞預之書可證者五也干寶陸機曹嘉之徐廣鄧粲王韶之劉謙之諸紀習鑿齒檀道鸞二陽秋皆各紀其時代遠近之事無紀錄志傳序例隋志編入雜史而不與朱虞王何正史同列魏氏所引益信為臧氏書而非干鄧曹徐陸王劉七家之紀習檀二家之陽秋可證者六也有此六證知魏徵所引為臧氏書而凡梁陳及隋唐間單引晉書不署何氏者皆可決為臧氏之書不疑矣

經史質疑錄終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2. It also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regular audits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financial data.

3. Furthermore, the documen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building trust with stakeholders.

4. In addition, it notes that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ny financial strategy.

5. Finally, the document concludes by stating that a strong financial foundation is crucial for long-term organizational success.

6.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provide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market conditions.

7.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on various sectors and identifies key trends.

8. The document also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businesses in navigating these uncertain times.

9. Moreover, it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or growth and innovation.

10. In conclusion, the documen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staying informed and adaptable in a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11  
12  
13

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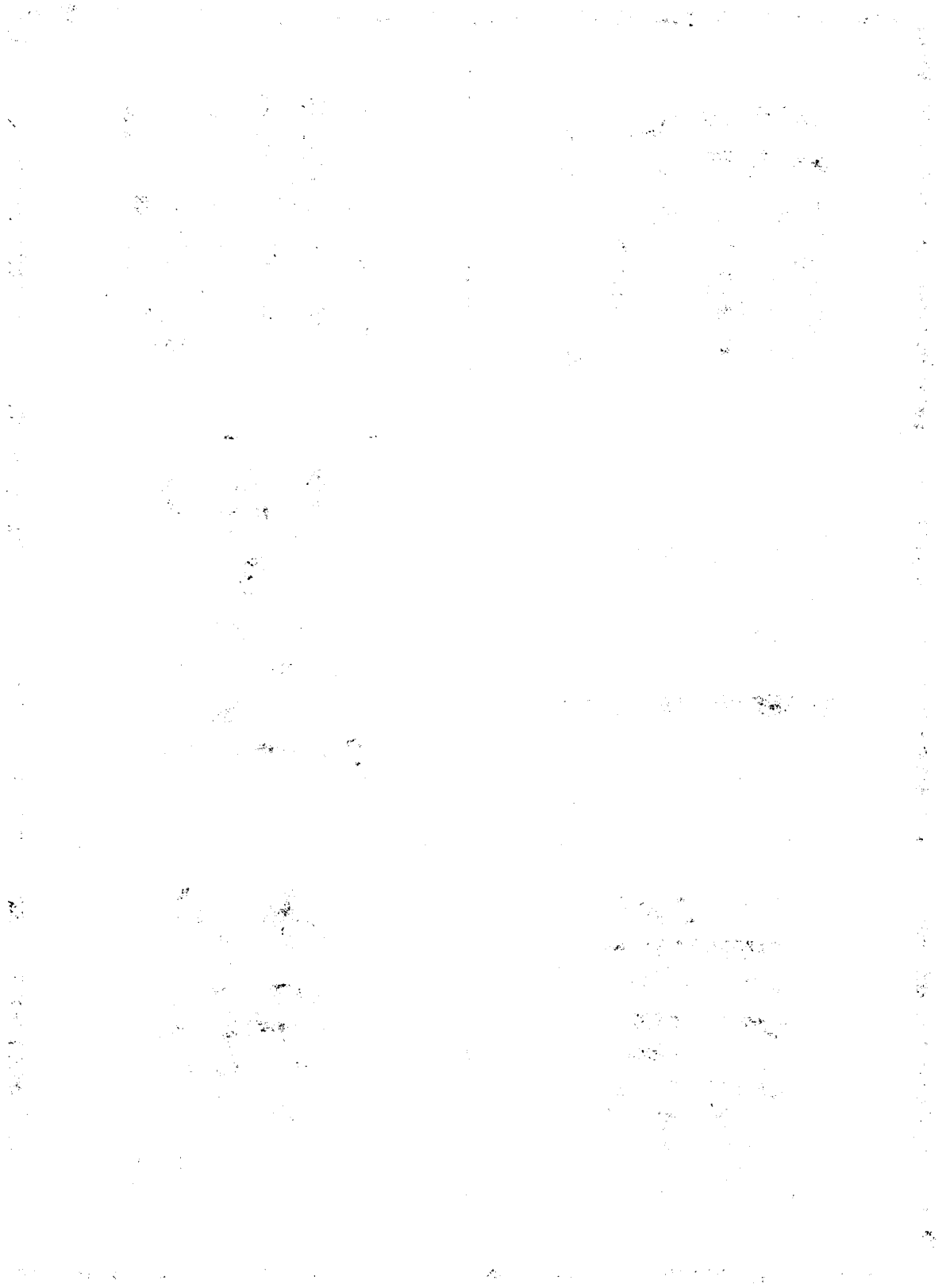
貳

崖

三

策

齋



松崖筆記目錄

卷一

貞悔下中上

子夏易傳

唐人正義

日甲月庚

店

周禮注

吳人以喪肅賓

臧獲

慕經

古淡

左冲

范蠡

王育

堂與唐通

宣易閱書

惠連

惠疇

詩話一則

松崖筆記目錄

會館故事

杜兼

韓門弟子

三色書

陳驚坐

歸煞

泥醋

特恩著令

滄和麥

誕先登于岸

餘閣奠

乾天有河

雲門三種語

掉耳

白門

庾蘭成

課

蹉對格

十八東西

名僧社

香火因緣

劉敞

淮泗入江

朋友世親

雲門

活句死句

語忌十成

六祖

品字柴

洞山

端木叔

湯竈口

牽挺

騫歌

重陽

古文孝經尙書

吏部引見縣令敕

遣十使巡察風俗制

處分朝集使敕八首

蘇頌文

令明經進士就國子監謁先師敕

令禮部掌舉敕

冊壽王楊妃文

度壽王妃爲女道士勅

孫逖文

二疏圖

通家

宋略

辰

母忌日

阡陌亭長

今文太誓

銜杯

戲婦法

孫陽字伯樂

八索

訓典

叔振

居產之半請方

墨字

坐陣

主一無適

錄圖

銜枚

隕命

甲寅甲午	荆木心方	三從房	設微薄	鳶肩火色	顏師古注漢書	啖助	券臺	父母改葬總	婦人以夫氏	同歲總	別生妹同生兄	外兄弟	朋友麻	在官居喪	異姓	卷二	正一平炆	各偶人	春秋正義	朱選之	史	喜	唐史	孫卿	董仲舒	仁	三命	二十五等	黃土人	後生爲兄	關澤	氏姓	孫敬	同歲子	矩頤	手握文雅	疴	誦封禪書	趙子聲	斗有威儀	抱經	清介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丈人	聖	臥蒿萊	席價	六宗	謝暝	姨兄	漢通	趙善譽	東坡手澤	少徵集三十卷	日生爲星	朱宣	淮南子	左傳注	譚渙	太上感應篇八卷	義士信士	黃老	列子	陽里華	列子	太宰	無極	山海經	射御	顏子	婚宦	田父可坐殺	姨丈人	同居	僦人	羣屐	變童	老婦駟	拳捷	重頤	賂作備	儀適	排馬牒	登殺	句投	奔師喪	上師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玉	耶舍	中	拭舟	扁鵲	冠鏡	婚禮	三廢	遺爵稱故官	既練明日耐祖	九曜石題名	饋門	母娣父娣	數	古不墓祭	簡辭	餽	丈人	卷三	畫諾	諱行錄	
楮幣	昌谷	古詩爲題	上梁文	孝德傳	尹氏	上計	印章	无交害	斗檢封	講煥	呈上	方底	失妻不娶	故孝廉	已貴從師	拔貢生	古文疏證	補衫	女秀才	論吉壤	講武屋

松崖筆記目錄

與朝卹錄前朝死義	石刻獻酬	大相	左傳	幕容	傅山父子	蔡忠襄	人才命脈係提學官	北宋	崑山無烈女	莊敬避諱	宋青涓	推易始來	河圖洛書	八比取士	大舅	通關	勞來舉將	三公有父	夢我奪情詩	七尺	黃屋	梅不小僞	漢經學	避疾	風隅	司徒母	李膺	省寺	互鄉	張道陵	帳目	滕劉通家	服虔左傳注	長句兩韻	道學傳	飯饑	重四賜緋	崔林	東指	元官氏	碑	巡撫	改姓爲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松崖筆記目錄

爾雅

松崖筆記目錄

松崖筆記目錄

七

元和惠棟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貞悔下中上

京房易積數曰初為下貞二為中貞三為上貞四為下  
悔五為中悔上為上悔二三四為互體三四五為約象

子夏易傳

周易古占法曰子夏易傳京房為之箋先儒疑非卜商  
也近有陋儒用王弼本為之注鄙淺之甚亦記云子夏  
凡先儒引子夏傳此本皆無之熙甯中房審權嘗萃訓  
詁百家凡稱子夏者仍取後本

唐人正義

松崖筆記卷一

漢書律歷志曰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唐孔氏五經  
義疏名正義蓋取諸此

日甲月庚

唐律義疏曰按禮日見於甲月見於庚虞仲翔注易訟  
上九曰乾為甲日出甲上故稱朝說文早从日在甲上  
十五乾盈甲日月相望月上屬為天使故日見於甲也  
云日月出庚震屬庚故月見於庚也夫婦之義取諸此

店

唐律義疏曰邸店者居物之處為邸估賣之所為店見  
例四平贖者條下

周禮注

六書索隱于賁注周禮云中氣市為歲朔氣市為年

吳人以喪肅賓

宣城吳晴巖肅公曰吳富人死往往重幣速賈賓謂榮  
吾親也賓亦利往弔姜貞毅之寓吳也獨否君子以為  
介先君子於乾隆四年乞假里居有雲間富人重幣肅  
先君子先君子辭不往此固小節然今日士大夫守此  
者鮮矣

臧獲

風俗通曰古制無奴婢即犯事者也臧者贓罪沒入官  
獲者逃亡獲得皆為奴婢者也本李壁王荆公詩注

某經

松崖筆記卷一

李壁曰某經有邊腹關眼

古淡

唐音古淡一派前賢隸為逸品畫家逸品在神品之上  
詩畫本同趣也予嘗讀前明徐昌國高蘇門楊夢山華  
鴻山詩蕭然有超世出塵之想右丞襄陽歷千載以來  
風流未沫端賴諸公然世人競賞王李不及高徐本  
朝亦惟西樵漁洋二王推尚此種故其為詩直入王孟  
之室三十年來清音中絕矣

左冲

今人左冲猶唐人書末言謹書也明此外無復他語耳

范蠡

會稽典錄曰范蠡字少白本楚苑三戶人也文種爲苑令遊三戶之里下車謁蠡蠡不爲禮種還館復遣使奉謁蠡而不言使還白種種命駕而往秀人觀者聳聽本北堂書鈔

王育

白氏六帖曰王育字伯春爲人牧羊好學亡其羊羊主責之因潛以償

堂與唐通

花之早放者曰堂花或曰堂猶塘也塘報最速故花以之名古文堂唐通其說是也義山公子詩金唐公主年應小二十君王未許婚注義山詩者皆不詳出處予案

松崖筆記卷一

文獻通考穆宗女金堂公主適郭仲公金堂卽金唐也

宣易閣書

有贈彭司寇雙聯語內有宣易閣書晦孫邁祖八字李君客山以訊余余謂前漢彭宣傳易後漢彭閔傳書閣九江朱公文弟子宣見儒林傳閔見桓榮傳宋翰林學士錢唐沈邁字文通初以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己爲官者不應先多士遂居其次其孫晦字元用宣和中亦魁天下蓋司寇祖侍講南昀先生丙辰司寇丁未祖孫皆會狀故以爲比

惠連

吳縣志曰惠連字子及江陰人曾祖疇寶章閣待制常德知府司署少卿卒連學於陸子方嘗述江革柳鑒二贊元末兵亂奉母閒關避地寓吳

惠疇

姑蘇志惠疇字敘之江陰人知常熟縣勸農勸學擢良捕奸政以大成曾丞相榜其閣曰景言以旌之按從祖沛蒼公顏其閣曰景言蓋取少卿公之事以名之第從曾叔祖名與少卿同且譜又無少卿名殊不可解

詩話一則

五言始于東漢至魏後盛然已見于經如易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禮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非五言之絕佳者乎李陵蘇武詩魏人擬漢耳何以知之曰不類且蘇武傳載李陵詩猶是騷體與大風歌相類是時五言未興也

松崖筆記卷一

四

田雨來側墊錄每省於京師各有會館卽郡縣開亦有之凡團拜以及同鄉公事皆於此行禮所以聯桑梓之情釋羈旅之懷也團拜於新正三日行之分曹互拜列坐三品以上序爵以下序齒每科新進士自他處行賀于此拜禮如之列坐則推之居上乃前輩援引後輩之意康熙中有滿科以事會結黨奏請拆毀奉旨但行禁革由是遂廢山東止一處在潘家河沿名齊魯會館

會館故事

禁革由是遂廢山東止一處在潘家河沿名齊魯會館

杜兼

大唐傳載曰杜兼嘗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曰清俸寫來手自校女曹讀之知聖道墜之謂之為不孝廣記二百

韓門弟子

國史補曰韓愈引致後輩為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後官高不復為也二百

三色書

羊欣筆陣圖曰魏鍾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二百

六

松麈筆記卷一

五

陳驚坐

王僧虔名書錄曰杜陵陳遵後漢人

善篆書每

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坐二百九

歸煞

宣室志曰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殺太和中鄭生者常於隰川與郡宦敗於野有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殺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 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游敗常遇一妖鳥事與此同也三百六十六

顏氏家訓風操篇曰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

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泥醋

北夢瑣言火燒瘡以泥醋傅之甚驗二百

特恩著令

漢書吳芮傳曰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著令中使特王張竦曰王莽高祖傳上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大信不拘於制也 本朝各省學臣本無題補

松麈筆記卷一

六

官員之例雍正初先君子官粵憫司教者不得其人以潮州進士翁君廷資可任教官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奉 旨著照惠某所請補授後不為例特恩也特恩不可為常故著令冢宰武陵楊公超曾撰先君子墓銘云越例題補 至尊垂聽 特旨允行著于甲令蓋本吳芮贊語讀者不知其隸事之切也

消和麥

王子年拾遺曰有消和麥麪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四百十二

誕先登于岸

詩皇矣曰誕先登于岸鄭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

文王欲廣大德美當先平訟正曲直也半農先生云似此解方與下文合佛家有彼岸之說宋人取之援釋入儒吾無取焉

餘閣莫

檀弓上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謂就閣上所餘醢醢為奠今帷奠之禮可稱餘閣奠

乾天有河

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九家注蠱卦云乾天有河仲翔注屯卦云坎水流坤本此

雲門三種語

李壁曰禪宗論雲門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

松崖筆記卷一

七

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料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云

掉耳

介甫詩小胡掉耳爭流連李壁曰掉耳胡人以爲重體

白門

建康志曰白門即臺城宣陽門也宋明帝時或謂宣陽門為白門不祥甚諱之左丞江謐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陳少章通鑑胡注正誤謂建康城門十二無白門未之考也

庾蘭成

張說題庾信宅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太平寰宇記蘭成下

課

梵志語云梵志不傳經不持課

蹉對格

介甫酬朱昌叔詩云去年音問隔淮州百謫難知亦我憂前日杯盤共江渚一歡相屬豈人謀山蟠直瀆輸淮口水抱長干轉石頭乘興舟與無不可春風從此與公游李壁曰前四句名蹉對格

十八東西

介甫寄程給事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金盞照東西

松崖筆記卷一

八

注今曲有六么有花十八東西酒器名也今猶有王東西

名僧社

廬山記慧遠法師居東林寺於是絕塵之侶四方皆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野百有二十二人與師同修淨土之社乃令遺民著發願

文

香火因緣

北史陸法和傳法和曰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劉徹

劉原甫撰七經小傳謂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  
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尙文詞多守章句注  
疏之學至做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做  
做如伊尹相湯伐桀伐自伐之說之類經義多剽取之  
史官之言良不誣也此据楊龜山說今附此

### 淮泗入江

唐李翱爲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沂至於江  
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嘗入江矣  
此乃禹之舊迹熙甯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終  
不能復

### 朋友世親

#### 松崖筆記卷一

九

左氏襄二十六年傳云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  
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杜預曰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  
胥祖父椒舉也朋友世親按兄弟世疏朋友世親古語  
也見潛夫論楚語椒舉奔鄭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  
饗之以璧侑曰子尙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章昭曰相  
助也二先子謂伍參子朝也

### 雲門

林間錄雲居佛印禪曰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  
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  
賣我去今對機寶中錄皆東林名教以紙爲衣隨所問  
隨卽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滿

非愚卽狂可歎也

### 活句死句

洞山初禪語一編福嚴良雅所集其語言宏妙真法窟  
爪牙大略曰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  
未達其源者落在第八魔界中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  
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于此四句語見得分明也作箇  
脫灑衲僧單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于  
方明不明終成莽鹵

### 語忌十成

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 化爲之贊曰日出  
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洞山 本兒  
孫也故其家風機貴四五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  
墮今時而 化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爲可貴也

### 六祖

雲溪六祖大師方其韜晦時雜行止於編民混儔侶於  
商農十有六年蠻兒海豎販夫寵婦得以追呼爾汝及  
其德加於人道信於天下也雖屢朝天子不得而師友  
之其行聖賢之分故莫知貴賤之異也

### 品字柴

金華懷老上坐氣韻閒淡過客謁之多不言侍者問之  
答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識我粥飯僧見之自然口啞遲  
鈍子曾問住山有何趣味答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

趙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洞山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洞山總禪師語

端木叔

列子楊朱篇端木叔一則絕類沈萬源可以作序

場龜口

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場龜口場音楊司馬云對

火曰場

牽挺

湯問篇紀昌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注牽挺機

松崖筆記卷一

十一

驚歌

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雁門驚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

梁櫬三日不絕同上

重陽

唐大詔令貞元五年正月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詔曰

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咸說禳除雖

因舊俗與眾共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

句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

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之數內外

官司休假一日

古文孝經尙書

開元七年三月令諸儒質定古文孝經尙書詔曰孝經

尙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指趣頗多踏駁精義妙理

善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

解者質定奏聞

吏部引見縣令敕

天寶十三年五月

遣十使巡察風俗制

神龍二年二月

處分朝集使敕八首並類文

開元三年三月十五日 六年三月六日 七年三月

十一日 十月二日 八年二月十九日 三月十一

松崖筆記卷一

十一

日 十年正月十一日 二月二十七日 又開元十

六年以後有處分朝集使敕五首張九齡文

令明經進士就國子監謁先師敕

開元五年

令禮部掌舉敕

略曰每歲舉人惟考功郎中所職名實不倫六官之例

體是問既宗伯掌禮宜知賓薦自今以後每諸色舉人

及齋郎等圖試並于禮部集既務煩雜仍委侍郎專

知

冊壽王楊妃文

惟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



乙亥皇帝若曰於戲樹屏崇化必正壺闈配德協規允  
茲懿哲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璈長女公輔之門清  
白流慶誕鍾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範夙成柔明自遠  
修明內澁淑問外昭是以選極名家備茲藩國式光典  
冊俾叶龜謀今遣使戶部尙書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  
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爲壽王妃爾其宏宣婦道無忘  
姆訓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歟

度壽王妃爲女道士敕孫述文

敕至人用心方晤真宰 女勤道自昔罕聞壽王瑁妃

楊氏素以端懿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精修屬太后

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宏道之風特

松崖筆記卷一

七

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

二疏圖

昌黎送楊少尹序曰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

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

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

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晉王彪之自序曰余自求

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通家

許嵩建康實錄曰始安太守千寶與翟湯通家遣船米

餉湯

宋略

裴子野宋略建康實錄采之

履

建康實錄齊列傳曰太祖輔政鎮東府朝廷致敬虞玩  
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羹斷以芒接  
之問曰卿此幾載玩之曰三十一年矣

母忌日

張融性孝義母忌日三旬皆不聽音樂

阡陌亭長

抱朴子雜應篇曰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  
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  
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內篇卷十五

松崖筆記卷一

十四

今文大誓

抱朴子用刑篇曰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外篇卷十

一願廣圻  
日已載史記

銜杯

酒誡篇曰豐侯得罪以戴尊銜杯外篇卷二十四

戲婦法

疾謬篇抱朴子曰俗閒有戲婦之法於稠眾之中親屬  
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  
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醜營不知限量至使有傷於流  
血踈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有感離別而不滅燭悲  
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人旣不能動蹈舊

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  
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外篇卷二十五

孫陽字伯樂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尹鐸往而  
增之簡子怒郵無正進諫簡子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  
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章注伯樂無正字案郵無正左  
傳作無郵呂覽作孫明明當作陽呂覽所載與晉語略  
同高誘曰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見卷二十五似  
順論

八索

鄭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章昭曰平正也八索謂八

松崖筆記卷一

五

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  
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愚案左史倚相能讀八索即  
易也

訓典

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事曰教之訓典使知於類行  
比義焉訓即左傳所云夏訓之類典五典也

叔振

左傳曰曹叔振鐸晉語僖負羈曰先君叔振

居產之半請方

列子云朱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  
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見周穆王篇

墨字

關尹子曰有誦咒者有祀神者有墨字者有變者皆  
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見七釜篇案御覽引墨字五  
行記言坐在立亡事抱朴子所傳鄭君書有墨子枕中  
五行記五卷又云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  
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為一卷云云詳見內篇墨字乃墨  
子之說神仙傳劉政治墨子五行記又服朱英丸

坐陣

晏子春秋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  
不席見內篇諫下第二半農先生曰奉尸夷于堂于坐  
不席也

松崖筆記卷一

六

主一無適

文子曰一也者無適之道也半農云宋儒主一無適之  
學本此棟案適讀為敵宋儒不識字讀如適

錄圖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  
倣真訓曰洛出丹書河出錄圖北堂書鈔引巢隨子曰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錄圖也

銜枚

宋玉九辨曰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王逸曰  
意欲括囊而靜默也

隕命

韋昭注晉語曰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

甲寅甲午

雲笈七籤曰甲寅日可割指甲甲午日可割腳甲此日三尸遊處故以割除制尸魄也

荆木心方

酉陽雜俎廣動植篇曰荆木心方家君曰見三禮舊圖說聶氏刪去之矣

三從房

成式三從房叔父某者自信

又曰三從從

兄云云見酉陽雜俎

松崖筆記卷一

設微薄

晉語曰曹共公聞公子骀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半農先生曰微薄若今之簾高誘注淮南云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而觀之孔晁注國語曰諜候也微薄也左傳釋文曰國語云薄簾也

鳶肩火色

鳶肩出晉語火色出周書

顏師古注漢書

唐書王勃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啖助

淮南子曰春秋變周啖助用其說以為兼用夏禮則不然

券臺

研北雜志云今人呼墓地為明堂唐世嘗詔改為券臺

父母改葬總

孔叢子抗志篇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吾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

松崖筆記卷一

去服以行事也

婦人以夫氏

又曰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問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同歲總

叢子 曰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伯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涕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屬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

不亦可乎 孔融陳羣皆有同歲論後漢董卓傳注載  
王邑名字云見同歲名同歲名猶今之同年錄也

別生妹同生兄

真誥曰王子喬父周靈王靈王第三女名觀香是宋姬  
子於子為別生妹又曰子喬弟兄七人得道其肩壽是  
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外兄弟

喪服經曰姑之子總注云外兄弟也又曰舅之子總注  
云內兄弟也

朋友麻

喪服記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

松崖筆記卷一

无

總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

在官居喪

通典奪情議一條下云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  
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著鞋而朝直宿  
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啟齒歸必縷經號  
慟無恆語云國朝奪情者多矣惟通能合典禮半農先  
生日在官居喪得禮之變唐書不載列傳史官無識

異姓

家語弟子行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  
三覆白圭之珪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  
異士王肅曰大戴禮曰曰以為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

妻之者也國語先王聘居于異姓

松崖筆記卷一

松崖筆記卷一

松崖筆記卷二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元和惠 棟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正一平炁

真誥協昌期第一引正一平經注曰泰清家有正一平炁此恐脫炁字

答偶人

老子道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曰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按答偶人猶言相人偶

春秋正義

孔穎達春秋正義三十六卷清化元年本慶元六年重刊前後各八行每行十六字卷末有馮嗣祖趙彥稼校

松崖筆記卷二

勘姓名此書北平孫氏藏本康熙末歸季滄葦後又歸東海徐氏朱君文游以八十金得之文游名與篤行好學士也

朱選之

梁書朱异傳曰异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將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棟案南齊書孝義傳曰朱謙之父昭之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謙之永明中刃殺幼方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世祖曰此皆是義事悉赦之選之幼時顧歡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參軍則選之即异父也選巽字相似

故訛為巽江夏王將軍當作參軍

史

春秋元命苞曰屈云扶一而起者為史史之為言紀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御覽二百三十五

喜

春秋元命苞曰兩口御士為喜喜得明心喜者為喜喜天心宋均曰今於口閒才移一畫者於字體安也是為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心為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為喜也御覽四百六十七

唐史

春秋文耀鉤曰楚立唐氏以為史官蒼雲如蜺圍軫七

松崖筆記卷二

蟠中有荷斧之人嚮軫而蹲蟠猶周也楚驚唐史曰尹慢命又簡宗廟命天命也軫於天文楚之分也向之而踞是慢命簡宗廟於是晝遭炎煙耀於蒼雲精消無文軫火精雲水氣圍軫水也晝日陽也炎火亦陽也道之者兼蟠所也水難勝火三陽併氣日火炎上宜消滅也文則唐史之策上蒼雲告神以史功也御覽二百三十五

孫卿

風俗通曰孫卿有秀才善為詩禮易春秋之學齊襄王時孫卿最是老師三為祭酒見意林及御覽二百三十六

董仲舒

幽明錄董仲舒下帷讀書有客來詣語遂移時仲舒知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

知兩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狸也

仁

春秋元命苞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為人以其人立字二為仁仁人言不專于己念施與也

三命

春秋元命苞曰聖人一其德智者循其轍長生久視其一德言盡其德得帝之精氣也循其轍言不違其帝不以所尚也如是則皆得長生久視言所行當天也

命制則愚者悖慢智者無所施其術殘物逆道天必殺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尊天一節三者法三道之術以

命制愚慢之人則賢智命制愚慢之人則賢智道術不得施行勢相反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

松崖筆記卷一

三

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天帝也八十一陽氣相

乘之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也援神契曰隨者逆天

道常善之行隨其暴虐行以效之有遭命遭命者行正

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

忤暴氣壘至日滅地動人命絕沙鹿襲忤錯也襲淪也邑溺殺人也

二十五等

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

平人直人下伍有眾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

黃土人

風俗通曰天地初開未有人女媧搏黃土為人力不暇乃引繩於泥中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者粗人也御覽七十八又三百六十

後生為兄

譙子法訓曰一產二子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關澤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關澤字德潤在母胎八月叱聲

松崖筆記卷一

四

震外

氏姓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惟人為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謂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徒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鳥五鹿青牛白馬也御覽三百六十二

孫敬

御覽引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  
疲廢以繩繫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同歲子

汝南先賢傳曰黃浮字隱公陽安人除爲慮長濮陽令  
同歲子爲都市掾犯法當死一郡盡爲之請浮曰周公  
誅二弟石碣討其子今維同歲子浮所不能教也

矩頸

春秋元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矩頸注矩頸畏寒  
三百六十九

手握文雅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知始宰我手握戶是

松屋筆記卷二

爲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  
習道子貢手握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又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褒宋均曰手中有褒字也  
三百七十

疒

通俗文曰乳痛曰疒御覽三百七十一

誦封禪書

齊春秋曰世祖嘗於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各出所長王  
儉曰臣少爲書生請誦封禪書跪前誦之容止可觀音  
吐蘊藉上大悅曰樂哉

趙子聲

趙子聲書請郭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  
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本根於是乎底

斗有威儀

春秋說題辭曰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  
立鄉飲之禮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體  
王者行禮得天中和斗居天中而有威儀王者法物備  
之是亦得天之中和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  
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情也

抱經

東觀漢記曰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

遭困厄握抱此經

松屋筆記卷二

清介傳

魏略以常林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魏書常林傳注

丈人

蜀書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  
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  
故謂之舅也

翠

字林曰翠思貌也音忙角反裴松之蜀書張裔傳注

臥蒿萊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臥  
蒿萊晝收之

席價

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六宗

張純六宗表曰臣竊以十一家凡有六統而所據各異考之經禮大義不通臣謂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即三昭三穆也案王肅創夏商七廟之名張純有帝世六宗之表皆亂經之人張純疑三國張慎子字元基國志孫稱傳注張純字元臺敦之子

謝暎

吳謝承父見吳書謝夫人傳御覽引作嬰字之訛文選

松崖筆記卷二

注引謝承後漢書曰承父嬰為尚書郎 每讀高祖及

光武之後將相名策文 訓條在南宮視于省閣惟臺

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按嬰當作嬰王伯厚曰漢尚

書作詔文見周禮注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見通典

姨兄

江表傳曰潘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吳書潘濬傳注

漢通

吳書韋曜傳華敷上疏救曜曰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

趙善譽

通考經籍志曰趙善譽易說二卷陳氏曰善譽為漢川漕

進易說每卦為論一篇朱子易本義乾卦注曰或疑乾剛无不得之中正者不然也案語類乃破趙善譽之說也

東坡手澤

直齋書錄東坡手澤二卷陳氏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

少徵集三十卷

陳氏曰職方員外郎會稽齊康祖撰齊游之後天聖八年進士兩應制科皆為首選以切直報罷居鑑湖東北去城五里名其山曰少徵其集願臨為之序

日生為星

松崖筆記卷二

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為日月分為五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朱宣

河圖曰太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

淮南子

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左傳注

春秋考異郵曰庚辰大雪雪深七尺

謁渙

一統志曰謁渙江州人仕為汝南太守有公直之稱其同邑人又有司隸校尉程馬度遂將軍譙牽皆有名



于時

太上感應篇八卷

右漢嘉奕江隱者李昌齡所編希弁生 師 嘗爲之序四時明史 跋其後曰趙公所序禍福善惡之報爲尤詳可謂愛以德者余嘗守袁善袁人之樂于趨善因閱是序矍然起敬而程公許湯中繼書之

義士信士

漢曹全碑陰有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顯甯人曰處士者德行可尊之入義士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爲信今之信士卽從曹碑所稱之義士也

松崖筆記卷二

九

黃老

列子天瑞篇皇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此老子所述也老子之學蓋本黃帝故漢世稱黃老

列子

列子所引黃帝書堯典穆天子傳周官皆有据又言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與左傳合六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皆與周官左氏合碧樹渡淮而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汝則死與考工合四海四荒四極與爾雅合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列子以爲古詩皆見湯問篇

陽里華

列子周穆王篇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家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謂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松崖筆記卷二

十

列子

列子明於易有一則與乾鑿度同仲尼篇顏回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此繫辭爲孔子作之明文也歐陽子謂十翼非夫子作失之

太宰

論語太宰問子貢以仲尼篇考之乃商太宰也列子云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

某博學多識者也顧廣圻曰列子下非正文下同

無極

列子周官皆言無極案列子湯問篇云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無極之外復無極

山海經

湯問篇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海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惟聖人能通其道此見山海經 荆南之冥鑿上古之大椿溟海之鯤鵬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射御

孔子學射御其法見于飛衛秦豆之言列子湯問篇

顏子

顏子壽十八見力命篇後漢書顏傳顏淵十八天下

婚宦

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命力

田父可坐殺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噉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一急一朝處以柔毛梯幕薦以梁肉蘭橋心痛體煩內熱生疾矣

姨丈人

名句文身表異錄曰袁聿修為姨丈人崔休所知蓋今之姨夫也

同居

劉瑜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

儻人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儻人入奏事注儻從也唐制軍鎮大使以下皆有儻人別奏以為之使廣韻儻苦念切玉篇去念切侍從也

裙屐

邢昺曰蕭深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政務

變童

北齊許散愁曰自少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愚平生亦然

老婦駟

米元章書史云每歲荒及節迫往往使老婦駟搗書畫出售婦駟即今之牙婦也

拳捷

呂布傳董卓拔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重頤

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上蓄注蓄重頤也御覽三百六十八

賄作備

松崖筆記卷二

松崖筆記卷二

三

高歡立法盜私物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侵盜倉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音培償補也今作賠義同而俗從備爲古

儀適

猶儀注見靈融傳

排馬牒

羅希爽自青州如嶺南

諳者排馬牒至宜春

李適之自殺排馬牒如今起馬牌也

登殺

猶言登時殺也見唐書戴胄傳

句投

松崖筆記卷二

句讀法華經作句逗馬融長笛賦都注于節奏察度于

句投

奔師喪

後漢桓榮傳曰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

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

墳

上師家

漢習儒林傳長安許商長伯門人沛唐林子高重泉王

吉少音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

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子玉

說苑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家君曰左氏以成敗論人故子玉得臣負謗萬世然子玉自是英豪賢臣子文學之晉文公畏之若遇秦穆公功名自在孟明之上

邸舍

說苑尊賢篇曰史鱈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

史鱈之入也而後入

中

又日子路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家語作不中聞見注云中聞謂紹介也

松崖筆記卷二

拭舟

正諫篇曰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

扁鵲

辨物篇曰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診之先造軒光之

寵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

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冠鏡

修文篇曰知天道者冠鏡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鱗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

子佩麟說行能者也

婚禮

又曰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平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輿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三寢

又曰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日子不居父之寢故三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

繼體守文之君之寢也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遷爵稱故官

家語本姓解曰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

既練明日耐祖

家語曲禮子夏問篇孔子曰殷人既練之明日而耐子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耐于祖耐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九曜石題名

松崖筆記卷二

六

程師孟金君卿李宗儀許彥先同游藥洲熙甯甲寅上元日題 正書

花葉氛氳海上舟山中雲影帶沙流直應路與銀潢接  
槎客時來犯斗牛彥先再游移穉稹積稔侍熙甯甲寅  
上巳 正書 傲柳誠懸

轉運使度支郎中金君卿正叔轉運判官太子中舍許彥  
先覺之管句文字殿中丞金林拙翁門人成度公適熙  
甯癸丑中伏泛舟避暑 正書

廣東經略安撫使起居舍人龍圖閣待制曾布子宣轉  
運副使都官外郎向宣旦公美轉運副使屯田外郎廣  
道濟前廣西轉運判官太常廣廣聲叔元豐元年正月

晦日游行書

嘉熙庚子孟秋長樂黃朴成父約同郡唐璘伯玉莆田劉克莊潛夫泛舟仙湖湖多怪石其二峰尤壯偉乃宅厥中以作亭焉左盤右踞勢若相俸而巖立又類乎守道不屈者磨崖以誌之 正書

鱮門

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正義曰東門鱮門謂鱮門也今名葑門鱮音普姑反鱮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壘羅城開北門有鱮解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鱮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之也按廣韻鱮魚名又江

松崖筆記卷二

七

豚別名天欲風則見鱮上同普胡切又鱮鱮魚名亦作鱮博孤切見十模

母娒父娒

方言曰南楚澤涇之間母謂之媼謂婦妣曰母娒稱婦考曰父娒涇水在桂陽娒音多集韻音常支切或作妣古者通以考妣為生存之稱

古不墓祭

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見崩斃篇

數

風俗通曰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見廣韻五旨

饌

廣韻曰女宗三日送食曰饌見二十四緩饌乃管切

簡籛

廣韻簡籛今人戶版籍也簡音牽上聲見二十八籛籛息淺切

丈人

顏氏家訓曰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余讀而笑曰顏氏之學不及周宏讓矣古詩為焦仲卿

松崖筆記卷二

六

作曰三日斷五疋丈人故嫌遲此仲卿妻蘭芝謂其姑也史記刺客列傳家丈人索隱曰劉氏曰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媼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蕭王外三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曰三日斷五疋丈人故嫌遲此婦人稱丈人之明證也王充論衡曰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媼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然則焦仲卿之妻稱其姑為丈人自漢已有之矣或改為大人此又襲顏氏之陋矣

松崖筆記卷二

松崖筆記卷三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九和惠棟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畫諾

困學紀聞卷十四曰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此東宮畫諾也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爲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諱行錄

松崖筆記卷三

楊文莊公微之好言唐朝士族閥諱行錄悉能記之案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姓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宋敬求續盡大中七年爲後五卷

楮幣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案范滂父爲郭子華誌言父子紙幣之設本與錢相彷彿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昌谷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唐

福昌縣今宜陽縣一統志昌谷水在河南府宜陽縣西九十里舊名昌河源出陝州界東南流入洛

古詩爲題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爲題見於此

上梁文

後魏溫子叔閻闔門上梁祝文云云此上梁文之始也

孝德傳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卽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尹氏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遭饑荒

松崖筆記卷三

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

上計

周禮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案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爲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年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印章 斗檢封

掌節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

封職金云樹而重之左傳季武子使公治問盟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盟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 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日魯昭公始為璽

无交害

易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胡氏炳文曰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於害也

謁煥

後漢廖扶傳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太守謁煥先為諸

松崖筆記卷三

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使修門人之禮

結案

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注結正其罪也按今人以獄成爲結案結字本此

皇上

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注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按當据詩皇矣上帝李注出古文杜篤所未見也

方底

廣陵思王荆傳荆作飛書封以方底注方底囊所以盛

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

失妻不娶

朱暉傳暉字文季南陽宛人注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故孝廉

趙咨傳咨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復拜東海祖之官道經樂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綬印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人人所貴如此注咨爲敦煌太守時薦嵩爲孝廉

松崖筆記卷三

已貴從師

朱穆傳梁冀舉穆高弟爲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

拔貢生

孫永祚傳崇禎末特詔府州縣學生做鄉試掄其才者學一人謂之拔貢生將大用之永祚以詩經第一薦謁吏部選試第一授推官

古文疏證

經義攷聞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十卷姚際恆古文尚書通論別僞例十卷錢煌壁書辨疑六卷朱竹垞日三家

皆攻古文尙書

襦衫

靜志居詩話曰吳丕顯希文相傳初補學官弟子製青  
苾布爲襦衫授兄子太僕炯以及孫曾家有青苾亭至  
今存焉襦衫之製諸生服之洪武二十四年三易其式  
而後定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阜緣繫縵委襦其後漸  
易以藍罕用布者矣

女秀才

詩話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尙功局萬載縣志  
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二十六年舉女秀才以  
族還鄉又中都千戶陳泰國妻龍玉英孀居亦舉女秀  
才洪熙元年封大樂賢母范氏殆其選也

松崖筆記卷三

五

論吉壤

新安程觀生仲孚奇士也好談王霸之略兼治青烏家  
言其持論謂人家葬吉壤出聖賢者第一其次忠臣節  
士又其次博學就徵以科甲爲最下

講武屋

左傳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杜注云宣榭講武屋別  
在洛陽者

興朝卸錄前朝死義

困學紀聞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  
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

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  
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  
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  
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  
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石刻獻酬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  
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拚如此臧堅以刑  
人之咥爲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  
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松崖筆記卷三

六

大相

明詩綜區大相字用孺高明人萬曆己丑進士改庶吉  
士授檢討歷贊善中允有海目先生集云嶺南自張曲  
江倡正始之音明三百年詩之美者海目爲最在泰山  
蘭門崙山之上

左傳

左傳曰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大隧之中凡四言卽所  
賦之詩也鍾伯敬誤以大隧之中爲句而以融融洩洩  
兩句爲敘事之語

幕客

菰中隨筆曰趙普永興之幕僚陸秀夫淮東之記室



傅山父子

霜紅龍集十二卷內詩九卷文三卷太原陽曲傅山青  
主撰我詩集六卷山子眉宗撰乾隆十一年陽曲張耀  
先思孝甫刻於維揚

蔡忠襄

傅山作巡撫蔡公傳一篇論云今世所行書云公聞賊  
從保德州過河遂自平陽北還非也賊實無從保德渡  
河事賊既渡河入蒲晉王恐實以書速公歸公亦以太  
原藩封會城且縣守之圖後效其情也云云山晉人  
似得其實然忠襄實死封疆之臣也其指斥今世所行  
書蓋謂堯峰耳山又嘗序畢解元振姬之文云東南之  
文槩主歐曾西北之文不主歐曾又云與解元論及江  
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蓋有意貶東南之文也其言然  
又不可不盡然

人才命脈係提學官

又論忠襄云公撫晉雖死實無功公有功在為江西提  
學時首識楊某萬某曾某皆公得意士士之獻公者節  
義文章爭光日月實先為朝廷物色得之矣本朝人才  
命脈係提學官之重如此山謂人才命脈係提學官此  
至言也東南之人言人才者從未及此止意蓋謂提學  
官賢則人才出提學官不賢則人才不出此至言也

北宋

唐時所存東漢六朝之書皆亡於北宋北宋人已不好  
古故使諸書皆亡所亡經義尤可惜也

崑山無烈女

乾隆八年蘇州知府雅公纂修府志行文崑山縣開報  
列女人傳崑山令讀列為烈詳報崑山無烈女吳人傳  
以為笑侍御王良齋駁為子言

莊敬避諱

老莊漢諱莊稱老嚴吳人莊助稱嚴助夫婦相敬如賓  
宋避敬改為莊故後世文有夫婦相莊之語此本晉陽  
秋

宋青澗

宋揆度字聖一號青澗通政學顯子也有贈友詩序云  
于漁樵者流寓居楞柳山麓門通五湖時當秋老有風  
急天高渚青沙白之致正翹首獨立忽覩一舟從蒹葭  
中出徑詣小莊乃吾故人尋秋見訪者也命童子斫鱸  
沽濁醪一壺飲之臨別贈以斷句云流水孤村碧碧峰  
蕭蕭木葉下疏鐘感君獨有伊人思輕舸秋風一過從  
詩與序皆清麗而世罕知者

推易始來

蕭山毛姓作推易始來四卷云發明其兄仲氏推移之  
義有六子卦綜乾坤主變之說絕不解其義於謙卦下  
引蔡景君曰剝上來之三侯果曰此本剝卦乾之上九

來居坤三坤之六三上升乾位荀爽曰乾來之坤虞翻曰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姓乃自下語曰蔡侯說推易也荀慈明說乾坤主變也虞氏說旁通也讀之不覺失笑蓋謙卦自剝來剝本乾也坤消成剝故荀爽曰乾來之坤蔡侯所云上來之三也三本坤體故虞云乾上九來之坤也至與履旁通一語履爲反謙即彼所云反泰也蔡侯荀虞四說皆同而分爲推易主變旁通三說則其書之不足觀可知矣

### 河圖洛書

毛西河姓謂陳搏河圖見鄭康成大衍注但當名之曰大衍圖非然則名天地生成圖非然則名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爲河圖蓋鄭注河出圖並無此說也注書亦然今之洛書則易緯家所謂太乙下九宮法也二說頗得作僞人要領詳西河所撰河圖洛書原舛編西河言易舛訛甚多惟此論可以不朽

### 八比取士

元仁宗延祐二年創三場取士法首場經義三道書二經一卽今時文也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始有鄉試會試舉人進士名色鄉試八月會試二月王充耘撰書義矜式一卷張雲長曰宋熙甯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士各專習一經此經義之始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

松崖筆記卷三

九

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冗雜繁複可厭則不盡拘格律然大槩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此經義定式也充耘主張題意率本功令而又自爲經義名曰矜式此猶見當時體制充耘字與耕登元統甲戌進士是編出而操觚家詎不奉爲鴻寶哉西河經集凡例曰古經儒以經術起家凡設科勸祿每論說至數百萬言大師徵召至千餘人無非以闡明經義爲事自元時以八比取士始用一家言始定大中論孟爲四書專用朱子所注而結以己意斷之易用程氏朱氏詩用朱氏書用蔡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注疏加以試帖語詞周章雜出而經學晦矣我皇上聖明曾於康熙甲辰丁未兩科敕廢八比既而以古學未復姑從舊以待徐定乃復特開制科進士使古學大顯然後重頒聖諭博搜天下經解殊異于章句集注者使陸續呈進以充實內府

### 大舅

張禹傳禹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況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

### 通關

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

松崖筆記卷三

十

之官閉廬精通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繫恢獨皦然不污於法

勞來舉將

胡廣傳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於廂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注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

三公有父

張輔傳永元五年代尹睦為太尉輔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輔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輔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輔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

松崖筆記卷三

蓼莪奪情詩

陳寵傳忠上疏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之義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七尺

徐璆傳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半農先生曰使節長七尺或八尺

黃屋

仲長統傳論曰戴黃屋注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綰為蓋裏故曰黃屋

悔不小偽

崔駰傳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侍者悔不小小斯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姝美也烈於是聲譽衰滅注新固惜之也或作偽說文曰偽引為價也音一建反

松崖筆記卷三

漢經學

漢時通尚書五行者有共禦之道明易卦氣者有消復之術其法皆不傳

避疾

魯不附恭傳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不奏曰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案疾安可避當是瘧耳

風隅

劉寬傳注謝承書曰寬少通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

人爭勢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司徒母

馮勤傳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出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後遷司徒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

李膺

晏殊類要李膺墓在涪州西南四十里膺涪城人為益州大中正撰益州記三卷

省寺

漢制總羣臣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松崖筆記卷三

互鄉

晏殊類要沛縣合鄉故城案劉芳徐州記云古之互鄉蓋孔子云難與言者閭百詩辨無互鄉當以此條駁之

張道陵

北平山在頓山縣三十四里張道陵得仙于此二十四化此山其一也見李膺益州記

帳目

周櫟園書影云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今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

滕劉通家

三國吳書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

蘇州羅通家

服虔左傳注

御覽一百四十六四十七二卷引服子慎注數十條可采

長句兩韻

漢上題襟集長句兩韻謂七言絕句也

道學傳

梁元帝撰孝德傳道學傳道學者道家之學也宋史以周程張朱入道學傳誤襲其說而濂溪之太極朱子之先天實皆道家之學也

飯鯪

松崖筆記卷三

青烏子算書曰初掘冢之日常以飯鯪上土公四旁上土公周禮謂之祭墓鯪藏魚也俗作鯪

重四賜緋

潘遠紀聞談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勝連叱之果重四上說飲令高力士賜緋後因之遂不易

崔林

明皇雜錄崔林羣從皆至大官每宴組綬相輝設一榻置象笏猶重墨其上三十年無中外總麻之喪

束指

尉繚子曰宮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

元官氏

碑

魯國先賢傳云孔子妻元官氏延按當從漢碑作并官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  
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巡撫

晉書劉頌傳頌累遷中書侍郎咸甯中詔頌與散騎郎  
白袞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  
改姓為婚

劉頌傳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  
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

松崖筆記卷三

五

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  
也友方欲列上為陳寯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  
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  
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  
公府掾尚書郎黃河御史

爾雅

張揖上廣雅表博士臣揖言臣聞昔者周公續述唐虞  
宗翼文武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尊天下著爾雅一篇  
以釋其義傳乎後學歷載一百墳典散零惟爾雅恆存  
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  
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于夏

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

造也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

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著皆解家所說

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

陸氏經典序錄曰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

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

之詳矣

爾雅疏云爾雅之作經傳莫言其人及時世但相傳云

周公作之以教成王

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曰漢國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

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揚雄雄日記有孔子教魯哀

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

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儔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

有張仲孝友等語劉向謂史佚教其子以爾雅

松崖筆記卷三

天

松崖筆記卷三



貳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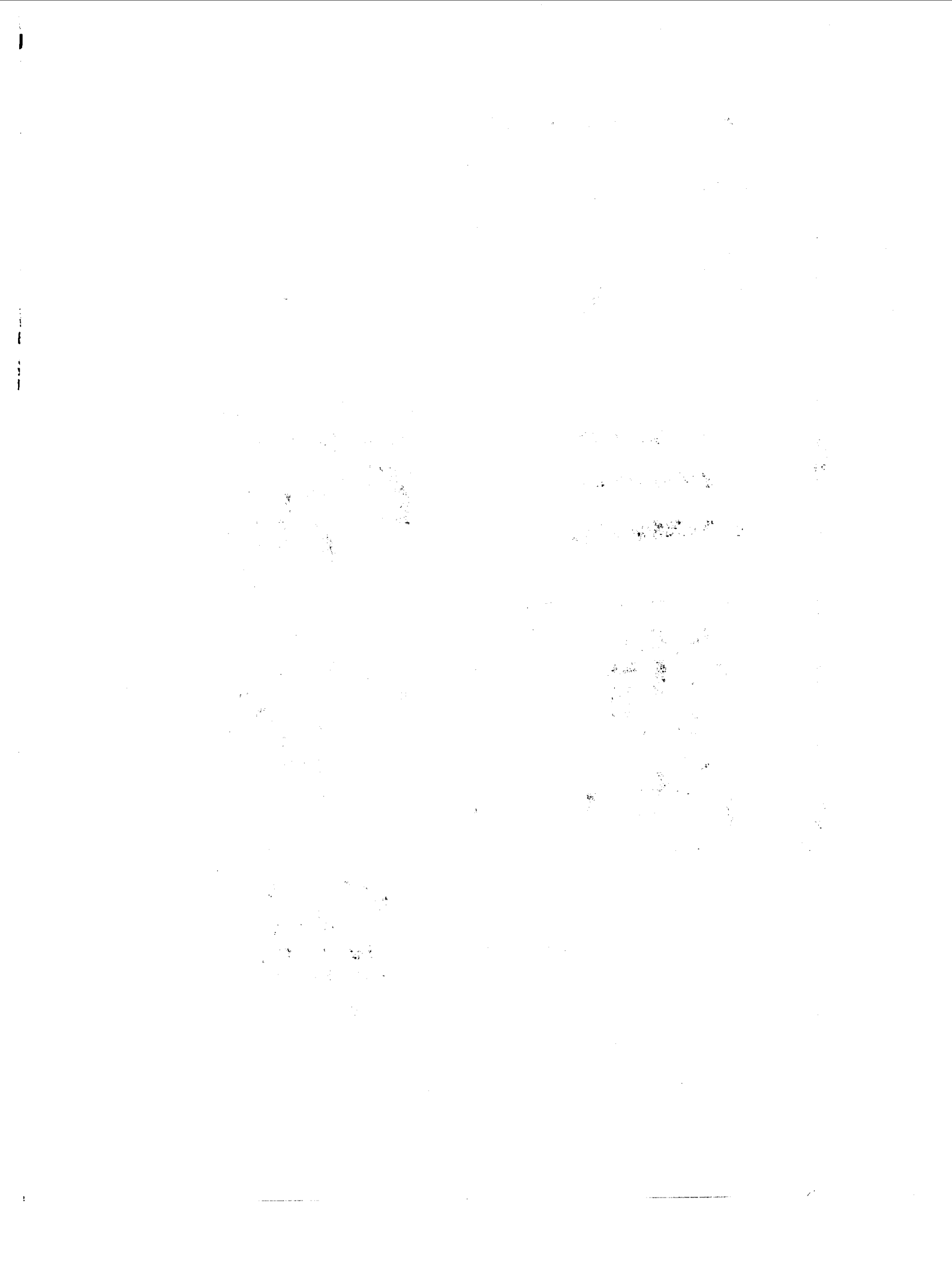
三

曜

齋

齋

策





元和惠 棟撰

貫池劉世珩校刊

三老

前書高祖紀二年舉民間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  
 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  
 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後漢  
 百官志曰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  
 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 續  
 漢書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  
 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  
 順親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

九曜齋筆記卷一

安車坐乘之車輶輪滿裏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  
 綏授之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  
 寵異之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  
 輶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  
 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予更更相代  
 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久  
 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  
 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禮儀志曰養三  
 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  
 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 禮注曰  
 選三老者為三老鄉大夫中 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緣  
 之老為五更亦參五之也

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

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兩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

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

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裨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

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祝鯁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

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譙周五經

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

闕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

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子答

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

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虞喜曰且據漢儀于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

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九曜齋筆記卷一

二

饗禮

說文曰饗鄉人飲酒也家君曰鄉人飲酒謂之饗然則  
 鄉飲酒即古之饗禮先儒謂饗禮已亡非也

頻煩

漢書曰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瑞之意師古曰鄭重謂  
 頻煩也杜詩云三顧頻煩天下計亦謂鄭重之意或以  
 頻煩為頻數之煩古無是訓近俗有之

說文

說文所引諸說上自孔子下及兩漢共二十八人孔子說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侍中說桑欽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顛說周盛說遂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賈侍中者賈逵也許慎從逵受古學故舉其官名

借倩之倩

陸放翁言昭德諸鬼謂婿為借倩之倩近世方訛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扣所出至今悔之案方言云東齊之間聳謂之倩郭氏注云言可借倩也放翁豈未之見耶

九曜齋筆記卷一

輦酌宮

姚令威曰宇文修有一古鼎款識云輦酌宮案輦酌漢書作蓮勺注音輦酌古蓮輦縣名在櫟陽去長安七十餘里漢書及黃圖舊事宮閣名諸書皆不云蓮勺有宮博物如歐劉皆不能詳鍾鼎款識載劉原父所藏蓮勺鐘銘云蓮勺宣銅一斗鼎下脰重四斤十兩五鳳三年五月己丑上渭成徐安守屬定昌造此又一蓮勺宣鐘也並載之以俟博雅

大尚書

隋書經籍志政論六卷四人月令一卷漢大尚書崔寔

撰案東漢有尚書令僕丞郎不稱大尚書漢劉寬碑陰有大尚書河南張祇字子戒又山陽太守祝睦碑云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僕射洪适隸續曰以其長子諸曹故加大以別之

三商

漢冊禮鑑銘曰吾作明鏡幽鍊三商周列典祀配像萬彊徐獻忠曰古之治鏡取金氣盛而鍊以三載或三月以周易乾坤五五之數故曰三商余案士昏禮鄭目錄曰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賈公彥曰商是商量漏刻之名鑑諸陰類鍊之昏夜故云幽鍊徐氏之說殊不足據商釋文音嫡鑑銘與彊協則讀為商

九曜齋筆記卷一

量之商先王父有句坐聽三商玉漏移或據釋文謂不當讀平聲余據鑑銘以答之或不能難夏文莊蓮漏銘五夜有三商定夕亦讀平聲蘇子美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則讀為嫡

侍中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入關門為侍中

對番

東宮舊事曰守鑰四人對番上下東宮門鑰在中庶子坊

蘭相

寶鳳別碑云司馬慕蘭相南容復白圭

五業

漢督郵班碑噴 意五業遂悉包之握樞運棋要道氏  
是綜五業謂五經也魏略樂詳少好學五業並授劉表  
時有五業博士宋衷

更老取首妻

國三老袁良碑云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老人結髮  
上為三老案應劭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  
完具則結髮者首妻也 周澤為三老有太常妻華陽  
國志張霸為五更其妻馬敬司檢前妻子女則知當時  
有不盡取首妻者矣或疑霸為五更前妻尚在案霸本  
傳云當為五更會疾卒明其時有後妻矣獨行傳李充  
為國三老充少出妻所未詳也

內艱

南史司馬壽年十二丁內艱

三命

趙岐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  
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仲秋下旬碑云三命縮羸厥  
訢碑云經說三命君獲其央經說者孝經說也案孝經  
緯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譎暴  
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軍籌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  
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鄭康成祭法注云司命主督  
察三命洪氏跋下旬云三命嘗選貢也王懋以為即陰

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皆誤史中也君獲其

扶風

子家出自扶風始祖文林閣學士吉甫公諱元祐尹和  
靖高弟也少有知人鑑識岳武穆於微賤吉甫公當宋  
徽欽高三朝以直節聞初以劾朱勔花石綱事忤蔡京  
削籍歸後扈高宗駕如臨安復忤秦檜以病乞身卜居  
湖州之大全港聞武穆死不食七日而卒蓋悲二聖之  
不復若將殉焉者也夫惠子為唐之高士吉甫為宋之  
名臣而史皆不載惜哉大昕案文林閣學士宋時無  
此官名譜牒所載未可信

惠姓

廣韻惠姓出瑯琊周惠王之後梁有惠施子案樂史太  
平寰宇記惠氏有二望一為瑯琊一為扶風瑯琊者三

國志袁術傳所云瑯琊惠衢是也扶風者西京雜記所

云長安惠莊是也惠施梁相見莊子惠益見呂氏春秋

戰國人高誘曰惠益宋惠氏不顯於六朝略見於唐著

於宋少陵有送惠二過東溪詩云空谷滯斯人又云黃

綺未稱臣又幽人詩云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注家

以為詢即其名乃盛唐高士也舊注惠荀謂司空圖一

鳴集有與惠生書當晚唐時洪氏隸續云晉銅漆盤款

識今在宜興惠公襄家孫仲觀大全集有與惠彥和書

數十通彥和亦宜興人余家族譜所不載疑瑯琊之裔

族譜序稱漢有交州刺史惠乘眾漢書所未載未知何

據

顏氏家訓曰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則六朝惠氏有官典籤者矣

哀江南賦

哀江南賦云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近代注此賦者如

吳江葉氏舒崇崑山徐氏炯皆不詳所出余謂此指晉

公子重耳也重耳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句其裸

浴句薄而觀之句詩序言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故其

時作詩者刺之云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云曾兮蔚兮

南山朝躋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其後重耳復國伐曹數

之以不用僭負遠君而乘軒者三百人近小乘軒者

九曜齋筆記卷一

三百即詩所云三百赤芾是也服虔注左重耳出亡自

曹而衛而宋而齊而楚楚成王乃送之秦畏南山之雨

詩所云南山朝躋是也忽踐秦庭借用申包胥立于秦

庭語其實皆重耳一人之事注賦者泥于包胥一事遂

分二句為兩義矣賦又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南山

東海秦庭周粟指南北朝而言乃子山親歷之事也

清慎勤

古夫于亭雜錄云清慎勤三字本呂本中居仁官箴語

子案已見李秉家誠

漢張華博物

古夫于亭雜錄云東漢末有議郎張華與蔡邕同以博

物著在茂先前今人止知茂先善博物志耳右見從伯

文玉與致龍鵠館集惜不記出處案漢議郎張華與蔡

邕同修漢記又同對災異見邕傳注及邕集 蔡中郎

集答詔問災異八事云光初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

召議郎張華詣金商門

羅紂

香祖筆記羅紂紂音敷徧檢字書無以紂為敷者未詳

所出案漢書昌邑王傳山陽太守張敞條奏昌邑王賀

居處云臣儆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紂前為

故王妻云云師古曰羅紂其名也紂音敷然則紂當作

紂故有敷音漁陽偶未照耳

九曜齋筆記卷一

文帝除肉刑

文帝除肉刑而司馬子長下蠶室故孔氏尚書正義賈

氏周禮疏皆云文帝赦肉刑未赦官刑余案龍錯對策

曰今陛下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芻又云除去陰

刑注張宴曰官刑也是文帝曾赦官刑後又復設此條

猶高后元年除詛言之令文帝二年復除詛言之罪皆

既除而復設之也

屈茨

外國樂有屈茨琵琶馬貴與不曉屈茨之義文獻案鄺

元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

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

國用故郭義恭廣志曰龜茲能鑄治龜茲者音屈茨也  
朱氏箋云漢書有龜茲而西域記有屈茨酈君合而詰  
之謂龜茲即屈茨也又案寶璽物類相感志亦云屈茨  
爲龜茲龜茲本音邱慈古讀邱爲區北音讀屈亦爲區  
故龜茲訛爲屈茨皆聲之轉然則屈茨琵琶即龜茲所  
造樂器也邱讀爲區見鄭康成檀弓注

操彼

魯頌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阮亭釋奠太學詩云聖朝敷  
文德憬彼宵獻琛案丹陽太守郭景碑云獫蠻憬彼用  
綏海濱乃知句有所本

分減

九曜齋筆記卷一

九

少陵秋野詩盤澆老夫食分減及溪魚武進梁御史曰  
緝熙曰分減二字見華嚴經新城王阮亭長洲汪純翁  
兩先生極稱之以爲注家所未及余案御覽四百十七  
卷引東觀漢記曰孔奮篤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  
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此分減二字所本梁云出華嚴經  
猶爲未的 東觀漢記與前漢書人稱班東二史乃習  
見之書今亡矣仇氏詳注杜詩云周靖曰華嚴經十布  
施內有分減布施此出鈍翁類稿而云周靖非也

詠史小樂府二詩解

阮亭詠史小樂府赦雍齒云太息王髦劍前年殺孔融  
曾言赦雍齒地下愧袁公故友徐君龍友嘗疑此詩誤

以文帝殺孔文舉子反覆攷之而知詩之引王髦劍者  
蓋楊脩也曹操妒才嫉能孔融楊脩世有大小兒之目  
而操皆除之詩意謂文帝太息于王髦之劍蓋知脩之  
過薄也而不知操前已無罪殺孔融矣昔袁紹勸操揚  
彪孔融輩操僞以高祖赦雍齒爲辭後融見殺而彪幾  
濱于死子脩卒不免于刑戮脩死才逾百日而操亦卒  
使死者有知何以見袁公于地下乎故云曾言赦雍齒  
地下愧袁公錢少詹曰勸操  
下當脫一諫字

九曜齋筆記卷一

十

洛川神此詩言操之狡獪惑溺也操于喬元嘗有知己  
之感然此特操之狡獪耳分香望墓田乃其本色何以  
知之以洛川神知之世說言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  
白五宮中郎以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李善文選  
注又言東阿王求甄逸女既不遂心殊不平是一女而  
父子兄弟爭之惑溺之甚者也幸而策瑜不爲熙尚故  
二喬不作洛川神耳設也赤壁之戰東風未便誠有如  
昔人所云銅雀春深鎖二喬者斯時操與喬公豈復有  
知己之感耶此詩之意實足詠心

魯僖與議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家君曰案文  
當云魯僖與議公羊經僖公二十一年釋宋公傳曰執  
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

奈何公與議爾也今注劉總書者皆不知引

依託之書

抱朴子論仙篇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又至理篇引孔安國祕記皆後人依託而為之者也

萬畢

淮南子含處吐火之術出于萬畢之家案唐志淮南子外篇有萬畢術一卷亦高誘注今不傳

焦山古鼎

蔣虎臣超蔣說曰焦山有文王鼎不知傳自何時今所置云是贗物真鼎為一縣令昇歸新城二王俱賦古鼎詩焦山之鼎余親見之疑非贗者

九曜齋筆記卷一

十一

孫子算術

孫子算術曰六粟為圭十圭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又下蠶所吞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豪十豪為釐十釐為分

縣牛頭賣馬脯

三輔決錄注世祖詔漢中太守丁日縣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高誘注呂覽曰里諺所謂懸牛頭而賣馬脯說苑晏子謂景公曰猶懸牛首于門而求賣馬肉也蓋古諺有是

果園

御覽十道志曰靈州有赫連勃勃所置果園水經云河

水北薄骨律鏡城在渚上舊赫連城也桑果榆林列植其上故謂之果州又圖經曰周宣政二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于靈州江左之人崇禮好學習俗皆化因謂塞北江南故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楊升庵荻林伐山引杜氏通典以為在涼州者非

子公

王褒童約曰雨墜如注盆扳薛戴子公注薛養衣也子公笠也案御覽引今童約無是語

春秋變周

曾王父曰春秋變周此語出淮南子昭代之禮衰矣下堂而見諸侯親禮之衰也喪妻三年喪服之衰也

九曜齋筆記卷一

三

經術飾吏事

漢儒以經術飾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獄平當以明禹貢治河皆可為後世法

魯哀公

魯哀公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惠子曰此非哀公之言也使哀公而為此言必無遜越之事

食熊白詩

徐龍友注阮亭精華錄近體六卷事跡頗略而兼有未當宋牧仲邀食熊白詩云故人寒置酒熊白亦初脲已下何公箸靈思漢殿時蟄藏元自密攻穴苦相危當食

勞三歎風花滿意吹徐君于漢殿注引長楊賦序上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捕熊羆豪豬載以檻車輸長楊射館云云殊與詩無涉余謂漢殿乃用馮健仔故事已下何公箸寧思漢殿時此昔人所謂惟食忘憂也言當何公下箸之時寧思漢殿當熊之日乎末云當食勞三歎蓋言異味食之甘得之難故當食而勞三歎亦詩人忠厚之遺也徐君注余已為改正二百餘條增注四十餘條尚欲補注古體四卷以行於世未知何日汗青姑書之以當息壤

鼎湖原詩

阮亭鼎湖原詩云素女為師態萬方如聞天老教軒皇馬肝已諱文成死又見神君記柏梁此詩譏漢武也言求仙不得更習為房中之術仍無益於長生也王充論衡曰素女為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素女為師二句用張平子同聲歌也漢武故事言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

行人衣上雨

古人云百里不共雨余每行役遇雨雨過復取道行里許天氣晴明略無雨意願視衣蓋猶霑濡韋左司詩云家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阮亭先生使秦蜀詩云行人衣上雨來自杜陽川未行役不知此詩之工也

寇萊公

釋子文瑩言寇萊公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觀則寄僧舍或僦居故其時門下士贈公詩有無地起樓臺之語采詩者咸謂中的後人以萊公晚年竄謫遂有舉蠟淚成堆諸事為豪侈所致殊不知是布衣時事後山叢談嘗言之王尚書阮亭所云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也尚書嘗有謁忠愍公祠詩云柘枝舞罷蠟成堆千束吳綾夜宴開不是魏三詩句好誰知無地起樓臺此詩蓋知萊公之深者也

赤泉

陶潛讀山海經第八篇云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姚令威曰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余案御覽引外國圖曰員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又七十卷引括地圖曰昆邱之上有赤泉飲之不老外國圖括地圖與山海經相表裏郭景純注亦引之皆古書也

神人

蕭韶太清記曰劉教姊文彩豔質甚於神人也

折縣

阮籍大人先生歌曰陽和微弱陰氣竭練不流縣絮折呼吸不通寒惻惻詩用折縣始於此山谷以為始於庾肩吾者非也

四上

楚詞大招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家君曰四上猶今四上尺等爲七調猶古之七音也案今民間六孔笛放開四孔低吹爲四六孔全開低吹爲上

趙謙 張鎬

趙謙斬曹紹張鎬殺閻邱曉皆千古快事紹曹節 閻邱

金山寺詩

宋蘇紳題潤州金山寺詩云僧依玉盞光中住人蹋金蹙背上行漁洋山人登金山寺詩云絕頂高秋盤鶴鶴大江白日蹋龍蹙次句意本蘇詩一經鑿錘分外沈雄

閻虛

家君曰張平子靈憲指閻虛爲地影千古卓識

九曜齋筆記卷一

忠著竹素

顧子曰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于房晏子之諫景公也于朝然晏之忠著於竹素梁邱之伎於今不絕亦惟公平正直者聖之所先矣

古字假借

鄭康成曰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

二尺四寸

五經古文皆二尺四寸策見鄭康成論語注漢律亦一

尺四寸見鹽鐵論

四經

春秋以前止有四經管子曰澤其四經謂詩書禮樂也及孔子贊易作春秋始著六經之目

字有磨滅

周禮注拍稗字磨滅之餘禮記注衣當爲齋壤字交于旦明旦當爲神篆字之誤古神字作豐見鄭子春北岳神廟碑莊有旦宅而無情死旦讀爲神

禮運

白虎通引禮運云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

語

馬一疋

文心雕龍曰周禮并賦舊有疋馬應劭釋疋爲量首數

九曜齋筆記卷一

夫

蹄斯豈辨物之要哉案藝文類聚九十三卷載應劭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相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疋與馬之相疋耳案今風俗通無此語非全書也

頭馬頭錢

頭馬頭錢

茶曰頭綱見北苑茶錄鵝曰頭鵝見草木子馬曰頭馬見唐書回紇傳錢曰頭錢見陸放翁筆記

匹製承盤

先王父曰匹製卽今之套杯也雞彝鳥彝皆有舟今之



承盤也

六爻

六爻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

難經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著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玉匱針經序曰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為大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世

玉斗

九曜齋筆記卷一

七

士逸子曰自幽厲禮壞樂崩天綱弛絕諸侯力政轉相吞并德不能懷威不能制至於赧王遂喪玉斗余案玉斗可對金甌

逃瘡

魏文帝列異傳曰大司馬河內陽毘字聖卿少時病瘡逃神祠有人呼杜卸杜卸聖卿應曰諾起至戶中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皆譴劾百鬼所劾輒效逃瘡已見漢魏時或謂始于高力士非也

墓誌之始

馮鑑續事始曰案西京雜記前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命刻石埋于墓前恐墓誌因此始也事物紀原王阮亭先生云

佔筆史繩祖學載漢西京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云見張茂先博物志此西漢墓銘之最古者

焦京易學

禮記月令正義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易林焦贛所撰今本無此乃納甲之法京房易傳所本也

卦氣

卦氣之學傳自孟喜蓋周秦以來遺法京房傳全用卦氣其後谷永劉歆荀爽馬融黃復皆祖其學秦燔詩書而易以下筮獨存故九宮納甲卦氣爻辰諸學存焉尚書遭燬故洪範五行之說不傳惟略見於伏生書劉更生傳其學其書皆亡惜哉易乾鑿度亦用卦氣

洛陽詩

阮亭先生洛陽詩云國本爭來黨綱連楚歌楚舞亦堪憐如何鴻鵠高飛去又見蒼鷄出地年或疑是詩所指余曰此詩首言國本定而漢室安黨綱連而漢室亡舉東西兩漢而言之也次言高祖不以所愛而易國本故能建四百之基若晉之惠帝信賈后而廢太子適其後遂有劉石之禍因舉鴻鵠蒼鷄兩事以驗之也

家君詩

家君送友人南歸詩云秦望草荒樵逕出吳江楓落釣  
船涼雲閣學楊玉符先生愛之常爲人書桃符玉符家  
君同年生之父也錢曰楊閣學行瑄松江人雲下似當有間字

管子

管子權修篇曰彼邪者大邪之所生也立政篇曰寧過  
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爲怨淺失于小人  
其爲禍深又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

半星

管子宙合篇曰歲有春夏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  
暮夜有昏晨半星注星半隱半見也

長度

九曜齋筆記卷一

九

管子輕重甲篇對桓公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窮  
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朱  
長春案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

遠水不救近火

韓非子喻老篇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  
矣遠水不救近火也

文子語與管子相發明

說林篇云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子坐席  
正身於與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  
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  
子不僂命也 文子之言是也謂曾子而有是事是誣

賢也詩小序之卒章正謂不侮暴人曾子將終而引其  
語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此相反明非曾子又曾子  
子曾中亦稱曾子

風訟 風獄

風訟見韓非說林風獄見漢書張湯傳

賣庸播耕

外儲說曰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  
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非愛主  
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

郢書燕說

九曜齋筆記卷一

十

外儲說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  
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而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  
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  
此類家君曰宋人不好古而好臆說故其解經皆燕相  
之說書也

升概甚平

外儲說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  
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

儒墨

顯學篇曰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

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瀑釀

卞中丞永譽書畫彙攷曰王晉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諸王書內有送酒一帖曰瀑釀四器納上以酒稱釀可謂好奇

墨王

汪伯玉墨花閣雜誌曰米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不足當也案此亦見研北雜誌

九曜齋筆記卷一

圭

五司禮闈

杜牧贈吏部尚書崔公邠行狀曰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國朝以來未之有也

城隍攷

顧寧人菰中隨筆曰洪武二年禮官奏攻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城隍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北齊慕容儼鎮郢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又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

又曰古者諸侯既立社稷又爲五祀曰司命中靈國門行公厲是也鄭氏謂國門爲城門今之城隍也然今州縣所祀如吳之春申及永嘉之周苛天台之屈坦興國之姚亦不一概焉

慈幼局

顧寧人菰中隨筆曰宋時諸郡有慈幼局貧家子不能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養之他人家或無子女來取于局歲祿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

天一閣

潛邱劄記曰右司馬范欽字堯卿號東明性喜藏書購海內異本與王鳳洲家藏以書目取較各鈔所未見相易故浙東藏書家以范氏天一閣爲第一

書院 復社

又云東林書院復於萬曆甲辰首善書院建於天啟

天下書院毀於天啟己丑復社起於崇禎辛未會試

韓社

又云案姜宸英曰世薄韓退之屢干執政者然子美始入京師一投張均兄弟再贈鮮于通二君皆非端士而窮途不免爲此士之失志寧堪問乎

撫塵

應璩與曹公牋曰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雅拜

太祝九拜七曰奇拜杜子春曰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  
屈一膝今雅拜是也

世本左傳異字同音

魏犇御犇世本作州公叔發世本作拔公叔未世本作

成

平山

相如賦夾髮築堂服虔曰平此山以爲堂如淳曰髮山  
名也

進履祿

後魏北京司徒崔浩女儀云近古婦常以冬至日進履

九曜齋筆記卷一

祿於舅姑祿亦作饋  
並云伐反

九曜齋筆記卷一

元和惠 棟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鄉飲酒

儀禮鄉飲酒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還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王駿不再娶

王吉傳子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

九曜齋筆記卷二

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

喪次

士喪禮曰主人指就次鄭注曰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

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士喪禮獻材于殯門外主人徧視之又云獻素獻成亦如之鄭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彼言跲治梓材之事如鄭說則素者前所授之形法也成者城工畢也

鄉郊

陸續述玄曰績昔嘗見同郡鄒邵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楊子雲所述太玄伯岐為吾吳人物未知吳郡志載否陸續述玄一篇見范望本太玄前

賁色不純

太玄賁次二曰賁象屯卦黃不純屈于根范望注曰二在三下木下有火故相屈也不純者火色黃白故曰不純也易賁卦曰山下有火黃白色也

植釀

楊億傳燈錄序或非古德之文間則編聯徒憎植釀亦用簡別多所屏去

志

九曜齋筆記卷二

章楓山蘭谿志 馬應龍安邱志 邢侗武定州志卷五

史蓮芍介休志 嚴嵩袁州府志卷十四 都元敬

黃山園經 李懋卿東莞志 邵賈許州志卷三 趙浚

齊平源府志 胡績宗秦州志卷三十 汪來北地志

喬世靈耀州志十一卷嘉靖三十六年修 王九思鄂志 康海武

功縣志卷三 韓邦靖朝邑志卷二 張光孝華州志 馬

槌同州志 列九經鄜志 李于鱗青州府志 楊循

吉章邱縣志卷四 呂坤靈陵縣志卷十二

訓詁

訓詁漢儒其詞約其義古宋人則辭費矣文亦近鄙

漢末用貢舉之弊

抱朴子審舉篇云靈獻之世閭宦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于上州郡輕貢舉于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于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做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僧中正起於魏各賣其枯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法如經書本作法如

九曜齋筆記卷二

三

六物

抱朴子辨問篇王鈴經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

詩小弁曰天之生我我長安在鄭箋云辰謂六物之吉

凶

水旱免稅令

水旱免稅令曰諸田有旱蟲霜處拘見營田州縣檢實具帳申省十四損已上免租稅調七已上課役俱免若桑麥俱盡各免其所輸聽折來年經二年後不在折限其應免者通計麥用為分數白氏六帖

湖廣總論

景范湖廣總論曰以天下形勢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形勢言之則重在武昌以一省形勢言之則重在荊州滄邱

東南形勢

九曜齋筆記卷二

四

呂祖曰吳紀陟之聘魏也司馬昭問吳成備幾何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固守對曰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耳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岷源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沅湘眾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為之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于滄口則九江為之都會守江陵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可以援川峽守武昌九江可以蔽全吳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同上

簪髮 金人服

西漢曰遼金制士人皆衣冠不簪髮至元始戴笠雜髮金輿服志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鞋其束髮曰吐鶻同上

經術

潛邱語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按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斯真可謂之經術矣同上

戶口錢糧

洪武三年二月癸酉上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同上

九曜齋筆記卷二

國忌標式

白孔六帖曰祠部式國忌日期明標邦式

指環

俗說曰晉哀王王皇后有紫磨金指環至小止可第五指著初學

龜兆

漢書文帝紀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後漢書梁皇后紀太史卜兆得壽房東觀記作戴房續漢書禮儀志注蔡質漢官典職立皇后儀云卜之著龜卦得承乾 後漢書張衡傳注龜經有棲鶴兆左傳 二十五年晉將納王使卜儀之過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試題

金史泰和六年鄉試賈鉉為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嘗言試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今以日合天統為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積致學業而已遂用之 乾隆二年試博學鴻詞于 閣以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命題此與日合天統皆出漢書律曆志子令兒輩讀漢書正謂此等難題也

經筵

金史益政院正大三年置於內庭以學問該博議論宏遠者數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備顧問講尚書通鑑貞觀政要名為經筵實內相也

致仕

白虎通曰臣七十致仕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王制曰七十致政鄉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度記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

徙居說

詩碩鼠曰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正義曰正言三歲貫

女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  
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  
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  
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校之注云徙謂不  
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  
而付其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何休公羊  
注云司空謹別用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曰一歲一  
舉中曰二歲一舉下曰三歲一舉肥饒不得獨樂境墾  
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

嫁娶當慕賢者

公羊僖元年楚人伐鄭何休注曰楚稱人者爲僖公諱

九曜齋筆記卷二

七

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棟案  
楚與魯婚得進稱人故云嫁娶當慕賢者

象

熊太古翼越集云象能言有人知其言故通南方之語  
者名曰象

太學藏經

詩正義韓詩說辟靡者天子之學圃如璧壅之以水示  
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  
以教天下春射秋鸞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  
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草茅取其潔清也

假馬

周禮大司馬注云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疏云假馬  
者謂獲禽取算之籌罰者謂效功時爭禽不審即罰去  
其籌

便

周禮射鳥氏注鳥喜鈔盜便汗人釋文便婢面反

馬茲 瓜當 爵族

鄭氏周禮圉師注云蓐馬茲也 說文曰蒂瓜當也

晉族氏注族讀爲爵族之族疏云爵族是雀窠後鄭從

之

褚先生

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章稜云褚誼家傳褚

九曜齋筆記卷二

八

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代爲博士寓居于沛事大  
儒王式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爲然也

太史公

桓譚新論云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  
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加之者也

持虎

史記禮書寢兕持虎索隱曰寢兕以兕牛皮爲席案以  
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

家產奴

陳涉世家人奴產子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

繆



儒林列傳蘭陵繆生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  
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地說

鄭康成注禹貢引地說數條未詳何書劉淵林達注吳  
都賦引禹所受地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  
州帝王居之即康成之地說也太史公引禹本紀山海  
經引禹大傳皆是書也

萬流屋

嵇康高士傳曰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注曰  
言與萬物同流匹也文選注

王氏

九曜齋筆記卷二

九

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素有王翦王離世  
為名將文選注范彥龍古意贈王中書云岱山饒靈異沂  
水富英奇李善曰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  
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泉虞後徙于臨  
沂

名單

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單文選注

理樂

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

入梅出梅

四時纂要曰閩人以立夏後逢庚入梅芒種後逢壬出

梅會

子輿

劉孝標辨命論云子輿困臧倉之訴李善注傅子曰昔  
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  
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  
之字也

士不遇

司馬遷集有悲不遇賦董仲舒集有士不遇賦李善文選注

古文勝稱通

易繫辭曰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曰姚本作貞稱李善  
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爭稱負也

簡上凝霜筆端風起

崔象御史箴曰簡上凝霜筆端風起

案籍受傳 見符識引

胡廣漢官解詁注曰凡屋宮中者皆施籍于掖門星當  
案其姓名當入者本宮長吏為之封啟傳審其印信然  
後受之有籍者皆復有符用木長二寸以所屬言兩字  
為鐵印分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識齒符識其物色乃  
引內之衛律下

限斷議

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  
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

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登科故事

升庵曰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  
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宴于瓊林苑呂蒙正宴  
于開元寺遂為定制 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  
始刻登科錄自霍端友榜始

采銘

伯父物府命銘采云節有九雖非伊耆之所授輔人無

苟

建除

高貴鄉公集載自敘始生禎祥日惟正始三年九月辛

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子生

九曜齋筆記卷二

障壁具

顧溪陳宗之文彥可先生七表初度序云彥可先生躋  
古稀諸子咸為歌詩頌蓋竊附昔賢賦詩言志之義于  
古為近而旋題錦暉歸熙甫所謂障壁具者雅非先生  
所樂雖然觸厄矣其可無一言

繼世文章

張獻翼書文博士和州詩集云夫韋有玄成而孟益尊  
鄭待小同而玄益著賈得嘉而誼以經術 者不衰盧  
藉湛而植以儒學用者不墜故潁川陳氏時人謂之公  
慚卿卿慚長非以世其家業不殞者之難乎然未有父

子兄弟祖孫歷代名德並有集行於世如文氏者也

楊南峰墓

陳均盜 匡國 鏡鏡居詩藁楊南峰先生墓在南濠祇園  
庵首歲久沒為菜畦僅留孤冢汪鈍翁見而心惻以斤  
金代贖葺治完好余聞之慨然述此記之 一抔剗削  
幾經時樵采誰憐柳土師直以南峰期保艾遂令鈍老  
費撐持春風漠漠新苔合宿草離離故冢知不為斯文  
靈有此可勝努力慰遐思

宏人之官

傅青主 霜紅龕集與胡崑舞書云顏師古急就章注  
引周禮宏人之官今周禮無所謂宏人之官師古豈別  
有所據耶乞崑丈教示

楷書

傅青主曰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家訓

呂叔簡

池北偶談云江寧巡撫湯斌自言昔為方面時只遵寧  
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錄行其撫吳亦此志云案呂坤字  
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姜宸英明史藝文志呂坤呂  
公實政錄七卷

糊名謄錄

池北偶談云宋呂申公試卷中自稱名王柏題其後謂

古意向存盛如梓云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則又在申公之前矣

如魚甘水

柴柏可重壽投子青和尙頌古集序臨川受性疏朴甘

澹泊如魚甘水

塗丹間碧

宋章國光宣州符裏鎮重修普慈院記語

琵琶記典

王圻續通考曰瑞安高明著因友人有棄妻而婚於貴

家者作此記以感動之思苦詞工夜深時燭燄爲之相

交至今猶爲詞曲之祖事載杜坤誠齋雜記

呂坤謬說

呂坤四禮疑曰尊長稱妾以名卑幼稱以姑姊老而獨

尊則稱如嫡注云卑幼之稱妾以姑姊古夫人稱媵妾

之語如諸姑伯姊之類主君主母死撫諸子而年老獨

尊妾自處以半母之體而弟妹姪孫稱謂當如嫂伯叔

母伯叔祖母之稱蓋其子女已母之矣而嫡亡分無所

壓同宗姻黨不得以嫡在之體裁抑之也愚案如坤說

則嫡子父母沒可尊庶母如母弟之兄嫂死可尊庶嫂

爲嫂矣後世有首妻死而崇其愛妾爲夫人者其皆祖

坤之說歟蓋妻死不得以嫡在之體裁抑之也坤在明

末稱理學之儒而其言之悖謬如此何也父之姊稱姑姊坤以爲古

夫人稱媵妾之語出何典記耶

呂坤尊朱子而駁周公

儀禮爲周公所定夫人而知之經典敘錄曰周公居攝

曲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經禮謂周官也威

儀謂儀禮也乃呂坤撰四禮疑于昏禮下云庶見尊祖

也見舅姑尊親也夫婦不同行可乎禮家之疏也家禮

得之甚矣哉其敢于非聖也春秋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羊傳曰其諸謂其雙雙而俱至者歟言雙雙比之禽

獸也古來夫婦有別未聞有夫婦雙雙而行禮者雙雙

而行禮公羊謂之禽獸曾周公而創是禮乎呂坤非聖

無法其不死于妖書幸也

不知而作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不知謂不從見聞中所得而鑿

空妄造者朱子謂不知其理郢書燕說何嘗無理

草亡木卒

牧齋集屢用草亡木卒語案四字見東維子集元故用

軒先生墓誌銘云番有隱君子爲用軒先生先生歿十

年所其嗣元璧卽克葬尙銜哀弗置走余錢唐次舍拜

有請曰先子生有輔世志訖不得祿位以死片言騎行

有幾古人死不得文而可傳者銘是與草亡木卒等不

孝孤罪甚云云

庸貴富人

鐵崖淵默先生碣銘云余日足跡未嘗一至庸貴富人

門鄉人盡聞先生然終身有不識先生為短長瘠肥者

郎奎金

郎奎金字公在浙江仁和人嘗刻五雅以劉熙釋名改

為逸雅自我作古不可以訓

張錫爵

張錫爵字儋伯嘉定人康熙五十五年與余同補博士

弟子員乾隆己巳來晤予握別三十四年矣贈余詩云

三十年前問惠施翩翩公子擅文詞縹囊細帙吳歐舫

丹荔紅蕉嶺外厄老去相逢霜滿鬢秋來閉閣草侵墀

著書擁鼻名家事莫厭虛堂病起遲蓋予丁卯秋病至

九曜齋筆記卷二

己巳尚未已也張有集卷二

恩貢

蘇州府志泰昌元年恩貢續奉旨照歲貢例行

歲貢

廩生年四十以上者准入監讀書縣志云在成化初年

疑是天順六年

白衣觀音

願靈人菰中隨筆曰五雜俎今天下祠宇香火之盛佛

莫過於觀音大士仙莫過於呂公純陽神莫過於關公

雲長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為多亦有白

衣觀音經曰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

知起何時也案遠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

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

來久矣

道味

正月二十一日睡覺道味滿于胸中數年樂境唯此為

最已巳正

魏敏果

康熙初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用事引進平湖陸清獻公

隴其賦睢川湯文正公賦諸人賦大清得人於茲為盛易

宗初九日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其敏果之謂歟

經學詩學

九曜齋筆記卷二

經學盛于漢漢樂府皆奏之郊席東漢始有擬作漢末

建安七子及魏以後黃初正始之間五言始興六朝尤

盛唐以後則有專攻詩者詩學盛而經學衰則始于魏

以後也

孔顏

唐人詩學最盛孔穎達顏師古二人通經史獨無詩名

本朝經學

近代經學北平孫退谷承澤五經皆有著述而其書不

足傳崑山顧靈人博極羣書獨不通易學蕭山毛大可

仲氏易南海屈介子易外非漢非宋皆思而不學者也

朱震

漢上易傳頗嫌辭費亦不能盡通漢學經師亡之故也

漁洋詩

近來不喜漁洋詩者皆天分過高之人及觀其自作詩於漁洋之祕則概乎未之有聞也詩小伎耳猶如此以此知學問之難

漁洋學詩

漁洋詩能盡窺古人之祕擇善而從故當時有集大成之目然於杜韓亦有不能到處漁洋頗不藉于杜于嘗見其評本

義利

利者義之和也利與元亨貞稱四德周語言義必及利說文利從刀和然後利利本與義合故以義為利則可利與義分是以利為利而利不可言矣故夫子斥之

漢宋

漢人經術宋人理學兼之者乃為大儒荀卿稱周公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

山海經

子公羊子解春秋用雙雙之鳥王充論衡曰董仲舒暗重常之鳥劉子政識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仲舒傳公羊學亦讀山海經可知秦漢大儒皆博物重常鳥今本山海經不見

偽尚書出中候

竹垞荅蕭山毛檢討書論書今古文中及魏博士高堂

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此說非也案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高堂隆乃來自中候建皇以下當亦中候之文但御覽所引不全耳偽古文之謬詳予所撰古文尚書攷

大手筆

義山韓碑云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于職司真名言也文章必繫于職司則一代無名文矣近日開修書館必以大學士尚書為總裁此大手筆繫于職司也

獲人

楊雄解難曰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注云獲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注云墍即今之仰泥也泥去聲獲技拭也故謂塗者為獲人獲音乃高反又音迺迺反

錢吳

嘉定王孝廉鳴盛為子言其同邑諸生錢大昕字曉徵年少力學十七史皆能成誦己巳正月同里顧秀才德為子言全椒吳煥字荀叔工西法天文及等音其父敏軒先生亦名士也庚午十月二十九日辛未三月 皇上南巡錢吳皆獻詩二十七日 御試于江寧將軍辦事衙

門二人皆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學習行走

詩賦中式

辛未三月 皇上南巡獻詩賦者江蘇一百三十三

名學臣莊擬取三十五名安徽三十九名學臣雙擬取

十二名 御覽准試三名翁照陸遵詩陸投書考中五名蔣雍植

錢大昕吳煊稽寅亮吳志鴻奉 旨照浙江例特賜舉

人授內閣中書學習行走考中進士一人孫夢達授內

閣中書遇缺即補閱卷者三人渤海相國高東軒斌少

司馬汪由敦少司寇錢陳羣

堦像

通典曰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東巡次兗州鄒縣祭文宣

九曜齋筆記卷二

九

廟開元八年勅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曾參

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堦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

及二十二賢左邱明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之贊以

書于石閱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 大唐文明

元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立尊像於老君

廟所唐已有先天之說則先天圖當始于唐世道家

清詞

通典天寶四載勅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並停祝

板改為清詞

五十九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

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潘邱

廣平公

顏真卿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宋公神道碑云中書令河

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見

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

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

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詠諸人輒疏取上同

陳同父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嘗曰研窮義理之精

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方寸以積累

為工以涵養為正睥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

九曜齋筆記卷二

五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

變現而出沒推倒一時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

差有一日之長

古人重道統

潛邱劄記曰韓文公之壻李漢為文公作集序止稱門

人而不稱壻朱文公之壻黃幹為文公作行狀止稱門

人而不稱壻古人重道統而輕私親如此

君子小人

又曰宋元祐中朝士以類相從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

又有不立黨者又有翫直無黨者至章蔡用而諸賢盡

網為奸黨是君子始異而終未嘗不同也萬曆中與東

林相角者有崑黨宣黨又有齊黨楚黨浙黨三万鼎時之名至魏闡出而諸黨盡化為逆案是小人始異而終亦未嘗不同也

藝苑德音

又曰王莽時求封司馬遷後為史通子宋神宗封三閭大夫屈平為忠潔侯元至元二年追諡唐杜甫為文貞至正十七年追諡唐劉蕡為文節此數公皆以曠世之才負忠憤之氣或被讒以死或齎志以殉而獨見褒於百世後之人主亦可謂藝苑之德音文人之寵遇矣

貧不學儉

魚豢曰三國志注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

九曜齋筆記卷二

使然耳潛邱

書味

潛邱劄記曰朱子曰讀書須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其真味黃魯直曰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陸務觀詩曰睡餘書味在胸中

跳出

左傳襄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云云杜預曰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跳直正義曰說文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彫反彫正義曰說文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孔冲遠

孔穎達字仲達碑字冲遠冲訛為仲遠訛為達孔碑見之

時文

潛邱劄記曰崑山吳喬論八股時文曰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人說話者雜元人就古事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時文雖闢發聖經非注非疏代他人說話亦然故曰俗體也不字修齡著

魯詩

周頌曰爾鼎及爾說文曰爾鼎之絕大者魯詩說爾小鼎愚案說苑尊賢篇曰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如魯詩說則爾大而爾小劉更生傳魯詩此說得之申公頗勝毛鄭韓詩外傳曰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

九曜齋筆記卷二

大小成

數

應劭風俗通曰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廣韻上聲五一位算法曰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為載案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御覽七百御覽所載風俗通與廣韻稍異而加詳並載于下 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京一作十京謂之垓十京為十垓謂之捕壤字十

捕謂之選缺滿湖正三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為持侯奇隻持疑二為再兩隅當作三為參一作四為乘七百五十卷

田假

假假令曰諸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授衣假為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給之六百三十四卷

古人配社

胡舄明注韓文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事何出余檢孔融傳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

九曜齋筆記卷二

圭

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注潛邱莊子社而稷之漢書樂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樂公社昌黎用樂公社事

應事祭

盧湛祭法曰凡祭法有廟者置之於座未遑立廟祭於廳事也御覽一百八十四

合葬附葬

潛邱劄記曰宋真宗咸平二年禮官言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附葬

象環

孔子集語云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言其有文理也環

可循環而無窮也出古禮記玉藻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正義曰孔子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五寸法五行

生理

詩谷風曰既生既育箋云生謂財業也或云治生之生本此

呂公

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索隱呂公善相人見史記

善文

九曜齋筆記卷二

雷

案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殺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索隱又姚氏案隱士遺章郎書云李斯云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陳涉世家索隱

左氏鼎書

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召鄭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履臺見何書曰春秋左氏有鼎書幾眾對狀除為郎中御覽

七百五十六

郟大鼎桓二年周郊廓鼎九鼎同上又宣三年吳壽夢

鼎襄十三年諛鼎昭三年服虔陪鼎昭五年正考父鼎

年昭七年莒二方鼎昭七年徐甲父鼎昭十年晉刑鼎昭二十年

鄭刑書鼎昭六年未見鼎字論文舒鼎定六年



蔽賢赤面

晉傅咸畫像賦序曰先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別以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慚色

畫扇

沈約俗說曰顧虎頭為人畫扇作阮籍稽康都不點睛送還扇主曰點眼睛便欲能語

燕卜

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燕卜傅會自給燕人用燕卜秦託此以取各解臧獲之裘賦役人解其衣裘以償其怪吾吳行卜者皆

九曜齋筆記卷二

五

託鬼谷子豈燕卜之法秦亦傳之鬼谷後人遂云鬼谷善卜耶近日稱善卜者陳觀文余嘗叩以三錢代著之起渠云起自鬼谷子子笑曰鬼谷子三卷皆縱橫之術未間論易法若此言出何書也陳無以對因詢予三錢所起予曰案項安世朱晦庵皆云三錢代著起於火珠林交單重拆之說孔穎達易正義賈公彥儀禮疏皆有此事蓋京房遺法也唐人于鵠詩暗擲金錢卜遠人明人陳繼儒遂謂起于唐亦誤也陳聞之慨然

續肆

續漢書曰許邵字子將邵知人入續肆拔樊子昭御覽六百七十

五代史志

潛邱劄記曰唐命魏徵修隋書命長孫无忌修五代史志志成即入隋書故隋書志兼齊周梁陳之事而李百藥令狐德棻姚察父子遂不復贅四代之事於其史中當時發凡起例必有成說也

宮觀置提舉

又曰仁宗康定二年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也

准此

鹵簿令曰安車紫油通幃紫油纒朱裏四望車清油通幃清油纒並朱絲絡網后及王太子車幃並准此通一作道

九曜齋筆記卷二

美

御覽七百七十六

香音謹

三禮圖曰香取四升瓠中破夫婦各一御覽七百六十二

觚

三禮圖曰觚受三升兌音銳下方足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御覽七百六十一

殘檠冷炙

郭子曰王光祿曰正得殘檠冷炙御覽七百五十八少陵詩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曲木抱腰

語林曰任元褒為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

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推之吏答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孤鶴蟠膝曲木拘腰御覽七卷

警枕 六安枕 無患枕

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案此警枕不始于曹公 崔駰

六安枕銘曰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先靈躬終始不忒六安言六面安也 卞敬宗作無患枕讚無患木名也

言人枕之無患也牛晨先生曰無患枕可入詩

楊子烏

劉向別傳曰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竿玄

九曜齋筆記卷二

毛

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叛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御覽三百八十五

河

大學衍義補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

又之南矣潛邸記

卦无先天

他石錄外編儒辨第二十五論先天八卦之非 又云本義之混濫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為第一潛邸記他石錄

吳喬

養相體

金之將亡也臨事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潛邸記

吳才老 趙武

揮塵錄吳才老舒州人 趙武當生于成公元二年間

二則俱潛邸記

脈訣 措大

脈訣乃宋中世人偽託或曰五代高陽生所著同上 措

大出五代東漢世家同上

點筆

少陵詩石欄斜點筆廣韻徵點筆莫佩巾

堪輿

九曜齋筆記卷二

毛

甘泉賦堪輿壁壘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

骨肉灑血

南史豫章王綜列傳聞俗說以生者血灑死者骨滲即為父子潛邸記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郡守蕭府君卒業與書佐魯雙率禮送喪雙道溺于水業因掘泥

揚波援出其尸又業兄度渡復見傾命時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

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得血住餘皆流去御覽四百二十一

立壁橫峰

立壁橫峰

庾信終南山義谷銘廖廓上浮崢嶸下鎮立壁千丈橫

峰萬仞白氏六帖

哀帝

漢名臣奏云伏聞東平國無鹽縣山中有大石無故一夕自起立臣愚以為石者陰類殆有微人當紹起者漢興來與今再見其一正以昭帝無繼嗣見今又以陛下無繼嗣復見白當指哀帝

楹書積硯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父嘗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留與之後家人告喬喬執其硯涕泣御覽五百十九羅泌路史曰楹書待子積硯始孫楹書晏子事積硯即范馨也

河圖

雜書靈准聽曰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

錄圖

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鳩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

黃帝名曰錄圖藝文

鹽法

潛邱劄記曰成化年間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鹽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墾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鹽而邊地為墟粟踊貴石至直五兩時議者屢言虛邊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增入當數十郡一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緩急可以支應慮不能捐目前厚利以深惟邊計欲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矣

九宮

王冰元珠密語生稟化源紀篇曰地生坎卦天生一宮地生坤卦天生二宮地生震卦天生三宮地生巽卦天生四宮地生中土天生五宮地生乾卦天生六宮地生兌卦天生七宮地生艮卦天生八宮地生離卦天生九宮九宮配地八卦畫地天九為奇數迺陽也地八為偶數迺陰也即天奇陽生也地偶陰生也即名造化也故陽造而陰化也即名造生化源也故造化二字即陰陽相生也究其本宗則陰陽並生於太初也後來陰陽相

生也即陽生陰中陰生陽中也即陽極陰生陰極陽生也

土力于乙

春秋元命包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為地

石

春秋說題辭曰石之為言託也託立法也

元取十

潛邱劄記曰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統凡七科而罷至正二年復舉行至二十六年凡九科

考察

九曜齋筆記卷二

圭

潛邱劄記曰高文襄曰國初無考察始正統元年嗣是以往亦皆十年一行耳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之處分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迄今為然然事例有八日四科曰貪曰酷為民曰不謹曰罷輒冠帶閒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

三江

歸子願請治吳淞江疏宋時江面原闊九里可敵千浦故與錢唐揚子並稱三江

潛邱劄記

周夏二公

錢有咸曰昔周夏二公治水吳中民初長詢諸父老父

老對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怨磨二公斷而行之功施到今

天下水勢

鄭僑水利書曰臣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

治水法詳考工

單鏐吳中水利書曰嘗觀考工記善溝者水漱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漱去矣

九曜齋筆記卷二

圭

水學

屠隆曰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郊直曰單鏐詳于治田鏐詳于治水兼而用水政舉矣

以上三則皆見潛邱劄記

年頭月尾孤經絕句

唐書楊瑒傳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場立頌太學門

洪範學

惠子曰箕子為武王陳鴻範福極之理周公作周官設

內史八枋之法因鴻範也 小學之大夫亦傳洪範

五福考終命則當改元事見漢書哀帝詔惜其說不傳

洪範之學不傳其略見於伏生五行傳余家有藏本為鄭氏注其說頗備乃二十一史五行志之祖也 續

漢書天文志曰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案國三老袁良碑云災條備至 後漢

許峻有易災條二卷

無本 玉川 崔立之

昌黎送無本師歸范陽詩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

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 寄盧仝詩先生結髮憎俗徒

閉門不出動一紀又云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

九曜齋筆記卷二

畫

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 贈崔立之

評事詩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

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

孟子節文

應庵隨意錄曰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為孟子

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

監此書之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今不見印

行何也

東西周辨

吳文正公 澄 東西周辨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近

有縉雲鮑彪注為西周正統而不應後于東周升之為

首卷

高加堰

博湖掌錄曰案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曰高加堰堰不見

史而僅見郡志為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

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

溉之利益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表傳以為治

射陽則此堰尤其密邇為登築復矣疑獨怪自建安五

年至明永樂平江陳瑄修志時凡一千二百五十六年

中間並無有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抑堰止受

淮黃尚未合而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

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有灌

九曜齋筆記卷二

畫

溉之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

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冲之

修復門下李道傳為作記何一時而並舉與予于此別

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寇

壓境蓋岌岌矣乃能興屯彊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

利永賴今平江伯既有專祠矣吾以為上當冠以元龍

下當嗣以潘季馴為三公合祠蓋皆勤于高堰者或亦

此地食安瀾之福者所宜動心也與

師法

前漢書匡衡傳太子太傅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

師道可觀覽 衡上疏臣聞之師曰如匹之際云云

張禹傳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孔光傳  
光對日食曰臣聞師曰天石與王者云云 魏相傳相  
明易經有師法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自敘傳班伯誦說有法

參同契曰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  
王帝之宗法體演爻辭夫子睿聖推十翼以補之三君  
天所挺迭興更御時作事令可法為世定是書素無前  
識資因師覺悟之

### 家法

後漢質帝紀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  
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

### 九曜齋筆記卷二

### 書

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  
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  
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注云儒生為詩者  
之禮家故言魯丕傳和帝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  
各隨家法也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丕因上疏曰臣聞說  
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  
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據師法  
或經傳說者  
務立其義義古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  
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

### 鄭桐菴 數教 交遊籍

避光福者陸履長坦章拙生美姚文初宗典張德仲我

城王貞明節陸銓部康稷案徐昭法枋初避吳江後亦  
避光福 後拙生被縛至殺其一弟一婿貞明遇湖盜  
劫掠無剩僅以身免文初入山乃更深俄于五更時擁  
無賴百人從枕上縛其父子至澣墅有陳都司者頗相  
逼迫遂申文解撫軍翦其髮而釋之履長披剃為頭陀  
銓部堅鍵不出鄭桐菴云張義民預築居光福

張我城字德仲憲副文奇次子習春秋凡春秋疏義皆  
其所較刻復廣雅集為文人大觀中歲即持長齋於地  
方利病賑饑貧造橋修學諸大事一諸生力擔之自朝  
至暮奔走不遑黃中丞希憲具疏及公名福王時考授  
金華府倅未就亂後隱居光福山中屏迹力耕以死

### 九曜齋筆記卷二

### 美

薛采諧孟武進辛未進士仕至開封守亂後僧裝隱光  
福山中

### 曾王父友

金階升字五貞 陳性字身之一一作升之 朱鑑字金兼

張我城德仲 陸坦履長 章美拙生 王節貞明

陸康稷 薛采諧孟

### 參同契

都印三餘贅筆曰緯書孝經有援神契則參同契亦易  
緯書類也緯書之名皆三字

### 急須 僕憎

三餘贅筆曰吳人呼暖酒器為急須呼暖飲食具為僕

憎急須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爲蘇故其音同僕憎以銅爲之言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

硯溪先生論文遺語

詩人賦物有正面有反面而易寫正面難工如人深情逸態都在若遠若近隔花臨水所謂畫工欲畫無窮處肯立東風初破睡者也領得此意方知詩人寫物之工山薑先生常言今人不曉打邊鼓法所以作詩不佳信然

有人喜用古文現成語及摹擬體製成文余謂之曰譬如人食魚肉便下魚肉醫家必謂大病讀古文便鈔古文可不謂之病耶此雖戲言亦有至理

九曜齋筆記卷二

毛

凡爲文題緒太繁者必于一字一句挈其要領乃可驅繁馭冗就我繩尺

陳后山代南豐作文僅數百言南豐猶以冗字過多抹去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后山讀之尤覺首尾完善因歎服遂以爲法學者慎勿以文字短長論工拙也

乙卯舉場余與葛東之筠同爲孫公所擯東之幸而復收別駕孟先生語余曰孫公當日以東之卷爲小怪子卷爲大怪故同考力薦終不能得今余落魄頽廢不復能怪矣未知東之小怪亦少差否也

或語余古文不用倒挈因隨舉太史公大宛傳起句便云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何嘗不倒挈也

史記長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線索在手舉重若輕也識得此法便目無全牛

古人作詩作文俱不欲過盡過盡則意味無餘

趨庭錄

張空拳而說經此猶燕相之說書也善則善矣而非盡意也故聖人信而好古

先君言宋儒可與談心性未可與窮經棟嘗三復斯言以爲不朽

易之理存乎數舍數則無以爲理春秋之義在事與文舍事與文則無以爲義

宋儒談心性直接孔孟漢以後皆不能及若經學則斷推兩漢惜乎西漢之學亡矣存者惟毛公一家耳

九曜齋筆記卷二

美

宋儒經學不惟不及漢且不及唐以其臆說居多而不好古也

書之傳自伏生也保殘守缺二十八篇而已梅氏以僞書汨之而漢學陋矣胡隋唐諸儒不信鄭學而信僞古文也

左傳不用服虔而用杜預此孔穎達顏師古之無識杜預創短喪之說以媚時君春秋之罪人也

杜預注左傳遠不逮服子慎唯地理勝于服當時有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三卷預資取其說故其書可觀預貴而璠賤故璠書不傳

章句訓詁知也洒掃應對行也二者廢其一非學也

說經無以偽亂真舍河圖洛書先天圖而後可以言易矣舍十六字心傳而後可以言書矣

舍詩小序無以言詩也舍爾雅說文無以言訓詁也

漢人傳易各有源流余嘗撰漢易學七卷其說略備識得漢易源流乃可用漢學解經否則如朱漢上之易傳

毛西河之仲氏易鮮不為識者所笑

蔣編修恭斐迪甫謂先君曰近日吳中四世名山推公

家耳蓋數自先明經樸菴公以下也不才如棟亦廁四世之列予深愧迪甫之言

注家之最陋者經傳中無如陳澧之禮記林堯叟之左

傳鮑彪之國策今之學者亦知之矣

說經而武斷者二人鄭樵胡安國餘無議焉禮記注引石梁王氏

此人尤

文中子晚唐人偽撰也好為大言以欺人有識者自知之

漢有經師宋無經師漢儒淺而有本宋儒深而無本有師與無師之異淺者勿輕疑深者勿輕信此後學之責

### 進士題名

吳榜香名苑太學新立進士題名碑紀事序進士題名

碑舊在太學 國朝制科始丙戌碑列大成門左右闕

一月探明進士碑計禾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土蝕鮮

剝僅存三之二太史朱君竹垞作日下舊聞嘗慨其闕

余徘徊既久令吏掘地搜索之首獲宣德庚戌次獲成

化甲辰二碑皆先族祖登第之年同僚咸為撫掌既而

碑盡搜獲惟缺永樂首科一日宮牆傾羣吏譁曰永樂

碑得矣視之果然一代之碑遂全後於啟聖祠土中得

元碑三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

榜皆有正副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

為一榜狀元朵列圖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文允中皆

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國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

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三碑可徵

一代取士之制暨訖為文三篇恭進 御覽復為詩以

紀事云詩載橋門集歲差不訂故不載

冀越集元豫章熊太古撰云古人算曆有歲差之法郭太史守

祇言自漢至今凡七十次差故作簡儀以考中星作土

圭十五丈長以驗日景又以蓋天仰而觀日之所躔皆

前代所未有是以授時曆日測月驗永終無弊又嘗奏

遣使者十四輩分隸十四處於夏至日測景長短往往

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水之緩急皆得而知之上都

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十里於日景而知之也

恆星東轉

禮說云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



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說非也曆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恆星東轉黃道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恆星東轉使然

劉猛將

居易錄曰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祀南宋劉漫塘小為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為災俗呼莽將殊為不經案趙樞密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維文藝過漢唐不知身何以矯誣如此亦如江湖間祀張睢陽作青面鬼之類也

張天師 嗣師

太真科曰太上告張陵天師曰內外法契與天地水三

九曜齋筆記卷二

聖

官析石飲丹為誓也張陵受命為天師命弟子扶翼為

嗣師上崇虛之堂登白虛之壇醮奏太一傳授日訣傳

命嗣師承代基業行教天人御覽六百七十九

道學傳曰張裕天師十二世孫居招真觀植名卉盡山

栖之趣梁簡文為製碑御覽六百六十六

集仙錄曰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

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天師自鄱

陽入嵩高隱山得隱書治命之術御覽六百六十四

道士

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曰從道為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

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御覽六百六十六

正一法

唐書司馬承禎傳承禎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

全真教

全真紀實曰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談馬邱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輟耕錄二卷十九卷

九曜齋筆記卷二

聖

五顯事蹟

羅鶴應菴任隨意錄曰五顯事蹟無從覈實獨胡定菴謂五行主宰之神而盡廢習傳諸說天下祀之者甚多我太祖建廟雞鳴山隸于太常故紀定菴之論以俟考其說曰本朝神祠見會要姓氏皆可攷惟此獨無姓氏何耶升曰莫之為而為者鬼神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朝明堂圖五方帝位于昊天之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真氣也蓋五行為天地間至大之物必有為之主宰者故曰元覽曰祝融曰句芒曰蓐收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若五神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以五聖為五通非

也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詔毀五通及石將軍妣淫祠  
至宣和五年適有通貺等侯之封前後十餘年間黜彼  
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向可得而並論之乎亦緣鄉  
曲前輩偶傳會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說以啟後人之  
疑耳迪功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書

蔽易一言

朱豐城曰易之爲卦六十有四爲爻三百八十有四蔽  
以一言曰時而已此語深有助於易乃自時中之時字  
來亦發前賢所未發也

古人重師道

孔子庚子生故臧榮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朱文公九月

九曜齋筆記卷二

壘

十五日生胡安國求是草顧明經書院記亦於九月十  
五日舍榮作書故書此言以明效榮緒之意古人尊師  
重道如此以上皆羅氏語

姓同源異爲婚

魏氏春秋曰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遠禮而納  
司空王忱女以姓同源異故也御覽五百四十一

鄭樵氏族略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  
者婚姻不可通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爲姬旦  
文王爲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潛邱

潛邱劄記曰鄭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爲婚姻若  
僅氏同如孔子之孔出于子孔文子之孔出于姑鄭有

二孔氏出于姬此三孔固可相爲婚何者姓不同故說  
是矣余謂亦有姓同如黃帝之子十二姓有已姓傳至  
春秋爲苜子爲鄒子祝融之後八姓亦有已姓傳至商  
未爲有蘇氏周初爲蘇忿王此二已何妨爲婚姻何者  
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故此亦從來論氏族者所  
未及也

金龍四大王

朱國楨湧幢小品曰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  
金兵方熾神以威曉憤不樂仕隱居金龍山椒築望雲  
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資餒餒人全活甚眾元兵  
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鄉

九曜齋筆記卷二

壘

人義而瘞之祖廟側明太祖兵起神示夢當依聖主時  
傳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  
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建祠洪上

呂純陽攷

都穆聽雨紀談曰呂洞賓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  
洞賓詩一首郝天挺注曰洞賓名崑京兆人咸通中及  
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則  
洞賓嘗仕於唐矣子觀洞賓于江州望江亭自記曰吾  
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遊江湖間年五十道始  
成及觀洞賓本傳謂洞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  
賓始名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

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岳陽風土記云洞賓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栖隱之志王舉雅言系述云洞賓咸通中舉進士不第未嘗言及第與爲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據耶

五通神攷

祝穆方輿勝覽曰五通廟在徽州婺源縣乃祖廟兄弟凡五人本姓蕭每歲四月八日來朝禮者四方雲集

上計

關駟十三州記曰上計古之諸侯奏使也漢因號曰計借計借次第歲入貢於天子郡國豐瑞山川草木萬物無得隱飾應機答問

九曜齋筆記卷二

巽

御覽荆南記曰石首縣陽岐山山無所出不足書本屬南平界范玄平記故老相承云胡伯始以本縣境無山此山上計借簿

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何休公羊莊元年注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漢書武帝紀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

副啟 東面正字 老師

觚不觚錄曰尺牘之有副啟也或有所指譏或有所請託不可雜他語不敢具姓名如失疏之貼黃類耳故事投刺通書於東面皆書一正字雖不甚雅亦不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上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

九曜齋筆記卷二

巽

九曜齋筆記卷二

元和惠 棟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圻鄂

典瑞云琢圭以規聘注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圻亦

攷工轉人云良轉環澗注鄭司農云澗讀為澗酒之澗

環澗謂漆沂鄂如環疏云沂鄂如環者謂漆之文理也

郊特牲云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注云幾

謂漆飾沂鄂也少儀云國家靡敝則車不雕畫漆飾以為沂

附纏為沂鄂也正義云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為沂

鄂沂與沂皆音魚御覽五十五淮南子曰今在原上游

于霄霓之野下出于無垠鄂之門今本淮南注云無垠

鄂無形之視也今本注云無垠無形狀霄讀又倣真云

未有形垠垠黃堦壘又云通于無垠注云圻垠字也本

營養鄴鄂凝神以成軀案圻鄂謂形狀之微起者故謂

之幾琢圭圻鄂者謂琢起圻鄂也良轉環澗者謂漆起

形狀如環者也車雕幾圻鄂者謂附纏車之四旁為圻

禮璋圭

聯句

方勺泊宅編聯句或云起於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為

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此詩二人所

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然則此聯句所起

也

上元張燈

承亨宋人搜采異聞錄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

書云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

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

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

京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非也太

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日至淳

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九曜齋筆記卷三

二

鍾離君

南唐縣令鍾離君嫁前令女事見東軒筆錄云余為兒

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

縣令鍾離君云云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

村信

王文正公且與楊文公億為同門友故公謂汝州云云

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書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

日遊神 望火

見青箱雜記

山歌

墨莊漫錄云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

辛

復復

嬾真子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復復出匡衡傳及何武

四聲切韻

西溪叢語高氏小史云周爾字彥倫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九曜齋筆記卷三

拗句格

野客叢書曰禁鸞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日田中 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龍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子俞子 東陽俞成元德撰慶元時人 映雪叢說云嘗見陳同甫亮在

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闢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見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規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三山老人

宋詩紀事胡舜陟字汝明自號三山老人績溪人大觀三年進士 苕溪漁隱引三山老人語

九曜齋筆記卷三

衍波牋

豫章詩話蕭賈少時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一人授紙云此衍波牋煩賦曉寒歌賈援筆立成云云仙曰子詩甚有奇語異日必貴 賈大中祥符二年進士

鮑信卿蒙古學

太平清話鮑信卿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及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豪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謂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

借書畫

陶宏景借人書隨誤刊定米襄陽借書畫親為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真後并真贋本同送歸之雖游戲

翰墨而雅有隱德

左手

鄭元祐少脫胛任左手號尙左生

官

山谷云陰陽家謂克己者爲官既已從仕則受制于官不得悉如意也

四川總志

讀天下志以四川總志爲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漢以下之文網羅幾盡而立例亦古後序云藝文志悉仍升庵之舊故也

活板

九曜齋筆記卷三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耕織圖

耕織圖始於宋高宗時於潛令四明樓璿字壽玉見太平清話

十三省號

李文鳳月山叢談書二冊共四卷云天下十三省俗皆有號莫知所始如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滕河南曰鱸蘇浙曰鹽豆江西曰臘雞福建曰獺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象各以是相嘲然江西臘雞元時江南之通號不宜獨坐近廖鳴吾戲倫彥式曰人心不足蛇吞象白山曰天理難容獺祭魚蜀舉子張仕儼與余善每見余輒曰委蛇委蛇余應之曰碩鼠碩鼠亦切

對也

敬空爲批反

補筆談曰前世風俗若致書於所尊敬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右書批答之類故書批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啟甚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古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惜也

尙右

補筆談謂古人尙右

村學堂

九曜齋筆記卷三

瞿佑歸田詩話曹組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眾難爭附火想當訓誨時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狀近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其景況可想也

擊鐘

劉績霏雪錄世以擊鐘爲昏曉之警者尙矣通以一百八聲而音節各不同前擊七後擊八中間二十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成一百八此台州鐘聲節也前緊十八慢十八六徧湊成一百八此越州鐘聲節也前三後三中三十三通湊成一百八此杭州鐘聲節也

禁鐘

禁鼓鐘亦有數三通共三千六百九十擊張山門先生云

入閣

劉績霏雪錄入閣之禮案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人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禮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閣見中興殿後唐明宗殿也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

階官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同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同上

二歸

何休公羊隱二年注云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

竿牘

莊子恬淡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司馬曰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

潛夫論曰百姓廢農桑而趣府廷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

席上腐談

范蔚宗論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談後人取此句以名書

本書

范書孝明八王傳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注本書謂東觀記也

幹吏

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 郡國皆有幹幹猶主也後漢書注

中天

後漢劉陶疏伏惟陛下年陸德茂中天稱號注中謂當天之中也

張融

毛詩正義有張融案唐書元行沖傳融乃魏博士非六朝之張思光也

年事

北齊邢邵傳邵與濟陰温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

温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

孟子一則

呂氏春秋曾子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悅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孟子曾元養曾子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蓋述曾子之言而注孟子者皆不知引

詩一則

小明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楊彪疏曰朝無小

明之悔蓋用詩序

九

杜劉唐同姓

春秋傅士會奔秦後歸晉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又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是杜唐劉皆同姓也故少陵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又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章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

息肅同音

肅慎古作息慎古息肅同音也少陵天邊行曰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鶻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

肉無消息猶從古音

衛莊

少陵亦嘗行云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衛莊謂蒯瞶也蒯瞶諡莊公左傳哀十六年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十月衛侯自鄆入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正用此事朱鶴林謂衛莊當作鮑莊引鮑牽別足事恐非皇孫困于蓮勺衛莊攻于匠氏皆為小人所辱事故用之

朝享太廟賦

少陵朝享太廟賦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見谷永傳

又云八音循通又云祝以孝成皆見伏生尚書虞夏傳

九

呂東萊及近注杜者皆不知引

荀子

荀子王霸篇曰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國安于盤石壽于旗幟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于星也處士見非十二子篇注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春秋繁露對膠西王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詳以成功苟為而已也

繁露

詩無達話當作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

逸周書

淮南子道應訓曰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佚



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教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案呂氏春秋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又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畜好也不善之則讎也則尹佚之語當在逸周書

金源

金史曰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案出虎以案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地理志

九曜齋筆記卷三

吏行水上

宋史元祐中王覲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覲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生死文字間

張栻曰李仁甫蘇州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同上李五字出昌黎詩

餐錢

紹興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修事復中止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同上

綽楔

凡旌表門閭者于所居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同上

東西銓

崔瑄以本官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新唐書

南北院

遼史百官志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以其牙樞居大內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院元好問所謂北院元好問所謂北院南樞密視吏部以其牙樞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院元好問所謂南院

遼太后語

諺曰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

九曜齋筆記卷三

風燈石火

耶律和尚曰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

前席

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太傅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棟案何休注公羊曰禮天子為卿前席大夫為大夫此當據秦漢禮誼大夫也能明鬼神之本文帝以卿禮禮之故為之前席也顏師古不考前席之義謬為之說云漸促近誼聽說其言詩人李商隱之輩承其訛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夫中庸言鬼

神之德其效至贊化育參天地易繫辭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宋儒言易者以文帝問鬼神之本此句屬下節非道具道所以然之故非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乎師占謬注之而商隱謬議之當為有識者所笑耳漢書此傳應劭晉灼諸賢必有注師古剛之而用臆說致令文帝蒙譏後世不可不辨天子為前席詩言虛前席甚謬

清白

以清白遺子孫北史房彥謙謂子玄齡語

人地

劉芳著徐州人地錄二十卷北史

影質

九曜齋筆記卷三

古

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頗好聚斂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樹木僵立

月蝕詩云森森萬木夜僵立漢書匈奴傳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此詩所本也

司製 典櫛

掌衣服裁縫北史 掌巾櫛膏沐隋時內官也

得句

鄭谷雲臺編靜吟詩騷雅荒涼我自安月和餘雪夜吟寒相門相客應相笑得句勝於得好官

智慧不再來

古樂府秋胡行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

貴官

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朔奏樂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貴官即魏文也

中人

子建當牆欲高行人之仕進待中人

錄別

漢紀有李陵錄別詩八首後人擬蘇李詩

九曜齋筆記卷三

西

咸陽布衣

怨錄載王子思歸歌楚王子質於秦云洞庭兮木秋潯陽兮草衰去千歲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斷竹

吳越春秋載孝子彈歌云斷竹續竹飛土逐穴失古肉字今作非劉勰曰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曰斷竹黃歌乃是

言之始黃帝也

石墨相著

武王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汗白

陷文不活

御覽引太公陰謀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

左林右泉

銅盤銘曰武王封比干墓而作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

截趾適履

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古逸以為鄒衍引古語當

見玉

惡婦破家

易緯引古語曰躡馬破車惡婦破家

福至心靈

史紹通鑑釋文引諺曰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九曜齋筆記卷三

五

楊孚

許渾丁卯集冬日登越王臺詩河畔雪飛楊子宅自注

楊子漢議郎楊孚也廣志孚字孝先嘗樹河南五鬣松

于廣州北岸粵無雪至此地雪乃降今下渡頭村前即

其故宅

押高字

家君嘗云雲臺編煙含紫禁花期近雪滿長安酒價高

元人詩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兩押高字

皆卓絕

富農

于子漪漁作富農詩刺為富不仁者也其序云蕪山南六十里有富農

倚聲

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斥朗州司馬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

綠楊城郭

端已和同年章學士途中見寄詩綠楊城郭雨淒淒王城詞綠楊城郭是揚州本北

晉陽秋

晉陽秋

高達夫奉酬睢陽李太守詩系高周柱史名重晉陽秋

五天書

岑嘉州觀楚國寺璋上人寫一切經詩音翻四句傷字

譯五天書

九曜齋筆記卷三

六

條山

中條稱條山見岑嘉州詩律五

磨兜鞞

輟耕錄曰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

字云磨兜鞞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

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

可得而詳也浮休閣目集

漢時明禹貢者使治河

漢書平當傳當以明經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

子思子

史記平津列傳天下通道五索儻曰案此語出子思子

今見禮記中庸篇

將大出

秦本紀將大出索隱曰出猶生也言爾後嗣繁昌將大生出子孫也

竹南漫錄補二則

余注精華錄初成有妄庸子者竊其書以行于世或問余某氏竊君書幾許余笑曰一一鶴聲飛上天都不存矣

某氏竊余注妄有增益余因作辨訛一卷會稽沈騰友嘗笑謂余曰某氏得君書頗亦可觀而自造如此

貂裘負籠甚可怪也

九曜齋筆記卷三

獄掾通禮

後漢崔瑗傳瑗以事繫東郡發于獄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輒問以禮說

律禮相左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者相左惟聖人能兼而行之苟非然者必有偏廢之憂

士大夫無信

今之士大夫不如商賈商賈逐什一之利猶以信行于儔類士大夫趨勢利而忘大義無可信之人矣

凡目

公羊傳前目而後凡 董子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

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

三等

繁露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王霸記

司馬法曰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會之以發禁者九案九禁之語鄭康成注周禮引逸禮王霸記云云當是王霸記引周禮之文以釋之司馬法所云王霸乃逸禮篇名也今司馬法不載釋文蓋非全書

九曜齋筆記卷三

役不踰時

杜預注左傳曰古者行役不踰時孔穎達疏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至孝

繁陽令碑陰有至孝涅夔君威

中表

漢費鳳別碑云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鳩與女蘿性樂松之茂好 蔡琰詩云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中外即中表儀禮喪服經麻章曰舅之子馬融曰姑晉書外郎中表之子爲舅之子服今之中外兄弟也 山濤傳濤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 十七帖云與足下中表王無異注云舅姑之手 世說新書曰

裴令公楷歲請梁趙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

者又曰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傳才清

稱及中表親戚乃通北史盧懷慎撰中表實錄二十

卷唐志齊永元中表簿六卷鄭谷雲臺編有訪表

兄王藻渭上別墅詩中表人稀離亂後花時莫惜重相

攜魏袁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

今之人外內當作中外相婚禮歎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

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

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

內兄弟

白氏六帖舅子為內兄弟儀禮喪服經曰舅之子晉

書阮瞻傳內兄潘岳每令鼓琴傳咸贈何邵王濟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

之外孫也陸厥有答內兄顧希叔詩少陵寄簡崔

評事十六弟詩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自注內弟崔

職柳子厚有送內弟盧遵游桂州序注昌黎銘子厚

墓云舅弟盧遵涿郡人李嘉祐臺閣集有送內弟閻

伯均歸江州詩云莫怪臨歧獨垂淚魏舒偏念外家恩

出也嘉祐閣

妻弟為內弟

閻百詩潘邱劄記云顏真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篆

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父惟貞少

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則亦以妻弟為內弟然而

非空同所知

外兄弟

喪服經曰姑之子總注云外兄弟也疏云姑是內人以

出外而生故也通鑑宋明帝建武四年王晏外弟

孝緒注外弟妻弟案外弟乃姑之子非妻弟陳少章胡

後漢書來歙傳隗囂將王遵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

陛下之外兄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

姨兄弟

姨兄弟 姨妹 從母昆弟 從母姊妹

吳書潘潛傳注江表傳曰潘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

軍又見唐書崔元暉傳少陵寄狄明府博濟詩梁公

曾孫我姨弟十年不見官濟濟晉書劉羣傳劉琨温

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

翹首南望通典晉徐眾曰徐思龍娶姨妹為婦案姨

妹從母之女喪服總麻章曰從母昆弟馬融曰姊妹

子相為服爾雅釋親曰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昆弟其

女子子為從母姊妹

從母

從母 姨母 堂姨 姨夫

爾雅母黨云母之姊妹為從母袁准正論從母時

母見漢書金日磾傳注又霍光傳光諸女遇太后無禮

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

女世說狄仁傑相武后常過盧氏堂姨請曰某今為相

表弟有何欲當力從其意 姨夫見乾饌子廣記二百  
四十四卷即檀弓所謂禮記檀弓云從母之夫舅之妻  
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鄭注云二  
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  
居外家而非之正義曰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  
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謂甥來居在外姓  
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  
甥居外旁之家遙譏之

女孫

漢書陳平傳張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又  
見張安世傳

九曜齋筆記卷三

三

從祖姑壻

楓窗小牘余從祖姑壻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

姑夫 姑壻

姑夫二字出國史補 宋書袁淑列傳十餘歲為姑夫  
王弘所賞 小學云近世故家惟晁氏以道申戒子弟  
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  
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  
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  
左傳定五年逐秦過杜注云秦過季平子姑壻 西  
陽雜俎成式姑壻裴元裕

舅母

晉劉臻妻陳氏有答舅母書文藝即檀弓所謂舅之妻也

大兄

漢書淮南厲王傳常謂上大兄

丘嫂

漢書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過其丘嫂  
食

嬀姪

宋張文潛明道雜錄云經傳中無嬀姪二字嬀字乃世  
母二字合呼姪乃舅母二字合呼也二合如其言中合  
兩字音為一釋耕

從孫甥

九曜齋筆記卷三

三

左傳哀二十五年夏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注刪云期  
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

假母

繼母稱假母見漢書淮南王傳列女傳

後母

世說新書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

妹夫 婦弟 妹聲

北史北齊崔昂後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  
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  
當不減魏收思道答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  
疏於婦弟 妹聲見趙岐傳注 北史劉邈列傳云黃

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

先姑

魯語敬姜曰吾聞之先姑章昭曰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

姊夫 姊婿 姊婿

杜牧之樊川集有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

西敘事書懷十二韻錄少詹曰姊夫亦見霍光傳霍光傳云光姊

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 東觀漢記曰初王莽時上

武與伯叔及姊登鄧晨穰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

劉秀當為天子藝文

姪

九曜齋筆記卷三

重

公羊莊十九年傳姪者何兄之子也 爾雅釋親女子

謂兄弟之子為姪

庶姑 庶叔 外姊

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杜注云

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正義云公若平子

庶叔 又曰生宋元夫人注云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

表文從叔

黃滔送僧歸北巖寺詩注滔表文從叔有名於當時唐音

統籤八 百九卷

表姪 表妹 表弟 表叔

少陵有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章大少府諸姪詩

又有送重表姪王詠評事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

祖母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襄行太原

王公墓誌銘表姪前諸道轉運推官將仕郎試大理寺

評事許志雍撰見陶宗儀古刻叢鈔表妹見唐書李密傳 胡

一桂啟蒙翼傳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

才所薦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為首案此橫渠程夫子表

叔也 朱子韓溪翁程君墓表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

叔父子未兄云父之表叔謂之重表叔未詳出何書

中外孫

世說新書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猶今之表姪孫

也

先後 姪訓

九曜齋筆記卷三

重

爾雅釋親曰長婦謂稱婦為姊婦姊婦謂長婦為姪婦

注云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

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

謂先後索隱曰今妯娌也鄭誕音二字並去聲 章昭

曰先謂妯後謂娌也宛音冤 隋書經籍志馮少卿娌

娌訓一卷 喪服小功章曰夫之姑姊妹娌娌婦報傳

曰娌娌婦者弟長也弟後也長先也弟長猶言先後一

注云娌娌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

女君

喪服期者不杖章曰妾為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

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鄭注云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先臣

春秋昭三年左傳晏子曰臣之先臣容焉 臣對君稱

先父為先臣

大父

大父祖父見張良傳又馮唐傳其大父趙人

祖姑三人

喪服小記曰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陳

注三人有二繼也親者謂舅所生也 繼者皆稱祖姑

之證

九曜齋筆記卷三

君母 嫡母 少母

喪服小功章云君母之父母注云君母父之適妻也

王肅曰君母庶子之嫡母 案馬融以為母之所君故

曰君母 出母謂庶子賤故稱嫡母為君母 朱子司農丞

翁君墓碣銘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

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 王止仲曰所謂少母蓋

其生母也

母之君母

喪服小記曰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母庶而稱外祖

陳注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

從祖父母

喪服小功章曰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鄭注云祖父之昆母之親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喪服總服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注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

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 賈疏云族父母者己之父從

祖昆弟也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皆名為族

祖庶母

喪服小記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父之所生 為祖庶母

長孫 中孫

長孫中 孫見王莽傳

繼室

左傳隱元年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外舅 外姑 婦翁

妻之父母為外舅外姑見爾雅 婦翁見第五倫傳

庶孫婦

喪服總麻章曰庶孫之婦馬融曰祖父母為嫡孫之婦

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總

堂兄弟 再從兄 三從兄弟 從父兄弟

杜牧之有為堂兄槩求澧州啟 世說賞譽篇曰羊長

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繇蚤卒祜來哭見長和哀



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又規箴篇注

云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 開元禮曰成

人九月為從父兄弟注云今之同堂兄弟 後漢書楊

震傳震上疏曰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

襲護爵為侯 唐薛君塔銘後稱再從兄鈞撰 開元

禮云總麻三月為族兄弟注云三從兄弟三從姊妹

漢書曰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

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 爾雅釋親曰

父之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兄弟 喪服大功章

云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三從父 從父子 從父姊妹

唐書盧僎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 郭欽說 漢書夏

侯勝傳從父子建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 喪服小功

章曰從父姊妹注云父之昆弟之女

從祖昆弟

漢書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

祖而別也 喪服小功章曰從祖昆弟注云父之從父

昆弟之子馬融曰謂曾祖孫也於己為再從昆弟同出

曾祖故言從祖昆弟

從叔母

顏氏家訓曰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

今所不行

阿兄

世說新書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醉酒罰乃

至過醉而猶未已大傳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紵在兄鄰

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

女婿 長女婿 孫婿 中女婿

俱見霍光傳 又女婿三國志屢見

兩姨兄弟姊妹

開元禮云總麻三月為從母兄弟姊妹注云今謂兩姨

兄弟姊妹

曾孫

鄭曉古言曰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

也 九曜齋筆記卷三

來孫 昆孫 仍孫 雲孫

釋名曰元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疏遠呼

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

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思意貫遠也

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

同父少弟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

知其異母

皇姑

服問曰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庶子之妻稱庶

子所生曰皇姑疏云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妾祖姑

雜記曰妾耐於妾祖姑喪服小記同

同胞 弟兄

東方朔客難曰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白虎通曰謂之兄弟者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公羊傳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休曰母兄同母兄

荒

九曜齋筆記卷二

荒

劉熙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

次兄

世說新書注續晉陽秋曰謝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

子

先女君 攝女君

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妾不敢為夫人陳注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故稱攝女君

攝位稍尊也

君舅君姑

爾雅釋親曰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注國語曰吾聞之尤姑

戚姑

說文引漢律曰婦告戚姑家君曰戚姑猶君姑也古威君同音

少姑 兄公 女公 女妹

爾雅釋親曰婦謂夫之庶母為少姑夫之兄為兄公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公釋文作姁云音鍾今本作公又曰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

兄伯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子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贊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

九曜齋筆記卷三

羊

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於是改兄伯為兄公永亨搜采 異聞錄

舅姑

白虎通曰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為舅姑也

兄子 兄女

世說新書謝太傅安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舅父 君母昆弟 象母

史記索隱曰漢表鄔侯駟鈞鄔太原齊縣齊哀王舅父

侯舅父即舅猶姨曰姨母然也 喪服總麻章曰君母之昆弟 案君母昆弟即舅也總麻章有舅又有君母昆弟嫡子稱舅庶子賤稱君母昆弟 劉孝標世說新書注魏書明帝於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象母即帝之舅母

髡舅

東坡送王元直之詩空使犀顛玉頰注先生之子長懷髡舅淒然

婚姻 異姓 兄弟 連

爾雅婚姻曰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

九曜齋筆記卷三

幸

注云古者皆謂婚姻為兄弟 白虎通曰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昏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家語弟子行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韜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王肅曰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也 國語云先王聘后於異姓 周禮司儀職時揖異姓 公羊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傳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何休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 宣十年穀梁傳齊人歸田公娶齊繇以為兄弟友之疏引爾雅 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

本生父

儀禮喪服齊衰不杖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宋孝宗宗人偁之子也高宗封為秀王稱曰太子本生父本生父者猶曰視其父云耳

從祖姑 族祖姑 從祖姑姊妹

爾雅釋親曰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喪服總麻章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馬融曰從祖姑姊妹於己再從在室皆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總

王姑

爾雅釋親曰王父之姊妹曰王姑 喪服總麻章父之

九曜齋筆記卷三

幸

姑注云婦孫謂祖父之姊妹

先人

詩小宛云念昔先人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梁妻曰猶有先人之敝廬在謂殖之先世說新書桓常侍彝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離孫 歸孫 彌甥

爾雅釋親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謂出之子為離孫謂姪之子為歸孫 離孫今謂之彌甥左傳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

稱彌甥 又稱從孫甥見左傳哀二十五年

從姪

唐靈遠將軍李宗卿墓誌銘稱從姪鄉貢進士藝通撰

從祖昆弟之子

喪服總麻章曰從祖昆弟之子注云族父母為之服再

從兄弟之子

弟子

世說新書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

外生

世說新書郝公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常攜兄

子適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

九曜齋筆記卷三

畫

內大父

漁洋集稱妻之祖為內大父未知所出 顏魯公家廟

碑以妻弟為內弟見前妻弟可稱內弟則妻之祖可稱內大父矣

婦兄 婦弟

王莽傳王宇婦兄呂寬宇莽子 婦弟出北史見上

外祖 外祖母

何休公羊注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唐書蔣

又外祖吳兢幼從外家學得其書西齋集引 世說新書魏

明帝為外祖母築館于甄氏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為名

侍中繆襲曰宜以渭陽為名

外孫

郭解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 喪服總麻章曰外孫注云女子子之子

外家牽連之親

楊子雲答劉歆書曰臨邛林閭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

親

瓜葛

續漢書禮儀志注謝承書曰明帝嗣位帥公卿百寮就

園陵而朝焉苟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 世說排

調篇云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

相欲舉行長豫案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

瓜葛注蔡邕曰瓜葛疏親也蔡邕獨斷

九曜齋筆記卷三

畫

苗裔 皇

離騷經曰帝高陽之苗裔王逸注曰苗裔也裔末也

又曰皇覽揆余于初度兮注云皇皇考也

皇考

離騷經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云皇美也父死稱考詩

曰既右烈考

高祖王父王母 曾祖王父王母 王父 王母

爾雅釋親曰父之考曰王父父之妣曰王母云云 哀

二年公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血脈

何休公羊注莊元年云同姓有血脈之屬

從孫

周語曰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韋昭注其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

君公

綠水亭雜識宋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稱故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

結髮

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又見國三老袁良碑

女姑女叔

九曜齋筆記卷三

妻

昏義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注云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疏云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姑謂婿之姊也女叔謂婿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 何休公羊注曰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殿脩為贄

繼姑

漢李翊夫人碑曰繼姑入室勤養綉綉

從舅

爾雅釋親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弟為從舅

君 男君

喪服斬衰章曰妾為君傳曰君至尊也鄭注云妾謂夫

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云士言爭友則屬隸不得為臣則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無異是以雖士妾得稱夫為君也 釋名曰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

婿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婿為贅婿矣疏云亦是妻所持挈故名之云爾 徐廣史記注曰男無聘財以身自質於妻曰贅 索隱曰婿如人身之貲贅是餘剩之物

友婿

釋名曰兩婿相謂曰友婿言相親友也 漢書嚴助傳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婿同門之婿

九曜齋筆記卷三

美

即今妻姊 姊妹之夫

子姪

世說新書謝公曰賢聖去人其間未遠子姪未之許

表生女

杜欒川集尚書吏部侍郎沈公郊行狀曰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

外甥

唐故潁川郡陳府君直墓誌銘外甥隴西李藝集

親家

魚豢魏略曰趙熹字伯陽爲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熹在郡何如咸稱熹政有跡時親家諸夫人皆會會罷諸夫人言熹篤義多恩從長安還護妾等衣食生活使得蒙今日之富貴非獨能臨人也御覽四百七十六

二門公

世說新書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

二門公猶俗言兩親家也

陳氏沈 下同

杜東原瓊書禮札後云右禮書一通乃先姑夫陳孟彬之母遺吾先祖母者世所謂遺日書也其詞翰爲鄉先生卞孟符所作藏之篋笥已六十餘年昨者檢出因志

九曜齋筆記卷三

孝

其自婦人書疏史不詳載惟楊太尉夫人通書曹操夫人稱彪袁氏頓首王逸少字師衛夫人乃李太守之妻其妻亦稱李氏衛再拜豈皆以禮經婦諱不出門左氏傳中婦人以夫姓爲姓而以己姓爲名之例也歟今書中稱陳氏沈者蓋援是例也事不師古卽爲杜撰先生讀書博學豈肯爲杜撰者哉如世俗稱歸某郡某氏某奉書則無出矣先生諱同孟符字也別號萍軒仕至都昌令河南郡守周府左長史以疾終于官平生畏慎有守世稱德人觀其言辭之典贍心畫之端莊可以驗其爲人矣

姑姊 姊妹

左氏襄十二年傳姑姊妹正義曰釋親曰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救未本作取其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

內叔

漁洋集有石龜行爲內叔長白山人賦內叔謂妻之從

人也

叔翁 叔婆

昌黎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云惟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道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云云注云公之姪孫女李千妻

九曜齋筆記卷三

表

叔郎

任昉奏彈劉整云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害傷侵奪

姪孫

唐徐氏山碣石題刻稱姪孫瓌檢校

孝子 孝孫 哀子 哀孫 謝孝

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祭喪稱哀子哀孫凶世說新書謝鎮西鎮西陸本玄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

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高祖

書疑禮稱曾祖之父為高祖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則謂九世祖為高祖

世父 仲父 叔父 季父

釋名曰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平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第癸最在下季亦然也 漢書楚元王傳我起先取季父矣

九曜齋筆記卷三

堯

賢家君 老父

世說新書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疆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慈其所安久而益敬

家嫂

世說新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解情慷慨致可傳述

安次兄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緩

猶子 子姪 姪男 父子 從子 族子 子 姓

儀禮喪服傳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晉書王湛傳云濟才氣抗適於湛略無子姪之敬 顏元孫干祿字書顏

真卿書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 柳宗元祭六伯母

文亦自稱姪男 顧炎武案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

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

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

之俗稱也 又云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疏廣與

其兄子受父子並為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父賢得

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欲陷臣父子晉書謝安傳安與

兄子玄父子皆著大勳世說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謂殷

融與其兄子誥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

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為是

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史

九曜齋筆記卷三

卑

記武安侯傳往來待酒魏其跪起如子姪顧炎武曰當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眾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史記外戚世家既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宗兄 宗弟 宗子

宗兄宗弟雁行也宗子尊卑通稱也見曾子問 皆同宗之稱

昌黎考功員外郎盧君墓銘云愈之宗兄故起居舍

人君以道德文學服一世注宗兄謂韓會據言以為韓

衛

七族

漢書注張晏云七族上至曾祖下至元孫 史記索隱

七族一說父之族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姊女子之子四也母之族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

父友

喪大記既葬若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陳注父友父同志者

朋友世親 世講 世契

潛夫論曰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 呂氏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交承新舊官交代也 唐詩紀事杜甫與嚴武世契也嘗醉登武牀呼斥其父名而武不忤

九曜齋筆記卷三

大父行

史記鄭當時傳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內賓

待牲饋食記有內賓

北堂

有司曰主婦北堂注北堂中房以北

通好 通家

世說新書孔文舉對李元禮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後漢書作通家 續漢書載融語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

外交吉凶相告

周語曰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韋昭曰來告告周大夫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必有禮贄私覲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於周故以亂告也

觚不觚錄一則

觚不觚錄載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五服以內兄弟之子妻之親從子與姊妹之子曰甥次知己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中表兄弟之子同年之子寮案會友之子行必隨行坐必侍坐有宴會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戚兄弟之子雖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必侍不據上席可也有宴會下席可也

九曜齋筆記卷三

同歲

後漢書李燮傳燮遷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賈賣友貪官理母 又董卓傳注王邑字文都北地泥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 三輔決錄曰游殷為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為總麻三月御覽四 風俗通曰南陽太守五世公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



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璜尙弱而弟珍幸已成人是歲舉  
珍明年復舉璜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道諸生交到  
十八乃始出治劇長上書臣尙弱冠未任宰御乞  
留宿衛尙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璜官詔書  
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  
伯起同時公府辟璜爲軍曲璜歸臥家軍功除新陽  
長官至下邳相璜敦煌長史武斑碑云於是金鄉長  
河間高陽史恢等追維昔日同歲郎署謂光祿同舉三  
署郎也

顧炎武日知錄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  
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

九曜齋筆記卷三

望

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鏞  
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策漢人已  
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  
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  
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武  
故事載公令曰願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漢  
敦煌長史云云孝廉柳敏  
神云縣長同歲健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  
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卽今之同年也惟吳志  
言堅子策與瑜同年步騭傳言與廣陵衛旌同年此當  
是年齒之年棟案同舉爲同歲同物爲同年古法也  
以同年爲同年殊失古義

座主當門生拜禮

李涪刊誤曰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  
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於庭一一  
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  
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  
同宗座主官爲姪而反爲叔言敘旣畢拜禮得申予輒  
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  
經術待聘獲采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于  
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有東海之子  
當作嶺海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  
事體又何有哉

九曜齋筆記卷三

器

九曜齋筆記卷三



丙

貳

辰

一

紀

齊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and activities. It emphasizes that this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outlines the various methods and tool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I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consistent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and the use of advanced analytical techniques to derive meaningful insights from the data.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It discusses how modern software solutions can streamline data collection, storage, and processing, thereby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data management, such as data quality, security, and privacy. It provides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se risks and ensure that the data remains reliable and secure throughout its lifecycle.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I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a data-driven approach in decision-making and the need for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ata management process.

丙辰劄記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會稽章學誠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後漢書趙長君傳長君吾山陰人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今惟吳越春秋尚存傳稱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由是傳於北方按趙君本受韓詩其所為詩細乃與論衡較優則必多精辨如匡鼎解頤之類六朝清言實自兩漢開之

蔡中郎學優而才短今觀遺集碑版文字不見所長而當時推重蓋以其學問故也如胡廣陳寔諸碑手筆撰後漢書未見長於范陳然其十意不傳致為可惜此必勝於劉昭補注之司馬彪志也以意字改志字蓋避桓

帝諱

丙辰劄記

趙長君少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厮役則是今吏胥之類也然云乘車馬去則亦不微賤矣趙恥為小吏而赴資中詣杜撫受韓詩可為篤學者矣乃二十年絕問不還至家為發喪制服無乃過乎

文苑侯瑾傳按漢記作中興以後三十篇為皇德傳此當在袁宏後漢紀之前而惜其不傳也

施愚山詩集有送孫衣月檢討歸武進題下注云以詞臣建言自請為武進縣令被請孫不知何名其云歸武進則武進正其鄉也自請為鄉縣真匪夷所思矣然其立說如何不可考也

施集又有喜周侍郎釋繫南還詩周不知何人又有喜王望如赦還注云王以不肯羅織周侍郎下獄論死終不更一語赦歸自號曰過客憶六歲蒙學讀鑑略四言其署名曰江上王仕雲望如甫注豈即此人耶此事大約康熙初年時當訪之明於舊事者

陳其年詞集戊午秋西域貢黃獅子至一時待詔集閣下者百餘人皆有賦詠按陳所值戊午康熙十七年也記其事者多紛紛不一陳為當時目見應不誤也

施愚山集蔣虎臣超順治丁亥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修撰按會典一甲一名始授修撰二三名乃授編修今蔣以第三名授修撰乃特恩也

丙辰劄記

又吳孔嘉誌銘孔嘉天啟乙丑進士壯年入史局預修實錄稱良史才崇正改元故事勸進有三箋時中外危疑帝方憑几待旦政府諸公慮三箋濡滯公請權宜連進三箋典禮無缺俄賤奏事畢徹殿歡呼天位遂定

又新建陳宏緒與同郡萬茂先時華徐巨源世溥劉士雲斯陸萬美叔曰佳余小星正垣輩十餘人皆知名施氏誌末書娶熊宜人先卒生一女副室王氏生二子宗

澍皆諸生幼子瀾妾魏氏出女二人其妻妾子女書法顛倒錯綜太無義例副室側室小妻旁妻小婦古人不拘一例皆可入文但用入文字則一篇之內不容作變例互稱今上云副室王氏生二子下云少子妾魏氏出

則疑於妾與副室有尊卑矣古人子女皆統於父宋元以後漸有分別所生母氏者雖非古法卻比古人詳密可備考證例以義起可也若變書而無解於例則不宜輕生分別矣

毛稱黃大可作匡林讓蘇氏志林有所摘正而因及其餘也甚叔段之不臣不弟阿於陵之避兄離母亦惜匡章不以生君違死父終置其母馬棧下皆不徇古人成說他如尊經駁緯趙杜注之牽附唐宋八家痛繩荆園然畢竟空言遊說未得爲大著作也大約宋人以後長於議論而成家者少

丙辰御記

侯以文帝之十二年被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於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與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於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略二十卷翦截浮文撮其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爲名其會祖西鄉侯乃松之也泰始宋明帝年號永明齊武帝年號梁書子野卒于大通二年庚戌年六十二其生當在宋泰始五年己酉生十五歲入永明元年癸亥永明紀年凡十一年至二十五歲永明紀元終矣豈宋略之書乃二十五歲前所撰耶其所謂新史既行乃沈約書也其言云家有舊書聞見又接因宋

新史爲宋略者乃參酌舊事與沈約新史合而爲之而後人沿習相傳但云裴剛沈書爲二十卷失其理矣今裴略久亡其論在文苑英華第七百五十四卷

陳著作郎許亨撰齊書五十卷隋經籍志不載見北史許善心傳善心自序其梁書本於家學言父亨撰梁紀傳隨事勸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所撰一時亡散陳初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入隋陳亡舊書蕩盡止有六卷是當善心所見已止存六卷矣乃隋志轉錄有許亨梁書五十三卷豈嘉則殿所有而善心轉不得見耶然許亨初仕於梁而撰梁書乃國史也國史

丙辰御記

例詳於修前代史故初定梁書至一百八卷之多歟至入陳則修前代史矣體製或當有殊而善心序云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則是修本朝史與撰前代無所分別六朝君臣主客朝臣暮敵不特人無專主抑史亦幾於無專主矣稱謂賓主自當有異不可考矣善心自序續父志而成書云父書今止六卷獲存又並闕落失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輯略成六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誠臣傳各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數術藩臣傳各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列女權幸傳各一卷羯

賊傳逆臣傳各二卷叛臣傳二卷序傳論述一卷合一  
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  
補闕別爲序論一篇託於序傳之末觀其序例比今存  
姚氏梁書較爲詳贍后妃不稱列傳又不與太子同稱  
爲錄必用范曄後漢書例同稱紀也三太子合爲一錄  
不稱列傳亦無所取義具臣列傳必是不爲品目以人  
名爲題難以空稱列傳故以具臣該之賦然何妨槩稱  
諸列傳爲包括而無弊耶文苑儒林等篇一題而分二  
卷此六朝季年史傳子卷歸篇之法久亡又不當善心  
是責矣然其書亦不著於隋志豈有所遺脫耶  
文選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優賢揚歷歷試

丙辰劄記

五

也以優賢揚歷四字出書盤庚篇

桓譚與揚雄同時稱謂身後桓譚乃桓於雄死之後表  
之耳與歐陽識韓文於漢東李氏相去二百餘年者事  
理不同世多誤稱余與邵二雲書言雄譚並時而生干  
古希觀亦誤也

乙卯冬在揚州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苦少事實因  
爲短誌長銘以詩情節其文體其家主不知誰何之言  
謂誌短銘長不合文格當是時行笈無書即以韓碑劉  
統軍篇序短辭長例之事已具別篇矣彼時據所見文  
苑英華及韓子全集徧閱碑銘諸體求其誌短銘長卻  
不多見疑漢碑必當不乏此體今觀洪氏隸釋漢碑固

亦有之而不甚多其尤顯者李翊夫人碑題叙不滿四  
十字韻銘幾二百言重申歎辭又幾近二百言

杭大宗集有兩浙經籍志序自言雍正辛亥制府禮聘  
名碩修浙省全志經籍一志其所創也爲卷五爲目五  
十有九爲書一萬五千有奇無何制府朝京局事大變  
狐憑虎以作威威舍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  
時令地理非史天文律歷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  
用醫家不宜更分經方鍼灸樹頤頤而插齒牙沸吼吹  
臂牢不可破子援四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郡陽之  
書以證之益復中其所畏倡爲鴟張狼顧之談以濟其  
鴉雞腐鼠之嚇謂聖天子稽古向學將按籍而開獻書

丙辰劄記

六

之路封疆大吏慮不能盡應至鄂書燕說記醜而博貽  
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又草莽私史孤憤離騷將吹毛  
索疵傷桃戒李凡此數說轉丸飛鉗惘疑虛囑當局秉  
筆者舌橋頭縮大有戒心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  
見刪家猷國憲之章程因運移而並廢續晷斷鶴取笑  
通人今世行本是也杭復與爭謂經籍所以補列傳闕  
漏班固不爲馮商列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向不  
爲劉蛺列傳而玉泉子則志於經籍然竟不能救杭因  
次其舊稿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如此按杭所稱制府  
李公衛也子在京師見朱竹君先生家藏各省通志其  
體例以浙江通志爲最即李公所修本也此事見於雍

正年開

殊哉奏摺李公當日請動公帑萬金彼時物力不甚艱  
難一切人功食用剗劇較今殆省倍蓰而請帑萬金優  
禮厚幣徵名賢也抗於史學未為深造然才雄學富一  
時未易其儔浙志體例優於他部殆其力歟而小人譁  
張遽已如此蒼蠅變亂黑白雖李公之斷猶不能禁於  
暫去之際羣邪醜正從古然矣

漢書梅福傳疏稱武王克殷存五帝後明其不獨有也  
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注流出於  
戶句云言其多是正解也王慎中乃言不覆風雨暴於  
戶外而斥奇說為非盍觀上下文義上文明云示不獨

內辰劄記

七

有下又接云存人以自立則此數語正是頌周之盛遷  
廟主多見其傳世之久遠也若如王解毋庸論及廟主  
暴露反言其衰於上下文義不相貫注且宗廟毀敗至  
於不覆風雨則亦必在易代以後之事宗功祖德且不  
能保又何獨取於遷廟之主乎若非易代何至暴露不  
覆風雨

齊竟陵王子良與孔中丞釋疑惑書孟子有云君王無  
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禍患所遵正當仁義  
為本今按孟子無此語且孟子七篇亦無稱時君為君  
王者然據文為孟子有云不直書孟子曰自是竟陵引  
書意而自變其文但其引書所本今亦不見於孟子惟

王請無好小勇似請無好勇句所本然上下文不似當  
是孟子有逸文也

梁書皇后傳以高祖丁貴嬪阮修容列於太宗王皇后  
之後其意以謂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倫矣紀事之  
書自有先後倫次非如太廟升附嫡婦可以逾庶姑也  
顧景星赤方氏著樂論謂古無樂經經解起於後世孔  
子但有易書詩禮春秋不稱經亦無六也六經六緯之  
旨漢人所立古人所謂樂者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是也  
是詩樂一而已矣非有二也又云季札請觀周樂太史  
為之歌詩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  
子正詩即是正樂不得曰詩外又有樂也又曰器數祝

內辰劄記

八

史之事不可為經又經闕笙詩以其有圖無文如禮之  
魯鼓薛鼓不可稱經其說非也六經見於莊荀不過孔  
氏再傳子夏氏非漢人所立也詩樂相通猶春秋用周  
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謂周禮在魯不得謂易  
象春秋之外別無周禮之經也禮之節文樂之音奏著  
於竹帛有名數而無文辭文辭易於誦習故後世猶有  
傳授名數難於誦習故久遠而失傳故禮家但知章句  
而徐氏為容樂家但知傳記而制氏能識鏗鏘徐氏制  
氏雖不能通經義而猶為禮樂家所不廢以其皆足以  
發明禮樂故也器數不可為經則儀禮之威儀亦不可  
為經矣有圖無文不可稱經則八卦六十四卦未有繫



辭豈不歷代相傳授乎魯鼓薛鼓不可爲經則今投壺之篇未嘗非經師相與傳授者也孔子無制作經典之事述而不作皆先王之政典取其足以淑世牖民以存道法非如後世著述必欲以文辭傳也且如孫子兵法漢志八十餘篇且有圖也今存十三篇文字可誦而其餘失傳必名數圖畫之難以誦憶者耳術數諸書十不傳一亦以多名數而少文辭爾豈可曰古並無其書歟無經卽亦無其記矣古之樂記諸家具列藝文之目何可誣也

安驥集乃獸醫治馬之書首錄尙書兵部阜昌五年准內降付下都省奏朝散大夫尙書戶部郎中馮長宵等

丙辰劄記

九

劄子成忠郎皇城司准備差遣盧中賓進呈司牧安驥集方四冊奉齊旨可看詳開印施行長宵等稱謂國家乘宋後不得已而用兵故遣官市馬於隴右詔修馬政始命有司看詳司牧安驥集方以廣其傳云云按偽齊劉豫阜昌五年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也越二年丁巳而金人廢之其立國不及十年文誥公移皆如宋制惟旨稱齊旨不如宋之直稱旨也

列女傳載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聽車聲過闕止而復鳴夫人辨其爲蓮伯玉南子故機敏此事殆附會非其實也毋論國君宮室深邃夜靜車聲無由得聞卽近日州縣官廨亦無若編氓陋室之可以內室聞車聲者

且使果可聞於君寢則人人皆當慮及奚待伯玉始能且亦昭昭易辨不得謂冥冥之際君子所不苟也

余嘗辨史法稱人小妻當直書爲妾不當稱爲副室側室已於修譜雜議辨之矣惟唐律則媵妾婢分三等以婢爲妾徒一年半還正惟有子之婢始聽爲妾又媵犯妻滅妾一等妾犯媵加凡人一等以媵爲妾合杖八十又云婢經放良亦聽爲妾又云若以妾詐冒媵姓名得告身者合徒一年大約當時尙有貴妾賤妾之分而大臣封典得及妾媵故律文云云然臨文則概稱爲妾無差等也

丙辰劄記

十

錢塘吳聖徵錫麒侍讀詩集有百步塘水月老人故居詩序云出艮山門外有塘曰百步塘上有水月菴卽水月老人故居也老人姓孫名文字文若號水月會稽諸生隱於杭榜所居曰梅園性情靜一介不取閒爲長短歌辭問其年嘗稱九十髮盡禿人多以僧呼之潘陽范忠貞公撫浙老人曾從忠貞大父遊時忠貞尙幼老人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及見之至是忠貞母太夫人言於忠貞遂物色焉久之始得屏騶往謁談論數四相俸爲建百步塘勒石紀之時西江多虎患老人與忠貞言每日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及忠貞遷閩督老人又言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其後忠貞竟死耿難老人素不喜與世事及是人以爲前知爭

趨之老人避去不知所終土人改其居曰水月菴有老人若僧像僧徒奉之爲香火院王阮亭池北偶談因得爲水月和尙會稽人無知其事者故筆識之

陸放翁有二妾一名田田一名錢錢志難得也不知見何書尺牘新語有引之者不載出處

康熙中有吳若嵩幾神驗存乃測字最精者其書不知刻否汪洪常稱之

譚友夏女山人說謂女子嫻如善貌蘭通書祖知韻事與一時素士交施居小巷中人稱之爲山人戶外之屐來求一觀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省其私或自厭其尾瑣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篋笥之書亦有以回旋其

市廛雜記

十一

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因謂山人喪風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實以諷當世按譚氏所斥之山人不過走江湖謁貴顯務虛名無實學一種取憎惹厭之俗子耳貴人之前媚優狗馬無不待食若輩不過分一媚優狗馬之支給耳其品雖出名妓之下於名教未有妨也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爲才子佳人名色標榜聲氣盡惑士女盡泆禮義之防一時無識男婦競相趨附輕於蛺蝶楊花無復人禽之別又有一種江湖筆墨油口禪機侶爲三教同源造爲聲色貨利不害禪定之說挈帶不男不女一輩干謁貴顯陰邪傾僻無所不爲而原其所始不過爲阿堵物術干巧取與山人奔走都市同一

俗品而造作言辭誑惑人聽爲風俗人心大害則又江湖山人之罪人矣安敢與娼優比高下哉

鍾伯敬生萬曆甲戌卒天啟四年乙丑年五十二見譚友夏所撰墓志譚生卒不可考按譚自爲其母魏孺人志孺人年十九生元春又云隆慶戊辰母生天啟丁卯母卒得年六十則由隆慶戊辰下推十九年當在萬曆丙戌鍾譚稱忘年交鍾生萬曆甲戌距丙戌年長十七而譚年二十五也天啟乙丑鍾五十二以卒譚生已四十年猶諸生其後二年丁卯始舉湖廣鄉試第一是於科名爲後輩鍾官學使而譚猶諸生爲忘形交耳徒

市廛雜記

十二

以齒長十二年未足爲忘年也作非非國語者宋劉章江端禮虞樂三家許尙質有稽亭山人漫筆載之不知何所本也許尙質記宋事至紹興中子造朝云云則南宋初年人也乙亥小春自跋以送蔣國祥爲充餞贈資亦佳話也其書記及明人事則所云紹興與余造朝必錄宋人說部而忘注其出處也此亦其蔽矣然畢竟不知爲何年人

蘇明允策論如老將用兵無懈可擊其制敵篇謂兵有上中下當用田氏下駟敵上而以上中當敵之中下三取二勝以爲良策則無異兒童之見矣夫兵家攻堅攻瑕在用兵者臨時權變非可預爲定法若兵卒之有強

弱利鈍彼此所同善用兵者前茅後勁銓配得宜能使弱者為強鈍者亦利一隊之軍如一人之手足相救耳目相互豈有特取聞聲而動見敵而奔者自成一隊名為下軍以受人之敗者哉藉使上中與下果各有所用如蘇氏說之明分三等則田氏故智三戰勝二我能用之不能禁敵之不用也我以下軍當敵之上彼亦以下軍當我之上上當其中中當其下則勝算又誰得哉且攻守異勢因乘異情眾寡強弱異用非如象棋雙陸之分枚必均畫界必齊而可以雙單奇偶詭術小數預定一局之籌馬然者而蘇氏乃為如是戲論蓋蘇氏未必真知兵者猶是科舉策士之言而文筆居其優爾

丙辰劄記

十三

蘇氏六經論歐陽公稱其似荀卿子所謂有試之譽不甚過情也惟五論皆發明聖人立經之旨獨於書論毫無發明虛作古今時勢盛衰感慨一番施於史鑑諸書何地不可而列於六經之一論哉蓋蘇氏於六經本原均不甚解其五論皆以己意私窺本不得經之本旨特文筆實能自達所見故猶不失為一家之言書本難知遂不復能發明一語而又自以為六經不可缺一故以感慨憑弔作一空論以充其數爾此皆讀書見解精粗之辨而學者槩以文筆許之疏矣

蘇明允以揣摩世務為幾策權衡二十二篇又自嫌根柢不深乃有意撰著六經太元洪範諸論亦皆有可觀

足自成家惟史論所見極為膚淺蓋史學非其所知而取於經史大源有所不槩故強意搜剔欲以張其門面而不知人之見地自不可強則適以形其淺陋而評選之家乃反從而推服之則此事真能知者鮮也如首篇言經非萬世常法亦非一代實錄為聖人道家所寓不知古無經史之分聖人亦無私自作經以寓道法之理六藝皆古史之遺後人不盡得其淵源故覺經異於史耳其云經文簡約以道法勝史文詳盡以事辭勝尤為旨味古今時異故文字繁簡不同六經不以事辭為主聖人豈以空言欺世者耶後史不能盡聖人之道法自是作者學力未至豈有截分道法與事辭為二事哉孟子言春秋之作則云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然則事辭猶骸體也道法猶精神也苟不以骸體為生人之質則精神於何附乎此亦止就春秋而言為蘇氏之所論及者耳六經皆史則非蘇氏所可喻矣次篇論遷固之義例所見甚小其所條舉亦有得有失不足深辨末篇謂遷不當割製經傳比於翦截文繡謂固不當襲遷論贊此全不識史家因襲之法尙書左國之文古者並不出於一人一手當日舊史原文使蘇氏得盡見之必疑六經不當翦截古史矣左氏論斷凡稱君子曰者豈盡出左氏一人之筆耶至於議太史公之稱謂誠其父子無所分別則自敘篇中父子

丙辰劄記

十四

時事分明前後兩太史公不嫌其混其全書稱太史公  
古人一家之學本無識別諸子百家皆然蘇氏所未解  
也至班錄太史自敘與楊雄傳同例此等皆是列傳之  
道通於劉向敘錄之義古人別爲一例不當責其瑣碎  
異他傳也史家微言奧旨非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者不可與言蘇氏則尤非其倫也文士著書不揣  
己之專長而每喜取經史大題以爲標幟宋人以下多  
不免也然門面之文畢竟難爲真識不如不作爲愈矣  
尺牘新語載閨秀方孟式讀徐媛詩與妹維儀書曰吳  
人好名而不學不獨男子然也其言有丈夫氣巾幗中  
少此識也近日號爲大家閨閣但知仰慕一纖佻不學

丙辰初記

主

心術傾邪之無品文人求其標榜題品非禮相見屈身  
稱文弟子無復男女嫌疑不知無品文人爲之誇飾矜  
誦其心實大不可問所爲標榜之名不但不足爲榮而  
實足爲辱當日所謂徐媛者方氏但言其詩不足稱猶  
未至如近日所爲大家閨閣之甚也然其病實由于好  
名其爲無品文人所愚而不知其淺陋則責緣於不學  
方氏之言今大家閨閣之良師也

唐人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神仙家言多記爛  
柯一局人世千年劉阮歸來子孫異世等事大抵多出  
小說西遊演義遂有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世人多  
以神仙恍惚小說寓言置之不足深究夫頃刻千年乃

閱世久者由後溯前雖千萬年理當無異於頃刻耳爛  
柯一局劉阮歸來之事皆當因頃刻千年之語而傳會  
出之非事實也如果有其事則仙家長生之說不足貴  
矣彼縱長生得數千年亦只如人世生數十年無異何  
足取乎惟西遊演義所云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雖  
屬寓言卻有至理非頃刻千年及爛柯劉阮諸說所等  
例也蓋天上無世界可以爲人所駐耳假令天上果有  
帝庭仙界則天上一日必是人間一年無差錯也蓋天  
體轉運于上列宿依之一歲一周而日月右旋附天左  
退一日纔過一度人世所謂一日但見日周三百六十  
五度而復其原次也若由天上觀之則天日俱運而一  
日十二時間日僅行天一度則必周三百六十五日而  
始復其原次豈非天上一日人世之一年乎不得因小  
說寓言而置之不論也

丙辰初記

去

顧亭林五經同異三卷常熟蔣少逸名光弼錢秋槎名  
朝錦同校刊者與萬季野石經考惠定宇周易本義辨  
證九經古義三書並列書賈以其新出也隨在求售其  
書無序跋識記即余家所有惠氏九經古義惠氏自有  
原序今亦不載萬氏之石經考吳興溫睿臨云有二卷  
今所刊則合爲一卷惟周易本義辨證則蔣少逸與太  
倉蕭子山名掄者所校前則惠氏凡例八條餘則皆無  
本人序例年月稿意諸家著書不應于所著宗旨全無

標白不特九經古義惠氏自有原序已也蔣君集剽是書亦不應於集剽之意毫無標識使人疑為不知何出而有是集剽也書皆精要有裨學者之功意蔣君校刊之書尙不止此別有序跋凡例目錄估販者未得其全而并去序目使人不疑其缺少歟然何至諸書原有序例并刪而不載耶顧氏之書最爲時所矜尙其五經同異則從未見人稱及今觀其書乃采取宋元明來先儒說經之文雖不離乎考據古今而大要以說理爲主皆取先儒成說而不自爲論斷其宗旨亦不與日知錄說經諸條相符合疑未必出自亭林爲其學者所依託也然此不得爲著作纂錄前人同異以待彙參正學者治

丙辰劄記

七

經之功力耳今之經生有志於古之學者正當以是爲法特須中有定主不可道聽塗說不知所擇如決科之備策括也論全經大體之說皆冠于前而發揮篇章字句則以經文爲次第亦日知錄之成例  
朱楚生康熙中名妓也驕慧善嘖有查生於周蹤跡甚密然落落未易近也查嘗得善畫曾生欲爲朱寫真朱復書曰來書云云令人吞吐不下字字足傳神矣安得又有會君燃犀來照人也但面目可憎毫無可畫惟排場上醜態畢露爲可畫耳來教又云心可假而貌不可假此語固然令人甚甚我常以不可假而假之人知之矣亦常以可假而不可假君知之乎與君心期十載情感

三生猶然知我貌耳未知我心可歎也曾君可畫我可假之心何以傾注於君我當盡解銀劍爲曾君贈如必以貌爲言即使形似神似百日真真千呼萬喚我不下也不如己之何如或謂此書足見善嘖余謂此正所以善嘖也李夫人病篤武帝以高爵厚賞求一觀面卒不可得自謂此正所以重託兄弟成帝病緩弱不舉惟持趙妃之足則與不可過趙妃故避不使得以常持宮人答之則曰使帝易持將厭棄不足重矣蓋雖妓妾變幸之流則色藝果能出人縱使乞憐希寵亦必先自珍愛不肯輕炫易售以爲致人而不致於人斯足重耳奈大家閨閣千金之體理宜如何珍惜而顧以偶解五七字句押韻之語不惜呈身露面甘拜心術傾邪穢詭輕薄毫無學問之無品文人屈居弟子聽其題品自以爲幸嗚呼不忍道矣尙覺妓妾變幸之流能自愛矣

丙辰劄記

大

唐時東觀漢記及華謝諸家後漢書俱在而功令表十三史獨取范書李習之與皇甫持正書曰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書溫習哉晉書舉王隱者功令用御撰本謹避不敢加褒貶也後漢三國之用范陳唐時已自有定論矣

李習之撰楊烈婦傳云李希烈分兵抵項城縣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激發忠義號召吏民又箭傷侃

手侃歸楊氏責令登陣死守敘楊之烈至矣然為李侃者不亦難乎古人記事從實無所迴護故其文光明磊落可以取信於人今人下筆率多世俗忌諱如為人妻作傳則必欲其夫無疵可摘若餘文波及大抵六親三黨皆是聖賢之徒然後使其人可安而為文者亦得免於訾議否則羣閥交集雖被褒之人亦自踟躕而不敢居嗚呼三代直道之公不可問矣舜禹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史臣初不諱曖昧之惡也

昔人論唐元宗納壽王妃楊氏一事謂楊氏初為壽王所聘尙未歸壽邸也此說意存忠厚然未考事實也按楊妃傳妃死於馬嵬之難在天寶十五載丙申死時年

兩辰劄記

五

三十八推其生年當在開元七年己未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冊楊氏為壽王妃自己未至乙亥妃生方十七年天寶四年乙酉有度壽王妃楊氏入道敕文云素以端慤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則楊氏入壽邸已十年矣是年冊章昭訓女為壽王妃而楊氏入宮妃于時年已二十有七元宗生於光宅二年乙酉下距天寶四年乙酉年已六十有一而納妃後宮又十一年而遊馬嵬之難妃三十六而元宗年已七十二矣豈非孽哉朱竹垞所考謂楊妃以室女入宮亦未確也李習之出韓退之門其文能自成家不規規隨韓進退才力遜韓之博大耳其論文之識頗勝於韓韓與崔斯

立書欲考國家遺事求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一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有志於史也然論古人之文以史遷與司馬相如揚雄辭賦同稱而班漢之業從未一顧無論陳范諸家李習之與皇甫湜書乃云唐繼周漢而史官敘事會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馬班固之文哉其于史家得失言之具有淵源非退之所及也且退之曾撰順宗實錄習之所議史臣不如陳范亦未必不以韓氏此亦自是公論不得以門戶而曲諛之也惟韓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學非其所長作唐一經之言非所任耳其文出于孟荀淵源詩禮真六經之羽翼學者自當楷範但史家淵源

兩辰劄記

五

必自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韓子所不能也後如歐陽永叔亦不愧為千古宗師第其生平見解不能出韓氏之範圍唐書與五代史非不竭盡心力而終不可與語史家之精微也李耆卿文章精義論文頗有見一涉史文則全無把握矣歐陽五代史贊發端必用嗚呼二字最為惡劣余向議五代史序例祇可作誅祭文集蓋除卻誅祭文辭並無必用嗚呼發端之例也說者謂其感慨時世夫感慨出于一時觸發豈有預定凡例憑空懸一太息唏噓以待事理之湊合哉且時世可慨孰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華夫子著經左氏撰傳不聞以感歎為全書凡例

歐公何其不惜聲淚觸處無端施弔挽哉者卿乃謂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夫哭笑出于一時哀樂苟以凡例拘之哀樂亦無情矣五代史記余所取者二三策耳其餘一切別裁獨斷皆嗚呼發歎之類也而耳食者推許過甚蓋史學之失傳已久而真知者鮮也

古文體製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詞此乃漢碑常例見于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詔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

丙辰劄記

至

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輿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刑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刑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并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

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正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紀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闕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

丙辰劄記

至

首必云崇正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節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旣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并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

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虞夏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韓昌黎之論文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余亦謂文無今古惟其是耳杜工部之論文則曰不薄今人愛古人余亦謂不棄春華愛秋實私自許謂起韓杜二公子九原固知不余疵也

陳騷文則其論文皆推本經傳篇章字句甚有發明學者不必拘其成說但師仿其意而徧觀乎九經三史以己意推而例之自能神明變化得其精要但其所言論語與家語比較文有優劣由弟子雜記才有高下不如論語之粹此說固然然不知家語久亡今傳孔氏家語

可履補記

謹

乃出王肅偽撰又不得以此為漢志著錄之家語也又云論語雖出孔門記錄疑若已經聖人之手則無此理也論語記及曾子之啟手足已入戰國初年夫子不及見也如經夫子之手則如子貢天縱之說日月之擬天不可階之喻夫子豈存以自榜哉曾子固謂二典之文不特記述唐虞事迹並其精微之意而亦著之知載筆者皆亦聖人之徒最為知言之要聖門高第弟子學識所至理當不讓唐虞史官論語之文安在必夫子手定為耶朱子論語集注闡發聖人精微實為前人未有惟因聖門問答夫子各有裁成因意推夫子於諸賢必不可到之境遂於諸賢視為無一能知全體之人殊不知

夫子門牆反不如後世村荒學究講章識解則夫子亦闡然無色矣毛西河氏性與朱子歧趨所著四書駁議誠不免於過苛其專立一門摘朱子之貶抑聖門則語語允心切理雖開有指辭過激之處要於是非得失不得謂其非持平之論也

朱子解四書其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古訓本不如此然朱子之言亦非私撰毛西河云果如朱子所言天即理則孟子云莫之為而為者理也可通否又云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孟子必大不受矣其言甚辨然天數天理皆可稱天數之自然而莫能強固曰天也理之至當而不可易亦未嘗不謂之天言各有當不可以此為

可履補記

謹

駁詰也即如夫子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如以孟子為例則解其言為獲罪於氣數可乎抑解為獲罪天理自明白矣又朱子中庸章句毛氏以謂如朱子解則中庸首句當作理命之謂理無此文義是又不然即此一理在太虛自然者則謂之天在人所稟賦者則謂之性各指其所而名之不可膠也譬如水潤萬物著於物者謂之潤其在江湖未著於物止名為水而不名為潤若就物而言云物即水也此中庸性即理也之訓是也若就江湖而言則云江湖即水也此論語天即理也之訓是也水又可以溺人若就人之被溺者而論則曰某人之被溺者水也此孟子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之義所謂語各有當不可以是相難也古人文  
字無多欽明爲敬允塞爲誠理字不見古訓然孟子理  
義悅心亦前聖所未見之字豈得謂孟子造作不根哉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孟子之前已有理字矣然前人  
尙議說卦文言不出于夫子也要之承用文字其解允  
樞人心否耳必云某字古人所有某字古人所無小學  
家用以考證時世變易可耳必以古人未有其字而謂  
後出之字不足憑則春秋文字已去唐虞遠矣夫子春  
秋不可與典謨並列矣

古人著述有於義例未善而流傳後世轉得其用者如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於例未爲盡善蓋族望入於史表

丙辰劄記

表

原本史記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之遺最爲要典但  
限以宰相則不可爲訓蓋有官宰相而其族不可譜者  
亦有無宰相而其族不可不譜者歐陽氏以宰相標題  
而宰相之族實有未全且有寥寥無甚知名而強列於  
譜者又鄧州韓氏本無宰相爲韓文公而破例收之亦  
覺自亂其例余意譜牒之學自有專書其采錄入史則  
當簡約其法慎取一朝世族大家之尤著者且必與於  
國家廢興衰盛終始可考見者裁節爲族望表轉不必  
限以宰相標題而篇章必須約省以見史裁之尙謹嚴  
亦不得如歐氏唐書系表之多占篇幅也歐氏系表誠  
不免於過多然今去唐遠考訂唐人事迹及金石祠畫

借證於系表者實不乏惟恐其當日所收之不詳也又  
如廣韻之注詳略義例亦不可曉既訓字詁而欲其詳  
則一切名物象數皆當覈矣今惟於姓氏一門頗爲詳  
贍其餘又不盡然豈詁字之正理當如是乎必當日偶  
有姓氏之書取摭獨便而偏詳於是也是豈可爲修書  
之法然時代久遠彼所引用原書久亡則考姓氏者轉  
於是書大得資益與唐書系表可以一例觀也然此等  
事譬如誤販大黃而適遇瘟疫戲載龜蛇而剖得明珠  
不期有濟而幸得濟耳如行賈者必以大黃滿載朽蠹  
專舟則無是理也自四庫館開寒士多以校書謀生而  
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于一切

丙辰劄記

表

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爲無理之繁富動引劉子駿言與  
其過廢無窮過存卽明知其載非倫類輒以有益後人  
考訂爲辭真孽海也夫千百年前物可爲千百年後之  
考訂者雖市井簿賬孺子鴉塗胥吏案冊夫婦家書甚  
至井臼磚石厠圍柱礎無不可以取證豈能賅存以待  
後哉劉子駿之所謂過廢過存乃指古文逸禮左傳豈  
曰一切賅存爲好古哉大抵見解混者不可與論決擇  
之精名心重者不可與論自得之學王懷祖御史言學  
問須有性靈苦功而無性靈是人役也  
朱竹垞序張士俊校剞廣韻序云近有嶺外妄男子僞  
撰沈約之書眩世信而不疑者焉按約書唐人己不

著錄近人豈可偶撰而當日乃有信者誠怪事矣

世傳朱子治家格言乃元時朱柏廬所為又傳七言古

風讀書四時樂乃仙居翁秀卿所為秀卿名森宋末隱

居不仕 朱崑山人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專守古學力攻劉瑾詩集傳通釋

朱鶴齡則斟酌於漢宋之間與陳氏互有參訂

象山姜炳璋石貞氏言三百篇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

意如雄雉為婦人思君子凱風為七子自責此詩人之

意也雄雉為刺宣公凱風為美孝子此編詩之意也

命稽范家相衢州氏言詩音不叶有三列國方音不同

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非可執一而叶二也詩必歌

而餘音相諧歌詩法廢而餘音莫辨三也

宋史為元人所撰疵病甚多以史家法度而言等於自

節無識矣然有特筆創例可為萬世法者周三臣傳是

也一朝之興必修勝國之史其鼎革之際曲直是非出

彼入此史臣不必心術偏私但為君父大義則於理自

不容無所避就夫子之於春秋不容不為尊親諱也然

則勝國遺忠待表章於易世之後竟當著為成例然後

前人之闕與後人之補皆可以質鬼神而俟後聖斯為

至當不易之理耳又道學儒林分為二傳前人多訾議

之以為吾道一貫德行文學何非夫子所許而分門別

戶以啟爭端此說非是史家法度自學春秋據事直書

兩度劄記

毛

枝指不可斷而兀足不可伸期於適如其事而已矣儒

術至宋而盛儒學亦至宋而歧道學諸傳人物實與儒

林諸公迥然分別自不得不如當日途轍分歧之實迹

以載之夫道學之名前人本無則如畫馬自然不應有

角宋後忽有道學之名之事之宗風派別則如畫麟安

得但為磨而角哉如云吾道一貫不當分別門戶則德

行文學之外豈無言語政事然則滑稽循吏亦可合于

儒林傳乎

周三臣傳亦似本於五代史記唐六臣傳而褒貶異指

然宋人修唐書已有五代遙隔褒貶例無所嫌不比元

人之修宋史鼎革相接續者也且鼎革相際無論國諱

嫌疑臣子義尊君父即秉筆諸臣多與前朝人物交涉

其中豈無恩怨厚薄子孫豈無權勢扶持與夫干求請

託亦足以掣史官之肘然則是非之平前史所遺斷續

後史之補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還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

大清魏晉唐宋之禪讓固無論矣即漢與元皆是征誅

而得天下然漢自滅秦而元自滅宋雖未嘗不正而鼎

革相接則新朝史官之視勝國猶不能無仇敵之嫌惟

朝以討賊入關繼絕與廢衰忠錄義

天與人歸而于故明但有存卹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明

兩度劄記

末

史權衡又屢頌公慎之

訓是以史臣載筆毫無避忌之私此又不得以歷朝成法拘也

直隸州之領縣如古方伯之領侯國唐節度大府之領小府雖官屬相統而疆界各殊余嘗修江南直隸和州志具草初成上于學使學使以州轄合山一縣志但詳州而略于縣且多意見不合往返駁詰志事中廢然余嘗推論其事詳州略縣于例是也蓋文墨之事無論精粗大小各有題目如詩文有命題者然稍不如題即非佳文修志亦如是也如修統部通志自有統部志例非但集諸府州志可稱通志亦非分拆統部通志之文即

丙辰劄記

五

可散為府州志也諸府之志又有府志一定義例既非可以上分通志而成亦不可以下合州縣屬志而成苟通志及府州縣志可以互相分合為書則國家亦安用此重見疊出之綴旒為哉至直隸之州其體視府為其轄諸縣也其志不得視府志例以府境皆州縣境州縣既各有志府志自應於州縣志外別審詳略之宜直隸之州除屬縣外別有本州之境義與縣境無異如以府志之例載屬縣事而以縣志之法載本州事則詳略不倫如皆用府志之例則於州境太疏如皆用縣志之例則於屬縣重複惟於疆域沿革備載屬縣以見州境之全其餘門類一切存州去縣以見專治之界度古人之

制度方伯國史未必具屬國之文節度大府未必兼屬郡之載此亦擬於相體裁衣之得當者矣或問今之志直隸州者未聞如是之分別也曰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互相分合即不成其為志矣何足道哉

余撰湖北通志初恃督府一人之知竟用別裁獨斷後為小人譏毀乘督府入觀之隙諸當道憑先入之言委人磨勘而向依督府為生計者祇因窺數十金之利一時騰躍而起無不關蒙弓而反射不顧他日如何施面目也此等人之學識豈直一笑然所指摘督府需余登復今存駁議一卷錄其大略已足噴飯滿案矣茲約

丙辰劄記

辛

舉其二條取與省府州縣志例須分別者相發明也湖廣舊志山川一門取各府州縣志載山川名目仍依府州縣次排列山川名下之注亦照冊排列此亦世俗通例未足深怪但如此排寫占紙四五百番實與府州縣志毫無分別余意此等祇應詳州縣志府志已當稍裁繁注况通志乎因聘明於形家言者俾敘湖北十一府州山川形勢上溯夔峽下接江西盤旋數千里間分合週互曲直向背為長篇總論而山川名目有當形勢脈絡起伏嚮應者則大書以入文裁仍加分注以詳坐落其文纒纒凡五千餘言觀者朗誦一徧則數千里間形勢快如掌上觀紋至於無當形勢脈絡支流斷港堆阜

小邱則但以小注記其總數於所隸州縣之下且盡刪其注文前以所隸州縣為經後以總論山川為緯略仿禹貢職方義例用紙不及三十番而大勢豁然可謂意匠經營極盡鑪錘之工者矣駁議乃曰通志固須簡約然此門將舊志原有之山川而刪去之則通志轉成無用之書矣此門須重辨併山川中事有關於考據者補入此等駁議真使人絕倒也通志固須簡約在彼方自以為解事先作原情論矣殊不知彼以簡約為言即已不知通志之體裁也蓋彼見府州縣志連牀架屋通志合為一書自須刪繁就簡云耳此直無異兒童之見夫世人之撰通志率盈百帙余撰通志不過綫裝二十冊

丙辰劄記

三

即與舊志相較新志勢必加增於舊余反減舊志僅存三分之一彼不知者以謂求簡約矣其實余初無必須簡約之心但每事必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耳所貴乎通志者為能合府州縣志所不能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府州縣志所不能詳既已詳人之所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譬如揖左則必背右揮東則必顧西情理必然之事等於渴飲飢食之常不特無疵病可指摘亦并無新奇可驚歎也彼不識其敘論形勢之詳而但搜其名目注說之略轉譏通志為無用之書此等無用之人安可與言史家之妙用乎且彼幸而姑妄言之當事姑妄聽之未嘗實試於行事也假令當時即以彼之所言

責彼筆削此書則不知如何副其所言既云通志須簡約矣舊志排列山川名目注其事蹟連編四五百紙已不勝繁又云舊志所有不可刪去則簡約之說已相矛盾復云有關考據者補入是欲比舊志加詳矣是非連牀架屋先成一部山川類考不足以盡其興則彼又不知別有何等簡約之法以成通志之別裁也大抵彼時磨勘局中所駁之議半是不見天日之言半是自相矛盾之說余辨例已詳此特舉一端爾又通志食貨考田賦一門余取賦役全書布政使司總彙之冊登其款數而采取明人及

丙辰劄記

三

本朝人所著財賦利病奏議詳揭與士大夫私門論撰之屬聯絡為篇為文亦不過四五千言而讀者於十一府州數百年間財賦沿革利弊洞如觀火蓋有布政司冊以總大數又有議論以明得失故文簡而事理明也舊志盡取各府州縣賦役全書挨次排纂書盈五六百紙而議論財賦章奏論說之文則散歸藝文本門一槩不錄閱者連篇累卷但見賦稅錢穀之數其十一府州數百年來利病得失則茫然無可求矣然則余之通志非苟為簡惟其明而簡也舊志以繁為詳贖乎殊不知府州賦役全書自當於府州志詳之州縣賦役全書自當於州縣志詳之通志體裁自不當代為屑屑纂錄十一府州財賦大勢沿革利弊非府州縣志所能具者舊

志轉不采入故文繁而反於事理晦也而嘉興進士陳  
增駿云當取賦役全書補入又云其當補者十分之九  
是將盡屠府州縣志錢糧冊矣又余於志例極具裁翦  
苦心而於見行章程案牘文冊入志不合於體裁者別  
撰湖北掌故六十六篇略仿會典則例以備一方實用  
真經世有用之書也賦役不比山川可以全委於府州  
縣志故志文瀕其總要貫以議論以存精華仍取十一  
府州六十餘州縣賦役全書鉅帙七十餘冊總其款目  
以爲之經分其細數以爲之緯縱橫其法排約爲賦役  
表不過二卷之書包括數十鉅冊略無遺脫掌故六十  
六篇書分六科以吏戶禮兵刑工爲目此表列戶科中

丙辰劄記

三

最爲執簡馭繁之法此書與志同在局中陳增親目所  
親而爲是警說謂之失心良不誣矣  
古之方志雖有著錄而傳者無多惟宋志尙十餘家元  
明志之可稱者亦十餘家雖與流俗不可同日而語而  
求之古人義例鮮能無憾余別有專篇討論不復贅言  
惟統部與府州及所屬州縣各自爲志古人所無其例  
實始前明明人鮮知史學故於志分三等義例須作三  
家分別全未知也宋制以州領縣諸縣不皆有志而州  
志不上職方故書名或取古郡或題山水未有直稱某  
州志者所以避圖經官書名目余嘗謂方志不得以圖  
經爲例此亦其一證也然觀宋人之爲方志雖不盡得

古人之意但既無諸縣之志可以湊拍而成亦不可以  
分析其書遂爲縣志此實可爲後世府志取法而統部  
通志之不可同於府志亦可從此推矣宋人州志自以  
州志聯絡爲篇屬縣別爲專篇記其建置沿革意殊簡  
略凡所隸事實自以合州大勢貫之不可分析求也惟  
羅氏寶慶四明志前志本州事實爲十一卷後志所屬  
六縣爲十卷與他州志稍異則彼時明州建府而州治  
並無附郭之縣與近日之直隸州制正復相同彼時屬  
縣不皆有志故不得已而分爲詳略有如是爾今日之  
直隸州則屬縣已皆有志又不必以此爲例矣

丙辰劄記

三

生有直鈔方士亮文者太守批抹至謂不通文理諸生  
相與鬪笑今觀其文將以約失之者五字連讀鮮矣二  
字再讀視常解更爲精微閱文主見不同亦不必過於  
嘲笑惟通篇字句老成深秀卽不以解題得失論應知  
此非庸學所能辦也此而詆爲文理不通未免離文理  
太遠耳余丁酉鄉試墨藝回之爲人也句題文開講云  
顏氏之子才惟殆庶此語出於史通乃是六朝常調余  
不過信手取用並非作意亦不以此等爲佳勝也而此  
公至徧告屬吏以殆庶二字作爲笑柄則太不讀書矣  
此等事皆不足道括示後生慎毋肆口譏評恐有識之  
旁觀竊笑也

五經雕板始於馮道正定五經文字刻石太學由宦者李巡之請古人飲食不忘所始是亦學者宜祖豆也董秉純全謝山門弟子也嘗為謝山述全氏譜系以冠其集且云昔胡氏助述宋氏譜系冠潛溪集萬斯大仿之述黃氏世譜冠南雷集按此例不始於胡氏萬氏前人已多有之

謝山文集百二十卷前五十卷謝山手定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為經史問目乾隆乙酉董秉純刻其問目

喪祭七七之說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又見於北史顧爾人謂本於易之七日來復在初剎日知錄後刪去之全謝山云左氏書中九十餘歲之老人尙見於策者一

丙辰御記

董

為吳季子一為齊鮑文子至遼伯玉尤可疑余擬取春秋人物作一年表雖其生年卒年無明文者但取其事見某年與同時之人概見於編年經緯之中則佳矣蘇明允以劉知幾史通多僂辭排狀不可紀事真贊說也劉知幾方以史策載言不類議正前史豈有自己為史轉用排僂之理加以史通論史之文定其作史之文必同一例則知我罪我之言亦與春王正月之文相似否耶大抵宋六家文性南豐會氏可與言史三蘇皆不近也歐氏所見甚小而臨川王氏去之更遠矣盧召弓嘗論白虎通三字為名不當稱通德論今觀劉氏史通引例亦稱為白虎通可證也

史通以本紀之名仿於史遷然遷書引禹本紀非遷始矣

王隱晉書有瑞異志見於史通沈約宋書符瑞志所仿也

范史百官輿服二志命名本於謝承之書今亦見於史通

謝書藝文志猶用班志略例但後漢文集漸繁不知如何部勒

劉氏史通知書志為三禮之遺不知史記之天官平準名篇乃是官名班史改天官為天文改平準為食貨全失官禮之意矣嘗議書志一體實官禮之遺非三禮之

丙辰御記

董

謂也故敘事溯典當取一代人官為綱領而重輕詳略則作者自為權衡此義明則諸史書志不致參差矣方孟式桐城人嫁同縣張秉文秉文官山東布政使明末大兵平山東張夫婦殉難胡雋君言今賜諡忠節

袁山松後漢書志天文但記天象變異見於史通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傑校之詞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著亦見史通

司馬彪續漢書亦有藝文志祖述班志按史通文可悉趙岐著三輔決錄乃官族譜系之書自序謂夢黃髮士

姓元名明字子真寔言善惡之間無所依違此豈可為

訓乎

劉知幾六家分史未為篤論史記一家自是通史其家學流別余別有專篇討論劉氏以事罕異聞語多重出譏之非也至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並非通史通史各出義例變通互古以來合為一家紀載後世如鄭樵通志之類足以當之集史雖合數朝並非各溯太古自為家學者可比歐氏五代史記與薛氏舊史是其同類與通史判若天淵者也蓋通史各溯古初必須判別家學自為義例方不嫌於並列否則誠不免於複沓之嫌矣集志原有界畫李延壽行之於前薛歐行之於後各為起訖無所重複雖一家凡例兩書可通用也劉氏牽合

丙辰劄記

考

為一非其質矣

劉知幾生於唐初而云年在款綺受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按偽古文尙書文字明潤豈劉氏所習孔安國真古文至唐初猶存耶是則益可見真古文不同於近所傳也已上丙辰冬

戴東原云經言謂之與之謂異指此說見於陳騷文則

丁巳正月二日

王西莊序孫淵如問字堂集云孔子時天下皆用籀文孔子獨違眾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好古是一說也彼蓋見孔壁漆書之為科斗古文因謂孔子之好古耳春秋如仲子手文之魯季子手文

之友未見必為籀文當日古文籀篆必當並行於世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即識其文而能歎周禮之盡在魯也

王隱晉書亦以皇后作紀見史記索隱

史記衛青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又曰登臨翰海索隱曰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名翰海

史記南越尉佗傳贊乃用韻語中間以女叶後文有紐音也

尉佗傳越相呂嘉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衛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注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楊升菴謂越妻作越女解非人名二說皆可疑如徐說則既云高昌侯子而建德又見為衛陽侯遷傳何不云高昌侯而僅稱其子爵且是時南越王即明王嬰齊子與也嬰齊入質時取邯鄲穆氏女生與及歸國立為太子漢數諷嬰齊人朝嬰齊稱病遣子次公入宿衛則與為長子

丙辰劄記

考

明矣與即王位不應有兄徐說似未確也若如楊說則明王長男畢竟何人明王會質長安取邯鄲女其子豈皆取女中國而必別之為越妻哉讀史關疑姑存以質智者

今覆按楊說是以建德為即明王長子嫌於越王與為邯鄲女所出故用妻子以別之耳但以與弟名次公推

之似不應更有長兄又以兄越封高昌侯推之豈與之兄尙多耶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敘諸家春秋自左氏後卽繼以釋氏微四十章是在趙孝成王之前楚威王時也繼以虞卿虞氏春秋八篇又繼以呂氏春秋則七國末年矣鐸氏書不傳其名微者索隱以謂春秋有微宛之辭是附春秋以起義固春秋家言也虞卿呂不韋之書雖不依附春秋而采取春秋時事其書直名春秋則是自成一家之春秋也至書不以春秋名亦非依附春秋起義而著書亦采及春秋時事則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諸子家言則略其文法而順敘於後何爲不及晏子春秋然晏子春秋名已見於管晏列傳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索隱云今其書有七十篇然今傳篇第皆非疑非原物

丙辰制記

卷

管晏傳贊吾讀管氏山高牧民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別錄謂民間無有非也按貨殖傳齊中衰管子設輕重九府則史有明文子政豈未見耶

全謝山孫武論謂春秋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卽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書出漢世亦鮮及之今按內外傳絕不及之洵屬可疑越絕書云吳縣巫門外大家

孫武冢也吳越春秋子胥薦孫子於王王召問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是亦稱及之矣但史記有傳則漢人之書稱述不足爲異爾

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卷按唐時孫子八十二篇已逸故中下卷不知其數則十三篇之卽爲上卷亦未可憑也

戰國三武安君蘇秦白起李牧也

封禪書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韋昭云宛音冤

封禪書游水發根服虔云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索隱

丙辰制記

畢

曰顏師古以游水爲姓發根爲名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驛騎惟任安不肯宜史遷爲死友也

文章如劍術善用亦貴善藏

扁鵲倉公傳淳于意受公乘陽慶黃帝扁鵲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皆藝文志所不載

趙世家敘造父御周穆王會西王母事索隱謂燕周不信此事云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云西域地名按穆王見西王母事史遷誤采神仙荒唐之說譙周不信是也其推所致誤之由則云代俗



尊日月神於理較近而素隱又不以譙周為然殆不可解

姑布子卿相趙無恤事見趙世家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不知其何名也

田齊世家陳恒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納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不禁有七十餘男索隱

引譙周說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行事亦自修整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姦雖七十子祇

以長亂事豈然哉余按秦娶邯鄲有娠之姬楚納黃歇懷孕之妾皆恐人心惡秦楚而從為之辭譙氏不為無

見但陳恒弑君大罪自無所追譙氏乃云志大負殺君之名則黨逆獎亂轉為辨閭門小節而開脫弑逆大罪

則譙氏之謬論矣

說文引詩鬢髮如雲作彡髮慎字古文作存六經無真字多取誠實允塞字義而卦名无妄尤顯著也顧或以

謂經傳從真之字甚多如慎填鎮顛之類是未必無真字但小篆始於李斯如鬢髮作彡慎微作存則亦未見

必從真也莊子大宗師真人真知意與古人異旨且從化登真亦小篆之訓古人無此義也

廣韻媯字注古女后也四字費解按女媯或云女主或云帝者之號如馮婦之非婦例也或云帝者之后然子

緯諸書未有定說若女后二字則更不可解矣豈后妃

之稱必加女字以別於男抑后為人主之稱同女主之解一例此則后字犯嫌亦當稱為女主不當稱后明矣

說文許云有所絕止而止之也是點句之法漢以前已有之矣文又作黠音與柱同古人離經辨志不知如何

學記謂學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寡與易止之失人所知也多之為失今人所不知也

離經辨志鄭注謂離句讀嘗疑離絕句讀受書之日即然何待一年後哉竊意初受書日依經解詁止能如前

人或說而不能自得其意志所在習之一年可離去本

書而能通以己之意耳蓋依經起義是知其當然離經辨志是通其所以然爾然師訓無間則不敢強以為然

姑存以備一說

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書趙盾事曰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瑋此非晉史文也曰晉曰其君且直書夷

瑋史臣書本國事不宜如是穀梁曰史孤書賊曰趙盾弑公當得其實公羊誤用春秋書法不知晉史自有本

國例也左傳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亦不似本國書法其書其君正與春秋書魯稱我公相反也齊崔杼事亦

同此例

好名與好勝不同好名徇人而忘己好勝專己而非人

丙辰劄記

聖

丙辰劄記

聖

故好勝賢者亦所不免而好名則人品心術皆無所取也顧甯人著誦觚人以爲笑不意百十年來此風盛行攀援聲望飾無爲有增減事實誣人炫已殆於齊人之誇富貴雖妻子不可使之聞矣余少長在外晚歸鄉里鄉人以其所著諸余序跋則其先往往已有人爲題品其所題者則有向與章實齋典籍言之有合或云向與章進士實齋嘗反復辨難實齋服膺余言又或云余嘗以質章君實齋甚至言章實齋請正於余其實全無影響余何足取重而煩諸君諄諄不置然其所言則不但非余所知且多余所不解炫惑視聽疑誤後人即使甯人見此誦觚不勝辨矣

丙辰劄記

聖

文史通義多警策動人清言雋辨閒涉詠諧嘲笑江湖遊客藉爲談鋒科舉之士用資策料斯亦已爾乃有時流自命著述往往陰勦其言至於引伸觸類往往失其指也如余有二名不偏諱之言因謂二名止稱一者爲非如無忌稱忌去惡稱惡此與命名之意全反其說本顏氏匡謬正俗非余所創余則以謂有可通與不可通之別如尙書稱伯夷曰咨伯稱義仲義叔和仲和叔曰汝義暨和是伯仲之行本可離合故也春秋左傳稱趙嬰齊爲齊楚巫臣爲巫則嬰巫爲命名主義省文從簡亦可通也但古人名少而文法稍疏未足爲一足法後世人名漸多而文法亦稍密自不宜槩從節省爾因舉

韓文平淮西碑稱公武爲武光顏爲顏重允爲允張中丞傳後敘旣曰南霽雲又曰霽雲忽又曰雲謂不可法以見後世之文亦宜視古稍密亦事理有當然也道聽之徒反謂古人二名偏舉弊由韓氏張中丞後敘始由是人效法之則古書具在此豈可欺人者耶

丁巳季春在桐城閱縣試卷訖出與籍紳知好多爲文酒之會因於行笈檢湖北志稿中平夏逆傳草本囑交張氏宗人公閱蓋內有張氏相關涉事也因書始末於冊面云此平夏逆傳稿乃湖北通志第六十一篇通志列傳之第四十一篇也傳以紀事名篇乃史家之舊例或云紀事不當爲傳非也當夏逆亂時有見官武昌府

丙辰劄記

聖

通判桐城張苞不爲賊污改裝逸去請援收復亦有功績故於篇中爲立小傳此稿旣成外人猶未見也張之後人有爲黃陂知縣者並無一面之雅亦無半刺之投突遣其奴子持帖赴館書云檢別駕公入志忠臣傳稿自定爲忠臣名即鈔付來人余訝其不倫亦取帖報云目亦奇想天開別駕與葉宣諸公死難者不同於例不得爲忠臣傳至勞績可錄已載平夏逆傳文繁不可勝鈔成書自然其見黃陂卽大有煩言甚可笑也夫身爲子孫于其祖先之事方藉人爲表揚而咫尺之閒不屑一顧之勞一刺之通而突遣家丁手帖徑取書語若長官之諭胥吏毋論欺人太甚卽其自視先人亦不復在顧盼列矣然余

修志自是公事斷不因其子孫之妄而沒其先人之善  
其文至今在笥可出與眾白也但余之去楚志稿交今  
安襄兵備道前荆門知州署武昌知府胡君齊崙蓋彼  
時制府去楚無知者之謗議方興而斬州陳工部詩者  
楚之宿學會以十年之功自撰湖北舊聞博洽貫通為  
時推許陳聞眾誘羣閩而獨識余書之非苟作且於時  
正客胡君幕中故胡君請于當道而以其書屬陳為之  
校定余臨別時陳云吾自有書不與君同面目然君書  
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議得失也吾但正其訛失不  
能稍改君面目也蓋陳君通人是以其言如此而黃陂  
不知天下通人所見略似而輒以余書幸落胡君手也

商賡傳記

則又增飾言辭赴訴于胡君真笑欲齒冷也今志事為  
寇氛所阻將來行否尙未可知而余笥稿所存尙什一  
二天下自有真知逐狂之眾不足慮也即平夏之篇此  
豈憑空所能補飾今以全卷白眾窺其用心何如一隅  
三反全志之受誘何能余損益其書張別駕處更欲徧  
質張氏宗人胡觀察與陳工部豈能有所增刪黃陂自  
署為忠臣傳其說是否可通至其先之無禮相加後之  
無端枉怨縉紳自有公論橫逆之來君子貴乎自反於  
彼又奚擇焉

宋以策論取士蘇氏所云攬說是非制科人之習氣彼  
時取古今人物而作論者乃如今之演四書義為科舉

備也雖大家如歐蘇諸集其閒著論亦出當時之習尙  
耳後人文集強綴以人物論既非為舉業計又非有別  
裁卓見精識名理強取古人之事任意褒貶殊無謂也  
就使言之成理而非持之有故則理亦不宜如此褻也  
況理又未必盡愜當日事乎于忠肅事人能言之景泰  
易儲之事于公諫與不諫不關公之大節乃侯魏必以  
不諫為非袁枚又必以不諫為是而不知公在當日實  
有諫章見于齊次風易儲十論在侯魏不過未察情事  
袁枚轉以進諫為非出此證之豈又將著論以貶公乎  
此等議論何以異於誤入寸策為八十宗不能考正反  
曲為之說乎然袁枚本非可言文者流俗惑之姑舉以

兩辰制記

果

為槩耳

阮吾山茶餘客話記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百  
二十三人詩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  
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複約有  
二千六七百人余謂人物姓名亦治經者專門之學似  
此皆當分別摘記且於重見者注其篇章自一見再見  
以至於數十百見亦詳注之再能廣及於周秦諸子傳  
記自為一書亦考古者所必資也按經傳人數見稗史  
纂本

程朱之學乃為人之命脈也陸王非不甚偉然高明易  
敢流弊若謂陸王品遜程朱則又門戶之見矣但程朱

流弊雖較陸王爲輕而迂怪不近人情則與狂禪相去亦不甚遠如陸當湖最爲得程朱之深矣猶附和砥霜可喫之謬論況他人遠不若當湖先生者乎餘于貢生張時亦講程朱而荒陋不學又喜附會穿鑿言之令人噴飯滿案程朱有靈則當操杖而搏逐之矣如云明道先生春日偶成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當分屬春夏秋冬已可說已又云每句又各包春夏秋冬如雲淡二字屬春風輕二字屬夏近午二字屬秋天字屬冬下三句亦視此例此等見解不知具何肺腑然此等不足貶損程朱則狂禪末流又豈足貶損陸王乎

兩辰制記

宋儒乃謂歷家知截法而實不知歷蓋用歷家右旋之說則月行最速金水與日以次而遲至歲星填星而行最遲用儒家左旋之說則填星最速歲星與日以次而遲日與金水遞遲至月行而遲爲極矣又云日月五星之于天猶子之于父臣之于君豈有天左旋而日月五星故逆之而右旋之理歷家徒見日月五星度距經星以次漸退而東因謂右旋不知隨天左旋而不能如天行之速故以次退東其實其退東也行西而遲速各有所不及也歷家以遲爲速以速爲遲皆右旋之說誤之左旋之說得于儒者之目通于儒者之心橫渠張子發之朱子闡之魯齋許氏奉而行之言左旋則順右旋則

逆左旋則是右旋則非其說甚辨然未可以爲據也蓋所云左旋右旋不過經星與日月五星有東西距度先後遠近之差耳在經典並無明文後儒各自爲說初非歷家推步所能顯著正如佛經所云如來垂手以順爲倒卽倒爲順本無差別難以執一論也然以事理測之則右旋之說爲長蓋凡天下圓轉之物機輪小而近者其運必捷機輪大而遠者其運必遲天道雖遠其理一也倘以日月五星果隨天而左旋數則經星最爲高遠自填星以下以次遞近而機輪遞小若黏著于天而不能自運則與經星同行而無遲速矣若自乘氣機運轉則日月五星雖各有遠近遲疾要皆比經星所運機輪爲遞近遞小其明徵也則日月五星之出東入西必較經星當更速而豈有反退而東之理歟今近者投西愈遲而遠者愈速則是右旋而非左旋明矣如以天爲君父日月五星爲臣子不當背天逆行則尤不明義理之言從來君臣父子等於天地陰陽有交濟之功而無從同之義譬如君父南面臣子北面何以異於左運右旋之義正所謂相向而豈所以相背哉宋儒高致自不可妄肆譏彈至於天文歷算何必盡爲宋人所拘而夏君乃爲是無稽之說耶

兩辰制記

廣韻公宇注引文字志云魏文侯時有古樂人竇公氏獻古文樂書一篇此文與漢志大異當考

稗史宋備壽多不永周元公五十七程純公五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子七十一伊川七十五惟楊龜山先生八十有三

稗史唐張說文集所為上官昭容銘其序乃蘇頌所作尹師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為之銘

朱長儒序李義山詩力辨史傳所謂放利偷合詭薄無行之誣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理學而儒風大振前後稱六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山章懋

惟東萊楓山仕于朝而四先生皆布衣何諡文定王諡文憲金諡文安許諡文憲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

不兩辰制記

先

澤而斯易名之典也已上皆稗史中語

六朝七十二家之制為張紹和稗史舉謝靈運逸詩登泰山篇謂本集與七十二家皆闕此篇不知又從何得

之也

見稗史纂本以說文韻譜蔡文姬十八拍所用唐韻為沈韻故朱竹垞謂嶺外妄男子偽造沈韻而人猶信之蓋彼時竟無人知韻書之委原也

稗史引張九成於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為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吳天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歿九成為志其墓歷言無諱此本無可諱也第男女

相見禮無壻見妻前姑之文謂之變禮可耳又云今人有愛妾死者自為墓誌嫡妻尚在而通篇諱為妾意謂

其識遜九成此二事非一例也斯人坐文理未通耳既不便明稱為妻又諱為妾之意其文指必囁嚅不明豈

可以為文耶且嫡妻即使已死或其妾已為繼室苟誌其墓亦不得諱其先入之為妾也稗史於嫡妻尚在為

摘其非猶未知為文之體也庶出之子為所生母作傳豈能諱其為妾哉且賢否榮

辱亦全不在此觀金樓子梁元帝于其所生母且不諱其初侍齊遙光矣

晉侯重耳見春秋經而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呂氏

不兩辰制記

平

春秋于木光乎德去段字惜書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

字淮南子之殖華杞殖華旋也賈誼新書曹勃不能制書參周勃也皆不可訓又如史記絳灌絳侯周勃穎陰

侯灌夫也

稗史讓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琵琶記水滸傳此亦別有一說未可輕議但余見續通考止有水滸傳未見琵琶記也又云通考載羅貫中為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余

見續通考題水滸傳為羅貫著不名貫中三世子弟皆啞並無其文豈刺本有互異耶抑稗史之誤識耶

新建徐世溥南昌陳宏緒皆生鼎革間以論古文辭皆闕王李之偽秦漢而推荆川尊岩之講唐宋世溥之言

日英西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  
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  
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詞曲李  
奉祀之本草州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  
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剡印皆不棄之業而  
萬歷五十年無詩溢於王李洮於袁徐繼於鍾譚陳氏  
之言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  
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知真古文吾黨  
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頽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  
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其間也若  
韓歐者所以適秦漢之路也按彼時風氣王李摩擬之

東南廣制記

卷

習已窮極思變故諸君所言大抵以入家清真之說力  
矯其偏風氣由是漸近醇正然諸君所言皆爭于皮傳  
外貌而未嘗推古作者立言必有宗旨所以成一家言  
者不在秦漢亦并不在唐宋也泰和曾文僑亦然  
徐巨源世溥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  
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刺文得罪功令數十  
里不敢通尺書者已而冀東復社果有違言人謂巨源  
卓識今之文章一道無復有言者矣然才智紛紛爭言  
考訂率皆鶩名而暗於大道詆誦宋儒厭薄文辭如水  
趨壑而不可止將來必有極變之禍轉使天下以學問  
爲諱而爲空疏不學之流所藉口有識之士宜知所擇也

漢書谷永傳注引尙書大傳文宜考

漢書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梅福曰叔孫先非不

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按莊子寓言稱年先亦作

先生解

抱樸子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

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

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

成而亡後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

之今才子何不贊成陸君子書云云余每歎文人見解

不可與言著述今觀抱樸所言則有道之士猶於此事

且隔膜也蓋自東都而後文集日繁其爲之者大抵應

西辰制記

卷

求取給鮮有古人立言之旨故文人撰述但有賦頌碑  
箴銘誄諸體而子史專門著述之書不稍槩見而其文  
亦華勝於質不能定爲誰氏之言何家之學也其故由  
於無立言之質致文靡而文不足貴非文集之體必劣  
于子史諸書也而文人拘體貌而昧于立言本指者輒  
自厭所業而浮慕古人子史專家思效法之其亦可謂  
不達於理而已矣賦者古詩之遺古詩本于三百列經  
訓矣揚子雲曰雕蟲篆刺壯夫不爲而以太元擬易法  
言擬於論語不知文無其質太元法言皆雕蟲也曹子  
建鄙詞賦爲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韓退之薄鴻辭爲  
俳優而欲作唐之一經是賤辭章而貴史傳也魏文典

論惜融彙無成而取徐幹中論成一家言雅川著書又羨仲桓有助而陸氏遺文勸人贊補是輕文集而重子書也均可謂惑矣子建詩文爲建安鉅擘退之著述可羽翼六經然皆非良史才幸而所志未成倘強爲之必不如其平日詩文徐氏中論今日具存求其立言宗旨逸不可得惟篇章音節異於七子詩賦箋表遂爲成一家言可乎陸氏子書今幸不傳觀其文集所存辭章論說曾無一言足以自見者書旨越則其所謂草而未成之書亦不過辭章詩賦之變調耳在陸氏可謂不知而作而雅川且欲使人助其狂瀾則何謂耶且子史原有後人續者蓋專家之學有所授受非謂篇次有關漫然

南康劉記

卷

無論何人使可操筆以補之也今陸氏立言宗旨未有關雅川所云今之才子又未聞其曾于陸氏何所授受則將以何者爲贊成之質而附著其文耶抑如其梓布子但有空裕卽不問何人皆可投耶夫不論心術而但求體貌則王通且擬六經不較于史諸家爲更進耶釋史鈔云明初吏部考察但老疾疲輒食醪不謹四條而已成化開豐城尙書李裕謂遲鈍似輒偏軟似醪始創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按今考察以老疾一條分爲年老有疾二條又增浮躁一條與不及疲輒不謹共爲六法三年考績所常用者也又分貪醪爲二條合六法爲八法因貪醪爲書

九重故不待三年始勅考察之時以六法爲主也

李涪風乙已占引洛書之文取禹貢導山次第順配二十八宿以岬爲角岐爲亢荆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辰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女恒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烏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犛豸豕爲參荆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朱竹垞謂其義不見於歷代史志亦足以廣異聞然九江非山取配二十七山於義未安過九江之文與逾於河之文相似河不可以分占一宿則九江亦可例也朱氏以謂取廣異聞抑亦可矣

南康劉記

卷

元順帝北狩洪武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與高麗通使稱爲北元順帝殂落諡爲惠宗其子走和林改元有宣光天元之號立十一年殂是爲北元昭宗見朱竹垞高麗史跋

崑山吳仁傑字斗南號蠹隱涪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著有樂舞新書鹽石新論見朱竹垞吳氏兩漢刊談補遺之跋竹垞謂其書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徵博洽又云會稽序稱其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惜其不傳按通鑑之名始于神宗賜司馬所纂歷代君臣事迹書名通之云者合累朝而言之也范祖禹唐鑑紀唐一代事卽不以通名矣吳氏稱漢通鑑是于名

義為未正也

邵昂霄著中西歷算論云太初歷謂律歷一源三統異建其為術已疏而積年日法諸術獨傳襲千有餘歲且至史家併歷律為一志則皆以律為歷誤之也

隋志開皇九年平陳遣使持節巡撫之

韻音响香句切俗訛作凶音廣均入十過部

韻音稀丑飢切又敕辰抽敏二切然用作稀音者多廣均亦入六脂

韻音諭羊戌切俗訛作齋音廣均入十過部

韻音戌傷遇切俗作輸俞二音廣均收入去聲

詩此彼彼有屋廣均作侑侑音與徒同

丙辰劄記

奎

兩淮巡鹽御史王仕驥山陰人相傳為鄉人王千里作

吳江知縣釋前任虧帑繫獄而自承上官奏 聞得擢

兩淮之任十年清虧項今按揚州府志王君僅康熙五

年一任七年再任無十年也

曹寅為兩淮巡鹽御史刺古書凡十五種世稱曹棟亭

本是也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

閒年一任與同旗李煦互相番代李於四十四年四十

六年四十八年與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

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連任較曹用事為久矣然曹至

今為學士大夫所稱而李無聞焉 施愚山集四十七年所稱

康熙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凡四年兩淮巡鹽御史皆一

滿一漢九年停止止用一人

揚州府志嘉靖初年兵備副使潘江進士張師載雍正

九年揚州知府儀封舉人張師載又正德年揚州知府

遼東舉人王鐸與貳臣傳之王鐸亦同名姓也洛陽王

鐸字覺斯明進士

王而農詩稗疏有齋季女謂孫女為祖母尸余按此無

明文但以理測之則祖妣之尸應孫婦為之不應用孫

女耳今按少儀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注云虞祭為祖

姑尸是尸用孫婦不用孫女之明徵矣王氏稗疏多有

可采而好用聰明聰說此一端也

廣均桂字注叢生合浦巴南山峯開葉長尺餘冬夏長

丙辰劄記

奎

青其花白與今桂全不似又以香炷炷同桂字皆云九

畫亦不可解

厲樊榭集有明鄭貴妃泥金書普門品經卷首題云大

明萬曆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

親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願

萬萬壽洪福永享康泰安裕吉祥甲辰萬曆三十二年

也按鄭如生子隆慶二年戊辰至是年三十七矣

說文獲大母猴也按焦貢易林南山大獲盜我媚妾則

不似母猴矣廣韻乃曰大猴十二支屬二十八星禽不

知何本黃火猴參水猿亦頗難辨別也

厲樊榭詩詠印絕句自注云康熙壬寅予同吳尺蟲趙



功王丁敬身鳳凰山訪古過葫蘆井畔老嫗求此觀銅  
印一紐縱廣二寸許小篆文曰宣德軍節度使之印云  
淘井所得按周顯德六年從吳越王俶請升湖州爲宣  
德軍以王弟俶爲節度使吾子行云印文屈曲盤回唐  
始如此今觀此印殆不盡然又姜堯章有白石生四履  
印王晉卿有小印文曰晉卿珍玩於中字中同環列之  
又曰唐王涯有永存珍秘印金章宗明昌七印一日內  
府葫蘆印二日羣玉珍秘三日明昌珍玩四日明昌御  
覽五日御府寶繪六日明昌中秘七日明昌御府嚴分  
宜籍入內府書畫穆宗時出以充武官世祿成國公未  
希忠以善價得之後以餉江陵張敗又籍沒掌庫宦官

丙辰劄記

妻

盜出售之其人嚴氏時有袁州司籍官半印入張氏時  
有荊州司籍官半印又云宋奉華劉妃有印文曰閉關  
頌酒之裔明妓徐驚鴻書扇印文曰徐夫人皆以婦人  
用男子事徐更巧合又嘗見冒辟疆姬人金玊蔡舍合  
筆畫紅梅玉格小印文曰書中有女畫中有詩又秦淮  
妓有私印文曰同風月平章事見野獲編又云桑叟甫  
水部買得元人百家詩後有小牋黏陳氏坤維詩蓋故  
家才婦以貧鬻書者也詩曰典及琴書事可知又從案  
上檢元詩先人手澤飄零盡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雜  
林求易得他年鄰架借應疑亦知長別無由見珍重寒  
陶件我時下注丁巳又九月九日廚下乏米手撿元人

百家詩付賣以供餽粥之費手不忍釋因賦一律廢之  
惜不知其里居願未耳按丁巳閏九月乾隆二年也  
厲太鴻詩自注有康熙壬寅事康熙有兩壬寅元年與  
六十一年也太鴻生時自應指六十一年然千古而後  
誰能知之故年次但題甲子古人本無其例既已開斯  
簡便之法便應立法使之無弊故余嘗推論年號題甲  
子者止且施于承上之文如康熙年代既有元年壬寅  
之文其下癸卯甲辰可以推測而知從簡可也及至雍  
正改元亦必有元年癸卯之文然後甲辰乙巳而下從  
簡可耳雖古今紀年再周甲子者甚少然立法自應無  
弊也

丙辰劄記

妻

王伯厚言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否泰諸葛孔  
明止五十四法孝直四十五龐士元三十六而年過七  
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昔人謂有明傳十七世宣  
宗孝宗令主而短祚世宗神宗御承其年亦明之不幸  
仁宗尤可惜也  
朱子欲于武侯傳末略載子瞻及孫向父子死節事南  
軒不以爲然謂其智不足稱宋儒論人多刑充其所論  
古來以死殉節者大率智不足稱者也卽武侯成敗利  
鈍非所逆觀亦似智不足矣似此何以持論陳壽之傳  
未爲不知武侯南軒本屬多事  
困學紀聞謂豐城劍氣其說出雷次宗豫章記唐人作

晉書不應取此類師古注漢書凡著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此說良然近日方志方以廣收博采為能事如有新異而不收錄必以挂漏遺譏矣然方志之體不知皆古國史之遺今人固不足與知而古之方志若雷氏豫章記者豈少也哉宜乎近日作者之更無持擇矣

困學紀聞以梁武通史元濟陰科錄高氏小史引起通鑑以謂自書契以來所無此以通徹前後古今成一家言為例耳閻百詩謂王氏似誤以通史為編年類則王氏不若是憤憤也又云玉海以通史入雜史類不入編年類得之則又非也通史自屬紀傳正體豈但不入編

丙辰御記

堯

年即入于雜史又豈云當乎由閻氏意中以今存二十一史為正史此外非類于學校不得為正史耳然則五經存而樂經亡豈樂可不列於經部耶見亦拘矣

菸草今淡巴菰也說文訓菸為舊音同於今菸音煙

方維儀適姚孫榮夫天請大歸守志女士能詩文

釋大回會稽人延慶寺僧與修承樂大典

雲漢詩滌滌山川朱傳謂山如洗也說文作薇薇山川

云草木盡也鄭風溱與洧說文作涓與洧訓洧說切長

發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坂而徐錯乃云今作伐殊不可

解曹風野蠲掘閣說文作掘閣說文又云周書武王與

紂戰于毋野毋牧音相近也論語會為泰山說文作管

為泰山說文又云古人恆從月詩曰如月之恆

王伯厚云陶淵明誄稱有晉徵士南史不應立傳何此贖云卒於宋代立傳何妨余謂二君俱未識史家補傳之例也凡前史所闕後史皆得補之宋史唐六臣傳褒貶雖各有取而例自善也豈特傳可補志表之屬苟為前史所闕後史亦當補之如唐人修隋書而別修五代史志後人取以附入隋書今人直稱為隋書志矣然唐人修隋書時五代志併入隋書義無不可序例申明其故可也班史地理上追禹貢職方五行詳備春秋祥異皆補馬之缺也

丙辰御記

本

徐陳應劉二時俱沒魏文帝與吳質書云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則別集亦不始於羣虞矣

丙辰四月二十三日遊于北城三皇廟乃藥肆公建所謂藥皇廟也殿有孫端人編修所製碑文其發端意謂神農本草當祀而養黃子義無取下云有功於民皆得通祀解釋藥王並祀三皇之義殊屬勉強古聖孰非有功于民必以義農黃帝為醫藥祖即按神農有本草而黃帝有素問靈樞此為醫藥明徵安得謂黃帝子義無取禮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疏引別說云黃帝鍼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抗大宗謂鄭康成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世不知其何所本孔氏正義蓋不取鍼灸本草之說也抗引鄭說果有

出處則尤足爲三皇暨祖之證矣然今禮注鄭氏並無  
執農黃帝爲三世之說杭氏不知何所見也俟考

關聖廟侍周將軍倉史傳並無明文而小說載之儒者  
所弗道也然歷著靈應似非全誣山西通志云周平陸  
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于臥牛山上遂相從樊城之  
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與三國演義俱合但未知  
有所證否耳

遼金元三史人多同名如元有五伯顏四脫脫余有兩  
婆廬火三婁室遼有兩蕭韓家奴其類甚多汪上湖韓  
門級學嘗論及之且云或謂譯無定字同名者不妨易  
換同音之字若遼之耶律撻不也與耶律塔不也撻塔

丙辰劄記

奎

異文阿里海牙與阿禮海牙里禮異文可以示別汪氏  
以謂同者太多勢難盡變是固然矣抑有未也譯取同  
音本無定字史官以私意改易字形取其易于分別耳  
假如撻甲而塔乙里丙而禮丁惟史官得自知之他處  
紀載仍可彼此互換或一槩無分蓋本無一定不易之  
義例其勢自不能盡人皆心喻也故汪氏之說徒慮太  
多不能盡變不知縱能盡變其勢亦不行也又云金有  
兩婆廬火皆太宗時宗室以在後者附前有兩說可省  
丙族之護衛又同守河中因合爲一傳兩藩察六斤一  
與謀逆一守門不肯從亂並見胡沙虎傳分其所分合  
其所合金史創其例似可爲法也按金史創例固未足

以立訓而汪氏以爲可法則亦不知古人之大體矣夫  
窮則必變變必求通而後可垂久凡事莫不然也史家

發凡起例當爲後世師法遇此等參差之事皆爲前代  
所無而後世之所必不免者尤宜立法以濟其窮豈可  
以巧術小數穿鑿私智苟免已責而不顧後人之難爲  
典要哉夫對音繙譯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  
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撰爲同  
名考將全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  
考別勒爲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豈不軒目豁  
心可爲久法又何苦心曲意斤斤于列傳分合之間求  
識別乎且史家詮配列傳自有精義或以事聯或以道

丙辰劄記

奎

合或以類從或以時次其常例也至于老莊申韓之異  
操同歸屈原賈生之絕代同錄霍光日禪之敬肆非倫  
夏侯諸曹之宗戚無辨古人比事屬辭其道通于神明  
變化別有專  
篇討論是如何絕業也而區區以名字之同強爲  
分合則亦無異兒童數枚之見矣況人名豈盡限於列  
傳本紀志表參差雜出即使列傳可分閱紀志者又豈  
能皆悉歟夫不明於法度而惟以小慧苟爲彌縫未有  
不反失大體者也

三國演義因爲小說事實不免附會然其取材則頗博  
贍如武侯班師瀘水以麩爲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厲鬼  
正史所無往往出於稗記亦不可盡以小說無稽而斥

之也

演義之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後敘昭烈關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荏苒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慎自命卻因有祭風及製造木牛流馬等事遂撰出無數神奇詭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采之間直似水滸傳中吳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不知禮者演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關公顯聖亦情理所不近蓋編演義者本無知識不脫傳奇習氣固亦無足深責卻為其意欲尊正統故于昭烈忠武頗極推崇而無如其識之陋耳凡演義之書如列國

丙辰制記

志

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西遊金瓶之類全憑虛構皆無傷也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學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義之屬雖無當於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於勸懲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實錯雜如三國之滑人耳

汪鈍翁撰唯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管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臣忤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

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測之且

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為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因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辭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為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為張為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為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于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

丙辰制記

志

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唯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唯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亂於辭為順蓋突起似見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者于此等留意辨之必有長進以上二條應附表忠觀碑後

義之流桑棧甫嘗為之序  
桑棧甫名調元錢唐人雍正癸丑召試通知性理賜進士授工部主事有五嶽集棧甫集  
李耆卿文章精義論文極佳但亦有不盡然者為摘辨之論五代史李云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敘音

獻公驪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按申生一事誠如所言然必從繁簡立論則儘有繁或勝簡之處不可一例拘也且左傳包涵富有如武庫甲兵利鈍雜陳勢自有所不免檀弓短書小記易爲精潔棠湖清泉不可與洪河比涓淨也

李云莊子易之變離騷詩之變史記春秋之變誠哉是言但所云莊子易之變者當是寓言假象從易象來耳非談元理之謂也魏晉人以老莊談易乃說經者之變非經之變也

李云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國風來入書從禹貢周官來此不盡然世家從國風來或有其理本紀全法春秋

史遷隱然以十二紀仿春秋十二公矣李氏亦謂史記

李

爲春秋之變其變而未離其本全在帝紀豈得謂二雅乎入書全本六官不必言禹貢也既言禹貢周官則當併及洪範矣蓋尙書至東周而流入春秋部次夫子筆削有明徵矣

李云文章不難于巧而難于拙不難于華而難于樸其言極是後人學古只從古人文辭警策動人處加意揣摩而于平淡無奇之處忽略不復在意不知平淡無奇之處孰辭宅句均有法度關於大體苟爲平淡而不加之意則試于此等處執筆效之求能免疵病者鮮矣

李云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屈子氣悲史記氣

勇漢書氣怯漢書豈可謂之氣怯疑怯字爲恬字之誤李云歐陽本論以謂吾道既勝浮屠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此又不然歐公本論欲于趙宋之世盡復封建井田學校是謂僑生紙上之空談可說而不可行者也且其大旨不出退之原道篇中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一語豈可謂勝於韓耶

李云傳體先敘事後議論獨巧者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伯夷傳之風此言不然文集傳體不與史傳同科王承福傳本是寓言並非真正傳體故李漢編入雜著明其爲立言而非傳人也且通篇全爲議論何有敘事其引端數語不過爲論勞逸作緣起耳安

有夾敘議哉又此類古人甚多柳氏梓人傳郭橐駝傳

李

皆爲一例安可與史傳比至太史伯夷傳蓋爲七十列傳作敘例借由光讓國無徵而幸吳太伯伯夷之經夫子論定以明己之去取是非奉夫子爲折衷篇末隱然以七十列傳竊比夫子之表幽顯徵傳雖以伯夷名篇而文實兼七十篇之法凡起例亦非好爲是議敘之夾行也

余嘗論各部通志與府州縣志各有詳略義例不知者相與駭怪余取譬于詩文之有命題各有贏闕之量不容相假藉也如皇甫士安爲左氏作三都賦序設吳魏蜀都三篇當時又各有爲之序者義亦自可並存若皇

甫氏別無取義但綴合三序而為一序又或各為序者  
分析皇甫之序以為三篇其說尙可通乎曹元首作六  
代論其有分論虞夏商周秦漢者割裂曹氏之論析而  
六之或先有六家之論曹氏合而一之天下有是理耶  
陳氏撰三國志其後蕭常郝經謝陞之倫改造季漢積  
漢諸書意在尊正統耳然世代相去久遠所徵事實無  
有出乎陳志及裴注之外也而其發凡起例分合詳略  
之閒果否可以分為陳志而合為蕭郝謝氏諸書則亦  
不待明者而決矣李百藥撰高齊書矣其子延壽撰南  
北史敘述高齊豈能徒藉父書無變例歟

蔣春農舍人 宗海 跋下學堂書目為孝威前大學士熊

兩辰御記

李

公賜履之書曾于揚州見之海甯故大學士陳文勤公  
世信 屬蔣購得之為書六冊一百二十四卷六冊之書  
乃有如許卷帙大約分類繁多或每類為一卷也但蔣  
敘其答陳文勤似見此書刊本又云實公親筆書又不  
似刊本矣又云兼道釋二藏收載至十餘萬卷之多而  
時代先後殊少倫次宋元以前舊槧及鈔本具在而目  
所未列者豈所云嗣有所得將別成一錄而此特其草  
創者耶則蔣君亦疑而未定之辭熊公書目題辭自在  
全集陳文勤本出熊孝威之門蔣又出文勤門云  
蔣跋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云右唐雲麾將軍李思訓  
碑北海太守汲郡李邕書并撰考其與名畫記及唐書

校誤者三碑作右武衛與宗室傳同而世系表及畫記  
皆誤為左一也碑作彭國公而記作彭城二也碑載思  
訓父華陽縣公而世系表作郡三也又名畫錄載天寶  
中召思訓畫大同殿壁云云今碑云開元八年六月合  
附陪于橋陵園則不得至天寶年也又按名畫記李思  
訓即李林甫之伯父一家五人並擅丹青注云思訓弟  
思晦思晦子林甫林甫從弟昭道林甫姪濬今宗室世  
系無濬名所謂昭道即思訓子官至太子中舍思訓稱  
大李將軍昭道稱小李將軍由來久矣

蔣君擬言氏家譜序云子游五十二世至宋兵部侍郎  
雲陸祥符六十二世敷文閣直學士通出知紹興府卜

兩辰御記

李

居山陰於是山陰有言子嗣諸生世承則七十二世孫  
也嘗攜譜乞序于蔣蔣為倡助糾合同志得三百金歸  
奉祠祭按子游為吳人墓在今常熟縣與太伯墓相近  
余幼時聞山陰言子有後裔稱言孝思者常以先祀謁  
於縉紳必世承也但兵部至敷文皆在宋代而相去十  
世敷文至世承歷元明至今幾五六百年而相去亦止  
十世不知何以年代懸殊當借其原譜考之  
江端光劍潭助教母梁氏年未三十守節又十四年而  
劍潭鄉舉梁所著有晚香詩集見蔣君序  
吳杉亭舍人乃父文木先生著詩說七卷不偏主漢宋  
門戶亦蔣序云

蔣爲新安汪荇川作青囊心鏡序不見其書而爲之序  
難強索也而撰歐陽氏堪輿理數略序云三元九星之  
說差爲近古自唐一行亂之後人知其非而不見古籍  
遂不得而專講巒頭既知巒頭之不足以盡地理也而  
於是雙山三合乙丙交而趨戊及黃泉入煞等語似近  
理而實不盡然明季雲間蔣大鴻得不傳之絕學著地  
理辨正天元五歌諸書縱橫博辨曠若發蒙然其言引  
而不發不曰另有口訣則曰機不可洩讀者徒河漢其  
言歐陽氏爲蔣氏之學者也出所著堪輿理數略一書  
文不過二千字而崇正關邪提綱挈領瞭如指掌至山  
龍與平陽葬法判然不同時師合而一之此昔開口道

兩虞衡記

卷

破至論天 心十道阡穴差錯則又云另有口訣則未  
暢也

蔣君有宋介三文鈔序乃因周幔亭刪而請序也余於  
乾隆辛卯之冬與故學士邵二雲聚于太平之使院邵  
出介三文鈔有明季遭亂婦女之死節者數通俾余與  
朱先生據宋氏文而改爲之蓋宋君所敘事多可采而  
文不稱也余雖有改撰而自嫌未善旋棄其稿朱先生  
集尙有江都羅仁美繼室李氏歛人洪志達妻葉氏二  
傳皆本宋介三文而改撰者也宋文雖不多見而邵君  
所攜則頗惜其有志於古而不習於文今蔣君序稱其  
文剽削太過不知卽是其人否也果卽其人則文理猶

未調習非僅剽削之謂也邵君所云蓋歙縣人其名曰  
和蔣君序而周刪之者不知何名何里或偶同姓字未  
可知也

檀弓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評者謂疊用三之字句法  
之妙又石駝仲卒章疊用四沐浴佩玉句評者又謂文  
之妙於繁者檀弓之文誠古然佳處卻不在此如云南  
宮縉妻有姑之喪句自簡明無弊何爲必疊用之字見  
長石駝仲章但云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人從之石祁子否曰烏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省去二重疊字未嘗不妙夫經傳成文流傳已久豈可  
妄議增損字句但必謂古人文辭佳處在此則傳會之

兩虞衡記

三

見矣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若夫虛字憑空而起自  
是記家刪節古書原文而刪改有未盡者故猶存蒙上  
文勢耳評家又謂是古人文筆之妙此誤初學不小也  
經傳文辭原有不可法者一則古今語異如先儒所論  
三盤八話當日祇是常語而後人不解轉以爲古是亦  
不可效也一則流傳訛誤或字形同異或語句衍脫其  
有經先儒正定者尙未敢決爲必是況有先儒所未及  
論列者乎闕疑之說不特詰義爲然論文亦當知此理  
也

近日才人風氣好逞繁博而不甚求文理之安故於辨  
難之文據故拾典如經生之對策意在標炫所有而諦

審義意與其所辨之旨往往不甚比切或至反相背馳  
覽之殆不覺失笑也有與余爭論地志統部當主布政  
使司者余謂舊制固然乾隆地志當以巡撫部院為綱  
此事余別有專篇討論不更綴矣其人不專撰一書  
攻余凡所徵引多與本旨無涉亦詳于余所辨正之篇  
矣然余所辨取足表明義例即止其原書徵引之繁人  
一望而皆可其無當者余亦置不較也有詢余今布  
政使與宋轉運使體統異同余詰所謂則云此言亦見  
於是君之書余覆按之則云明制立布政使即宋轉運  
使之遺意此大不然轉運本漕粟之官宋人借為部領  
諸路非若明制布政使原為分部專稱名義較宋為正  
並非仿宋為之其異一也宋之轉運實有兵權故得稱  
為漕帥體與近代督撫相似與布政使之不與軍政者  
事不相類其異二也宋初但有節度統領其後官制紛  
更制置安撫觀察諸使沿革不一轉運部領諸路並非  
一代定制可如明布政使司專取以畫統部其異三也  
然此事實與辨別地志篇目毫不相涉故余明知其誤  
而不置議耳若為此君辨地志篇目之本意計之此無  
論明布政使果與宋轉運使同否皆不當引為證也蓋  
引此為證則但須就其言以詰之若曰布政既仿轉運  
而宋之地志從無以轉運分部則明之地志亦不當以  
布政為分部矣其實余所辨者為今制耳明志與雍正

丙辰劄記

主

已前地志自當以布政分部正為與宋之轉運非一例  
也今泛引至此是本欲駁余而反投余以矛盾之隙也  
是本欲謂余今制改稱之非而反若自露明制及雍正  
已前地志其稱布政則已非也夫以刺意攻余之文食  
多炫博乃至反似助余而且過于余之所欲直也然則  
學問之設豈將以為文章之蠹賊乎 宋志政和七年詔改節度觀察  
留後為承宣使即軍名以改者  
自行束修前人以束修為整肅修潔不主修脯言此則  
鄙夫叩竭及誨人不倦等義多通然以下文不憤不啟  
等意例觀之則修脯之說于義為近聖人固誨人不倦  
然亦必驗其誠量其有可造之質豈必以修脯義為歎  
哉

丙辰劄記

主



等例然豈可爲本紀乎后妃列于本紀華崎諸人之陋也然呂后事具列傳而臨朝政事則於本紀書之足徵義例當分而非因其人以定尊卑也由呂后之紀傳分載推之則本紀祇當式法春秋上備天道下繫人事而止卽帝王一己之事不關大書特筆例者皆不當以入紀紀傳之體判如方圓水火之不可相混乃是史文體例有然而非有關於尊卑褒貶之義法也今諸史本紀自尹歐以還皆已知大書特筆之例矣而猶有可議者如帝王生平行事轉爲編年隸事所拘反較諸臣之傳爲略也夫篇首述其母系與夫產祥幼慧之類篇終總攝大略與其一二言動幾于千篇一律史臣拘於文法

內歷制記

方有難暢之勢而究其義例卽此篇首篇終寥寥數語亦屬例傳之體而非所施于本紀矣惠公元妃之文古人不採雜於春王正月其例自可推也然則帝王之事於本紀外必當別爲列傳冠于后妃宗室諸傳之首然後春秋經世之旨可得而明也穆天子傳亦古書也帝王並非不可稱傳開國帝王敘其草創締造往往先占篇卷不知此亦當入傳也至於事迹詳者或借前代編年劉子元謂其事出於不得已不知此亦當入于傳其追諡追尊帝王不妨如世家之繩貫而下卽湯君劬主廢貶之君事迹無多亦不妨如列傳之附于父兄傳末惟后妃皇子義別尊卑自當別自爲篇不得如臣庶之傳可以因夫及妻

因父及子也夫紀傳之史原於司馬彼時實以十二本紀上擬春秋非紀傳與編年截然爲兩部也

丙辰會試磨勘試卷策問元史河渠志稱耿參政祭祀志稱田司徒蓋謂史文宜直書名不當書其官也進士對策乃云耿參政之河渠志田司徒之祭祀志是直以二人爲作志之人也部議疵謬罰停殿試一科此寬政也身列賢書而未見元史荒陋不必言矣且策問所言必有原文斷不應誤看志中所稱之人爲作志之人以此推之其人文理尙未通也似此文理不通之人竟當斥革無足惜也蓋對策令式原云十不憶五在所撰棄若疵謬則當有所分別記憶本無錯誤所言不合問指

丙辰制記

此可恕也積至三處問一可也記憶不真問甲而誤對爲乙於情理不甚懸殊此猶可原每一處罰停一科可也若情理懸殊如稱唐之王源洋明之沈歸愚或文理不通如耿參政河渠志田司徒祭祀志此乃萬無讀書之理必當屏斥而無所可取者也科舉嚴而侍進少則真才易出矣

胡粹中以編年之書自題元史續編何至誤認爲元史作於胡粹中進士甲科如此荒陋無怪人之輕視之矣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盡或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爲所誘徵詩刺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

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乃更有疑妄無知婦女自題其詩為浣青集謂兼浣花青蓮之長則不必更問其詩其為無知無恥之妄人不待言矣為之夫婿不但不知禁約而反若喜之嗚呼彼之所喜正君子之憂也

世傳朱子四時讀書樂七古四首朱集不載仙居縣志云縣人翁森字秀卿宋末隱居所作又傳朱文公治家格言亦明人朱柏廬所為柏廬名用純字致一崑山人元劉壎隱居通義言陸放翁之周旋韓侂胄則牽於愛妾幼子之過也其事亦宜詳考

兩辰劄記

惠士奇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此可謂專退自封之學究作頂門鐵

朱子儀禮釋宮乃李兆珪之書朱子嘗錄之耳

周禮冬官未亡之說始於宋俞庭椿復古編其後襲用者多矣至明郝京山乃謂冬官之闕取水藏其精之義則支離附會更不成議論矣

古經傳文不可解者多矣疑者闕之先儒傳記誤者辨之方苞氏嫌周公踐阼之說而直刪文王世子之文妄誕甚矣

朝廷詰敕推恩臣下有受恩撫育之伯叔父及外祖父母若庶母及庶祖母皆得陳情以其官誥地封地贈此

令典也夫官爵身外之物故可推地若忠孝節義事關表揚則必因本人所有雖孝子慈孫不能以己之忠孝節義推地於其父母古今之通義也乃世風不古飾偽成風則以學問文章推地於所親愛大可笑也豐坊魯詩世學則以偽撰褒其三世毛奇齡仲氏易則以偽撰地封乃兄往在都門有庸妄子醜記駁雜而不貫於文理凡有聞見用小紙籤夾於書冊亦有精華亦有糟粕不皆當也而其人自負以為淵博其時適有鄉人病卒是人素與情親因無力致賻則曰當以其書夾籤贈使刊列其名識者哂之雖然若輩不足道也毛則英雄欺人歐陽五代史記徐無黨注則賢者亦若是乎

兩辰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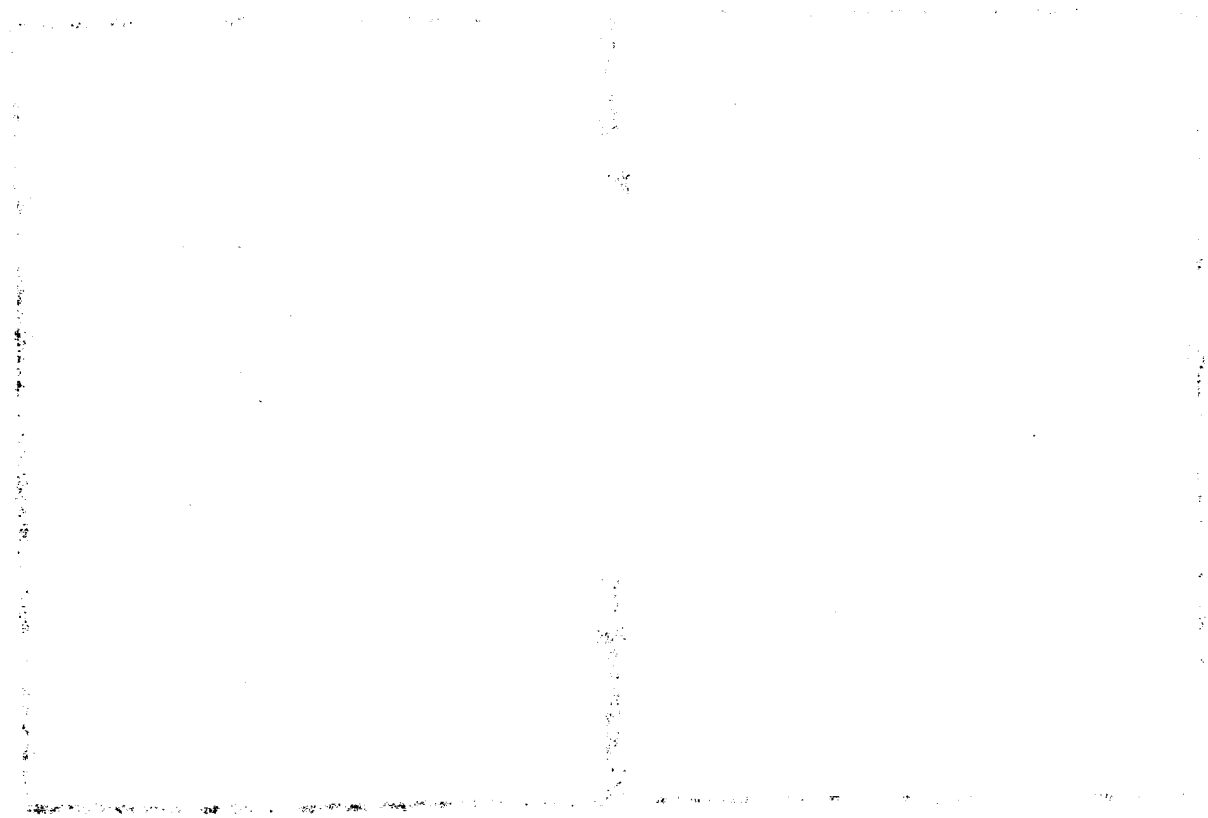
賀若弼進平陳方略隋文帝曰我不好名公宜自勒家乘隋文未為令主然已能為是言忠孝而當於理聖人當先為之夫子刪述六經不聞歸功叔梁公也亦不聞歸功魯哀公也

馬班之史皆出家學自序皆申明之其闢揚先美可謂孝矣前人乃譏因襲父書而遷推先德非乎允也然遷書與談本無異指故文辭無所識別固則承父之業而自闢門戶為斷代專家之祖不比彪之後傳猶沿遷史緒餘者也故於世祖諸篇別出彪名以明所受此則義例有然其實無殊致也蓋以六家宗旨而論彪為通史再傳固為斷代之祖不相混也

丙辰劄記

丙辰劄記

考



文

翠

軒

箒

訖

四

齋

	文
	翠
	軒
	箒
訖	
四	
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207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60637  
TEL: 773-936-3300  
WWW.CHICAGO.LIBRARY.EDU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207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60637  
TEL: 773-936-3300  
WWW.CHICAGO.LIBRARY.EDU

交翠軒筆記序

大名試院之後庭有古柏二株繁蔭翳日鬱枝摩穹天  
矯孳攫奇態萬狀甫里怪魁之松樂圃並秀之檜殆無  
以過前學使德文莊公顏其室曰交翠軒余一剖郡符  
再假多節皆以試院爲視事之所坐嘯畫諾日與蒼官  
相對暇則考訂金石瀏覽墳籍或與賓從寮佐擊篋分  
韻有得卽隨筆疏記積日成帙受代以後編爲四卷卽  
命曰交翠軒筆記夫以經術飾吏治用弦歌化民俗亦  
爲政者所不廢若謂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則吾豈敢道光十六年龍集涓歎招搖指亥旣  
生竊就李沈濤白敘于樊輿寓齋

太平寰宇記唐魏州漢乾祐元年改為大名府案五代史職方考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是唐時已有大名府之稱然不見於新舊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圖誌惟舊唐書田承嗣傳建中三年田悅與朱滔王武俊李納並建國號悅稱魏王以魏州為大名府亦見新舊藩鎮魏博傳舊書又稱建中四年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吏歸國則大名府之廢當在此時然有唐中葉以後強藩跋扈民俗知有鎮將而不知有天子故雖

交翠軒筆記卷一

建置未久而相沿為稱余在郡北恆山得大中六年魏博別奏劉公故夫人郭氏墓誌一通其文曰夫人太原盛族遠祖因官遷居於大名云云又於元城之隄口村得龍紀元年魏博節度知兵馬使羅公神道碑一通亦云魏曰大名作我口趾是大名府之名自田悅僭置以後終唐之世未嘗或改故歐公云然又歐陽忞輿地廣記魏郡自代宗後為田承嗣史憲誠何進滔羅洪信所據曰大名守柔承嗣卒于大曆十四年而悅之僭竊在建中三年歐陽氏以為始于承嗣微誤

左傳閔二年晉獻公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魏大名也萬盈數也後人因以魏府為大名府

見吳處厚青箱

雜案史記晉世家引服虔春秋注魏在晉之蒲坂杜預注據漢書地理志以為在河東河北縣元和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春秋時晉獻公以賜大夫畢萬是春秋之魏在漢為河北縣在唐為芮城縣在宋為永樂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有永樂故城是魏國故地宜在今永濟芮城之間若魏郡之魏縣漢地理志注引應劭曰魏武侯別都與畢萬所封奚音風馬牛田氏以強藩僭竊武人不學誤以為萬之始封在是致啟大名之稱五代當干戈擾攘之時未暇深考遂復舊名宋以後因仍弗改歐陽忞以漢乾祐為失其失固不始于乾祐也大名舊城有狄梁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二

公祠堂碑為田宏正重建公祠時所立馮宿撰文胡証正書并篆額是碑不載集古金石二錄惟見于陳思賢刻叢編及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碑實正書而通志金石略誤以為証八分書則漁仲亦未見此碑也碑不著立時年月而文內有元和壬辰及越十月厥功成之語則當在元和七八年間首行書大唐魏府狄梁下案田悅升魏州為大名府宏正時蓋已廢大名之稱而仍都督府之名故不曰魏州而曰魏府馮宿結銜稱朝議郎行尚書虞部員外郎上柱國舊唐書馮宿傳載宿由太常博士轉虞部都官員外郎在元和十二年以前正與碑合新書但言都官員外郎則漏略矣胡証結銜稱口口等



州節度副使朝議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  
賜紫口魚袋案等州上當是魏博二字紫下當是金字  
舊唐書胡証傳田宏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  
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考唐制檢校兼  
守判知皆非正授之員而兼與檢校故自不同自當以  
碑爲正碑文可讀者十之七八漫漶者十之二三文中  
言梁公由彭澤令授魏州刺史卻走契丹及折公節度  
魏博奏葺舊祠皆與新舊書狄仁傑田宏正二傳相合  
銘文有眾心城城語案眾心成城見國語古成城二字  
通用城蓋即成城漢司隸校尉石門頌以西城爲西  
成隋澧水石橋碑書成爲城都可證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三

開州皇城內有宋真宗回鑾詩石刻畿輔通志真宗駐  
蹕處內有離宮文彥博嘗刻御題幸澶州詩于其中開  
州志載其詩曰我爲髮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夏日  
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羣兇竄北荒堅冰消巨浪輕  
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回旃  
躍龍驤石刻字已剝落精拓之得二十餘字其題乃爲  
契丹出境四字考之宋史真宗幸澶州二次一爲咸平  
二年一爲景德元年咸平二年由澶州駐蹕大名契丹  
已敗于威虜景德元年則與契丹盟誓後即發駕還京  
此詩題契丹出境又有回旃之語自可定爲景德時所  
作史言十二月壬午幸城南臨河亭賜鑿凌軍繇襦詩

亦有堅冰消巨浪之語正與史合又續通鑑長編載仁  
宗至和二年詔真宗幸澶淵有御製親書回鑾詩存于  
州廨其令刻石以藏之是此詩之刻在仁宗朝爾時路  
公判大名府並未知澶州通志以爲公之所刻未知何  
所據也

永年縣西六十里莫山一名狗山上有石刻隸字一行  
云趙廿二季八月丙寅羣臣上醜此石北以晉書考之  
知爲石虎時所刻案晉書載記石勒以太興二年稱趙  
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後廿二年爲石虎之建武六  
年當晉成帝之咸康六年是年虎伐燕不克而還謁石  
勒墓朝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至鄴設飲至之禮由襄

交翠軒筆記卷一

四

國至鄴廣年即今之爲必經之道君臣會飲當在此時  
說文西郛醜主人進客也不宜施之于君上此上醜當  
卽上壽醜壽皆從焉聲古字得相通假元和郡縣志云  
臨洛縣狗山武德五年太宗親討劉黑闥于此立營廣  
平府志言此山有唐太宗碑蹟余求之不可得轉獲石  
趙時刻石乞漿得酒亦自快意

老學庵筆記大明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上  
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案大明當作大名乃  
刊木之誤呂頤浩燕魏雜記北京隆興寺佛殿兩楹簷  
下有魏宮彈碁局魏文帝時款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  
鄴城臺榭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

寶匱當日爲誰開飄零久已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  
此藝不傳真可惜摩挲聊記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爲  
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宋時以大名爲北京今隆興  
寺遺址猶存仲至此詩宋詩記事亦失采

磁州鼓山石聖臺卽金泰和二年鳳皇見處石窟內有  
隋時所刻華嚴經計萬餘言字畫極爲秀整又有大字  
般若經及造象題名甚多邵武楊古生太守光瑣句當

公事親至其地搜剔得之因拓以見胎內有開皇四年  
翊軍將軍順陽郡某開皇四年王輝兒開皇八年袁子  
才三造象爲最古其佛弟子字或作弟或作弟案古次  
第字只作弟隸變作弟後又轉爲第玉篇始別出第字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五

觀此則知六朝以前弟第二字尚通用唐以後乃判爲

二字矣其次字作次妻字作妻皆當時別體字

孫淵如觀察寰宇訪碑錄載宋政和三年宗城縣新學  
記金正隆三年宗城縣新修宣聖廟記皆注直隸大名  
余在大名求之不得因考宋金之宗城縣卽今廣平之  
威縣乃微威縣教官訪求則二碑俱在學中惟拓以歸  
蓋宗城在宋爲大名屬縣金改屬洺州又增置洺水元  
初省宗城入洺水憲宗二年自井陘移威州來治至正  
中省洺水入威州明初降爲縣我

朝因之觀察但見宋史地理志宗城爲大名屬縣卽謂  
碑在大名失之矣

大名縣志載府城西南隅普照寺乾隆四十七年居民  
掘土得元總管劉珪墓碑余于寺內外求之不獲郡人  
亦無知其事者竊意出土未久何遽斷毀無存及觀明  
邑人張銓五鹿山房集游普照寺詩有石留元相碣之  
句則知志書乾隆年開出土之說本不足信詩又云松  
老漢人枝今漢松亦不可見然珪官總管非平章詩稱  
元相亦誤

余在長垣蘧子祠中得魏興和二年造象面作一佛二  
菩薩背有銘文八行行十字又一行二字共計八十二  
字曰維大魏興和二年歲次庚申佛弟子程榮以去天  
平二年遭大苦霜五穀不熟天下人民餓死者眾榮見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六

此苦卽發洪願死者生天生者飽滿奴婢者解脫復願  
龍王權欣雨澤以時五穀豐熟萬民安樂常行善福坐  
上左側題名三行行六字曰施石主程昌犁邑子程子  
高同邑子程崇同造案興和爲東魏孝靜帝第三改元  
天平亦孝靜年號去天平二年中遭大苦霜云者蓋是  
年隕霜爲災魏書孝靜紀天平二年但載春之旱而不  
紀秋之霜蓋史書之漏略矣漢樊毅復華下租田口算  
碑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白石神君碑去光和四年  
三公守民爲無極山求法食此云去天平二年猶用古  
句法銘文苦字作苦行字作行皆當時別體字其穀字  
作榮雖見山海經及尚書大傳然亦隸變之俗體也此

像今供養十經齋中又有興和四年造像碑在黃門里作邨大留寺銘文刻于碑陰云大魏興和四年歲次壬戌十一月五日大吳村合邑一百人等敬造石像一軀夫予津澄口幽坿淵崇白非洞識真假明鑿生滅焉能開心口像啟悟修立云云遺詞秀雅自出當時文士之筆惟磨泐過半不及此象之完整軀即軀字余在曲陽得一造像文曰大齊武平四年歲在癸巳五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邑主尼法元等敬造思惟一偃上為皇帝陛下復為七世師僧父母下為一切眾生俱時成佛都維那輔仲邕維那蘇世望中正梁貳洛埒顯法想邑人劉清零段伯儒石仲邕蘇景珍周醜奴薛多寶賀若方伯丘奚倪梁念學元子讓奚顏淵比干業洛楊德正白善德李丁明形子才輔阿暈案魏書釋老志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齊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翻譯名義集維是綱華言也那是梵語譯為知事蓋即今之僧綱司然觀北朝碑像都維那維那皆不盡以僧為之北齊官制州郡縣皆有中正其秩在丞之下功曹之上見隋書百官志偃即軀字之別軀偃皆從區聲北朝造像中或作偃或作軀猶得六書同聲相假之意蟬顯法想當是二僧名蟬即靜字後漢書崔駰傳蟬潛思于至曠注與靜同聲即暉字零即靈字姓氏書無形姓蓋即那字二字同聲相假款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七

釋梁相孔耽神祠碑消邢瘦腊隸續防東尉司馬季德碑消邢幽門皆以邢為形此蓋以形為邢北齊書邢邵字子才此邑人名偶同其字非即邵也又在正定得一造像文曰元為元年十二月廿一日佛弟王壽君上為國祚口口哈叻同敬居家眷屬恒歸佛界說文無哈字篇韻皆訓為魚多兒淮南子汜論訓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注哈口也義皆非是此蓋合字之別耳佛弟下奪一子字六朝造像字畫工整者極妙此像恠悖尤甚諦視之方可辨識然一種古拙之趣斷非近人所能贗造與前武平造像均攜歸十經齋中此象今贈女夫韓小亭農部 泰華 矣

請城劉晏亭大守喜海營于正定得造像一區文曰大隨開皇十六年歲次丙辰四月癸未朔八日庚寅青信仕佛弟子李鍾葵妻馬怡為女箱妃敬造觀世音石像一軀願亾者生天現存受福隋字作隨與開皇十二年杜乾緒等造像銘正同足見去疋為隋之說之謬青信仕即清信士北朝人名鍾葵者甚多此亦其一耶仁寶楊用修僅引北魏堯鍾葵陋矣魏書刑法志有張智壽妹容妃民女稱妃當時不忌此像晏亭已攜歸山左故余識輔金石志不載特附記于此

諸城李月汀太守璋煜寄余北齊尼道榮塗金造象拓本佛坐有銘數行云大齊河清四年歲次乙酉二月甲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八

寅朔一日甲寅比邱尼道榮爲法界眾生敬造供養共  
三十三字案河清爲北齊武成紀元其四年乙酉當陳  
末帝之天嘉六年周武帝之保定五年周書武帝紀保  
定五年正月甲申朔此云二月甲寅朔與史正合惟北  
齊書武成紀河清四年有正月辛未幸晉陽之語二月  
寅朔則正月不應有辛未恐是辛亥之誤資治通鑑  
陳文帝天嘉六年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賁等詣  
突厥逆女考之周書則爲辛酉今觀此象益信通鑑辛  
丑爲鑿然誤字也金石之有裨史學如此其文寅作寅  
榮作榮皆別體字惟日作○猶存古篆遺意  
大興徐星伯舍人松嘗以唐王仲堪墓志銘拓本見示

交翠軒筆記卷一

九

其石卽爲星伯所藏首行書唐故監察御史口行太原  
王公墓志銘并序撰文者爲族弟盧龍節度掌書記監  
察御史叔平不著書人名字或卽叔平所書歟大略言  
公諱仲堪字仲堪其先太原人五代祖冲徙居幽州安  
次縣又爲邑人弱冠爲燕趙間人本道廉察使賢而薦  
之西游太學大曆七年進士擢第解褐授太原府參軍  
事丁太夫人髮服闋本道節使奏充節度使參謀拜監  
察御史十二年冬十一月奉使于蒲春二月旋車自蒲  
旅次雲鄜以貞元十三年二月三日暴殞于望巖之傳  
舍年六十有四二月十七日殯于前東之別墅以其年  
四月六日遷神于前縣燕夏鄉甘棠原云云首行御史

下一字當是裏字唐書百官志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  
皆以御史爲之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或兼  
或攝諸使下官亦如之蓋肅代以後藩鎮跋扈諸使寮  
佐皆辟自幕府無復命自天朝故仲堪與叔平皆以幕  
僚遙拜監察御史又百官志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兩臺  
歲再發使八人春日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  
縣神龍初皆廢此云本道廉察使者蓋開元後節度皆  
兼觀察采訪等使故猶存廉察使之名而與武后時之  
廉察不同所云十二年蓋卽貞元之十二年春二月卽  
十三年之春二月是時幽州節度使爲劉濟河中節度  
使爲渾瑊蒲爲河中治所仲堪蓋奉濟命使于瑊歸歟

交翠軒筆記卷一

十

于道耳文又有我相國彭城王方任以參贊厝謀之語  
舊唐書劉怱傳子濟貞元中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故有相國之稱而不言封彭城王則史之漏略也相國  
字跳行書厝謀空二格正如錢辛楣少詹所云當時河  
朔之俗知有節度不知有天子者舊史言貞元藩鎮驕  
蹇惟濟最務恭順猶儼然帝制自爲則其他更可想矣  
文中別體字甚多難以更僕惟廟之作厝則本說文古  
文字而少變耳  
唐李靖碑磨泐已久善本絕少溧陽狄筠莊上舍榮覽  
得一剪裱本較金石萃編所載多五十六字亦有萃編  
有而此本無者則翦裱時脫落也集古金石二錄皆以

碑為許敬宗撰王知敬書碑陰游師雄跋亦同今撰書人姓名均已磨滅不可考此本撰人結銜存侍中高陽郡五字案舊唐書許敬宗傳貞觀十七年封高陽縣男顯慶元年冊拜侍中三年進封郡公則此高陽郡三字下撰字之上當為開國公許敬宗六字敬宗進爵在顯慶三年金石錄以此碑為顯慶三年五月立正與史合石墨鐫華云碑下半磨泐上半完好考金石錄為許敬宗撰王知敬書云云似趙子函亦未見此五字者則此本尚在明中葉以前矣

石門方鐵珊參軍延湖寄余古銅器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有半廣一寸有半尚有穿孔廣半寸正方可以

文翠軒筆記卷一

十一

安柄末兌有刃面款識四字曰秉仲作用背文作斧形鐵珊題為周小鉞余考其形制與鉞殊不相類且鉞亦不應如是之小此器全似今木工所用之鑿殆即古之鑿也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從金業省聲段先生謂前以二又云鑿小鑿也從金斬聲廣韻十九錄鑿鑿也鑿義本訓為穿廣雅以其器可以穿物故命為鑿而器又自有穿竅亦得名為鑿古人制器造字其義精矣鐘鼎文仲皆作中此從小篆作仲廣韻鑿字注引古史考云孟莊子作案莊子天道篇輪扁釋椎鑿而上乃在齊桓公時是孟莊子之前即已有鑿此秉仲不知何時人文近小篆其在周之末造歟薛氏款識所載商秉中鼎秉

中爵篆法甚古與此秉仲必非一人

海豐吳子苾編修式芬寄示漢雙魚洗拓本中間款識

二行云建安四年七月造作口大吉羊富貴謝張宜用

作下一字與隸續中平獸洗款識第九字同洪氏釋為

用字然內從牛不從丰自以闕疑為是案金石書所載

漢洗款識有誌歲月者如陽嘉四年中平三年之類是

也有記地名者如朱提造堂狼造之類是也有用吉語

者如大富貴宜子孫之類是也惟積古齋款識內一洗

有董昌器三字又有一器有吳師作字翁氏兩漢金石

記中平二年洗有富世造字與此之謝張宜用皆識姓

隸續董氏二洗一款曰董氏難名好一款曰董氏器有姓無名蓋彼皆係官器此與

文翠軒筆記卷一

十二

董昌請洗乃民間私器耳東漢禁二名作器者謝姓張名宜用猶言實用或以張宜為名非也漢洗花紋或禽或獸而雙魚為尤多後世磁銅諸器率描雙魚實防於此春渚紀聞乃謂晉出帝獻魚盆于虜主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涌起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至今句容人鑄銅為洗名雙魚用其遺制云云小說無稽抑何可笑余近得銅熨斗一枚以建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熨人高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饗饗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跗正圓而稍穹徑一尺九分款識刻于跗上文曰大和三年二月廿三日

中尚方造銅慰人慰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百六案古  
以太和紀年者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後魏孝文帝皆有  
三年惟後魏孝文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太而此文爲  
大且字近漢隸定爲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  
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銕款識卽  
有中尚方造之文是漢時已有中左右三尚方通典職  
官云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是也淮  
南齊俗訓炮烙起于熨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注曰熨  
斗熨斗也紉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此與今高  
誘注異與御覽服用部所引許慎注同而加詳蓋卽叔  
重注文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紉欲重刑乃先爲大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三

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服用部引通俗  
文火斗曰熨是熨斗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晉  
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  
饗餐木獸形不知何以名爲人說文火部熨從上案下  
也从扌又持火以尉申縮也心部慰安也从心尉聲慰  
本从尉得聲故慰熨二字通用隋書李穆子渾傳尉迴  
反于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迴所誘遣渾乘驛往  
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于高祖曰願執威柄以  
慰天下可見六朝以前尉斗皆作慰而此又省火爲慰  
博古考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內府古器評中有  
漢慰斗一條云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畫炊飲食

夜持以行如銅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  
無異蓋伸帛之器耳故以慰斗名之案此則當日內府  
所藏但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款識因有刁斗之疑  
耳文曰重卅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秤之僅一十九斤每  
秤漢器文曰一筋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  
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

余又得古削一枚以建初尺度之長八寸三分脊微偃  
身屈刃在內刃下安拊拊末有鏤款識六字曰法通齊  
國八史案考工記築氏爲削鄭注今之書刀禮記少儀  
削投拊注拊謂把博古圖此器題曰刀筆史記蕭相國  
世家子壽爲刀筆吏猶孔子世家言筆則筆削則削古

交翠軒筆記卷一

西

人刀以書竹簡筆以書練帛刀筆自是二物惟後漢書  
劉盆子傳注以爲一物非是自應仍題爲削說文鷹部  
灑刑也平之如水鷹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法今文  
省金古文段先生曰許書無言今文者則重文法注當  
作古文省金又古文之重文今此器又省水作忝與齊  
刀法字相同可證齊刀或釋作吉或釋作寶皆誤齊字  
作永亦與刀文齊字相類劉向戰國策序云本字多誤  
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可見古文齊字正如此  
作所以誤脫其半卽成立字若如小篆齊字脫半不得  
成立字矣國字作或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一一地  
也口部國邦也從口從或段先生曰或國在周時爲古

今字古文祇有或字既乃復製國字鐘鼎文國字率皆  
 作或齊國諸史見春秋傳有太史南史此云八史蓋左  
 史右史外史內史之類莫得而詳焉博古圖刀筆無款  
 識積古齋據陳秋堂搨本僅一子字此器乃有文六字  
 尤可為寶器刃長七寸拊與銀共一寸三分戴東原考  
 工記圖乃刃拊各均又不著鑲甚誤以戴氏之宏通因  
 未見古器致有此謬金石之有裨經學如此

錢獻之別駕十六長樂堂藏一鏡名真子飛霜背上花  
 紋作一人林下鼓琴上有真子飛霜四字製造工緻今  
 歸阮雲臺相國師積古齋中錢別駕以真子為鑄鏡人  
 名余謂不然趙德麟侯鯖錄云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

交翠軒筆記卷一

五

貞子飛霜四篆字當即此鏡惟彼為篆書而此乃隸字  
 蓋當時所作不止一鏡耳貞真古通字貞子飛霜疑即  
 用伯奇彈履霜操故事六朝好子鏡背模範古人西溪  
 叢語言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顯  
 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  
 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云云此鏡蓋即其類余近亦  
 得一鏡背紋有二八問答之狀上題三行每行三字以  
 左行迴環讀之乃孔夫子問曰榮啟期答九字亦六朝

鏡也  
 余近得唐鏡二枚其一徑八寸八分內層花紋作海獸  
 形外層篆文銘三十二字曰湛若止水皎如秋月清暉

內融菱花外發洞照心瞻屏除妖孽永世作珍服之無  
 沫其一徑八寸三分內層花紋作龍鳳形外層楷書回  
 文銘三十二字曰盤龍麗匣舞鳳新臺鸞驚影見日曜  
 花開團疑璧轉月似輪迴端形鑿遠瞻照光來二鏡製  
 作精緻篆法楷法俱極妍妙錢獻之浣花拜石軒鏡名  
 集有此二圖一題唐海獸鏡一題唐盤龍舞鳳鏡花紋  
 尺寸銘文皆不差毫髮蓋即錢氏所藏之物也

余舊藏端硯一方以今尺度之長五寸廣三寸四分厚  
 一寸三分面微凹底空作有脚風字溫潤落墨形甚朴  
 古右側銘款曰爾之量能藏八斗才爾之腹能著萬里  
 官吁嗟乎瑞合千古斯文之助凡論硯質堅潤為上乘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六

此硯兼而優之珍賞文房魯直四十八字左側銘款曰  
 月落萬川澄澄秋水色比曉山凝煙而紫几席相親君  
 子友契金玉之交永寶無替黃庭堅珍藏三十七字銘  
 作盤空硬語字亦瘦勁有神其為涪翁舊物無疑惟銘  
 詞不載山谷內外集蓋古人偶然漫與之作未必盡皆  
 錄藁耳銘有著萬里官之語當在謫居宜州以後此硯  
 余常攜之行篋中

長垣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匡城集其地有夫子廟相傳  
 即孔子畏處余為作匡城考曰案論語子畏于匡或以  
 為衛地或以為宋地其以為宋地者蓋據莊子秋水篇  
 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及說苑雜言

篇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云云韓詩外傳亦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其說與劉向同而不言宋并不言匡夫百家之言率多抵牾與其證之于諸子不如考之于六經宋大夫之有匡簡子不見于春秋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于杜邱遂次于匡杜預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匡爲衛地承匡爲宋地宋有承匡而無匡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莽曰長固注引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續漢書郡國志長垣侯國有匡城注引陳留志孔子因此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七

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是唐以前皆以孔子所畏在衛之匡城惟小司馬史記索隱誤信王肅家語僞孔安國注以匡爲宋邑太平寰宇記云河南道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游此城匡人誤圍夫子夫子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跡猶存始以承匡匡城并爲一談案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師古引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于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郡國志亦云襄邑有承匡城注引地道記曰在縣西是樂史所指之古匡城卽圈稱等所指之承匡城後人或單舉匡字因亦有匡城之目而與春秋時之匡邑無涉且孔子轍環游

跡莫詳于史記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世家云魯定公十四年孔子適衛或謂于靈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拘焉五日使從者爲衛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于衛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于是去衛過曹定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年表則至衛在定公十三年至陳在十四年過宋在哀公三年雖不免稍有異同然孔子去衛先適陳而後適宋其歲月尙班班可考當定公之時又馬得卽過宋之匡邑而爲宋人所圍乎又案世家言孔子去卽過蒲卽之云者並不信宿之謂孟義引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滑州匡城縣故

交翠軒筆記卷一

六

匡城在縣西南十里是匡之距蒲僅二十五里改去匡卽可過蒲若襄邑之承匡則在今歸德府睢州境內距蒲甚遠何由卽過西河毛氏又據左氏傳句須爲匡宰謂魯亦有匡邑陽虎嘗暴宜在魯地不知孔子陽虎俱爲魯人果在魯之匡邑豈應疑似而誤其爲臆說更不待辨矣

潘芸閣侍郎師視學畿輔崇尙經術士風爲之一變按試保定時嘗以尙書平章百姓解命題學者多不得其說余爲擬作一篇云堯典平章百姓集傳以爲畿內之民固屬非是僞孔訓百姓爲百官雖本韋昭周語注然章注復有官有世功受氏姓之語而楚語注亦云百姓



百官受氏姓者也非如偽孔竟以百官為百姓孔氏正義謂即百官族姓是亦知傳說之不可通史記五帝紀集解引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蓋本楚語觀射父所云王公之子弟微其官者物賜之姓其解百姓二字最為明確至平章鄭本作辯章史記作便章亦古辨字平乃平字之誤辨便聲相近惠王諸家已詳著其說姑弗具論惟堯平章百姓之事見于載籍而說尚書者皆略而弗詳案詩商頌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契為子稷為姬皋陶朱聞禮記大傳正義引鄭駁異義堯賜伯夷姓曰姜禹姓曰姁契姓曰子稷姓曰姬著在

交翠軒筆記卷一 九

書傳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尚書注辨別也章明也因生賜姓即所謂別而明之猶九共書序別生分類偽孔性也別其姓分其類較相從之義明乎此則知百姓之非即百官而鄭氏父子兄弟一語可以瞭然矣  
 崇明施樸齋大令 彥士 世業崇邑之沙船戶道光六年以孝廉督押海運米石敘勞得官曾宰內邱有惠政勸民鑿井灌田邑無旱乾之患今沒于萬全任所內邱民為位而哭所著有海運芻言論海運始末利害甚悉儒生之有真貨經濟者大令通中西算學推春秋日食朔閏極為詳密又著讀孟質疑孟子外書集證多所發明讀孟質疑內靈邱考一篇據魏書地形志以為靈邱在

今東鹿之境足破鄆道元張守節諸家之惑尤為先得我心今錄于此齊邊邑有靈邱不獨見于孟子史記亦屢及之矣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邱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六國表及趙魏韓世家並同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趙邠卿注孟子但云齊下邑惟地理志代郡有靈邱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鄆氏之水經注及史記正義遂以此當之無論齊境不得至代而趙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以為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顧亭林問百詩輩皆以為未明其據闕所疑焉

交翠軒筆記卷一 十

案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鄆縣有靈邱今保定府南二百五十里東鹿縣縣東有鄆縣故城洵青齊之門戶中夏之屏藩也所疑者蘇秦傳以清河為齊趙之界正義注為貝州在今夏津而鄆縣靈邱斗入西北二百餘里難遽定為齊之邊邑耳然水經注明云禹播九河至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則齊境西北當跨徒駭初難限以夏津且趙武靈王十六年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則中山未滅齊境西及東鹿可知矣又世表潛王二十九年佐趙滅中山四十年趙取齊昔陽則齊境且跨今之正定府晉州西南境矣而東鹿靈邱尚在其東南數十里其為齊之西北邊邑也夫何疑

近日畿輔詩人以大興李于文孝廉雲章為最詩格在  
茶陵北地之間其人品尤高嘗銓注撫甯校官不赴令  
子鐵梅編修嘉瑞視學滇省亦不就養主講恆山書院  
垂二十年朝肅穆隱嗚不報其他雜文駢體無不工  
妙近更潛心治經余過真定時出其所著咫聞齋筆記  
相質中閒解論孟數終尤為精鑿今錄于此 子張學  
于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張問于祿集注引程子  
曰若顏閔必無此問則學字乃問字之誤耳漢書公孫  
宏傳好問近乎知云云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知以  
下皆禮記中庸之辭今中庸作好學近乎知則學字亦  
問字之誤 曹文趙注曹君之弟王伯厚謂左傳哀公  
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交蓋以國為氏者按  
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又  
云曹姓者邾氏也三國志注引王沈魏書謂曹姓出于  
陸終之子周武王封曹俠于邾而公羊傳云邾婁後名  
邾乃曹姓曹文即邾君之弟也趙注曹君蓋傳寫偶誤  
耳 山徑之蹊間趙注以山徑為山之橫法言吾子篇  
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注山中絕也說文山絕坎曰徑  
則徑乃徑字之別體又假為徑集注訓徑為小路則與  
蹊字無別若此之類皆不減閻潛邱四書釋地  
蒙古博西齋洗馬明為元代後裔有西齋偶得一書中  
論避金元掌故頗足以資考證今附錄數條于此 避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主

為契丹金為女直接契丹本名乃契塔特女直係由女  
真由朱里真迭改其本音乃朱里扯特見元秘史蒙古  
文今蒙古人猶以是呼之 蒙古呼漢人為契塔特蓋  
蒙古初為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後五代時始通中夏  
惟時燕雲十六州皆屬契丹故以遼國名稱之 西洋  
野中國為古代蓋亦契丹之訛 金元子姓于今繁矣  
越去金未遠何至靡有子遺耶律金史本作移刺元湛  
然居士集亦然蒙遼亡其後分而為二一入西夏一入  
金今之伊刺里氏其族眾矣豈非其裔耶 元秘史稱  
西夏曰唐兀然則吐蕃之為唐兀特久矣但未見于載  
紀耳 元史稱帝姓奇渥溫秘史載字敦察爾自為字  
爾只止歹氏此亦如中國姓氏之別蓋各蒙古之類凡  
十數皆出自奇渥溫姓帝自為字爾只止歹氏以別之  
字爾只止歹其先世之名也蒙古不諱名其來久矣今  
蒙古元裔皆博李爾濟只吉止特歹氏而姓確特確北  
音作平聲即奇渥亦平聲二字合溫其餘音當日譯言  
之訛耳 蒙古最重族姓分為二種骨曰白曰黑白尊  
而黑卑白主而黑奴也今之白骨者二姓曰博爾濟吉  
特帝裔丁烏浪漢濟爾默后及駙馬裔也自昔北國皆  
與一姓通婚姻拓跋氏之呼延耶律氏之舒穆魯舊作  
改今元初之鴻吉哩舊作弘吉皆然 子前辨金遼國名  
及蒙古族姓嗣復得特字之義猶言眾也如左氏所稱

交翠軒筆記卷一

主

諸姬諸任之類元時猶多諸王之稱亦可旁證近復有謂博爾濟吉特與博爾濟錦有別者蓋未知乎此也洗馬為座主穆鶴舫相國師之外祖歿後無子相國嘗刊其遺稿自為駢體文序之中一聯云拾洲邊之香草不墜餘馨觀曙後之零星又添數點比事雅切遺詞哀豔而西州慟哭之情更溢于楮墨矣

狄道黃壬谷大令有概作破邪詳辨一書敘邪教之源流甚悉余謂今之邪教即古之喫菜事魔宋方臘以左道惑眾擾亂浙東方勺泊宅編載其事較宋史為詳勺之論曰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為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為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于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于為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致以逞亂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不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是當日此風特盛于兩浙今則直隸山東為尤甚而直隸一省之中又以清河鉅鹿為尤甚考宋史明鑄傳貝州賊王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

交翠軒筆記卷一

為小校恩翼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識諸書言釋迦佛哀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而州史張巒卜吉立其謀黨連德齊諸州僧號改元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云云今邪教中有三佛輪流掌教之語實本於此清河古貝州地鉅鹿又即張角之故里宜其習染之污數十世猶未泯也若輩流傳既久句結亦深故令坐視而不問則涓涓不息終成江河稍蹤跡之又恐滋蔓難圖甚至激則生變故雖銀手如斷之吏無不智勇俱困泊宅少翁云不急不怠銷患于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洵知言哉

交翠軒筆記卷一

磁州崔府君廟自宋以來靈嚮昭著泥馬渡高宗之事見于南渡錄宋史宗澤傳乃云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閒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爇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塞去路此本于三朝北盟會編中興小記諸書樓攻媿中興顯應觀記亦著其說方知俗說之不可信府君名字不可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以為漢之崔瑗亦承俗說之誤惟樓攻媿記辨論最詳記云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為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為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

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傳歟元符二年卽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棄舊碑爲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云云贊襄梁溪漫志亦云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是當時皆知其誤明人崔府君實錄又謂府君諱珏字子玉以漢人之字加于唐人之名則尤不足深辨矣

交翠軒筆記卷一

蓋

嘉興沈 濤慧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大白甲族首推成氏明首輔文穆公崇祖朝為名相爾君青壇少傳入我

朝亦登台鼎子姓繁行甲第連雲近稍陵夷衰微矣文

穆公以不附魏闢落職起用時首請召還高陽孫文忠

公古稱薦賢為賢識量已加人一等長洲文文肅公序

公雲石堂集即以文忠為比洵非溢美余嘗謁公祠賦

詩曰相業高陽孰重論崇祠展拜此沾巾八千女鬼何

為者五十綸屏大有人拄笏屢迴天齊色騎箕幸避海

揚塵只今雲石空堂裏想像當年乞退身錢唐吳更生

州倅長壽和云赤肩青領太披猖幾見傳芭禮國廟時

事關心追李峴幾才有疏訟陳湯早知金虎同秦亂差

免銅鑪歎晉亡廢井頰垣蕭寂甚行人猶認午橋莊公

名基命字靖之明史有傳

成文穆公孫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屢試不售入賞為

主事性情冲邁不耐一官嘗從阮亭山薑牧仲諸公游

為詩古澹幽雋有學詩獨嗜山薑詩之句其格亦雅近

山薑所著讀鶴館初二集吾鄉竹垞太史為之序稱其

不喜為七言近體過村亦自言不善為七律然如幾點

晴嵐依遠寺一聲煙磬落疏林佛燈寂似秋霄月僧貌

癯如古院松自非天機清妙者不能道也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一

交翠軒筆記卷二

二

過村有城西村舍詩抱郭長河曲沿流老屋低垂楊千木合好鳥百般啼牧笛煙中遠漁罾雨外齊為農吾願畢即此稱幽栖河濱宜淺夏雨過綠生波樓上收帆影窗間倚棹歌風萍穿鴨陣煙柳度鸞梭向晚此隄上披襟逸興多短垣圍薜荔日獨扇屏風徑榴花落第堂燕子飛詩聊紀時事奔不動心機信脚華胥路茶香醒夕暉有田皆繞舍一姓自成村飢雀啄場噪羣兒浴水喧離離桑椹熟穢穢黍臨渾泥飲皆農父柴門初月昏讀此四詩地偏心遠令人神往余嘗訪其遺址不可得矣過村嘗有洗竹圖為廣陵禹慎齋之筆又有空山獨往圖為海虞楊子鶴之筆二公繪事皆入神品而此

二圖尤為得意之作 國初諸先輩題詠甚多其家初

以先人遺照不肯貨後乃以重價購得之過村集中又

有自題梅塘放棹圖詩云等閒倩得劉郎筆寫出心閒

夢裏圖所謂劉郎者不知何人其圖亦不知流落何所

洗竹圖有宋牧仲題二絕句云翦得瀟湘萬點煙秋池

坐聽玉聲寒還呼阿段閒刪掠併放青山共竹看濃綠

檀欒帶雨移分裁不遣醉中知常時詩興憑撈撥肯聽

兒童作篔簹又有王阮亭題四絕句云何處洗心兼洗

竹明玕萬箇照清流據梧支策非吾事心在瀟湘五月

秋曾汎長沙萬里船離離斑竹雜湘煙鷓鴣啼處風吹

雨憶泊黃陵古廟前蕭瑟寒塘但竹枝長橋屈曲帶連

滿持竿不是因飭鯉要祈青光入楚辭吾家玉版新書  
屋修竹如椽翡翠多待得子安長嘯賦今朝門雀不須  
羅數詩二公集中不載

過村弟文景字爾長號南陸嘗幸江右湖口以忤上官  
罷歸閉門養拙論薦不起其高致可想生平以畫竹擅  
名余嘗得其枯木竹石一幅瀟灑出塵可稱逸品上有  
題句云凌霄喬木飽風霜翠篠娟娟弄影長添築杉皮  
兩間屋煮茶聽雪坐焚香

過村之祖名光號仲謙青壇相國次子嘗官湖廣武昌  
道詩不多見席居中昭代詩存選其百泉夜坐一首有  
人影倒移波底月山光曲抱樹中樓之句亦是清穩可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三

誦

國朝初年元城黃美中仲志伊任吉羽儀為明相國立

極之孫舅弟皆有能詩聲福清魏惟度意選百家詩但

錄美中志伊而不及吉羽其實吉羽之詩高出二子遠

甚如沈子遷園亭云疏泉深鑿影疊石峭生雲宿牛首

僧樓云片煙忽割半坳失孤月能令踏盤閒皆能力求

生新不落蹊徑

末年張覆真蓋明時諸生與申臯盟同學齊名甲申後

得狂疾築土室村外閉戶絕人跡穴而進食歲時一出

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人潛聽之時有泣聲蓋古之傷心

人有託而逃者歟臯盟選其詩若干首刊本久佚余案

事洛州因訪得之實可與聰山相伯仲也臯盟序中稱  
其得少陵神韻余尤愛其坐臥總無心閒雲衣上過歸  
來煙鶴中獨與樵夫遇標格在右丞左司之間

雜澤殷伯巖岳與臯盟覆輿為平于三家有留耕草堂  
集但為古詩而不作近體格調直道建初伯巖又號伯  
子其父大白備兵關南為楊嗣昌誣陷下獄死伯子嘗  
走京師上書訟冤不報而已遭甲申之變與弟仲子淵

大西山圖舉義事洩仲子被害伯子逃避大行山中以  
免入 本朝一出為睢甯令拂衣罷歸臯盟稱其出處  
似陶靖節仲子自稱西山餓夫卒能踐其志有詩云長  
懷天下計猶作布衣人可以想見其懷抱矣

交翠軒筆記卷二

四

平于三子之外邯鄲趙秋水湛亦以布衣稱詩與臯盟

覆輿諸君更唱迭和余嘗求其遺稿僅得古詩若干首

近體則未之觀也漁洋詩話載其登太行詩云太行高

萬仞絕磴羶雲開雪壓鴈門塞冰齊熊耳山當是五律

前半首余近于大名成氏購得扇面數幅內有秋水書

律詩一篇以奉成魯公者題為三月晦日社集作詩云

口熱將移夏真憐且暮春隔年相別日白髮暫歸人逝

水看時序飛花逐旅塵終當隨竹杖來往釣魚津第一

字已泐亦吉光片羽也魯公名充青壇相國之第四子

昌黎林退思徵韓本閭產 國初避海寇之難挈家居

交翠之禪伏山因號禪伏山人余官平州時求其詩不

可得今于鼻香師處見山人所著忘餘草如還家云萬里從軍路還家記舊過太平經見少奇險歷來多匹馬黃茅嶺扁舟紫帶河丈夫能不死談笑出兵戈兩夜云獨坐聽風雨吟詩破寂寥百年真草草多病獨蕭蕭歲月他鄉盡音書故國遙幾回愁絕倒贏得酒頭澆又盡聲云何處鼓鼙生戰伐為誰風雨泣飄零行經閩中云饒輸賦稅猶荒地但起兵戈即戰場肯不媿杜陵饑客

耳

國初南昌布衣彭躬亭 土望 古文與三魏齊名為易堂

九子之一少時任俠尚氣節慕楊椒山之為人脫黃石

齋子難甲申乙酉之際嘗依袁繼成史可法復棄去參

交翠軒筆記卷二

五

楊清江戎幕贛州失守後折節讀書晚入程山與邵睿

明李粵林諸子講性命之學余于其裔孫雲堦大令 玉

雲處見其樹廬老人文集澆薄奇肆鬱積不平之氣時

時流露集中與方素伯書擬用漢法分六曹選舉及與

傅度山兵科書論保甲及屯田法皆有真寶經濟不為

理學家迂疏寡效之談又楊文正公傳清江本末賴此

以詳不愧為謝皋羽王炎午一輩人因題一律云鈞黨

何人出范滂遺民汐社亦滄桑義熙甲子題猶恨德祚

庚申紀獨詳生祭有文留幕府死綬無地效疆場一腔

熱血憑何灑漫說程山與易堂

國初內邱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工琵琶與周櫟

園友善櫟園被逮時過宿柏子亭鴻臚年八十行九猶  
鵲齒蒼音鳴唱梁州調櫟園贈詩有疏厄隸事瓜釀  
酒小雪留人柏子亭之句見因樹屋書影詩存賴古堂  
集第八卷中喬為內邱大姓鴻臚名錫見縣志子過中  
邱時訪柏子亭遺址已鞠為茂草求其子姓亦陵夷衰  
微賴古堂集第七卷又有中邱贈喬盤石鴻臚詩云自  
記叩宮青標酒留人抱月女蘿弦青標酒蓋即瓜瓢酒  
也

天津湯厚田學博 塾 明開國功臣信國公裔孫今為元

城校官嘗以公遺像見示題一律云百戰威名盪寇多

平倭剪勝定山河偶符茅土文丞相孰畫雲臺馬伏波

滿籠角巾空想像飄零大樹已婆娑當年屋脊從容坐

交翠軒筆記卷二

六

其奈鍾山王氣何更生同作云圖中衰鄂寫儀型尚憶

河山帶纓盟衛國並時推宿將 請鄧 甌江萬里此長城

策勛應悔前言失乞退能全晚節名功狗功臣總擊戮

故將軍亦慰平生

厚田尊人名承功字熙載乾隆間曾任內邱教諭生平

詩稿甚多因時有以詩文違礙賈禍者懼有不檢遂盡

焚之厚田誦其過西郊寺五律半首云秋風鵝杖屨落

日叩禪關幽徑穿花入閒庭看鶴還又烏棲箭揀樹松

老不知年露灑松閒月風飄石上雲一斑片羽亦殊不

減錢郎

長洲陶亮香觀察師以左秩守大名視事之暇不廢嘯  
歌嘗用漁洋秋柳詩韻詠蘆花云渺渺煙波斷客魂  
蘆深處隱柴門寒生澤國雲留影秋老滄江雪有痕  
徑斜過依野渡釣篷低壓傍魚村出塵素抱偏高潔  
紫原難一例論薄宦頻年鬢漸霜思歸日日夢橫簾  
移紙閣塵生鏡荻畫堂幃字滿簾飛絮渾疑寒食節  
蘋分薦水仙王停舟有客秋多感一曲琵琶出教坊  
萬花飛雪點征衣杏苑春游境已非笠澤叢中窮士  
有五堂天上故人稀傳神慣配芙蓉寫蘆花芙蓉圖抱節難  
隨柳絮飛卻媿蕭寒常作郡鳴笳出塞壯心違瘦影搖  
風祇自憐罪來玉雪淡含煙籠寒秋水叢抽劍夢繞春

交翠軒筆記卷二

七

雲被擁解楊維禎詩被擁蘆花夢繞春是處緯簫傳曲港有人吹管  
送流年授衣乞借窮檐暖多少哀鴻尚澤邊余和之云  
疑是楊花驟返魂飛來應不近朱門城頭驚築催霜信  
江上琵琶感淚痕身世久拚尋獨釣煙波何處認前村  
無心悟到交蘆諦好共空山老衲論那堪吟鬢點吳霜  
鄉夢洞溪上下塘客被寒生初解襖兒衣暖去不盈箱  
月明小艇來漁父潮落空灘上蟹王載酒江湖舊行卷  
已教刊徧睦親坊余寓淮時有蘆屋集藉築橋畔水田衣不為尊  
鐘歎昨非泊宅一編書儻就楓江五字句應稀秋光瑟  
瑟和雲冷絮影濛濛作雪飛窮士此中藏未得大裘十  
丈願偏違自來高潔少人悔占斷荒波萬頃煙冷豔直

教鵬失素短茸猶憶雀披縣陂塘買得知何日紙閣幽  
樓亦有年朔簷橫吹蛙兩部莫傳消息到鷗邊同時和  
作甚多以更生及磁州張湘東茂才金管曲阜孔石藻  
大令昭煜為尤佳更生詩云夢斷梅花紙帳魂小橋流  
水近柴門數枝搖曳秋無主一片冥濛月有痕步履何  
人尋古渡艤舟此夜宿荒村唵情未肯閒拋卻好向煙  
波釣叟論何來青女暗飛霜檝酸風度野塘漫說織  
簾安紙閣可忘絮被疊巾箱根浮淺水藏魚婢影落平  
沙護鴈王一種秋光誰惜取名花豔說善和坊忽驚絮  
影點征衣瞥眼春光認已非苦竹叢生相掩映冷楓初  
落蹟依稀籬頭瘦蝶難成夢湖面馴鷗亦倦飛擬向西

交翠軒筆記卷二

八

溪間買棹訪秋祇惜故人違拒霜同調劇相憐漠漠寒  
江散遠煙風信緊時凝白醜口華浮處借黃絲春波漾  
影當三月朔管橫吹又一年猶記糝枝紅蓼外遙分冷  
豔到溪邊湘東詩云栩栩蒙莊化蝶魂藤蘿虛掩舊柴  
門花因水逝長留恨鬢被霜摧半染痕難忘垂簾同紙  
閣不堪壓笛到山村春來茅短陳根活未許榮枯一例  
論生成弱質耐微霜顧影蕭疏照野塘慘雪偶黏青箬  
笠織雲誰疊縷金箱釣磯何處尋新婦葦渡從今禮法  
王打槳縱迎挑葉在月明愁過大功坊館繞秋聲換客  
衣空歸環佩是耶非拒霜畫裏傳神久倚玉宵來入夢  
稀墮葉預愁明鏡暗將雛偏羨野鷗飛謝庭詠絮渾如



昨白首同心願竟違不受人憐祇自憐迷茫洲渚暗籠  
煙香遲蟾窟羞彈缺秋冷牛衣感絮絲北雁重來纔幾  
日西風一墮又經年玉臺舊事青衫淚分到鷓鴣夕照  
邊石藻詩云藤蘿交映最銷魂難忘臨沂舊華門葉  
飄零霜寫恨青衫憔悴淚痕秋聲何處開新館江月  
于今失故村輕箬短棹歸去好一篷煙火與誰晴影  
霏霏兩岸霜不搖輕槳向迴塘漫言驚鴈能嫩學竟  
牽牛畏服箱飛絮年華悲棄婦交蘆妙諦悟空王合江  
亭水清如昨夢斷西川濯錦坊比戶裝縣記授衣河陽  
花事到今非白蘋貽蕩銅絃急紅蓼蕭疏畫舫稀入目  
錯疑梅似雪驚心又是鴈初飛鰲魚隨處肥堪買杏苑

交翠軒筆記卷二

九

探春舊侶違丰茸翠菱可人憐曾向春池簇淡煙入夜  
嚴風秋瑟瑟憑欄羈客恨縣縣吹葭何必譜新律然荻  
猶堪憶往年無限天涯搖落感月明常是大湖邊時湖  
東正悼亡石藻以事落職故詩中各有寄託余及瓜時  
吾鄉陸費春帆觀察瑛來代見蘆花唱和詩亦依韻作  
四首云秋殘幾度訪騷魂曾記揚舫過郢門島嶼漸平  
湖有信水雲如夢月無痕阻風中酒知何處回雪飛花  
又一村多少琵琶江上怨黃蘆苦竹不堪論漫誇清節  
傲繁霜占斷南湖三頃塘貪擘輕絲成大被閒拋冷蕊  
疊空箱久辭畫槩根和葉不識烏衣謝與王爲問小長  
蘆畔釣幾枝衰柳碧漪坊萍蹤猶未遂初衣青鬢華年

已漸非一飯難忘窮士感扁舟欲載故人稀茗溪晚唱  
尋漁隱笠澤秋心見鷺飛祇惜厲衡雲外去高寒終與  
世情違博沙小聚劇堪憐眼底芳菲未散煙荻筍抽時  
宜買醉楊花飄盡又吹簾簾垂紙開移家日第動旌門  
出塞年待趁河豚春水上披裘大澤浩無邊余與觀察  
皆兒香師門弟子先後同官一時稱爲佳話

余大名書院試士以和月泉吟社春日田園雜興命題

和明經清韻一律最爲合作詩云六枳離疏徑曲遮攜

鉏抱獲足生涯偶因松粉開茶幔欲把榆錢贖酒家聽

到提壺剛布穀種來吉貝強名花郊翁社散扶殘醉數

徧歸牛日已斜余亦擬作一首云蒲芽短柳依依雨

交翠軒筆記卷二

十

足郊原麥漸肥新水陂頭閒射鴨夕陽村落競呼豨采

桑女浴紅藍箔荷鋤人歸白板扉正是故鄉農事起當

年深悔裂荷衣

又以姜白石琵琶仙詞春漸遠汀洲自綠七字命試帖

題先擬作一首示諸生云春遠若溪路詞吟石帚仙碧

痕初蘸水綠意漸生煙一翦蘋香暖千條柳色妍淒迷

芳草岸掩映夕陽天陌上嘶金勒橋頭繫畫船鄉心啼

鴉後歸夢落花前南浦情何極西洲曲更傳踟躕青珠未

晚莫悵杜樊川梟香師以爲深得唐人試律三昧和生

有句云懷人桃葉渡送別木蘭舟亦有神韻

山陰吳梅梁少空傑與余同爲詒經精舍生皆受知于

阮相國師少空幼有神童之目而余髫年亦忝竊時譽  
嘉慶庚午同領鄉薦少空後成進士由翰林府登卿貳  
余風塵蹴躡迄今猶淪落一麾飄茵飛泐賦命不齊良  
可慨已今年少空書來加餐之外兼及歲民無恙余因  
作二絕卻寄云雞舌含香事早朝翩躚一鶴竟冲霄建  
章門外千條柳似似西冷第幾橋京兆堂堂挽不留少空  
曾任京兆二年關心三輔尙先憂報書爲慰蒼生念十斛今年  
麥早收少空未第時賦西湖柳枝詞有折來欲縮同心  
結無奈相逢是斷橋之句爲王述算司寇所賞故第一  
首云然

仁和顧涑園太守光乾隆年間官情豐知縣是時賑務  
交翠軒筆記卷十一

多侵冒太守獨盡心經理實惠及民全活甚眾遺黎至  
今猶稱道弗衰更生嘗誦其桃枝詞美人到底不經老  
桃花到底不經秋之句以爲嗣響鐵厓水心柳枝橋枝  
諸作余嘗見其橋頌堂集此題共有四首俱叶縹緲之  
音今錄于此詩云湖裏鴛鴦水自香小青墳上鬪春陽  
桃花未向東風笑已有行人爲斷腸春草青青新婦磯  
水仙祠下鷺鷥飛郎船空載春歸去不待桃花結子歸  
昨日中酒今日游日日醉歸湖上頭美人到底不經老  
桃花到底不經秋吳中阿孃工刺船獨來渡口與門前  
柳枝唱罷竹枝唱若唱桃枝更可憐  
山陰葉蓉庵雷生明崇禎壬午舉人 國初時宰清豐

有湘滌草行世其詩長于擬古嘗云漢魏以前當法其  
章句可通者今見作者以脫落錯互意不相屬爲近古  
則是操觚之士必殘形去目而後爲左史龍門也真可  
爲俎豆歷下者下一鍼砭毛西河稱其故懷徒歌自爾  
隱心惻脾良非溢美余愛誦其竹枝詞云雲軒惜別思  
茫茫門外烏啼漸曉光惻悵起來渾似夢櫻桃花下打  
鴛鴦又湖上曲云木蘭花下月光微近水朱樓照解衣  
今日重來真似夢半塘風雨送僧歸清麗不減唐人

長白文遠舉中丞師視學浙江時余髫年應童子試中  
承命背誦十三經默寫文選木元虛海賦補博士弟子  
員延譽公卿有再來人之目知己之感遂不能忘中丞  
交翠軒筆記卷十一

正色立朝性不諧俗撫豫時爲忌者所中落職 今上  
登極以副都統銜授駐藏大臣竟歿于藏余爲位而哭  
服心喪者累年中丞熟精選理詩筆陵轍鮑謝余嘗求  
其遺稿不可得今年備兵洹中丞從子廣雲壽大令  
專適宰大名出示中丞赴藏時紀程詩鈔兩錄二首以  
志瓣香冷積作云山勢迴四圍溪喧繞其麓環山一徑  
窄沿溪數往復臨崖猿欲眩赴壑蛇驚伏俯仰隨凸凹  
向背異溫肅時逢負販者若碎壓筠籠采樵三兩輩柴  
擔雜松竹問客獨何爲勞形遠馳逐郵亭依冷積小憩  
午茶熟檻外素屏張冰巖挂雪瀑適來所歷境崎嶇猶  
在目已知行路難且作畫中讀春堆道中云曉行月未

落西巖隱半晚霜重馬蹄輕蹴巖際石泉幽谷口遊  
徑曲山骨折崎嶇犖犖開鑿空乘其隙容足路一線駭  
心望千尺攬轡紆徐行敢云縱所適向午下巖脚平溪  
澁秋碧草帳臨水滄波光照倦客拾柴煮印茶小憩塵  
勞蹟

湘東善畫美人得崔青蚨陳老蓮遺法嘗爲更生畫美  
人攬鏡圖余題一絕云花非舊日紅春初今年瘦寄語  
鏡中人替髮眉心皺湘東堂兄雨香大令箋詩才藻麗  
雅近西崑溢陽地震後僑居洄上曾以詩集屬余題詞  
余因題一絕云雙鬢孰畫旗亭壁獨爾應繚圍客絲金  
鳳臺邊大隄女蹋歌爭唱豔秋詞蓋雨香集中豔秋詞

交梨軒筆記卷二

三

八首最佳也今錄其四云水晶簾子月玲瓏偷拜雙星  
小院中不乞鍼神輸妾巧但教詩學比郎工撲頭桐子  
疑飛彈觸手蟲兒避守宮立待渡河看鵲駕苔痕綠印  
小鸞弓雲鬢欲緊霧鬢鬆水鏡新妝月鏡容瑪瑙枕香  
紅茉莉琉璃燈映綠芙蓉戲扶花影量身瘦妙解琴心  
寫意濃笑喚綺僚聯俊語玉臺禁賦雨雲峰西家金屋  
若雲連難得東鄰宋玉憐別有奇方療俗豔帶些愁處  
印神仙便從詩味尋香味聊把情禪當道禪儂愛秋光  
郎愛色小樓各剖薛濤箋偶親紅友心先醉坐待黃姑  
意似癡孔雀屏籠金谷畫文鸚研寫玉溪詩難將玳瑁  
關鶯舌擬把芙蓉殺藕絲燕子樓前凝盼處荻花香雪

滿瓊瑋更生許其集謂五雜俎無此新豔九張機無此  
巧密百摺幡無此渾穆十芒月無此光燄七十二行花  
無此富麗

雨香姊氏祐之女史錫齡工詩早世佳句如斷煙寒食  
節小雨落花天客路徧黃葉秋山多白雲皆清婉可誦  
又冬夜憶秦娥詞云一簾花影滿庭霜月使天假以年  
亦當與欸玉斷腸爭勝

龍州范今雨大令浙官高邑知縣性頗強項以忤上官  
謫戍賜環後自號鐵笠生益以詩酒自娛嘗作讀史百  
詠以寓其抑塞磊落之感新城楊子萱大令浙題詞云  
愜心動目元氣不死哀家一梨脆乃如此茫茫萬古入

交梨軒筆記卷二

四

其肺肝千嚼百嚼松風夏寒可以想見其詩矣  
涿州楊叔冰大令衛官樂城教諭時得趙忠毅公鐵如  
意一柄因名其詩爲鐵如意齋集句如感懷云春風夢  
冷游仙枕秋雨魂銷選佛場西郊訪友云白蘋在渚鴈  
晨去黃葉滿山僧晚歸皆得阮亭三昧余尤愛誦其邵  
康節先生故里一絕後二句云門前無恙清溪水開徧  
西風白藕花真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妙  
天津梅樹君孝廉成棟嘗選津門詩鈔自勝代迄近時  
蒼萃數百家蒐羅繁富抉擇精嚴尤熟于三輔文獻彪  
香師與余擬爲畿輔詩傳之選余謂非得此君相助不  
可因延主大名講席左珩右佩折矩周規絕無名流復

薄之習詩亦清深婉約出入唐宋錄其兩天書閣云竹  
院蕭蕭沒水雲居然六月小江村連朝風雨無人到紅  
藕花香自掩門苦飢小女向人啼茅屋垂簾臥病妻自  
有閒情兼韻事芭蕉移在小窗西又西沽卽景云秋約  
黃花來蟹市人隨紅葉上漁船蘆花云舊時春夢桃花  
水往事傷心茉莉雲

吳縣蔡仁蘭孝廉 復午 余嘗識于潘芝軒相國師座上  
嗣又與其令子曼受大令 成韓 游今孝廉歿已十餘年  
矣曼受官蜀中刻其西嶺山房詩文錄若干卷今秋以  
郵筒見寄吉光片羽卓然可傳孝廉嘗以四秋詩得名  
如秋鴈云冷社西風迎白鴈空梁夜月啄黃花秋螢云

銀缸掩映疏星入珠箔飄零暮雨歸皆能淒入脾肝哀  
感頤豔鬼香師嘗調金縷曲題其湘游草云我窮殘燈  
今夜讀到三更如共靈均語洵不誣矣

海昌查梅史刺史 按 與余同爲詒經精舍生又同官畿  
輔亦緊履脂膏不潤身後至嚮書以償官帑廉吏不  
可爲洵若是已鐵珊爲刻其箕谷詩文集若干卷可謂  
不負死友悔尺生平以韻語儷體爲最工古文考據皆  
非其所長嘗題余載酒訪詩圖云九經有庫豈眞貧著  
錄驚看已等身醉墮揚州仙鶴背暫拋許鄭作詩人杜  
牧江湖醉夕曛拓來金戟又煙雲尋詩我亦宣城去曾  
爾青山小謝墳綠楊城郭畫中詩可是瓊花似雪時磊

磊船頭三百寶也應饒煞老篙師卽用余自題原韻也  
畿輔同官中題余載酒訪詩圖者以鎮洋汪耐山司馬  
高圖 錢塘蔡幸朕大令 任 七古二篇爲尤佳今二君久

歸道山因錄于此以誌人琴之感在詩云詩天酒國寬  
若此天獨鍾情付才士狂來千日揮百篇一葉煙波任  
驅使警逢隱侯情卽親知是磊落嶽崎人陸瑗十三作  
柳賦并丹說經經紛綸海濤掀天俯羣碎山樓遠眺想  
風槩放衝觴詠成留連此事未甘今日廢筆端三昧孰  
識之濁醪妙理尤難知若觀酒德論詩品要與情性眞  
者宜我亦少慕劉伶鍾我亦昔遇杜甫笠青衫塵土積  
幾何酒肺詩腸一羞澀荒荒空願高陽徒燕市擊筑奚

爲乎雲煙過眼候陳跡中感紅塞黃公墟阿蒙江水寄  
深意君亦鷺湖共鄉思抽帆遲早重商量留取頭銜署  
吟醉蔡詩云成都不馳侯芭車滿橋不策襄陽驢舟爲  
轄軒酒爲符鳴其善者皆徒乾坤清氣無時無臭味  
但不酸鹹殊同舟何有越與胡高山流水多清娛文詞  
信有波濤驅食蜜甜欲中邊俱醉醪自醉味有餘鯨牙  
拔盡瓊漿酷超者紫燕奇天火別裁僞體宗韓蘇揚解  
尤嚴非種鋤飄然一葉倒尊壺何以告之豔彼妹誰其

主者探元珠東陽刺史天人如嗟予窮年衫袖烏饑腸  
失酒難搜枯况復作吏成荒蕪虛懷胡爲詢羨勃但恨  
急甚追亡逋能事可受迫促乎爲公題作捕詩圖

又金匱楊伯夔刺史題此圖一詞甚佳調寄壺中

天云明漪淺淺正夕陽送晚催放蘭橈魚汊荒寒生短

翠吹聚半匱涼葉細觸搖雲圓篷畫雨蘆暝飛秋雪江

頭吹火吳歌沙嶼初歇聊同結屋鷗邊水天寬句歸

去尋簑笠船尾西風潮欲上吹瘦一枝黃笛敗鱗通漁

危倚界水網眼疏花纖拍歌銅斗故鄉莫負煙月伯夔

蓉裳農部芳煉之子

余在大名得古鏡一枚銘曰見日之光長毋相忘八字

篆文稍泐蓋漢鏡也作漢長毋相忘鏡歌曰土花暈碧

菱花蝕寫翠傳紅盡無色曾照當年時世妝簾眼細字

重磨拭團圓日出始見光君恩如日毋相忘寒鴉猶帶

昭陽影卅六宮傾瑤草荒古來苦樂恆相倚金屋未成

歛扇棄疑是長門賈賦人銘詞暗惜浮雲蔽地老天荒

總淚零三商幽鍊一重冰黛蛾無復臨妝域玉盃相將

出茂陵此鏡正如天上月只恨天邊圓又缺此鏡又如

刀上環為問刀頭何日還鏡裏朱顏有時改那得君心

鎮長在

海昌僧人達受號六舟蒐羅金石甚富嘗以寶正四年

磚文拓本見寄文曰珍正四年七月錢氏作珍卽寶字

之別吳越以寶正紀元見容齋四筆及歐陽公五代史

寶正四年蓋卽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余為作七古一篇

云古甌一片光黝黑云是婆留舊埽埴若非碧波亭畔

遺卽應黃妃塔邊得寶正紀年方四祀不比乾寧歲丁

已豈有工名勒蜀師依然國姓留錢氏亦稱帝制亦改

元猶說開門節度使定論千秋屬後人鄱陽隨筆廬陵

史錢王本是英雄流保障東南十四州玉帶錦衣榮故

里詔書冊券起三樓當年土木窮金碧祇今荒隴埋飯

雙壤薛猶疑陌上花落星難問山頭石達公達公今貫

休獨攜瓶鉢天涯游摩挲古物不忍釋寶此奚啻琅玕

球土納尚餘殘劫燼瓦全終勝缺金甌磨來作鏡煩師

答此塲今亦歸詩納為語方泉白石生且休速禮金塗

瑜子萱同作云埏泥四角凋金薄已字迴環古苔絡紅

羊小劫憶婆留寶正四年錢氏作羅平天冊逞猖狂鷲

驚飛來事禱讓爾浙東招討使開門節度詔三郎三

郎石鏡靈祇護奕奕神威射潮弩粉盤記事走明珠銅

丸驚睡催更鼓江壁椒泥尙辟邪一甌拋擲伴煙霞迎

恩門外滋春蘚衣錦營前暈土花土花澀浪依稀認金

鋪玉戶殘香燼六寸衰長厚寸強塌來珍重同金印十

步一樓傷故都花紋象眼舊模糊幸依佛國參經梵未

附天家人版圖上人好古真成癖硬黃遠道徵詞伯試

尋南嶽老禪師空明聖慧通飯甕君不見免子金牀酌

酒杯擊毬走馬教場開珍臺聞館都零落江南北江南劇

可哀又不見臥榻當年不容借黃封花石荒臺樹故宮

何處哭冬青三例興亡歌子夜落日禪關黯暮煙儘堪

磨鏡佛燈前摩挲文字同貞石猶記錢塘己丑年其餘和者甚多不及備錄

覺香師以葉小鸞眉子硯背二詩拓本見示詩署己巳寒食題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翠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几展長箋開匳一硯櫻桃雨潤到湘琴第幾絃云得之錢塘何夢華上舍元錫處覺香師調寄南樓令題詞云滴露潤微添琉璃展一匳引春愁飛上眉尖洗徧墨痕香不褪帶多少舊情黏過雨捲湘簾櫻桃秀句拈認玲瓏小印親鈴惆悵碧天鸞去遠空留得月纖纖余亦和一闕云韻事玉臺添紅絲冷翠匳記深閨曾拂毫尖

交翠軒筆記卷二

文

留下可憐將不去看點點落花黏午夢醒重簾芳魂半偈拈問疏香閣印誰鈴剩有天邊倉樣月渾依舊兩頭纖疏香小鸞所居閣名

南樂段雲坡布衣錫田年少多藝工篆隸善丹青尤精

鐵筆余嘗屬其刻酒狷二字小印雲坡叩所出因檢徐

東癡集示之東癡集一題云予與孤絳皆不能飲孤絳

戲曰吾輩酒也因為詩結句云卓家少女應憐我遣

作爐頭滌器人語極風趣孤絳即王士純弱冠殉壬午

之難者見漁洋詩話

更生撰成藥勸談屑四卷問序于余余為弁其首云錢

唐吳君更生以沈博妍雅之才處栖遲零落之境皜然

一公老作諸侯客丙申中春過于涇上出示所著藥勸

談屑四卷蓋取曩昔弟妹閒賞奇析疑以及湖海友朋

茶餘酒邊之論或述咫聞或徵瑣事或抉摘聲音訓詁

之幽奧或辨正詩文雅鄭之流別都為一編藥勸之義

蓋取諸雕龍養氣之篇也君嘗言吾家未庠績齊諧以

志怪究心于無益之地故是書雖偶一稽神博異絕不

蹈虞初九百之習又筆意庸峭雋潔析理則庖丁解牛

語小則柯古破蠶其諧處頗足解頤噴帝及至莊論正

俗微言匡謬援據穹穴時與經史相發明以九流七略

之例甄核名實固當入之雜家不入之小說家而或等

諸新安擁爐之記瑯邪代醉之編則猶淺視乎此書矣

交翠軒筆記卷二

五

藥勸談屑中一條言李太白詩乍可草中耿介死韓退

之詩乍可阻君意元微之詩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

皆以乍可為甯可並引朝楚僉載崔夫人言乍可死此

事不相當為證余謂此解乍可字最確吳梅村宮扇詩

乍可襟披宋玉風不堪袖掩班姬月陳迦陵和阮亭冶

春絕句江南櫻桃幾時熟乍可便堆紅玉盤皆以乍可

作纔可用未免誤解

交翠軒筆記卷二

嘉興沈 濤纂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作扞初  
 不言何訓項安世周易玩辭云褫字鄭康成本作扞言  
 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扞為褫今按不足  
 敬者謂其受服為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四字  
 乃項氏引案扞有曳奪二義說文手部扞曳也淮南人  
 申鄭義開訓扞其衣被高誘注扞奪也虞荀九家皆主奪義蓋  
 與王肅侯果褫解之訓字異而義不異鄭主曳義故以  
 三扞為三加鄭虞易解不必相同惠氏九經古義必謂  
 奪是而曳非蓋未檢玩辭所引鄭注也

交翠軒筆記卷三

孫淵如觀察河圖洛書考云宋人妄以太乙下行九宮  
 式為洛書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  
 九宮算云九宮者即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  
 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  
 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  
 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辨有九式  
 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為龜文云云以上皆孫說案隋  
 蕭吉五行大義論九宮數引尚書洪範云初一曰五行  
 位在北方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次三曰農用  
 八政位在東方次四曰協用五紀位在東南方次五曰  
 建用皇極位在中宮次六曰又用三德位在西北方次

七曰明用稽疑位在西方次八曰念用庶徵位在東北  
 方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位在南方故黃帝九宮  
 經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  
 宮總御得失云云蓋九宮之法實與九疇相表裏以戴  
 九履一為洛書之數其說不始于宋人文苑英華三百  
 九十二薛廷珪授侍御史沈棲遠右司員外郎制魯人  
 將以為木鐸太一下傳其洪範是唐人即以九宮為九  
 疇

交翠軒筆記卷三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毛傳訓岸為高位鄭箋釋岸為訟  
 皆無先登道岸之說熊克中興小紀上謂宰執曰朕每  
 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  
 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於然  
 然欲羨誕先登于岸惟無欲則先登于岸觀世人擾擾  
 如在水中耳此解岸字與今集注同宋人說經務為新  
 義以破古訓始于荆公而成于南渡諸君也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舊唐書  
 儒學盧粲傳引作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案傳下文曰  
 夫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後人名器二字實本於此則作  
 名與器者是昭公三十二年傳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亦當如是  
 藝文類聚獸部引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  
 向向母理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

肉都盡唯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濤案今左傳無此語能改齋漫錄五卷辨誤引類聚此條以為不記所出蓋詢所聞之誤是宋本類聚並未標題左傳今各本如此唐類函所載亦然不知誤始何時春秋閔二

交乘軒筆記卷三

三

年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

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姓氏孔所引當即此譜或曰云云亦譜中語故正義又云或曰者不知誰為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此條與類聚所載微有不同或類聚本引春秋左氏譜傳寫誤為左傳也  
公羊宣六傳載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事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盧學士云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言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下句注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衍一焉字濤案盧說非也春秋左氏傳言門焉者不一而足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偏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惟彼皆

謂攻門此門焉為守門而其用字則一猶門於桔杖為攻門門於句繩為守門其用門於字同也容齋三筆引何休注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較今本少一堂字是今本乃衍堂字非衍焉字何以堂焉句無者字故謂之但故不言焉者即申說但字之義足見宋本之精抱經不細釋注意妄為此論恐誤後學特詳辨之

交乘軒筆記卷三

四

鍾山札記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子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子弟季時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于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子曰弟此意見得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云云濤案此說謬甚齊論魯論猶齊詩魯詩當時齊魯經生各守師說訓詁章句間有不同遂有齊魯二家之別非齊論語一書而魯論語又一書也漢書藝文志論語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明此二篇之外即魯之二十篇經典釋文云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齊人魯人皆謂漢之齊魯非周之齊魯觀所舉翼奮王吉諸家可證若如二君所云是一論語中此章指為齊論彼章指為魯論豈不可笑願袁均非學人臆說固無足怪學士說經經經乃亦取此謬悠之論殊不可解



史記齊太公世家遂殺子糾于筮澗集解賈逵曰魯地  
句澗也索隱曰案鄒誕生本作莘澗莘筮聲相近筮如  
字澗音豆論語作溝澗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  
同案此則論語溝澗乃地名即左傳句澗之正亦即生  
澗自經溝澗正指召忽之死以明管仲不爲匹夫之諒  
集解引王注自經溝澗之中誤

論語宰子晝寢筆解晝字作晝案齊東野語嘗見隋人  
侯白所注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  
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又資暇集引梁武帝注已云  
晝當作晝字此皆昌黎所本侯白論語注不載唐宋藝  
文志僅見公謹所引此條朱竹垞經義考及翁覃溪經  
義考補正皆遺是書

交翠軒筆記卷三

五

夢溪筆談謬誤一條嘗有人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謫  
官知海州召筆工畫水便廳掩障自爲之記書于壁閒  
曰設于聽事以代反玷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  
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有兩君之好有反玷  
管氏亦有反玷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玷耳案說文  
土部玷屏也玷自有屏訓不得譏此君之謬惟論語反  
玷則非屏耳今論語作樹塞門而此作屏塞門案爾雅  
釋宮屏謂之樹二字義皆可通集解引鄭注人君有別  
外內于門樹屏以蔽之則經文本作屏字北宋本尚不  
誤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履齋示兒編謂攻如攻人惡  
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攻其異端使正道明  
則其端之害人者自止錢少詹以爲其說勝于古注濤  
案晉書藝術索統傳鄉人從統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  
攻乎異端戒在害己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則又讀己  
爲夫己氏之己其言攻乎異端亦以攻爲治與何晏說  
同惟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似爲履齋  
所本然彥昇此言蓋謂旁通九流由博返約之意非竟  
以爲攻擊之攻異端云者乃指術數星卜之類履齋以  
楊墨佛老當之非也

交翠軒筆記卷三

六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章  
昭注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  
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案知也  
夫讀爲丈夫之夫與斯害也已讀爲人己之己句法相  
類叔微晉人去古未遠當猶是漢魏經師相傳舊讀禮  
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注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初不  
以爲發語章解夫字正與鄭同宋庠國語補音云夫當  
作扶誤

齊語遂南征伐楚踰方城望汶山注汶山楚山也案汶  
山即岷山禹貢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史記夏本紀皆作  
汶索隱曰汶一作岷又作汶水經江水注岷山又謂之  
汶阜山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

今此山在四川茂州東南楚之疆域不應至此韋氏以爲楚山蓋誤說文作豨

周語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債未本作顛案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李善注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法藏碎金引國語亦作疾顛是宋以前本皆作顛字

戴侗六書故嘗引蜀才本說文蓋蜀本也蜀李雄丞相涪陵范長生自稱蜀才有易注一卷不聞更注說文雲谷雜記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人之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念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七

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是宋時書籍皆以蜀本爲善戴所見必蜀本說文改時與二徐本有異同改就易注之名以炫人耳目耳

說文玉部瓊赤玉也从玉夨聲瓊瓊或从商璿瓊或从簡璿瓊或从旋省璿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璿弁玉纓璿古文璿籀文璿案舜典璿璿玉衡史記作旋機尙書大傳作璿璿山海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爰有璇瑰璿碧注璿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璿瑰枝同二音文選注引此經作璿瑰引郭注作旋同兩音正與穆傳注合又荀子賦篇璿玉璿珠不知佩也歷考經傳皆璿與璿通李善文選注引說文曰璿亦璿字則知

許書璿字乃璿字之重文今二徐誤以爲瓊之重文遂與書傳不合觀崇賢所引則知唐說文本尙不誤也又瓊爲赤玉璿爲美玉經傳訓瓊爲玉之美者皆是璿字之誤左傳貽我瓊瑰穆傳注引作璿瑰可證璿并今左傳作瓊并據說文及張衡西京賦

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曰幹溼之幹也徐本無幹字濤案幹古幹溼正字通假作乾列子黃帝篇木葉幹殼張湛注幹音乾可證又省作干釋名釋飲食干飯飯而暴乾之也黃庭經回紫抱黃入丹田漱嚙靈液焚不干北齊治疾方陰干皆以干爲乾又王羲之足下各勝帖云淡悶干嘔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

交翠軒筆記卷三

八

干溼之干後人不知幹爲乾正字又別造斲字謬矣唐廣記下土得斲玉

說文玉部玉善也从人士土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濤案說文士土同字士爲推十合一土亦从十从一今本土字作二从一非說文之例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二爲天地二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回求回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回回形上下所求物也上下猶言天地今土字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一物出形也當作一象地之上土地之中物出形也繫傳土字注臣錯案今書之異于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殊

楚金之意明土字不當別異于土故經典土土字皆相亂而漢碑書土字皆作土土字則加點以別之說詳余文集中考馬珊林書李從周字通引土字注一字已誤作二而地之中下尚無一字差勝今本此云象物出挺生則字當從土許不云或從土者亦說文土土同字之一證

翻譯名義集入倫篇引說文云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案今本說文女部婢女之卑者也從女卑卑亦聲奴奴婢皆古舉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舉隸女子入于春隸從女又卒部童男有舉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從卒重省聲妾有舉女子給事之得接于君者从卒从女春

文翠軒筆記卷三

九

秋傳云女爲人妾妾不媯也然則有罪女子得接于君者乃爲妾非凡有舉女子皆爲妾也童字注女曰妾三字當爲女曰婢之誤此正引卒部之文  
字通引說文云濯所以進船也今本說文水部濯澣也肩吾所據乃大徐本不應互異若是案漢書司馬相如傳濯鷁牛首鄧通傳以濯船爲黃頭郎皆音直孝反說文無濯字濯乃楫濯正字漢書百官表作輶濯澣濯互訓自是說文轉注之例亦不得指今本爲誤蓋宋本說文當有一曰所以進船也七字故肩吾引之後乃譌脫耳又新附木部權字注云所以進船也或謂肩吾誤引恐非  
方言茶借也郭注云茶猶徒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茶

蓋除之借字除茶亦古聲相近濤案茶除皆從余聲故除或作茶今俗以除物爲脫蓋當作此茶字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連壘之思錢辛楣少詹云連壘卽卓爾也濤案漢碑彌爾字皆作壘爾字從無作壘者此連壘之思蓋謂仰之彌高所立卓爾古人每有此等率令文義不足怪也又勅修孔廟後碑云功定道立封禪口口然則孔子亦封禪矣

隸釋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雪未消澤卽消釋也詩載芟其耕澤澤鄭箋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也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釋釋猶霍霍解散之意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

文翠軒筆記卷三

十

隸續平輿令薛君碑英名委質宣昭令聞濤案英當作策字之誤策名委質見春秋左氏傳漢葉長蔡湛頌協美公門以英爲策此碑當亦如是傳寫誤爲英也令聞左傳作令問

簪簪本一字然亦有作兩字用者吳融簡人詩粉薄塗雲切簪寒簪水晶集韻下平聲二十一侵二十二覃皆以簪爲簪之或字去聲五十三勒又別出簪字作紺切綴也篇海參簪去聲以鍼綴物也

演繁露云西陽雜俎劉錄事食餽數疊今俗書楮字誤以其可疊故名爲疊也案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陰梳二百箇疊子五十隻是唐時梳疊字作

疊末時則已作樸今俗又誤作礫集韻樸屬也礫治皮也皆非是又能改齋漫錄打樸字趙參政概見聞錄東坡與潘彥明書皆使樸字今俗只使疊字案說文手部樸閱持也與打樸之義無關似當作疊為是疊之為樸猶疊之為樸

琴操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後妻生子曰伯邦案陳思王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譏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韓詩亦云黍離伯封作御覽人今琴操作邦邦封古通字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漢書王莽傳亦作封域之中

文選軒筆記卷三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左帶沸脣乘閒電發注王元長勸治虜書啟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是崇賢亦不解沸脣為何語濤案沸脣即反脣沸反聲之轉沸拂亦以善反脣得名故字从弗說文作鬲作費費今從郭注爾雅本曰沸脣者猶大風鑿齒之比耳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發昔夢于木禾今穀崑崙之高岡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也案昔當讀為夕昔夕古通字王逸楚辭章句引詩樂酒今昔今詩作夕昔夢猶夕夢也注非

文選夏侯湛東方畫贊云平原厭次人注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疑地理志誤也案王西

莊十七史商推云地理建置沿革無常以最後為定戶口據元始疆域當亦據元始然則厭次當元始時業已省併故志不載漢碑中郡縣與志不合者甚多皆因沿革無常不得以此議班氏之誤

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縱鋪漣漣注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濤案注則正文本作漣而而如古通字謝意正用周易漣如今作漣而非

列子黃帝篇今東方有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皆為犧矣案今左傳作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蓋張所見本如是古三四皆積畫三犧當為

文選軒筆記卷三

四犧之誤

白虎通曰后夫人于何所諡之以為于朝廷案唐會要皇后門元和十一年三月順宗皇后王氏崩太常少卿韋縠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案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誅之皇后之諡則讀于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諡之諡之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誅貴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諡于廟者諡宜受成于宗廟故天子諡成于郊皇后諡成于廟云云亦見舊唐書后妃傳是朝廷乃廟字之誤然下文曰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其審諡白

之子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則又似不誤蓋后夫人夫在諡于朝夫死諡于廟白虎通本有兩條後人誤合爲一今不可別識矣

謝靈運山居賦鳥則鴝鵒鴝鵒鴝鵒自注鴝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爲鴝今左傳作鴝霜相古通字韓勅禮器碑霜月之靈卽爾雅之相月霜从相聲故鴝有相音也

履齋示兒編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持中皆刺史自解除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治籤無音而六典作持字禱案六典作持蓋避高宗諱猶治書御史之爲持書耳今六典刊本仍作治蓋後人所改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引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之曰後有五丈夫子云云案唐沙門智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孔子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然則中備乃三備卜經之一耳孫淵如觀察謂卽易緯辨終備非也

晉書束皙傳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麓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錢少詹曰漢書疏廣字本不作疎說文有疏無疎疏从充从疋得聲疋古胥字疏改爲束取其聲相近若耿之爲簡奚之爲稽韓之爲何耳傳所云去疎之足則不通

六書者之妄談濤案錢說甚辨然漢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疏字已作疎見漢隸字原文載隸釋孔子是疎乃漢時俗字疏不从足从束而云去疎之足猶沈不从尤而云去水爲尤也董字本从童而鄒塢有千里草之詭泉字本从本而伏波辨白下羊之印漢時隸變之俗體不合六書者甚多正未可概以說文繩之耳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嫡母爲妹妹琅邪王儼傳帝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謀廢至尊刺家家頭使作阿尼臣爲是矯詔殺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是乳母爲姊姊之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三

證然文宣皇后李氏傳太原王紹德至閭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王爲李后所生是姊姊不僞稱乳母矣又儼傳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承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案儼不應呼後主爲兄兄而曰兄兄喚兒殊不可解恐是尊兄之誤耳

隋書律志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議造天保曆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錄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爲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爲章予謂此蓋景業依握誠圖及元命包二緯推算之術以造齊曆非謂緯文如此也侯官趙在田輯七緯乃以

齊受錄云云為緯書本文誤矣

唐哀帝名祝舊唐書作祝誤也昭宗諸子立名皆用元  
旁冊府元龜儲官部天祐元年八月遺詔輝王祚宜立  
為皇太子改名祝監軍國事正本舊唐書則舊書本亦  
作祝後人傳刻誤耳案哀帝紀天祐元年九月庚寅中  
書奏太常寺止鼓兩字敬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蓋唐  
人重諱兼避嫌名淺人不知遂妄改為祝字

唐書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為德王吳縝  
新唐書糾繆謂德王名裕不名祐余謂此不誤也舊唐  
書昭宗紀天復元年正月己丑制皇太子裕降為德王  
改名祐蓋德王本名祐乾寧四年冊太子時改名為裕

交翠軒筆記卷三

五

後又復本名爾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  
之元子可冊為皇太子仍改名裕此制新舊二書皆失  
載故吳氏妄有此糾作當作祐傳寫之誤昭宗之子立  
名皆用元旁也新書昭宗紀及諸子列傳又有蔡王祐  
天祐二年封舊書及冊府元龜皆無之不應與德王同  
名恐必有誤

舊唐書文苑傳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新唐書作齊州全  
節人家元和姓纂引水部郎中員半千狀云本姓劉氏  
彭城綬與里宋宗室營陵侯劉遂考子起居部郎中疑  
之後宋亡因背劉事魏太武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  
賜名懷遠官至荊州刺史遠六代孫半千唐右諭德陝

州刺史自隋末又居臨汾云云則當從舊書作臨汾人  
為是又新書言半千除棣州刺史廣韻二十三問亦云  
唐有棣州刺史員半千今狀言陝州足正新書廣韻之  
誤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奚州九歸義州總章中以新羅戶  
置僑治良鄉之廣陽城縣一歸義後廢開元中信安王  
禕降契丹李詩部落五千帳以其眾復置案北狄奚列  
傳言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  
地為歸義州舊唐書東夷奚列傳同是李詩乃奚酋非  
契丹也唐會要五代會要皆與傳同知地理志誤

交翠軒筆記卷三

六

更名立節北平萬歲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何忠舊  
唐書地理志同案唐會要定州北平縣改為何忠縣義  
豐縣改為立節縣二縣並神功元年十月改神功元年  
即萬歲通天二年然攷武后本紀神功元年九月壬寅  
大赦改元賜酺十月甲子給復何忠立節二縣一年史  
雖但紀其給復然舊書本紀言是年九月以契丹平大  
赦改元則二縣更名自在九月以後不得仍云萬歲通  
天也此皆新書紀志抵牾之處

舊唐書令狐楚傳子綯弟定綯子瀉渙渙位至中書  
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新  
唐書亦云渙終中書舍人案金華子雜編令狐補闕瀉

與中書舍人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微則澄實綯之子新唐書藝文志令狐澄貞陵遺事二卷綯子也乾符中書舍人今二史皆以澄爲渙舊史又以澄爲緘之子蓋誤宰相世系表以渙爲緘之子澄爲綯之子當得其實惟仍以渙爲中書舍人則猶誤耳

唐語林代宗寬厚出于天性幼時元宗每座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杜陽雜編亦載其事案武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薨肅宗于二十六年冊爲皇太子是妃未薨時肅宗尙未爲太子元宗安得即許其子爲天子此猶新唐書一日見三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七

天子之語全不檢照年月也

舊唐書文苑傳開元天寶閒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惟高適官達新唐書文藝傳以王昌齡爲江甯人云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甯云案唐國史補開元日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甯李館陶元魯山云云是江甯乃王少伯歷官之所非其鄉里新書但云不護細行貶龍標尉舊書則云屢見貶斥是又曾爲江甯尉也階州邢侗山太守謝據王詩本集以爲故園之思皆在藍田灞陵閒而于作尉之所無倦倦桑梓意以證新書之誤其說甚辨然不若李肇之言尤爲顯而可據

蜀檮杌咸康元年四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旣不能弔彼又不能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云云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溫江人素何光遠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爲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外屏亦著前蜀十在行自問問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醜雖爲誦深鑑是非慮墜斯文輒編于此其文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悅羣臣失色罔知所安

交翠軒筆記卷三

末

時有特進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奏曰云云其篇末曰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于是賜顧在珣絹五百疋進加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史記是十在文乃林之寓言藉以諷刺所云賜顧絹疋加開府皆文中設爲此詞張唐英以爲實有此事誤矣又蜀檮杌云林洗馬罕鑑戒錄云林員外屏亦自不同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案新舊唐書倪若水傳皆不作冰新

書倪字子泉則名當爲水宋史樊字叔清則名當爲冰  
隆平集云樊若冰積官至給事中太祖嘗問其名出何  
典記對曰臣慕唐右丞倪若冰故名焉上笑曰可改名  
知古蓋上惡其聲近弱兵也唐右丞相乃倪若水謂之  
若冰謬矣則知古本名是冰非水宋史冰水互易恐是  
刊本之誤續通鑑長編東都事略等書皆作若水亦是  
淺人據宋史所改幸隆平集尙未譌誤耳聲近弱兵一  
語尤爲明顯可證

三輔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  
度曲故名西河毛氏據漢書東方朔傳以爲武帝時即  
有宣曲以證孝宣度曲之說之誤然官之所以命名仍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一九

未之考案史記貨殖傳有宣曲任氏索隱曰當在京輔  
今闕其地正義曰案其地合在關內是宣曲本地名官  
當卽在其地因地以名其官如葭陽五柞比耳司馬相  
如上林賦卽有西馳宣曲之語黃圖所云誠不足據  
通鑑唐貞觀元年九月辛酉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  
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  
書宰相表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豫朝政或云參知  
機務之類甚眾濤案署位猶今言署任杜淹以御史大  
夫參豫朝政非真宰相故曰署位文苑英華三百九十  
五元稹授李珣監察御史制比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  
于御史府中或滿歲卽真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

然則官之權攝爲署唐時已有此語矣

蔡條西清詩話以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  
庭博白鵝爲誤云逸少所寫乃道德經能改齋漫錄主  
其說廣川書跋亦云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攷之  
知晉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濤案太平御覽職官部  
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山陰有道士養羣鵝羲之意甚悅  
道士云爲寫黃庭經常舉羣相贈乃爲寫訖籠鵝而去  
乃知太白用事不誤後人少見多怪耳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三

劉資客送渾大夫赴豐州詩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  
旗出渾家案左傳鄭大夫渾罕釋文音矢温反衛大夫  
渾良夫釋文音戶門反初不作側聲讀唐書宰相世系  
表渾氏出匈奴渾邪王漢書霍去病傳渾邪王之渾音  
戶昆反匈奴傳則竟作昆邪王廣韻元和姓纂渾姓皆  
在二十一欣不知資客何所據也  
劉崇遠耳目記趙王鎔命馬或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  
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或作轉轉之  
賦云云案五代史冊府元龜皆言馬郁乾靈末爲幽州  
府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其弟匡儁遣使于鎔問謀  
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值記室卽起草爲之  
條例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是或乃燕  
吏不應爲趙使燕又全唐詩話載韓定辭爲鎮州王鎔  
書記聘燕帥劉仁恭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韓



卽席酬之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定辭復問郁曠咨之山當在何處云云是韓實王銘書記馬乃仁恭善答又馬云此乃隨趙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益信韓爲趙人馬爲燕人耳目日記誤

五代史補李澣卒于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意宋史李濤傳言弟澣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濤收澣文章編之爲丁年集案通志藝文略李澣應曆小集十卷注云李澣晉末人陷契丹以道應曆年號名集揮塵後錄亦云澣仕契丹有應曆集十卷與五代史補及宋史不同蓋澣本以年號編集如長慶會昌之例舊國宋臣諱

交翠軒筆記卷三

用北敵年號故以丁年之名易之漁仲仲言皆誌其緣起所以不同耳宋史藝文志李澣丁年集十卷

宋史李濤傳周恭帝卽位封莒國公宋初拜兵部尚書案秦少游龍圖閣直學士李公擇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揮塵後錄亦言李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仕是信臣入宋始封莒國史以爲封于周恭帝時微誤

元豐九域志蘇州僞唐爲中吳軍節度考五代史諸書蘇州爲吳越疆域並未屬隸江南何緣置軍命使今觀元柳待制文集跋吳越國命官墨制云右富韜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七月日而年月

日與街幅疊用吳越國印然則中吳軍乃吳越所置九域志屬之南唐誤矣

太平御覽州郡部引萬歲曆曰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語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于是因曰語兒鄉案國語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是也越絕書曰女陽亭者句踐入宮于吳夫人從道產女于亭養于橋李謂之語兒鄉是語兒之名不始于黃武萬歲曆不知何人所撰隋書經籍志子五行類有太史公萬歲曆一卷當卽其書

交翠軒筆記卷三

三

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云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絃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彤天無干戚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案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濤案曾謂無干戚爲舞干戚之誤其說善矣惟謂彤天當作刑天五字皆訛則又不然山海經刑天本當作彤天訓爲殘卽淮南墜形所謂形殘之尸古刑形二字率相通假見于漢碑者不一而足天與天乃字形相近而誤詩天天是極後漢書蔡邕傳作天天是加可證細釋詩義謂形已殘而猶舞干戚故曰猛志固常在也

廣韻一東楓字注引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

變為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為虎魄潘案今山海經大荒南經朱山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枯無脂入地作虎魄之語釋文瑩湘山野錄一條餘杭能萬卷喜閱唐韻一日出題于法堂曰楓為虎賦其韻曰脂入于地千歲成虎諸生檢經史迨百家會最小說俱無見師曰在東字韻第二版檢之果見楓字注中云黃帝殺蚩尤云云與今廣韻注同而不言引山海經且與山海經文不同恐唐韻原本無山海經曰四字

朱文公跋程沙隨帖云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今本作鄂秋冬之緒風說文欬磨也亞改切又焉開切烏開切

交翠軒筆記卷三

音

義並同如歎與嘆欬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欬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閒作柳文舊本作靄靄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音韻收唉字海韻收欬唉二字為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禛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欬為款則其誤益甚矣濤案晦翁此跋論欬字音義甚確劉蛻有湖中靄迺曲劉言史瀟湘游詩閒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姚西溪以為暖迺即欬乃迺本古乃字欬靄暖三字音同字異可見欬字之音靄不音禛欬乃本雙聲字湖中節歌有聲無義靄禛禛均無不可而欬字明有亞改之音初無烏皓之切殆柳集

本或靄禛字誤倒俗人遂以誤傳誤至今未改耳

交翠軒筆記卷三

音

嘉興沈 濤纂

貴池劉世珩校刊

同火二字見宋書卜天與傳蓋行軍十人共一籠故唐書兵志有十人爲火之語後來江湖經商同伴者亦謂之同火取同行共炊之意劉貢父詩話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皆用火字不知何時誤爲夥字說文多部齊謂多爲夥从多果聲史記陳涉世家夥願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文選魏都賦繁富夥狗皆無同伴之義陸放翁詩半夥鴉殘牆外杏是南宋時已有作夥字者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一

杜少陵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末云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銘詞之變體實本諸孔子書延陵季子墓也朱文公書蔡西山墓碣亦云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皆揚雄之擬經耳能改齋漫錄南史梁傅昭性尤篤謹子婦家常得餽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案淮南說山訓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爾雅翼引許叔重注曰牛者所當有脫字植穀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是漢時已有殺牛之禁虎臣以爲始于梁非是

能改齋漫錄言世俗例以早辰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如此引唐鄭慘夫人願其弟曰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爲證見金華子雜編今天下無不呼點心惟吾鄉尚呼小食說文口部噉小食也二字甚古

廣雅爹父也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錢少詹恆言錄引以爲稱父曰爹之證案太平御覽文部載戴良失父零丁已有今月七日失阿爹之語惟廣雅音大可反而零丁亦與禍我爲韻不似今人呼爲丁加切耳能改齋漫錄荆土方言謂父爲爹音從我反是宋時尙無丁加之音

交翠軒筆記卷四

二

頌五臣注引臧榮緒晉書劉靈字伯倫文苑英華卷十三皇甫湜醉賦昔劉靈作酒德頌彭叔夏辨證云顏延之五君詠劉靈善閉關今文選仍作伶蓋後人據音書改文中子劉靈古之閉關人也語林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並作靈而唐太宗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伶云云又陸龜蒙中酒賦有馘卓擒靈之伍我願先登卓謂畢卓靈謂劉靈蓋伶从令聲令靈古字通用荀子疆國篇其在趙者刻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注苓與靈同說文雨部引詩露雨其露今詩作零虫部引詩螟蟊有子今詩作蛤漢吳仲山碑神零有知隸釋云以零爲靈劉字伯倫本取伶倫之義而字無妨作靈後人習見今本晉書作伶遂以

作靈爲誤是以不在爲狂耳

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則兩前  
余案唐人最重火前白樂天詩綠芽千片火前春齊已  
詩白甄封題寄火前火前者寒食禁火之謂也今人則  
但重兩前矣五色線云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  
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

放翁詩烹野八珍邀父老燒窮四和伴兒童自注世有  
窮四和香法元袁桷澄懷錄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  
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毳棗核梨核皆妙

李分虎星回詞序引南詔野史載皮羅間建松明樓誘  
五詔至將殺之以并其地鄧賤詔妃慈善獨有先見沮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三

行勿聽乃約鐵劍于夫臂既往果焚死各詔屍莫可辨  
慈善因劍識骸負而歸葬南詔以爲賢將娶之不從引  
兵圍其城慈善堅守三月食盡死滇人每歲六月廿四  
日晝作醮會食怨南詔之不仁也夜執炬相照又若招  
魂者然傷五詔同焚與慈善執節也至今相傳爲星回  
節其詩云獨閉孤城不解圍葡萄江上慘斜暉哀牢臘  
有星回節傳說多因鄧賤妃案楊慎滇載記皮羅間建  
松明樓焚五詔事乃在仲夏二十五日玉溪編事又云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皆與野史說異  
香祖筆記嘗見一書言今浙江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  
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得受香火云云

而武林間見錄載朱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  
形獄吏云奉和樓五通神虛位某欲充之則宋時已有  
五通之說不自明始濤案西溪叢語紹興府軒亭臨街  
大樓五通神據之翟公異帥越蓋去其神改爲酒樓方  
輿勝覽五通廟在徽州婺源縣乃祖廟兄弟凡五人本  
姓蕭每歲四月八日來朝禮者四方雲集能改齋漫錄  
亦載臨川伍十八遇五通神事則五通淫祀由來已久  
又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  
丈內有金机彫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四大力神常立  
守護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遷延而退華  
嚴經寶輪妙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于彼時

交翠軒筆記卷四

四

爲五通仙現大神通六萬諸仙前後圍繞是又仙人之  
號五通而非鬼矣  
黃氏日鈔載樓稅院瑛云蟹以夜糟不沙此說甚謬今  
人糟蟹忌以火照謂蟹見火卽沙豈得謂夜糟不沙耶  
歸田錄淮南糟蟹一器數十蟹以阜筴半挺置其中則  
經歲不沙日鈔又載吳司戶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  
沙今人但用椒不用阜筴  
日鈔謂往歲聞平江村落有伍子胥廟訛爲姊夫杜拾  
遺誤爲十姨亦塑女像而村民爲併廟云嫁姊夫案元  
虞裕談撰云浙西吳風村有伍子胥廟村俗訛外相傳  
爲五卒鬚因塑其像卽鬚分五處傍又有杜拾遺祠歲

久像貌漫毀訛傳爲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杜十姨嫁五卒鬚其說與日鈔相似然宋鄭景壁紫齋筆談言蜀閬州人祠陳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妝飾甚嚴謂之十姨是陳杜二拾遺皆訛爲女像或卽一事而傳聞互異耳

元妙明子析疑論五卷後爲主客問難其辨論指歸大抵取諦于牟融理惑篇中兩引牟子皆在三十七篇之外則知宏明集所錄尙非太尉完書矣西域師子比邱爲之述注中引伏羲外傳神農外傳黃帝外傳帝堯外傳帝舜外傳瞽叟外傳皋陶外傳夏虞外傳文王外傳周公外傳孔子外傳伊尹外傳姜太公外傳漢文帝外

交翠軒筆記卷四

五

傳諸書名甚爲新奇恐亦半出臆造妙明子名子成字彥美至正間封紫閣大國師白水屈蟠析疑論敘載其鸚鵡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通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水心亭云綠菱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臥看清波浴鷺鷥皆能妙脫蹊徑不落言詮

榜嚴經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姪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娼席姪躬撫摩將毀戒體按摩鄱卽摩登女經摩登伽解形中六事經皆言女母名摩登以蠱道縛阿難摩登伽經亦言女旃陀羅種母子場中然大猛火百有八枚妙過迦花誦咒一周阿難心

卽迷亂不自覺知便往詣旃陀羅舍非女自咒舍頭諫經又云女名波機皆與榜嚴說異

宋何執中徵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見梁溪漫志及朱或可談金田彥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年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見困學齋雜錄前後相符如出一轍異哉

交翠軒筆記卷四

六

夢溪筆談以莊子所稱野馬爲野閒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與塵埃是二物其說最確惟引佛經如熟時野馬陽燄之語不甚明了案超日明三昧經云譬如野馬夏行曠野無人之處遙見大河水流駛疾其旁生樹若干種果而甚茂盛其人飢渴旣熱疲勞不可復言欲往趨之觀之如近走有里數都不見水乃解野馬無有水也經爲西晉清信士聶承遠所譯知六朝人尙未誤解莊子

雪蕉館紀談明玉子珍子昇在重慶取涪江青嶼石爲茶磨令宮人以武陸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按冷齋夜話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則海棠有香者不僅大

足

吳郡多妙觀有獲衣真人相傳卽秦檜押衙何立也案  
江湖雜紀雲邁淡墨皆言立至陰司傳東窗事發之語  
初不言其肉身成仙樵史載姑蘇異人何蓑衣本書生  
一旦遁去既歸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伴狂妄  
談入而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有一療者乞醫命持一  
草去旬而愈始翁然傳蓑可愈病孝宗賜號通神先生  
慶元間猶在云云固知真人非何立也

揚州有喜姓俗言先本姓史嫌與死同音乃改爲喜此  
不根之談也集韻五旨喜或從心作禧唐有禧實爲黔  
州節度推官見樓攻媿所跋唐昭宗賜禧實勅書然則

喜姓乃情實之後

東聖軒筆記卷四

七

清波別志瑣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門何吳二家造魚  
鮮十數齋作一把號把鮮瑣碎錄凡四百餘條悉論物  
理乃宣政貴人所纂案履齋示兒編引陳畦瑣碎錄云  
南粵志載嶺南字函區音長音奎音穩音似此有十數字皆以  
意爲之又云數之大者皆借用專壹疑貳相參放肆軍  
伍水陸膠柒把捌瓊玖收拾叔伯阡陌萬舞又云善字  
從口惡字從心喜怒字亦然則瑣碎錄乃陳畦所撰然  
周輝云悉論物理而季昭所引專論字義恐非一書又  
俞炎席上腐談引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  
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又一條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亦是一論物理一論字義則當卽是一書案直齋書錄  
解題瑣碎錄二十卷温革撰陳畦增廣之農桑輯要引  
瑣碎錄云引筭法隔離埋狸或埋于牆下明年筭自迸  
出又云竹以三伏內及臘月中斫者不蛀一云用血忌  
日是亦論物理也

冷齋夜話載紫衣僧蒸豚詩曰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  
兼可杏漿澆今人蒸肉有用新荷葉裹者初不用蕉葉  
也蒸豚用杏酪蓋髣髴王武子人乳之意而不知宋時  
已有其法又曲洧舊聞東坡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  
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然則蒸羊亦可用杏酪

東聖軒筆記卷四

八

曲洧舊聞父老相傳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  
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見一婦人  
斷首在道旁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  
返命居人因此獲免能改齋漫錄樞密王公子純攻洮  
州坐于城下謀欲屠城忽牆圯有二戎卒操刀向公遽  
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于亡母  
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余案二事相類  
恐皆附會之談耳

聞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  
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  
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之案太宗射殺者

乃花蕊夫人見鐵圍山叢談而此云金城夫人當是傳聞異詞耳然郡齋讀書志言花蕊夫人仔翰徽室以罪賜死則晉即一箭之說本不足信

容齋三筆神臂弓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料簡弓弩取以進神宗閱試甚善之于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修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全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云揮塵三錄亦載其說案岳珂程史言和詵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于徽祖詔施行之能破堅于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皇弓者紹興中韓蘄王因之稍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克敵弓亦詔起

文翠軒筆記卷四

九

部通製然則克敵弓乃水和詵之強遠非祖李宏之神臂容齋母乃為巡鋪老卒所誤耶事見揮塵三錄三錄載洪銘語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案戊午為紹興八年而三筆言紹興五年亦自不合神臂弓夢溪筆談以為黨項羌酋李定所獻今人呼湯之沸者為滾宋時已有此語青箱雜記龍圖劉焜滑稽辨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蘇戩熨應聲曰吾與點也古人煎茶即今人之熬茶點茶即今人之泡茶明郭元登西屯女詩解鞍繫馬庭前樹我向廚中泡茶去二字入詩僅見

程史太湖洪恭訓練有妾曰小姐齊東野語楊安兒有

妹曰小姐姐陶朱新錄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姐蓋姐本當時婦女之通稱見能改齋漫錄小者其名猶小娥小奴之類故玉堂逢辰錄有宮人韓小姐姐夷堅志有散樂林小姐不若今時為宦女之美稱也

至正直記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案此即今之四柱冊也惟見在為實在耳然此式由來已久當不始于元宋黃山谷詩舊管新收幾妝鏡流行坎止一虛舟中州集載李治中適句舊管新收妝鏡在今非昨是酒杯空

文翠軒筆記卷四

十

放翁薄暑詩僧坊初施浴行路亦饋漿蓋宋時暑日施浴今但有施茶施藥未聞施浴者矣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決休咎玉壺清話云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為戲多遜得一籤其詞云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為蓬海客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年五十二卒于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是五代時已有又東坡集載虔州祥符宮真君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何其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又海南天慶觀北極真聖靈籤云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錢少詹養心錄據祠山

事要老學庵筆記以為起於南宋之初尚失檢照

余少時見鄉人揖客尚右客每自稱為北禮竊意北人揖客尚左也及至北方則揖客亦皆尚右頗疑鄉俗之誤今觀居易錄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是所謂南北禮者乃臺省相沿勝國故事非南北方之別然今時翰林科道揖皆尚右並無行北禮者

明人作琵琶記傳奇而陸放翁已有滿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傳三國演義亦明人所作然東坡集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塗巷小兒薄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多德敗則嘔噀有

交翠軒筆記卷四

十一

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云是北宋時已有演說三國野史者矣

宋史言林和靖不娶無子故世有妻梅子鶴之說而閩人林可山自稱和靖七世孫其所著山家清供亦稱先人和靖云云又林霽山孤山詩云耳孫今白髮醉酒滿寒蕪若亦自謂處士裔孫者蓋宋人最重和靖其名在楊朴魏野之上故遙遙華胄人爭攀附可山當時已有瓜皮搭李皮之誚霽山籍隸平陽亦與臨安無涉和靖小圃春日詩於陵借隱事清尚未相同懷曹南通守任寺丞詩赤腳我猶無一婢黑頭君合作三公是和靖實無妻妾焉得有子東坡詩云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

吟白頭曲亦可為和靖不娶之證

折杖之制見宋史刑法志徒刑一年脊杖十三杖刑六十鬻杖十三故夢溪筆談孫次公使臣對李獻臣云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卻十三謂杖六十也明人傳奇各打十三之語實本于此然北夢瑣言載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責進士張翺無禮狀云金鞭背十三長逝是唐時已有折杖之制錢少詹養新錄以為始于宋初非也

庶齋老學叢談朱某者以劄于賈秋壑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案朱萬拜名浚字深源官浙漕晦翁曾孫見羅友仁姑蘇筆記

交翠軒筆記卷四

十一

每月一日至十日冠以初字不知起于何時王荆公文集高陽郡君齊氏墓志有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之語則北宋時已然貴耳集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儼樓之壁日朝看貝葉半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忻然初三初四即二僕也是南渡時已為恆言故此官得以名其僕又翦勝野聞載明太祖自敘朱氏世德有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十公者皆明祖大父行蓋亦在宋元之際矣

婦人之以阿挈其姓者搜神後記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薛郭馬皆姓也



是東晉已然洪容齋言今閩卷之婦以阿擊其姓則南  
宋時猶未改聞見後錄登州有婦人阿雲謀殺其夫而  
自承者雲蓋亦婦人姓而非名也

嶺表錄異象肉有十二種合十二屬膽不附肝隨月轉  
在諸肉中假如正月建寅膽在虎肉上餘月率同此例  
說邪引此條虎肉作尻肉任禮部 大椿曰考十二屬中  
寅爲虎故寅月當在虎肉作尻肉者非是物類相感志  
引此條亦作虎肉濤案埤雅象體具十二肉膽隨月轉  
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其虎肉農師此言正本錄異益  
信虎肉爲可據酉陽雜俎象肉有十二般惟鼻爲本肉  
陳藏器本草亦言象具十二生肖肉

交擊軒筆記卷四

嶺表錄異自瓊至報溪澗澗中有石鱗次水流其間或  
相去二三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  
皆促斂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爲  
笑彼人諺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好笑太平御覽卷九百  
獸部引此條首句作自瓊至振多溪澗末句作好笑又  
好哭濤案唐書地理志嶺南道有振州無報州則報乃  
振字之誤古諺多用韻哭與碌字正協若作好笑好笑  
便不成語皆當據以校正也

輟耕錄淮人寇江南日于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  
以助軍威案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每巡鄉喚百姓婦  
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

教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  
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云云濤案如愈  
載所云阿瘡瘡乃呼痛之詞南材引以證軍中助威之  
聲非也又北史儒林傳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  
初臨輒服以謁見後齊任城王浩輟之道暉徐呼安偉  
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攝屐而去安偉當亦  
呼痛之詞阿瘡瘡即安偉之長言耳今人被毆呼痛聲  
猶如是

交擊軒筆記卷四

容齋三筆婦人呼夫之兄爲伯于書無所載嘗爲弟婦  
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婦從行偶憶爾雅改爲兄  
公錢少詹據此以爲兄伯之稱沿自宋代濤案五代史  
補載李濤弟澣娶賢尚書女牟甲已高出參濤望塵下  
拜曰只將謂親家母又作歇後語曰慚無寶建媿作梁  
山問者莫不絕倒梁山歇後乃伯也是婦人呼夫兄爲  
伯不始于宋又容齋四筆慶曆七年曾公亮自修起居  
注除天章閣待制陳恭公語其弟婦王氏曰六新婦曾  
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  
只是外婆不樂其呼夫兄爲伯呼弟婦爲新婦呼外祖  
母爲外婆皆與今俗稱相同

阮亭向書池北偶談盛稱劉後村地占百弓多是水樓  
無一面不當山二語案此詩見蜀僧貫休禪月集詩爲  
題某公宅宅成天下借圖看云云與後村集中方寺丞

新第詩字句皆同惟弓作灣耳後村不應勦襲前人恐必有一誤詩有中原鼎沸之語當以貫休作爲是

五代蔣淮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見談賓錄及湖湘近事濶案五代時號山長者不止

一蔣淮東僧貫休有懷匡山山長詩蓋隱居此山卽爲一山之長故稱爲長非如今書院之山長也禪月集又

有思匡山賈區詩云山兄詩癖甚寒夜更何爲覓句爲頑坐嚴霜打不知云云則匡山山長疑卽賈區山兄山

長皆尊敬之稱休又有讀賈區賈島詩云區終不下島島亦不多區區詩當時與島齊名今島詩膾炙人口而

區詩不傳藉非與禪月爲友後世安能舉其姓氏耶

交翠軒筆記卷四

五

野客叢書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

西秦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

西施坡公不應如是疏鹵恐是舊住西傳寫誤耳濶案

古有西姓姓苑雖專屬之西門豹之後見元和姓纂然

左氏傳有西釗吾西乞術複姓不嫌單舉非必派衍西

門西又通作先文選七發注先施卽西施也戰國策魯

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

甯先施哉今本國策仍作西蓋淺人所改通志氏族略先氏晉大夫先

軫之後然則西施故姓西施乃美人名耳與嬌娘一例

王氏以不狂爲狂抑何可笑況詩人寓興更不應作此

膠柱之論

浩然齋雅談載謁金門詞一闋人病酒生怕日高催繡

昨夜新翻花樣瘦旋描雙蝶湊慵凭繡牀呵手卻說新

愁還又門外東風吹綻柳海棠花斷勾云見趙聞禮約

月集案此詞見絕妙好詞第四卷乃作在葦譚宣子二

書出公謹一人之手不知何以互異若是又絕妙好詞

趙聞禮號約月而雅談作約月必有一誤

張文潛明道雜錄經傳中無嬌始二字嬌字乃世母字

二合呼始乃舅母字二合呼也案魏鶴山跋吳正憲公

充帖如謂婿爲耶謂叔父爲叔叔母爲嬌等語皆漢魏

以後流俗稱道云云是宋時稱叔母爲嬌正與今人相

同雜錄內世母二字乃叔母之誤集韻四十七條俗謂叔母曰嬌

西溪叢語毗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牀侯  
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案集古錄載岳  
州華容縣玉真宮柱上刻謝仙火字云衡山女子何仙  
姑曰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  
行火于世間劉貢父辨之曰南方賈人多以火自名一  
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己物耳夢溪筆談亦云  
近歲秀州華亭縣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倒書  
云高洞楊鴉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頗與謝仙火  
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余謂毗陵寺  
柱字當亦賈人所書石牀地名緒月卽侯十三火伴人  
名也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大率類此

夢溪筆談汝南多大風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蔥又老學庵筆記諺有曰濮州鐘世不知爲何等語案周世宗實錄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濤案此與前二語聲韻相協當是一時之諺三者皆言其大沈陸各偏舉其一二耳今北方俗諺滄州獅子景州塔蓋亦此類

宋有兩張叔夜其一爲靖康中學士移書金人請立太子者宋史有傳其一爲南宋時人仁和張疇厓大令迎言其家譜內有名叔夜者與叔夏爲昆弟行蓋亦循

交翠軒筆記卷四

王裔孫又有兩張叔夏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余方叔諱吾上庠人嘗辨止庵于家客有降仙者忽請石曼卿至余乃求止庵記仙即書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云云此事得之下砂翟廷發館人張叔夏梅野此又一張叔夏非即玉用之也

稽含南方草木狀引東方朔瑣語曰木屐起于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屐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稱自此始也濤案此條亦見異苑蓋敬叔本之曼倩耳東方瑣語隋書經籍志不載類聚御覽諸書亦少見徵引獨醒雜志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

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爲沖元曰綬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綬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濤案左傳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私小便綬乃私音之轉耳今人猶謂應試文字爲敲門磚此語蓋古

杜荀鶴唐風集亂後再逢汪處士云每別不知處見來常後生今人每呼貌之年少者曰後生是唐末已有此語

徐陵雜曲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蓋爲張貫贖作也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立姓定氏應天文象是漢已有張姓連天之說

交翠軒筆記卷四

吾鄉榜人款乃之曲俗名山歌其實乃水調也墨莊漫錄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王元之小畜集有唱山歌詩宋時已有山歌之名又湘山野錄載錢武肅還鄉見父老揭吳喉唱山歌你輩見儂底歡喜云云是山歌實起于五代矣

吳荆五總志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

水于廣道行李隔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爾即取以爲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寧且食小人羹案此二句見斜川集題爲和吳子駿食波

稜粥坳仕履無考蓋于駿卽坳之字也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詩  
人龍太初荆公席上咏沙詩也郭功甫為閣筆見王直  
方詩話五總志亦記其事以為詩僧義了且曰山僧不  
學殊無思致但未覺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  
風為佳耳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鋪五總志作連

孟東野寄義興小女子詩季女未解行酒弟老更癡酒  
蓋東野弟之小名耳余嘗與家遠亭大令蓮生夜話云  
癖飲茶兄健耽吟酒弟癡或詢茶兄所出余為徵雞肋  
編米元章甘露哥哥事

交翠軒筆記卷四

九

陽永叔守青題廡宇後齋云竹徑遇幽處竟不知別有  
本耶抑公自改之耶余謂遇字不逮通字甚遠點金成  
鐵歐公不應乃爾冷齋夜話唐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  
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為發  
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仿此為一聯終莫之能則公  
于是詩傾倒之至何緣忽竄一字令威之言恐未足據  
吾鄉呼買船喚渡為撥船元尤以仁送李升歸潞山草  
堂詩云相逢未盡一杯酒陸相寺前又撥船又附舟謂  
之趁船宋俞君錫詩云荒店難尋酒長途半趁船  
六一詩話載宇昭詩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今觀汲  
古閣影宋本九僧詩乃是雕閑戰後雲陳起聖宋高僧

詩選法欽唐宋高僧詩選皆作雕閑其非盤字可知朱  
丈梓廬休度云詩蓋頌王太尉偃武修文之意閑字最  
有神若作盤字便無著矣瀛奎律髓亦作閑紀文達公  
校云閑當作盤是乃以不狂為狂

靜志居詩話袁敬所不知其名靖難後流寓常山之松  
嶺酒酣書五柳圖詩擲筆悲吟繼以澀淚有江右布商  
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為在此敬所遽掩其口不顧  
而去詩云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  
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列朝詩傳亦載其說余謂  
此乃元貢師泰題淵明像詩其首句云烏帽青鞋白鹿  
裘三句皆同流俗附會為此竹垞虞山偶未檢玩齋集  
遂誤信其說耳

交翠軒筆記卷四

十

唐陸暢詠竹簾云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  
初疑馨字趁韻後乃知其不然古人每以馨為助語音  
書何物老嫗生此豔兒世說冷如鬼手馨金華子雜  
編膠東隱士行乞于酒市既醺酣即以手握衫袖掉臂  
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咸謂之吉留馨秀才是馨  
為語助唐末猶然詳余所著瑟榭叢談中  
絕妙好詞梅津尹惟曉唐多令云說著前歡伴不采風  
蓮子打鴛鴦不采二字見北齊書穆后傳今人猶以不  
見答為不采宋元詞曲多用之唐杜荀鶴登靈山水閣  
貽釣者云未勝漁父閒垂釣獨背斜陽不采人二字入

詩僅見

詩覽察雜記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  
須事見太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案今本六典  
載太官供膳夏月加冷淘粉粥新仲所引恐誤蓋冷淘  
無物不可為之特子美用槐葉耳宋王禹偁有甘菊冷  
淘詩見小畜集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封膜周時人善畫見穆天子傳郭  
璞云姓封名膜濤案今本穆傳云口封膜畫于河水之  
陽以為殷人主郭注膜畫人名疑音莫並無姓封名膜  
善畫之說蓋古書畫畫字多相亂如論語宰予畫梁  
武帝疏作畫寢見齊孟子宿于畫劉熙本作畫見史記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三

可證當是彥遠所見穆傳本畫字傳寫作畫遂有此謬  
談之說耳

宣和畫譜圖繪寶鑑皆以鍾隱為李後主署名惟郭若  
虛圖畫見聞志載隱天台山人師郭乾暉變姓名趨汾  
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其隱也一日緣興于壁上  
畫鷓鴣子一隻人有報乾暉者急就視之且驚曰子得非  
鍾隱云云志又云郭權江南人師鍾隱則鍾隱乃實有  
其人

圖畫見聞志李昇成都人工畫蜀川山水有武陵溪青  
城峨眉二十四化等圖傳于世蜀中名昇為小李將軍  
案此又一小李將軍與唐人之呼李昭道同

交翠軒筆記卷四

交翠軒筆記卷四

三

交翠軒筆記後序

匏廬先生以博雅通濟之才含宏凝壹之器飛聲早歲  
服官茂年南陽懸魚之庭卷不離手魏郡課樹之暇目  
以代耕劬經粹學政立化行猶欲然不自有厥躬也歲  
舍翼軫先生方有事於常山金石墩以羈旅之士預編  
校之役數從譚燕得聞緒餘於時先生之著述等身矣  
將先刊其觀察大名時所著交翠軒筆記四卷際墩徵  
言墩竊惟先生為世碩學不敢以恆言進退而疏其聞  
諸師說得諸簡策者以為批導之辭曰不走冀北之野  
不知騏驎之神也不入粵人之肆不知珍寶之多也不  
親區冶之劍不知刀鋌之銛也不登后襲之堂不知音

交翠軒筆記後序

樂之美也然而走其野而無九方之法以相之則赤驥  
綠耳與駑馬草駒齊價矣入其肆而無賈胡之目以辨  
之則簡圭明月與燕石魚目並珍矣視其劍而無薛燭  
之識以察之則含光承影與苗山羊頭同利矣登其堂  
而無師曠之耳以別之則六英五莖與陽阿采菱無擇  
矣是以博識難博識而能知要實難辨物難辨物而能  
窮微尤難古語云知其然也學以砥礪之道以會歸之  
勤以積累之恆以貞固之帽憑眾說領擊六經瞿然不  
知日月之逝於上寒燠之變於下也沖然不知道德之  
集於躬聲名之溢於世也用能浸想宵類擬掇呢齟穿  
通窘滯疏決壅塞通類同異之理離別名物之情犁然

交翠軒筆記後序

成一家之言筦百世之指是故達於物者不可以怪駭  
體於道者不可以奇移辨於文者不可以譽奪明於象  
者不可以似欺晚近之士背本逐末薄訓故非致用之  
具棄經史為迂緩之圖哨哨求合營慧而已於是曲學  
進俗儒興古學寢微莫斯為極夫學之為道豈真無裨  
世用哉警觀山海然升介邱然後知培塿之卑也陟泰  
華然後知徂來之小也汎淮泗然後知溝渠之淺也觀  
滄海然後知江河之隘也及其瀚然上浮膚寸雲合不  
崇朝而入殞被灌溉之利矣淵然下滄一瀉千里不轉  
瞬而六合收宣洩之功矣是以迂其效者其澤溥深其  
蘊者其化神漢世循吏多由經儒前志章章此明徵也  
若夫先生之為是書也擷六藝之菁薈百家之指凡羣  
經諸史地輿名物凡將滂喜時語方言斗簡觚編吉金  
樂石以至友朋投贈之什名賢題詠之篇莫不月旦其  
詞繩糾其舛鬼出電入通行貫扁然後知先生之學之  
博才之辯又能鼓之以勤守之以恆汨汨焉恢恢焉手  
經指挂條修葉貫總萬類而適於道也豈惟挽晚近之  
頹風且可以建古人之茂績矣且夫力學求道非為名  
也所以治身非為人所以濟世昔人謂離騷之文依  
託五經以立義今先生筆記之作庶幾與政治相根柢  
焉夫其廬牟載籍鉤稽經訓則秦伯平之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也正繆斟誤抉隱探幽則王稚子之發姦擿伏

歷塞羣疑也闡揚潛德嘅仰遺賢則任長孫之慰勉孝  
弟修謁高行也論治亂民不急不怠則龔少卿之慰安  
牧養解散盜賊也稱述師友提獎雋彥則朱仲卿之篤  
於故舊貢薦賢士也是以善讀書者貴游心無朕之域  
工立言者能隱旨無形之中然則是書也雖不爲政治  
而作苟引而伸之擴而充之以著書之意施之治理誰  
謂兩漢良吏之化不重見於今哉異日者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成瓊願隨浮游陳邱之後奉揚盛德婆娑謳吟  
以紀政化之淳塞俗士之議用章經世之學焉道光十  
八年夏五武進湯璣序